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二册目次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
二十七卷

〔明〕陳建　陳龍可撰

明崇禎刻本

皇明實紀敘

歷代史難而

昭代史尤難之難史自司馬子長以下至朱紫陽綱

目而上皆彬彬可攷間如班孟堅漢書孫盛晉春秋李燾繼司馬涑水而作宋史口角玄黃豈盡董狐秉筆鄉中月旦寧免魯史易辭故孟夫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詎非以虛辭多而實錄少耶況我

朝國史緘自蘭臺石室不傳於天下也非不欲傳也以卷帙煩多謄寫惟艱欲傳而不易也以禁閣嚴邃

外人罕至欲傳而不能也
雖然亦有傳之者矣如陳
東莞通紀沈國元從信錄
陳龍可廣彙紀業已傳播

宇內無容更贅第通紀終
於
穆宗頻遺　三朝要典從信
廣彙浩繁無統都人士苦

難卒業是錄也我
太祖高皇帝汛掃胡元
歷聖纘承大統剏業之艱難
守成之不易并臣隣忠佞

殊品文武觔動據實程衡
何敢謬錄又至
神宗升遐挺擊之事進藥之
人情法兩核井井不徇

光宗日錄一一闡揚紀日如
年有光史册。在
熹宗朝多忌諱如熊王之獄
魏崔之黨楊周繆左輩之
叙五
忠憤激烈據事陳辭敢誰
譽而誰毁尊文徵獻自可
信而可從千古豪奸膽落
百世忠義氣伸且編年無

漏敘事有案 神聖之君
實 神聖忠孝之臣實忠
孝治平之世實民安物阜
而地天泰交不但删繁補
敘六
欽集陳沈諸公之大成即
以備宅日
國史行與子長史記紫陽
綱目其可世則世法成一

不刊令典幸今
聖天子大彰言路一切性理
綱鑑盤盂箴銘多所名對
試質以　列聖何如臨御
諸臣何如傳芳民功軍政

何如撥亂以返治不其三
百季來歷歷如見誰謂明
良喜起咸五登三不自此

實紀中出耶具大觀者尚
其以稗官而慭置以曠典
而求多否
長州　陳仁錫　譔

皇明實紀總例

一是錄卽東莞做司馬資治自洪永迄嘉隆闡揚皆闡大政更參從信廣彙增補三朝大全俱二祖十四宗嘉言善政胳彰史冊間如細故頗文雖工弗錄

一通鑑綱目節比條分編年自爲始終紀事最有本末是錄或敘載人物臧否或品隲言行是非一皆攷據羣籍直書垂鑒何敢濫美隱惡以乖史筆

一詔諭勅旨等項凡係　天口傳宣語語典誥字字綍綸靡敢增減一辭遵依　聖謨以便後學誦習以慰士民覲揚至意

一召對奏議連篇累牘恐難卒讀姑删繁摘要令人開卷有得隨忠肝義膽了了言先或訐奏而機囊相攻狥私而毀譽交弁褻瀆　天聽淆亂公道一係不採

一錄中有石畫格言可參廟謨國是而有裨後場經濟者各標道揆旨令攻公車業者可以家修而廷獻不但稗官野史僅作一小乘而已

一諸子百名公微顯幽闡綽有直筆是錄任删訂不任衮鉞深用國疑罔敢逞臆徵文徵獻三代一日間或直道難容公論不泯固不狥鄉中之月旦亦豈敢皮裏之春秋

一懲往毖來墨兵莊史自非垂鑒何異叢談是錄無所不載獨於時事時人有可參證者尤纖鉅並詳

忠義畢見所冀目擊遺存臨崖覩響卽非津津之寶筏或亦道越之司南

一當今蒿目半在疆場疆事日非盡繇庸劣是錄最詳籌邊勝策獨美破虜奇謀寧略步伐之森嚴特悉風雲之幻變欲壯王侯干城令頗牧起於禁中而孫吳法自紙上也

一逵昔大豪傑大奸雄大癡愚大制作或一人而屢詳其事或一事而屢詳其言種種情形恣吾攷覽

即人世應有已無不有即恆理決無不必全無設身處地如明官判案曲直莫逃一代實錄萬世信史

一坊鋟批評圈點止可欺紿孩孺眩惑盲瞶若夫玄覽達觀那肯傍人唾吻是錄惟綜句法并標題義以便展讀披玩其它詞旨獨存本色不染窠套厭人耳目

皇明實紀引用羣書

高皇帝御製集　皇明祖訓
皇明玉牒　憲章錄
御製大誥　政要錄
金鑑錄　密勿錄
皇明詔令　英烈傳
皇明聖政錄　紀事錄

皇明經濟錄　北征錄
皇明通紀　皇明通考
皇明事蹟錄　功臣錄
華朝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皇明紀要　疏略
皇明紀略　明典雜紀
國憲事由　皇明捷錄

大政紀　吾學編
聖政廿統　國史訂訛
皇明典則　續編典則
皇明奏略　傳信錄
九邊圖論　詞林志
君臣問答錄　文膾
文華寶鑑　羣書類考

明政統宗　史料
國史紀聞　朝野奇聞
紀錄彙編　歷代摹編
大明會典　功名錄
皇明獻實　幾異錄
大學衍義補　灼艾集
續通鑑綱目　天順日錄

經世大典　通志
汪循日錄　李賢日錄
大明一統志　國初事蹟
十三省通志　李東陽燕對錄
典故辨疑序略　震澤長語
尊賢錄　枝山野記
粵濱逸史　時務策要
皇明史紀　書目
名臣錄贊　菽園雜記
名臣奏議　捷武章
廣州志　名對錄
皇明從信錄　兩朝從信記
十六朝廣彙紀　名臣文集
泰昌日錄　皇明世法錄
太平洪業　聖朝清正

皇明實紀目次

頌聖表試

皇明列聖事實

太祖高皇帝 建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

天挺真人民歸義王强乾坤於再造高飛淮甸之
鵬揭日月以重光盡逐胡元之鹿致中和而宅三
極郊丘廟社惟虞明禮樂以闡八荒吏士兵農式
敘

仗黃鉞以應征爰振滁陽之虎旅握赤符而啓命
遂開建業之鴻基推鋒於勁漢鄱湖飛水上之
降旗拔壘於強吳震澤失波間之戰艦貂璫惟
給於禁庭近習必謹戚屬罔知於庶愼內令惟嚴

成祖文皇帝 建元永樂太祖第四子在位二十二年

偉瀆毓秀龍標早協於瑤山瑞極降芳鳳衢乍迥

於伊水訓諸王則有文華寶鑑之作隆國體則有
大明帝典之頒
祗承上帝靖內難於皇都紹纘丕基覲耿光於烈
考冀北演天潢之兆幕南空老上之庭

仁宗昭皇帝 建元洪熙成祖皇帝長子在位一年

監國留都先沾惠澤養蒙禁闥伏覩光儀停驂二
王鴻雁依輝於花萼咨詢五佐鳳凰叶應於梧桐
撫盈成之運而恭儉安人應庶績之熙而寬和得

衆

宣宗章皇帝 建元宣德仁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年

序貽洪範夢寓幽風甲冑躬擐親戰奪北胡之氣
明良胥會春遊光西苑之華餞太液賦荷蘭洋洋
金聲好德芝晗爽平漢廩廩玉斧澄清愼稼穡
之艱難文摛織錦納忠良之獻營龍溢額金

敦孝思於慈極委職守於宰衡文閑太學之儀武
定宗藩之逆

英宗睿皇帝 建元正統又改元天順宣宗皇帝長子在位凡八年

駕遊汾水崆峒証采杖之遙封在明夷海寓御義
輪之出殄桑雄於輦下徵遺逸於山中
修志書以大一統權聲洽於九天幸將臺以作三
軍勝氣衡於六合

憲宗純皇帝 建元成化英宗皇帝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成綱目續編之史君道立而師道兼成輯文華大
訓之書父儒隆而子德盛茂夷戈一指桂海肅清
月羽再麾荊襄底定重農事而耕籍田供秉耜三
推之禮振儒風而臨太學聳環橋萬姓之觀

孝宗敬皇帝 建元弘治憲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八年

揚一凝神持中和于丑位吹萬協氣敷化言於兩
間運乾綱首屏梨園之伎廓聖德旋寬矛史之囚
褒東陽講學聽政之言虛同止輦納王恕名見專
對之議速若轉圜闕里建而聖道隆會典條而人
文著
負元聖之資而存心滑默承大君之統而遺道謙
冲擬言路杜倖門遠絕奧屑之治敦衭儈寵方士
一祛胥魏之迷獻珠玉者有刑濫青紫者必出

武宗毅皇帝 建元正德孝宗皇帝長子在位十六年

敬承七廟孝協兩宮誅權監而蕭墻之患靖擒濠
宗而藩國之變銷

世宗肅皇帝 建元嘉靖憲宗皇帝子在位四十五年

興著明倫王道係萬鈞之重箴敬敬一聖學承一
貌之傳複協十二郊鍾衆承禋孝乎九廟竹帛龐輝

天心克享允符甘露之祥地道載寧重見河清之
瑞
鄧上龍飛薊門雷動春秋鼎富燕知中外至情雲
漢毫横不假左右近習首定禮樂大闡政刑常武
命師萬里威騰塞上愛立任相九重春滿禁中華
四瀆之封章天地正位表仲尼之廟號今古推尊
方澤圜丘郊社一秉於周禮明堂大享宗祀時秩
乎獻皇

皇明資紀　卷一　五

穆宗莊皇帝 建元隆慶 世宗皇帝長子在位六年

緒令緒以重光神人協應凝洪圖而丕赫述作彝
隆郊祀同廟饗時親式重禋祀之典常朝與講筵
日啓務隆延訪之誠肆修大閱之儀首下蠲租之
令
華道士真人之號排斥異端廣九經方面之科大
崇正學

神宗顯皇帝 建元萬曆 穆宗皇帝長子在位四十八年

英賚天挺敬德日躋國學親臨四海仰崇儒之化
郊壇祀禮群工欽享帝之仁政在養民力崇法祖
鑑古則表其灼章者八十一條勵官則疏其姓名
者數十百計隆尊養於慈輦孝思惟則勤咨詢於
講幄聖學懋昭百度維貞猶謹微桑之慮四夷率
服不忘集蓼之思微官邪則踐祚之初即示群臣
以蕩平皇路嚴武備則防秋之候復諭諸將以震
疊威稜

皇明資紀　卷一　六

光宗貞皇帝 建元泰昌 神宗皇帝長子在位一月

扶屯休泰立懼似寐似寤之群豪厲震惕乾頓起
不痛不痒之積習與行隊與整飭勢綱繪象求賢
味重鹽梅之和翅車掄隱淵同遴軸之梁青瑣下
新恩藥籠武棱白騎來特命雲鳥班聯軫小民之

夏春冬乃盡勦其凪負念戍士呼庚呼癸夫何愛
於私藏叢剔妖狐威加兕虎下留中之疏而宮府
通攸督稅之幣而市廛寂撤后解嫌疑之漸調和
無耤彝琦定册急根本之圖羽翼何勞商皓昔也
青宮隱鳳人思周鼎殷彝俄焉紫極飛龍世覩堯
天舜日
首發帑藏濟邊餉之偶鈌急起伏隱期朝輔之常
盈孝思無斁雖一月何遜百年仁心永垂惟寸焉

可邁萬姓

熹宗哲皇帝 建元天啓光宗皇帝太子在位七年

英武天成睿資神授日講啓心頭頭是道經筵
輿誦誦皆眞臨馭似日之勝發帑同雨之溫覽奏
批章以賡鳴鳳拔茅連茹而搜隱麟受綠圖于河
馬析瞻 中國聖人垂玄象於山龍喜識 少年
天子

國朝名臣總歌 附

配享功臣十六人歌

徐達功首乎諸將　常遇春勇冠三軍
李文忠戰勝攻取　鄧愈奉公守法循
招降納附是沐英　湯和臨陣決機神
首拔諸國趙德勝　胡大海累建奇勛
張德勝擒陳友諒　桑世傑亦立功頻
耿再成與俞通海　配享高廟之功臣

文廟配享功臣四人

智略謹厚稱張玉　討服南安朱能是
王直率兵討妖賊　姚廣孝文學發身
四人靖難功臣傳　文廟配享萬年春

理學名臣十五人歌

薛瑄胡居仁是首　吳與弼夭陳獻章
陳選元禎周瑛是　羅倫莊㫤聲名揚
黃仲昭以及章懋　張能蔡清亦有光

陳眞成獨與鄒智　總皆瑾學磬彰彰

洪武死節臣總歌

濮眞不屈於高麗　吳雲王禕死滇臣
俞廷玉文胡大海　趙德勝及耿再成
丁德興偕張德勝　花雲許瑗張子明
桑世傑眞鐵漢子　韓成等三十六人

建文死難臣總歌

方孝孺首周是修　王叔英文練子寧

鐵鉉陳晃涤大舉　齊泰姚善與景清
龔泰鄒瑾魏公晃　王省劉賢林善夫
靖難節義難枚舉　表表足稱十六人

皇明寅紀目次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至辛丑二十一年止

第二卷

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至丁未二十七年吳元年止

第三卷

戊申洪武元年至丁巳十年止

第四卷

戊午洪武十一年至丁丑三十年止

建文紀

第五卷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三十五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六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癸巳十一年止

仁宗昭皇帝紀

第七卷

目次畢

粵濱 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審定

皇明總紀 朱姓系出顓頊之後家泗州皇考仁祖淳皇帝徙濠之西鄉鳳陽府徙遷太平鄉先世乃居天句容朱家巷人洪武御恩天永樂毀順天自洪武至天啓七年凡十六朝享年二百有六十後再萬代無疆

太祖高皇帝 名元璋字國瑞 贊洪武在位三十一年 加建文四年共三十五年壽七十有一

火光燭天

上父世珍，母陳氏，生四子。上最少。上母夢神饋藥一丸，吞之，遂娠。及誕，火光燭天，自後室光每夜如焚，鄰人屢驚至，則無有。遂名朱氏火生。數日不乳食，仁祖求醫，歸遇一僧，告曰：夜子時食矣。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仁祖欲度爲僧，太后不欲。上年十七，時值旱疫，父母三兄相繼病喪。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托身皇覺寺。在寺多異瑞，有疾，有紫衣兩人同寢食，皆夜照麻湖中，遇群童迎拜，獨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四方兵起。

太祖初因亂倡義起兵渡淮之事，自辛卯至乙未凡五年。

辛卯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蘄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寡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七十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之兵起。初，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林兒等復詭言謂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反，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眞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攻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沔陽、荊陽、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群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眞天子出矣。

謹按：妖術惑衆，挾兵以紅巾爲號，蓋亦元之亂合之象，不能成功所其稱天下之亂，其主之責，身則時也，書赤假明元爲中及云其曾心于眞命天子者無日不如雲霓之望矣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濠州。子興見徐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時我

太祖高皇帝潛龍在野，託身于濠州皇覺寺。及是時大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卜吉，玟得吉，乃以閏三月朔入濠城避兵。

謹按：濠州，即古塗山國，禹會諸侯之所，春秋爲鍾離，今之鳳陽府事。鳳陽世宗嘉靖中，至濠南皆白，刻塗二山爲濠州，自帝王於後三年鳳陽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豈偶然哉。

太祖過亂誅入濠城避兵至城門守門者執之欲加害郭元帥救而援之麾下聞召與語悅之取爲親兵日加親信事必與謀遂以孝慈皇后配焉后姓馬氏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早喪父母郭元帥撫育之爲己女 上旣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 大明一統之業基於此矣

太祖製御文集紀夢首叙其起兵之由曰昔在乙卯有元至正君荒政不務臣昇權僭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穎蘄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蠢然蜂起事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双器趨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汙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剽掠四方焚燒廬舍蕩盡良財至無一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不兒至失民依壁棄暴敎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至濠城南三十里觀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擄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以有呼新與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禦如泰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身緇流而良而難亂欲出爲元亂雜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曰嚴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衣巾皆絳赤幟殺埜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志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筊擲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筊擲之於地其筊雙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乎乃深思而再祝若神乃聰明不佞乎儻然而斷之神不爲我决旣不出而不守雙筊何以耶請報以陽筊乎給擲以往以筊擲於地仍陰之旣而祝曰莫不容予僞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筊擲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乎必甚恐願求陽筊以避之筊落地仍陰之更祝神必避神當决我以陽以筊擲於地神旣不許以筊不陰不陽一筊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倡乎神不誤我皆後以筊陰之以筊擲於地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除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旣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覓官死城圍解予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鎭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濟衆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壯者南遊定遠忽有數族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横澗山敗義兵當得軍二萬餘人深陷滁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熟丙申入建業又數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節即皇帝位朕許之註錄此文我

聖祖起兵之由萬世如見皇明大一統之業兆於伽藍一筊之中矣先是元人宋聯安帝膺暢封瀛國公使爲僧號合尊有子完普亦爲僧俱坐說法聚衆見殺其舅吳王全翁孝之二僧曰我趙家也被屠房害已訴於上帝許復讐矣又韓山童倡言彌勒佛下生而中原之亂淌起我

太祖決兆於伽藍以倡義而胡元之爲覺遠趙帰復讐原矣驗矣

九月元丞相脫脫統兵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率餘黨奔濠州脫脫命賈魯追圍之 上與郭元帥竭力拒守屢敗元兵時彭趙來濠郭元帥自己下之遂爲所制彭趙遂據濠州稱王一日執郭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元至正十三年

春元將賈魯死元兵散去濠城圍解 上在郭元帥甥舘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傑于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

○徐達才畧智勇悉超群英 ○湯和倜儻多智沉毅勇決

○吳良龍虎雄偉勇畧著稱 ○吳禎自少卓犖膽畧過人

○花雲長身鉄面驍勇絕倫 ○陳德勇畧有志尤善騎射

○顧時志氣倜儻勇敢善戰 ○費聚勇而有志才貌雄偉

○耿再成勇敢出群識見 ○耿炳文沉勇果毅將畧

○唐勝宗智勇兼人才氣 ○陸仲亨生而武勇剛毅

○華雲龍才勇過人善運 ○鄭遇春智勇兼資超出

○郭子興智勇有力騎射 ○郭英沉毅多智膂力善射

○胡大海少有大志長而 ○張龍形質魁岸勇力善射

○陳植長頎偉貌膂力超群 ○謝成少有勇力長而果毅

○李新材勇著聞儕輩推服 ○張赫魁度開豁勇畧兼資

○張銓勇力善射少喜談兵 ○周德興少有勇畧騎射

右二十四將皆濠州人後皆爲開國功臣封公侯賜鉄券壽考

此錄功臣惟封公侯伯者詳其始卒餘不能一一載矣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貼里貼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國珍國珍詐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罪基擅作威福竟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瑛廣德路治中國珉信州路治中督令之官國珍疑懼擁船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帥也忒迷失守運朱伯顏不花趙宓浩等入海以要詔命元復以開珍爲海道漕運萬户國珍爲衢州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寔擁兵據有温台慶元等路

五月張士誠陷高郵元淮南省道守臣李齊招降之不從又攻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噪乘閒入掠城中偰哲篤等聞之倉卒遁走士誠即入據高郵李齊因留廣陵遣趙璉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搗齎詔諭之前官諭李知府來城科招行省趨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人捽仆地捶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花李齊皆不負所學云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毛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趣檢劉源募壯士與其子徒拒賊數與戰屢捷潛中箭墮馬賊下馬拔之俱被執潛罵賊而死徒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潛尸歛瘞徒歸詣帥府兵以復讐帥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徒手斬害其

父者張破四升擒善及陳伯府獻於帥府絲之事聞元朝贈獨行省樞枝樞徒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觀徒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報君之恥余華青士也設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遂其才矣使爲行省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華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伽璘真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又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二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外聞雖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元至正十四年

夏郭元帥命 上率徐達等南略定遠。時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援且無所食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將士費聚數人從行至定遠界其營中遣二將出迎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荅曰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前渡水而往既至其帥出見。 上解佩囊與之從以牛脯爲贄請請軍從裝且申密約。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俟之越三日聚還言曰事不誠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衆等三百人徑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秦把頭者集衆千定遠縣豁鼻山結寨後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豪傑嚮應〇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國用手儀峻整服度恢豁國勝英貌長雄勇毅多智兄弟并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諸論兵法夜分不寐國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過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來所部來附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善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腹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用後改名勝又字宗異。

謹按馮國用金陵之對千古不易定論沈毅有謀西人後吳書漢之酈食其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誠爲大事者金石語也眞入關者同一符也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留幕下掌書記贊謀議費筭委任親信。 上從容問善長曰方今群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群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致於敗王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〇廬州合肥人吳復率衆歸附復沉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後爲千戶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命領前鋒〇定遠人丁德

聞諸將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賊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偽帥降其衆

七月 上將兵取滁州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須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劍躍馬衝 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州因駐師焉〇濠州人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槊提疾如飛人不敢近州縣避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降 上喜其才勇可爲驍將即命爲帳前先鋒 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相失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貞西王禎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 上駐師滁陽若來歸省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年十歲矣

謹按李文忠沐英二臣初皆從幼罹亂流離顛沛幾不能存衣 太祖一青窺之後皆爲元勳名將貴極王公同休於聖朝無往而非天地鍾才以隆 皇明一統之運業也嗚呼豈偶然哉

元帥稱趙彭二帥所掠東屯泗州 上遣人賂彭趙元帥乃得率所部來滁州稱滁陽王

十月元丞相脫脫攻高郵討張士誠分兵圍六合六合師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諫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王悟

上言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將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於是帥師東往六合與賊再戰守堯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壞稍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次元兵致疑 上以計給之乃斂兵入合備精壯選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覷愕視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揚前丁壯殿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耿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賊中亂奔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斬獲人胡大海來謁大海身長鐵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〇濠州人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警猛有智謀二人年皆十九〇時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陰置毒酒

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 上即與偕往畧無難意二子喜其不備計遊至半途 上遽躍起馬 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即歸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駭故 上曰適上天就道謂今以酒毒君二子懼淚汗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還追而去自此不敢萌害意〇時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詣見謂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嗣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朗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實不可言但四圍瑞氣如雲行月出之狀所當者至眉睛明時於天庭直將騶采煥發如風掃陰霾則受命之日也應在一千日內且避地嚮爲有驚氣附行過激切須戒謹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韓林兒龍鳳元年

如失左右手　號小明王　改元龍鳳　軍中咸服其勇　常遇春智力過人　太祖以遇春爲先鋒　漢高功臣起豐沛　先朝名將出濠泗

塵躍先發在道者忿萏異志。函挾上馬。圖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救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危。遽急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興王卒。上遂併領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河陽招諸將。欲爲己用。檄滁陽之子郭天敘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上爲左副元帥。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既而郭天敘及天祐渡江與元兵戰。皆敗沒。○虹縣人鄧愈率衆來歸。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起兵。父兄俱戰沒。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至是率所部來附。命爲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膂力過人。壯貌奇偉。年二十三爲群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使居左右。每出戰必率身爭先。聚深器之。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終必無成。聞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有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與其徒乞歸附。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謹按考周而下至此編者又千餘人惟吳俊從庚盧和人餘者皆濠產也昔人云漢初功臣多起豐沛我先朝名將半出濠泗豈帝鄉之地天必使英雄之士生乎其間而爲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桑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

舟師來附　機不可失　天人協應　金朝興來附　渡江取太平路　陶安來見

湖。連結爲水砦以捍寇盜。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遏。聞上駐師和陽。衆傑謀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扼。願乞兵援之。上得書大悅。謂李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舟楫。欲渡江。乏舟楫。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即以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舟師迎。上登舟出湖口至桐城閘。已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場河口以阻諸兵。屯黃墩將趙普勝。號雙刀趙。陰畜異志。永安等密覺趙謀。上謀脫身歸。教言和陽取舟載兵。將攻蠻子海牙。實欲以兵勢挾之。遂歸。乃集商人舟。多載猛士。復至黃墩。聲其兵攻蠻子海牙。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往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敵兵既退。舟猶未得入江。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從。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勇有謀。亦率所部來附。諸軍既集。咸欲擁據。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上率諸將渡江。時西北風順。諸將爭擁舟發。舉帆。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于磯上。上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衆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輯軍士榜。及入城。士卒欲剽掠。即以榜揭于通衢。衆皆悚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斬之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上。謂李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并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惟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

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為帥府都事汪廣洋為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有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爲章句好武略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時初得太平四面皆元兵義兵元帥陳也先與蠻子中丞連兵窺伺　上用當塗人吳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化階等為千戶領之居民皆積芻輸入城既而陳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冦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命徐達鄧愈以奇兵出其後設伏于襄城橋也先率衆來攻時有黃塞星於城阜也先驚回為伏兵所擒　上釋而用之與之盟使領兵攻臺城也先陰懷二心謀叛被誅

八月分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溧陽句容蕪湖皆下之○陳也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蠻子海牙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圖為犄角以窺太平我

太祖初爲吳國公平定江東及浙東及江西時事自丙申至癸卯凡八年

謹按太祖萃山川秀氣而生於濠名款一眞命天子而卑陳也先軍不自揣敢與兵天下偪角卒為太祖伏兵所擒後而用之先復懷二心敗跡此非也先之罪而謂過與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并破之時我歸附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營采石南北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已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諸軍水陸并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栅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于兵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并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撫民兵五十餘萬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義爲棺衾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兵保鄉井冦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被殺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擒其精銳茂才僅收潰散屯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炮破其寨茂

才奔金陵求救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於前日之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如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御兵從征

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

六月命鄧愈邵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彰德李遷如叛

七月置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行丞相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以李夢庚陶安等爲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事等官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以馮國用爲之復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及五部都先鋒○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任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疾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　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求得之遂報　上喜即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既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時　上駐富民王彩帛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

既而　上即元故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咨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木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

謹按

定遠人王勝率衆歸附勝有膂力膽略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于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　上知其才命宿衛帳前○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毘陵延頸相望八月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才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起兵聚衆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謫脫脫師大潰散敵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強遂爲勍敵戰爭始於此

九月徐達圍常州張士誠士德等率衆數萬來援達等迎擊破之士德走墜馬被擒　上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

十月華雲龍王均用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于稽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沮乃奉書求和願歲輸粮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陰之馬馱沙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康茂才兵船越江攻之八月克馬馱沙○張士誠降于元士誠既數爲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苗帥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于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猶豫招安達識帖睦邇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費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縣湖州屬州師至一鼓克之降其將軍元帥朱明鑑得其衆數萬馬二千疋置灌海翼元帥府命耿再成張德林守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僞將馮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逆戰遇春等復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掾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因隙殺文俊并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時友諒方強與我接境遂爲戰爭之始○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未完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下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督兵出戰十一月朔大海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章董旺呂昇等完者遁去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　宋龍鳳四年）

正月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命

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障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諒追薄城下闕遣兵拒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衆甚乃弃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耶卜氏妾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童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之衣巾而出督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講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攄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擬闕入朝以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闔家不屈一家被害居民皆不從賊而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等十數人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諡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篆隸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

太祖高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正德初又詔祀於合肥故里

宋濂曰闕蒙守孤城十年小大二百餘戰亡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閭兵數千而卒有熊羆之所在漱之以忠義故其效死而不可奪也城不幸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矣猶而能使妻妾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節義萃於一門斯之謂亡誰又

似嫌之失於繁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上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則非付任之意○御史遣部將王[illegible]虎等取婺源斬元守將帖木兒不花○命樞密同僉廖永安院判俞通海桑世傑等討張士誠江陰石牌海寇其帥樂瑞率偽州判朱錠等整兵拒戰世傑奮戈躍馬陷陣戰死永安等發怒奮擊大敗之盡獲朱錠等海船奪回馬馱沙擒樂瑞李文忠等進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諸縣皆下之是月文忠復進兵擊敗元院判阿魯灰兵

洪武卷一 廿三

於萬年街遂破苗帥于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文忠恐士卒恃此驕縱莫有鬬志因激怒使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敵何患不富貴乎衆咸奮勵進取淳安擒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

三月文忠會御史胡大海兵取嚴州 上大喜授文忠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嚴州守禦府嚴新破城壁未備而張士誠遣其徒率諒發水陸逼至城下文忠出奇大敗其衆後取所斬俘賊巨筏中衆流而進水寇見之亦遁

四月陳友諒遣趙普勝寇池州守將趙忠戰死○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吳良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人

五月苗帥楊完者率衆屯徽之烏龍嶺御史李文忠合兵擊却之

六月李文忠兵取浦江○元帥趙德勝取再興率兵略石埭縣與陳友諒遇戰敗擒其將錢淸孟友德張遇道及部卒四百餘人○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七月永安又破士誠兵至澉州狼山獲其戰艦而還

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爲張士誠所殺其部將員成蔣英劉震帥衆來降先是江淮旣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兵苗可用遂自湖廣招至累破張士誠兵歷陞至左丞然苗性貪殘好殺所過抄掠屠戮殘忍爲害士誠爲所窘旣降欲圖之而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爾亦厭完者驕橫不可制乃陰定計用士誠兵制之完者兵敗自殺部下皆降散員成等遂率所部請李文忠納款完者旣死士誠益無所憚遂遣兵據杭州達識帖木爾無如之何未幾嘉興若爲士誠所據

洪武卷一 廿四

十月張士誠兵寇常州湯和等擊敗之俘甲士千餘人舟千艘馬千疋○徐達邵榮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卒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乏破之必矣徐達等乃遣丁德興分兵絶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破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旣同徐達等拔宜興從帥舟師擊張士誠乘千太湖乘勝深入遇偽僉呂珍與戰不利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

戰固足以守則固矣幾爲兵家取勝之道也○時群雄割據　上固守
江東諸郡以觀四方之勢乃謀取浙東命胡大海率兵攻蘭谿克之遂
攻婺州（今金華府）不下　上命李善長徐達守建康自帥常遇春等兵將
十萬往征之由宣州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訪治道
詢民疾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密議
十二月師至蘭谿先令和州人王宗顯先往婺城探聽宗顯少攻
儒業嘗涉經史避亂僑居嚴州胡大海薦之宗顯至婺近城五里舊
識吳世傑家探得城中守將各自爲心回以告　上喜曰我得婺州
令汝作知府遂進攻城首攻處州參政石抹宜孫所遣援兵次日攻
城未下元守將同僉寧安慶與治書帖木烈思不和夜遣都事李相
縋城請降約開東門納兵　上許之因給以飛字號五百入城之日
於本部將帥毋縱掠遂兵既入城敵恇懼失措遂擒帖木烈思并
院判石抹宜孫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
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
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寧越府事命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
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
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
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生政當撫
恤使民樂于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
城得一郡不妄殺人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
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
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謹按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狀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異及城下乃知爲駐兵之地……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　宋龍鳳五年）
正月樂平儒士許瑗謁見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于鄉省
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詣　上于金
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能安夫有勇略者乃
可取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
收攬英雄難與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所欲者有如
饑渴乃廣攬群議博收眾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量
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即授博士留帷幄參預謀議未幾以太平嘉
興縣置府命瑗爲知府○命樞密院判耿再成率兵屯縉雲縣之黃龍
山規取處州黃龍四面斗絕再成樹柵其上以遏其衝處兵來戰輒
敗之○胡大海李文忠兵取諸暨州張士誠將蔣元帥遁去○御史
督兵略浙西臨安大破張士誠兵于閑林寨
二月張士誠兵侵嚴州李文忠率兵從小北門出遇敵追襲由碧溪
塢與戰大敗之○張士誠兵寇江陰守將吳良禦敵江偽將蘇同僉者建牙
君山指畫爲進攻狀守將吳良下令曰彼眾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
動也有頃敵壁于江壖良命弟禎率兵出北門當其西北面以十餘騎
躁之擒其卒數人蘇覺其敵亂且分兵欲攻我東門良遣元帥王子
明率兵出擊之生擒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眾敵大敗僞蘇遁走

吳院判保障一方　命儒臣為詩文以美吳院判　江左號令嚴明　盟誓變為交質　太祖推誠與國珍　誅女子于市以絕進獻　張士誠兵侵嚴州

寇侵常州，良從遣兵間道邀其糇兵于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會皇帝軍，自是敵兵不敢犯其境，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烽燧無警。上召入見，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以美之。

三月方國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來附。國珍台之黃巖人，至正戊子起兵劫掠濱海州縣，元兵不能討，招安之。國珍遂據有三郡。王師克金華，上遣使往慶元（今寧波府）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三郡來附，且以其次子關為質。上曰：古人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榮嫌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卻之。○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少，并能作詩。上怒曰：我車天下，豈以女色為心耶。命誅于市，以絕進獻。○陳友諒遣趙普勝寇寧國府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率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萬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敗走之。

四月張士誠遣其將呂珍寇常州，吳復督兵與戰于高橋，敗之。○張士誠遣兵侵嚴州，至大浪灘，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率精銳西出烏龍嶺，至汾口與戰，破走之，自是敵兵不敢復窺嚴州。○徐達與俞

諸將陞賞有差　馮國用動合古道　多用養子作腹心　副將趙忠知天命不敢與敵　士誠不仁終無成事　趙忠攜家往東而走

通海、趙德勝等擊趙普勝柵江營，大破之，賊棄舟走，獲巨艦，緣艦進取池州，擒偽帥洪鈞等歸。上親征浙江，方憂趙賊剽劫，聞捷大喜，擢徐達同知樞密事，諸將陞賞各有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卒，年三十六。

獻按馮國用之典親軍也，我太祖稱其事從有方，動合古道。其死也，上慟惜之；其葬也，車駕臨墓致奠，後追封郢國公，塑像祭于功臣廟。

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樞密院事，同元帥朱馬兒守金華。馬兒姓徐，上養以為子。

謹按我太祖于國初，將所克城池，多用養子作腹心，與將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即沐英；得宣州，用道舍，即何文輝；得嚴州，用保兒，即李文忠；得婺州，用柴舍，即朱文剛；又有金剛奴、也先、買驢、眞童、濟兒之類，皆養子，後皆令復姓。

張士誠據鎮江，其將鄧清、副將趙忠二人聞金陵兵至，共議迎敵。趙忠曰：吾聞和陽兵勢最大，所至無敵。朱公子厚德寬仁，乃命世之主，非吳王比。況鎮江金陵右臂，彼必力爭，我兵微將寡，兩難，不如以城降之，不惟救百姓之傷殘，且以順天命之有歸也。鄧清叱之曰：爾受吳王厚祿，不思盡忠報效，敵兵一至，便欲投降，其犬彘之輩也。趙忠曰：我非不知食人之食者，當忠人之事，但士誠貪饕不仁，終無成事，我等附之，豈能立身揚名乎。鄧清愈怒曰：須先斬此賊，後破敵兵。即將抽刃向前，趙忠大怒，亦持刃來迎，二人步戰數合，鄧清力怯脫走。趙忠見左右各有不平色，恐事生不測，急出遇養子王鬥，備言其事。王鬥曰：事既如此，若不速避，禍將及身矣。忠與鬥馳至家，挈母妻，策馬往東而走。鄧清聞知，即發聚軍民一千餘人追趕。趙忠正走之間，適遇徐達兵來，忠徑望軍中投拜，曰：某是敵江副將趙忠，因勸

趙忠援徐達　劉清不戰而走　徐達計降劉清　朱文遜克無爲州

多　閫驍元帥。彼執迷不悟。致生變釁。糾集黨類來趕殺。乞元帥救
我家屬人口。某當轉殺此賊。以爲進見之功。徐達聽言大喜。卽乘機
與忠一計。使抄後陣以去。達乃催兵前進。與劉清迎敵。清大罵。索取
趙忠。達曰。彼乃達時變者。爾乃領兵追殺欲何爲也。可速投降。不失
富貴矣。清大怒。驅兵前戰。達前軍趙德勝躍馬橫衝其陣。清見德勝
威猛不戰而走。達率兵掩擊。清走至城下。令守者開門。並無應者。只
見趙忠在城樓上。大呼奸賊劉清。吾已取其城矣。清知事變。欲投他
往。達驅大兵追賊城下。進退不得。遂降。鎭江自是以定。

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七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附叛未附。命元帥朱文遜奏友諒。率兵進
攻克之。

常遇春胡大海進兵取衢州　俞廷玉之功　俞氏

八月遣徐達攻定處。率張德勝等。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砦。擊敗
晉勝部將胡總管兵。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領兵至沙河迎
戰。達等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騾牛羊千餘。軍資無筭。遂克潛山。

九月常遇春。胡大海。進兵取衢州。元守將張院判以兵拒戰。擊敗之。
乔入城。數日復出戰。復敗而入。十月克之。○張士誠遣兵侵常州。吳
復督兵出忠節門。奮擊大敗之。　上賞復白金五十兩。紅判繻一表
一襲。名馬一疋。○僉院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歿于陣。

謹按。我　太祖之初駐和州。謀渡江也。廷玉定計。偕諸子倡衆率舟師來歸。開國運籌。賛宣方略。廷玉父子之功居多。
上之所以報俞氏者亦厚。追封河間郡公。子通海等皆封公侯。

十一月胡大海取再成。進取處州。初再成駐兵寶龍。元處州守將參
政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鎭撫陳仲

胡深知天命有在　石抹宜孫戰死　胡大海薦賢　方國珍知天命有存

眞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將士皆無鬬志。胡深知天
命有在。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務易取。大海卽出軍抵樊嶺。合攻之。
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寨。遂抵城下。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七邑皆下。命
再成統兵鎭之。未幾宜孫收士卒。欲復處州。攻慶元。再成復擊敗之。
宜孫戰死。

十二月遣使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胡大海薦
此四人之賢。故遣使以書幣徵之。時李文忠守金華。亦爲諸儒之有
雅望者。王褘。許元。黃天錫。　上皆徵用之。

庚子　元至正二十年　宋龍鳳六年

正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天祿見王師下浙東
諸郡。方國珍歸附。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林文廣納欵。　上嘉
賞獎加之。○以馮國勝爲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先是馮國用卒
子誠幼。　上命勝襲兄職。仍掌親軍。

爲天下屈四先生　天文兵法河圖其數　此天子氣

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
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
以處之。劉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
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高安縣丞。累官江浙儒學副提擧。每以剛
方不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魯道原宇文
公與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出焉。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
諸老大駭。以爲狂。悉去之。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
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奇之。○初國珍及海上省憲從秦基惡行省

都事基建議以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檄于朝丞相受方氏賂准
招安授方國珍以官乃劾基擅作威福羈管於紹興是後方氏遂橫
莫能制求幾行省復起基用之以務終不可爲也乃棄官歸田里著
郁離子客或說基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基曰
吾平生忿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
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基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基遂决計
趍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上嘉納之

謹按劉基聰明廣覽神機妙算出九地而入九天誠天生爲國家楨幹者豈偶然哉孟軻氏有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見於今日哉太祖劉基之謂歟以基在高帝有進資勸辭南者精於天文術數兒基曰則艴人少以經書授基焉嗚呼爾候受書於圯橋之老爾與廣伯溫受書於高安之老爾與我 皇明誠謂天成果無意乎哉

上問左師郎中陶安及劉基等四人之才如何安對曰臣謀望不及
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
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提舉遣世子受經以溢琛幷爲營田司僉
事基留帷幄豫機密謀議○李文忠遣部將何世明克汾水縣斬首
五百餘級

四月徐達常遇春攻安慶趙普勝之水寨友諒盛兵來援遇春料彼
必攻池州以羸卒守城而伏銳士於九華山友諒明日果來攻城伏
兵四合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

閏五月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死之初友諒
率舟師入寇圍城雲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友諒不得入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城中乏食雲士馬俱憊
城遂陷賊縛雲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汝斬汝爲膾也
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盡絶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復罵曰爾非吾主
敵也盍不速降賊怒射死之妻郜氏生一子方三歲雲與賊戰勢危
郜氏抱兒泣謂家人曰城且破矣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
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婴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雲就縛郜氏即赴水
死侍兒孫氏收郜屍瘞之抱兒赴爲僞漢軍虜之軍中惡小兒啼孫
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漁家撫之僞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復竊兒
去夜宿陶穴中天曙登舟渡江遇漢潰兵奪舟擠孫氏及孤兒投之
江偶江濤中有斷木浮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哺兒凡七日
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乃父老號雷老告之故與偕行達 上
所孫氏抱兒泣拜 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
不見追之無所得一時咸驚其神異

謹按花雲夫婦死節孫氏感神存孤千載奇蹟異事至今讀之尤令人嘖嘖興嗟卒之太祖追封東丘郡侯而郜氏亦被執罵賊不屈而死追封高陽郡侯立忠臣祠於太平歲時致祭若二子者雖死猶生亦可瞑目於九泉矣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先是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陷惡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
國號漢改元大義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略無儀節○友諒
旣陷太平僭大號聲言東下建康震動獻計者或欲以城降或以鍾
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晩也劉基獨張目

不言。上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深然其策。○時友諒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群議者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城，遂為所陷。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于是召指揮康茂才，謂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宜作書遣僮僞降友諒，約為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其書令攜以往，必信無疑。將行，上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及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中。友諒見閽者，進書，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受辭歸，具以告。上曰：虜入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問新河口道路。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等軍于南門外，楊璟屯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今改名獅子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紅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是日友諒果以舟師東下，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大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謬。即以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時酷暑，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來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風起西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搏擊。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殺溺死者無算，生擒七千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卧床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可嗤也。命諸將追擊友諒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賊衆大潰，追至采石江，復大戰，友諒復敗而走，遂復太平。張德勝戰死于陣。

六月，胡大海取信州。先是僞漢偽國入寇，上命大海出兵擣信州以牽制之。大海率師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支，衆潰，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大海子德濟為行

樞密同僉守之

七月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城來附 上命鄧愈往鎮之饒濱鄱陽湖陳友諒數遣舟師來攻城愈與光等連營以拒之屢挫其衆賊兵乃退○遣千戶王時賫白金往方國珍附搭海舟至燕京候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馬事情先是劉福通陷汴梁迎其主韓林兒都之遣將四出攻略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趨關中破秦隴關先生破頭潘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略上都至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間直沽薊州直逼元都其勢大振然福通等皆無遠略兵無紀律惟事屠戮焚掠所過無不殘滅北方苦之後皆爲元將察罕帖木兒所破察罕者故寧沈丘人初與同郡李思齊共起義兵討賊察罕本善用兵

已亥秋克復汴梁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山西秦隴[illegible]次第討平察罕遂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日練兵積穀謀復山東兵勢甚盛故遣將往探之○方國珍既獻溫台慶元三郡不肯奉正朔 上累遣將士夏煜楊憲等往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時嘗請天朝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不至今若奉正朔實慮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至則危矣姑以至正爲名彼則無名罪我況爲元朝亂首元亦惡之不得已而招我四兄弟授以官名我竊則不容矣要之從命必須多發軍馬來守即當以三郡交還 上知其心持兩端曰且置之俟我克蘇州彼雖欲奉正朔遲矣○時安慶爲長江上流之要地先是徐壽輝將趙普勝守之頗難攻取及陳友諒陷太平徐壽輝疑普勝心不服乃誘殺之留別將守慶而用

普勝部將張志雄便帥兵從僞漢張志雄怨友諒故龍江之戰無鬪志來降因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 上命前巢湖將俞院判俞伯仲守之友諒尋遣其將張定邊復破安慶伯仲遁去遣至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逃遁宥誅之前趙春詩曰伯仲伯仲渡江勳舊宜曲赦之 上曰不依軍法無以警後人賜弓絃一條令自盡擢其弟甫僉行樞密院事。

十二月張士誠遣兵據分水新城之三溪李文忠遣何世明擊之斬其將陸元帥花將軍等一千餘人焚其營。

辛丑 元至正二十一年 宋龍鳳七年

正月朔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劉基怒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 上召基入問之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

征伐之計

謹按 劉基定天命而我 太祖定征伐此時便見 大明天下然亦此而元不能奪豕亦不能保而友諒以殺王之賊彼詐譎大勢難不以智謀才略與我 太祖執優劣而敗望混一 天下乎卒之友諒捐身無地挈妻子於武昌而將士且歸心也可勝慨哉

二月命[illegible]等攻高郵

三月泗州守將薛顯以城來降顯徐州沛縣人勇略過人 上喜授以指揮使將兵從征○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

五月以胡大海爲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守金華

六月僞漢將李明道率兵五萬寇信州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來援於胡大海即率師由靈溪以進德濟開援至乃引兵

耿炳文固守

康茂才敗八陣指揮

之○張士誠遣其司法李伯昇率師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耿

炳文與城中兵僅七千諸將陳德華高曹良臣等三路督兵往援之伍

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與城固守寇悉兵圍城築九寨為樓車

下瞰城中運土石塡塹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甚急炳文於城中晝

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至

十一月　上在九江聞報亟遣遇春將兵往援之援兵至伯昇衆潰

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康茂才蔡遷敗僞漢八陣指揮羅

取瑞昌縣

洪武卷之一終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洪武卷二

東莞　陳建　纂輯
粵濱臣　瓊山　丘濬　鑒定

上幸南昌

壬寅 元至正二十二年 宋龍鳳八年

正月　上幸南昌。胡廷瑞率其副將偽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迎謁。建昌王溥、饒州于光、袁州歐普祥、黃彬俱率衆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鎮南昌。命徐達率降將祝宗康泰等攻武昌。

二月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等作亂，殺參政胡大海。李文忠聞亂，即率兵馳赴至蘭溪，賊棄城遁去。文忠遂入金華，撫安其民。時處州苗將李祐之賀仁德等亦謀叛，殺院判耿再成，與總制孫炎等。李文忠復調兵屯縉雲以圖之。時二郡俱亂，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甚，會劉基丁母憂回，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基發書各處屬將，諭以固守所部，候同諸軍進討。時耿再成子天璧方奉命往處起苗軍，中途聞變，馳至李文忠所，得再成部下千戶朱綱等，遂復合部將士，會同邵平章張院判兵往討賊，逐賀仁德，擊敗之。諸軍進圍處州。

李文忠集合將士討賊

行軍知有三事

大海有陰助

謹按功臣錄大海為將嘗令軍中明攻必克戰必勝體愛部曲惟德專遵武孫其心嘗自言吾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其死也人莫不哀慟故其父母兩成威名至于大海云二侄之死也帝憫念不置後追封大海越國公再成高國公並配享太廟仍塑像於功臣廟初大海未卒時常夜出入見其兩目炯炯有光若燈及既卒爭殺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時或夜出火光燭野洶洶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有有陰助若人成其之盛其陰冥翼爽上薄於星辰之間到未嘗去也

三月陞同僉李文忠為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張士誠聞浙東亂，乘隙謀其同僉呂珍率兵十餘萬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兼恐遏拘虛賊窺衢信，兵出江西無以應援金華，與部下議曰：兵貴虛聲。張榜於賊境，言大兵已出，諸路約會金華。賊見榜，退五里下營待戰。胡德濟得李文忠檄，自信州將兵來援，適有降卒走帳賊情，德濟得其實，與謝再興分門以守。至夜半，鼓出城，賊營擾亂，自相蹂踐。德濟督兵追殺，珍兵片甲不還。○上既定洪都，以鄧愈為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郎事以佐之，乃率胡廷瑞等還建康。○降將祝宗康泰叛，回據南昌，知府葉琛迎戰於市，死之。鄧愈出走。徐達兵至湖廣沌口，聞變旋師赴之，宗等敗走，南昌復定。　上聞之喜曰：南昌襟江帶湖，控荊引越，乃楚之重鎮，吳西南之藩屏，得其地是去陳氏之一臂矣。況人好訟難制，山寨未降者多，非骨肉重臣莫能治之。

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薛顯同參政鄧愈鎮之。

六月田豐王士誠刺殺元平章察罕帖木兒。初豐等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及豐復謀叛，乃紿請察罕行營，遂為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時元朝所恃獨推所懼惟一察罕，聞難遠近莫不驚悼。　上聞之亦嗟嘆良久曰：元朝無人矣。

田豐謀刺察罕

山東必失一良將

元朝無人

八月平章邵榮謀不軌，事覺伏誅。○池州賊羅友賢據神山寨作亂，欲通張士誠，杭歙震動。

十一月常遇春胡德勝等討平之，斬友賢。○偽漢八陣指揮徐寶建

柵南昌之西山

十二月趙德勝孫興祖攻敗之俘斬三千餘人○安豐人曹良臣率衆歸附良臣英毅剛果爲衆所推聚兵立柵以禦外寇約束嚴明至是來歸　上謂其將兵負固於兩閒可觀望而不覩堅其誠可嘉命爲江淮行省參政將兵從征同時有韓政者亦聚衆千人立柵捍寇至是率所部來歸　上嘉之授江淮行省平章

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

正月故徐壽輝將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玉珍隨州人初從壽輝起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已而陳友諒殺文俊殺壽輝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至是稱帝

証按明玉珍以隨州之卒大蹈據成都妄稱蜀帝何有德于民而承天命且此不知天命所歸耶太祖面責勸干戈以角蠍率之大敗于鄱陽春雖左君弼而助之戰亦很然矣君子曰玉珍之稱帝猶之沐猴而冠云備

元平章擴廓帖木兒遣使尹煥章以書幣來通好擴廓者察罕之甥王保保也察罕無子養以爲子及察罕爲田豐王士誠所害元主命擴廓代總其兵討誅田豐等山東悉平至是來通好　上復遣都事汪河與俱往報其禮河至河南擴廓拘留之○時江西州郡雖附往往觀望狐疑未決臨江吉安撫州三城又叛趙德勝督親兵復之

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率衆十萬圍劉福通於安豐福通遣人間道求援珍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三月　上遣徐達常遇春等往討之珍大敗將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走遂命達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來間入安豐

四月諸暨守將謝再興叛降于張士誠先是再興遣人潛往杭州私易物貨　上怒其洩國事召再興責之命參軍李夢庚往諸暨節制軍士遣再興回聽調再興懷怨因謀叛遂執夢庚以諸暨全城軍馬赴紹興降以兵寇東陽李文忠自嚴州率銳卒馳一百六十里遇賊於義烏擊破之陳深亦自處州引兵來援與文忠議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城已完　上大喜以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三十萬圍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劉基自浙回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來侵　上遂

伐陳氏

四月僞漢陳友諒自將圍南昌府友諒憤其疆域日蹙乃作大戰艦悉其所有兵號六十萬空國而來自謂必勝之計是月壬戌乘江漲直抵城下其氣銳甚用雲梯百道進攻晝夜不息友諒親督促之攻撫州門外城壞三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鏖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殺傷甚衆於是院判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等皆戰死是月癸酉趙德勝統步卒千人開門出戰其僞將金指揮操戈直前德勝發矢一發應弦而倒

五月丙子友諒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出戰斬其平章劉震擒其副將趙祥敵退而復合友諒復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其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徇于城外文正等不爲動

六月辛亥趙德勝巡城至東門敵發弩中其腰膂箭深入六寸重傷而死
趙德勝既死南昌圍日久援兵不至內外阻絕朱文正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康告急復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日出降友諒信之幾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等堅守以待援師張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　上問友諒兵勢如何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久乏糧若援兵至可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等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執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
七月陳友諒圍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解洪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進次湖口是月丙戌友諒始解圍東出鄱陽以迎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徐達常遇春等諸將奮擊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上舟舟適膠沙常遇春從傍射中定邊定邊舟始退俞通海來援舟驟漲水湧　上舟遂脫通海與廖永忠以飛舸追張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會日暮　上御鑼舸鳴鉦集諸將中約東命徐達回守建康明日己丑　上親布陣復與友諒戰友諒悉以巨舟連鎖為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不敢前　上不懌親麾旗四攘右師小卻　上命斬隊長而下十餘人猶不能止時郭興侍側趨進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人不用命也臣愚以為非火攻不可　上然之即命常遇春諸將分調漁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天十里之間湖水盡赤友諒弟偽王陳友仁陳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又明日庚寅永忠通海及汪興祖趙庸復以六舟深入搏擊之敵聯大艦悉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其已陷沒有頃六舟颯颯而出行繞敵船勢如游龍我師見之勇力愈倍合戰益力聲震山海敵兵大敗永忠等還　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又明日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蠡子口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友諒不得出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上以書遺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為上策結怨中國而尚寇仇是為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啟兵端既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誠使公徼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卻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

謹按

太祖以書遣友諒與王言矣，曷其卽帝名而爲兵主之謀不知友諒見之果何詞以答乎友諒無詞以答則知

太祖天命有歸矣

俞通海與衆議曰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於戰莫若入江據敵上流彼舟若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於 上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屯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中流戍嚴以俟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二十七日敵計窮冒死突出緣江下流欲出禁江逃回 上麾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敵舟散走追奔數十里力戰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其平章陳榮等悉以援船軍馬來降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初 上之援安豐劉基諫不宜輕出 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 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 上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及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時四方羣雄割據者雖多惟友諒兵勢強大號稱巨敵旣敗 上喜甚謂諸將曰此賊亡天下不足慮矣○鄱陽之戰 上亦屢瀕於危而後安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後友諒旣久賊衆不退因獻圖一時羣將計無所出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奏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賜成龍袍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又一日與友諒鏖戰劉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 上亦驚起回顧但見基雙手揮之難星過可更舟 上悟卽其言更之坐未半餉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是役也大戰五晝夜將臣效忠死敵者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永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鎭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時有周顚者建昌人年十四得顚疾行乞於南昌比長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人必曰告太平嘗至金陵 上征出顚必前遮拜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 上厭之命沃以燒酒顚飲極多終不醉曰公寧能死我乎命覆以甕積薪煆之火息啓視正坐晏然乃命居蔣山寺輒益狂肆日撓諸僧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令僧匣歲之因閉顚空室中水米不入口僅有三日及追問如故 上幸寺顚伏於道左以手畫地爲圖謂 上曰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旣而王師征陳友諒 上問顚此行何如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難乎顚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搖手曰上面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卽以所扶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顚顚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三里風起旣而迅飈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問顚言輒來白至馬當見江豚戲波中顚曰水怪當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令將顚去投之江久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顚鄰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顚整容飭衣若遠行狀趨近 上前鹵䫉伸頸謂上你殺之 上曰且未殺姑縱汝行顚

遂去。莫知所之。後人有見顛在廬山中。有御製周顛仙傳。○張士誠稱吳王。以其弟士信爲丞相

九月班師。還告廟。飮賓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及俞通海田。餘賜金帛有差

十月　上復親征陳理。至武昌。命諸將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乃於長江中聯舟爲長寨。絶其出入之路

十二月　上還建康。常遇春督諸將守之　上初居滁陽幕下。志未得伸。一日咏雪竹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宛然帝王氣象見矣。○上嘗醉中咏菊花詩云。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赫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黄金甲。其後天兵俘士誠殄友諒與克元都之日。皆在八九月間。而大業以定。詩讖果足徵云。○上初征陳友諒。王師至瀟湘。賦詩云。馬渡沙頭苜蓿香。片雲片雨過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又[illegible]僉事楊文廣征南賜之詩曰。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illegible]風動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眞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天葩灑落。英邁而音律和暢。語似盛唐格。詩古帝王莫及也。○上旣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設塑像。至元世祖。其面盡爲淚痕所汚。塑工頻加修飾。越宿如故。　上聞之。幸廟對之曰。𦁵靼子爾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百。可謂幸矣。乃今朕興。在予奄有天下。於汝子孫曾不加害。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汝嗣。亦可謂恩而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爲也。明日視之。淚痕滅矣。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 宋龍鳳十年）

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率諸臣奉上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善長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

二月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先登。一鼓奪之。方其奪之也。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友德不爲沮。人服其勇。僞漢陳同僉者。持槊從善槊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牀。疾呼告衛將郭英殺賊。英持鎗應聲奮前一呼。賊應手隕。僞[illegible]州將張[illegible]率潭岳兵來援。至洪山。我師擊敗之。擒張[illegible]其家。復擊擒其僞丞相張必先。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知政事。江西行省以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如此。安得不亡。卽命毀之。

三月封陳理爲歸德侯。○定官制。改各翼元帥府及樞密分院。俱爲各衛指揮使司。○以劉基爲太史令。時僞漢平。　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　上將至其所屏人語。發將乃去。雖至親密

莫知之。新淦土豪鄧仲謙叛，聚衆二萬人據永豐，鄧愈調兵破之，擒戰首胡理問劉右丞等五十餘人。愈通海汪興祖擊兵掠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擒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等百餘人。遣徐達、常遇春攻廬州，部將吳復先登，拔敵，擒其驍將楊完張，左君弼窮蹙棄城走安豐，遂克其城。

四月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徇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將臣韓成等效忠死敵，聪然可數，朕念之不忘。其議所以崇報。於是中書省以死事之丁普郎等三十六人列進封贈勳爵有差，以韓成爲首功，追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設像其中，成位第一，命有司歲時祭之，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復命建忠祠於南昌以祀平章趙德勝、知府葉琛、千戶張子明等死事之臣凡十有四人。時偽漢將熊天瑞尚竊據贛州未下。 上以手書諭鄧愈曰熊天瑞龍鳳八年已請降受賞，今背違初言，輒擾地方，理宜討罪安堵人民，以愈總兵往討。既而復命常遇春總兵，陸仲亨爲副討之。

八月愈與遇春等合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山寨，遂進攻贛州，圍之。

九月命徐達及楊璟等帥師進取江陵，夫子渡市偽知院姜珏等以城降，改江陵爲荊州府，達遣唐勝宗分兵取長沙，下沅陵、醴陵，偽友德取興陵。是月 上痛念起兵以來諸將臣死事者多，追封胡大海越國公，趙德勝梁國公，張德勝蔡國公，耿再成高陽郡公，俞廷玉河間郡公，桑世傑永義侯，花雲東丘郡侯，又封張子明爲忠節侯

十月上念廣永安陷於張士誠，守義不屈，追授光祿大夫柱國公、江淮行省平章，封楚國公。設起居注二員，以宋濂、魏觀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張士誠遣其弟偽丞相士信寇長興，守將耿炳文督衆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益兵圍城。湯和自常州來援，與炳文等合兵復擊敗之。士信走還，自是士誠奪氣，不敢復圖長興矣。炳文守長興凡十年，孤城血戰，卒保無虞。時常遇春等圍贛州未下，上諭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念，一則可爲國家之用，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州，嚴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傳 上命。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圍之。

十二月傅友德將兵克衡州，元守將左丞鄧祖勝棄城走永州。句容衞士來謁見，太祖語及陳氏之事，衞曰向敗陳氏於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退，今雖克之，亦費力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況爭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多矣。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力，所得不亦多乎。衞大悅服。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熊天瑞被圍日久，力不能支，乃出降，贛州平。其所統南安、南雄、韶州諸郡皆下。上褒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民，予深有賴焉。

謹按：我 太祖於遇春贛州之役，前有汪廣洋之諭，後有仁將之褒，可謂誠心於保民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觀於 聖祖面後知[illegible]之不我敵也。

左丞相徐達道胡海取寶慶路，克之。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都督朱文正遣參政何文輝、指揮薛顯討新淦鄧仲謙，斬之。擢薛顯爲江西行省參政。

二月，僞吳將李伯昇復率衆二十萬寇諸全新城，圍之。胡德濟督將士堅守，遣使求援於李文忠。文忠即率兵由嚴陵馳赴援之，未至新城十里，曰龍潭，據險立營，督哨兵進入，間道諭文忠曰：衆寡不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至。文忠曰：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師玄破八十萬之符堅，廟非衆乎？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爲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即橫槊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迎戰，文忠格殺數人，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躪。德濟亦帥城中將士鼓躁而出，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數萬級，血流郊野，溪水盡赤。遣指揮朱亮祖等追擊

僞寇，燔其營落，俘僞同僉韓謙、元帥周遇、蕭山等六百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委棄輜重鎧仗彌亘山丘，舉之數日不能盡。其僞五太子僅以身免。張士誠自此氣奪勢衰。○時江西、湖廣皆平，乃謀取張士誠。先是士誠謀王，惟弟士德及部將左丞史椿。後士誠被擒，椿被戮，出守淮安。椿見士誠不是做事業人，遣使奉書欲來歸，事泄，士誠殺之。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國，皆諂佞小人。上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尚且被人瞞我。張九四（士誠行第九四）終歲不出門理政事，豈有不着人瞞者乎？且士德、史椿皆死，惟恃弟士信行事，吾立見其敗矣。時有市謠十七字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別。○時兩浙州縣多爲張士誠所據。上欲先取之，乃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給酒慰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曰：刀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四鬭，不難於克。齊賞當胄，惟有功者得之。翻謂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有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庶幾得精銳而有用也。○時福建諸郡皆元平章陳友定所據，數遣兵擾邊。

四月，命廣州總制孫輩胡深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討之。

五月，胡深進兵克浦城，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於浦城之南，敗之。進克崇安、建陽。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深率兵擊之，破其柵。友定大懼，率銳卒併力來攻，深突陣與定決戰，馬蹶被執，爲

友定所殺。是日中有一黑子，劉基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至是深果敢沒。深有文武才，守處州五年，威惠甚著，一方賴之。今死，上痛惜之，追封縉雲郡伯。○常遇春率吳復、傅友德等取襄陽、安陸。時元同僉任亮擁衆據守安陸，吳復將先鋒，自沔陽倍道徑擣安陸，傅友德督兵擊之，身被九鎗，亮兵大潰，遂生擒之。遇春表任亮壯毅可用，上命釋之，授指揮僉事。○以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鎮襄陽。○湯和帥師擊江西劉猛猺，擒本所斬之，取永新州，執偽左丞周安等，仍命回守常州。初，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為東藩保障。

十月，命徐達、常遇春等率馬步舟師並進，規取淮東，首攻淮安，進攻泰州。張士誠恐失泰州，乃遣舟師泊淮安，駐范蔡港，以疑我師。上知其意，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猶豫不敢前泝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求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備之。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其餘兵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

○是月，克泰州。

閏十一月，徐達等進攻高郵。上恐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命為將帥所部節制諸軍，而以徐達還軍泰州。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是年宋主韓林兒卒，宋亡）

正月，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偽吳舟師數百艘出馬馱沙，泝大江侵掠鎮江、江陰，守將吳良、吳禎嚴兵以待。上親帥大軍水陸並進擊之，至鎮江，寇已遁，追至江陰，守將寇衆潮逆，拒首尾相失，良等大破之，獲士卒二千。上臨幸江陰，見良等防禦有方，謂曰：汝非昔日之吳起乎？稱嘆不已。良在江陰十年，軍民安撫，一境帖然。上有事江淮，大軍屢出，東藩竟無擾亂，良為之捍蔽也。

謹按功臣本傳曰：[illegible]

禁種秫。下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科代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國，為可喜。然竭力畝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因民造酒，靡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庶幾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毋得種秫，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二月，答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術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所授宣敕印章來請改命。

三月，偽夏主明玉珍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徐達等克高郵，執守將偽僉院俞中以歸。○徐達遣使請以孫興祖守海安，從之。興祖練兵為備，士誠兵寇海口，率兵擊敗之，擒將士二百餘人，遂攻通州，通州守將相戰，興祖督將士奮擊，大破之。自是士誠兵不敢犯海安。

四月徐達等進攻淮安擊馬騾港拔其水寨獲戰艦千餘僞吳守將右丞梅思祖封府庫籍甲兵出降幷獻所部四州於是 上嘉其知命識微以免衆生民於鋒鏑後授大都督副使○命韓政等進取濠州先是濠州自郭子興趙均用等棄守後遂爲人所據最後張士誠部將李濟據之 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 上曰濠州乃吾家鄉今爲張士誠固守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可乎 上卽命韓政督顧時等攻之至濠攻其水簾月城又攻其西門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衆兵以雲梯砲石四面竝攻城中不能支濟乃出降 上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五月韓政徐達等起兵進取安豐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堰潛穿 其城二十餘丈城壞於是始破之元將忻都及左君弼皆出走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幷君弼裨將貢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既而元將竹貞引衆兵來援救我師與戰復破走之

六月元徐州守將樞密同知陸聚等見淮東西皆平遂以所部徐宿二州來歸 上甚喜之謂曰當我軍之未至卽先以土地人民來歸是識天時者也 上嘉之命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 上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僞夏主明昇遣使來聘命參知政事蔡哲往報之哲挾畫工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 上覽而嘉之遂爲取道伐蜀之張本哲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棄之來歸

七月平章楚國公廖永安卒于姑蘇 上親爲文祭之詞極哀痛後命配享太廟仍塑像祭于功臣廟

八月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自太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惟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今介乎二人之閒相與抗者十餘年視二人所爲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惡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强力數侵我之疆埸輒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令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必以廣愍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而出○徐達等師至太湖遇僞萬戶尹義石清等逆戰破擒之

九月取德清擒其院判鍾正直趨湖州之昆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常遇春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塡塞漵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復遣其平章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遇春等與戰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敵兵

李伯昇張天麒降

潘原明降文忠

大敗其五太子及呂珍朱暹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五太子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珍暹皆善戰士誠倚之於是皆降士誠爲之喪氣遂以呂珍等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其守將李伯昇及左丞張天麒舉城降華雲龍率兵攻嘉興亦克之○命李文忠總水陸師下浙江文忠遣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僞將戴元帥出降復遣指揮袁洪孫虎克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守將謝伍等全城歸順杭州守將僞平章潘明原聞之懼遣其員外方犮請軍門納降文忠曰師未及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詒緩我乎犮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抗雖孤城生齒百萬擇所託而來尚有他意乎文忠見其誠引入臥內歡笑款接命條畫入城次第翌日遣歸原明遂封府庫籍軍馬錢糧及執苗將蔣英劉震出降文忠入宿于城遂下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不知有更革事凡得兵三萬糧二十萬石 上以原明全城歸民不受鋒鏑仍授浙江行省平章命懸胡大海像剮蔣英劉震心血以祭之○李文忠復進攻紹興路克之

命懸胡大海像

十一月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張士誠兵來拒大戰于尹山橋敗之又敗之於鮑魚口遂進圍城達命諸將分門而軍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忽忽計無所出時指揮茅成軍婁門徐達督攻婁門士誠兵出拒戰成率先奮擊左脇中矢死事聞 上痛惜之追封東海郡公塑像祭於功臣廟○平章俞通海分兵取太倉州

茅成死事

朱暹亦降

民獻羊酒香花迎降滿道通海却其獻慰諭之約束軍士秋毫無犯民大悅僞師陳仁等率大船百餘艘來降崑山及崇明嘉定聞風皆降松江路守將朱暹忠聞之亦降

張士誠入建康

十二月宋主小明王韓林兒殂小明王初爲劉福通等所立都于亳自亳徙安豐自安豐徙都汴梁兵敗復走安豐安豐沒於張士誠乃入建康 上及諸將欲奉之劉基不可而止至是卒

謹按韓林兒之立也與漢更始劉盆子相類皆爲人所立君臣之分未立蓋已不能君人亦不以爲君者也我 太祖爲吳王時凡用人行政及於庶文則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上下施行率以爲常與及三年不別建年號猶稱龍鳳及其既殂乃始稱吳元年孔子有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嗚呼我 太祖之至德嘗與周文有光矣○又按征張士誠時有招諭傍文稱龍鳳十二年五月日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是時小明王猶未卒也

至德與周文有光

小明王既殂 上與羣臣定議以明年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其嘗繕者以宮室圖進 上見其有彫琢奇麗者即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彫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圖今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編磬等器并定樂舞之制

千古稱盛德以堯爲首

書大學衍義于兩廡

命冷謙考正雅樂音律

太祖責遣元擴廓帖木兒
一介使者誠遣臣

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　上遣使以書遺元擴廓帖木兒。先是使臣汪河等爲擴廓所拘留　上屢以書諭責之不報。至是復與之書曰：予自起義以來，挺地江右。聞閣下之先以興復爲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涯。繼聞令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爕齋書致禮，踰淮而來，予猶躍興起，用汪河致禮同往，爲死者弔，爲生者慶，初非無故也。今汪河去而不還。予請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朝聘以時，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達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地非不遼，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擁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衡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衆生叢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成，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爲閣下惜。所以數使道人奉書備懇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爲自矜倨，即能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如其不然，是又開我南北之兵端，爲彼後日之戰禍。閣下其審思之，毋貽後悔。

謹按　臣兢曰：使擴廓守不死，天下將分爲南北；使擴廓能聽我　太祖此書之言，而內和諸將，外睦鄰交，天下亦將分爲南北。書所以爲擴廓諭者甚忠，而惜乎其戇而莫悟也。嗚呼！豈非天厭哉，皇明成混一之業耶。

開南北兵端
天厭成混一之業

指揮戴德率兵取沅州，圍其城六日，守將李勝降。擢德爲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傅友德守徐州

二月　元擴廓帖木兒遣其驍將左丞李二來寇，兵駐陵子村。友德堅壁候其出掠，乃將步騎二千餘泝舟至呂梁，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

友德生擒李二
恤民王者所以先
發政施仁之本

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躍馬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趣還城，開門出兵陣於城外，令士卒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即起擊。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皆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溺死者無算，遂生擒李二，獲其將士二百餘人、馬五百餘疋。擢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命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嚮之觸熱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溫煥。爲人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稅宜與量免，以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之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　上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

謹按　時僭張氏未殄南北未一而即以蠲租恤民爲務眞王者規模　與一時羣雄惟自割

免太平府租稅二年
古豪傑不能過
君臣交盡萬世當鑑

大軍圍姑蘇，久不下。徐達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以手書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爲之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杖義，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絶亂略，消靡群慝，進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議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達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與，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謹按　莊誦此書觀閫之事我　太祖　太祖之待羣臣所以見　君臣交盡其道而萬世之所當法者與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擧之制曰。士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擧。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擧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擧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擧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徐達擒兪通海兵。討張士誠。通海于滅渡橋戰敗賊寇提兵桃花塢。遂見營中流矢。創甚。還京師。上幸其第。見其疾革。顧謂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不能語。遂揮淚而出。明日通海卒。年三十八。車駕復臨哭之慟。從官衛士莫能仰視。

謹按。兪通海後追封豫國公謚忠烈配享于 太廟 侑祭于功臣廟弟通源通淵亦皆封侯

四月 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已而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往者吾父以是月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七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念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不能仰視。

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並知制誥兼修國史。

六月。久不雨。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其煩擾于民也。旣而大雨。群臣請復膳。上曰。凡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絕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于修己。誠於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
上卽皇帝位。 上不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途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中書參議李飲冰楊希聖弄權不由。執政李善長劾奏之。 上命黥二人面。云好役百端詭譎萬狀。○張士誠被圍旣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轉至盤門。欲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遇春撫王弼背謂曰。軍中皆稱爾爲健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卽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卻。遇春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與入城。計無所出。勢益窮蹙。○丁德興同諸將圍蘇州。八月卒于軍中。

謹按。丁德興追封濟國公塑像功臣廟丁德興事表 太祖嘗厚表之際丁德興亦不幸而死矣

時殆蘇國益急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爲邏卒所獲徐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因獲其彼此所遣書報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攻破之。

九月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還師取無錫州執莫天祐又取南通州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上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上召諸將見於戟門降勅褒諭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江賴上天之靈諸將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衆地大也先摧滅張士誠兵强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勛於是封右相國李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徐達爲信國公平章常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張士誠既平參知政事張昶欲亂政使人上書稱頌功德謂群雄既平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劉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既而昶陰事覺命都督馮勝等鞫之獲實昶伏誅○遣御史大夫湯和督諸軍討方國珍國珍之初降也約云降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上累書責其悰姦狡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萬石國珍不報　上遂遣湯和總兵吳禎爲副率諸衛軍討之諭之曰爾等奉詞討罪毋縱殺戮皆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吳禎引舟師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堨通道追至盤嶼島合戰敗之○

復命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率馬步舟師討方國珍弟國瑛於台州兵至天台縣縣尹湯槃以城降進向台州國瑛出兵拒戰擊敗之遂攻城國瑛乘城拒守士卒無鬭志往往逃潰國瑛度不能抗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守將同僉謝伯通亦降

十月　上謂給事中吳去病等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宰相國等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茂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撫有江南毋中夜思之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甲兵二十萬北取中原胡廷瑞爲征南將軍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徐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與驍騎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强則遇春與參將馮宗異（勝舊名）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

制之權皆可成功違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
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遼曰關外之事汝背任之
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西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
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
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
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諸豪傑並驅觀
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
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於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
汝其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殫竭忠誠無過故命
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
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衆兵
股慄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其志何事不可爲今汝等凡攻圍城邑
必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於是遼等
拜命辭出　上既諭遣諸將征伐復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
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
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
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
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
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
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
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
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有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
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
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
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吾號令嚴肅無秋毫
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海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
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
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
撫養無異

謹按太祖以斷言告天下與美意也蓋中夏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禮義之教素明君臣之義懍然不可踰越而夷狄非我族 [illegible]

十二月命中書省詳定律令頒戊申曆先是　上以唐宋以來皆有成
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姦弊自
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
成法俾內外遵守命相國李善長參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
翰林學士陶安同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
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姦則所以
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
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劉基及太
史院使高翼以所纂戊申曆來　上遂命頒行之○將方國珍遁出
海島　上復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三卷

粤濱臣 [illegible] 鑒定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

春正月壬寅朔四日乙亥。祭告天地。即皇帝位於鍾山之陽。群臣朝賀。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皇帝皇后。

謹按是日京師雨雪連晝夜陰霾及祭告即位天宇澄清風和景明中外歡騰川嶽獻瑞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太平又文言有文虞木理隨書顯成似與周[illegible]仙官相賀[illegible]

立妃馬氏爲皇后。立世子標爲皇太子。初上率師渡江。后亦率將士妻妾。織至太平及居建康。與吳漢戰無虛日。親率妻妾紉縫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常助上規畫。動合事機。上嘗[illegible]親天順天命。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上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若扶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撫安黎庶。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彼縱殺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上曰。爾言深合我意。及是冊立爲皇后。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極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寬解。卒免於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者。朕故因服御誥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龍朝因以語后。后云。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謹按我高皇后之賢內德也夫治天下必先於齊家家之不和而欲國治天下平難矣高皇后同辛苦忍饑寒盡孝謹繁不能救與至於清解紛慰悅郭氏之意自非見趣識到豈不以名位自居者能之乎嗚呼女中堯舜乃我高皇后之謂乎史稱其賢誠信矣

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辛巳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先是劉基請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充。閱歷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廷臣取東宮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illegible]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

輔成太子德性　二公所言不可忘

不明而與卿等甚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謹按我　聖祖此舉真超越千古之見可爲萬世法

勅學士善長等言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不嚴於祭祀以交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丙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盡觀衛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於是善長等奏行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脩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告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納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所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　征伐率以爲常

謹按五春可史繼彗於學見於鼎何以天道彗鼎初居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咸帝咸和七年十二月癸亥字昴八年七月癸亥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元年八月彗入犯昴十一月石虎殺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勒雖已死石虎其凶猛常占于昴不閑太微紫宮也是時胡子元文蒙古亂制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言雖弱不闕

大徵業宮闕胡人雜入中國備大亂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　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後中國之統是年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用兵於昴先七月而元亡除胡元之舊穢而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之治化天也

胡廷瑞等兵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謀固守不戰以老我師備禦甚堅我師圍之數與挑戰不出廷瑞督兵環於西門攻之益急敵不能支達里麻夜潛詣營納款詰旦總官程也先不花亦率衆出降廷瑞整兵入城執陳子奇送京師○湯和廖永忠等進兵取延平先遣人招諭元平章陳有定不從遂進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度水攻其西門友定見兵氣勇銳不敢爭鋒但嚴兵固守令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其有攜二心殺其將蕭院判士卒多踰城夜遁我師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蹙乃退於省堂仰藥飲之參政文殊海牙等開門出降我師入城友定復甦遂械送京師○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獲其萬戶丁武等一千餘人

二月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王師已克寶慶旣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兵棠萸灘敗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裨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朝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

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荊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惟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聚兵嘯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爾其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又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會同大將軍徐達併取中原○下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脩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徐達等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潁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帥中張申殺出降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上曰戰者譎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先是君弼自廬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遣使陳州以書諭君弼曰兼君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分附國是皆輕信群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秉異國之命與彼逸絕與予接壤若欲獻計伸師復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壟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猶縶之妻獨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兼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東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夜遁奔永州全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臨武常寧守將皆來降攻武岡州守將曾禕亦降

是月
將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
諭元分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仕爲河源
務副使領海驟勁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
玉構亂眞請於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
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之以出眞笑謂成曰
公奈何養虎爲害成慚謝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諸輞
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己也眞乃縛奴於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鉦推
車號於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
炊火奴一號則群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
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旣歸之遂併有惠潮二州
路表民頼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符瑞勸爲尉佗計者輒
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
郡縣戶口兵馬錢粮奉表歸附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眞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
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僞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
殘暴聞王師入境遣人約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
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黨皆斬於市驍
檄徙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略定英德清遠
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廖永
忠遣人送何眞降表詣京師 上賜詔褒眞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
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眞來

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緞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
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
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向者師臨閩越
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賴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擢眞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
克永州先是璟攻永州久不下乃於城外築壘困之舒祖勝屢戰屢
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竭飲藥而死參政
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
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
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
軍征取淮漢遠近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
取申州擒王犒等因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
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悉取福山寨元右
丞潘蕃兒降進攻陵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閻風遁去又克龍人寨
獲守寨平章參政等克神頂寨元守將張如圭以其衆降達等進兵洛
水北塔兒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逆戰常遇春單騎執
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殺入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於河南城北門其行
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馮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
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當思齊
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守李思齊張思道郭張良弼
二人所據○大軍克嵩州執元守將不花郭雲雲勇力有謀略時河

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戰不免招之不從後以孤軍敗被執
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
洋爲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安在翰林 上嘗親
以一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以山東州郡新附
詔今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命指揮朱亮祖徙姓沐調守建寧節制
邵武延平汀州三衛將士從大將征閩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
僉事○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示
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
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
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
以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省○命儒臣學士朱升等脩女誡諭之
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
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
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閫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夫內嬖惑人
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鮮不爲所惑卿等爲朕述女誡
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蘄州進竹簟却
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
玩好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雖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
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
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謹按竹簟之進在常人則以爲蘄州所有自蘄州進亦無妨於治體也 太祖却之以爲進奇不知納焉象箸箕子者王莊之漸武王受獒召公有旅獒之訓人心道心之危甚危微一爲所中則天下爭進奇巧從此皆萌啟矣 太祖之却竹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也

五月大將軍徐達調都督郭興守潼關先是馮勝伐拔潼關請於達
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
爲戍守達遂以命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
郡縣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
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府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
事入廣西行省滕州闕我師至即欲募兵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
閩州守吳顯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之於是
海貴等州郡以次將附亮祖分兵道潯江進克平樂府○將王禕出
爲漳州府通判上書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本于承
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
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
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
家之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
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先於急人心
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
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
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 陛下之法
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哉以
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租賦既
養利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

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
越此者也　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
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衆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疏
奏　上嘉納之
謹按此疏朝鮮國名臣之一文裁嚴其言精確剴切洞達理要雖周召孔孟之言者蔑以越此矣
六月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卽分兵攔據靖江險要
以絕其聲援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
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閘口關遂克其北門
月城及其水隘斬獲百餘人復攻其西門不利相持凡兩閱月朱亮
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
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楊天壽等

璟因使彥高陰賂其把水元帥張宗茱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等約降
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
給白皮帽百餘畀觀爲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
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
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各遣使齎
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進兵次潯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率父老
迎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士狼
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
章命仍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於象州師至賓
州境阿思蘭遣其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

爲乃率所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是年八月十五　上夜夢當天兩日月並出請雪雜乱紛飛倏爾底
定　上謂徐達曰此夢何解徐達曰　陛下夢兩日月齊出卽大明
明字請雪雜亂紛飛卽胡元等賊擾亂我中原我　明命將出師一
鼓而擒之卽倏爾底定此吉兆也是年鄧愈進兵克蘭州元守將右
丞王識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
腦山寨擒僞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五六十餘人斬之俘士卒三千人
於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難之後
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時潼關以東皆平　上命諸將旋師進
取元都　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
朕朌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

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每念之惕然於心然非得已
也中原之民久爲群雄所苦死亡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
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
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
則有罪民復何辜曩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覩如仇讐肆行屠戮違
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
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是月癸
酉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乙亥夜黑氣
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帝謂群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爲號褻天甚矣其更改之改其印爲眞人印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灣渡河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嘉降縣尹胡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得船八十餘艘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率耆老降克趙州獲元將邢傑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漕以通舟師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遁至直沽獲其海舟造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

捍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俺普朶皆遁○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是月二十七日也○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延明召群臣會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以銜璧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厮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仍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綴是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

八月二日大兵至燕京攻齊化門塡濠登城而入大將軍達登齊化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謹按 傳右録先是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劉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卻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蓋日月並行乃明字應讖也此術士亦神奇矣惜遺其名

下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謹按 我 太祖旣因創業定鼎金陵然以六朝國祚不永而歷代建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梁親往觀之故有北京之號而後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驛樂不可重勞興築也踰之又有言遷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止監察御

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劉基修撰鮑頫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後此屢欲營鳳陽爲中都然竟亦泥於劉基之言而不遷也 文帝因封燕王得天下 後定都北平

是月六日夜京師天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放元宮人○設六部官職分理天下庶務尚書正三品左右侍郎正四品○御史中丞劉基辭歸青田先是 上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基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上然之基素剛嚴於是督察內外有犯悉寘於法基後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罪當死善長素愛彬祈緩其獄基不聽奏 上竟處彬死刑由是與善長大忤 上回京善長愬之基求退遂歸○命學士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旁求賢哲隱逸之士○有

以教下無以勸。其命來春舉行耕籍田。○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
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
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宮室而天下
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
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又一日朝罷
上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
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
互相攻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焰
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
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

身滅名。今曆數已丧。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月慎一日。自非犒
賞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爾樂。爾等亦須勅身守法。勿忘
貧賤之時。勿為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
陳日煃遣使朝貢。○定三師東宮儀。帝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
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雖同族僚。故命禮官考古定儀。○頒社稷壇制
於天下郡邑。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詔立旗纛廟京師。以霜降
日致祭。○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從御史高原侃。京師
四方視效。送終之禮。之大乞禁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故有是詔。

己酉洪武二年。

正月。高麗王王顓遣使奉表朝貢。○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
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若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

廢弛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諸軍攻
大同路。克之。○敗元將脫列伯。○以功臣胡大海耿再成趙德勝[illegible]
永安俞大海張德勝桑世傑配享大廟。○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
及秦隴等處稅粮。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
治。今十有四年矣。荷天眷佑。西取陳友諒。以安荊楚。東縛張士誠。以
平三吳。遂至八番。洞抵交廣。以極於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
夏之君所王。豈期胡人入據已及百年。天厭昏淫。群雄並起。以致兵
戈分爭。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來迎。饋
粮給軍。不辭千里。朕思其民當元之末。疲於供給。今既效順。何忍復
勞。朕為天下之主。深思憫焉。已將山東行省洪武元年稅粮免徵。不
期天旱。民尚未甦。其洪武二年夏秋二稅。再行蠲免。近者平撫都下

[illegible]地。[illegible]盡為國家所有。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尤甚齊魯
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方。洪武二年稅粮亦與蠲免。河
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奈西北未平。則出師所經。必資供餉。是
以未遑。今者晉冀平。大軍已入秦。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
息。洪武二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以遂朕之初意。今大兵所克秦隴
等處。新附地方。重念其民久被兵殘。困於徵斂。其洪武二年夏稅秋
粮。一體蠲免。以稱朕恤民之意。○詔曰。朕本布衣。率衆渡江。首定太
平。次居建業。遂興王基。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郡。創業
之初。興師旅。定群雄。軍需錢粮。供饋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
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數郡之民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
江。俱已蠲免稅粮一年。今洪武二年夏秋二稅。應天太平鎮江[illegible]與

湖先其宜國廣德及宋和無爲等州亦與湖先以興吾民稍朕意焉○遣使賚勅往西山諭諸將曰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威胡未還故也於是再遣各偏將大將軍征進其環兵出澤越潞里道與賊相拒雖少策以名軍此亦古今兵家常事又何慮焉太原之袁得此以分彼勢亦可謂奇矣今定偏將軍和居馮宗異之下偏將軍璟居和之下協力同心劾除餘寇務在殄滅勿以細故爲慮○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騎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兵背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蘇浙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有艱難劬勞於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不食其報追思前勞痛切朕懷諸人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

建忠勞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其令有司立功臣廟於雞鳴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詔修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記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戒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事蹟汪克寬等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故有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略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朕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旣而進濂翰林學士禕拜待制○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兵萬餘騎營於白河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許勇等於沿河冊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及而還○大將軍達承制遣楊璟等遂征唐州先是鄧愈下唐州以

指揮宋某守之後唐州兵亂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起事聞故有是命璟至南陽乃諭協應者曰今天下大定唐州亂兵欲何所濟徒自速亡耳汝等皆有生理何爲效尤早歸田里轉禍爲福彼如負固罪有所歸由是協應者皆散乃專攻唐州一鼓破之戮其首而宥其餘南陽悉平○大將軍達等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進取陝西造浮橋渡河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　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恃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將帥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爲昔

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輩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叅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切地荒寒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旅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雄宗族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李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番思齊惑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俱遂率所部奔臨洮

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克臨洮大懼亦以慶陽降願將戴德各將本部兵征蘭州克之大將軍達送思齊赴京入見 上以其順天愛民籌算之良視元將崛強北奔者爲優深加慰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相府官食祿於京師○陝西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有一莖五穗三穗者一莖二穗者甚衆羣臣皆賀 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剽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刼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麾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神曰予受命上穹爲中國主惟圖乂安民罔敢怠逸蠢彼倭夷屢肆寇刼濱海州郡皆被其殃命德統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勦以靖邊民特備牲醴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帝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義兩盡也帝深然之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凉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嘗與擴廓爲聲援乃遣兵扼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

六月帝諭濂曰古之帝王當乂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

帝深然之○元也速復侵通州　上命常遇春以所部軍東遼擊之復命李文忠爲偏將軍副遇春征進由邊化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淸於錦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天寧也速遁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設伏大破之斬其將卓任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次柳河川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計聞　上震悼輟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　上親製文親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以十分而言遇春居其八九命配享　太廟肖像祀於功臣廟位皆第二追封三代皆王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子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子妃○大軍臨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部將韓扎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徐達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兵控扼薛勝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傅友德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守邠州齊國珍守彭原以遏之扎兒復攻涇州勝等追擊之扎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兵精可恃以守又以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距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王保保發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嚥之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師

八月二十一日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慶陽平幷下平涼王保保賀宗哲背北遁遣薛顯等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

謹按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舊名或以爲二人非也

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江入見　上撫慰甚侈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僞夏主明昇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昇年尚幼國事皆決於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於群議不決璟將還復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俟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言不失機衆曰諾遂由代出雁門關

九月師次馬邑元遊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野廝四大王將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移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乘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俟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疋無筭遂進兵逐孔興至東勝州孔興不見虜而還先是元王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爲其部將所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意矣○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爲急務。當速行之。○甘露降於乾淸宮後苑松之上。宋濂作頌以獻。

十二月。大賞定中原及征南諸將。徐達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李文忠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胡廷瑞。楊璟。康茂才。各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傅友德。衛顯。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九表裏。爲勝。顧時。朱亮祖。郭興等。各白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餘將士各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以兵來襲蘭州。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令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不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於是發兵出戰。保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堅。敵人伺夜二鼓登城。守兵擊却之。○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溢有文武才。涖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接物。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凡有評論。上委曲從之。平生嘉言善行。不可勝紀。至是若毋喪。

悲戚過度。嘗躬親負土石。感疾而卒。○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鎭夷狄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閹寺之權。唐無藩鎭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閫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鎭之設。本以衞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謹按 國初將才甚衆。相才如劉基。陶安。章溢輩。卒當時亦推者實繁。翰林劉基使其受立事業。當有可觀。然此其推彥良乎。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

上屢命濂飲。濂以不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濂終
上賦詩一。命各以詩進。後命之。濂醉而退。○李文忠以所俘脫列
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
冠服。

庚戌洪武三年。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
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援兵禦敵。以勇敢爲先。
以戰鬭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
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
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
鑑。擇其善者而從。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蘭州閻將王保保自去
冬圍蘭州。至是百餘日。相持日久。張溫設方略。屢乘其怠擊敗之。保
保進攻不利。且與大將軍至。乃引去。事聞。陞溫都督僉事。○詔再免
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七郡今年稅。
糧。其徽州廣州金華廣信池州嚴州安慶處州饒州等九郡以大歸
附給供亦爲煩勞。今年稅糧亦與免。

謹按 [illegible]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師兵討之。敕諭璟曰。
蠻賊恃山溪險阻。來將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窟穴。必深入山谷。損傷
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今卿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
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抵茅岡
覃垕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陡峻。視其
寨三面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
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
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承
諭往報。爲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久之計。遣使來
請軍餉。 上降勑譴之曰。爾遲留不進。聽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策。又
中其詭計。以貽爾之部將。爾之智果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
征。亂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民人。俾安生理。毋致
餘疑。若再違朕命。併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四月勑至。璟乃督諸將
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帝王
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
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
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
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
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
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謹按 守謙文正之子 南昌王 [illegible]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素撫州金谿人。字太朴。以文
學知名。與同邑黃學段少同學。閒元至正末。素累官至翰林學
士承旨。學爲將制徐達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學約死於
難。呼從人張午勸。卽勿死。學不從。竟投居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
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視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
國史也。素由是不死。至乃以素編 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

六十八矣。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履聲橐從簾內詔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危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陳友諒所陷不屈而死 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 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為人至是既忤旨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謹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益形之械送京師命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朝廷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 上知其志不可奪遣之出塞危素之失節視子英真愧死不瞑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 ○以濠州為中都營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 上意不欲群臣多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 詔改為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義號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里新城內營皇城官殿立郊廟社稷置建文武官員公署一如京師制。○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主陳日煃卒來哀告請命 上召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別設日煃靈位于殿廷命廉宣其君臣拜伏而聽成禮而還 ○徐達等兵大破王保保於定西吉城盡其省獲王公以下官餘人降其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輕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邀胡兵於三不剌川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與虜戰于迷浪亦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戶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上敕曰德濟固是擇功然前守信州救諸暨守新城皆有功宜除其罪曲赦之仍命於達所懸諷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進封燕山侯塑像祭于功臣廟

謹按先是劉基言於 上曰臨濠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未可輕也至是孫興祖戰死徐達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卒如基之言

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貞次白海子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朵兒只八剌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學等知元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以痢殂于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玉璽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笏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與身遁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吉脫孫追太尉蠻子等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蠻子戰死之事聞追封榮安郡伯 ○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階州生擒平章參政等二十餘人遣衛文德取前餘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洛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收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處耕迎降遂克之留金興旺鎮守其地達還次西安 ○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俾失所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浙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為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謹按寶訓載按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哭聲……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王泗州盱眙人太后陳氏父也○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州獲元平章火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荊麟等十八人

三月大同守將江與先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餘人○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石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遣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誅必傾其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定嶽鎮海瀆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止以山水本號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久不雨 上憂之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日四鼓 上素服草屨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皇太子捧榼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敗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違變坐而制勝以樹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

莫不備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驕悍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卻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李文忠等遣使奉捷至京詔示遐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占城安南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諭蓋因庚申之君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到日凡遐北各枝諸王各愛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各本地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夷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

七月偽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擊卻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等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請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攻益急興旺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命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斗山砦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修元史成○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勅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於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胡行簡劉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

其餘皆成九十五卷○詔禁民階僭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藏於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押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謹按國初未造黃冊時有此制即黃冊之權輿也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於道　上聞訃震悼追封蘄國公親臨致祭○大將軍達師諸將西征吐蕃克河州招諭吐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于於是河州以西甘朵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左丞相李善長病在告　上以中國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楊憲時爲左丞恃寵專恣不決白挾私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誣陷大臣放肆爲姦　上命按治之憲伏誅○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庭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

九月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　上親爲文述其功遣人往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蠻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復遁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明日文忠上平沙漠表獻俘　上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待之甚厚元宗室來降者皆授其官○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倣古先王之典爵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摧堅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加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稱功爾等宜廷論之無得後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楨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祖永嘉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源南安侯　康茂才子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

侯。黄彬宜春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俱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劉基誠意伯。俱食祿三百四十石。爵止其身。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郢國公。俞通海虢國公。丁德興濟國公。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謹按漢高祖謂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有八人而已我明帝與李韓公之勳烈無異蕭何[illegible]韓信劉誠意之智計均於張良乃若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諸人皆無慚三傑之儔匹而觀十八人者評其後者則國初元功[illegible]

封汪興祖為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仍職都督。遇有征伐。俾效以圖賞封。興祖。廬州巢縣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齊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中書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封薛顯為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軍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恃功驕恣。自冒於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高郵。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為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雖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屢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為三。一以贍吳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為。卿等宜以為戒。○禮部尚書陶凱請選東宮官。罷李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賢。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常慮廷臣與宮僚有不相合。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備相構之患也。○時偽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為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鄭遇春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嚴士卒。毋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上密諭傅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卒伍士臣。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群臣莫不感動。○大明志書成。

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一十家。○詔吾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右丞。○詔給賜公臣徐達等臨濠田地。佃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上諭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念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絮綿。撫運赴尉州旱安等處。以給軍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二月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豐崖溫陽關。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垕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持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得利贏城。以益同知指揮事。○ 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後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軍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傅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直抵階州。蜀將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怒。督兵急攻破之。丁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湯和等進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壽平章鄒興扼衝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於 鐵索之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繩爲飛橋三於上。平 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等物。佈橫兩岸。發置砲以拒我師。於是潁遣指揮帶權統兵出赤甲山以過瓊關。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過瓊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珙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衝。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湯和廖永安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傅友德遂克綿州。至漢江。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蜀人雖克階文綿侍漢水以自固。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川。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卽師進逼漢川。僞守將何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遣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至漢江。乃留鄒興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川以保城郭。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猶心悔悔。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蜀兵大敗。遂援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謀士莊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城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俟水平方進。 上聞之。怒其逗遛。幾事遷緩。友德捷

提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欲蕩平川蜀
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
水退而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朕前日所以諭爾者獨不記憶乎何
怯之甚
五月詔至夔永忠遂率所部先次舊夔府僞平章鄒興等率兵拒戰
永忠分軍爲前後隊前軍旣接乃遣後軍兩翼衝出興等大敗明日
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蹇興殺溺死者甚衆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亘關
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
人持糗糧帶水筩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簑衣魚貫
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
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
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將士
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
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炮火筩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
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
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
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於重慶永忠
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畏懼其
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
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
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
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約款永忠以湯和
未至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
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
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謹按 大九諭藩將書勢必爲之失據豪傑我　太祖師到銅鑼峽 明昇君臣大惧其臣劉仁反勸之奔成都夫成都果可[illegible] 宅之斬子嗚呼劉仁之言不足言矣而惡其有母彭氏以一婦人 孤知天意宜其所言不欲舉生靈於鋒鏑然皆仁心之與仁言也 豫謂一婦人之仁情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率衆出城
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李英等以弩矢火器
衝之象中矢卻走自蹂其陣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
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城都
招諭壽等遂無鬭志舉城降城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
之未附者至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
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
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
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姸媸無所遁衡平
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
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
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碌碌取充位而已也○尚書詹同陶凱
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
恩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
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

從甚者御製不稱。乃命冷謙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謹按嘗聞治天下者不可無樂。故顏子問爲邦。夫子則告之以樂。則鄭聲放御遠佞人。皆和平廣大之意。觀詞篇讀我太祖悉屏除之。更製其詞。命儒律調者。欲之共有謂得治天下之大法歟。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常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以過其分。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我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逮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其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訪之。竟不能得。

謹按所載冷謙事。與張三丰鐵冠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頗散見於稗乘長語諸書。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於宿州。王姓馬。高皇后父也。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妣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乃立廟於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禮諸典禮古無其義。於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著爲令。歲春秋奉祭。○置定北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附。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遺孽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又奏言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　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絕侵軼。於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繕治城池。時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旅順。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衛。一方遂安。

八月　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基條答上言。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謹按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昆牙。渤泥國王馬沙漠。三佛齊國王哈剌禮入剌卜。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

夜分精兵襲之突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卒駝馬進至上都大
石崖攻克獲學士等衆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
追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只北投詞故元惠王伯都不花謝王伯顏不
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
金字圖牌九銀字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帷幔
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為歸義
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傅廖二將之功
謹按草木子記僕以海府戰船昇及歸義侯陳理并高麗飄然入於海矣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
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常戒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
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
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平蜀諸將
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
裏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毀於
王事乃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是年彩鳳喜雀文集於
殿廷 上不以為喜而生驕心惟兢兢業業以維國家耳

壬子洪武五年

正月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
據特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廣西
右江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吳良為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
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由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名
用儲鏞 上謂丞相汪廣洋曰永城侯鐵券俱造與之券成

上給賜嚴授翊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永城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議征沙漠 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
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二統兵王保保未擒三前
元太子無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於是命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
和等副之出大同移河林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為
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顧時為
政曹良臣為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海路兵十餘萬共四十萬
○徐達等兵入沙漠稍遲不能斷後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兵于別
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數千級而取甘州遂西涼敗元將失剌罕之
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朵兒只巴於虎口獲牛羊駝共十餘萬進後肅
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餘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
將獲羊馬二萬敗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布戍守沈寨關塞而
還○李文忠等兵搗應昌進可溫河至哈喇莽來虜遁去文忠曰
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負重乃留輜致駐輜重於臚駒河令士卒
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章蠻子列騎以待文
忠督兵以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
文忠得馬氣益厲奮力戰虜卻追至稱海虜衆益聚文忠據險為營
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
哥兒麻思出野孳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湧水三軍賴之乃
為文殺牲以祭頓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糧且盡遇胡兵士
卒疲之不能戰將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
之遂據其輜重牛馬還士卒稍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

癸丑洪武六年
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脩厥德廣施惠政
○置六科給事中掌彂駁糾劾之事○徵孔克表爲翰林脩撰
謹按克表溫州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元至正戊子進士避元亂至此徵用
黜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參政以其怠政也後復賜汪廣洋死○
詔天下郡貢舉人罷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
肄業於中〔河〕南解額內選張唯等四人〔山〕東解額內選王璉等五名
并各省共十七名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
脩仍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彥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
食　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從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數
賜唯鈔以厚其用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兼學方徵宋肇
王惟吉彭通等皆拜給事中○桂彥良浙之慈溪人被薦召爲太子
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諮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
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
者將慾窒慾是務去將　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
犯必誅無輕貸者蓋仰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彥良
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
而戰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
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
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
於　上如此○命宋濂等類編歷代藩王事跡名曰昭鑒錄以示諸
王○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

之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
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
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
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
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
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謹按太祖此諭爲國爲民之盛心也見慕高宗之聖雖文王之徽顧高宗文王不得以專政也
五月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
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
用　上自爲序仍命宋濂序之○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甌處
之間有地曰〔談〕洋爲鹽民多聚販私鹽爭逋逃爲梗宜設巡檢司鎮
之劉基又言徵縣豪猾吏嘗沾使其子璉奏上三事皆不先關白中
書時胡惟庸行丞相事恨之適有吉述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
吳雲休吏誣基善相地以〔談〕洋地有王氣欲圖爲墓地民弗
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爲成案以奏　上下之有司惟庸請
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繫獄　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
朝謝恩遂居京師不敢歸
謹按劉基爲人剛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古良相之風而當惟庸之用事小人得志如此不見薄矣而帝亦奪之祿何也蓋前人有言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丑謂此矣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眞臘國王
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摠擧歷代姦臣之行編爲辨姦錄分

賜太子諸王

八月 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曆日。○詔西番土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受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國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朵甘衛二都指揮使司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若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朕進一膳思天下軍民之飢服一衣思天下軍民之寒今臨濠造作之士宜加給米五斗衣一襲庶不致飢寒也○詔禁四六文辭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牋可爲法者蓬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諭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而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近時若詔誥章表之類仍蹈舊襲朕嘗厭其雕琢異古體且使事寔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之辭須宜遵古以革弊習耳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方爲典雅

謹按國初凡在外司府州衞等衞門所進表箋皆令學官爲之當時以声音字樣往往諱而致誅者甚多後來洪武令翰林撰爲定式如聖節冬至正旦賀表之類頒降諸司惟書府以進而已其他如謝除官謝恩賜表之類一如常表不用以省繁文至今便之

詔翰林孔克表等以恒言註釋群經使人皆得其詳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 上賜名曰群經類要耳○天順目錄云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不龎故常每排朱文公集註常呼爲宋家迂濶老儒因講論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排曰夷狄貪婪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有禮義勝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排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之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 聖祖說經簡易明白如此

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渠帥也速兒獲斬其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命刑部尚書劉惟謙及宋濂等更定大明律先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至是復有是命

十一月律成宋濂播表以進○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昔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耘耔刈穫之時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物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故元雲南梁王殺我使臣王禕吳雲等 先是禕奉詔至雲南

見梁王君臣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起大業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詎不聽館於別室數日又諭曰予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衆不欲殲於鋒鏑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荊湖張士誠據吳會陳友定據閩關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戰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僇及宗乃今自料勇悍孰彌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審義孰愈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於昆池爾猶魚遊釜中不亡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及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與副使吳雲俱被害○是年有一騶人長八九尺相貌奇怪上不問其何處人恬然不以爲介意及後群雄消落元君逃遁天下混一乃知天兵助攘而興大明

謹按 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得文名而已使稍成事業當有可觀不幸死於雲南靡展其志君子惜之

甲寅洪武七年

春建閱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 金川門內 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弥珠騰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

四月上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蓋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擇言行之大者爲皇明寶訓五卷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脅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家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海上倭冦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冦人船俘送京師○時有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塟以侯禮

九月誠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杖期若庶母則無服上以爲未近人情命諸儒臣徧考諸書以報於是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陞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

十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 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煙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

監臺田畝以善良爲列侯與良同德典等總督之

十一月甘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謹按 劉基甘露頌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君臣慶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尙德動天禎祥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布衣削群雄定禍亂致元洪武今紀七年矣但才疎德薄日夕慮上帝有眷恩之再三惟兵後苦疾者朕失撫養存恤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尸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今年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會聚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至此實可憫傷今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召存養使不失所

皇明通紀 洪武三 六三

謹按 前論世詔稱大禹饑溺由己之心與文王發政施仁之心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之心歷考三代而降人形惟念困窮息升降等無加我聖惟者乎

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於洪武三年定功行賞法前王之制今已數年暇中來鑑貌形貌已蒼顏皓首矣靜思曩者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之秋披堅執銳提三尺之鋒統帥六軍而四出其野宿風餐與諸功臣立命於白刃之秋鏖戰于猛士叢中其患難之苦朕備知之且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並開方隅惟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古者宗子承之而食祿其後庶子無所存活者有之所以朕爲諸功臣庶子慮恐後無依故勅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倘後有能扞大患而禦敵侮則功入世襲不在流官職或內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如

憲章

乙卯洪武八年

正月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敎北方諭之曰致治在乎善俗善俗本乎敎化敎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敎化廢雖中材或墮爲小人近

皇明通紀 洪武三 六四

北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敎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窮鄉僻壤莫不有學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行條章使敦篤敎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暢焉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相違特勅中書今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 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爲不可。既而
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慼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
蒼生何。因憂憤疾作。時惟庸挾舊怨，謀深惡基，乃遣醫視疾，飲
其藥二服，有藥積腹中如拳石。基以白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
篤。 上御製文一通，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
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且戒之曰：勿令後
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奏請，奏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
政寬猛宜如循環耳。幸 聖王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節，且論天下
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
能測其機。 上天成嚴重，惟基抗言直諫，不以利害怵於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
待譴者，基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所著有郁離子、
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

謹按：公中忌者之毒，以太直故，曉而暮溺衆冰以調，故其不肯爲子房之和光同塵，曲己藏身明矣。此其人品識見，實累當侯之前，而世人致于闕見，反以公不逮子房，非也。一進一退，自有定數，一勝一負，自有定時，而況於生死大事也。逝者知命而行，違人知天已定，公既精驗天文，安有不知己之死日。今撫公之封天文秘書，以授璉責令奏上，而又爲表以授次子仲璟，而日必待値爵。敢方可密聞，及惟庸誅坐衰微著徵萬，果思公言，召璉拜官襲爵。報封且尋世乘，公一將劉基之所勵也。不可以觀乎仲璟著節予請難之聲。公間四功臣弟一，仲璟爲忠臣，是繼其後矣，世濟美。幾謂公之獨我書於前祭，無竟武故，以皆天也，公唯知天而已。

時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私，惡之，坐事出
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過，不宜獨任，以致恐滋
久爲國大蠹，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即召還。

九月詔改作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後世窮
極奢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
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
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傷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勅所司
如朕之志。
十一月甘露降於貢在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犧牲，親覩甘
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稼而嘗之，入口甘如飴。翰林諸臣從
行者共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
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懼，妖未必
皆凶。蓋聞災而懼，或家見休見瑞而驕，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
心常存，驕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己
所致哉。可若甘露論以示群臣。○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
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
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
種。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
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
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
少，指揮王宣富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
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
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且至，
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作河道歸

葉旺實其將退先移兵作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冰為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伏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而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虜駭愕奔趨連雲島過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亦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豬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丙辰洪武九年

春遣使齎勑獎勞遼東諸將指揮馬雲葉旺並為都督僉事

三月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處安慶揚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將臣伯顏帖木兒 上諭和等曰什去重邊防邊安則中國無事而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逼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防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故常令邊將嚴為之備後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 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

四月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六月以宋濂為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今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為中書舍人孫慎為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馬贊詔群臣咸作之以寵耀焉濂素寡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群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謹按御製文集諸文有曰翰林總制博通古今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檢閱則有餘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焉若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其少朕念卿相從久矣特授翰林學士承旨爾宜懋哉 聖諭如此蓋不以所長掩所短不以所短棄所長

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時又有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字伯臣乃上言三事於切直云居升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發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疏言書言三事其畧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大治之視誅殺人如戕蟊蟲使民不獲安息欲以為治難矣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以贓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哉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仕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

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
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用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
一跌於法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夫圖
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撥之則多緒可得欲速則股結
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之不正朝夕畏令賞罰不平君勞於
上臣困於下治焉所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并禍亂之根也
所謂分封大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秦晉周燕踰千里之國以
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逸有事則易偕亂此人所未知而
臣所謂爲思難見者也書奏 上怒其疏間骨肉逮繫刑曹斃狀病
死獄中。

八月遣官祀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

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叢將征雲
南命潁州侯傅友德趨行川遍永寧攻烏撒等處收治城郭關梁於是
金筑普定甲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詔改建 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玄皇
帝廟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
二廟至是始定此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九間以一間爲一室奉安
各廟神主時享處後則設累世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
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十二月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
之

丁巳洪武十年

正月進封湯和信國公歲祿二千石世襲

二月學士承旨宋濂致仕賜金幣

四月鄧愈沐英等至西番分兵爲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擣其巢
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
萬○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其觀象玩占天文諸書
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俟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卽
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上觀言其父遺命 上喜欲官之璉以
未終制辭甫釋服卽除考功監丞尋兼試察御史復擢江西參政○
始定天地合祀之典先是郊祀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
地於方澤行之旣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 上因覽群議獨斷於衷
謂天地猶人父母爲子之道致父母異處安得爲孝乃採古明堂遺

制卽圜丘之舊址爲崇宇名曰大祀殿并列合祀六宗之神各築壇
以從饗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秋南番泥巴國入貢○先是強
梁欽跡四夷率服進貢廠廷皆金銀寶貝獅象異物 上悉去之異
日不許再貢。

九月詔中書省免浙西今年秋糧以去年水災人民艱難故也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皆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
親政事孰知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
待旦卽臨朝聽政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
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
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耳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
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曰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置通政使司掌出
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十月衛國公鄧愈自河州領師至壽春愈以疾卒訃聞　上哀慟追
封寧河王諡武順車駕臨奠親擇葬地命配享　太廟仍肖像祭
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慎密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
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廣德宣城徽饒撫南昌襄陽八郡之
民皆懷其德○封沐英爲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襲○都
督僉事濮眞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眞鳳陽人國初從渠義以忠勇
被遇有功累官都督至是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眞
厲色曰吾爲天朝大臣視爾夷君猶若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
兵之眞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丈夫有赤
心皆汝屈耶卽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矜意止欲追脅眞耳不虞眞
之死也眞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眞從行兵士
上曰濮眞當阽難秉義不屈忠義可加追封樂浪公諡忠襄表其門
曰忠起群將志邁群英特賜子璵生甫數月卽於襁褓中封爲西凉侯
以報眞功○有內使以文事內廷者從容言及政事
上怒責之終不復用　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
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褻侍得預謀者況閹寺之人朝
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
結君心而佞僻專恣其禮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
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
爲鑒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

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乃制內侍不許識
字

謹按 傳信錄云 高廟著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 二聖之所處皆有意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遠矣 聖祖此諭曲盡閹寺之情深得處置之要爲萬世 聖子 神孫宜時一通置之坐側

四川松江等處盜起爲亂命御史大夫李王爲平羌將軍帥師討之
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
難況有事於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
朕記之俾示永久

洪武三卷終

粵濱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戊午洪武十一年

正月給朝叅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姦僞。○李玉討松潘蠻平之。

三月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帝命吏部曰：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為三等。以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朝，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實授自實缺提舉俱擢為戶部侍郎。當不次用之。

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造皇陵於陵所。上以前所製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為後鑒，乃親製皇陵碑，備述昔日之艱難，以示後世。上微時同里有劉繼祖者，常助其不給，且助其葬地以塟　皇考妣，即今之　皇陵也。及　上得天下，切念劉之恩，欲報之，而劉已亡矣。追封為義惠侯，妻婁氏為義惠侯夫人，親撰誥文，具道其事，仍親撰祭文，遣官祭之。

八月高麗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徽州六郡及長興安吉宜興江陰四縣今年秋粮。

九月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十月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臨江侯陳德卒，追封杞國公。○以梅殷為附馬都尉，尚皇第二女寧國公主。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皇太子妃常氏卒。○封諸王：栢為湘王（胡順妃生。王明敏好學能文，善道家言，多勇力，善武藝），桂為豫王（後改封代王，國人同其妃武寧王女），楧為漢王（後改封肅王于甘州），植為衛王（韓妃所生，後改封遼王，廣寧五衛屯田給王祿，王特建遼出塞練兵士馬）。

己未洪武十二年

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燿。上心甚悅，禮成，作大祀文并歌九章。因勑中書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大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歆洽。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饗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歆格。

謹按　丘濬論曰：我　太祖動民育物，敬共神明，博考經史，釐正祀典。三而祈　仁祖太公崩于滁，祀政則廟為廟稱宗人有其衆之至存，亦所終合同廟先具而後既明堂序於周經，我則郊配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鍊論嘗之義，蓋酌古今通幽明，教乎之不可以有加矣。當其時李善長、宋濂、陶安、崔亮、牛諒、詹同、朱升、樂鳳翔諸君子，皆能稱則秀形取衆華濱條之式，以投詞官僚模之益之，未盡與古聖王之舊，而矯遊詠談奇之巫覡，詭不在與者之不喚制而男妨之害，可詞卿二著聖獻一義，流汗俗矣，非清宴之翻烈于九犁裴帝之功，勝于二正，時與勞實然乎，必欲豈三禮於同尙儀儀生于百年，亦爲迂遠而謂於事情矣。

西平侯沐英等討平西番等處亂寇，築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二月曹國公李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

三月樂韶鳳為國子祭酒，尋致仕。○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

心誠意之學皇太子兼納尋改典籍○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
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
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　上惡責之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　上親臨奠塑像祀於功臣廟
○命都督僉事張赫將遼東海運代吳禎
閏五月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
降特來審將軍識其詐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
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
東夷接境愼無與彼生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
以破彼奸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
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詔以北平
又不雨今年夏稅秋粮盡行蠲免
六月沐英等班師至京　上以諸將征西有功封藍玉爲永昌侯
王弼定遠侯　張龍鳳翔侯　吳復安陸侯　葉昇靖寧侯　謝成
永平侯　張温會寧侯　曹興懷遠侯　周武雄武侯　金朝興宣
德侯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上又以都督仇成積有功
勞封安慶侯亦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八月遣使賫敕諭宋國公馮勝將營建周王宮殿於開封府初將
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
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
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誠恐小民之怨咨
也敕至其卽放遣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晩也

十月定致仕官序鄉飮之禮惟於族内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
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
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
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鎭廣東所
爲多不法番禺知縣按斷復奏言其數十事皆實　上徵還以其功
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京師未幾病卒仍以侯禮賜葬
洪武中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母病愈則殺子
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以祭事聞　上大怒曰父子天倫至
重禮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絶倫滅理宜急捕之遂逮
伯兒杖一百謫戍南海乃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宜
庚申洪武十三年
正月丞相胡惟庸等謀逆誑言其所居第井中醴泉湧出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内使雲奇知其謀　乘輿將西出
雲奇走衛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太祖怒其不
敬左右檛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内兵甲伏屛帷間數匝乃亟反遣兵圍
其第罪人一一就縛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及都督毛驤皆伏誅
上　命召雲奇已死矣深痛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
秋致祭仍給灑掃戶六人惟庸辭連韓國公李善長群臣請罪之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
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
庸又語侵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十七父母兄

爺俱亡然爲亂兵所掠拜一升奏藏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吾物也肘腋心腹吾不忍罪之其勿問惟宋濂孫愼坐黨逆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尙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恐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 上意解濂獲得赦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年七十二濂博極群書名滿天下文傳四夷而於佛老之言尤深研究所著有潛溪集芝園集龍門子無相謄語等書傳於世○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不設陞六部爲正二品衙門分理天下庶務改大都督府分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

皇明祖訓云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相雖有賢相然其間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二月命戶部減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四府重租糧額吳中自昔號膏腴富元末張士誠據以爲資與王師相抗者十餘年徐常二大將統兵二十萬圍姑蘇百戰而後克之 上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愛因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簿佃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爲定稅故蘇賦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時元爲國公火眦赤知院愛足屯蘇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灰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而圍之脫火赤等驚戰不知所措皆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

四月命群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曰朕以非德託於萬姓之上奉天勤民於茲十有三年矣不期宰輔失職肆姦權使賢愚陷於不義朕思創業之艱難念守成之不易首除姦惡鋤根剪蔓及餘黨然刑戮之際不無過焉甚非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初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於是赦天下罪者除十惡不赦外其餘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詔曰朕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皆吾民之所供也今民未甦詔告有司今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盡行蠲免○遣使齎勅諭江陰侯吳良靖寧侯胡美（即胡廷瑞改名）時良董建齊王府宮殿於青州美董建潭王府宮殿於長沙諭之曰昨者
上天垂戒朕恩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宜皆停罷

謹按三代而降人君遇災而懼克謹天戒未有如我太祖者

九月置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於太廟必欲德合天人物調四時以臻至治以儒士王本杜祐龔敩爲春官杜斅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未得其人以本等攝之每月坐講論治道且令圖其像各賜衣三襲又有待漏院記之賜既

而至本紀極刑召前御史安然代之然以憂卒餘皆坐罪此戰遂廢
楊子江邊役家妻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窺焉使一老嫗常送花粉
往來久之甚熟一日夫出外周氏邀嫗同眠潛將僧鞋一雙安牀上
治夫歸見鞋怒責周氏適和尚等去之周不能自解年二十三生一
男歲餘明日將與夫辭別泣謂曰去無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妻有望
堂夫妻有咿呱兒職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常嗚咽有淚徒漣
漣百病皆有藥此病誰藥醫丈夫心反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
賸得恩有更移吁嗟一女子方寸有天知既歸娘家惠明蓄髮託謀娶
之生一女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何謂惠明
以夫妻情厚吐露前情周氏猝擊大明鼓伸冤　上親鞫其事惠明
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大十名謫遷充軍

謹按此史與平叢南實制以後事有辛酉至壬申凡十二年

辛酉洪武十四年
正月詔求賢○吏部以邪正爲難辨　帝曰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
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編賦役黃冊以
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
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
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于一百
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
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命魏國公徐達率湯和傅友德耿炳文沐英等將兵出塞討乃顏不
花至北黃河威騎問大丘公至袁謂友德等選輕騎夜襲灰山克之擒
其平章別里不花及太史文通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面克當
州及其所屬之部拘鑑駙馬獲知院李宜并其部衆而還
二月以鄭洪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謹按洪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同居世以孝義稱帝嘗欲擢用其敢回方有仇怨告訐者率指爲胡黨坐重罪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吏捕之急諸兄弟爭欲行濂曰弟在其恐任諸兄弟刑辱倒諸吏前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弟至迎謂曰吾家居長當任罪弟無負兩提曰兄老吾往辦之濂二不直弟當服吾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紹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遣歸

三月大赦○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謹按帝嘗論大誥謂五府京師羽翼之地朕基先勞之民天下既平首免征徭至是又首免焉直至洪武十八年始免征役徭役損出于聖祖所以優恤五郡之民者恩至渥矣民之受賜當何如耶

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上謂侍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
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
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
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無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
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
於此也○始定翰林院官制爲正五品衙門先是設翰林院學士正
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又有學士承旨及直學士侍制應奉之設至
是官制始定
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
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
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勇竭力之所能及衆艾猝患務其
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征交趾朕嘗慕美謂古有其

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因過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深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敢煩卿卿乃固請愛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撫綏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七月師至五溪蠻人見兵威甚盛悉散走不敢復出○時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傍近郡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神於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效之則民安物阜邇年以來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稱自堯舜以至於今化弗術教征弗畏威恃崇山而固險倚林木之深叢跳梁出沒虐良民而傷生今命江夏侯周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其道將發兵必欲摧堅撫順以靖西南特德興方擒五溪聞是命卽偕仇成等發兵進討諸洞未幾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頒勑慰勞賜田一庄○時天下大定邊境咸寧四夷八蠻莫不稱臣奉職貢惟雲南恃其險遠殺我信使納我逋逃

九月朔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到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阻以規進取朕嘗覧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使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

宜分兵徑擣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及師行　上出餞於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趨烏撒友德等帥大師由辰沅趨貴州

十一月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仡佬聞風迎降○時南廣東群盜爲亂勢猖獗命南雄侯趙庸帥師討之○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安侯唐勝宗率兵往捕之幷討平福安縣亂寇八千人○江陰侯吳良卒　上痛悼輟朝親爲文祭之追封江國公肖像祭於功臣廟

十二月傅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曰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乘其無備必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頃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驚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岸上軍心動而師亂友德等趨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長刀裳槍破敵軍敵氣奪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鼓銳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計橫屍十餘里俘其衆二萬友德悉縱使各歸本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友德自率衆搗烏撒分遣沐英等帥師趨雲南梁王聞達里麻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遣

四月烏撒及東川芒部諸蠻復叛　上勅諭傅友德曰諸蠻詞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大軍蕩除諸郡蠻寇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屯兵守禦〇七月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雍蘇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餘黨懾懼相率來降蠻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〇詔天下遍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〇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〇詔有司旌表[illegible]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鉞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皇長孫雄英卒〇國學既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可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從之〇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七月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謹按濟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朝爲河南府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疾免十四年四輔官[illegible]薦其有治才以母憂去[illegible]至是徵入親故擢之

上一日錄囚取今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惡從之〇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〇宣德侯金朝興南征卒追封沂國公〇蘄春侯康鐸南征卒于軍〇旌表真定孝婦劉氏

謹按劉氏韓太初妻太初故元將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illegible]

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充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領官軍往普定等處勦捕凡攻破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〇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先是各布政司因循舊弊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錢糧軍需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衙卷事發　上大怒曰如此弊蠹我遂大行考較將各部尚書及各布政司各府州縣官多論死輕者謫發問軍或斷發工役內外官員坐累大半遂議用半印勘合出納關防其勘合之制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合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裝底簿發諸省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朱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換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底簿折粘具本奏繳仍具清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遂爲定制〇時有內史以文事內庭者從容言及政事　太祖怒責之即日遣還鄉終身不復用〇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置鐵冶　上曰民之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〇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命群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

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立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

○是月丙戌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旣貴服澣濯之衣而余綿雖弊不忍棄輒命製衣裳餘帛纇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纇而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謂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當爲天地惜物也　后初未有子撫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撫倍篤接妃嬪以下有恩被寵顧有子者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辭切懇至諸王有以衣服器皿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武治天下　后嘗濟之以寬仁　上每退朝決事　后必潛聽之如聞　上或震怒回宮必詢今日奏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上位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致殺死者寬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從之決事多寬○是時風調雨順國太民安　上以爲太后所致凡事每決之不敢自恃惟斷以愼厥德○文正鎭江西荒淫無度　上誅其左右取文正回京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多有戰功及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　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家富敵國　上嘗因事欲殺之　后諫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疑而殺之救之甚切遂得不死但流之於雲南而已　上幸太學還　后問太學諸生有携挈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糧給其家遂爲示制至是　后病劇不肯服藥　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禱祠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此諸醫乎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萬一無效吾當爲汝貸之耳　后終不服藥而崩年五十一　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九月葬馬皇后於鍾山孝陵諡曰孝慈皇后

謹按自三代而下創業興王之后未有如我　高皇后之賢聖者故備著之永樂元年六月加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討平之先是大軍旣平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狡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指揮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還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輒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晉寧江川等處復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萬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上命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故敕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翥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鄭韜等鈔人一錠

太祖微時嘗過之 由甫相人 以報祀郭子興 定制科舉 皇選 嚴宦官與外臣交通 人君謹內臣之防

卅追封勳國公塑像祭於功臣廟○鞏昌侯郭興卒追封戒國公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

謹按庸信錄所載功臣云云興之父名山甫善鑒人 太祖微時嘗過之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懷酒醉謀 上側陳天數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謂諸子曰吾觀若曹皆非相合卻往從可封侯今始知所以此公重識事之後以女入侍 後爲皇寧妃 年幾爲書補官事後山甫追封營國公次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駿駒指揮

十一月建滁陽王廟於滁州以報祀郭子興子與女亦爲 皇妃生蜀王豫王及如意王

甲子洪武十七年

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御史舉舉遷知州知縣並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著名者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謹按是歲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 聖祖之意蓋欲二途並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文輕行舍本趨末之弊誠萬世治平之徵範矣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交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爲此者所以戒未然耳

謹按 聖祖有三代而降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

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 陳桓普定侯 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

功及子孫世世承襲 文忠器量沉閎 名播華夷 可謂文武全才矣 定命官制 兵亂退隱於家 稱爲先生而不名 恬淡靜退始終一致

石並賜鐵券子孫世襲稽其伐成 張龍 王弼 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者徵宜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 吳復與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鐵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

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視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塟鍾山配享 太廟賜像功臣廟位列第三文忠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踏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摧立殊勳威震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曹國公○始定都察院官制國初置御史臺從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 洪武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至是始陞正三品衙門定今官制

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駙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賑爲振恤祺善長子也

九月江寧陳遇卒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退隱於家國初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與戎務禮遇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惠爲奉賓其策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後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翼校尉十人導其出入前後錫賚無算群臣以過被譴者每爲救解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命其子元宿衛亦辭去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上遣中官賜祭及葬賜塟鍾山若遇者可

詞旣明且辯，以保其身者矣。○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幾；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矣。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卽命沿邊轄守，歲鎭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乙丑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福建按察使陶垕仲劾奏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大方誣訐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謹按 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糾彈不避權勢，上重之，擢爲按察使。時福建多濫獄，吏貪緣爲姦，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畫

其罪，又與奉勅十擧他軍民性使得伸，有作奸犯貪者

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上慟悼，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攻城不奪，與人不戲，成功不矜，財色不近，忠志無疵，昭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壽左都督，膺緖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謹按 徐武寧王天性嚴謹，雖在上前，上下戰陣而成之。傳信錄記其一事云：上嘗召武寧夜飮，命左右強之使醉，醉而命內侍送至舊內，寢吳王時所居。偕馬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內侍曰此舊內也。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頭而出。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好武[illegible]，曾有[illegible]，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帑結之，門且不御，納當爲後期，及仰廉備之，使人送還[illegible]。其偏遇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帶，武寧固却不從，更贈數十金以勑其資，並且謝遣，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旣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受翰林修撰。

謹按 黃子澄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並死於建文之難。丁顯後棄禮闈，籍業無聞焉。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略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上善其言。

謹按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遂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變起矣奢侈之心生則謙懼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思州及五開山諸洞蠻叛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夷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蠻夷驚潰乃於諸洞分屯勤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振旅還京湯和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太祖大喜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諭和曰日本小蠻尾據東海鄉等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處築城增堡固設守備和行海上築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是歲周德興卒

謹按

將戶部侍郎郭桓等犯罪贓盜通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逮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拐指賍鈔寄借滿天下被指者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謗朝廷於是逮將審刑官吳庸等凌剮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乃編榜天下詔曰罪盈有巳苛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闕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闕部等刑部尚書王惠廸闕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闕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闕部等贓貪亂政罪巳分明及其問擬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求官欲爲民造福必欲除奸而反生奸甚是損害吾民實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矜朕不敏以君君位豈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求治如今者如此人必爲之奈何自詔之後凡損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元時三吾爲廣西提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瑺薦召拜是職年七十三矣

秋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御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惜民爲念奈何內外之臣任用非當實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害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哉稼穡尚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粮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呈愬災由以憑優卹朕於有司則罪以極刑

謹按

八月命都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俾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

九月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制逆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作織而百夫待衣欲民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西府叛會平之○命蜀王閱武於中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謙精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延名

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荊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董與之講道論
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
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復福州知府
朱季用原官

謹按 [illegible]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為鑒戒者彙為一書名曰
存心錄又命編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
錄

十一月察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仍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律釋放○宣
興縣王鴻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狥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
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丙寅洪武十九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長興侯耿炳文等勦平雲南貴州等處蠻夷

二月罷行人司○上與侍臣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
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
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
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
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
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
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該鄉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積棄者
為令未幾　上復詔禮部試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
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為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
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爾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
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
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
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
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
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陸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

十二月御製大誥三篇成頒示天下物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
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做成周乃法大誥治之製以訓化之
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
慮諸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為一篇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
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篇大誥其意益切至
詳盡焉　上親為之序

謹按 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發逮坐者衆因此遂作大
誥頒示天下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

流罪者笞減一等無者笞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爲戒見大誥末
條徒求官府折獄從存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
原條以爲凡從罪者大誥皆減一等然矣天
下事名源失要承譌襲謬如此者何可勝嘆

丁卯洪武二十年。

〔耕籍田勸農務本〕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恆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農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卿群臣享胙於此非徒爲燕飲之樂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是年各省大豐民安事治 上甚喜之令光祿寺設豐年宴以享太平盛事〔設豐年宴以享太平盛事〕○將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據瀋金山時爲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英胡海張龍王弼等統衛三十萬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懼而詣勝選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可免乃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兒國公官童等所部共二十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種田 上大悅旋師城大寧○御註尚書洪範成命詹事劉三吾序其後〔御註尚書洪範成〕○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員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魚鱗圖〕

謹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
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嘗請行經界圖物無訛圖冊
即成周之遺法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壞而民得兼并自限田口分世業
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爲長太息〔井田法廢民賦難均〕
矣至此復增詭寄之弊焉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
稅富者稅少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告
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於貧富不均使之嗷嗷得以爲亂我
聖祖所以深惟曆火熱薪之患而亟加整飭也今日此弊視國初
益甚矣經世君
子其可忽乎〔前代禍亂多由貧富不均〕

上嘗微行暮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衰麻而大笑 上問之曰觀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吾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婦人哀麻大笑〕 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四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 上因識其處明日命中使往視之則黃土一堆草木蔥蔚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晉卞壺墓也面如生色兩手皆拳其指甲長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壞〔晉卞壺面如生色〕 上念其忠臣也命掩之仍爲立廟命有司春秋享祀之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既歸附歷江西山東參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二子

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年每歲一行拼衛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儲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悉同赫〔金齒一行指揮〕

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待詔學士〔舉翰林待詔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命穎國公傅友德征雲南蠻寇　破賊之術多置火銃　將士鼓勇而進　英奮戰　平緬入貢賦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番漢大軍征剿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為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寧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

三月平緬復擧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勢甚猖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驍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會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候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驚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旁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特以張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鋒寧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違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勝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為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煙飛雷轟電走賊衆之聲不絕山谷為之震動象皆驚奔冦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少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挾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奮戰益急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刀斯郎刀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死衆皆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一二自是諸蠻聾服不敢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雄之。聖旨。建坊。自此始。○東莞伯何真卒。上親為文遣奉御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莞伯。

謹按真初與元末群雄方國珍陳友定等同時而起各據一方惟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真主克效艱勞帝業既成又報剌之役復能一心事　上夙夜匪懈勤勞一著寔詔方藏而真獨無過事　高皇帝二十年未聞有豫如馬援九一時功臣所稱也若真者不獨光斷孫權之舊去誠之甚可矣

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剌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報玉等師輕騎銜枚捲甲倍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搗虜營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大驚師十餘騎遁去其將蠻子木尉來拒我師奮擊殺之獲兩營輜重金寶及馬四萬餘俘其衆五萬餘人復追至捕魚兒海生擒虜將咬咬司徒十不剌王子及後宮妃嬪等四萬餘人馬駝萬五千牛羊輜重無算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師至曲律運河招降平章阿晚不等獲人口畜牲一萬計乃旋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遊魂南道無水軍士渴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渠咸懽呼曰此天之助也先是　上嘗夢興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至御足所穢而止至是泉湧果與夢符玉等遣至京獻俘　上大喜賜璽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鈔八百錠彩緞四十疋餘有差

謹按故元嗣帝遁于沙漠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衆皆散奔其後衛自是日微皆稱爲小王子今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中之也先近日吉囊俺答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殘黨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見於

聖旨建坊自此始　何真卒　藍玉等大破虜衆之獲　王子及後宮皆虜　四泉湧出水軍士渴　小山泉　小王子即元裔　五色雲見

文皇北征沙漠　擊斬蠻兵　星變占爲大臣災　解縉論救善長冤狀　詔求仙人張三丰　張三丰天柱峯

刊以此知功臣錄亦尚未盡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　文皇帝時爲燕王命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而還○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三月師渡九溪大崩度天火嶺六古旱洞擒獲蠻酋覃三八古虎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綵帛六十匹歸老於家是年海卒

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有以胡惟庸黨類爲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謹按野史謂善長之獄當時臣皆不敢救惟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善長冤狀解極剴切事竟不行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驤耿顯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脩煉手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爲張邋遢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數先知之所啖雖斗升輙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或登山涉水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中齁鼾如平常既入武當往來天柱峯五龍宮紫霄

永樂　未識人間有此花　宜有一種仙風道骨　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　賜鐵券子孫世襲　書傳會選　日月隨天左旋　五蘊　命天之

峯諸名勝洪武辛酉道士丘玄清遇之求爲弟子三丰使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在至是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了不可得召丘玄清至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固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謹按雙槐歲抄記云瓊枝玉樹爲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不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同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此詩三丰遐老詠楊州瓊花以自況也永樂初文廟復累遣使致書求之仍命給事中胡濙偏歷物色之不能得　濙逸史曰諸云神仙有無何常於天下豈有仙人壹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皆有實有不可盡以爲誕者要之天地間自私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殊稀不可力致勉強爲也

秋詔宋國公馮勝平凉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

十月命劉基孫劉廌襲封誠意伯初　上封基爵止其身不世襲也既而基積忤胡惟庸爲所害其子璉爲江西參政又爲惟庸黨希政使沉五本所脅墜溷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璉子廌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學士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臣安然等修某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

謹按野記云高皇帝聖學超越以尚書咨羲和推天陰陽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闢群臣七政左旋蔡乎蔡循者賦與推初以蔡氏新說舛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夷覽焉可獨儒生審象四命諸儒臣質正爲者傳會違例示天下學者其暮曰九前元科緣尚書尊以蔡儀焉王考其天文錄已自孟謂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嘗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君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依君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下民者何風雨露霜均氣四時五穀結實並蒸民之倫此天之陰陽也君之相協歟暑者何數五敎以敎民明五刑富節敎使殊不得濟將矣

於天而君但安安九若專天勸民之政畢不相與又豈天佑于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讎之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自謂祖防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不以尊君爲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爲輕之類皆刪去

十一月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置貴東衛化二衛

十二月賜遣書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晉昌教授李本立爲翰林院編修○國子生程通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侍養

上憐其志從之

是年潭王梓暴卒○航海侯張赫雄武侯周武卒

謹按 赫以都督海運功封者從追論黨籍國除武以從平西番功封侯至是九十子襲祖爵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

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王府城池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

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 許觀貴池人初試會試皆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總兵討之

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日復還師深入

六月至黑嶺鴉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疋甚多

七月還至金軸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鐮子海打蘭尖山追虜至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元刺罕捕龍虜惡大獲人馬而還○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才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藍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線縧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謹按 我太祖有天下欲察民情爲微行一日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此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省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爲定制

以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謹按 友信以貢至京師遇帝微行口占虹蜺詩二句云誰把紅線綠絲和雲和雨繫天腰 帝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入朝友信如言欽久不至遂入朝 上召友信上殿面問敎具以實對 上曰既秀才有事有行遂命爲北平布政使

八月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俘獲甚多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籍錢金段造第鳳陽優老于家

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輔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戒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爲之田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以吏部考功主事周舟爲新化縣令。

謹按舟初擧進士授新化令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驗民貧富及丁産多寡籍之上中下鱗次之遇有賦役不擾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剖理之吏胥不得爲奸能諸役作民晏然安業流民之歸者以數千計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伋等詣闕乞令再任 上命吏部課最陞考今仍令署部事賞而遣之

湖廣寶慶衛百戶余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 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皇太子還自陝西。志欲定都洛陽爲圖以獻。○勅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毋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年擢寧海儒學訓導闞文爲[illegible]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烈爲周府左長史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

正月命通淵進軍首克銀顆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

二月克龍里四寨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速洞。

三月克傷溯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

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薨諡曰懿文。○是年皇太子薨長孫允文立

○涼國公藍玉征罕東[illegible]

○舳艫侯朱壽率舟師[illegible]

五月命通淵回京 上以通淵屢立戰功克繼父兄遺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嶲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世襲。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于雲南英聞 皇太子薨號不輟遂致失聲廢飲食是月丁卯卒年四十八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黔寧王諡昭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 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爲人寬弘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簡官僚明政刑敦教興學校治水利通鹽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子監 上寵禮遇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

謹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利船七日可至其國久矣前宋不通中國元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洪武初國分爲三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朝貢其俗以盃[illegible]羽冠毛衣無禮節好剽掠既遣入學於國學典奮爲冬衣人皆去髡黥手官職被服冠裳揖讓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焉

命晉定侯[illegible]往陝西脩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八月葬懿文皇太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頒醫食備要錄

九月立嫡長孫允炆爲 皇太孫以修撰黃子澄爲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兵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

二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并其黨皆伏誅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很傲不學恃功暴橫蓄奴假子數千皆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棰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算比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毀門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妃者 上詰責之玉不爲意益驕侍 上宴容止悖傲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遠征西歸意望進爵府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攘袂曰我當爲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玉退曰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士蔣瓛上告輔送伏誅并大誅逆黨凡戮數萬人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及吏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蕡等凡數百千家

七月選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聞嘉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謹按 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爲世所當法也

八月詔旌表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旌授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

謹按 浦江鄭氏自其祖緝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錙銖毫忽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則行孝謹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儀盛爲糧長數以不敢亦三年不御酒肉其死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與事入覲 上識之後被人妄許其家與權臣通則將嚴逮尉當與之誅死者不問責與不責必死而嚴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弟洧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嘉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洧

九月詔曰朕荷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爲搆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泄從伞族誅已戮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尚生疑懼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未拏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概赦宥之○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一月擢秦府訓導門克新爲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時天下學官入覲者 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諭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謹按 近日有特行詔旨者報亦爲年歲洪武之世然後詳於律例官制禮儀皆有定儀備伏拜與之類皆備一載而罪多如此年歲分五六事皆制度之人者所此紀不載爲進可加矣且其關外謀殊多而禁謹可笑矣尤不少如妄謬四夷險易請備師可以復大寧其所禁者極出九之技可以破北虜之類孫出於遼東村學究好事之所爲并名學士大夫之筆其失也宜近日新錄多喜聞異物之事而或未知此紀之失也恩故舉之前者辨群錄參伍考訂爲此嚴謹之編

十二月永鑑錄成頒賜諸王其書紀歷代宗室諸爲虐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名曰世臣總錄頒示中外群臣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

正月勅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詔武官子弟習騎射○改中都留守國子

臨爲鳳陽儒學。○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在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眞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搆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年一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即忘饑煖即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也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爲衣食之助。

三月廷試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定海人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乃不中者降充軍

謹按 國初比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於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塋皆官爲給費

七月 上因改定書傳諭儒臣劉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璧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帛衾被

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眞率兵討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

正月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叛酋海子阿資桀黠殺掠吏民爲民害 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後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據其營若宗春聞裂自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誘土酋爲從征設謀離間俾不能通援多置營堡相犄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四月宋晟兵過溫臘江分兵爲三道遂至鎮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與獲千餘人又逐北野人皆敗遁去乃旋師

謹按[illegible]

廣西南丹奉議等處蠻僚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爲總兵官率都督都指揮使韓觀爲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

八月貴州土官阿王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曹單等長官司作亂顧成復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著五千餘人○信國公湯和卒先是和既歸鳳陽春年多疾 上眷念之歲暮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履舄備至相對語舊勞極歡盛泣謝賜錢十萬爲營葬之資至是卒 上嗟悼輟朝親爲文以祭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諡襄武配享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戴聽命惟謹故上書與恩寵之隆時莫與比

謹按王沉毅質直事前警斷不妄發言入闕圖論一語不泄行師……（小字註文，漫漶）

免五府糧

九月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聯兵秣馬與群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南五郡之民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思民效勞無可為勞今年合納官民秋糧盡行免之以蘇前日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需山西北平供軍需亦勞已甚今年應納官民秋糧盡行蠲免○用行人司副楊砥言黜秦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

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用分軍勦何武都康龍英等州斬叛蠻黃世鐵黃嗣傑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諸蠻花巢等處征賊擒斬其叛首陸公光等餘悉撫定之擒斬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滑州慶遠四衛何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鎮守其地○命秦王樉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愍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

正月復常濬為右軍都督同知照第京師觀郭成子也○選才間石以浦江鄭沂授禮部尚書鄭朽為監察御史

謹按洪武中象選用鄭氏人林鴻州富民張寶並授布政司參議……戶部員外郎……

謹按上歲重之如丘山涉行之處皆大百姓……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為期其前一歲一朝之制俱革

四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

八月詔從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五郡今年秋糧

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相見心恒思之故召爾等來所賜綺物以資養老爾等從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臣皆感激叩首謝有感泣者

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定制度凡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為書名曰稽古定制頒行天下○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德彝為侍講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平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不納糧差蠻夷

十二月破濁水砦宗那華賈母龍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功將貴州二十餘年前後勦平蠻寨擒斬不可勝計諸夷懾服

謹按成積州江都人永樂初封鎮遠侯……臣至永樂方封侯者惟宗晟顧成二人

丁丑洪武三十年

正月命都督楊文往遼東操練軍馬提調屯田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蹈爲考官取太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是年殿試具榜懸榜會於聚奎 上以士氣充斗牛關係不小命考官[illegible]閱爲泛常

三月殿試賜進士閩縣陳䢿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從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揖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蹈受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 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朋黨欺罔命刑部訊惟三吾信蹈及司直張謙爲藍黨餘皆胡黨悉戮不與焉詔有三吾以衰老獲免戍邊於市於是復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

皇明[illegible]紀 陳洪武四年 [illegible]

六月朔殿試再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詞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頓首曰太子天下本者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 [illegible]

以勸合事未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職兆是刑部尚書楊靖劾涼有違建言官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開寫并章本改抹字跡處悉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銷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付刑部等衙門問罪嫁煉慘酷無不誣服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爲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攀連皆至破家既而關津亦被誅○時鄞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於酒肆 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文皇還宮命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尊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洪鐘足底龜文有變焉俟年交四十髯過於臍即登寶位

謹按珙字廷玉鄞縣人 [illegible]

川陝寇發勢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其黨數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勿治 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

七月命都督楊文[illegible]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寨殺吳從等九長官司所屬蠻寨用計擒捉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六百餘口顧成亦勦平蘇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

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皆

折輕齎。隨地方出産。聽從民便。以免輸運之勞。（每金一兩折米二十石，銀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一匹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一匹折米一石，夏布每一匹折米七斗，綿花每一斤折米二十斤）○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于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茶私出境貨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其擾。其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謹按（倫尚帝女安慶公主。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法之嚴。雖帝女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下之民衆其福矣）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京師。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令各番酋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五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 上自序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初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翦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主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 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謹按（洪武六年太祖錄已作。更改斟益。直至洪武末始定。祭閱聖祖爲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無不緣此焉。戒深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姦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將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謹按（此二章見我 聖祖愼重兵刑之意。爲見治內馭外之要。爲始謀燕翼之道。爲見創業守成之殊。爲嗚呼懿哉）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春。以齊泰爲兵部尚書。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

一德受知於 上改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齋宿趨朝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至
是進尚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
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

三月晉王㭎薨諡曰恭 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秦王西安次晉
王太原次 成祖文皇帝初封燕王次周王開封皆 高皇后所生也次楚王武昌
齊王青州潭王長沙魯王兗州蜀王成都湘王荊州代王大同肅王甘州遼王廣寧
慶王寧夏寧王大寧岷王雲南谷王宣府韓王開原瀋王潞州
安王平涼唐王南陽郢王安陸伊王洛陽皆諸皇妃所生也祖訓凡東宮親王
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閱付宗人府立雙名每
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
牒至二十世後照例續編永為定式如 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
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是也親王子除嫡
長子襲封外餘皆封郡王郡王禄米二千石郡王子除嫡長子襲封
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禄一千石郡王孫授輔國將軍食禄八百石郡王曾孫
授奉國將軍食禄六百石玄孫授奉國中尉食禄四百石五世孫授輔國中尉
食禄三百石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禄二百石皇女曰公主食禄二千石親
王女曰郡主食禄八百石郡王女曰縣主食禄六百石郡王孫女曰郡君食禄四百石
曾孫女曰縣君食禄三百石玄孫女曰鄉君食禄二百石

謹按 [illegible]

四月 上不豫閏五月十日 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十六日葬於
孝陵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
號太祖 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寬洪有大度初渡江將群
推多淫酒肆微自騎為誇帝獨克己下人旁求俊傑以禮聘受
其言晝夜忘倦勤於聽斷四鼓即興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閒即與
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冬盛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
強不替凡有陳論無間卑賤皆小心鞫問有小警終夕不安窮思得
患之宜節於自奉非燕群臣不得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躬於
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呉之戚躬拜大將以慰其勞其訓諭群臣
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為詔敕頃刻即成思如有神用兵
料敵變化如神成筭所授無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
嚴於禮祀秉圭奠獻貌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窮錫及孫稚
艱難每為涕泣於大姓兼併官僚貪墨沉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崇
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煥然可述春秋已高猶
勤為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孜孜不息山陵之制皆預營度務從
節儉器用淡光嗚呼其謂聖神之極矣

謹按潁州志黄太史佐曰國初嶽下多從典叢集今猶有雖[illegible]

又按 [illegible]

四卷終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建文卷五

粤濱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瑣山　丘濬　鑒定

建文皇帝 洪武之孫太子標之子也己卯元年立在位四年建元仍舊洪武年號後四年削國王位以改永樂不安遂忘慚懼之餘以走之至癸未九年永樂始即位事見下

戊寅 是為洪武三十一年永樂勅車萬靖中變

閏五月十六日辛卯　皇太孫允炆即位時年二十三初　懿文太子生太孫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克終及讀書　甚聰穎一夕　懿文與之侍側　太祖命詠新月　懿文詩曰　昨夜嚴陵失釣鉤　何人移上碧雲頭　雖然未得團圓相　也有清光遍九州　太孫詠曰　誰將玉指甲　搯破碧天痕　影落江湖裏　蛟龍不敢吞　皇太祖覽之不悅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裏皆非吉兆也及立為太孫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服一日　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講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為對　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　太祖建都金陵去塞外踰六七千里北虜時出沒塞下輒殺吏卒以故命諸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於兵防禦地大權重易致驕僭　洪武中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　太祖大怒繫死獄中後無敢復言者　太孫既即位曲加恩禮黃子澄齊泰議欲稍削其權諸王遂與中朝浸相猜貳

謹按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　太祖皇帝患與新爲忠令並邊王國皆練兵御奉天門早朝與皇長孫議及日吾詔勅諸王內一款云富國詞將練兵要觀用對曾服易軍器著要盡要塞處每使奉御常以口吾盡認命侍孫許觀康子宇編府吳言侍經筆臨命書之上頭　皇長孫月政諸閣之當使進塵不斷臨渡以要自建按觀諸王得擁兵專制發此　高聯自以爲安泰天貧面不知已兆文皇受命之基矣豈非天哉

是年崩　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時諸王自蔡晉外皆尊屬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窺伺乃草遺詔諸王哭臨惟在本國毋得奔喪今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朝廷節度詔下諸王怒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于　帝令人賚勅勅使還國○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　廟號興宗　皇妣懿敬皇太子妃某氏為孝康皇后○尊繼母皇太子妃呂氏為皇太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封　皇弟允熥為吳王　允㷂為衛王　允熙為徐王

六月丙午日赤無光○召漢中府学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侍講直文淵閣同郡王叔英時為漢陽知縣遺孝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者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務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謹按 後世方孝孺以周官輔建文君變更舊制似亦未得時措之宜故其此書蓋預知其然而有以為之兆與

謫監察御史解縉為河州衛吏先是　太祖令縉歸進學許十年

三閭人大夫降生　夏公端人不可近　御書義字賜　叔

來朝擢用未及十年期間　太祖實天縉趨赴臨大臣剗赴臨非諸
旨遂謫河州○擢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原吉湖廣湘陰
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舉動端厚好學甚恐不形有忠物白
耆所人言禍福不爽里中或猶原吉往觀無所言他日果復有言或
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舉鄉士入太學授戶部主事以勤敏
著名遂超陞本部侍郎○召雲南學官董倫還爲翰林院學士先是
帝爲　皇太孫時倫爲春坊大學士以註誤謫雲南至是召還○擢
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義四川巴縣人初名瑢洪武乙丑
進士授中書舍人　太祖見而問之曰得非蹇叔之後乎瑢叩首不
敢對　太祖喜其篤實令更名義御書義字賜之義居吏部與時浮
沉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而治亂安危罔

不宜於此有積薪之譏　覆餗乎足　幾事須當　燕焚蔵守心

繫於進退取舍之是非也而所任非其所長所職非其所事位高于
德則有覆餗之患才過於職則有積薪之譏非其才而強委之至於
債事則見執事雖欲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況敢望其逍樂休
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紳禕之子也○廢周王橚爲庶人先是周王與
燕齊湘代岷五府通謀　帝一日罷朝召黃子澄謂曰先生憶昔者
東閣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也然幾事須當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
欲先燕曰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以不軌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
備已久卒難圖也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因可圖矣乃命曹國
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執周王及其世子嬪宮眷屬送至京
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燕王簡壯士爲護衛燕聞齊泰黃子澄等
用事周王見執且將加兵于諸藩故也○燕焚蔵守心四川岳池教

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
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于獄
十一月以工部右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
將燕齊皆有告變者　帝以問黃子澄曰孰當先討子澄曰燕王久
稱病而日操練軍馬且招異人術士使在左右此其機已彰露討之不
可不亟　帝召齊泰問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泰對曰今
邊報北虜聲息俱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燕府護衛精銳悉調
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也　帝善之乃
選用勇謀俾察燕府動靜徐爲之計○遣代王如蜀時代王貪虐
將爲不靖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命往四川侍教于蜀下蜀王素
以賢聞故也

八月加魏國公徐輝祖太子太傅時燕藩選兵將練士馬以勾補軍
爲名招致異人術士至者多以天命有歸爲言由是靖難之志決矣
時　建文帝尊禮賢士慕行古道民皆悅之惟僧道衍號知兵且知
天文謂圖大事必成　燕王啓語道衍以人心所何對曰天之所違
何論人心自是遂以道衍爲軍師　燕王妃輝祖之妹也輝祖雖與
燕王至親而心在　帝室常召對密言燕情　帝信任之詔加太子
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謹按道衍長洲[illegible]也初祝髮爲相城妙智庵僧改法名道衍字斯道時相城靈應觀道士席應眞者讀書學道法兼通兵[illegible]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覽古詩曰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山客倦看其[illegible]宗泐見其[illegible]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illegible]道汝禪前朝矣旣而宗泐[illegible]道衍[illegible]慶壽寺或[illegible]道衍[illegible]野才燕王召見問曰聞能卜乎[illegible]

吳會速對曰會會即開除出太平發五路王有夙[illegible]御之殿王曰殿下將無作皇帝乎 王叱曰和尚勿瘋言衍無然而退他日又告之道衍進言輒合因稱袁珙以決之珙迺衍寄遊嵩山佛寺遇珙珙相之曰事何辨和尚乃僧耶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之流也道衍大笑因此有貴 王亦聞珙名託以幼愆罪丁召珙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 王易服雜衛士中亦入肆珙一見即趨拜 王前占其為他日太平天子 王大喜館珙于道衍僧舍傳二語云帝宇旬于當出僧寺誠負三千長安酒家智此也王時時與道衍語多奇秘者王甚重之道衍時或自以 王前王弟之責也燕藩之亂贊之于道衍云

賜大學諸生高等襲衣束帶歸省親。○吏部尚書茹瑺居位日久多私親識是月保舉人材皆非其人且有贓跡右都御史暴昭劾奏瑺貪鄙奉職無狀黃子澄亦議瑺有心計而無與術不宜居宰衡統百官遂令致仕瑺以此怨二人。

十二月召齊王榑歸京師榑在王有異謀為其下所告命之入朝故不罪惟拘留之○召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為吏部尚書紞陝西富平人洪武中雲南即以紞為右參政陞左布政使化于于民遠近安之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壇祠公署創置皆出紞裁定中國衣冠流徙雲南者不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秩滿入覲 高皇帝嘉其能稱為天下第一賜璽書勞之曰最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徃今有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加汝寵命仍治雲南汝往欽哉遂還治至是徵拜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如失父母焉 朝廷更化旁求四方賢遐日集 闕下悉委紞詮紞識鑒精明振枉抑狡滯淹畢才授任各得其宜士大夫起爾籍者彈冠相慶焉○召韓宜可為右副都御史宜可初為山西布政使累謫雲南為人敦厚而廉持法無傾時齊黃建議削奪諸王宜可常言其當從寬大務加防範勿遽請討使竟偵事入乃知其為老成持重之言來又宜可卒

己卯洪武三十二年　即建文元年

正月冊 皇子文奎為 皇太子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蠲田租。

謹按 先是 帝皇考既謚懿文 帝又曰允炆及 皇子生復命名文奎識者曰此臣下儒生之常竊耳不斯 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詩曰朝乃重複王是使臣民過呼年號月無乃不稱乎小子且見其敗也初 太祖定諸王位序各立二十字以繼子孫名 燕王位下則曰高瞻祁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伸儲靖迪先識 高者高天也瞻和厚載地也天高地厚氣象大誠謂 天子矣 燕王聞之甚喜且謂已名合圖籍必有天下望氣者復言燕地有天子氣燕京由此而起 建燕府長吏葛誠還燕初燕王使誠奏事京師使還廷所為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不敢隱遂密受託使誠為內應誠許諾遣至燕復命 王覺其謀有異色

二月以都督僉事耿瓛掌北平都司事左僉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等名還時聞燕藩將有變使瓛偕清往覘動靜以防遏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使衛士袁忠徹執酒壺相之宴畢忠徹辭曰宋忠年五十四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年三十六面方五小行疾如蛇謝貴年三十一擁腫早肥而氣短俱主刑傷景清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插鬢色如飛火二人相亦凶皆不足慮也忠徹即珙之子○詔開史館纂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為總裁侍講學士高遜志侍詔方孝孺副之 命右都御史暴昭戶部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間疾苦貪贓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之夏原吉採訪福建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事情密封以聞且請預為之備 燕王

深慨之○陞六部尚書秩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員正二品左右
侍郎仍舊制 朝廷於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在外布政司按察
司等衙門官名品秩俱稍有增損更改
三月 帝用齊黃之策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
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
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清都督耿瓛練兵於山海關而張昺
謝貴則密伺之約期俱發京師地震詔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
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譴見於天是以地震執政者惡之出知福寧縣
四月 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歸國時
以 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或曰宜偕行 王曰使 朝
廷勿疑也及至 京齊泰請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得
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徐輝祖之甥
也輝祖察高煦無常欲 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
無賴自倚射騎非惟不忠抑亦叛父他日必有大患 帝以問輝祖
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保其無他 帝乃遣之歸國
瀕行高煦竊入輝祖廐中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
旣還得京師動靜甚悉 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天贊我也吾大
事濟矣及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 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
削岷王楩護衛楩所爲兇悖與西平侯構怨 帝降勅切責之并其
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鱗○湘王柏自殺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及擅
虐殺人 帝降勅切責讓發兵討之王懼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
執弓躍入火而死○廢齊王榑爲庶人初榑留京師日久使人往對

國起兵青州中護衛軍會名䖍告王謀反事由護衛指揮柴直辨官
崇直鞫刑遂廢榑爲庶人○逮北平右布政使曾昇按察使陳瑛副
使韓逵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賞賜結爲腹心辭
連昇及逵於是俱逮赴京下詔獄鞫而編管瑛于廣西昇逵爲民逵降
銅陵典史
六月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陰謀詔
逮赴京皆伏誅 燕王亦被詔讓乃稱疾佯狂走市奪食飲酒
語言錯亂或臥土壤或晝仆彌日張昺謝貴入問疾 燕王擁爐
猶呼寒昺等歎息而出葛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於上故耳○遣中官
往逮燕府官屬張昺謝貴以兵圍燕府王城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庸
叛事至京下獄訊之言 燕王將起兵狀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壬申燕府靖難起兵陷北平布政司事工部張昺都指揮使謝
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死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每
問僧道衍起義期對未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 文皇
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汝王者不死非女所能執
也不如輸誠爲福信因請見 文皇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
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甚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
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亟召道衍謀事
忽然簷瓦墮地碎 文皇不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瓦耳乃喜遂
定誅昺謝貴等集兵布定國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
內應一面疑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擒昺貴昺餘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仮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訖今內官召貴昺待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疑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擧碎之巳而曰水山不堪取刀剖之於是兩廡伏兵盡出擒貴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圍者聞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入西直門不下燕將給守者曰毋自苦 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王親詰問貴昺不服皆斬之

謹按余逢辰守彭章宜城人兵起之日泣諫以死彭一見燕貴殺急時馬大呼失兵得千人將入攻會府中發卒出格殺之

都指揮使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於懷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權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戎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謹按先時燕府上書云 皇考太祖高皇帝百戰定天下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乃奸臣齊黃等……支孽剷奪諸藩皆奸臣所爲也又云……奸惡則親王訓兵待討平之則飭歸有名矣

燕王既殺謝貴張昺等乃諭將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 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惡今禍迫于躬寔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于心毋違命於是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以首誅奸臣齊泰黃子澄三司官不同心者既被擒而布政司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從之凡三日而省城定矣金忠浙

江鄞縣人精於卜靖難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將惟用其謀策○靖難兵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進取薊州都指揮馬宣死之○靖難兵破居庸關遂克懷來執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以歸將宋忠守懷來俞瑱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燕王謂諸將曰居庸關路險而隘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今聞其不量力欲來攻我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若稍緩之彼增兵堅守則難取也諸將皆曰善於是令指揮徐安率兵往攻瑱分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祥領騎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於是瑱走保宋忠○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謀將指揮有言也先是誅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屍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之或信或否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子兄弟無恙相呼喚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匿于廁搜獲之并擒俞瑱斬首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于陣獲馬八千餘匹餘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靖難兵抵永平府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谷王穗

遣歸京師。樽封國于宣府。宋忠既敗，宣府震恐，乃與其妃妾等泝歸。○遣長興侯耿炳文佩征虜大將軍印，帥師三十萬北伐。時命將出師，多出黃子澄、齊泰二人所薦。建文帝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居便殿弄筆墨而已。○開設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府，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也。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使司事

八月己酉，耿炳文帥師次于真定，遣先鋒都指揮楊松進據雄縣。壬子，靖難兵破雄縣，楊松死之。甲寅，戰于莫州，都督潘忠兵敗被執。時炳文帥師三十萬駐真定，分遣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潘忠屯莫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爲應。燕王聞之，將環甲胄，帥師至涿州。壬子屯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破其城而入。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旁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北。兵從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水。○癸亥，耿炳文等及靖難兵戰于真定，敗績，副將李堅、寧忠、顧成等皆被執。燕師既勝莫州，回駐白溝河。燕王語諸將曰：炳文在真定，不虞我師至，由間道破之必矣。時炳文軍滹沱河北，由西門而營，直抵山西。次日燕師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炳文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王乃帥驍騎數千繞出城西，擊破二營，於是炳文率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右副將軍寧忠及左軍都督顧成

等與燕將張玉、朱能、譚淵等交戰。王與丘福以奇兵出其背夾擊之，炳文大敗，奔入城。李堅爲北軍騎士薛祿所獲，寧忠等亦皆被擒，斬首三萬餘級，屍填滿城濠，溺死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匹。北兵攻圍真定城，二日不下，乃退。薛祿以擒李堅功，超授護衛指揮僉事。○遣曹國公李景隆總兵北伐，代耿炳文也。時炳文敗，訃報聞，帝大怒，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取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爲將？子澄曰：曹國公文武全才也，向者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矣。帝以爲然，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滸，復賜之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戮之。召耿炳文回。○詔削大寧三護衛。初，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洪武末，燕王嘗奉命巡邊，至大寧，與寧王相得甚懽。建文帝既立，諸藩皆有異謀，於是燕王與寧王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大寧領朵顏等三衛，多胡人，驍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迁徙之衆，北地苦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以寧王與燕合謀，削其三護衛。燕王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寧必矣。乃爲書告寧王以窮蹙求爲和解，陽爲不知詔削護衛之事。寧王得書大喜。燕師乘程遂襲大寧

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蓋嘗節彼諸王既廢而言之，以言其親，則　太祖之遺體也；以言其貴，則　孝康之手足也；以言其尊，則　陛下之叔父也。彼雖可廢，而　太祖之遺體

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使　二帝在天之靈有子有孫身爲　天子而使厥子厥弟殘戮是則其心爲何如哉臣每竊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竪儒持一已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或者病藩封之太重謀貶削之權衡疑之太過慮之太深所以流而至於此也方周王不軌之際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未嘗不削也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未嘗不誅也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有甚於周公之誅管蔡者矣夫脣亡齒寒人人自危理之常也別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　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慮無已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洋洋自得若無事時由此觀之彼其勸　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而不斷疏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　陛下誠不察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

疏上　朝廷不能用

謹按康齋此疏推　祖考之心以啟建文斥謀臣之誤以警建文極儆懇惻深切而建文不悟謂非天耶

前都督府試斷事高巍上書借漢爲喻畧曰昔漢高提三尺劍滅秦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違應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禍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於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容之量尚不免于裂尺布之謠景帝寬厚既已弗類又輔以鼂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搆大國之禍非命將得人民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列棋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殊獨聖意凡以爲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府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則廢朝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有難處者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國小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裁制諸侯之良策也其在于今莫若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令秦晉燕蜀西府子弟分王於楚湘齊兖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書奏　帝荷之命叅督李景隆軍務

鎭守遼東江陰侯吳高帥師圍永平○李景隆帥師次于德州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豎子耳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忮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怯以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復見於今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雖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固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　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祗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諭世子嚴爲守備戒勿出戰○靖難兵至永平吳高

等遁走靖難兵追敗之遂進攻大寧時　燕王議援永平諸將請守盧溝橋　王曰李九江方圖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將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高聞　燕王將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　王遂議攻大寧諸將咸喜曰大寧必道松亭關今劉真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遷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　王曰今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俱守備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拉朽耳第從予行無憂也○鎮守大寧都督劉真都指揮卜萬于獄大寧之爲鎮也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峰口外俯視北平之背寧王藩封在焉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都督劉真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四人統之真性謹儒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私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　朝廷　燕王忌之乃設奇爲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奬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發之卒窃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爲者守者曰道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偕行不敢望賚守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辨卒不能自明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卜萬亦爲北軍所殺

圍師潰都督陳亨都指揮房寬指揮徐理陳文張鼐千戶朱榮等悉降皆驍將也惟劉真單騎負勅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幷思歸之士皆許之旣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矣於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携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與朶顏諸虜其行都司遷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上藩籬矣○李景隆帥師圍北平不克將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都督入合爲戰非受令不得輕動遂攻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親督部署選勇士將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敢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鋭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俟大軍同進城中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至會州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隷各軍

十一月庚午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甚衆　燕王諜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

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王帥精騎薛祿等逆擊之暉敗僅以身免
乃悉精銳攻一營鹽藏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瞿能玉等
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
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乃棄兵糧晨夜南
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頓首賀 王曰前臣等請救景隆然後攻
大寧而 殿下不從屠等畔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王
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慶有可乘之機
耳此不可爲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謹按 自謂而英豪謀此一言文皇帝萬聖 豫除屈群衆之數畧也可爲萬世法
驍騎王梗爲朕人賊府典善李世英等棄市 ○ 燕王上書罪狀左
班父臣齊泰黃子澄等奸惡且曰乞將姦臣齊泰等殺來軍前究問
如 陛下不發臣必不休兵抵京師亦地千里云云詔數其罪後移檄五下○遼
王來朝時大寧既爲北兵所破山海關以東守將或逃或降遼王權
從海來朝時諸王入朝有從御道馳入且不拜者御史曾鳳韶抗
章劾之言諸王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行家人之禮叔姪之
情今無禮不恭亂 朝廷之法劾非 太祖意於是聞者悚然憚之
十二月燕王犯大同府李景隆在德州復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
春大舉 燕王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
之以敵其衆兵法所謂攻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帥師征大同必
救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敵疲於奔
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此兵法所謂不戰
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遂帥師出紫荊關攻廣昌克之靈丘降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初景隆之將命北伐也實黃子澄薦之故景
隆之敗子澄等匿不敢以聞 帝一日問子澄曰外聞近傳軍中
之不利果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
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抗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
幣白金珍器賜之○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 燕王
表列二人之罪也二人名雖罷退陰實留京治兵如故○召茹常復
爲兵部尚書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 卽建文二年
正月蔚州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遂進攻大同○召河州
御史解縉還爲文淵待詔董倫薦之也先是縉謫河州過華山題詩
云謫官西來登華嶽黃河東去一秋毫可憐嗣部繫天手萬古雲霄
日月高 帝聞之故召○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大畧言帝
堯之親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則
本根傷矣詔褫其職安置遼東○李景隆帥師救大同時燕攻大同
急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援之 燕王帥師由居庸關而回景隆軍凍
餒死者甚衆棄捐者什二三委棄鎧仗於道不可勝計
二月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劉哈剌帖木兒等自沙漠率衆歸燕
王大加賞賚既而謀報胡寇將侵邊 王以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
兒幷諭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改都察院爲御史府
三月朔策進士奉天殿賜胡廣王艮李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改廣名
靖廣對策指斥親藩 帝喜擢爲第一且曰北邊方興韃靼爲亂胡
虜可虜乎卽日賜廣名靖授靖及王艮李貫幷爲翰林修撰二甲曾

名以下。吳溥楊榮劉現楊溥爲編脩。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廣
爲給事中。○召輔唐(瀋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脩撰。叔英(台州)寧海
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稱。知(漢陽)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歎
曰。民將絕食。吾爲民父母。敢自飽也。遂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
雨不止。後新都一如虔禱。雨遂霽。其精誠如此。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武定侯郭英。安陸侯吳傑等。進兵(眞定)。以
圖燕。時景隆得君驕恣。 帝賜以斧鉞旌旄。中官齎往渡江。忽迅雷
風雨壞舟。皆沉於水。識者知其不祥。至是復賜之。景隆專制生殺。觀
望不肯盡力。朝臣策其必敗。而 帝不悟。○李景隆自(德州)進兵北
伐。命魏國公徐輝祖帥師繼之。時景隆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
郭英等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 燕王聞之。率諸將進駐固
安。 王謂丘福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
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其來
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
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不相聞。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
而政令不一。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
甲非不堅利。逐之即敗。而風行草偃。其擾散靡失。志喪氣。至今魂褫
魄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
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
揮。擧之如拾地芥。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鬭。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吾
之策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爲戒。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營於
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 王坐高床以待旦。忽見兵刃有

火光。如弦擊。鏗然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 王喜曰。此必勝
之兆也。 帝慮景隆輕敵。乃遣輝祖帥京軍三萬爲殿。星馳會之。
謹按。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不善。不在衆寡。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興。不善用之。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喪敗而遂亡。非惟兵務多而精不任也。文皇之論用兵。可爲萬世法矣。
己未。李景隆帥諸軍次于(白溝河)。靖難兵挑戰不利。景隆及郭英
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惟都督平安驍能奮勇先登。
擁兵迎戰。鋒初交。安奮矛帥衆而前。能父子亦奮躍。所向披靡。殺傷
燕兵甚衆。燕兵遂卻。燕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率千戶華聚等
自(河北)岸力戰。 王自率軍數萬夾擊。亦破之。殺數千人。都指揮何
清被執。時日已暝。人猶戰未已。至夜深始各收軍還營。是日也。兩軍
互相殺傷。安軍皆馬失百餘匹而已。
庚申。瞿能平安諸軍及靖難兵戰于(白溝河)。敗之。斬其將陳亨。 燕
王與高煦來戰。諸軍大敗。瞿能死之。李景隆走(德州)。先是 燕王既
收軍還營。其夜秣馬待旦。渡河索戰。於是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
陳亨將右軍爲先鋒。丘福將騎兵繼之。馬步十餘萬。黎明燕軍盡渡。
瞿能及其子先與房寬交戰。平安帥大軍爲兩翼。寬陣披靡。
斬數百人。張玉等見寬敗。有懼色。 王曰。勝負常事耳。彼兵雖衆。不
過日中。保爲破之。即麾精銳數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張玉等軍齊進。
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殺傷甚衆。南軍飛矢
如注。射其馬。凡三被創而三易之。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
擊。劍鋒折缺不堪擊。乃稍卻。馬阻于堤。幾爲瞿能所及。斬其騎數
人。平安等用鎗刀所向無敵。北將陳亨徐忠皆被創。已而安斬亨於

軍忠兩將猶戰欲求斷自斷而衡之變忽大風起而戰高煦見事急帥精騎數千前鬭王合高煦援戰彼此相持而王亦疲矣日薄午將能復引兵躍而前大呼縱擊斬其騎百餘人前軍都督俞通淵陸凉衛指揮滕聚復引兵趨之會旋風起王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能父子于陣平安與朱能戰亦敗於是列陣大崩奔北之聲如雷俞通淵與滕聚等皆死北兵追至其營乘風縱火焚其營景隆等潰而西李景隆潰而南委棄輜械輜重不可勝計斬首及溺死者十餘萬燕兵追至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景隆單騎走德州其後白溝暴骨如莽過者莫不悲焉是戰也魏國公徐輝祖軍殿獨全軍而還

謹按 [illegible]

靖難兵進攻濟州

五月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督軍務高巍還守濟南先是李景隆南奔巍及鉉隨之次臨邑諸城堡皆望風奔潰時方端午巍及鉉酌酒同盟誓協力固守濟南以須後援相與慷慨涕泣以死自誓遂趨濟南發兵并收集潰亡士卒以守○李景隆棄德州走濟南靖難兵遂入德州時景隆聞北兵將至遂棄德州之衆倉遑往就鐵鉉 燕王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自是兵食益饒以騎兵至濟南縣挑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遂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省江西吉水人

謹按 [illegible]

靖難兵進攻濟南李景隆敗走遂圍城鐵鉉等固守不下時燕王聞李景隆南走令諸將乘勝追之倍道而進是月庚辰詰旦至濟南時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出戰布陣未定燕王帥精騎馳擊之景隆復大敗單騎走於是圍城遏攻甚急鐵鉉督衆悉力捍禦燕兵不能下○陞鐵鉉山東布政使○召李景隆還以左都督盛庸爲征虜大將軍右都督陳暉副之景隆還朝帝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勵將士不聽副都御史練子寧亦憤激執景隆於朝班且哭且訴其罪頓首曰敗陛下大事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卒不聽 帝之仁柔無斷類如此

七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品官階勳倣周禮卿大夫士之制正一品爲特進資政上卿從一品爲資政卿至正九品則爲保義士從九品爲保下士餘皆類此復命翰林詞臣參訂損益洪武禮制而頒行之

八月承天門成詔改爲皋門先是承天門災詔營建之至是告成工部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天變方孝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皋門端門爲應門午門爲端門謹身殿爲正心殿 帝從之更定殿閣學士即東宮官僚翰林院官制不可悉紀改侍讀學士爲文淵博士即以方孝孺爲之

謹按 [illegible]

考建文數年間官制屢變更舊章只此已大不是矣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illegible]

堵難兵雖濟南圍退北平鐵鉉盛庸復德州諸郡縣。先是北兵圍濟南凡三閱月百計攻之而城中防禦甚嚴莫能入。一日北兵壅水以灌其城鐵鉉乃詐設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鉉伏勇士闉門候。燕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其不意縱壯士突擊北兵皆破之。燕王憤甚計無所出。僧道衍謂王曰師老矣。於是撤圍退還北平。鉉遂及盛庸等兵復德州諸郡縣兵勢大振。○擢鐵鉉為兵部尚書贊理大將軍軍事封盛庸為歷城侯。九月朔詔大將軍盛庸總平燕諸軍北伐副將軍吳傑進兵定州都督徐凱等屯滄州。十月靖難兵襲破滄州執都督徐凱程暹等。燕王以盛庸之北向也下令往征遼東將士聞之頗不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間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利也。王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屯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敵眾所聚。定州脩築已完城守粗備。滄州土城頹圮日久天寒地凍雨雪泥淖脩之未易便若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急趨攻之必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示無南伐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破之必矣。失今不取他日城成守備堅完難於為力。且機事貴密故未令眾知者慮洩也。玉與能叩頭稱善。徐凱等諜知燕兵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軍四出伐木晝夜督軍脩城。燕兵過直沽。王語諸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塼垛兒窩兒坡數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三更起程一晝夜行三百里遇哨騎盡殺之食時奄至滄州。凱猶不知督軍運土築城如故。及兵至城下乃覺。亟命分守城堞眾皆股栗倉皇無暇擐甲。燕兵四面急攻王麾壯士由城東北角梯而登踰崩遂拔其城。先遣兵斷其歸路生擒凱及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等斬首萬餘級餘眾悉降。燕將譚淵盡坑殺之。械送凱等還北平。

十二月盛庸移營東昌。燕兵進次臨清。○靖難兵攻東昌盛庸鐵鉉督師與戰大敗之斬其大將張玉。時庸等聞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將士誓師勵眾簡閱精銳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王謂諸將曰且易與耳彼既乏糧而出東昌素無蓄積其何所恃乎。燕師所恃驟勝見庸陣徑往即鼓譟而前盡為火器所傷。俄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斬其都指揮張玉于陣。騎兵往往有棄甲而降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朱能周長率胡騎奮擊其東北角於是西南抽兵漸薄。王躍馬突出得免。庸軍擒斬萬餘人燕師大敗遂北奔。庸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筭。先是帝詔諸將戒約軍士無使朕他日有殺叔父之名。燕王知之故每戰挺身獨出雖短兵接戰莫敢加刃。王騎射猶精追者每為所殺。至是兵敗北奔王獨以

一騎殿後追者數百人不敢近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麾下指揮常其等數人而去　惟王喜以高煦爲肖己甚獎之

詔舉懷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辛巳建文三年（背爲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酉朔東昌捷至詔褒賞將士召齊泰黃子澄還朝仍預軍事

享太廟告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謹按燕王敗東昌之敗道衍日前固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

謹按震直字子敏烏程人洪武中以富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遷工部尚書太祖呼爲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雲南修往祈靈濟請雨鹽法督監軍安南將王帶一金或損二不敢貴情也以廉上嘗事御史大夫論之太祖默御史而歸貢直田宅世後其家非兵起督餉晉會聞兵敗夜歸後復爲工部常囑訪建文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上曰何以處我震曰上欲使臣自有處夜經于驛亭中

二月　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張玉等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

謹按張玉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東昌之戰王不知玉所在突入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王亦被創而歿王已衝擊而出王聞之痛悼將諸將曰皆侍語及東昌事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數難之際失一良輔吾至今寢不能席食不下咽耳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賞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智有勇謀略功當第一惜其早殁追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稍衰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兵制師遂南出諭諸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比者纔戰即退幾前垂勝之功深爲可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怯懦見敵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鋒在前而不畏矢鏃在後而不懼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爲喻不必遠鑑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丘福等言定州府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於收效況盛庸聚德州吳傑平安頡頏眞定相爲犄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眞定相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曰二百里不爲遠我軍分兩賊聞彼合勢夾攻我腹背受敵矣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此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

三月戊寅盛庸進兵營于夾河平安駐師單家橋靖難兵由陳家渡過河逆之相去四十里　燕王語諸將曰敵每列陣精銳在前羸弱在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摧其鋒銳餘自震懼中軍嘗云敵五六里列陣嚴整以待之我以精騎先破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如捲席之勢摧之使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使其奔過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敗愼勿逆擊之彼不得前奔則必致死於我矣切記吾言

辛巳盛庸兵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殺其大將譚淵

壬午復戰敗績都指揮莊得等死之盛庸走德州將兩軍列陣相對燕王先帥三騎覘之掠陣而過遂麾兵攻其左披靡軍攀肩眉若

弩矢矛不能入燕軍預作鐵鑯長六七尺橫貫鐵釘于端釘末打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盾不得出動則皆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敵衆棄盾走燕騎兵乘之而入南軍奔潰燕將譚淵從軍中望見塵起遂出兵逆擊之莊得帥衆死戰不退淵與其部下指揮董中峯等皆爲得軍所殺會日暮各斂兵還營明日再戰　燕王謂諸將曰昨日譚淵因敵走邀擊太早故不能成功兵法曰窮寇勿追故我先戒中軍令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甚彼肇火燈其鋒尚氣敢必欲絕其生路彼安得不致死鬬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吾言以致喪身汝曹慎之諸將稱善軍於西南燕軍於東北兩軍交戰自辰達未勝負未分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南軍瞇目咫尺不見人北兵乘風大呼縱擊

之南軍大敗棄兵而走斬首數萬莊得與驍將楚智皂旗張等皆死焉追至滹沱河溺死及踐蹂死者不可勝計盛庸單騎走德州是戰也　燕王輕身出入瞞陣將士守上戒諭不敢加刃以至於敗詔責遂齊泰黃子澄於外實以付託不效令有司籍其家以謝燕人有司奉行徒爲文具而已其實使之出外募兵也

閏三月己亥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於藁城敗績先是夾河之戰吳傑陳暉等引兵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乃退還真定燕王謂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卸餉避我不戰是爲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收言取糧故令校尉裨將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報云燕兵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吳傑等聞之以爲信然乃謀出師掩其不備襲出

軍渡滹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薄暮趣兵渡河諸將請俟明旦都指揮陸榮進曰今日十惡兵家所忌不宜進兵　王曰時機不可失也若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難爲力矣補小忌者誤大謀遂進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於西南　王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百騎綴其三面悉精銳攻其南北隅相與大戰王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繞出其陣後突入大呼奮擊南軍矢下如雨箭集王所建旗如蝟毛焉燕師多被殺傷忽大風起發屋折樹燕師乘之傑等軍大潰追奔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生擒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南兵降於燕　王悉釋之南還自是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勿忘

也○靖難兵徇河北郡縣多降遂次於大名

謹按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藁城三大戰靖難兵皆有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而華自此而南北成敗之形成矣嗚呼昔漢高以大風而脫睢水之圍救或者以大風而廢擧勝之珍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何往而非得天以爲之本

四月　燕王遣人上書於朝時大名官吏迎靖難兵援詠者言齊泰黃子澄皆竄逐有司已籍錄其家　王乃上書稱臣燕王棣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凡數百言書成　王以示左右喜訓曰署臣于燕之上其義爾知之乎皆對曰不知　王曰予名與帝名同　皇考太祖皇帝命名之意有在今以臣先之即禦燕皇帝此其兆也左右皆頓首稱賀○遣大理寺少卿薛嵓如燕府　燕王書至帝以示方孝孺及侍中黃觀二人閱畢奏曰此機會也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爲沴不戰將困矣今遣人報之以弛其備且令各處兵馬漸集調遼東軍以攻永

平德州以援乎燕根本受敵彼必歸援我軍追躡其後破之在此舉也使人往返之間師已畢集矣投機之會決不可失帝以爲然乃命觀草詔赦　燕王父子及諸將士之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遣薛嵓等齎往燕師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數千紙付嵓令密散諸燕將士使歸心　王讀詔大怒欲殺嵓既而釋之乃耀武令各軍連營百餘里戈甲旗鼓相接而馳射其中使嵓等觀之留數日乃還

謹按方黄此策觀其言則美矣於用與不用夫以文皇料敵如神明見萬里豈其爲區區淺術所能自彊其偽而使敵人得以乘其敝耶必不然矣且方黄惟務集兵不知選將如此雖借尤未爲不得何也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兵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負宿之將以三十萬衆降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衆其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黄不知鑒此乃以此爲投機之會將來之患矣且欲于宣諭大類掩耳盜鈴曾而兩使燕將士歸心耶宥同戲劇權臨敵變方黄蓋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權變不足抵可爲衍乎之相以狀危淸俄觀矣

五月燕王使指揮武勝等來上書言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吁書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識耶僞耶張機阱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如此欲令息兵可乎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朝廷以燕不肯息兵執武勝繫獄

六月靖難兵破濟寧掠沙河沛縣焚其軍資糧運數百萬京師大震先是北兵被諜者言武勝等繫獄　燕王大怒謂諸將曰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今若此吾必藏之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道徐沛宜調輕騎數千燒彼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衆必乖解遂遣其都指揮李遠等率驍兵六千掠其糧道遠等至濟寧穀亭盡焚軍興以來儲積丘縣薛祿令兵攻濟州塞濠登陴破其城遂滑兵掠沙河沛縣南軍不之覺悉燒毀其糧數百萬石悉爲所焚軍資器械俱爲煨燼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德州軍士盡散走歸京師大震德州糧餉遂艱南軍自此益不振矣

七月靖難兵襲取彰德軍攻其城不克時都督趙淸守彰德　燕王遣遊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採淸遣兵追之則引而去於是城中乏薪拆屋爲炊既而　王令伏兵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誘之淸果遣兵出誘入伏內斬殺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出　王遣人招淸淸對使者言殿下至京城日但以二指許帖召臣臣不敢不至今未敢也　王悅其言爲之緩攻○平安自眞定率兵攻北平營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兵告急○靖難兵還次定州遣其將都指揮劉江救北平

八月靖難將劉江及平安戰於北平安軍敗績初　燕王聞北平被圍召劉江問策將安出江備陳行且曰臣方思之爲熟請與江先往江曰殿下如何既處顧得從圍去不住爲敵笑耳俄而曰臣願成矣　王喜呼酒送其行江與　王約曰臣至北平以砲爲號二次砲響則決圍三次砲響則進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閉外圍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響之後爲號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矣　王大喜然其計保兒安小字也至是江與安戰果如其策大敗之斬首數千人獲馬六百餘匹安走還眞定○遣錦衣衛千戶張安如燕方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老無功而德州糧道又絕事勢可憂何以罷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策安可坐

親臣有一策。帝曰。試言之。孝孺曰。燕王素寵愛次子高煦及幼子高燧。其世子嘗爲其二弟所譖。恒不自安。今但用計離間其世子。使彼父子相疑。則必趨歸北平。而吾可以徐圖其後矣。帝從之。遂令孝孺草書貽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而令張安齎詣世子。世子得書不啓封。遣人幷安等送赴軍前。時燕宦者黃儼素附高燧。秉此譖世子與朝廷通密謀。高煦亦助儼言。燕王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王覽書歎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況君臣之際乎。乃囚安等。

謹按 方氏美謀未離間古賢有以 先儒云離間父子至親者

十一月。朔燕群臣將校上表。燕王勸號宜早即皇帝位。以慰天下之望。不許。○遣駙馬都尉梅殷鎭守淮安。殷尚 太祖女寧國公主。

最有才智。太祖最眷注之。臨崩時 皇太孫與殷侍側。受顧命。首囑太孫曰。燕王最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託幼主。乃出密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言訖而崩。太孫旣即位。殷以至親嘗在左右。至是靖難兵漸南。逼諸將多懷觀望。乃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命殷統之。駐淮上以扼燕師。旣而燕王遣殷書。以進香金陵爲辭。殷答曰。進香 皇考有禁。違者爲不孝。不遵者不孝。王大怒。遣使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詞甚峻。且曰。留汝口。回去說知也。燕王陞擢將校。以都指揮丘福朱能張信劉才鄭亨李遠張武火眞陳珪李彬陳賢王忠徐忠陳文房寬並爲五軍都督僉事。陞紀善李忠爲右長史。餘將士陞秩有差。○都督楊文帥遼東軍圍永平。靖難兵劉江擊敗之。○以楊士奇爲吳府審理副。士奇江西泰和人。幼孤貧力學。客遊湖湘。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召入翰林修書。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監視諸局。未幾令吏部試諸纂修者。授以官。尚書張紞讀其策嘗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也。以爲第一。奏授吳府審理副。士奇由是著名。○詔內官出使放縱。許有司檢送京師。洪武初內官奉使出外。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內官暴橫爲言。詔所在有司。但遇內官奉使暴橫虐害士民者。即檢縛赴京以聞。於是內官奪氣。密謀惟燕矣。

十二月。燕王帥師南伐。敗南軍於藁城。靖難兵自此有進無退矣。

謹按 事除道事云靖難兵起三年。屢戰多勝。所克千里。旱能據之燕所過城邑。往往堅守不下。間克之。兵去即後爲朝廷守。是時燕所據者。惟北京永平保定三郡而已。至是內官衛嘗遣人於 文廟。直擣京師。約爲內應。天下可定。文廟然之。壬午春舉兵直趨京師。不復爲歸計。意有所爲也。旣正 大統。諸內臣有謀者皆次第擢爲逆藩鎭守。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制。

謹按 是時南師屢衄。靖難之兵日逼。國勢危如累卵矣。而猶以更改制度爲事。揚揚若無事時。昔人燕雀處堂之喻。其建文君臣之謂乎。

壬午建文四年。革爲洪武三十五年。是年六月己巳 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於衡水。○靖難兵攻破東河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謹按 鄭華勑爲行人。元年謫爲東平吏目。兵起。華謂妻曰。吾必死。汝奉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命。華因託家友人無錫丞趙治。遣北兵薄城。時諸長貳悉弃城走。華獨佐敏率吏民悉守之。力不支。城陷。撲山東。又不至。乃不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縣顏伯瑋
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謹按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眞卿之後洪武末知沛縣時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旣而北兵駐沙河攻沛伯瑋謂令余珏次子有爲曰汝歸白大人子勿以我爲念北兵入城調遊兵禦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胡先悉髮之南門外珏走告其友壁爲傳其事唐子清楊吉先主簿果敢能撫下兵入被執俱不屈而死正統中御史彭勗爲立祠又有縣令向升者黔人遇亂潮之學篤行能養法武中應訪材知縣時兵後孰樹林致嘉禾蠶桑徙歸民安其治燕兵南犯升以忠義激士民力不支被執以死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升鄉賢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鋒追躡之
壬辰燕王至淝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
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
縣鄭恕死之

謹按恕字本中仙居人善詩書嘗性廉介蕭然斗室弔與學徒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府鄭禮爲縣邑學諭過蕭縣民愛戴之燕兵陷蕭之役戮其家二女皆配自求死焉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兼贊都指揮儲欽軍事兼督蘇松常鎮嘉興五
郡軍馬入援京師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恪勤　朝廷以吳民
負海爽俗僭靡違式明法以齊之豪者或更籍持短長賊謫蹊起難
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每數遣請群賢考求
治道商略民生休戚風俗淳漓以爲興革由是吏民同心向義轄縣
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步詣門賓閤爲
謝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賓辭
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大湖善嘆曰韓先生可得
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
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
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與人不苟
合亢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於先
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願見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背
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芹置上座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乃及此耶
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視之
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薦芹爲行軍司馬

謹按錢芹治都舞具西漢循良王賓韓奕諸人何踪東漢清節爲尙此風往往有之悵今愚昔眞美人西方足音空谷矣

靖難兵破宿州遂取徐州於是齊眉營堡諸文武將吏皆降軍士或
散爲群盜反掠奪芻糧助北兵爲勢矣

四月丁卯總兵官都督何福敗靖難兵於小河斬其大將陳文
時北兵至小河陳文於一要處爲橋先度步卒輜重騎兵隨之遂分
兵守橋明日何福列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燕王帥騎
與戰福麾步兵而前爭所守橋福率後軍來援奮擊破之俘斬數百
人遂斬陳文於陣勇氣百倍遂渡橋南燕將張武見文戰沒率勇敢
士自林間突出與　王騎合擊却之指揮丁良朱彬被執燕將都指
揮韓貴亦戰死於是福軍與燕兵南北對壘相持者數日

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京軍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京師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援河福旣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
勝負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於北軍中
最號勇敢爲驍騎南軍所憚徒力斬數人乃死於是北兵退走還營

抝壘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朱能獨斥諸將，大聲曰：漢高帝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況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諸將言歸者，皆不忠，當斬以徇。衆不敢復言。王遂決意引兵南下，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謹按：兩敵相持者，進退未能，勝遠而輕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於此矣。謀臣宿將，齊黃方練諸臣，從無知兵者乎？朱能何也，何往而不敗哉。

丁丑，何福移師營于靈璧。時南軍所至，輒塹作壘為營，軍士通夕不得休，壘成而將且復行，往往虛敝人力，故臨陣之際卒先罷困矣。燕王行營不為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為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即得休息，有便暇，則射獵閱覽地勢，得食輒頒將士，每拔城破壘，悉以所獲財物賚之，人樂為用。至是對壘日久，王與將士不解甲者一月矣。盛夏淮土蒸濕，暑雨連作，軍中常恐疾疫，將士頗怨，屢請渡河擇地休息士馬。王諭之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一渡河則士心必懈，敵乘勝來邀，祇取敗辱耳。況敵久乏糧，士卒饑疲，其心已離，邀其餉道，可以坐困之。今日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諸將惟朱能、鄭亨以為然，餘人猶固請不已。王盛怒斥之，諸將乃不敢復言。遂遣朱榮、劉江等率輕騎截南軍餉道，又令游騎擾其樵採。何福乃下令移營靈璧，以就其糧，且就糧尤便，然分軍護糧，勢不得完，銳氣頓衰。

己卯，靖難兵及何福、平安戰于靈璧，福等敗績。時南軍運糧五萬，平安帥馬步六萬護之，為方陣，負糧者居其中。燕王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煦伏兵于林間，戒伺敵戰疲即出擊。於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為兩翼。安引軍突至，殺北兵千餘，矢下如雨。王麾步軍縱擊，橫貫其陣，斷而為二，南軍遂亂。何福等出壁與安合擊，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煦窺見南師疲困，即帥衆突出擊之。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萬餘人，獲馬三千餘匹，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入營，塞壘門堅守。是夜，福下令期明日聞砲聲三即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

庚辰，靖難兵攻破靈璧營，何福遁走。副總兵陳暉、平安皆被執。參贊軍務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皆死之。燕王令諸軍攻靈璧營，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北兵三發砲，福軍誤以為己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北兵悉登之，遂破其營，生擒陳暉、平安及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指揮王貴等一百八十餘員，獲馬二萬餘匹，降者無算，悉縱遣之。何福單騎脫走。自是南兵益衰，議者知金陵不能守矣。黃子澄聞之，撫膺大慟曰：大事去矣，吾輩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五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帥師還濟南，至直沽，師潰。時靖難兵南下，朝廷用齊黃議，調遼東兵十萬至濟南，與鐵鉉合勢以絕北兵後。比至直沽，遇北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

辛卯，靖難兵渡淮，大將軍盛庸敗走，遂克盱眙縣。時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之南岸。燕兵列北岸相對。燕王命縛舟編筏，揚旗鼓譟，指麾若將渡者，南軍望之有懼色。王命丘福、朱能、狗兒等將驍勇數百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初不之覺也。及漸近，舉砲，兩軍驍將丘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甲而走。庸股慄不能

渡江可無後顧之虞

王驅其下搏之，衆舟撓，卸脫走。北兵遂獲兵戰艦，衆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王會諸將議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徑趨滁、和，集舟渡江；或欲先取淮安，有高郵以達真、揚，即渡江可無後顧之虞。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則力屈威挫，援兵既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儀真，兩城單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吾於此時，乘取姦惡，事勢迫蹙，誰能固匿之？必有縛獻軍門者。吾循府其心焉，以雪圖逼之恥，救諸王之困，可指日而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遣禮部侍中黃觀往安慶，脩撰王叔英往廣德，都御史練子寧往杭州，募兵入援京師。三人奉詔，皆奮不顧家。然勢不可為矣。○揚州衛指揮王禮以城降於靖難師。先是，燕遣都指揮吳玉招諭揚州府衛，指揮崇剛、監軍御史王彬不從，謀集兵守禦。玉飛書募人擒之，禮先謀應北兵，為剛等所執，繫獄。至是，禮弟千戶徐政等率衆破獄出之，遂執剛及彬，開門降。

庚子，北兵至天長，禮、政等縛二人以獻，不屈皆死。燕王遂至揚州，命禮同指揮吳麟等諭下高郵、通泰諸城，并集舟以備渡江。靖難兵克儀真，遂立大營于高資港。儀真既破，北舟往來江上，旗鼓蔽天。鎮江守童俊挾款。建文帝雖下詔天下勤王，然而無及矣。○呂太后遣慶成郡王如靖難師議和。時北兵既克儀真，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天塹之險，北軍不長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也。帝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燕王怒曰：此將欲緩我師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括船于瓜州。燕王將渡江也，命都指揮具集高郵、通泰船于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為前哨。狗兒後賜姓名王彥。

謹按：靖難初，不獨猛將如林，而內臣智勇兼全者亦往往有之。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驥即添兒，西番人；鄭和即三保；李謙即保兒，雲南人；雲祥即猛可；田嘉禾即哈剌帖木兒，胡人。皆內臣從文廟起兵靖難，出入戰陣，多建奇功，後皆為各監太監，或出鎮邊著功。

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植死之。

謹按：文皇浦口之敗，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陳起按甲伏鐵擲，出撫其背曰：勉之，太子多疾。於是殊死戰。文皇

率精騎直衝開陣，南軍不能支。上方遣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謀迎降，植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為所殺。金事奏陳其罪邀賞，文皇立誅之，具棺斂葬於白石州。

庚申，靖難兵次于龍潭，將逼。建文帝聞盛庸後敗，沿江舟師皆降，憂懼不知所為，問計於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曰：今城中尚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盡撤城外民舍，驅民入城，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幸蜀，收集士馬，以為後舉。帝然之，乃命谷王橞、安王楹分守都城門，遣李景隆及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往龍潭，仍以割地請和為辭，以待援兵。景隆等既至，見燕王，俯伏惶汗，不敢仰視。久之，乃以割地請和為請。燕王笑曰：公等今為說客耶？割地何名？公何為聽姦臣之計？景隆等惶不敢對。既乃以君臣上下之義為言。王不悅，遂遣景隆等歸。○帝

銘鉞鈸姚善等共五十一人

謹按淸江教頁曰蔵師莊金川門是夕諸舍御史四十餘人翦鶉鍵域遺去諸朝遷者豈察以閩文皇丞置不問已而單衛紫之學梁沼繼以献畏死者輸餇府悉後其官今兵部郎給事可祭見色然皇粱塋歸亦已多矣後來洊山蒋亦往往有是其備販自活擇窾自居者隱志亦可悲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及補鍋匠河西傭其此類與

燕王淸宮三日諸宮人女官內官多誅死惟得罪於建文者乃得留

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

丁卯諸將上表勸進

戊辰諸王上表勸進

己巳 王謁 孝陵還御奉天殿卽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云

壬申備天子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先是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 上淸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諸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讀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追封都督徐增壽爲湯武侯諡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二公至今咸休並盛 國朝武臣鮮與並焉○革去興宗孝康皇帝廟號仍舊諡懿文 皇太子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衡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爲庶人允熙改封甌寧王三人後皆不得其死○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將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出○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節槩無撓載意法司逼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輙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召淮南鎭兵官駙馬都尉梅殷還京師是時建文諸將列守淮南北者惟殷尚欲爲建文計而大勢已去及上旣正大位命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 上甚銜之○齊泰被執至京族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將詰抄簽充軍臣九族外親之外親以秦爲首尙爀等十六戶○皆戍遠邊充軍先發興州充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一年發其兩衛多道死者蘇州府知府姚善被太倉衛鎭撫蔡厭斌等縛至誅之先是 上購善子澄恐子澄避于善所約與航海善謝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公朝臣也可以四往募召以國與復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者也遂被執 上詰之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遂命磔之善友錢芹者常熟人仕爲給事中與善相期許聞執丁艱丧家居聞善被刑悲慟不食起登琴川樓西向拜祠而哭曰吾與君受國厚恩不幸同遭陽難志同死同今君已死吾恐負義偷生乎遂赴水死○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縛至京族誅之從子文富福進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司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 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御史練子寧子寧被臨安衛指揮劉傑縛至闕對 上語不遜 上震怒命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親家之親被抄沒戍邊方者又數百人○下方孝

（著者耳他圖不能一一錄耳）
守安慶府侍郎黃觀投水死。先是觀徃徵兵上江諸郡無何而
上渡江入正大統矣觀自恨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剎磯
淵急處投水而死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携二女沉於
通濟橋下亦死○守廣德翰林修撰王叔英自經死叔英聞靖難兵
渡江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
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
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
勿稱希賢又書曰生既久耳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
世遂自縊死後錄其家叔英妻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御史曾鳳
韶自刎死鳳韶吉安廬陵人嘗劾諸王馳御道一時憚之及朝議遣
使侍詔北平群臣皆從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
上既即位嘉其直欲召用之鳳韶臥於邸不應命乃刺血書愼詞於
襟畧曰生為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筍官者而登進士之
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時之得宜可以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
天祥矣書畢遂自殺妻劉氏亦自經死○浙江按察使王良自焚死
良河南祥符人靖難師既入京良慟哭誓以必死會命使召之良執
使者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徇道中忽遇衆譟譟而逃奪使者去良
還坐堂上悉收諸司印携歸廨與其妻訣妻先自投於池而死良遂
舉烈焰攜印與家人同赴火死

謹按 布背二牌有書諸臣而及其妻女亦難悴不汚者黃巖胡氏續日華徐蒲臣子當考諸臺徙際凡不服命者

誅惟戮其身且戮及其九族甚亂又遶及其九族之外親以至九族外輩之外親引之語無千遺盡十族之戒不知方孝孺一家為欺凡黨為姦臣皆勸之然臣遞進者未嘗無也其始也貴其身及其學外親豫臣皆有之因戚而已求其無以後此任自本衛役行校殺武林沒四散臨戍後編戍至十一年乃許告許春惡之禁十三年則不復有告許綿續之辭自洪熙初詔寬宥而後諸臣之遺裔出矣
又按靖難數年之戰爭以及喪宗族親之誅逮宇宙一大變也鴻序讀一由人事首亦天運臣九族殃與背人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語不繇不今人忿悒於當此之際

七月陞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為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
為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聞侍詔
解縉名命侍左右縉亦敢言 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
改中書舍人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特命淮與縉立於御榻
左以備顧問時 上以初登極萬機叢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
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尋擢吳
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編修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為檢討
尋復陞解縉為侍讀胡靖為侍講編脩楊榮為修撰黃淮為編
脩○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死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
臣太息曰只為群臣撒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
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紞懼退而自經
八月僉左都御史景清犯 駕伏誅清陝西眞寧人洪武甲戌
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脩尋嘉其才能命署左僉都御史建文
初改為北平參議往察燕邸動靜 上縛之清言論明爽大被稱賞
尋還舊任及建文闈宮自焚清覗知其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厚遇之仍以官清自其恒伏利劍衣

程中奏跪侍朝人疑焉至是入早朝清衣緋衣而入朝畢
上出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赤色犯帝座甚
急至是清不緋果獨緋也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帶劍清知志不遂
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下血近前直
噴沁御衣　上愈怒剝其皮草櫝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磔其
骨肉是夜　上夢清仗劍繞殿追逼明晨駕過其處忽斷索行三步
為犯駕狀乃命藏於庫中詔戮清族盡掘其先墓焚焉為抄提九族
外親尤慘直至一邑幾徧蔓延於鄰郡縣云○召前北平按察使陳
瑛至京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燕邸謫廣西
上即位首召用之瑛怨建文諸臣最深殊而瑛奏言建文之臣如黃
觀廖昇王叔英周是脩王艮顏伯瑋皆不順天命而效死于建文討

其存心與叛逆無異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
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有而
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耳悉勿用○擢戶部侍郎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初原吉自福建召
還　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之高位
上曰原吉父　皇太祖之臣也彼忠於　太祖故忠於建文豈不忠
於朕哉逾月遂進擢尚書
九月四日封賞奉天征討將士封都督僉事丘福淇國公歲祿二千
五百石朱能成國公歲祿二千二百石封張武成陽侯鄭亨武安侯
顧成鎮遠侯王聰武城侯歲食祿千五百石陳珪泰寧侯孟善保定
侯郭亮成安侯歲食祿千二百石王忠靖安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
平侯李遠安平侯並食祿一千石封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
襄城伯唐雲新昌伯孫巖應城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張玉子
張輔信安伯譚淵子譚忠新寧伯並食祿一千石已上並子孫世世
承襲封房寬思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封房勝富昌伯
食祿一千石劉才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以曹國
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瑺都督王佐陳瑄有默相事機之功增景隆
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封茹瑺忠誠伯祿一千石以終本身王佐順
昌伯陳瑄平江伯並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以駙馬都尉王寧
不知時勢以致遭禍封永春侯子孫世世承襲餘將士論功高下陞
賞有差○擢工部左侍郎蹇義為吏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劉儁為兵
部尚書○擢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福萊州昌邑人由鄉貢

洪武末為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奇其才識超陞工
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上登極治奸黨籍閒之罪李景隆於御前并
指福為姦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則非矣　上知其名特
宥之不問遷左侍郎遂進尚書自是益加寵任焉○移東勝左衛於
永平府東勝右衛於遵化縣
謹按此實錄所紀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大寧為邊至永樂初
以大寧東勝興遠棄守邊移諸衛所於內地至宣德中復并
開平興和棄之東西失地各三百餘里
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獨石為極邊矣
皇上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胡廣楊榮楊士奇黃淮金幼孜胡儼七
人入居閣中論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輩不得與
焉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皆處前進呈文字商機
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方退牆壽後名廣縉等七人其五江西籍

吉水周縉陵王奇泰和劉孜新淦練南昌程崇福建建安人淮浙江永嘉人。○谷府長史劉璟下獄自經。璟誠意伯劉基仲子也。自少好學。博通經術。究兵略。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而通明秀朗。璟眞童伯溫有子矣。而基與璉相繼卒。詔璟襲職。璟讓兄子廌。即封廌誠意伯。璟備親豐舞論說英偉。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倣宋制。授璟閤門使。且令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既之令糾止不法者。將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陛下其項。靡朝悚之。成欲其遠去。其後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建文初。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以疾辭歸。 上既登極。璟臥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皆戒之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亦為魏徵可也。盍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謹按。當時自死事諸臣外。無非靖難觀釁。而劉璟乃薄觀而不爲聊士。國各有志也。嗚呼。承明富貴。劉璟特許爲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甘死如飴。當時貴者。况我國初。天下人心風俗。何爾淑民。後世再見之。

十月。勅董倫。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為副監修。侍讀解縉為副總裁。○以僧道衍為僧錄司左善世。○命解縉等編閱建文群臣諸章疏。時 上于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章疏千餘通。覽有一二干犯者。命縉等編閱。謂係謹焉錄進。數日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撰李貫對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乎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府等前日事。彼時忠於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有遮蔽也。

十一月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陞解縉為翰林院侍讀學士。胡廣黃淮胡儼為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為侍講。○論守城功。陞北平左布政使郭資為戶部尚書。仍掌北平布政司事。保定府知府雒僉為刑部尚書。仍掌保定府事。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志剛為工部尚書。○以江西儒士軒伯昇為山東布政司左參議。 上初即位。詔求山林隱逸之士。茂才抱德之人。江西首以伯昇詔故召用之。○滁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聞登極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慟不已。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建文五

粤濱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江灌 審定

成祖文皇帝 御名棣，太祖第四子，母孝慈高皇后馬氏所出。初封燕王。靖難奉天征討，遂承大統，乃遷都北平，謂之北京。以癸未年為永樂元年，在位二十二年。

癸未永樂元年

正月，群臣上表請立太子，不允。○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進陳瑛左都御史。○定官俸米鈔兼支，令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分米二分鈔。舊新鈔一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吏典旗軍，並全支米。從戶部尚書郁新等之議也。

謹按：此官俸折米之始。累朝以來，又有折布、折絹、折胡椒、蘇木等事，俱日減其實。以後則有二分支米八分支鈔，或三分米七分鈔，雖九品雜職無不皆然者矣。而鈔法不通行，鈔一貫價值錢二文耳。嗚呼，俸祿薄而欲吏之廉，難矣。是故為治安[illegible]所以有小官之俸不可有折減之俸。

二月，詔以北平為北京，設北平留守，後行軍都督府及北京行部，以郭資、雒僉並為行部尚書，所屬分置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改北平府為順天府，其北平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衙門俱革。○遣使賚書往北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曰：元運既衰，我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命于天，撫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朵兒忱等賚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太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同為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遣勑諭脫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之意。

三月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皇太子。勑答曰：覽表具悉。朕嗣承大寶，思惟永圖，負荷之艱，夙夜祗畏。知在長子，知識未廣，德業未進，備儲之任，豈當遽承？必俟以正元良，歲成其德業，未允所請。

謹按：永樂初群臣請立太子，文皇以靖難功臣而後嗣立太子，遂欲立高煦，[illegible]。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來朝復隱不奏。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衛所，凡有草賊及虜寇聲息，不以聞者，鎮守官以下職無大小，罪與永同。

按：國初邊臣欺蔽之誅甚嚴如此，何今之不然也。

濟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大行山下，其流自縣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曰：此策亦是，命朝廷更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按：此亦運道一便，不可不考。

四月，勑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審于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徵、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輩，相與協心同力，共建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立祚以來，思惟文武群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懷疑不安于職者，此蓋不明天命，不明朕心故也。凡爾文武群臣，皆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讎視怨

之比乎。昔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觀然希慕。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昔日靖難之人，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虛誠共事，以以示休寄。朕言不再，其深體之。○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銀一兩；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錢貨物交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價直。然鈔稍易于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屢而竟不行如故。

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物，賜書戒之。岷王所爲不法，械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詔悉降其王府官職事。

謹按 二王始以不道見廢于建文後復爵而猶不悛若此其[illegible]

進封駙馬都尉李讓、袁容侯爵。時容尚永安公主，讓尚永平公主，前在北地皆有守城功，封爵未及，群臣以爲請。上曰：朕非忘之，候諸將士封賞定，然後論之耳。乃封容爲廣平侯，讓爲富陽侯，子孫世襲。

○續封功臣李彬等爲侯伯。上慮封賞靖難功臣有未當者，命淇國公丘福等擬議以聞。於是封都督僉事李彬爲豐城侯，改陳亨之子陳懋爲寧陽伯，金鄉侯王真之子王通陞國公，通爲武義伯，王友爲清遠伯，陳賢爲榮昌伯，張興爲安鄉伯，陳志爲遂安伯，俱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七月，曹國公李景隆及侍講學士解縉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其

一百八十三卷。○戶部尚書郁新等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運糧艱難。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

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按是時會通河未開故行此海陸二運兼運一時權宜之制也

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內臣提督市舶始此。

九月，以高唐州民王政爲吏科給事中，以言稱旨也。○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撫司土官刀暹答侵威遠，地據其知州，請發兵討之。上謂兵部臣曰：兵易動難安，一或輕舉，傷人必多。其人有不善，以理告諭，未必不從。如其不從，然後兵加未晚。乃勅沐晟遣人諭之。既而刀暹答悔懼，還所據知州及威遠之地，遣使入貢方物謝罪。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嚴警備。旦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蝗，朕心不寧，故遣使者視，不絕于道。如待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十月，籍長興侯耿炳文家。炳文長子瓛尚懿文長女。刑部尚書鄭賜及陳瑛等劾奏炳文服器僭侈，命籍其家。炳文遂自盡，諸子皆死。

謹按 建文諸將北向拒戰如耿瓛盛庸及平安何福景隆輩初罪已籍附一時獲宥而後來俱不得其死者諸人之死視鐵鉉輩之死從逆衆片刻再而易若敵鐵鉉之爲能自靖而無愧乎

日本入貢。○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率衆攻瓦剌馬哈木，大敗。

十一月上欲知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考滿至京選
其嘗遷治禮知恤民者于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久未有言
者上謂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爲汝
等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於六科隨汝等在朕
左右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一
人言者夫郡縣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
況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江西左參議孫浩廣
東副使于浙下獄舊制給由者條陳本處民情自行具奏於鴻臚引
見之日御廷進呈時浩等考滿至京不遵此制遂令法司拿問

謹按 此可謂人君[illegible]言路之法矣

十二月　上謂蹇義陳瑛曰爲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
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
選授出一時倉卒未悉其才行必考察方見賢否其令巡按監
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年歲之久者察其能否貪廉之
實具奏○定新舊武職

謹按 此試職舊例今廢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陞功陞職者爲試職實授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實授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陞功者出幼比試襲替[illegible]

遷天下富戶於北京令選各布政司及直隸各府無田糧及有田糧
不及五石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籍順天府
詔今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敷奏○勅
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續承大統圖維求賢以資治理宵旰孳孳皇急于
祝淵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
下僚或可劇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間遠近並以
名聞毋偏蔽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
惟爾不任欽哉

甲申永樂二年

正月遣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齎璽書召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講黃淮爲考試官取楊相
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廷試賜曾棨周述周孟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平江伯
陳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充副總兵帥舟師海運江南糧百萬石至
直沽以給北京自是歲以爲常
四月戊戌冊立世子御名高熾爲皇太子郡王高煦爲漢王高燧爲
趙王命吏部尚書蹇義兼兵部尚書金忠並兼詹事府詹事禮部尚書
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解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
淮胡廣爲左右庶子仍兼侍讀胡儼楊榮爲左右諭德仍兼侍講楊
士奇金幼孜兼左右中允升北京刑部主事尹昌隆爲左中允修撰
李貫爲右中允升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爲司經局洗馬餘
僚皆司直司諫清紀殿書正字等官俱擇人爲之初　上議建儲文
臣惟金忠以靖難時股肱也武臣皆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
以爲不可　上猶豫不定遂召解縉問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指　宣廟也　上又密以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
復召尹昌隆問昌隆對與淮同　上意遂決○冊立長子妃張氏爲
皇太子妃○擢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保復姓姚賜名廣孝

上自是稱爲姚少師而不名亦終不蓄髮娶妻居止多在僧寺常賜二宮人亦不近。上乃召還之○文華寶鑑成。上召皇太子諭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爲治汝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顧侍臣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擇經傳格言爲書名曰儲君昭鑒錄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縉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俾日不失爲守成令主○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之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惓惓惟欲軍民无少苦安汝等職居近侍此來皆不聞一言及于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条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貴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汝等者不可不勉又一日諭六科曰朕日臨百官可否萬幾或有失中爾等當直言無隱又顧學士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勇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懾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六月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

謹按相傳廣孝和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以其好殺也及到其姊門姊難之息謂人曰和尚慈悲豈如其兼廣孝既貴過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仰遠于拜姊曰我安用汝許多拜耶僧見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詣還户内不復見

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有司以綿絲進獻禮部請百官表賀不許

○饒州鄱陽縣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會司府縣官杖其罪杖之焚所著書

八月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語縉等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偏疏而不逐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警求此心爲功要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矣

○勅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屬耕至秋各屯先擇擇可以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于此無警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則寇無所掠此持守屯賊朕過計如此其攻取戰守之策在爾深思之

謹按近日近邊軍落屯聚者廣此寧夏最無所掠不能久駐此御邊之策也

周王畋於鈞州獲騶虞王來朝獻之群臣稱賀侍講楊榮作頌以獻既而四方奏甘露屢降加禾呈瑞野蠶成繭外國獻麒麟白雉白鹿白[illegible]玄兔白象靈犀之屬甚衆榮與解縉胡廣金幼孜梁潛等咸作歌頌以進

九月夏原吉浙江治水訖先是原吉至浙西按視咨訪利害奏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涨流漲溢傷害禾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 上從之於是發浙西軍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加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茆港直注于江又

浚淤江西家丘至南蹌浦口上達大黄浦以達瀏家港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以胡儼爲國子監祭酒○侍講學士王達侍　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衆儒試爲說講畢　皇太子召楊士奇問曰縱肯於此恐無儒者之疏達不合義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敢言故合義此本宋儒胡瑗之說也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當人得此爻亦深此說耶士奇曰殿下此問最好因舉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皇太子悅

十一月山西潞州河津縣禹門渡黄河清自是月十七日至明年三月十八日始復舊○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米食猪　上曰古聖何爾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之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緩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如復敢爾必誅不宥○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復器用　上曰此徒說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用　○設天津衛于直沽　上以直沽海運商舶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築城戍守建百萬倉以備海運糧別以小舟轉運北京○　上聞中官以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命錦衣衛逮治其罪且召府尹向寶責之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宦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畏而輒聽之謹以朕百姓作人役可進罪乎今姑宥汝若復聽前非必誅

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仍賜學士解縉及黄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各二品金織衣一襲與尚書同縉等入謝言恩禮太過　上曰朕于卿等非私厚代言之司機密所繫況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贊翊不在尚書下故於賜賚必求其事功何拘品級自是凡有賜賚縉等皆與尚書同

十二月安南黎蒼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勑陳天平見之使者錯愕下拜感泣裴伯耆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弒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已而命御史李琦行人王樞賫勅往諭俾具篡奪陳氏之實以聞○贈徐增壽世襲定國公錫曾國公李景隆

按景隆曾嫌不法諸司連章劾奏其罪并及其弟增枝 景隆既懷殺其母左右令杜門自省隨附奸人造妖謀詛 天下遂徐皆陛下欲景隆見　上呼曰陛下非臣廢門奉迎何以有今日　上撫之曰幸甚朕來甚飢人來汝亦開門耶景隆等罪遂免于獄　因閉其家人四十余年男女自相配云谷王亦因而兼罪谷王　太祖高皇帝第十八子也

兮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元者赤不孚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

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爲儀制司郎中○戶部尚書郁新卒
九月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擢兗州府知府呂震爲刑部尚
書○召浙西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掌部事。丘壽擬□□公侯時承永樂文臣惟之衆請數之餉方急府庫空虛錢有書籍一時□壽功臣賞給士卒十八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百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翰林編輯大典未幾遣一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未幾內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諸番復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之費以費計郁給了戶部公出皮之□學□營建章未書缺之亦弊矣
加封信安伯張輔爲新城侯食祿千五百石時征剿未能言其交阯
爵雖功大輔從征之功亦多故也。
十月駙馬都尉梅殷爲盜所殺殷初盡心於建文君 上登極以寧
國公主懷厚之殷前都御史陳瑛等劾奏殷若養亡命私匿韃靼人
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有處令錦衣衛人執殷所匿
韃靼人送遼東殷與都督譚深及錦衣衛指揮趙曦有隙二人希
上旨一日候殷同鼓入朝經笪橋令人擠殷橋下水中而死。
十一月封甘肅總兵官右都督宋晟爲西寧侯食祿一千一百石加
其柔遠安邊之功也命子孫世世承襲子琥皆尚 上女爲駙馬都
尉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瑺有罪下
獄除名爲民坐不送趙王也○殺庶吉士章朴先是禁受藏方孝孺
詩文令刑部出榜曉諭天下有收藏者照依奸惡罪之
時朴偶以詩謀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
借觀密以奏聞 上怒逮朴戮于市而復善官。
丙戌永樂四年
正月遣使賚璽書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
剽掠居民勅道義捕之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 上嘉
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金綵緞二百匹綺綉衣六
十件綺綉帳褥枕席銀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鎭國之
山。 上親製文賜之○韃靼頭目浦東兒灰等率家來歸授以官以
浦東灰兒爲都指揮同知賜姓氏柴志誠阿兒剌台爲都指揮僉事
賜姓名楊汝誠餘皆授以指揮千百戶之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
綵幣有差仍居涼州莊浪寧夏三衛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爲考試官取朱縉
等二百二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林環陳全劉素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視太學禮
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
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命禮部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
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
曰經史粗備子集多缺 上曰士人稍有餘資皆欲集書況於朝廷
可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命哈密脫脫
襲封忠順王賜以金印先是元肅王勿納失里王哈密安克帖木兒
者勿納失里之孫也 上登極遣使來朝貢遂因封爲忠順王尋爲
鬼力赤毒死無嗣其兄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
帶遣使送還其國撫恤其民○命鎭守廣西都督僉事黃中呂毅以
兵送前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其臣黎季犛伏兵殺天平中等
引兵還。先是安南國王陳日煃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上表冒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爲胡𡗉詐稱陳氏絕嗣蒼爲甥求權署國事 上從

撫諭蠻年天平由雲南老撾走至京把其實 上遣人有之季犛阜蕭表蕭邏罔 上未知其詐遣中等以兵五千護送天平遇害大理卿薛嵒諸廣西中學以稍行信入安南境至近君季犛豈犛頁嵩爾粫等以塞振逆族及半爲將聞陳帥及諸衞蓄見天平皆抒錘隊羅中邏騎前規之往東者無所見面迎者壺叢相蔽于路中以爲覺然遠從遣度岡岡嶺關二關將至芹赴山路險阻林木豢家甫行不辭敢刻王逃前遼怱伏發大吁劫火平遠逃相廻其諸勦由谷家且上條萬學中等盛整兵發之寇邑斬弛援道不得前天平侯出牌先中等不得乙引兵還事關 上大怒篤成國公朱能等曰蘇謝小敵罪與治天鑒敢瑇伏好諜肆毒如此厭惡誅容納乃搦所敢此而不誅乒朔奚用從等若曰逆敝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伏天威一擧殄滅之

五月齊王榑有罪入朝留之先是榑結無賴養賓客有告之者上不忍罪之但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榑入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榑罪不宜宥榑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離間耶理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榑剛戾出于天性此猶不知改也命罷去其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諸臣賀不許○回回結牙思進玉碗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快于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今受之必廣獻之將有奇異于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雲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撫使司二長官司五以統之先是中官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往諭諸夷至大小古剌及其隣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家塔等處皆遣使隨瑄等入朝貢方物且言古剌等部皆在西南極邊自昔不通中國今天朝遣官宣布恩命人民皆願內屬乞設官總理仍招諭旁近未附之民從之于是以大古剌酋猴的那浪底馬撒酋腮冈怕遍爲宣撫使餘皆授長官司正官遣官齎誥印勑符往賜之

謹按二宣撫五長官今一統志官制皆不載豈非以其羈縻之後不能遍也歟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將兵討之汝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爲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上所命上壯之

七月大發兵征討安南黎賊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鎭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參將寧陽伯陳旭爲右參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以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協力成功○武臣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且有過不宜復任者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爲君待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用之不疑兩人終盡乃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將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得存一毫私遂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人圖苟免又誰肯盡心爾自今愼之勿復有言

國七月文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從之遂
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師逵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
朴詣江西右副都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
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磚瓦徵
天下諸色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
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每人月給米五
斗
十月朱能有疾卒于龍州張輔等率師從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
哨破隘留及雞陵二關賊皆敗走輔等進度芹站至呂江市橋造浮
橋濟師直至北江府新福縣嘉林縣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
會時賊於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爲固于江北岸緣
江樹柵多邊江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
民二百餘萬守之又于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于
樁內諸江海口俱下樁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
于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招市江口造船圖進
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于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廣嶺
上謂侍臣曰朕夜觀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
瘴氣候非其所習耳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樣遣 上親爲文祭
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

[illegible]

朱能既卒卽命張輔佩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南○平江伯
陳瑄督海運至遼東倂巡備倭寇劫沙門島瑄率衆追至朝鮮境上
焚寇舟殆盡殺溺死者甚衆

謹按洪武永樂[illegible]

西域亦力把力國人貢其國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古龜茲國也
十二月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驃騎將軍都督僉
事朱榮敗賊衆于嘉林江沐晟軍亦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
率大軍營于城北之沙灘與晟合撓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
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具嚴備城兵如蟻時官
軍攻具亦完輔乃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大丈夫報國成功名在
此舉先登者不次陞賞于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定兵夜襲其城以
燃火吹銅角爲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
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將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
上火炬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不
得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于城內列陣以戰驅象當前輔督
遊擊將軍朱廣等以畫獅蒙馬衝象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
皆股栗又爲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衆潰亂官軍乘勢追殺賊帥梁
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者不可勝數西都賊聞之亦焚宮
室倉庫逃入海於是三江宣江洮江等州縣大小頭目皆詣軍門降○
敕天下道士至京師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宮修樂金籙齋法薦 皇
考 皇妣車駕幸齋壇七日而畢○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

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賚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丁亥永樂五年

二月，出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先是縉與黃淮等所議易儲事頗泄於外，漢王高煦怨縉，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惟解縉、淮之。上怒，遂出縉廣西，尋復改交趾。左中允尹昌隆亦改禮部主事，後縉與淮皆坐事死。○張輔調兵襲破交南桐江寨及鹹劫江蒼賴山等處，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收黎賊于木凡江，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部也相繼來降。○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京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上怒曰：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家，今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福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遍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幡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

按番僧多幻術，此所謂慶雲天花白象青鸞之類，無非其幻也歟。

三月，封西僧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寵之于華蓋殿。○張輔、沐晟等大敗黎賊于富良江。時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舟艦亘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擁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乘勝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覧、大理寺卿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

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御名瞻基，年九歲，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侍講曾棨、鄒緝等侍講讀。上諭之曰：人於學，尚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論，浸漬之久，涵養之深，而德性純而器識廣也。異日所資甚大，非如儒生期章句也。

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諡曰仁孝皇后。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勑營建北京，諸臣人力俾無咎怨。

九月，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稱賀。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黎季犛父子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

十月，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賜勑諭勉。上復親製詩賜之。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復命翰林臣解縉、楊溥、儒士陳濟等二千人重修，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文。○設四夷館，選國子監生教習四方番夷翻譯文字，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命戶科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丰，去十年始還朝。或曰此舉爲蹤跡建文君也。○以張信爲尚寶司丞。信，萊州掖縣人，性至孝，母嘗病篤，佛龕前焚香籲天，割股和湯以進，母病遂愈。事聞，上嘉之，下詔旌其孝行，故爲尚寶丞。○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艘備使西洋。

戊子永樂六年

三月，遣御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瑞。上賜勑責之，既而蘇州、揚州二府復言栢花爲瑞。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乃有奏栢花爲瑞者也。責其欺君，今又言栢花，小人之務，欺誑者可惡。乃降璽書切責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爲僧者，遣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發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宦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illegible]

交趾總兵張輔沐晟等班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設置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

七月，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張輔爲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爲黔國公，加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陽侯陳旭各增祿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侯，並予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爲首者王柴胡起陞指揮使，爲從者李爾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交趾平，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上從之。于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illegible]

韃靼太師阿魯台迎立本雅失里。建文末，廣王坤帖木兒被弒，鬼力赤立，非元裔也，部下叛之，阿魯台總有其部落，至是迎立蒙古之族本雅失里，而鬼力赤爲其下所殺。死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阿魯台

自相仇殺乃來朝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
羅爲安樂王○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
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
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
事不修顧侍郎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
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之理
八月交阯簡寇簡定等作叛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定陳氏故官先
是已歸降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與化州僞官鄧悉阮宴等聚衆謀
作亂悉等推定爲王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數
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往
征之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事○渤泥國王率其妃及家屬陪臣來
朝卒命其子[illegible]遣內官及行人送還國○滿剌加入貢詔封
其王西利八兒速剌爲滿剌加國王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按三代盛時其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illegible]山北漢唐始通西域蜀西南夷皆由陸以通隋唐以來航海之使始至然皆自來其朝未有受天子命者有之自今始

是時諸番入貢者復有西洋古里國蘇門答剌國呂宋國合貓里國
碟里國打回國日羅夏治國忽魯母恩國占里班卒國苷把里國麻
林國各遣人來朝貢方物

謹按大明會典及一統志所載永樂中入貢諸番又有婆羅國彭亨國阿魯國小葛蘭國須文達那國[illegible]國[illegible]國麻剌國忽魯謨斯國[illegible]兒國加異勒國溜山國阿哇國南巫里國急蘭丹國[illegible]泥國覽邦國[illegible]泥國烏沙剌踢國阿丹國魯密[illegible]國彭加那國捨剌齊國八可意國[illegible]國[illegible]國[illegible]若干國皆西洋國也前代皆未嘗通中國于此見我　朝威德所被至廣至大而無以加矣誠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

十月　上巡幸北京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
朕君臨天下祇率舊典統馭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海內清寧
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於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命　皇太
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程迎候官吏軍民于境內朝
見非經過之處無得出境迎送一切供給飲食之費及合役動用物
件一一皆完備之於已初不煩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播告中外
咸使聞知○涼州鎮官都督僉事吳允誠之子吳答蘭柴秉誠之子
柴別力哥等自陳歲朝廷恩厚父居邊境願率精騎巡邏漠北以圖
報效從之時鬼力赤被弒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
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效
十一月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兼輔導
皇長孫諭之曰朕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寬仁大度
年未一紀體具志定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
萬言必領要義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上天
錫慶篤生異質以福佑天下卿等其悉心輔導云
十二月沐晟帥師與交阯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兵部尚書劉儁
都督僉事呂毅交阯布政司參政劉昱等皆死之於是賊益熾攻陷
諸郡縣于交州完守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爲總兵官清遠侯王友
爲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山西靈丘縣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
己丑永樂七年
正月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爲護

命皇太子監國

簡四人輔導監國

國死民妖孽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祠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紅海自永樂初命中貴鄭和巨艦往西洋之長樂五虎門放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至滿剌加由是西洋古里大國分艦各往來更迭西洋丹樽爲制忽曾最初者矣。

二月車駕發京師巡幸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啓聞處分仍命吏部尚書蹇義兼詹事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黃淮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輔導監國諭蹇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忠簡簡汝四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誠朕此意敬恭無怠命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扈從○前忠誠伯除名茹瑺有罪下獄死先是瑺既以罪除名還原籍既而家人茹興安告其不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父之得

道經長沙不朝谷王

銓承父命宥死

尚書平安自經

釋放遷家道經長沙不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奏瑺有違 祖訓當真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瑺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入瑺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問依謀殺父母律全家當擬死罪幼男皆發戍瑺府宮匠婦人送浣衣局發以銓承父命非真謀殺宥死發戍邊○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燧等一百人以 上巡幸北京故未廷試

三月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自經卒先是淝河之戰安操長槍馳馬追 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安被擒 上問曰淝河時微汝將何爲安大言曰剌殿下如拉朽耳 上壯其言赦之 高皇帝養子好漢因愛之既正大位仍命爲都督委任無間至是 上在道中因覽臣奏事問平保兒尚在耶安聞以爲恨之也遂自經死

遣給事中使北虜

大臣皆出親擢

司禮監用事

○是月壬辰 車駕至北京○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奉命巡視兩淮蘇松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然汝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後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使北虜諭令迪好爲本雅失里所殺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爲兵部尚書禮部尚書趙羾出爲本 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今朝傳旨行之也

謹按 祖宗朝凡人貴吏部具闕聞 上親簡除非內閣中官所專也至宣德末三楊秉政然後權歸內閣正統中王振用事然後權歸于中官以吏部會推而實內閣與司禮監主其事而人之賢否失矣

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縣天壽山時 仁孝皇后未葬 上命尚書趙羾以江西明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視遂封其山爲天壽山命武義侯王通督營山陵焉○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 上嘗采輯聖賢格言切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爲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名聖學心法親爲之序○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賜太子聖學心法書

十六字編爲勘合

丘福等敗死

八月張輔兵至交趾敗賊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僞監門衛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遁○丘福等出塞與虜戰敗績福及王聰火真王忠李遠皆死之先是 上諭福切戒以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爲虜所紿一舉未捷俟再舉 將軍衛忠之子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

先誠蠶撫士卒行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圍之遂戰歿五
百騎突圍脫歸驚及福等並為虜所執皆死之全軍皆沒
（按[illegible]之不悟而求淪不戒卒以取敗[illegible]）
九月封甘肅總兵官左都督何福為寧遠侯將虜酋脫脫不花王把
禿王察罕帖木兒國公等官率所部來歸　上嘉其有來遠安邊之
功故即軍中封之○遣楊榮齎敕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而止於
亦集乃遲遲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虜從長行事須斟酌稱
宜處之務在得民諸司毋得有所遺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贊善
王汝玉無於　皇太子前論說賦詩之法　皇太子問楊士奇曰古
人為詩者其尚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風解
慍之詩唐虞之君其志尚矣後世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百王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
後主所為則荒世之鑒戒也　殿下欲留意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
觀非獨文辭爾古其間亦可裨益治道如詩無益之辭不足為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留意文事因覽真德秀文章正宗愛其文學
識純正楊士奇啟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尤有益學者為君不
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大喜曰此書治
之條例監戒不可無遂命翻刻以賜諸　皇孫及廷臣又嘗命士奇
及贊善陳濟擇刻歐文謂其雍容醇厚疏明白切直數舉以勵羣
臣焉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斬賊首于美良獲之並獲其僞將相陳希葛
阮豪等械送京師惟陳季擴鄧景異竄于乂安未獲

庚寅永樂八年
正月張輔敗賊黨阮師檜於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者不可
生擒二千餘人物召輔還輔黔國公沐晟興陽伯陳加等討餘
黨而自將師還京
二月朔　上將親征北虜命　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
吉兼行六部及都察院事輔導　皇長孫是月丁未　車駕發北京
翰林侍講金幼孜扈從
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可飲人馬皆渴明
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　上命取觀嘗之人馬賴以給
足賜名神應泉
四月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大澗深海其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
七河注其中
五月　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地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
麾前鋒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輜重牲畜遁去
六月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精騎從衝虜陣大呼奮
擊阿魯台敗走以其家屬遁將士追奔無水軍士饑渴遂收兵還營
車駕次擒胡山勒銘曰翰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
軍士乏食　上以御膳所儲糧餉散給之且下令凡軍中糧餉多者
許借貸回京倍償其值三軍乃獲全濟　上在軍中每日暮猶未食
中官具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太關不宴勞軍士
上曰朕在軍非欠食非之肉也但念士卒艱難朕雖食之豈能甘

味故寧已之

七月　車駕至北京

八月寧海侯何福有罪自殺。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都察院劾奏之，福懼，自縊死。○長沙府妖人李法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率兵討擒之。

十月，上還南京。勅令天下被災去處人民鬻賣子女者，官爲給鈔贖還。○務本之訓書成。先是，上以皇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從行北京，以待行便周行村落，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稼穡艱苦之事，而知國用所需者出于此，爲民上者宜加撫恤。且纂

太祖皇帝創業之艱，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喪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傷嗣之意，書成，名曰務本之訓云。

按我　太祖嘗諭太子必命徧歷農家觀其服食器用使知農之勞苦　太祖又嘗教太孫深得　太祖心法昔商高宗爲太子時其父小乙嘗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此意也至于洪武末命選秀才隨春坊官分班入直進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其諒也乎　聖祖作法二聖

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顧佐爲應天府尹。佐河南太康人，爲政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勢戚爲之歛手，豪猾屏跡，議者謂有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云。

辛卯永樂九年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阯，會黔國公沐晟勦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反覆，上許以爲交阯布政司，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擴疑懼不受命，故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上以張輔爲交人所憚，前亂非輔不能平，仍命總師往焉。

二月，命工部尚書宋禮等發山東丁夫開濬會通河。會通河故元運河也。元都於燕，漕運江南糧有二道，海道用朱清、張瑄策，由蘇州太倉入海至直沽入京，歲運至三百餘石，然風濤不測，損失頗多。又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御河，輸於漕舟，建牐三十有一，以節蓄洩，因名會通河。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載，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不若海運之多也。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國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遞運所，往來者悉由至德州下河。永樂初建北京，立運法，自海運者雖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是時海險陸費，耗財病人，不可勝數，官民皆患之。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遞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遂命宋禮及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山東六郡丁夫十餘萬開濬以復故道。禮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林村，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令盡出於南旺，至分水龍王廟分爲二水，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自是河成，糧運便利，京儲充足。

三月，廷試進士蕭時中等，賜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以　車駕在

北京至是始廷試○左都御史陳瑛以罪下獄死籍其家瑛初有寵凡所有舉劾　上無不允以是益肆誣以羅織善刻深事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與有力焉既而給事中耿通等劾瑛歷職官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　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其不職無狀乃坐罪下獄死之○浚黃河故道先是河水屢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河決壞民田地甚事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之信衍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丁夫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命尚書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或全衛或什之七八屯種故操練者少請調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部侍郎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險夷制多寡之數險和留什之四天城衝北留什之三腹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臣按我　祖宗朝屯田之制甚嚴且耕且守後來乃一切廢弛其間雖屢有整飭然漫數十萬家數之存者如之何其可也欲安邊足食其意復　祖宗之舊乎[illegible]

六月　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還獻所俘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并其家屬時苦奈兒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皆告之和等出其不意攻破之生擒苦奈兒并家屬頭目番兵復圍城和與戰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族屬之賢者立爲王遣還國並赦苦奈兒遣歸○徵交阯參議解縉下獄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漢王言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傲慢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偁亦以罪謫交阯縉偕偁起廣東歸覽山水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大怒曰爲臣受事故勞民如此偁俱下獄

七月張輔至交阯督兵敗賊黨阮帥胡具鄧景異等于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蒼兵於翁安斬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有奇

十月詔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以前監修總裁李景隆茹瑺等官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故也遂命姚廣孝夏原吉監修胡廣胡儼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爲總裁

十一月　皇長孫冠命爲　皇太孫

十二月六部尚書蹇義上言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然得人之道在於選薦舉有法從令在官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犯人民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檢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污舉主連坐　上是其言命所司遂行之○虜酋阿魯台遣使來納款且請弁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非奸詐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

正月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爲常　上或御午門外示御製令儒臣奉和以爲樂是時尚書原

吉侍其母往觀嵩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命中官齎鈔三百錠即
其家賜之曰以爲賢母勸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楊士奇金幼孜爲考試官取林誌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鐸林誌王珏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勅戶部臣曰
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
故每歲遣人巡行郡縣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南
民飢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
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
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上諭兵部尚書金忠等曰 皇太孫年
長有智略朕欲令學問之暇兼講武事歲時射獵其遣人往北京山
東山西河南四川及直隸江北等處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
健有才藝者送京師備充隨從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惟河爲甚今于
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河南之民免于昏墊誠萬世之
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不能堅久臣愚以爲若用
木編成大囤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中實以石卻以橫木貫
于椿表牽築堤上則水可以殺堤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從之○擢藺
芳爲工部右侍郎芳山西夏縣人倜儻有大節洪武中舉孝廉授刑
部員外郎 上即位擢吉安府知府先是金華朱大智爲吉安知府
寬厚廉潔剗革吏弊禮賢愛民民甚戴之今被召改重慶知府民思
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芳寬厚持大體而明習吏事庭無滯牘
民有告訐者數語即决如無所容其奸芳以愛民爲心處事曲當民
更大喜自奉儉約日嘗蔬食服無紈綺事其母極孝母亦善教凡芳
日所行事夕則命陳于前有未善必責之芳受教不違尋坐事謫
爲辦事官從尚書宋禮治河累有建明遷工部主事至是禮復薦其
才遂超陞侍郎吉安有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藺云○瓦剌順
寧王馬哈木弑本雅失里而立荅里巴○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
東南海人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京
師人因稱爲冷面寒鐵公 上亦知其名巡按福建及北京所奏請
無不從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
來吾無患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一日視事忽旋風吹
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
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僧即款服人稱
爲神明初來時道上蠅蚋迎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
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即劫布商賊也悉
以贓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于賊也一巨商遠回未抵
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圖潜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
以故明日往取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妻有外遇也發之果然
蓋歸語妻時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併治之新巡屬縣微服觸
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涖乃自獄出縣官恐
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恣肆僚寀一日饋
以鵝炙懸於室後有饋者指示之新家故貧未顯時妻治禱以給及
同官內宴各盛飾惟新妻荊釵布裙以往大類田野婦盛飾者各相
慚悉更爲淡素其風節類此故當時周廉使之名震天下雖三尺童

子卽其奠爲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賕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 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 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上尋悟其寃顧問侍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 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癸巳永樂十一年

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免賀及宴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朔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撤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勅諭奸黨齊黃等遺親未發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僅獲免然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於是黨禁稍解○ 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始置貴州布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府宣撫宣慰司官隷土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爲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伐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部左侍郎夏原吉等議以思州所轄三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司以總之

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 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連發皆中 上大喜射畢 上曰今日華夷畢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皇太孫卽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喜大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山東曹縣獻騶虞尚書呂震奏騶虞上瑞請率羣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上命禮部侍郎儀智侍 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擇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 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言正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是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皇太孫授經焉

按智山東高密人[illegible]不少附會云既而智以年老[illegible]事中侍從授經

七月封韃靼大師阿魯台爲和寧王先是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阿魯台遣使來附請討之因封爲王○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按史是西域大州于闐[illegible]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illegible]

交阯復平

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于愛子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帥等屯愛子江設象伏兵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戎先驅暴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筭季擴走追擒之交阯復平

永樂卷之六終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永樂卷七

東莞 陳建 纂輯
粵瀕臣 瓊山 丘濬 鑒定

甲午永樂十二年

二月 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自念當惜物故每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 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侍臣頓首曰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爲仇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爲先鋒

三月庚寅 車駕發北京命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營中稍閑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五月駐蹕楊林 上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於經國之務懵然罔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深察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苦矣如此非惟不負 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謹按我 成祖教諭諸官之法明悉懇到超越前代可爲萬世法備考此見之

張輔監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帥等赴京師誅之

六月 車駕進至撒里怯兒之地馬哈木及太平把禿孛羅等帥衆逆我軍我師擊敗之虜死者數百人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殺其酋長十餘人及擒斬虜衆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還至飲馬河阿魯台遣頭目鎖住等來朝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 上遣使賜之米百石驢百匹羊百牽別賜其部屬米五千石所以慰撫之者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 皇太孫於九龍口臨戰幾危 上大驚急追回大怒謙懼罪自經死

八月 車駕還北京

九月榜葛剌國獻麒麟

謹按永樂中諸番進麒麟者三榜葛剌麻林國阿丹國

遣使逮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有旨宥蹇義回南京黃淮等至北京并下獄尋宥楊士奇復職先是 上北征回以 皇太子所遣使迎 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徵義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次日士奇及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前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 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請連溥等遂相繼下獄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削爵爲民

十一月晉王濟熺有罪廢爲庶人○命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所言如太極圖通書西銘正義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擧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脩開館東華門外○是月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成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乙未永樂十三年

正月前交趾參政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於遼初縉及王偁之下獄也獄吏考治宗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禮部郎中李至劉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脩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旣而俱得暘貫汝玉紘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爲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愼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赦還

謹按順天日錄記 文皇初甚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素倨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時 文皇甚不喜而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 文皇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事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又曰一時諸公縉才最高傲睨太宗其論諸公亦於縉識若留於 仁宗時其事業當有可觀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命翰林脩撰梁潛王洪爲考試官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陳循李貞陳景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船三千艘以從河運瑄建議造平底淺船將甚便之歲運三百餘萬石○貴州布政司蔣廷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西南府婺川縣聞大岩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尙書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而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四月兵部尙書金忠卒

五月 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爲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九月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學士胡廣等上表以進 上親序之

十月吏部員外郞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先是誠等奉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擺隄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答失於沙鹿海牙凡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旣而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出使往返凡三歷寒暑誠因脩錄其所經山川[illegible]塚人民土産之異飲

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爲西域行程記上之詔付史館誠江西吉
水人○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二月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亦剌使者言亦剌馬哈木慮阿
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
台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虜多詐惟有備斯無患矣大
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勅大同開平遼東皆
如之○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朕自即位以來常不受
賀今是夏原吉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明年始聽
其表賀
丙申永樂十四年
正月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
物阜豐請封禪太山刻石紀功垂之萬世尚書呂震亦言
聖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
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
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
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帝王之有
聞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
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俱爲翰林學士並兼春
坊原職○擢戶部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左侍郎○錦衣衛都指揮
僉事紀綱以冒稱作威伏誅○召交阯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
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
九月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近年馬蕃息而以牧養之人請令民
五丁養種馬一疋每馬十疋立群頭一人五十疋立群長一人養馬
之家歲免其糧役之半從之舊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疋凡種
馬倒死孳生不及數皆令賠償自是養馬遂爲北方民害云
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將建北京宮殿以營建重事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臣上
疏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
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
比年　車駕巡狩四海會同人心協和漕運日廣商賈輻輳財貨充
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師天下軍民樂於趨事伏乞上順天心下從民
望早勅所司興工營建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天下幸甚
上從之
十二月楊士奇等奉命編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上覽之謂侍臣
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
觀是書足以見當代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
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
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丁酉永樂十五年
二月谷王橞以謀逆削爵爲庶人橞　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
多智論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橞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
川門燕師渡江橞即開門迎入　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算改
封于長沙橞陰養死士造戰艦其隨侍都督張興密言於　上上曰
朕待橞厚於諸王豈宜有此其同母兄蜀王椿書戒之橞不聽會蜀

壬子崇寧王悅燇得罪於父逃穗所穗詭衆曰是文君初不死今已
在此蜀王聞之遂且疏其事言穗恃蜀藩有無君之心藏匿亡叛
造作舟艦弓弩器械聚習兵法戰鬪之事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祝
詛與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祕謀號張成爲師尚父粧造圖讖
謂十八子當有天下傳播於人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燈
中語內府架構俱伺動靜又選將士習音樂撥獻於朝供應殿庭以
圖閒隙　上得奏嘆曰朕何負於穗乃有此心遂詔楚王等議其罪
降爲庶人　悅燇閉戶自投死
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初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
以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　上在北京懇辭還
南京高煦所爲多不法　上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
皆竄之交阯爲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
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
驢及僭用乘輿器物　上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
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青州又堅不
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
陛下早善處置俾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
後數日　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爲船
教習水戰等事　上大怒召至面詰之褫其衣冠囚之西華門內
皇太子懇爲救解乃免　上謂侍臣曰若此所爲將來必不靖今削
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齎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
也○　上巡北京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

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　皇太子監國
四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南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義悉具行書成朕旦夕宮
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若難得書籍今之學者得
此書且若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
講明無徒視爲虛文也
七月行在通政司言陵亹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
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
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毁之毋令別欺人也○冊　皇太孫妃胡
氏○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宥刺順
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越六日己未督工泰寧侯陳珪
右都督薛祿等奏二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霭彌綸流動燦徹霄
漢庚申金水河水凝具瑞暉且諸象奎色已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
化卷舒彌滿殿閣卿雲內又出五色瑞光圓圓如日正當御座已而
西度宮苑映　上今所御殿庭終日不收官軍人等衆目共睹於是
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
永樂十六年
正月　上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　皇太子以書諭曰
此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爲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
歌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爲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
感召和氣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

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陲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兎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謹按永樂中一時臣工往往獲一怪異之物即指爲瑞恣獻詠無所不至我成祖此諭可謂洞物情昭治體鑒微辨精善教諭一出衆而無異辭乎可爲萬世法矣

交阯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爲僞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爲巡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僞相國段莽爲僞都督聚衆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

謹按交阯既平仍命英國鎮守之正將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仍命沐英守之英卒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同夷事版圖雲南爲吾中國有也固由藉英之所長敵者世沐民并將所能撫馭也今交人之所畏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交阯三叛并英國總師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不已廣作夫交人所畏但英國威望將國夏勳也使英國久鎮於交爲綠殿振乎蘇歷二三紀後世變亂猶而交南長爲吾中國冠服與雲南等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縣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霑聖化也可勝惜哉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王英爲考試官取曹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李騏劉江鄧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詆程朱識者非之

○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言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辛采清雅兼有益於日新但今卿年邁恐補余爲勞似卿朴直若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勞務成余業惟琴石之言日甚一日毋務祀諱阿諛之虞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具詩題意表題聞日封進以廣琢磨春暖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指不多及書函曰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好古善述字也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兄此承平時酌芳見稱酒庶以勞朋順

五月尚書兼詹事府吉學士楊榮等重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之共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殺贊善徐潛司諫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議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後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并逮下獄皆死○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敦厚周慎自處澹然然性之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爲媚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纖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穜爲翰林檢討廣與楊士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祝詩假士奇作云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姦兇却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謹按續條錄記　文廟渡江時解縉胡廣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約同死難既而解縉使人視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豬否

辭謝而笑曰一指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哉初皆無意於所卽推長修覺行其志雙翟藏抄記永樂初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文皇曰縉廣少同業化同官今縉已有子廣宜妻之以女廣辭曾日臣妻有娠未卜男女上曰定生女矣勿疑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縉子禎亮縉而縉謫戍死縉家戍遼東廣欲使女改適女請入室以刀截耳宗人覺而救之血被面頰且言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許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況有皇上主婚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縉家蒙赦亮歸女卒歸顧氏事姑徐氏尤極孝謹廣有此貞女然建女推爲獄亦奏之若弁髦可耶囚亦覥其女耶

六月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榮金幼孜總之後未及成書而罷○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曉至我郎欲觀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卽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譁侍衞撻之仍當陛日奏有旨不問既退杖侍衞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避貴大臣而撻其侍衞所以寶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任稍久鄉宦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皇太子○擢吏部都給事中陳誥爲順天府尹誥廣東番禺人舉於鄉初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劉果彈劾不避權要皆來事辯譽甚天聽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 上大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頂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再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修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誥貧不能倩人乃躬自爲之値 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誥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誥勤直且憫其貧命復官癸巳春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丙申夏又移署鴻臚寺明年冬又改署工部所至俱有聲績至是陞順天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無何竟坐事出爲湖廣按察使復貶知海鹽縣終鎭江府同知誥爲人剛介然賦性恢詭嘗披髮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今日乃爲火攀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嘗以爲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楊士奇進周易本義于 皇太子曰周易因爲卜筮作然文王周孔彖象十翼之詞凡脩齊治平之道悉具 皇太子覽之大喜因名曰周易本義

十二月勅脩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紫霄曰大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又有興聖五龍宮玄天玉虛宮遇眞宮淸微宮淨樂宮又卽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己亥永樂十七年

春吏部尚書蹇義丁父喪歸詔起復之令還南京輔國監如舊○夏鎭守遼東左都督劉江大破倭寇於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江初至遼東巡視諸島相地形勢請于金州衞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城堡立煙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翼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艘直逼堝下登岸魚貫行一賊

鋭甚賊惡揮兵至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飾孫馬署不爲意以都
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姜隆飾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
之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俄而賊至堝下
江舉旗砲鳴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餘
賊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而圍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
江不許特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有潛
脫而走匍者又爲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
賊意忽安閑推飽士馬及臨陣作矣武被髮状追賊入堡不殺而縱
之何也江曰倭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治敵之
道賊始負貲而來蛇陣旋作此以鉗敵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
壯士卒之威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
故縱其生路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
上賜勅褒美封江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
賞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雙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
東南抵閩浙濱海無處不被其害及是大爲劉江所挫寇害并息者
數十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
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
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
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
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
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
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
上甚嘉悅中宮因是益重佛體倚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國京城內
外云
十二月學士楊榮上疏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將帥徂卿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illegible]并
人奏劾皆般傑免冠請罪詔諸司卸日悛改怙終者不赦○頒爲善
陰隲孝順事實二書於天下學校先是 上命儒臣輯錄古今載籍
所紀爲善陰隲之事可以垂勸者得百六十五人孝順復輯錄古今孝
順之事可以垂教者得二百七人 上於各條之下親爲論斷并係
以詩各次爲十卷 上親爲之序既成頒於文武群臣及天下學校焉
庚子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擢用
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馬麟湖廣盛贊江西
俞景尉山東周克敬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誠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
江右參政二人陸兌四川吳衝陝西右參政二人楊敬福建李森廣
東右參議二人趙琛江西金恕山西
謹按 洪武中徵唐肅浙旨以布衣而授樞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遽躋方面極品此殆昔人所謂顛倒豪傑莫知端倪者歟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夫死賽
兒祭墓回徑山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 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賽
兒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因諳佛經自稱佛母以其施教於村里頗
能知前後成敗事青州鄉民翕然從之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鬬欲

衣食財貨百物隨以術運至久之妖徒轉盛遂擁衆據益都石棚寨爲亂青州衞指揮高鳳領兵捕之爲所敗鳳等皆死賊遂犯莒州山東大震命安遠侯柳升總兵勦之

三月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其黨劉俊等百餘人而賽兒竟不獲○山東都指揮僉事衞青大敗賊衆于安丘先是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㻶縣丞馬𢡟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守賊不能攻復率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揚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賊大敗僅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猝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衞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賊平論功陞張㻶山東左參政馬𢡟左參議衞青陞都指揮使王眞陞都指揮僉事○下安遠侯柳升獄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奉命征勦妖賊聖諭諄諄指授方畧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堅圍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來攻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及衞青敗賊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辱之不忠若此宜治其罪　上亦謂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皆不可宥遂下升吏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欽塞者殺懾備至及卒人咸思之

五月交阯右參政侯保與賊衆利戰死之左參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宣定人由國子生知冀縣有善政勑設交阯郡縣擇人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參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禦之于要害據之賊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爲給事中陞交阯參政能撫懷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擊賊輒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攻貴勢孤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寡敗衆貴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

九月擢教授衞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爲翰林院編脩侍從
皇太孫講讀

謹按我　祖宗朝最重宮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謹焉凡纂脩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卿考滿者必授以諭德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御史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遴選以輔導宮臣自給事中而下孫其藏輪等無非篤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蓋自貢之選者可數其未嘗篤孝官道理明敎人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重也是聖諭錄敎當時爲學官者皆極蒼與翰苑自修出爲世用彬彬多得人之盛以論世磨幾有其也近則詹學官目翰以起家學官爲不習近日被薦考羈者鄙書之授翫衞焉而光其德始登天望乃此尙何堂廟世之故爭鳴呼世衰何可勝歎哉

進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及　皇太孫于南京以北京宮殿成將御新殿受朝故也

十月　皇太子發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對曰歲荒以爲食　皇太子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

賜之鈔而召鄰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輒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
儀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
民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粮　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
税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但發廩
見　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師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
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封右都督薛祿爲陽
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權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
侍郎以董營北京宮殿告成故也

辛丑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
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
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營建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
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祀天地宗社眷惟黎庶嘉與
維新弘敷寬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書呂震言
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廣册至輙以殿下過
失上聞　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　皇太子竟置之不較
二月戊寅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
奇翰林侍讀周述爲考試官取陳中等二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勑尚
書官蹇義等十三人從給事中十三人廵行天下安撫軍民○是月十
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
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稱未幾卒○翰林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
止工作罷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饑荒清理刑獄罪黜贓官罷遣
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允其十四事
而行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爲交阯知州時
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
書李慶等不能平言於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
才堪牧民於是皆陞爲知州而處之遠方○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
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
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
院大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辨時都御史王彰等懼
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
將午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衆皆紛然詈罵言官
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
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
有罪中使入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
之傳旨令同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皆非原吉言又
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麗
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西僧
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
倫彝若萬乘一屈下必有乏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

旗王瑜。瑜駭曰。舅氏奈何爲赤族計。泣諫不聽。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及文武
大臣皆至。 上覽所僞撰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燧
曰。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此下人所爲耳。
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
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爲前鋒。 車駕遂次宣
府
八月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其奏云。今歲萬壽聖
節。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屬時不散。又山石產
靈芝。榔梅結實。特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百
官進賀
謹按胡忠安號爲賢臣。而亦進瑞光圖榔梅靈芝何也。其視呂震之不學無術。相去何能以寸哉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
來降。備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口孳畜殆盡。部落
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之不暇矣。豈敢復萌南向之
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歸。時前鋒寧陽侯
陳懋探知虜在飲馬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
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群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
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
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戶所鎮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 車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銀四百
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疋。牛百頭。羊五百頭。米百石。及居
第床榻薪芻器用咸備。歲給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
賜把台罕察卜等銀鈔織金衣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
器用各以等類給之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俟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
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將並奏阿魯台所部
侵掠邊境。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之。且告以忠勇王之意。群臣皆請
從其言。遂勅諸邊將整兵以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學夔爲考試官。取[illegible]
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爲前鋒
五月過應昌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屬意茲寇乎。榮
幼孜言。宜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
意也。遂遣中官伯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六月 駕進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前鋒

陳懋金忠引兵抵白印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鶴文華徵同　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
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
太監馬雲孟驥等密詔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
尚遠秘不發喪悉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幄召匠
入銷錫製爲棺棺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
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楊榮及中官海壽奉遺命密馳訃於
皇太子比龍攀入關缺無知者。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赴開平
迎梓宮　太孫辭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
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
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
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
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哉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
議宣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
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月壬子　梓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首陳東南民
力困于漕運請李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
南交阯採辦金銀諸課○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
字金問等于獄淮等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謹按天順日錄記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上命回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讀之數周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
刑部尚書吳中夏原吉言在繫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喪
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
濟艱難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賜鈔令遣家屬護母
喪歸葬命吏部給驛舟有司治喪事○加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
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
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
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
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
蓋殿大學士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
掌內制不預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

謹按明以九卿等官兼殿閣學士掌機密始此

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
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
恩詔甫下而惜薪司傳旨徵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

太多。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卽命藏四十萬。復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直盡言。庶幾以輔吾不逮。○詔下西洋諸番國取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將帶去貨物仍於內府該庫交收。

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諡曰體天弘道光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至嘉靖中改廟號曰成祖。○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月。釋服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辭色忿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俱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臣子恩遇至此極矣。○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家大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當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力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奏。以開其端。俾於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冊妃張氏爲皇后。冊郭氏爲貴妃。李氏爲賢妃。后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爲彭城侯。○冊立皇太孫爲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墡爲襄王。瞻堈爲荊王。瞻墺爲淮王。瞻[illegible]爲滕王。瞻垍爲梁王。瞻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國絶。以翰林侍讀學士王直爲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備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謹按。詞林記曰。我太祖初興。國未遑別事。首設起居注。以[illegible] 宋濂等爲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從七品[illegible] 班。記事入館。則執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illegible] 永樂[illegible] 熙間。王直在翰林。從事於起居注。宣德後寥以[illegible]矣。成化弘治中。[illegible] 臣僚奏[illegible]起居注之舊。或欽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加[illegible] 宋朝[illegible]之制。未舉行。夫世之門生故吏。于其所尊事者。錄[illegible] 有詔錄讀記。[illegible]聖神盛德大業。朝可無述乎。在洪武時。日曆[illegible] 尋者。[illegible]宗[illegible]制所當復也。

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工部尚書陳洽鎭交阯。兼掌布按二司事。福治交阯。視民如子。徇其所好。革其所惡。涉輯訓飭。勤勞不倦。毋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巨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病殯殮祠之。孩其嗣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譖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燭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竟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謹按是時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阯所恃以爲寄黃福善撫字惠愛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俱失之矣交土自益叛矣豈非一時偷翻之爲與宜乎從交叛以交屬之後失歸於三楊諸人也

諸刑曹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爲德卿等理刑宜體朕德政罔濫無辜否冤地下傷天地之和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爲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審決○今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選舉德性怪爲行止端方或才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可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贓賄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悉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有二三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并連坐之法庶得實材○賜緣邊將士鈔幣將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頗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寒殆不可勝遂命書勑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建文姦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姦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戍充軍者亦宥爲民

謹按初治姦黨寬於太一子前六歲始至是凡有還鄉黃子澄一子易姓逃匿家得庶之歲其至是閱有乃後姓辛巳進士黃來其後也故廢帝之責猶不能方孝孺則無後者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饑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遂設趙府群牧千戶所○令直隸及近京各都司官軍還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做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

謹按升備官軍更番京操之制始此

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勑命騏復往交阯措辦金銀珠香將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閣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謹按馬騏傳令使事本院覆奏則爲失不猶矣是時仁宗留明燭觀亂然而馬騏猶前悉難之命況其他乎由此觀之中官之恐□之情悉其禍況從而寵之殺之勸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肆□恣惡無有紀極也然閣中官傳旨宜親劄覆奏庶杜姦萌

翰林學士楊溥等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

國家之計議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哉卿忠懷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一雙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諡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年始十歲令還鄉支俸勿董曆官始此○進蹇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繩愆糾謬圖書○　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當盡言朕觀前代人主有一據帝位輙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閭什今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終始協心庶幾可以共圖安久因取古人語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後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道朕以仁輔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要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玉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究此奏朕甚歡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賜卿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實鈔二千貫實彰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慰朕懷○加陽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雲州祿督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勅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子孫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召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昔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間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教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職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善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疏陳西域貢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陝西人有不悉耶察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授試事六科監生呂稽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

行者六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擬其尤者二十八人命試事六科未幾
皆授是職

洪熙

仁宗昭皇帝 御名高熾成祖長子 敬天勤民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按謚法云 恩醇惟仁 仁精明潔曰昭
乙巳洪熙元年在位一年 壽四十七崩葬于獻陵

乙巳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設樂不作群臣止行五拜三叩
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　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
海內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黃淮諫言不宜用樂未得旨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
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爲君以受
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
不盡如昨日朝命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所悔自今
遇朕行有未當但盡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
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爲少保戶部尚書俱三俸並
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於是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歷經寇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
賴卿等盡力維持朕無不賴凡運未嘗忘之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
等勿辭○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
欲散民間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
給馬一疋令牧之其孳生惟民間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校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諫不可曰
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
辱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饑誤朕顧士奇曰少須即批出罷
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許臣罷散焉之令乃後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才抱德者自此
羞有出仕者矣一馬必貲陪償破家蕩產累及子孫　所散不及
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因卒稍緩
耳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須忘之初聞汝
言卽遣人觀李慶名蹇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
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授
察[illegible]所以龐朕官員有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恐糾治
[illegible]　上曰卿亂稼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
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多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謹按 此舉與永樂中楊榮敬言諸司毋郵　文廟宗廟使校御
史言之同並君臣之間皆盡然、乎不啻父子骨肉無不臨末
孔以喩之雖唐宋君
臣末見有此氣象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
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等以翰林侍
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
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
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

如有建白。節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寔義復奉
學錄楊敬訓導河澄淳實節授翰林編脩。澄禮科給事中。皆直弘
文閣與進同事云。○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王曆群異賦　上諭侍臣
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愼脩敬天。未嘗敢忘此言。簡趨當左右。輔臣亦宜知
之。遂命刊賜○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遂
歸展省。其稱誥勑者足爲家卿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
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
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
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焉
三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以
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縉之從子也。縉下獄死。籍其家。徙遼。至是
召還。以禎期工書。故擢用之。永樂中　文廟嘗與解縉論群臣。御筆
書寔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本十人者。皆　文廟所信任之臣。亦多
與縉善。縉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
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
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
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
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
心。既奏。文廟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至是
上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
向所論皆定見也。○加襄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

揮吳管者爲廣義伯。其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
衆歸附。嘗從大軍征。亦稍有多所俘獲。戰必盡力。部將率携妻子亦
不肯叛。仍擒叛者以獻。累功封恭順伯。克忠管者並能以忠節自勵。
效勞於國。克忠後從征虜寇。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諡莊勇。弟克勤
亦累官都督。與克忠同沒於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
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贈故官僚少詹事
鄒濟左春坊左贊善徐善述。濟太子少保。賜諡文敏。善述諡文肅。命有司
立祠墓。勑歲致祭。先是勑禮部。歲四時致祭。楊士奇言於
上曰。禮貴得中。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
等雖有舊勞。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　宗廟等。上曰。吾過矣。過矣。
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爾下令。而不覺其過。遂召禮部。改春秋祭。
濟浙江餘杭人。善述天台人。既而復贈贊善王汝玉爲太子賓客。諡
文靖。遣官祭之。汝玉蘇州人
　謹按。我朝仁廟尊師重傅之禮之隆。前代罕見。四輔之擧。亦君子篤於厚之意。然聞言而遂改。則是成湯之改過不吝矣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徐州人。以薦擧知
安樂縣。遷署丞。父早卒。事母至孝。母病。禱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
墓三年。朝夕哭奠。不御酒肉。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
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將有贊善王讓者。益都人。亦
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學錄擢爲右贊善。後仕至吏
部右侍郎。○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
震與中都御史劉觀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悟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效古人

蒙以聞

命皇太子往南京 謁祭 皇陵 孝陵因留南京監國以南京屢
奏地震群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
有是命○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
侍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廢習不可
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辰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
奇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
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
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涙涕對曰今
已脫險阨是皆 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卽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
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勅曰曩朕監國之
時卿以先朝侍臣翊輔厯事日侍左右將免建兩京政務方殷適
時艱遭中爲難卿以善輔君以義衛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屢戴艱
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輸朕於道
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
印一枚賜卿用識於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
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竭于於難體憂國之心以保爾
子孫朕幾上下相安而國休害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有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勅意與此同
而詞異云○時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
奇以其章示之已而以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謂然惟士
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卽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
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
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
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惟爲此也朕與
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
封五章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
人皆叩首有慚色
五月 上謂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
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吾愆
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饕無厭賣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
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朋黨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
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擇以清風紀旣又歎
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
不才亦當知畏憚今少有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
以聞○選方面官於各處方面領務 上以武臣疏於文墨乃選任
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
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議周興廣東則副
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軍務親相督責權矣○除林侍讀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遺

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令日聞四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析脇。内外不相着。及用枅棍而斷骨。忽有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謹按仁廟自臨御以來。屢求直言。納諫爲務。以諱言不諫爲戒。而時勉乃有此事。何耶。嘗論士奇有曰。朕在遜不難於時勉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特勉之得罪。使帝非猾留不速其禍。然而致必矣。都思翁致恨於當時。寒責諸臣之不能盡言諫救也。夫以帝之聰明。求言改過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中之以詰詞。重之以疑。然許諍。言之勝。有言必聽。必知嘉必貽無非誇之。使言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爲時勉一申救也。一知而播勝得于斯。能言而何當此。木然默默耶。豈當受爵。昔無一言之責諸臣至此。益愧負矣。後來林長懋。陳祚之間。諸臣亦寂無諍救者。其咎與此同。有楷臣不能不動于職。志士之一試。

是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黄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草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宫中始發喪。○是月十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聖母皇后張氏爲

皇太后。○冊妃胡氏爲 皇后。孫氏爲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内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及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糊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 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以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隷。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雲南。廣西。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爲兵部給事中。○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參政。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文章非其所長

上以其年老。令致仕。○進擢東宫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户部左侍郎。洗馬張英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潛爲鴻臚寺卿。贊善薊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阯。初 文皇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綸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其奏言之。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舊事順旨被寵。奏譏長懋。綸皆坐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疏。親詰之。綸抗聲辨論激切。上怒。捶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縶者十年。正統初始赦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大僕卿希文。親族百餘戶皆被隷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宫。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勅修兩朝實錄

八月勅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illegible]山張瑛楊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陞陝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爲左都督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戎使臣梗邊境

設伏出奇[illegible]平

仁宗詔英率番漢兵勦之英設伏出奇擣其巢穴虜安定王伴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還境悉平超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

洪熙七卷終

東莞 陳建 輯
粵濱臣 袁 鑒定
瓊山 五一 ○○

宣宗章皇帝 帝諱瞻基仁宗長子母誠孝昭皇后張氏在位十年壽三十八葬景陵

丙午宣德元年

正月勅儒臣修歷代臣鑑外戚事鑑○擢文選郎中郭璡為吏部右侍郎。

四月太傅太保禮部尚書呂震卒以胡濙為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　仁宗以濙在永樂中嘗有密疏疑之改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至是　上知其忠誠召陞是職○擢按浙江監察御史尹崇高奏言朝廷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差遣中人本出權宜豈知勞擾如此今詔書已罷買諸物若買完者即令回京悉皆停止

五月　上聽政罷御左順門語侍臣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礙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　皇曾祖肇建國家　皇祖　皇考相承法制詳備況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左侍郎俱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贊機務

謹按宣廟之初用陳山張瑛猶仁廟之初用楊士奇黃淮皆青宮舊臣也然山瑛人品不逮前彥故皆不得久居內閣後亦皆

禮部進春耕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　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璉廣東東莞人舉于鄉初為桂林教授遷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擢知許州改滁州以寬厚為治均徭役時征斂以蘇疲民用太和　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政者加陞擢為察言滁饋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追思德頌平胡頌饒歌鼓吹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尤著會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乃召改是職滁民思之祀之于醉翁亭與歐陽脩王禹偁為三賢祠云○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剌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上曰古者御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遽加以兵非撫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況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平之初高煦既之國時思反謀未嘗一日忘及　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

[illegible]安知州朱暹為[illegible]兵部尚書[illegible]近以輔臣[illegible]我甚[illegible]可取攻取時中外尚懷高煦後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俱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 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命鄭王襄王監國明日即率諸軍啓行以陽武侯薛祿為前鋒晝夜兼程而進不數日抵城下高煦不意車駕親征猝至城中震駭群下潰散遂擒高煦以歸自八月初十日出師九月初六日還京兵不血刃不踰旬而罪人斯得蔑爽大難四海永清榮吉二人之力也後高煦械至京鎖自盡(?)

謹按榮吉二公此舉豈文吏之失也當事起倉卒人心洶洶而高煦素以驍勇稱諸將所畏苟 宣廟猶豫不能決親征而命將天下事未可知九有生民不勝其荼毒矣幸而當決机速[illegible]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遂使群兇冤解會不崇朝克清大憝永奠宗社蓋非萬世斯民之大幸與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奉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師尚書陳山迎謁言於 上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 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請宜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通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 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濼府人洩云與趙通謀即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復謁蹇義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至于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閣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意白 上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征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 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是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 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齎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始息○交阯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齎敕赦黎利之罪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衆寇掠勢益張通率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陣洽反復喻以利害且陳方略通弗聽翼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大軍猝與賊遇自辰至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illegible]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為給事中◎少保太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備職時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特封爵如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三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謹按[illegible]一日侍[illegible]未入侍 宣廟[illegible]

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十日
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
戊申宣德三年
三月册 皇長子御名祁鎮為皇太子○封孫忠為會昌伯 皇后
父也
三月命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及翰林諸臣
凡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詔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賜登
御舟泛太液池 上諭諸臣曰今天下無事雖不流於安逸而政務
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也復網魚親釣
賜宴盡歡而罷皆賜名諸臣賜遊東苑○工部尚書李新自河南還
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
逐民死亡者多 上諭户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
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皆為區畫山林湖
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
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
所至居住有擅治者罪之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 上召榮責之曰卿
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際
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上從○工部尚書吳
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
皇城樓遥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七月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
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然
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 車駕巡邊閱武
九月朔至薊州遵化駐師石門邊報兀良哈萬餘騎入寇已道寬河
上曰天厭其惡俾來就斃也將士皆勇躍請擊之 上曰兵貴神速
朕以鐵騎先馳赴之當令迅雷不及掩耳遣將士以次徐來即日
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口翌日與虜遇虜駭愕出不意 上麾鐵騎
為左右翼前犯虜陣飛矢如雨虜狼狽死者甚衆餘衆悉棄刃退走
上以鐵騎數百繞出陣後盡獲之斬其酋長遂命將士搗虜巢穴悉
收其部落人口駝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
謹按 宣廟英武亞於 成祖故平內難變外夷皆躬擐戎行加推括位好平所以然者皆由 宣廟之為太孫時曾隨 成祖北征習知用兵故遠能如此亦由天資神武未遂乘戰之餘盛士習於戰陣攻克所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致蒙塵之禍故嘗謂 正統土木之役 宣德豈可以語之也
加大學士楊榮少傅先是 上率鐵騎出喜峯口擊虜文臣獨榮扈
從既還遂加是職○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
最也
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論戍遼
東先是 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 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
日甚耳 上問 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
出扈從之官放肆無顧藉請托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
舉發耳榮曰是時贓貪方有放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

七月廣東海陽縣進二白烏禮部率群臣上表稱賀○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厭人望　上亦察知之一日
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
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寡學多慾而昧於
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
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瑛
俱罷內閣之任○　上幸文淵閣謂輔臣楊士奇等曰朕聞有道之
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
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
上巡邊校獵閱武尋還京
十一月內閣學士楊溥以母喪去位○太僕寺奏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立法固有
定規其孳生不及數月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人蓋農民終歲
勤勤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
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上居南齋宣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
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稱報
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無
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十二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駮章
奏糾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
政脩和爾等尚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
惟國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謹按牧馬之政漢唐皆數之於監苑至宋與我　朝始散之於民家保馬始於王安石我　朝令民養馬始於太僕卿楊砥奏行其法蓋後世富民而監益予　國家寓此牧最書之致世文集於大學衍義補言之甚於治安要議尤究言之

庚戌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太宗皇帝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十五卷
仁宗皇帝實錄十卷寶訓六卷○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
謚忠靖原吉德量寬弘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原吉
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
有壞吾未嘗惜此其道之在部吏擇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汙
吏懼卽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　上前自咎不謹被
汙　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稚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撫案歎
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
也吾笔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悽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
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原吉曰君子不
以冥冥墮行其敬愼如此

謹按治天下必先擇相相天下者惟貴量故晉謝休如有容人才不與焉夏元吉公所行皆德量大度而不以冥冥隳而誠有古大人之風也然天不假之年而至是乃早卒國家失一敬臣之寄亦斯民之無福也獨無夏公之流其舉爲福者豈能出其右乎閒其人乃至今存亦可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爲考試官取
陳詔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林震龍鄒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以春和頒寬恤之令勅諭天

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 車駕臨幸爲不諫對曰
車駕夜出愚臣追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諫數日又遣弘問士奇
曰今天下平寧 上時欲微行何足慮乎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雖
若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不
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俟
車駕之玉泉寺伏于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
如盜入盜群中與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歎
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以誅盜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矣先是嘗
以天下太平勸 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
如士奇之說云

九月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
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永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之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簡易沈默不伐善稽
咨及朕躬楊士奇楊榮問之幼孜惟言受國恩重上無益於朝廷下
無益於生民復何言或言蕭啓身後之澤者幼孜正色曰爲子孫計
君子所恥遂卒

謹按 金文靖在內閣垂三十年名位亞二楊因事附二楊承之友唯
閣皆二楊承之友唯唯而已以故平生言行事功無聞
可稱述者僅謝其薦馬究
默不伐斯固善其爲人耶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
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豪者得以兼幷遂致困頽 上曰朕惟
爲國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壬子宣德七年

二月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五月共備所齎官諭寬
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
減租一事 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追徵小民含冤
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永宗末年多如此
往年尚書夏原吉爲惑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曰今再下
詔寬恤舉此爲第一事抑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
以處逃民覈課鈔官公廢實路數事爲對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
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愚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
按察爲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勅領下矣士
奇復曰臣愚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
聖澤 上曰不可令多人知恐勅令未下事已播揚于外矣胡濙謹
厚汝與之密議既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通錄明
旦進呈 上允之

三月朔勅諭文武群臣曰朕以非德躬承天命嗣祖宗之大統夙夜
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民爲要當奉府和萬物發生顧念
兵民有未得所祇體造化之仁愛敷恤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
以仰答天與 祖宗之心爾群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一
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
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
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取公廉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文

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吏部審其所保舉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謹按楊文貞以吏部循資格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翟文懿奏議則又言推舉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於會推敦言矛盾其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爲不若逆行則官薦賢能之法預令百官擢議奏爲一官闕吏部擇所薦最多者奏於之不收臨缺輕信一人之衆而遂授焉擢授由吏部而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廣薦舉濟相攝之美庶幾於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免於王鏊矣嗚呼斯議也皆有論焉朱朝可行焉冀於治安要議因究言焉志世者察之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意其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招隱詩曰人之生矣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士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絶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余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群賢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賁矧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逃形高蹈雖遂其身而悖于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六月 上親製翰林院銘其辭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攸用僉謀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繁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文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德啓沃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愼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雖尚與實浮薄是戒謀議所關出於外心存大公罔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匡前休欽哉無斁

七月 上燕閒觀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由興與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之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上謂侍臣曰朕嘗歷田野採桑育蠶繰絲製帛累寸而後成疋亦甚勞苦因出所賦織婦詞一篇以示之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眞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於前必繪爲圖揭於宮掖布於閭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勒嘗以兵囚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中國之人爲蠻夷役乎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勑諭使敦睦鄰好保境安民○南番曰葛蓬國入貢時又有西域天方國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天方國舊名天堂國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上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務致武備不修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矣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製作精巧鋪張繁盛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 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次日勑群臣往觀。賜宴苑中。又次日
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往觀。仍賜宴。自是悉賜京師軍民咸
往觀焉。楊士奇撰太平 聖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皆有獻
焉。
謹按大臣以陳善輔君匡國寧民為職不以阿諛媚悅為恭賜文乃因頁[?]...諸不當言天下平定勸 上巡行以取媚悅矣林[?]...作太平聖德詩歌詠[?]...數年矣諸公上太平聖德之詩何如上申戒二人之言之為賢乎宜乎李文達[?]...解縉之節為[?]...不及深美黃福之持正不阿而請諸人依違承順之不暇也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太學士黃淮以謝恩至預焉。
淮父性卒。賜祭葬以一品禮。至是淮赴闕謝。 上命淮與英國公張
輔及蹇義楊士奇等十餘人同遊西苑。賜宴於萬歲山之麓。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為考試官。取劉哲等一

百人
三月廷試取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鼐[?]寧人
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
史。劇邑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就
乙大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羲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 上親擢
為第一。授翰林脩撰。為人明敏。師通楊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
年入閣預政。○黃淮辭歸 上宴餞之於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
詩送之。仍 賜金織衣一襲。詩曰天香早折仙桂枝。筆花五彩開鳳
池。遂萊芝山直奎壁。近侍九重天咫尺。 永樂聖人臨御初。翱翔禁
苜陳嘉謨。 仁皇監國文華殿。左右謀猷共群彥。朕承大寶君萬方。
相與共理資賢良。傾心焉情任舊老。而卿引疾先還鄉。五歷星霜復
相見。翁然[?]秋蒲而朝。旭光升紫殿。明相對[?]言。良獻情[?]之累
月未盡。意歸心又欲東南征。太液清冷漾碧草。楊柳芙蓉相映好。岸
[?]彌弄清波。紫霧紅雲擁瓊島。芳筵在俎酒在壺。工歌鹿鳴續白
駒。君臣大義士所重。心雖廷闕身江湖。鳳翔風高攀不及。中有謝公
舊遊跡。採之翰苑可長年。[?]在天南憶天北。淮歸刻諸石。作奎文亭
覆之。
謹按宸翰賜詩此惟宣宗施於侍臣異數也近代罕有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於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進頌。○西南
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謂其盛前古所未
有。○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
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

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
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
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脩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
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薛瑄張益同進太學文淵閣。其俸禮給賜一循
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君覺崇文閣乃在城北。賜
登高一游望書藏。切雲衢其上何所備。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為。天
冠諸彥盛國家久興學。側竹登俊彥。顧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又
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得其優者知縣孔友諒
進士胡端禎[?]宋琰教諭王翱徐惟超訓導黃[?]升七人。 上令改
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謹按皇[?]精勞求賢意作人如此其可謂勵精圖治之主矣

平江伯陳瑄卒。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成。命專理河運。自儀真至北通州四千里漕河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以免淮河風濤之患。浚儀真瓜州三壩河港之堙塞。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隄。內作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緣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月行者。皆冊載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圖。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巡按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於富家。而倍納其息。至於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於是民益逃亡。而租賦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爲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賑。忱乃復思廣爲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於民。而不即輸官。逋負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於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繇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於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贏積之羨。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石。蘇松常三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於此給借賠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併之豪。農民無失所者。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朝廷皆從之。於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償還官。凡其條約。皆忱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倉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十二月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令天下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江西吉安府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比來廢缺。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府縣舊祠宇。

甲寅宣德九年。

正月八日宴公卿於史館。是日天雨。時以爲豐年之兆。 上喜。命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宴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與焉。凡二十五人。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 上擇其可行者。付所司施行。因諭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謂戎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瞭嚴謹。彼亦何能爲患。然屢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愒。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業

妨廢秋收糧草仰給於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

謹按洪武初李文忠等徇應昌取元上都設開平衞守之置八驛東自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隆字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失援宣德與戎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衞於此棄地者三百里宣德以後之撤平非圖撤之開平矣

丑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其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嗔等部皆應之

六月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楊溥九載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謹按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人心振揚威武邊防有備於此朝廟所以知其而邊部所以不警也近日防玩愒之餘 聖子神孫能繩祖武特一行之其于安邊不無益或曰後來 武宗之屢巡邊閱其日然耶 宣廟之巡邊也爲邊防 武宗之巡邊爲遊幸二者得失相去天淵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等書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靜專之功居多其事父母 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塋廬墓六年不事浮屠巫覡諸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無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于禮義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屬體待至其鄉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德化之能感人如此學者稱月川先生

謹按曹月川學行醇在吳康齋與弼之右楊方震學錄乃載而遺月川豈徽其爲教官卑耶正德中大司馬彭韶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之冠欲事從祀孔子廟廷官致書河南學[illegible]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於道學之傳則斷自澠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尚論君子宜考於斯

甘肅獻龍馬○鑄宣德通寶錢

十二月有僧自陳欲化緣脩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嘆○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視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

甲子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食料及帶索攘者皆令執奏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廒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姚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從之遂命御史分按巡視禁革姦弊至今仍之一年一代云

乙卯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籍籍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哭臨畢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沖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行

謹按 彭閣雜記宣廟賓天時張太后以爲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取襄府金符入內欲召襄王立之以二楊學士議不肯而止愚按二楊當主少國疑之時而能持定大議以安宗社無忝大臣之責矣雖然不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爲人沈靜和厚寡言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歷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之暗鯁遇事牆而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沈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敢切中其爲人矣方之前代蓋宋之三旨宰相胡之蘇模稜之流云○恭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爲郕王○命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楊溥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溥自丁憂起復不入閣至是始命復入○釋前翰林知州林長懋之囚復其官

○復前監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祚父母皆死於獄葬猶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終喪制許之○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禽獸者今京師養官不下數餘以倖言之指揮倖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指揮則實支十七石又五斗是糧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斗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臣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至計將在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之糜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不報

謹按 此實國家大計三楊當國頗有不及此何也

楊士奇上言 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 大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與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移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皆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 陛下留心不幸 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願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宜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心術不正立心行己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一武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加納焉

六月戊申差 景陵○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等言 上初嗣位當堅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內外南京根本之地非有資望 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宜令行理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從之南京參贊機務自此始

九月 勅脩 宣宗皇帝實錄○北虜阿台朶兒只伯擁衆寇甘凉西陲警報乃推監察御史羅亨信爲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莊浪等處練兵以備邊擢浙江按察使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任經延綏等處邊備○擢兵部郎中徐晞爲兵部右侍郎總督甘肅糧儲晞江陰人出身吏胥爲人謙愼有容在縣時三考皆在旁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席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卒爲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二主事每向晞曹輒謂甚在晞晞不爲意後主事沒晞爲殯殮送之歸後至兵部尚書

謹按 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教化初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才與閩延平楊松江守進賢王子威作郡擢政者與徐州況鍾吳名甫呂萬洪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

東莞　陳建　輯著

後學臣　瓊山　丘濬　增補

英宗睿皇帝 御諱祁鎮宣宗長子九歲即位正統十四年北狩王弟郕王為皇帝名景泰後七年復位名天順

丙辰正統元年

正月九日開經筵以太師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俞稷馬愉曹鼐並充經筵官進講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謹按是時三楊俱在講筵以進聖學而李時勉茂弘已爲有謂君臣之情不通經筵從容文具之歎矣獨王振又從而十實之弊三楊亦之何哉大學○仍鉛云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安肯君臣之情不通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無身之禍年五十六即抗章致仕而去從丞果然蓋智者皆見於未然茂弘有焉

又按宣廟以前天子無日不御文華晉接儒臣商確政務曲盡畢遂天下號太平至正統初英廟幼沖王振用事遂專體一變丸重萬里此有識之所以深慨與

擢侍講劉永清爲廣東右布政楊士奇薦其才堪繁劇故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爲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首擬既取三卷未定問同事者曰有識周旋者否狀何如或曰白面儒雅疑謂舉人周瑄也遂首旋既傳臚貌甚醜爲之愕然○詔增鄉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謂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遷延不稱師範以爲額科舉取人之通例豈於監生考試之時請量寬解額取之于副榜庶幾訓導得人賢才無滯於是議增科目有差○令浙江蘇州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遂減秋糧八十餘萬石他府有差○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迫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邀賞車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且條請置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京下獄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亦召還　朝廷以車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黃金三十兩文綺二表裏○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至京以爲戶部尚書○召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埜湖廣宜章人初爲陝西按察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一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譏於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悔謝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遂召爲兵部侍郎天順日錄稱其端謹小心行事縝密云

謹按一傳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不才者有父如此而大名籍野謹小心行事縝密而又得此警戒亦可謂克紹其箕裘矣故記者稱其端實近世名卿是宜錄之以風世云

北方郡縣多被災遣工部侍郎邵旻等分道賑恤之○左都御史顧佐

皇太后罷宮中一切玩好之物

以疾乞致仕許之

五月皇太后命罷宣廟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之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右都御史智武昌咸寧人初爲御史執法嚴明陞陝西按察使居任十五年多惠政陝民深德之遷江西布政使　宣德末永豐賊曾子良作亂聚衆據大盤官兵捕而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時歲凶民艱食智謂其有因饑而被誘脅者不可令駢死倡義捐俸爲辦贖之奏　上得報吏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所告虛實未可知苟無實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鞫訊倘尚能保家乎今宜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若干石所活不可勝計至是召陞右都代御佐掌院事

捐俸爲辦贖之

出粟濟饑民

○擬賜河間府等處安插外夷歸附官員田土指揮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鎭撫一百二十畝百戶所鎭撫一百畝每丈今來降夷人每名與撥德州田地五十畝

始設提督學校

○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各省設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南北直隷監察御史各一員請勅專一提督

優免聖賢子孫差役

○優免聖賢子孫差役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敦頤豫國公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司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謹按 子孫聖賢之血也理學淵源道德傳芳其正脉莫若嫡派故後世論選者每稱奕世流芳之家蓋以書之有種也然拘聖賢之子孫亦不可差役亦明矣而我英廟悉詔免之則史至此今人洒然稱快也與

命將騎射 駙馬井源考弓

十月望　車駕閱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等亐躍馬三發三中萬人發采聲徹天地

三中

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杯酒已耶

謹按 紀廣驟陞三級而井源只一杯酒此王振之擅其權也王振之彰其權而示人使趨其權也與寵之偷固古今同歎也夫

給僧度牒

令僧錄司復照　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以下頒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吝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僞者多至是令復照舊造

禁僧久詐僞者多

謹按 必周知冊造而後僧徒無冒濫之弊而姦慝無所容此今後舊章宜矣但後來不知何時復廢豈非臣工玩愒之罪也夫

命王驥巡邊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先是鎭守平凉等處僉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軍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輩兵爲且汝將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貴等色變以獨糧不繼爲解亨上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敵怯懦不忠侵欠軍餉乞正其罪以振軍法勵將士　上乃命王驥巡邊整飭邊務便宜行事

死三尺法孰若死敵

丁巳正統二年

春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大臣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上東立輔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　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

五人先朝所簡貽

此數言古誤人家國　太后女中堯舜　王驥立法嚴律

於是安官加刃振頸。上悶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聽 帝洎諸公留振。此後不得更令干國事也。

謹按天順日錄記正統初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 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上初即位幼冲有韶凡朝廷大政必自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問稚郎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振不敢專權無忌也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以選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進兵敗北虜于莊浪。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俱火烽堠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而欲敵無侵凌難矣。翌日大集兵衆于轅門。問先年

三軍股慄　兵將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旌表賑濟以示勸

大軍退虜于魚海而先退者誰與。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列出斬之徇於衆曰。自今恐懼退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簡閱兵。謹烽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酋巳先孛羅入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忠受以方略擊敗之。俘獲甚衆。寇知有備。引兵遁。知院阿台等納款于朝。驥以甘州官軍冗亂。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進行人齎勅旌江西義民曾希恭等。復其家。先是宣德乙卯江西饑。希恭及新淦鄉宗曾各出穀三千石於官以助賑濟。吉水胡有初千五百石。廬陵陳讓千二百石。巡撫侍郎趙新並上其事。乞旌之以示勸。於是遣行人齎勅賚賜希恭等。旌爲義民。勞以羊酒。仍命有司免其家雜徭。既而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遣歸。○右僉都御史曹翼

廉介之操如一日　北虜侵犯邊　虜必就擒　文淵治郡第一

卒。翼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今職。爲人剛正清慎。寡嗜慾。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廉介之操如一日。家無餘貲。旣歿無以爲殮。聞者莫不嗟悼。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侵犯邊

十月勅王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時勛衛陳懋言於 上。請以寧夏甘肅節精銳。俟春漫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猗角。殲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此萬全之計也。上然之。懋平江伯陳豫子也○召溫州府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文淵江西廣信人。初爲監察御史。宣德中朝廷以江南諸大郡難治者。命大臣擇京朝官出守。召見宴勞之。賜璽書馳驛之任。文淵領溫州。文淵有治才。在溫六年。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郡守稱爲第一。尋入覲。召入便殿。命近臣傳旨奬勵。并賜御製招隱歌。至是超擢今職

天下惟中才最多　致化安民第一義　如洪武永樂間故事

謹按何文淵後擢居冢宰多不稱人意而治郡聲名著卓冠一時所以然者出當時君相特敦賛明作之權得激勸勸爲之道所以兼中才之士而皆予自祿秩齋勵相觀而善深剌者變爲仁厚乃肇者發爲循良也大抵天下惟中才最多上智與下愚不常有中才之人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顧在上之人所以爲驅之者何如耳我 祖宗所以激勵賢才之道無所不用其極重其於除也必璽書必宴勞必訊遂必旌擢必久任焉而其底績也則或增難或降佯或爵金幣鐐家故召見優厥獎屬爲至所以懸食道壘者則又必下獄必篇戒或克脊吏不但辭印璽書田里而巳爲朝廷勸溫如此是以諸臣上爲若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下爲亦有所懼憚而不敢恣肆之其也 祖宗春政固多而先爲教化安民第一義爲至冠日貧義狀勸其禮除一切付之善常資格而貪墨之吏不過止於免官而巳暴善者無所勸有恩者無所勸後來之治不如 祖宗之盛無怪其然矣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間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

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官。自
兹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
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
舉。造爲謗語。專欲頹壞　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令只依先皇帝勅旨
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
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謹按天順日錄記宣德初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特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始罷此例又曰西楊公而無私杞持公論當府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所正倒濫矣實李文達此語亦公蓋非法之不善人之不善壞之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三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
玩。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
或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樂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
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
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
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
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諸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
進從二品祿。

謹按正統初年三楊當國西事之殷朝廷處置頗爲得宜[illegible]戮安敬而後軍令肅[illegible]而後欺玩懲正兵律之詐[illegible]後功罪核付王驥以便宜而後閫外專賞罰車之忠誠而後人[illegible]之盡職者勸守法者不撓此西師所以務奏膚功而任[illegible]

誠有由然矣嗚呼此三楊之所以爲可稱而後之謀國者所當取法與

戊午正統三年

春。宣宗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
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
虜酋阿台朶兒只伯宛走。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
虜一戰。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入寇。邊騎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
將之。厲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敵不能勠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
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踰白鵝孤口托抵赤林鐵門諸關。爲
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illegible]安都督任禮。帥
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
巢穴。與壬璽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將虎都丹等三十餘人。
復進兵至[illegible]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
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遁。尋死。○遣行人吳懋齎勅[illegible]
江西泰和民[illegible]民。以作義[illegible]出穀千二百石。以備賑荒也。○
夏。命太監阮安督治楊村決河。○直隸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
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
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與時價給還糧
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illegible]積聚。民得食米。公私上下賴之。○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illegible]賢[illegible]。故汜水縣典史會泉。始由進士。擢任御
史。以事降職。自宣德六年到任。操行廉謹。涖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
事。務女工。尤恤貧窮。無牛具者。勸與耕種。無綿花者。借與紡績。時歷

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伐材木以易貨財用以納通稅。辦軍需。皆有備。積民無科擾。以其羨餘造船以備漕運。置棺以勸死喪。居任三年。谷聲誼徧家給人足。然其所以稱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明聖在上。郡邑率多。後又然求其用心之勤。治事之能。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歿已三年。民之懷思至今稱之。乞敕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泉吉安人。

謹按雙棟歲秋謂泉論官盡職可謂賢矣近時歿秩者孰能若泉敝服舊履韋氣怡然數視民事若不干涉其泉之罪人哉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今將誰歸。卒不動。

謹按二議三楊之議為長蓋南北更戍不獨水土不習且道遠亦難為矜解今天下軍伍多缺緣此鄭埜質之意不過狥舊制憚改張焉耳殊不知政貴用將損益豈宜膠柱

十日。詔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謹按抑庵王氏直曰朝廷之于西事蓋慎重矣當斯勢兵任良將又親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爲利回不爲勢屈者無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遂天子赫怒更命將帥而王柴諸公夙夜商議撫綏制禦政明賞罰以示勸懲

而人始知有法恩當其材武以從征伐立功名於是虜影蹤絕而天威振懾於遐荒矣

又按一時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驕心遂生以中國之富強為量敵以四夷之叢萬為易與遂有麓川之爭北狄見中國之兵卒疲己之變稍器具稍老于曰禍今禍所伏傳曰驕戰則其敗數勝則主驕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斯固存天下之至鑑歟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寇掠侵騰衝南甸等處

己未正統四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吳誠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獄。祚按湖廣奏稱風紀上言建王不甦教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既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謹按陳公祚以言事繫中者輔禾樂問請仙武當山者十年宣德國學鐵漢劉綜又數年至是復獄繫論死薛文清嘗謂其劾勘苦心如金堅百鍊無敗色殆可匹休古人時論以此嗣元鐵漢云

集守雲南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不利。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據孟養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備先進。晟攝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癘非利。遂旋師至楚雄疾作卒。追封定遠王諡忠敬。命其子斌襲封黔國公仍鎮雲南。○新作京城九門成。董其役者太監阮安也。○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質鳳陽人。始出教官歷授御史為政。今職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

奏聞郡縣官吏以此黜陟焉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隱
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墾無旱澇
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命該部舉
行之

庚申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成化中贈太保謚忠宣○令
六部都察院選推屬官領勅分按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
預備倉粮所在庫銀平糴貯之量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其義
復其家

謹按 大明會典洪武初即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倉官爲糴穀收貯以備振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理三楊此策實宣 此係爲說

令天下有司之職必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侯
考滿以憑陟黜

謹按 此二事可見 張太后是時猶能眞聽信三楊之言後此漸不然矣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謹按 天順日錄云襄城伯李隆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体當事尊嚴撫于王者雍重斯文推儒者之禮尤禁士林嘉之非尋常其 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声色爲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難易其人終莫能繼

七月少師太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榮請告還鄉省墓道中官院
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
太師謚文敏所著有兩京類稿玉堂遺稿北征記退思集黙齋集等
書

謹按 水東日記 宣德正統間名臣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江西而文敏實建

僧也。先是建文帝既削髮被緇，執楊應能、葉希賢出走，雲遊四方，自湘湖入蜀。朝廷疑之，命給事中胡濙等以訪張邋遢為名，稱物色之。不可得，遂自蜀入雲南，復遊兩廣，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僧壽寺居焉。居十五年，人不之知。其從歸者甚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從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自稱為建文帝，自滇歷閩，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帝御。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僕。途次賦詩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審虛實，以太監吳亮嘗經侍帝，使之審視。老僕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後莫究所終。

謹按：弘治中禮部主事蘇州人楊循吉嘗奏請追諡建文帝以泰仁宗定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此謂元之季主天命歸我太祖避位而去其後也得諡爲元順帝死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若乎以親〻言之圖當親景皇以應位言之尤當親順帝則告于高廟而追諡之豈可已哉

又按：成祖登極務謂建文有焚宮塵以天子之禮無喪無之文天順務、其顧又惻建文之無辜釋其四面聽其將要出入任在今日推、祖宗之心加以諡號使得此禮於皇帝則無不可也

遣使齎勅往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先是，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糴民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旌之。於是吉安府諸縣民顏周怡、劉仁俊、吉水萬文志、李維森、永豐楊子勤、羅修齡、萬煥珪、永新賀年、賀孟麒、安福張翰、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上命各給勅旌為義民，遣使齎其家，勞以羊酒，蠲其雜役。怡等詣闕謝，各賜勅書獎，以後上賜焉。

謹按：此只據王鏊所作敕書撰記，舉一府而天下可知。當時人所以樂從王事者，只以一黃紙璽書之榮耳。夫以一賞無而易二千粟，遂可以活二千饑民，所保活所濟博，救荒良策莫善於此矣。成化以後乃稍變，以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濫於鬻爵，而官之失爲，祖宗良法美意皆變矣，有可勝惜哉。

時廷議多謂麓川遠夷，往發兵，徒費不貲，宜姑置勿問。然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提督戎務，太監曹吉祥監軍，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率京營、湖廣、西川、貴兵共一十二萬往征之。驥薦廷臣侯璡、楊寧、蔣琳等為參謀。陛辭，上親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

辛酉正統六年

春，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便宜賞罰。時王振專政，欲示威遠夷，遂大發兵，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賁、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賊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褘為翰林學士，賜諡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褘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凡建文所設施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

謹天威重民勞之意

乃有是命。

六月右副都御史陳智罷。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赦天下。

謹按三殿自永樂辛丑災歷洪熙宣德至此蓋二紀方修建宣仁二廟恭儉之德謹天威重民勞之意至矣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其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回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各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謹按陳建曰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冀皆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illegible]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三者[illegible]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形勝而遠漕運[illegible]居四方之中[illegible]

[illegible]今嘉靖[illegible]京師九門[illegible]不知其所以然[illegible]深有憂焉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被薦闕江東，舉授官不就。永樂末，舉賢良至南京。仁宗監國聞

其賢，命教功臣子弟，遂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副都御史，訥乞致仕。

訥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文章辯體等。于世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家居環堵蕭然，周忱巡撫江西，見其宅卑隘，欲為建新第于城中，訥曰：某素不啓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賊首思任發遁去。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天大風，驥縱火燒柵，因督眾乘勢力戰，斬首五萬級，賊敗走。保隆為非，驥等益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長沙木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任發遁乃還。

壬戌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封王驥靖遠伯，兵部郎中侯進、兵部郎中楊寧為軍督戰有功，陞進禮部右侍郎，寧刑部右侍郎，餘陞賞有差。

謹按天順日錄[illegible]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illegible]

今南京造運海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等倉。

謹按大明會典載此則正統中給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罷又按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欲存二十餘隻後來登州不復行船亦無盤基房近竹丘文莊公欲復行海運則備漕渠不虞也習水戰以為後來海寇實為國遠慮之意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丘文莊之意不甚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當國者能推其意而行之亦無難者但患上下樂因循偷與作於是天下之事舉一任其廢弛日入於弊而無復可為者矣

命右僉都御史王翶提督遼東軍務時特舉宋紀朝廷以為憂乃命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時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吏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粟納罪雖人命亦令贖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糧儲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守

六月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永樂初預靖難功累遷至今職居工部二十年卒追封茌平伯諡榮襄

七月擢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本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擢焉

謹按王永和以一教官由遷仰至侍郎當時用人惟以才望不拘資格如此近日則以教官而望九卿不啻登天然矣嗚呼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我 祖宗實以之近日用人不本此而徇末世之資格難乎望三代之治矣

始置戶部太倉庫○吏部尚書郭璡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之罪也○擢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倭寇破大嵩鮎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諡曰誠孝昭皇后

謹按山野記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建文君雖已滅嘗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太后曰昔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冒洪武之年以亂實 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按此記楊文貞所對言議甚正第不識當時果有此言否竊疑文貞累朝元老自洪來侍君行止言聽計從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時言之何不于正統初年言之直待 太后臨崩而已亦毫期惓惓乃言之乎按此記當出於傳聞無其詞迄甚確足為正論亦權方氏文字久已翦刈并衍事者一事尚有待耳

復命定西侯蔣貴為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取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佯許實匿思任發不遣貴等從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謹按天朝錄記麓川叛徵蓋王振擅柄欲逞其志閣下議調遣夷不足較非為持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其意舉兵以興皆罷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鬼思任發不可得費累而還殺傷幕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前東南驛騷軍民疲敝殆不可言復窮其所竄宵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者前無川不知中國一大聯雜得其地與人何有利益建議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佈又費萬不可計皆出於民以所得殺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興邊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癸亥正統八年

春擢監察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昂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以薦擢御史巡按有聲至是刑部禁囚瘐

台吉併吞諸部，勢浸強盛也。先登橫，屢犯塞北，遂自此多事矣。○右僉

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鎰還，轉左都御史掌院事。以右都御史王文代

巡撫陝西。鎰，蘇州吳縣人。為人忠厚端謹，用法寬平，臨事簡易。鎮陝

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親愛之。以其美鬚，稱呼為鬍子爺爺。

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留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鎰

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懽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

得雨；饑必賑濟，民益戴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祈願為鎰舁轎，不

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壺漿爭舁之，雖禁不止也。及鎰去，民多圖

其像事之如神。其得民如此。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識者

亦以為宜。然民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潦相仍，災事日作，非復昔時

之氣象矣。陸粲庚巳編稱：鎰父孟玉，平生好善。一夕，夢神人告之曰：

吾今降生為汝子，以大爾門。遂生鎰。觀鎮陝與政，理或然也。

十一月，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楊士奇子稷有罪，逮繫法

司。士奇以疾在告，久不出。上賜璽書勞之曰：卿歷事兩朝，

祖宗實惟簡在。暨朕嗣統，啟沃贊襄，勞尤多。比卿以疾遠朕左右

者數月，未有勿藥之喜。朕心惓惓，惟卿子既華家訓于國法，朕不敢

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石，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謹按天順日錄記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遲者，以實來告，士奇反疑子之譖而疑之。有稱譽子之善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物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士奇始諭其子予法輸之。鄉人猶為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焉。

甲子正統九年

春，新建大學成。上臨幸，祭謁先聖，行釋奠禮。先是太學猶因元舊。

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

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廢。請及時脩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沙菽稿、

右臺稿、文稿、志、東里集諸書。

謹按吳郡楊氏循吉曰：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致清要。如吳蘇一郡義有三人焉，謂天下從可知也。三人：劉尚書鈐、伸參、官鄠郗惑吳敘德，謂為論討陳嗣務學勵，乃教諸儒生文，自初不知識，惟於周文襄見其詩，遂薦之。今人雖日詩文百篇，說經過有薦一人焉？何氏孟春曰：權衡之地，餘兩吁務勢之所使，不言面喻有勝。文貞在閣時，其婿來京，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紀臨千萬餘，緣是婿賂王數千，為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文貞不得已，為說道當問理，日遣一使持食食至院，云楊少師與某知府送飯。該道官遂親下釋其知府刑具，俟其飯畢，視事一切聽令。分[illegible]我　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遜據。夢者義人，小人皆之，豈不壞事。按彼交序在本朝再為曰學懸編。恨其彼年抵知止之義，知進而不加過也。夫人陸事恃道合明從。不可則此直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正統之初，王振之權已彰。時事大麥，丈鼎年踰七十，可以去矣。編曰：王少固疑遠事孔靜。未可求實，太皇獨龍宿，未可言去也。太皇仙逝，天下大權盡偶。嗣定掌握，文貞後何所侍？旋何所誘？面不去哉？且子稷之惡阮播。家且不能正矣，如正國何？措向嚴須具牆之劉，不獨王振厥之。天下之人亦稍面議之美。系綸景追尚貧崇圖甕懸懸，而不莊合。鍾嗟潛臺延而後已，知止有駐者，周如是平。惜夫以交貞之賢面。於此不溢鋒，臧楊文宠後二年亦卒于位，其失與文貞不殊。巧呼朝假黃淮與文貞為入閣者，急流勇退，鴻飛冥冥，垂今二紀，彼何人識。吉水周學士敘寔王翱卿審論楊東里先生謂政，其舉措究其底囊，士大夫公論不能撓也。我　朝當三楊先生豁政之務，不深恩熱處以任其責，惟陽獻陰蔽，掩人耳目，雖日自保，其實除圓。故致己巳申秋之禍，同學士與將衆里焉兩鄉，其論哉不誣矣。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參預機務。

五月，枷國子祭酒李時勉于監前，既而釋之。時勉為祭酒，崇廉恥，抑

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其材器而造就之。待諸生恩

屬與至紹興天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使孫原貞等請祀乃爲御製感應記刻石於廟

十月戶部左侍郎李暹卒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尋被薦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兒罕凡五往返遷姿貌英偉言辭辨正遍歷諸國皆得其歡心朝廷加之歷陞至今職○謫監察御史李儼戍遼東鐵嶺衛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太監王振過之怒儼應對不跪遂下錦衣獄已而謫之○錦衣衛卒王永爲匿名書數太監王振罪惡揭之通衢及振姪王山家衙門者得之刑部論以造妖言斬罪

丙寅正統十一年

二月少保太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謹按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江陵知縣范理獨不爲禮得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能節薦知使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薦廷用人非私子理副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論知巳理天合人後仕至吏部侍郎又推荒楊二公可謂兩贊李世讀使成風何庶導詩選等人物兩史訓三楊同爲內相士命有相業蒸有相才溥亦相使斯亦碓論也夫寓圖雜記云自太祖相傳刑聖臨朝每至日吳不遑暇食惟欲遂四聽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仰位三楊間老魁聖體依因刻權制每日早朝只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謝本諸圖下預以各事奏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古而巳英宗廷三臣卒無人教後祖宗之葉者蓮今逞爲定制天嗚日錄云子自少惡傳老見人有榜其像名印斥其非以爲名公新臨央不如此後居驗封造王家字宅見正寢東一室彼壁疑必家幽問之切得係室也不覺騎哼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闕既而見心首揚先生府中高燈一臨覲之乃覲音緣也不免失笑吁吁人其人此其十特誰堂障

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詣國子監聽講輔等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是日輔率諸侯伯詣監祭酒李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奏狄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英國公與祭酒抗禮飲甚歡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亦太平一盛事也○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太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謹按水東日記云于肅愍每入京議事未嘗持土物賄當路人嘗諷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以示後竭權貴在鎮凡十八年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命襄城伯李隆率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選講讀以下儀表俊偉有才望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等今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仍命侍經筵日在內府進學養備之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釁端圖爲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脩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墾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鹹瘠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務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謹按官將邊患惟安福劉公球與吾邑羅公亨信明炳幾先事於未然而懇懇言之而皆予玉抑其然罔覺悍然弗顧也可嘆哉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署理部事先是謙丁父憂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從前職留京儀而復問毋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進提督遼東軍務王翱右都御史以征勦達賊斬獲有功也○下霸州知州張需獄戍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刻其戶各籍男女大小口數派其谷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遍曉示之暇則下鄉取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恆產生理日滋盜以生道使民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鐵內璫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於諸郡人皆便之有牧爲者模其民需答之領牧者譖于王振攝之下獄榜掠幾至於死竟論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也○逮南京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永等下獄先是銓督南京糧儲將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晏不輟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詣獄銓亦訴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除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恤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內閣學士高穀翰林侍講杜寧爲考試官取岳正等一百五十人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內閣選進士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珝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七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帥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於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鬥殺傷殆盡撫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爲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都督陳韶劉德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謹按天順閒錄記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錢以萬計賄進王振遂陞左布政恣任計營所貴賦戶欲之貪之不堪者甚爲亂遂於長聚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閒天下震動漸見閩風西作如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秋處州賊葉宗留及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僉事徐恭督諸軍討之○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機發等于孟養寨時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三尊復據孟養跳梁爲患　朝廷復命驥總督軍務以都督宮聚爲總兵張軏田禮爲副調率征夷兵十三萬以行

十月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以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欲棲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宣允豁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尊竟失所在疑死於亂兵焉大軍俞孟善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夷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驥還詔增祿百石通前一千六百石賜鐵券令子孫世襲伯爵○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英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斜聚作亂殺敗官軍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惡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遁去

己巳正統十四年

正月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懋既統師潛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兵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梧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之○召張楷劉聚還罷職不叙楷按閩建御史汪澄以畏避妄奏賊情徵下獄誅之○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布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沖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為王○北方來貢尋發兵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貴州苗反

謹按彭氏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兩貴當緣貴誅將士多死傷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兵驅與衛皆官聚張賊等先後[illegible]師降所至人遠道乞遍道皆曰吾征處寇不受命殺南也去之苗前教後苗我軍無復氣律死亡萬數車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賊餘乃解餘死者大手兩東南因之驗動驛簪不得許甚貢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面有事雲南今我正敵之盛亦以覺忌為意世遂升陳之興樂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敝

巡撫南直隸工部左侍郎周忱入朝留為戶部尚書

謹按天順日錄記周忱如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官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寺者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擢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蘇州吳縣人才識練敏嚴明敢為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按一年回京復擢僉都御史時雍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采凜然恩威大著凡臨衆决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疏滯設施最愜輿情其後官民皆建守之號曰韓都例繼之者皆以為不及云○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陶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將出官軍調集又復逗遛師老財費討賊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與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踴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撫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六月南京宮殿災是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

王振擅權災異疊見　天意不可問　徐珵知天文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虜也先入寇　挾天子帥師親征　文臣連章留駕　成國公膝行聽命　主上係天下安危

入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盡下詔赦天下

謹按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恣橫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千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亂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有京殺字一火而書是故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若下額敕盜不可避壁不可藏天吏不可何府冠帶攜大車犯闕爲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諡文簡○是月熒惑入南斗府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珵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難子婦耶乃行

謹按 通鑑綱目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時魏主爲高歡所逼自洛陽奔長安梁王聞之嘆曰虜亦應天象嗚呼變不虛生天人感應往往如此謂天道遠耶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其鋒銳甚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騁急甚急日報數十次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命太監金英輔郕王監國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源等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闕匿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恣追勝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翠雷雨

郭敬密言其勢不可行　腐儒安知兵事　人馬不飲水二日　解甲投刃者不殺　胡人得中國利莫盛於此而歸　此非凡人舉動自別

大作滿營人畜驚懼振懼之會前鋒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至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虜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暫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就行之未三四里虜復四面環擊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爲其所獲豈偶然哉○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爲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

大驚疑其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　天子乎也先召先
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了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
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輩在傍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
沾寸兵不遊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襖猶在
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還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
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送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之伯顏亦也先弟也○十七日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
日　皇太后遣使賫黃金珠玉綵龍段匹等物馳以八馬詣也先營
請還　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萬
機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請行且即眞矣○二十
日　皇太后詔立皇長子　御名見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乃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二十二日衆官毆殺奸臣馬順于
朝　郕王今百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
擅權誤國之罪　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
社稷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族其族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聞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閣門衆簇擁入太監金英傳旨令且退衆忿欲捽英
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
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
靈今日至此尚不知懼眞姦黨也衆和毆之頭碎稍裂頃刻而斃血
流于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御史陳鎰奉
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
唾罵之是時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言扶腋勸止之且請降
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治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
矣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眞之議益急振宅在京城
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徑尺
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山千帀其族屬無少長皆
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　上至大同
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
與登有姻娅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開
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
萬餘兩出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晉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
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
壯士七千餘人銜枚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　駕還召壯士與之
誓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
者既淹又錯纔糧而去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
震死也先所乘青驄馬　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覘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蜿蜒護帳外畏怖
而去虜人由是益加敬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爲虜所
掠得侍　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
侍焉　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
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復若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
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
乳二人每供馳又以其所獲野牛黄羊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
頂差韃靼管起管下○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遠理萬幾　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正國
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群
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是日令直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
辦事○是月廣州盜黄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
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强盜
在郡獄踰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

皇明通紀　正統　九卷　卅七

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獄鎖越獄而出凡
十九人其黨聚舟以待遂通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月間
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城中饑死者如[illegible]艘
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
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販魚者奔逬若避賊狀
官軍問賊舟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
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稼五羊
驛爲行宮授僞官者百餘人
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
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郕王卽　皇帝位遥尊　上爲　太上
皇帝大赦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

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
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
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
漕運官軍令其悉隷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
局厰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
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
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勿爲虜所掠通州
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
數貲爲兩得　帝嘉納施行之○進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
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講俾以憂制去○擢郕府左長史儀銘
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

皇明通紀　正統　九卷　卅八

審理副余儼逯杰爲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興爲戶部郎中
先是　帝在郕邸吏部奉敕擇備官屬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
得已而就銘由翰林侍講翥由修撰爲長史綱及儼由中書舍人爲
審理山與興由訓導爲伴讀皆不由科目發身者不料一旦遭遂及
此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興至戶
部侍郎綱遂入內閣爲太子少保人之功名富貴不可預料如此○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皆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荊等關
○令侍講徐珵楊善檢討王竩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
處安撫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
警調用
謹按我　朝民壯之制創於此

答誠
鄭中國氣勢 謹按郭定襄此舉壯哉雖不及衍前風聲所至亦足振中國之氣鄭勢而長驚愕之心嗚呼安得若而人者數十輩布列邊厲
平則吉何虜之足患哉
陳懋受命南征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魏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出榜詔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諭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趫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以自新從誅
使誤殺伯孫 伴若誤務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委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
入閩悉平 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蘇武廟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名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擡剌阿哈剌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擂杯進膳奉觴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上皇在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配
上皇譯使吳官童隨侍言於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我之則拂其情乃紿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卻之曰留侯他日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也先益敬服　聖德雖衆
火光繞帳 每夜遇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　御寢傍天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脇

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上皇仰觀天象 我不動候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　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　上皇嘗使哈銘致意於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宮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
大魚還歸大海 欲躍歸大海內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毋或成疾悔無及矣○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史馬昂令人畜悉入城保簡精銳選驍射躬環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　皇后冊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追封英國公為定
張輔為文廟功臣 興王諡忠烈
謹按天順日錄記張輔為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居臣上累朝皆優寵之安享福祿崇名數十年天下依以為重因其莫不知名王振專權視數成大臣如為吏卑加禮于輔而不敢侵輔既衰老亦俯首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甚為輔惜焉人寡言笑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輔有傳于後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濂淮安人
廣人金深德 謹按天順日錄記金濂為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多貪黷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皆深德之累陞副都御史進從賴以充足後歸京師奏對弘壯　上偶之拜刑部尚書罷劾深乎風憲將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遺權貴性猜忌利數取務充國課蕭民困疲或不較位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大抵亦豪傑之士也後卒追封沐陽伯諡榮襄
命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綸金陵人也無他材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卷之二十三

東莞 陳建 輯

雙山 丘濬

粵濱臣 鑑定

景皇帝紀（御名祁鈺，宣宗之子，英宗之弟。庚午景泰元年即位，在位七年。）

庚午景泰元年

正月朔帝受朝免賀

上皇在虜營遇聖節，祀天，行十六拜禮。也先迎於斷頭山，作羊請上皇幸其帳宴焉。設宴也先妻妾皆出，斷頭奉酒○初七日上皇書至，率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群臣因奏請遣官使北，進冬衣。有旨有能識太上皇帝者，存問慨謝罪緻納原奏事，遂寢○進內閣學士高穀兵部尚書，尋致仕○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進講。相傳是時每講畢，命中官擲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一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媟。

謹按（名臣錄，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學士，一日宣廟撒金錢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則金錢故事其來久矣。）

內侍單增有罪下獄。時增侍寵驕縱，勢日熾，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納，武弁持賄拜賀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偕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窮治之，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獲釋，然不敢復肆矣○都督汪全恃寵縱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有旨責全歸其田於民。

謹按（此二事景泰紀一言之美矣，不敢自咸之明亦可嘉得。）

北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嘗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以殺賊。忽報東騎賊入境，登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矢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前後斬首擒虜二百餘騎，奪回被虜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敕褒美，進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騎，自虜衆入寇以來，此為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攢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過行，如履實地，賊入陷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撃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謹按（定襄郭公以身帥先，與賊力戰而破賊二萬，賊入皆望風遠遁，不敢南向中原，戡定邊疆之功於斯為之，功何如也。嗚呼孫臏一旅英雄武也，真有古良將之風歟。）

侍講劉定之上言十事。一曰守禦敗者宜刑，若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

又以私怨都指揮陶忠扶持淩辱而殺其父洪傾禍奏取後還京隨
營操練既至謫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及懷挾私讎捶死邊將
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
繫法司議罪斬市
六月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
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參將完者脫歡務若文赴京請和
是時雖總國政者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頗少
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既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
弊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
使迎復當從明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爾廷因通和壞
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爲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謂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帝不懌曰當時
大位是卿等要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保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
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患耳於是 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
退群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呼直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
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
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
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爲禮部左侍郎羅綺爲大理右少卿
充正副使以行勑書既下則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等辭諸內閣白
之過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詔事他何與焉實遂偕虜使北行
謹按水東日記興安雖短于才溺於僧佛然亦嘗信二三故舊大臣如于謙陳循等然人不易干以私惟于迎復謝深可罪也
七月朔李實等趣行十一日至也先所營矢八兒先之地也先見實
等歷詰前次所遣使臣見殺不還之故實等一一答之也先因曰
大明皇帝是我使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
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將着知院伯顏帖木兒
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差任我留到今日慶實曰此足見太師仁
厚之心也也先曰你們來得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
不來呵我們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
紵絲四匹及粳米魚肉煤炒燒酒等實泣下行禮畢見 上皇所居
者皮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而已 上皇謂
實等曰當初朕非以遊畋而出乃爲生靈計不意被留皆王振輩所
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譖沮任因厮 聖母及今
上安好 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
等實因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今服衣粗陋不堪因極言王振昔
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 陛下蒙塵之禍 上曰振未敗時無
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奸今悔何及實卽事賦一詩云重整衣冠拜
上皇偏聞天語重凄凉腥羶充腹非天祿草野爲居畏帝鄉始信姦
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也
先等爲置酒以宴實等實因言來迎之意也先曰 大明皇帝敕書
內只說講和不曾說接駕 太明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們的
皇帝是一箇閑人我還你們千載之後只圖留好名兒你們回去奏
知務要差太監及太臣來迎我使差人送去你今送去呵輕易了後
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 上皇稱也先遣其右丞把禿同赴京復
差人同羅綺往大同謝恩山西大同一帶擄掠人口○時虜主脫脫

六害曰好都御史不然，傷和害百姓矣。○徵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人以文曜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于吏部。

謹按：救閣雜記：正統間戶部侍郎王祐貌美無鬚，媚事太監王振，和顏色，振甚愛之。一日問祐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無鬚，兒子豈敢有。時人以此語爲可笑。愚謂于謙妾與王振兒正一對也。

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切班行，伏見祖宗朝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卽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咸勸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輪流向前說事，止與數對，令知他人不得與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洩于外。時不能行。

謹按：丘氏濬曰：我 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illegible]由是自上下之情不通，[illegible]自君臣不相接見，[illegible]

○嘗試天下舉人，命戶部侍郎兼學士江淵、修撰林文爲考試官，取吳滙等二百人，廷試，賜柯潛、劉昇、王俱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詔擢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誠意伯劉基七世孫祿亦授是職。○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抵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羣臣以爲 陛下一身，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奢，也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鬨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匀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瑱玕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瑳走玉盤，一天雹敲鴛瓦。中官眼拾多盈袖，金璫半墜羅裝翻。蘇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齊畫。閣知昨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滿如葉，并刀剪碎猶丹匣。此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粒，活取枯骸百萬人。

謹按：讀楊文懿公銀豆謠，令人涕欲下。[illegible]當時使有以此語[illegible]，宜必有所感動，[illegible]銀豆之撒而爲[illegible]之開耶矣。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得供，[illegible]得其過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穎，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播四方。正統間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以命卜，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爲其象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
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
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
年必有辟午火德之正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
乎自古我數更九曜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兩而子衝午也其君位
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後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
咎寅整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
欲奉 上皇南還許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
不敢發寅言於亨曰聖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獨不爲夷
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上皇來歸授官
錦衣衛百戶○閩浙盜平進兵部侍郎孫原貞爲兵部尚書撫鎮兩
省遂爲浙江置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
地方以寧○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忱專忱亦盡
心職務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諮訪父老善採衆論征輸有常度直賑
未嘗稽欠且有羨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
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兵稅鹽鈔驛馬鋪陳織辦諸徭
者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盡輸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
已而官府無復科歛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
葺濟治一切取諸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
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郎盡括歸之於官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者
入益衆思忱之功後二年忱卒謚文襄

謹按 愚皆錄餘瀾曰周忱如致仕輔導政務顯著水撫巨敎
自是撫臣附捐殘民林蓄於道雖巨鎭日安科周公後生以活我副
以然臣守其法則治否之則亂周有知其所當然而不知其所
然然知其所當歛所不知其所以歛民卒無以家其惠也於是
然之民益思公之不可及愈久而愈不忘也
天順日錄記周忱謀慮深長理財無出其右亦善於得勢中官王
振至之官遊其地者無慮日人人稱其所欲猶子建造者無不
家之所費必爲豐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弟爲鄉官士林
以此
小之
又按 祖宗朝翰林學士官翰大夫參不肯
爲爲之故人所少近日鮮此意矣
以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鎡江西泰
和人○以禮部右侍郎王一寧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一寧浙
江仙居人○擢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杖中書舍人何觀
謫外任觀時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舊老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
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嚴置
於南方忤旨下六科十三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爲觀
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
從盛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書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
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爲恨此諸
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爲之而成 朝廷不容直
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爲他日身計乎玉等改乃稍易數言而
奏之有旨令錦衣衛杖觀謫外任明日盛道遇錦衣門謝二鎭撫語
及杖觀事二人曰彼何可深杖罪惟具數耳
謹按 代臣忠厚亦當願有如 此者毛玉何得不紛
壬申景泰三年
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因 逆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爲虜情叵測

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易儲詔草。陳循筆也。命廷臣俱兼宮僚。少傅尚書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少保陳循、高穀、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楊善、王文、王翺並加太子太保。內閣侍郎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學士商輅進兵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太學士。餘不能盡紀。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𤩽庶兄黃㺹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㺹欲奪嫡。陰謀使人殺𤩽。適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武毅發㺹情罪。下獄當死。㺹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命多官議。陳循等將疏未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聯。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讙沮。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能止。奏上 帝覽。即出。就沂邸而見濟立。於是陞賞太監有蒲御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陞。王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酋哥。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㺹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穀以事除黜。因此致仕。及 上皇復位。㺹飲藥死。斷棺鞭屍。子政等皆伏誅。

謹按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群臣依阿利害無敢異辭於是仰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群臣預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此惟賢者四五人不預一易之後人情恨然不平貪其利者自以爲榮幸有智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譏責者亦多同視不預者反有愧焉相爭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寧故也。○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東西寇賊猖獗。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翺總督之。○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少入閣。以中官王誠薦。嘗受禁私恩。非人望也。卒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諡文通。○命侍郎李實、鄒幹、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謹按天順日錄謂洪英爲按君子自往浙江考察爲被黜者羨新又見加諭褒賜廷不及察羅之令致仕及觀官行事作之人誰臧而還者及無是非之別不知此又何也思既考察使官在令使而所以考察令貴者朝廷當時公道不明如此又焉用考察爲哉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機務。文保定束鹿人。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商輅。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引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衆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奏 上果用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初 上議冊懷獻爲太子。尚書楊寧以滑邸舊人。自具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謂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寧賀爲義無以應。○初上欲易儲。諭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英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謹按陳懋詩曰南城之錮已將子城之事易儲之舉盡出於漸之謙王直私知愧死而受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獨得無一言天順丁丑之變獨亦不當御史有貞能

夷狄極尊之號　文淵自言易儲有功　文淵守溫州一郡大治

癸酉景泰四年

春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天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群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嘶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將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

謹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府推薦擢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鎮有深刻意厚尚書上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起之遂累遷冢宰其於敘用人才之際徒諸之路殆猶廣言路者不能容矣何使病去不出作部者名必無得後今也歸得高爵而失其美事何足羨哉

增定鄉試取士額數　附科不拘額數　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

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及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加增定焉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廣東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爲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謹按彭氏錄曰我朝初制遣監察御史巡按方嶽或大臣宣諭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並邊事而止無定員宣德中以關中江南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者邊腹俱置巡撫官矣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撫練團營士林既受命遂以斬蠭破蚩尤之陣倚圖呈佐其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著過於軒轅黃帝彼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編中專主旗鼓八節旋應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並一大陣之中內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丁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死劾其操練不知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阯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者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謹按我　祖宗鑒前代內臣不預政事者代於萬遠互擬而貽可監用事而後賢否分而阮安輩典其勤恩徵後先賢者名當私而後內臣所乎若人之遵守稱謂近日錄名臣者附錄阮安輩二三人附于卷末亦前史宦者傳例以示勸懲表微亦不易遘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先是河潰沙灣

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
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
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
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擢用之有貞先名珵
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卻幾僨悵輔因以玉帶獻之陳循循
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
名有貞至是遂使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
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三載始訖工○召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
史王翺還爲吏部尚書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時何文淵既去　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副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翺還

甲戌景泰五年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
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
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爲除道太學生濟
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覩今
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
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
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　聖德　帝覽疏即日罷
行先是虜也先弒其主并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詔遼東
陝西諸路兵討之三疏既上浩名震京師○尉又有太學生西安姚
顯疏言王振賜生民膏血脩大興隆寺極爲壯麗　車駕不時臨幸
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
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廒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
能行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
重於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遘疾
殤殂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　皇太子未上以示御史劉
孫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
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群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
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宮以定
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府
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
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
臣并南宮通謀不伏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
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緩之錦衣衛錮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
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
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
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亦清議何謙以書示
王文文曰書生不知　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
安州知州我　朝進士選知州始此○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

召見便殿屛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復太子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從者所請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又有御史高平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受凌剮之刑○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己巳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踰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其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辨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

謹按金英不以薛卿爲簡己而顧盛稱瑄之英之賢加人數等王文觀之有愧矣彼陳循之徒阿附求容不愧死耶

敕儒臣纂修宋元二代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是秋復敕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選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鑑錄于群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奏言上代聖賢之君事迹浩漫難於遍覽今特錄堯舜以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敷句欲 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眞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

謹按天順日錄帝覽此所不省問中官王誠君何奏欲何爲誠等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頒之

又按正統景泰以來至尊鮮與外臣接見奏未達者必問於内臣如此内臣擅權災祥不盡識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先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爲意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敎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親見上皇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群臣見皇上于東廡而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興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爲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屢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

乙亥景泰六年

正月命太監班祐鎭守兩廣太監鎭守兩廣始此

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夏寅字通志成總裁
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因哭其乞罷不允時年八
十二矣○欽賜大臣子陳瑛王倫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闈例令四方
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者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
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
俱不中遂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劾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
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列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群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
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穀有事聞 上詢因
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
命欲搆考試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瑛倫得旨欽賜舉人許赴會
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爲暴才屈失大
臣體竟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謹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考會試焉景泰癸酉吉安羅崇嶽冒試中順天府第一爲京士訐奏詔革原籍學生是科從中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王倫後以字行爲王宗彝孝宗論戊戌成化中遇有歸竟取進士官至尚書蹤跡尤異

又按閣學上敘疏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臣既退各衙門官御於門上說坐輪流向前商榷政務而少保此舉正斯舊制也建謂萬世 聖神能繼祖武勿廢累通上下之情成廟勿廟堂之美豈不偉歟

丁丑景泰八年

正月上有疾兒百官朝數日闕官曹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十有一日左都御史
蕭維禎率十三道同日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
曹 朝廷耳目大臣不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十三道
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違其意若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
衆遷道中作封事草其畧曰理易不寧內外憂懼兵民震恐蓋爲皇
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
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不在此陳循雖知文意不言李賢
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擇笑曰吾意
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偶染寒疾是以不
得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辦
事官報各衙門論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
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遂會議于禮部草奏其
畧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沂王
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子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稱祭正本
會僉同姓氏衆字書多訛至十六日脯時方完擬明日對伏陳進○
上之有疾也武清侯石亨知 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
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
謀扣太常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
玉亨乃軏等從其言徐有貞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月
十七日夜亨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
日前有陰達者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南城已審報矣討將安
徐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以密語軏
還拜言闕處騎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 王亨等驚說

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勅符，迎立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命內官興永等捕亨，致入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太后，即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死罪。興天位最重，上皇居南內于今八年，盛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具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軏覘亨、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命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衛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燦光，有貞等前導，遂入大內，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戟死闕下。時大小群臣以是帝有十七早朝之百官，方各趨朝謹待。上出朝，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鳴，上皇御樓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會本遂不進。

東莞 陳建 纂輯
射濱呂 瓊山 丘濬 鑒定

英宗睿皇帝（英宗北還元年丁丑復位八年改元曰天順　按謚法云精華茂盛曰英聰明睿達曰睿英宗有此爲而謚　按前編書大事所行多有書爲故有是謚）

丁丑天順元年

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朕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徒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遂攘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閉之計廢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顧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群臣六軍萬姓之所推戴遂請命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御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國固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六科十三道劾司禮監太監興安竊弄威權蔘亂朝政簡聞内之閫易東宫之位與王誠舒良等窺覦明知逆謀不能諫阻而伺察機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爲伺我乞寘其首以戒權姦　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勿令視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廿有日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典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内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涂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内閣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初石亨首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爲彬老矣無能爲也乃薦有貞令亨遂與有貞謀以成功亨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　上遂亦稱衆望所歸故並用之○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都督張軏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輗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輗軏並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賜○論曹吉祥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獨諉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于肅愍行實曰　英皇光復寶位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輩貪天之功掩爲己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　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謙與王文等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蹤跡可質亨等遂言雖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訊徐有貞令所司羅加於謙王文不勝憤反覆分辨謙笑曰不辨但言亨等已意知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運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

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及 上復位鄉人意蔵文淵必及禍留荏旦夕一日詭傳陳郁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謫官家居與文淵子宇要斎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斎新奏稽巡撫廣東時害巻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石亨姪參將石彪奏害且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誠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亨因此與張軏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石亨章惡之也

○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翺 上曰王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翺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竑爲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薨 上欲令汪妃徇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汪妃甚賢景泰欲易儲時妃執以爲不可遂廢憲廟在東宮意獨感之所以禮之甚厚妃與 皇太后及 錢皇后尤相得既而 上以妃居宫中不便乃遷之外王府東宮今盡將今盡一宮所有悉取自隨妃至正徳初方卒○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

四月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鄰而不協故短于

上故也○詔舉士中有學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謹按後來江西處士吳與弼得晤召樣此成化以後薦章甚專重科舉矣霍氏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爲重貢舉次之科舉爲輕今則科舉爲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有行[illegible]者[illegible]爲文俱錄仕之此士屬之所以益[illegible]也○丘氏濬曰我祖宗用人於科目貢舉之外有賢良方正才識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咸在所用之列益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咸責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專用科貢二途甚非祖宗之意也臣愚願復制請科以收拾天下之遺才無幾國家收得人之效矣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詔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是時得疏于宮中 上覽之感嘆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變後辭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絶至是始一行之

謹按雙槐黃氏瑜曰天順初物議王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而後世子竟嗣王位於終親藩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輩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要之襄王所爲至論借[illegible]文陳循輩見不及此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 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稱遷用者振族黨悉坐誅其第宅沒入官改爲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遂實皆服罪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北祠之敕賜祠額曰旌忠僧然勝奉其香火云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

有貞矣。
謹按史氏選兵法備舉陰陽方術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陰詐急功利
首倡南遷推諉害忠勳殺忠臣金石之行皆天道也矣人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
三品職。上令內閣擬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武益
職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
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譴殺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
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
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息怨。事自發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晦。不
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救甚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
尚書軒輗致仕。輗以曹石恣橫。佞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
曰。昔浙江廉使考滿。僱家僮二。竹籠。是汝耶。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
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帛遣之。○謫修撰
岳正廣東欽州同知。時正數爲 上言。曹石勢大盛。處有變。宜可爲
節制。上曰。汝可以吾意告之。正遂詣吉。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己。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辭極
切直。吉祥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謗訕。因就除遠州。○謫許彬南京禮
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參政。○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
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
免後患。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辦事。初石亨恃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
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

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人。兼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翶謀。仍復賢內閣。
八月。華定裝伯郭登爲爵詔。岳正耳州判。初 上留虜時。也先以復
中國有君爲名。經過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
矣。駕其毋復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上銜之故謫。
謹按于郭二公之言。蓋權辭以沮敵虜之謀。抑亦動
瓦剌畏懼爲中國之意也。所以將還 英廟也歟。
遷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郭縣。以母老留閱月
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石意
嫉遲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
所。正既謫。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當懷括 上語。題起畫像曰。岳正好。只是
大膽。惟 帝命我。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
貴將之處而廢職也。
九月朔。太常少卿兼侍讀。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說
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不起。亨淹貫經
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代爲草奏。即日上之。數日
上召賢閣曰。吳與弼何如。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古昔聖帝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
之。遂命行人聘焉。○時虜酋近邊 上召李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
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不可。若實
曾(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云國之物。不足爲寶。 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其怙勢亂法贓賄狼籍也。先是于謙被籍日。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於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賂之無筭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于謙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爲謙嗟悼。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何臣言耳。於是上深嚙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由於此矣。○太平侯張軏卒。賜祭葬如例。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有罪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嗾首謀殺謙。以譖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爲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置先師像于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外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行相對。自是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李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慍曰。豈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則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只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戊寅天順二年

正月上　皇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太后母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孫繼宗陞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授官。○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廡居。皇子卿可定議講讀等官。請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以左都御史馬昂爲兵部尚書。○勑今後僧徒毋十年一度。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佛教。毋三年度僧數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巳上者。俱令還俗。濫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勑內閣及翰林儒臣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元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脩刊布焉。○李賢日錄曰。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徒。無由而退。因上欲將通志重脩。須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托圖院遂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爲之一清。

謹按。永樂宣德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乏稱職皆優之。諸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諸非進士而文名振一時。今李文達乃有

此篇豈非世變然耶自是厥後愈重進士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不得居翰苑焉孤卿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君相寄與直宗時大異矣

還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 上尤矜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群臣諭以語哀彬既復位因思建庶人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今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文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邊徼騷擾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為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定議以大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參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害而兩鎮守將顧須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疑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謹按何喬新撰朱英神道碑云英與中趙總兩廣合兵勦賊廣東參議朱公英皆參將許貴參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又信利房掠驅至橫蘆之間誣宋參永平等鄉民皆賊當屠戮使請函并賊等鄉眷之以為功朱公力爭其非事日達則使請華公函班師請鄉民給免屠戮之條慝詔貪功妄殺行兵大成即此勦之朝當時所謂撤砦八百擒斬數萬乎民居殺和宋泰永平頼者不如其最夫紫文莊當時撫按發縣之請而亦有由鳴呼火炎肩玉石俱焚天吏之德延于烈火古今傷嗟莫不皆然不獨斯一役也佳兵不祥是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

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俛出見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引咎反乞恩澤朕終不允之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詔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不拜與弼既至 上謂李賢曰與弼當授其何職賢對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道之宜授宮僚次日發 玉音召吏部命為左諭德與弼士皆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與弼具疏辭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侍問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勅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物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永通王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有狎順者廣東舉人丘濬學問廷對當爲第一以其姓名近 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二甲第二云○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石亨惋疋 上每念二人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焉

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過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群聚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物諭此虜縱之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被敗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從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掠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往勃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伯都督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爲率 上親援筆記中否賜銀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長跪不應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習畏知所勸懲云○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進坐有請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飲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不趨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會亨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從輕坐○調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爲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

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不行救護 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於推筭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則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都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是盡忠之道賢曰自古 聖明王皆畏天變賢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先直隸廣宗人御虜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設策親督捕蝗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冤獄在萊州至嚴惠大行遷湖廣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咸有聲遂擢左吏部

謹按菽園雜記天順中南直隸清理軍伍御史許觀將江南刻覺山東有一人謀首至連逮二十四人充軍者欲訴冤於按經崔公或云此無與御史各領行事訴之無益或云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奇辞無人刑獄皆有應御史理平反者惟無面詭訴之有益於是往訴崔公果爲平反之二十四人皆得爲民時又有提督學校御史岩考校學士去留多不公被黜者相率詐於前巡撫李公並不爲理崔公繼之諸生變姓訴公一一親試之其可者撥送入學其後多名者

辛巳天順五年

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廣有此醜事彼初成以爲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一月 上復詔校尉行事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姦通及錦衣衛司問訊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大獄惟門達能

辦之實因言往時行事挾仇害人淩虐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
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處實
四月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
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
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疾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
其闕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
便其不覺可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
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
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
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
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
圖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六月虜酋孛來寇邊西涼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兵
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吉祥在正統
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者以恩惠收為腹心天
順初呼召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
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　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
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
上原之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
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鋐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

也先等乘機謀殺孫鏜等就擁兵入宮為亂而吉祥為內應是日晚
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
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入分番漢兵五百騎犯闕直抵東西長安門殺
錦衣衛指揮逯杲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李賢廣寧侯劉安
執王翺於東朝房時禁門閉不開欽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
華門朝臣悸散比時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
先發恭順侯吳瑾及諸將分道逆擊馬昂以精兵毀之大戰于東華
門外自辰至午鐸敗走斬之瑾為欽所殺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突
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入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
縋城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旌死節追封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
馬昂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陞賞有
差○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先是見欽權勢日盛絕不與往來
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謀反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獨免
○起前都御史王竑參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舉
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
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擇代者
李賢首薦賓宜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嘗在吉祥處通情言
辨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
先是李賓上言曹賊既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
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

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若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
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賞勞之陞用之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自
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病失朝廷之闕失與夫天下生民之
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是皆有益於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不
但於已無益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於此故惓惓
務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厲已必欲塞之以肆
其非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絶嗣陷於大惡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
吉祥石亨張軏楊善實爲之今可於詔書內開列先是從天順初
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由是權奸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
瓚亟以爲言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
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
因得掩其黨欽之罪　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蟒撒哈
剌雖諸勲戚不可得者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矣時謂昂相觀有福
如昔人所謂福將云○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
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
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能其術
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泰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
有詔招叅藩者石亨以聞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紫微他求刻期復
辟與金貞筮占及徐有貞仰觀乾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飭
日擢吏部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
傍欽問之對曰勿貿　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聲
公碑文非李公筆耶公勿忘父欽悅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乃

稱王李二公而退事平　上甚壯之召勑賜宴遂陞太常卿累
遷至工部尚書○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
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頭惟榮
自奮被甲躍馬呼于市曰奸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
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千百人能於陣前鼓舞
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
謹按正統初爲中書人先奉表與入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恟恟趙榮時人獨請往與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以贈之議公云當忠義無懼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爲虜所圍穎提兵
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週廻三面
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西至寧
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
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
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
失其險虜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禦
之乘障望墩處處創築沿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
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
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鄉導遂知
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便時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
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雖

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何由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嘗時告戒先生豈知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司禮監奏本一日自看朝廟行禮各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後親政務飯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　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閒一行焉

謹按祖宗朝行此令者以拔科目所遺不使卒老牖下不使天下有遺才之嘆僅五氏濂曰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定數歲貢有常格今校貢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時選用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增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歲貢倒其後又因圖計不足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于科貢之外則得官者[illegible]遂致人才數倍吏部有歷次十年不得選者往往衰老乃是選用衰老之人旨能消泯志慮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

壬午天順六年

三月陝西管糧布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關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輸人民愈加逃竄糧草缺乏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愈乏糧草軍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莫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種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　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于大學易以木主百年來俗乃尊其未盡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此也於是併易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九月四日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忠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爲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恩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涖任明年徵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天子欲慰陝人乃有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此忠浙江嘉興人

癸未天順七年

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災舉子焚死者數十人○是月每夜空中有聲李賢等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後命賢上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仰詔行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緊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　上不從只取前十餘行之左右見賢力言[illegible]伺鶚欲

爲賢俱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爲禮部尚書○擢通政司參議尹旻爲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后恭讓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英宗晚年追悔廢后事自艾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章太后既崩　錢皇后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不如禮初　上復其位號　上欲從之而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李賢問之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之愚必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文　上即命舉行之

謹按寶鑑紀云錢皇后素性孝謙絕無嫉忌英廟北狩傾竭所有佐迎駕之費哀籲拜天倦則臥地損一股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其廟在南城不自得后每往之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誠等二百五十人○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歲贈太保謚忠安濙廉節寡欲自奉淸約居官敬愼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忠勞始終世莫與比然爲人淳謹乏骨鯁風節是故用怡建文之難僞自王振之專至宮德易后景泰易儲之議濙職司宗伯皆胎帶阿順無所匡拂未免畏縮保身之意云

謹按王文端謂忠安有柔制元老之風……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于獄尋釋之謫南京錦衣衛帶俸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幷鎭撫問罪權傾中外擅恣羅織人莫敢言憚袁彬廉直不附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楮雄構彬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令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彬漆匠楊暄者憤然爲之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聞　上令達逮問達遇暄令供李賢主使暄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待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照臨此實門達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謫南京暄亦得免

謹按……

綏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爲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綏撫大同越大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爲綏撫者　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綏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下見　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謹按王越……

李賢爲門達所讒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上不允曰此輒故無用介意○燕孝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永樂初隨其父從遊性坦易志慷慨辭官吏而遠勢利其壽

誦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提督職先是逵詔獄任情恣威大興羅織擅
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很藉天下騷
然至是言官劾逵欺罔故殺諸大臣數十謫戍鐵嶺逵至死謫所彬
復職彬送逵出城如禮不念舊怨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
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
試進士賜彭教陸釴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城侯
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
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將中軍督其原蘭擊山丹莊浪等衞所官軍
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焉爾冲殺唐川俘斬共千七
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
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吉禮南京吏部
侍郎章綸上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于天子 陛下臨御之初當以
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婚禮
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敕待來春行之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卒謚恭定富
鳳陽懷遠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痛嫉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
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
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
內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終其敗而
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交或行叩頭之禮或有
翁父之稱因而囑託獄鬻官播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
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
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內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視清明之政
而臣等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謹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閽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猶用漢之遺亦以宰官制禦於丞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徽召面詰數近習梁彥俊言利集傑射賜符以遣至政事堂面切責之也可知矣見營林王壽三代而下制置明審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有亂國之禍漢唐大不侔哉我 朝內侍之制過唐而不及宋百餘年來中官之權極矣其害之者雖緣惜乎無以用宋之事而悟寤者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登性至孝有文
武才母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
上章疏皆自爲之尤善吟詠有聯珠集行於世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瑄
爲學實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於心不安其出處光明峻潔
於富貴利達泊如也瑄教人惓惓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
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
二十卷多名言
謹按近編名臣言行錄記薛文清薨內閣擬謚中遂爲議致其子侄見爲司相而致歸老絕祿亦割將異事也嗚呼有官界然者然也起復臺皆人以爲薄夢能今文清高風介節觀之不然豈其右也耶
七月立皇后吳氏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爲朕
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輒

修復官牛官田之法

臚奏請將已退吳氏再立德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毋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明正牛玉之罪○調右僉都御史盛巡撫宣府特盛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薦盛堪入內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蓄廩積粮益多以其餘殺易種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乃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謹按水東日記宣府官田成化初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墾有四千餘頃歲租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稱官牛軍種不在此數焉按葉盛都御史督邊臣密合尚從輔者無如葉文莊

[illegible]

章大平侯張瑾與涉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懇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冒升功者今一切裁革非法意　上念其父于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衍富貴之易貪利者僥倖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兵部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于是冒功者俱革而紛紛入愬者始息矣

謹按水東日記會典是年令天順十四年守城有功陞者從虜走回者俱革不准襲職　祖宗朝之陞授賞典不遺如此李文達多文忠曾因之功也厥後萬安劉吉當國而汪直用事冒功者不可勝言也

皇莊之立始此

以順德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四畝共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于此

謹按後嘉靖初給事中夏言科道官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有奇在共七十五頃數十年侵占之數倍于原額幾十倍爲莊田之害者此一處其他可知

盧顯片言析訟

擢眞定府束鹿縣知縣盧顯爲武昌府知府顯常州無錫人初爲御史以言石亨謫知束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發摘豪猾爲擾者吏去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使其服闋和前請　聞之俾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論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伏辨隣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顯拆之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眞定三府閒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飛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爲清官店累陞右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諱見深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

乙酉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自便王文之子宗彝于謙之子冕議之贈朱驥等並放還給還家產冕自請關座卽上疏訟父謙之冤上閔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勅冕世襲千戶俾後奏換階文冕官應天府尹

謹按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南京兵部……[illegible]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為都察院恐左右有阻寄以奏章請教於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默置章而之謂寧曰爲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其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章以進翌日御批竑於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什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駕年二人曲牽犢教坊樂工執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綵旗而行上秉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牽犁而行耕推畢教坊伺前呈應用田家與故觀畢賜宴而回○特 皇太后壽誕遣祭禮部尚書姚夔欲令大臣收買婦香相率詣寺觀行禮新顧給事中張寧上言

奉上表揚孝心歆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皆知奚被德仰贊聖孝以祿誘社稷老不……香非可所祝行之恐壞風俗傷名教不報

謹按張寧……[illegible]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撼動聲如雷有聲○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閏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恕爲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諸府初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善政雪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揚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

謹按……[illegible]

兩廣盜寇作亂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藤峽猺賊久爲害近年苑劫兩廣尤甚雷廉高肇韶州諸府地方皆被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將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略可任大事 朝廷從之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稅務所有條例並宜革去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所以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從之而武臣爲其久一日有罪被陷則多屬詆罪毀其令公議惜之

四月以都給事中張寧爲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寧等罷俱遠謫會六科申

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嚮之，命以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借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條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正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几數十萬，有錦衣衛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積者宜絶，外民與通，不得食，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卒使孫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十萬之師，比於艾陵徐福云。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先是竑會諸大臣薦岳正、張寧，忤李賢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傑，尚氣節，於義所當爲者，徑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爲抗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聞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人豪哉。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末方卒，謚莊毅。○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擊之，虜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醴觀政刑部。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等官二員於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於給紙札筆墨及酒飯等項，稍故事耳。內閣按月考試，則詩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雖設會簿，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然計議，邀求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謂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醴抗聲對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幾邦一年矣，爾來未嘗開卷，故也。賢怒甚，明日請 旨，各授職，醴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謹按：詞紀云，宜欽命宗待政事，入禁中待燕閒，承顧問，上陳當材育恭廢殺，則下必以涵養德性自勵，不惟人才造就，而君德輔養亦收其效焉。不然，其流弊必至，如弘治甲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閣會無矣，延病餓而去，乃賦一絕云：回頭寂寞，瞻鶴吾自日都清，病居係縶，食大官無寸補餘陰，為權與之弊，豈獨此哉。

丙戌成化二年。

春，選陝西土兵。時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爲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如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選其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其優恤之法，每名量免戶租六石，常存二丁貼其力役，五石以下者存三丁，三石以下者存四丁。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此陝西土兵之所由始也。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謹按：雜記云，鄉深當元末，見天下亂，慨然謂其友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當世橫斂悉不以病民，上令民有田者每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歲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財富也。按此即寓兵於農之遺意，與此土兵之法相出入，其事蹙蹙可行也，於治安要議術制兵之條有屯田制，遺條之說亦同此意。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襄葬○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倫吉安永豐人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名第一○太監劉永誠卒永誠有軍功議欲封爵伯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賑濟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遣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是之圖而疲其末未見其能濟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肇慶西可以收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制以禮義惟勝之而已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貴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總帥諸道兵從進用土兵為前鋒先破脩仁荔浦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溪險阻有山名九層樓尤為險峻官軍直抵其上歷崖絕壑月而還盡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慴兩廣晏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蔭雍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差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先是賢既抵家襄葬畢林興即促賢　上道至京師入見辭不允○謫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擠內批出倫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為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雖敢出而士論益殊之

謹按我朝羅記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凡比常是天順中有翰林中書舍人蔡蘗後至是始著為令皆終喪三年雖間有命倚起復者皆出朝廷勉留非復前習之舊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襄陽賊首劉千斤僭號於南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千斤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為羽翼每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為平虜將軍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土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擒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並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据穴已而永圭領兵破其

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譖於大將謂英多獲賊屬。橋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賓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乃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寇。衆為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為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加思。蘭衆益為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須給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謹按王氏鏊曰閣臣自三楊以來稱業勳烈李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驕弱爲詬自內閣出殿後召還與賢不協都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事失賢意卒與二人京堂皆備之於外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延撫廣東或謂之曰岳自資其交常譽公文爲不善賢因以韓雍易之盛曰無若葉盛之毅陰從羅倫論賢奪情賢怒貶之于外子翊勸其依文彥博故事留之賢曰吾不能矯情如此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定之江西永新人。

丁亥成化三年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親還京。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宣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為翰林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理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勲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不在此限。

謹按我朝蔭代勲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蔭補諸司職事凡職官子孫蔭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敘用二品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乃更主事乃得蔭蔭恭是教朝廷子無復蔭代之失然 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澤而無濫近勳戚推恩父任台祿皆給蔭即得京衛美收錄褒白有所不論矣

封周太后弟周壽為慶雲伯。周彧為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璁、瓊、瑛、彧子瑭、瑢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姦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莊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霧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為所以樂。自然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敕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孫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為人端方嚴毅清白儉約。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積公餘退宿朝房，門無私謁。權勢嫌抗婉而拒之。故人長而不忘。歷選數無他處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仇之地耶。

八月　英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進教死之。徙縣固原。○建州女直冦遼東

十月　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召李秉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　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修討莊昶為桂陽州判官。尋改懋昭為大理寺評事，昶為行人司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昶同疏上言，向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修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比虜毛里孩窺伺關陜，所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失所者尚未易悉舉。宜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倘此冗費以濟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倦之士，則于弭災異、濟百姓，安奉養，兩宮其為益有大於此哉。疏奏忤旨，廷杖之，貶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是盛時事也。乞復其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編修，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　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若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者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抽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君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益以壯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番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歷營制度之大略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釋丞正法司官往勘。韶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韶以論都御史張岐侍進事下獄，尋有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謹按：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矣。江南侍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無塋，皆不毘科使勢要得占為九田十地，畢做井田之法為溝洫，取青公私有分，旱潦不傷，不亦善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誼爲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東莞人。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貴左遷紹興府知府。民告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來償。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逋負。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蠲荒者爲鬮。鬮歷不入。㴱與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滿。擢山東布政使。遂用轉副都巡撫。

譚按 前宋朝官多久任。近日陞官遷如轉令。是自朝發者太遽。故或數月而遷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即遷者有矣。若此者欲滋遂化擧進之。問何望庶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守居蘇二郡仰得淹待三年作主人。蕭新古也古今同病

戊子成化四年。

二月大學士陳文卒。贈少保。諡莊靖。文性伎。羅倫之謫。文有力焉。旣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觀此文之爲人可知矣。

四月夏。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 四初。洪武元年京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坻從京來捕都。指揮藏匿邊寇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復擾累各土達。斷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監軍太監劉祥。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軍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俟延綏兵至。麾兵直趨石城。軍士勞困飢渴。爲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朝廷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六月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太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 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非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 慈懿太后葬當如何。彭時對曰。只依正禮行。朕全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上太后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 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尚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即日彭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帝夫婦之誼。垂今

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言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大行。慈懿皇太后命祔陵廟。固朕素志。但聖母有疑。慮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懇禮祈請。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咸呼萬歲而退

謹按此奉祀獻夫爾辛正國彭時等爭之力而慈皇崩全孝道之美爲不可誣皆可爲萬世法矣

七月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爲監督。後以南京太理寺卿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彗星見。犯三台。先是 共爾令宮人萬氏侍 上於東宮司盥櫛。諳智善媚。及 上登極。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爲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爲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權傾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與劉吉皆附之。安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于家。朝士無恥希進者群趨其門。彭時因彗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尤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壼數多。宜生子亦衆。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 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

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以星變劾輅不職。因及尹旻秦中易儲等事。輅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謫誠。輅奏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稍加納。如修撰羅倫輩。皆復收用。今反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謹按商文毅此舉李文達之有愧多矣

戶部尚書馬昂罷。以星變言者交章劾之故也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初賊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至。圍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恃勇自領銳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我軍遂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適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臨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訛言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罪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待援師至。即據賊水草。據其旁近地。賊夜欲出者。設伏擒之。賊人與馬飢渴。勢日困。 朝廷惟慮師老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城軍不諳賊勢。益之無補。將兵部懼賊乘墜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候

旨令紵絲寶鈔裝待再三急報彥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
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爲
特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固守甚固不
一兩月賊必窮困咸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
不足慮也程信恐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
後發兵去耳　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
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曲折無慮也衆猶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
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日密出降者衆
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
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
諾誘滿四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
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
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延綏報北虜入河套矣於是諸營
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筭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
先是忠日夜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略
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

謹按之坐困賊之數不下千餘寇困之坐困西鬼寇彭文憲王一明決亦不觀鑑都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使當時反違不務羞與妾蔑違兵賊可保也京軍縣拌徙費餉給增瘦憂動搖人心耳務奉倘益項忠二公之明叢於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保舉官員例　雙槐歲抄曰我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於用人允謹每吏部具闕或簡除或保舉
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　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虹

傳奏　聖旨方實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類也宣
德正統間二楊用事數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
來或各處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若無幾成化初有舉不常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　上命今後京
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
宮意也於是吏科給事中沈瑤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
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將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
部遇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至是吏部　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皆不欲朕舉行何耶中外頗有情弊其
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欲月虞權者頗愜與論乃知保舉良法
而楊文貞之確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薦舉惟揀檔按者
不過循資格耳早朝後君臣不復相見故中宮傳奏人以爲恥然則
用人出於至公其必上下交而成泰乎○戶部給事中彭序上疏言
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
政以急先務卻虛名以脩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勵節義以敦風化
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精考以通遷法清版籍以均
賦役　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綸綸妻陳氏弟綸繼
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徐楫言正統十四年賊鄧茂七作亂攻上
杭綸與兄俱避亂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
金山巖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
從賊偕從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

行至權黥洩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己丑成化五年

春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魁楊等官軍遣伯任禮慶寧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論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秉素介端不阿人意朝士皆進者皆嫉之又以天下庶職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親旨奏判四事律之四有三者爲上四有二者爲中四有一者冠帶回家於是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調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机務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如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永昌泰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諧託貪賄爲事認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朝臣無間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之用之○擒賊錢厚斜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於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名總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鎣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置降虜衛四之報　朝廷虞其爲患鎣受敕勤撫安之得無事鎣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謹按嘗因張鎣撫寧夏事河渠田之事考古驗今兩有懷焉審公輔奏議謂自陝西筦爲邊營修築浚渠隸事漢故驛修葺焉避者外因而清涼內貿水利灌溉外禦其寇全陝之利也太學士論云陝西積資亦著得人力轉輸屬者之三邊軍餉不煩輓運自然饒稀其蓄今業固者何不被其德行之而後今之士終究脫巾轉廢致嘆于來珠事推也

又按九邊圖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秋末皆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撫徽本色水陸接遲而上輸林其必爲乎

御用監左監丞龍閩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内官給事内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聞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卸職其閤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庚寅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開總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裁革○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法勸分得米一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即孝宗皇帝也　皇妣紀氏先是己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皇妣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旣有孕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

竟不暨　上今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瘡報而嘱守官照管至是聖嗣誕焉　皇妣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啣之至彌月西內慶后具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陞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至崖窯川擒達賊四十餘人斬首百餘級進左副都御史又於黃草梁擒賊五人斬首百二十邊進右都御史

多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備為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詰之盛稱林騶騎且粮少士飢以故無恐命斬以徇哀敢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特林騎汝不見中國匠斵木器乎遣爾卒持之使人斵木器不終朝可盡也芻粮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餘糧三萬諸衞相繼於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大將旗鼓出遼陽塞部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之奪其馬足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邊境稍寧○兵部奏惟武職絕嗣許從軍立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自後令納粟招軍陞職者俱承襲三輩章

謹按 當時貲官已非美事後許子孫承襲此尤前代所無者國家武職已失制允濫又復行此不可為後世法矣近襲嘱中亦有納銀承襲一輩之令其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與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與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潦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命罷之

辛卯成化七年

春京師饑敕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戶部侍郎陳俊請于　上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劾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至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粮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為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為長運矣至今為定制

謹按 國初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勞民今日之漕運也勞軍然與其勞民而妨失農月不若勞軍之為愈蓋承平官軍無事情無所事事不以運擔一歲無所用之驅由明定長運議一代成法不可復易矣

命彰武伯楊信佩印巡邊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捕之兵部尚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饋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只請三萬人巡邊禦敵　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命刑部侍郎曾翬都御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府四方省府多饑命大臣分遣巡視民瘼發廩勸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忠遣人持檄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進忠左都御史

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恭替機務以白圭爲兵部尚書○設常州府靖江縣設金華府湯溪縣○設汀州府歸化縣○置榆林衛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冠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塋葬冠以遺書辭從之贈諡文靖

十月立 皇子佑極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諡曰悼恭太子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諫言者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入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開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方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皁隷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請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言戒約至見後旨無言反見譏誚爲所誑傳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皁隷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處武職洶洶致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 旨批出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

謹按 此條尚尹閣老直所謂尹旻云余在內閣呼對欲請見萬猶吉止之日性年彭可晉每酉見一諸不令即呼頭呼為歲不實盡言今我輩每事蔑言托大監而轉聞無不允從懸於面對先謂有理處謂上下交而德業底此正理也忠臣所原願也不沿而議而毋事礼中官轉閣則人臣之不得巳也乃以爲辭也面對此宜中正有職之言而尹奏奏乃以爲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爲之以爾䝉實着而矜商輩不得巳韻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謀萬實費之再不召見萬實與中官相表稼爲之而謂商业爲所固史制至汪直用事彭勉商去而萬安稱竈急國登內閣尝三十年則以餘爾階官者而為之家瀾之家也底化之治實不能大率爲萬安匪人所累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先是虜出入河套爲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同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綢繆邊備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士兵以戢守不但可省遠戍而亦是兩便也從之

十二月太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脩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論德輔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辰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春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

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八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築邊牆開設榆林衛墾屯田以守邊子俊受命至延綏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遂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綏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添築營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墻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轍月狀以為伺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幾兩月而功畢又請創榆林營置衛通兵當口及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沿邊曠地皆墾為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為之榆林俗初不習蠶桑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青神人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為刑部屬十餘年有聲由郎中超陞山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李賢薦復超陞為刑部尚書十有五年明於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辦冤獄錦衣指揮門達恃寵作威弘農衛卒譖指揮李彬誣及事于達鞫之達欲鍛以為反狀已具須會推瑜獨明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安敢枉人以赤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觀紀綱焉順則有間矣達卒得不死瑜平恕寬厚類此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級

命甘肅節制三邊

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陷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槩為刑部尚書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諡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仍增從一品祿將越奏報與寇戰塞下斬獲達賊數多也上嘉之乃有是命○以彭華為翰林學士華江西安福人大學士彭時之從弟也其同年友福建按察副使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其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其以通書政府而得之其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權要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猶利以進身參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

崇獎恬退之士抑諂奔競之途其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嫌不可避也群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揮之不去之士出焉此將變之大者閣下宜為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審矣繇趨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為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僕兄少保先生實秉鈞衡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給事中郭文深劾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會勘其狀而推德望素著術吏部尚書尹旻兵部尚書王竑徵於內頗涉兩宮事上怒詔至文華殿親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戇忘諱犬馬之誠實惟為國上怒解乃釋之

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敕翰林儒臣脩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轄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澤平谷等七十三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漢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

謹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難稱名事久而玩則又未免於官多民擾之嘆耳矣

敕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及與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遁者乃坐失機

謹按敕勸將賊所以敢深入無禦肆然無忌者正以損軍罪輕而閉門坐觀之罰輕先朝此令嚴矣然為有司者此令後竟不行以致至今禍患有加無已也為治安者宜識舊章遂條此詳記之

新會縣民劉銘縣衙同往海東買鹽將還海豐民吳福與其弟金童舉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福遂出備工銘徇見金童妻莊氏美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金童詣縣夜縛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陽道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莊氏交歡不允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屍熟視之斫處宛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隨夫屍三屍隨潮上下旋繞銘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瘞銘夜潛發其屍棄之大海吳福自外歸得弟屍于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陽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所哭詞章上之銘徇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瘞三屍誠為義舉今宜發揚宜命有司即其處瘞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於永久詔可

甲午成化十年

春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

三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贈謚文莊盛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究云○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劄十三

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聽學院事諸御史
皆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糾其屬職曰已既不言而又遏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預機務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以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尚書○勅公侯伯并
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務洒一依學規教之惰情不律
者奏聞
十一月復郕王帝號 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 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輅等手
加額曰 皇上此舉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勅諭文武群臣曰朕者
朕叔 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
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讒構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
抵叙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嗣承大業一紀于茲較念監親用
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謚云
謹按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
以法繩下不貸大奮威蠻百蠻百司慄惕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
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謹按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讀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
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
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
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受知于 上簡入內閣持廉秉公
無所阿私抑邪崇正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於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
曰嘉猷贊翊然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云
五月手勅禮部朕 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應禮部會同翰林院擬
來先是悼恭太子薨禁中潛傳西宮有一 皇子 上心甚念之然
慮萬貴妃所忌至是張敏厚結貴妃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貴
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啓 上仰召見天性感通相持泣下勸慰
出語矩度不凡 上撫之大喜賞賜其服進貴召 皇太子母紀氏
居昭德宮遂令內閣擬名不稱首 上親名之從紀氏居西內永壽宮
諭數親 皇妃中外聞之大悅既而文武大臣請立為東宮
上命待 皇子稍長行之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妃受萬貴妃傷遂有疾是月二十八日卒
京師籍籍謂貴于禍也追封淑妃○擢南京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
禮部左侍郎初溥佛知順德縣以禮免職起掌南京翰林院學士司
經太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薦之遂有是擢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謹按

上從之。

十一月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 御名祐樘 一

丙申成化十二年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恃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景取道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失之欲因聞齊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境紿其酋請先白守臣者因服騎趨吏飛報安南兵始去事傳聞籍籍謂英幻引外夷窺邏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恕既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貨石千官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阯鎮守匪人致一方陷沒勝衡府變發釐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上不當與物凡花木禽獸賓玩宜一切拒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英湖廣桂陽人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撙節數年府庫廩充有言以羨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於郡縣兩廣用兵不常倘進以希寵則他日餽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皆以愛民爲主 朝廷多採納之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令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抵英爲人端方儉約淸靜簡易一時名輩皆自以爲不及○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四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從都御史原杰之請也成化初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

亘千里所至蚊䖟叢薄荊榛叢翳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及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爲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將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撫其事杰受命馳至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爲良民杰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議僉謂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升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及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仰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就樂而好德也民之勢從之勢豈貴逼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撫慰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流其俗則荊榛之區亦入貢於版圖之鄉反側者生安枕於樹闕之下撫安之策莫有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

爲者頭務止經書義五篇國朝舊制也○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一夔太學士商輅乞致仕詔之詔加少保爲汪直所擠也○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仍掌院事時越特爲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爲越爲介私問越臨至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

謹按此節出叔貲諸所記非一我朝憲官鄙藏至此極矣士風頹敝至此極矣然操其物特起于一念患失之心勝矣患業華至此今人有餘悲焉所謂夢夢已矣以求之而以驕人乎自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嗚呼君子當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直諫毅之際名爲馬牆之說成無爲工臣寧尹鐸仁之合蓋忠不欲舜因位大以宮馬保之重實寧之事而事如爲如縣爲鄉開疑而不則亦何所不至而依人尚何惡焉嗚呼項馬二公今日觀矣去矣俛日冰山見觀王尹次第所遜猶不滿乎去乎而此膝一屈不可後仲直世之叠不可後願微若項馬二公之正氣直節森森器凜凜將制名臣而譬夙千載乎嗚呼富貴修浮雲蓋猶乃定論一時肯要之學草何如千古崇厚之臣當士君子慎貴慎之念之

遷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司陳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兵糧饋靜有威有小黑山之捷易寇遠遁不敢犯邊東方無事時總太監擅徵諸將衛誼乃今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議處者皆令復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虜猾頗息邊人德之自誼罷遣代爲巡撫建邊功外夷窃寨中貴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矣

冬汪直請南京遷守備太監覃得朋至京師下獄克淨直時直欲得朋管乘隙快殺夾取私鹽殿微巡檢事自往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驛遼河御史王奉等官皆差迎稍不至微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克淨軍

謹按是時甲兵諸云先是累會見科傳有輸加鞋或頭犬其行如偵外事文武大臣多遠夜磨或往南京或往北邊條忽不測人以爲黑眚之應黑眚之應微而彰矣

山西太原府民桑冲伏誅加太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滛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滛女婦甚有疑其僞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

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於市且令捜捕七人者誅之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爲考試官取恭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彥江西太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拔文以實以彥所對簡約遂擢首選○是月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識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告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一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倫聽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與老伴僉高里經而吉適至 東宮驟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攜吉跪曰王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諸觀

尊師重傅理當如此

設內廷侍從之臣

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

高明割股養食

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為然言曰尊師重傅理當如此

謹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然入居處出也逐去邪人不與見惡行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且身有不正者乎焉能教諭太子侯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深其為言易入苟有正人焉其視外廷暮不書事半而功倍是故孝宗推作一單言遂甚命仁賢而弘治之治至于今仰之武宗在東宮所與妄進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八黨卒蕩然無所撿制為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府知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遠次多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有益嗚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福建上杭盜鐵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一母病甚明焚香籲天請以身代又割股肉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登進士為御史有聲歷陞今職持正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明征閩盜既平敕留巡撫福建明復上章乞骸骨納符敕徑歸後數年卒○南京翰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倫慷慨樂善遇事無所迴避以化顯取諫為大紋時行道為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將以百官祿俸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倫不受既疾辭歸結茅屋於金牛山取給於饘粥不受餽遺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求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欣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家居垂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

正德中追諡文毅

謹按倫章疏由御錄曰一峯氣魄大識動得人曾謂其可託君當倫我等只有儲蓄立事又曰一峯前殺不可及愚謂一峯於明有南般敬水淨雲霄責之意其觀一生業者不盡之語不責光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繼宗知嘉興府有閹子積熟鵞乘首夫人食之繼宗歸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儆

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

太監愧服繼宗

武職犯罪與刑者不許襲

擊鼓集僚吏告曰繼宗不能律家使妾納賄陷其身不義因吞鳧炭尤出而唾之使吏具狀即日遣妻子歸惟留二三童子而已後任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庭無留獄巡按至坐不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饋單曰其官四品公六品其守臣公無七地貴正行何害明旦即往告曰此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太監愧服而去

十月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憚為亂其酋剌達等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令武職降調充軍者本身在不准襲替又令武職有犯罪與刑者不許襲武職絕嗣傍枝不許襲

己亥成化十五年

鎮守之設始自成化

十三藩省鎮守之設

文升抗直被譴

春差太監劉綱鎮守江西先是正統年間江西始設鎮守太監隨復掣去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領鎮守天順末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至是始復設

謹按先是各處鎮守太監草設多與江西同自後司禮監權盛除宦者習為成規天下十三藩省無處無鎮守之設劇至正德中官之盛極矣今嘉靖聖天子龍飛始毅然一切革罷不復設斯世何幸與

六月遣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辨被文升節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遠迎除道飾館供帳鮮備厚賄叅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數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還奏文升妄奏邊釁詔安直建州諸夷皆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

寇遂　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於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爲異乃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富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謹按 馬林隱傳者詩懇再起更爲溫厚漸抑殊物無忤義者觀其逐流浮沉蓋謂林莊敏驗乎憚汪直之横而不能伸文升之冤宜有以來浮沉之誚矣温藹無忤固美德然豈所宜施於權閹瑣綴錄云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延邊也所至都御史皆箠甲戎裝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馬過方興及駐節則易小帽衣褶趨走惟諾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一切不行時謠云都憲和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世道至此可歎可歎

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西時事溥答以南直隷大熟請以歸諸公比直隷大水皆溥與餘其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將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其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己乃諉於汪直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主之傳　旨罷賜歸

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講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於是處張遜奢言撫賞伏當加者欲糾三衛入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　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爲樂戎宜先守備建州邊備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餘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於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出襲陞賞將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捨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擄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盗一空

庚子成化十六年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擄男婦者支解以殉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搶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時巡撫陳鉞以前功賞在抑乃隱匿虜情不報恐阻其賞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跡弗克耕穫矣○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陞陳鉞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督餉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遼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託戚萬喜言于上固留之時劉[illegible]與書藉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遼東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有罪詔各罰俸一年時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奏謙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應在急於陞賞故將虜情隱匿五符陞賞事畢然後喙擁奄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請　旨詔從輕罰俸時鉞已遷戶部矣○福建長樂縣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入畜踐之輒陷尋復於其左湧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經營戰伐之事。無創造營作之大。富極反有不可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疏日益衆矣。國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國初賞賚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國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國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國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國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國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國初士風淳質。今人情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況又更啓宅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

謹按成化間去國初時尚未遠。風俗猶未至如今日侈靡之甚。識彭韶安言之已如此。彼遇今日。又當何如爲言。世變江河。可勝慨嘆。

遣戶部員外郎官[illegible]等勘報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爲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患之。訴於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議讀官可得也。濂曰。以數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山東民穿井得古塚一甕。貯水數酒。懸樹上。作聲怪而破之。識者云此寶器。能照數里。

辛丑成化十七年。

春。命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士王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王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甘肅。關奏乞遣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所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宣府。擒達賊十八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歲增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爲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畜積。秋穫未竟。饑根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遷公正仁恕守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飭勵衆職焉。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廉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諭以威福。皆自解不爲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爲驅役。尚敢反耶。因請爲信舉肩輿以示敬。信爲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飯。閒居輒展玩經史。出入省隱。從人莫敢犯。歷領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若我所遺也。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諳戰。石力劉大[illegible]嘗云。吾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耶。討衙來。

謹按我朝將臣。廉正簡靜如山[illegible]公[illegible]。王公信所謂[illegible]有者。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

術所皆祥王之。歷工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父母。蔭其二子。一爲錦衣千戶。一爲國子生。卒年八十四。本工祿壽至此亦奇矣。

冬。召子俊爲戶部尚書。

壬寅成化十八年。

春。虜酋亦思馬因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率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子俊太子太保。○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府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撫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粟三十萬斛。價糶之。民賴以濟。

謹按 此虜自余子俊修城塹後不大入寇。過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將遣禦。野有暴骨。兵連禍結。於是乎不平遂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託。爲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來獻。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賦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屬下戶。恕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

焉。○謫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嘗有論貢之儀。里胥兼之。取求多方。民不勝其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貴異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損傷國本。爲害反大也。而艙內臣常春。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船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疏斥其不。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謫貴州。廣州父老皆泣涕如去慈親焉。

謹按 是時彭韶忤旨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謫貴州。仰之士大夫往往訕閣下爲好名。俟勿以爲不然。君子爲其所當爲。初非爲名也。但本世不爲而已。彼爲之衆人皆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阿附權貴。苟於自便。推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君子固不得已。而有云爾。是以此輩自衛。傳之前以求榮。官乎因承君。肯爲無避。奸者之儀。力行其所士之所當爲者。未必此也。樸亦爲閣下無避奸名之議。力行其所當爲者。爾本世不能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

自祖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朋友責善輔仁之道。抑何分所以勝人。觀此其所自勵。從可知矣。嫉惡之千條萬緣矣

遣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斬臣于市。臣初爲妖誕。被杖遣傷。屢號王瘋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手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倚術近倖見　上。得爲錦衣千戶。命中官王敬偕臣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恣橫索。貪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所有玩器之精絕者。搜括殆盡。伏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責歛得賂。諸生憤完畢不勝忿。一日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敬充淨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力。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獻章字公甫。廣東

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右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科舉。于裳築一室。名陽春臺。杜門端默其中。以明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在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賀欽羅倫檢討莊昶章皆樂與之遊。既而歸。四方從學者日至。至是布政使彭韶疏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懇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明言于　上。特旨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謹按　陳白沙學名傾動一時。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不以經書為務。稍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擬議之者。謂其身而致實。譏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傾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既遊白沙。宜在內閣秉大政。既歸。有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告焉。當時名士如陳公戩劉公智李公承其皆比而為其能從一世如此議藝熙之不失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想若何敬齋都若周畢渠琪胡敬齋為仁若張之者若古鐵吉若羅整菴欽順若陳益香縣君皆有名言嘗其滿彈髮益剪遺舞亦己辨之至尹吳春責錄關說曾己嘗誦賞稍千末不書信而論若子識哥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謫戍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縉並除名為民。餘黨謫

有差。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附之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謫。天下懔懔。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　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佯曰。某官至。又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避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時王越陳鉞諂直結為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弄權。謂先與王越兵纘戎績等結為腹心。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　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　陛下。竊又聽信陳鉞詐欺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剿。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仰報仇。軍民被其殘害。陳鉞等目睹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剝削。曾謀汪直。偕往大同。肆其貪饕狡猾之謀。為要寵陞官之計。昧地擁兵。連夜出境。剿於威寧海子。逢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啓釁。致使北狄積忿。糾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橫罹鋒及。糧草在處缺乏。致使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為奸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　上納其言。即令三法司會多官議擬。遂逐直并其黨黨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謹按　汪直業之斥逐。蓋於阿丑之詼諧譏諫者。謂其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信矣。更錄一二可為鑑者。時保國公朱永奉十二團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八千兵散。爭之不已。丑徐曰。汝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

是憲廟容違大監尚銘與之係國與徽工勝尚銘得止成化末年列政頗多主於上前作六部銓選狀命輔得之一人問其姓名曰姚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亦難行最先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前名淦主者皆曰前淦如今僧主得上微哂而已

又按三代時瞽誦詩百工獻藝秦符堅時宦者趙整作歌悟主阿丑頗令民意亦諫道一助也

又前西通志汪直大藤峽僧權重成化中內臣貴寵懷恩爲首汪直考其恩則宣德中宦臣自東敵給於父大僕卿者丈子也古書人多論世類汪懷二璫之善惡豈非係世類也乎今乃遂位內臣似畧宜諭此

癸卯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跽。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謹按 伏觀起立拱聽此皇儲尊崇師訓隆禮師傅誠奉仁孝之盛而萬安等乃務爲讒諛而欲講官跽請坐聽知其導諛而不知所以尊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將。鐵內侍罵勑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礪器械。爲戰守備。喬新至邊。謀知小王子營在邊守者多老弱。奏請選精兵。閱道出虜之會。虜引去不果用。〇進大同副總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亦思馬因大衆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過其米莊。中軍失利。璽選兵內援。夜忽値賊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呼屬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於是衆爭奮殺賊。銳聲殊發。呼聲震天地。璽背中流矢。令左右拔其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劉寧兵至。合爲一營。中軍散卒多來歸。兵勢益振。賊既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陞職。〇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習諳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謂兵部尚書用事之時。兵部左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異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能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得至今日。乃參政布政之力也。

謹按 夫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念到此又按章楓山語錄自言當時惟不得做臨民知縣尹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章楓山此見與劉東山畧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於府縣之職尤不屑爲二公乃欲爲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度卓越古今矣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忠至弘治中始卒。謚襄毅。〇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甘州右參政。時巡撫陝西。賑濟多所全活。因上言保國和民五事。蓋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賞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寵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故芳輩譖而謫之。〇起前兵部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既敗。文升冤始雪。詔

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於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冬旱無雪。十二月，詔黜傳奉官十餘人。翼日大雪。先是鄭時論梁芳被謫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頗厭芳所爲。至是無雪，百禱不應，拜道從交章論芳，乃命中官袁琦傳旨：今後內官傳奉除官，不論有無勅書，俱覆奏明白方行。即日召吏部，除四人，黜九人，下六人於獄，皆逃自軍四者，餘尚未斥，而人已稱快。厥明大雪，人益謂納諫絀邪格天之應。○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爲拽，行日推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軍容缺去處，用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皆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敗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和持。遇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用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備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撞兵車營圖，其三撞鹿角作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撞樁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謹按：子俊請造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制妙處。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舉人李旻、白鉞、王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改巡撫南直隸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仍參贊機務。○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少保。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積逋，鋒鏑及走藏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蕃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輯，俾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自守，不許擅進兵。諸峒猺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皆爲省節，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知天河、蕩浦等諸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賦貢。上手勅褒答，稱其協謀撫治，使猺獞之衆化爲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撲剿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謹按：有國者之於兵，[illegible]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厭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於是盡棄其學，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毀踰禮，三年不入寢室。家貧，蔬糲不給，澹如也，泰然或竊之處。或曰以

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知入與學者講學爲第一怕識見未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寂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哉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謹按 楊氏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著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錄所見之外惟此耳力行可畏其其議論皆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勞此哉一 羅氏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路學問成居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遣內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皆旱遣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徐溥代祀嶽鎮河瀆諸神

【憲宗實錄】成化十年

秋陝西山西河南久旱大饑命刑部侍郎何喬新等往賑之許便宜行事○東廠太監尚銘有罪褫職以太監陳準代之銘提督官校刺事怙寵弄權羅織縉紳中外畏之黷貨尤甚於汪直時天下諸司朝覲群趨其門惟湖廣按察使張悅不往至是卒以貪敗有不誅以準代之準廣東順德人爲人平恕清儉下令戒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由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遂縊日閉門自經○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并謫遠州先是僧繼曉者始以淫術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賄繇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倖尊爲法王賜美珠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析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薄蝕野餓人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奸邪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恐畏死不言以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以山西陝西等處屢次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四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由惟造完須知功績牌冊并通關差人繳部從太學士萬安等之言也

謹按 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鎮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而考滿官員納米以備賑濟二者皆失之矣萬安輩肆罔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事可知矣獨一部屬林俊子(?)然爲勝孝(?)殿然非有汲汲公者爲之力救幾乎不免可勝嘆也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師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琬等出大同出野口朔虜已徙帳而北浮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遁騎益困請班

餓許之。

譚按：者新與太學士劉珝書曰，蜀帥之敗不可數勝數，與民受；光漢自正統以來邊患中國，乎邊諸將疾嫉，不肯橫身以禦敵；每臨小入，輒張以聞，功則冒受，賞債事則有所推托，此邊將之計謀也；朝廷輒出京軍以征之，京軍出則當退，京軍歸虜求是，虜得亟肆以疲之之術也，不知可無慮乎。閫下位，黑歸抱身任天下之重，下之一言，空揭蔵（？）後。

今天下設預備倉，無者創之，先年回旱。上令朝臣議求所以弭災之術。大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斂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不事事，茂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恤患重民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乙巳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隕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李孜省，江西人，嘗爲吏，坐贓事發，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孜省逃至京師，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箴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陸蘇章因疏星變爲閹豎干政，妖僧參竊，庇任壬僉，黨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將言者頗及宮闈秘術。上怒，因疏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擬陞則黜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皆不敢擬陞焉。○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時恕上言林俊、張黻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姦邪誤國，誰復肯爲朝廷言者。上命復俊、黻原職，南京用。加恕宮保。○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太監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祖宗朝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爲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將解，時星變，恩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敬請於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敬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等又來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敬慚懼死。韋以賀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奈何以璮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

尚書王恕屢上言切直，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惑寵漸繁，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宣。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上大驚，意遂已。○召總督宣大軍務戶部尚書余子俊還，復爲兵部尚書。尋復改左都御史，總撫大同

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劉論國本，珝力諍之，無少避諱，遂沮然亦以此不安於位。爲同官萬安、劉吉所譖，構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卒嗾之。求退，珝卸疏乞致仕，歸，奉親性至孝，母沒，廬於墓側三年，父繼沒役廬於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於上，賜額曰昭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謹按[illegible]林紀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文辭生名[illegible]李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言皆稱其[illegible]化云
守[illegible]長記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illegible]
天下所稱[illegible]
[illegible]

僉都御史高明卒。明廉信人，除不職吏，宣泄冤枉，所議獄條多義。爲令，成化初擢御史，嘗劾兩京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法

狀。又議籌亭平楊州鹽冤置未定，縣風郎才幹時望翕然，王子以河徙無常不欲定然稅之額，民大便焉。活無辜之衆，釋脅從之民，陰德尤匪細云

丙午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寵幸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落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上怒，下純獄，謫思南府通判。○罷巡撫大同左都御史余子俊。子俊在大同議脩邊牆，保做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有忌者論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謙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召南京禮部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令入內閣參預機務。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無自南京入內閣者，有之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初爲御史，督學南京，累官今職。廣民疲困，爲除徭役，罷官買，備賑濟，務爲惠養。討市舶中官韋眷倚進貢爲姦利，役戶苦於供需，時藏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眷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以獅子來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胡，爲罔利耳，使墮其謀，必貽諸番之誚。眷怨選，劾事沮抑，乃誣奏以他事，詔遣官往勘，文致以罪，竟逮選赴京。廣人數萬號訴於詔使，擁留之不能得，選在道病作，行至南京卒。選立志以古賢聖自期，待自奉甚儉，操履誠

遼瓶曰此名言也。

謹按今人知此二情者亦鮮

丁未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天下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舊例考察其沙汰之目曰老疾曰罷軟曰貪酷曰素行不謹凡四而已至是裕建言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後無所歸謂宜創立才力不及名目通前爲五凡考居才力不及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 朝廷以其有愛惜人才之意從之自後遂爲定制裕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故爲此以爲媚悅之術然人亦無舉之者○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臣鳳翔縣人也慨有氣節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誾聞而知也懼甚貿禍乃會六堂鳴鼓𢾋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旨校尉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温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途擢天下後授雲南礦知縣知縣卒○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恨守隨不置譖之于 上會守隨以朝覲至京既辭朝行矣忽中官傳 旨問吏部何不黜守隨部無能對乃令其履歷揭帖明日又問吏部服闋添註之由後令奏聞乃調外任左遷南寧知府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取費宏劉春涂瑞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五月工部尚書王一夔卒。

八月 上不豫是月二十二日 上崩。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卽位○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皇太后．母后王氏爲 皇太后冊妃張氏爲 皇后○上 皇考太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黜職事并追奪累次降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居住○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以附李孜省也

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流飛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野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廷益陽不能御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侍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傅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綏大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主之也願 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 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智四川合州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童群稚子史一過目卽不忘居龍泉菴竹無繼晷之給則

治道在進君子 恕笑不答

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奮發數千言立就
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鄉人聚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
偶籍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詩僧道出三
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
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是年王竑
卒○除進士李文祥為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
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遇題畫
鬼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
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楊瑀中書舍人
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謂智為先鋒文祥為大將餘皆有名

進賢黜姦 廣言納諫 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 大儒有取王安石之說

目邇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
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
容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
選補咸寧○葬茂陵○詔集議祧廟 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
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王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及群
臣議少詹事楊守陳上言 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
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之稷契皆以功論不
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稷契比議
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
太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今憲廟升祔
請并祔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崇本尊親之意 建祧廟大廟正寢後 上行祫祭之禮

太祖擬周商稷契而祧三藏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
郎倪岳議以為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
哉 國家自 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
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而下當以次祧遷今 懿祖當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
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之○建祧廟於太廟正寢後奉
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第一室 仁祖
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
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召王恕為吏部
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

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 用蹇義王直故事

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
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
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 君將政之不善者歷歷陳
於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
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
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為南京刑部
尚書喬新久為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南京總憲之
賢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往去南京
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御史
彭韶為刑部右侍郎
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為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

至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源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王宜於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內香會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愍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是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又有以爲實丁姓者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抱育恩命宮中進膳如 母后禮○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輒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歸[illegible]在道

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翌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者爲廢妾子弟僮奴恢竊弃散無餘者

謹按 此並出詞林記及守溪長語所記敢閣雜記謂近時一進士徽州人素出入萬安之門得改爲翰林庶吉士七篇[illegible]吉士自學會藥具藥爲洪之因得爲御史時人目爲洗鳥御史[illegible]按此御史親轉師學之故犬吠以媚韓侂胄者舉汗尤甚無恥尤甚嗚呼內閣何地而安久據之翰林豪諫何職而以此等卑汗無恥之徒圖之辱國甚矣宜乎爲儒者所深惡痛斥而至述之也與書人謂毋污青史爲子孫累士大夫當重念斯言

擢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溥常州宜興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道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分門纂類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帛遂進尚書仍命禮部發福建書坊刊行

十二月北虜入寇涼州蘭州等處○尹直罷科道交章劾其阿附李孜省嗜利無恥也直至正德中方卒謚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滇俗從釋信邪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祀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止無他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退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加祀先師籩豆舞佾時有言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祭祀加籩豆爲十二佾舞爲八以稱其袞冕一如天子制禮部疏上止加籩豆

孔子萬世一人

釋作爲餘仍舊。

楊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實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禮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稱。後世。追崇之。與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爲君號。王爲臣號。冠屨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而宜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

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臣之號也。夫子。人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而降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乎

謹按吳楊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蓋不加以謚號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爵謚[illegible]崇至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揚由丘氏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從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洗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撤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哉

東莞 陳建 纂輯
粤濱[illegible]
瓊山 丘濬 纂定

孝宗敬皇帝 御名祐樘憲宗長子敬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戊申弘治元年在位十八年

戊申弘治元年

正月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健河南洛陽人。○召起掾遼東左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二月 上耕耤田禮畢宴群臣。時教坊司以褻劇承應，或雜語。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請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

三月 上視太學詣先師。○勅修憲宗皇帝實錄。○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疏薦舉講官遣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巏惜其才，上言五人者既以直言狥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瘴癘之間，與瘴霧氛厲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旌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以付吏部起用之。○加贈前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賜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二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諡廟祀，從之。

謹按 于公謙起[illegible]

少詹事楊守陳請勤講學聽政疏曰：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儒臣肅然進講，略陳訓詁，未嘗[illegible]一辭問以考究聖賢之奧旨，帝王之至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能如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手儀而已；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言語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群吏之情弊，萬民之疾苦，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伏望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有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人臣之孰為忠邪，政事之孰為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何為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聖心洞然而後已。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復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躬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疑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陛下一日之間，若文華殿之侍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蔽少而理明，則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殿，而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及科道官。

輪番刻侍遇有大政會議使人各盡其謀　陛下審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則召内閣面議而批答之凡内外官員見辭赴任或自任所來見者　陛下必俯賜辭色或諭時政或詢賢才以及地方之利病兵民之休戚俾各從實以對因以察其賢否忠邪而加黜陟焉飛行焉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耳目爲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虛談詢岳達聰爲迂說謝經皆不必與儒臣問答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内監諸臣謁旨批答謂可以致治臣恐積弊未革隱禍已深不但如目前所慮而已　上嘉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議係治奏狀言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　聖主雖聰明睿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大臣與左右之人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亦不過寄聰明於門客門客之識見未必盡合公論或得於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是故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欲察識之得其真必須　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事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謹按王端毅之言正與孫文懿合孝宗晚年屢召公卿大臣燕殿陛數末必非二公之言啟之也

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講官學士程敏政等宴及白金寶鈔有差

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講尚書孟子及午進讀大學衍義自後以爲常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四月天壽山大風雹發屋傷物飛鶴隳瓦　上遣官祭告戒諭群臣俯首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言之乃傾身阿結昏夜款門祈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凡科道爲聖情採納者悉謂由己自此人無復有言之者矣至是左庶子兼侍讀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當以黼黻之臣爲先萬安尹直相繼罷去獨劉吉尚留示結科道昏暮款門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貴戚萬喜依憑宮壺凶焰熾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數吉十罪目謂李林甫之密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宜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可也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由是人目吉爲劉綿花以其耐彈也○遣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鼐爲人抗爽喜爲大言以風節自負先是以印馬詣内閣會劾萬安劉吉尹直謂日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卽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鼐入傳旨以疏已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諸中官諸中官稍匿鼐鼐昂然遂出益肆志自負多以草疏示人已而安直皆免鼐與李文祥等日夜讙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天下吉使門客徐鵬唱御史魏璋以利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溺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　國姓此謂鼐勢傾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及槩下錦衣衛獄

六月陸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僧繼曉伏誅給事中林廷玉言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爲民然盜竊賞賚家

（寄游仍僕與法而示鑒戒）

賞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獨翰故鄉僕游自在非所以彰典法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械繫䝱至京斬于市

（程敏政詩紀）

七日二十日文華後殿講書畢　上賜講官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及紗帽烏靴皆叩頭謝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咸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敏政有詩記之曰日映罘罳曉殿深湛恩稠疊舊親臨褒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居宮屬漸隨華髮照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　君王念苦辛

（考正孔廟從祀名位）（孔子功德在萬世）

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言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倪岳在所當入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祀典爲重況孔子功極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者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當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宜別立啓聖一祠）（馬融王弼亦存可取）（三臣所議是蓋）

謹按張程謝三臣所議皆是而當時不能從何也至嘉靖　聖天子始斷然一切正之其事固有待與惟薛文清從祀之

蓋近來若給事中楊應寧一寶都御史楊璟參政許進御史楊繼與得仁卓然言之當者以議不同而止

（楊繼宗性剛廉）（繼宗奪官莊以還民田）

擢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山西陽城人性剛廉爲嘉興知府止帶蒼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民老幼遮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諸司所用皆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繼宗一切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繼宗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乙巳星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復累陞巡撫雲南卒繼宗爲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剛直廉介之操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名云○以都指揮王欽深宏爲都督僉事既而罷之時太監李良與御廐爲宏欽乞陞旣得旨矣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職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留上意稍寢其新命士論壯之○

（陸容論李良）（命）（周洪謨三公之尊不易）（陸容上疏八事）

冬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卒謚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自言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崇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恆不滿於蔡傳欲訂著爲書未成而卒○召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裕河南盧氏人前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之子也○擢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爲郡學生卽有志經濟大肆力于經史百家至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暢登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軍奏日或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理險易兵力分合皆瞭然具中肯綮事下三邊邊人嘆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救

武藝嚴殿。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斂法。愼重官職。言多懇切。時劉吉柄國。凝容促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參政。終於浙江。有考察。既而竟以考察去位。聞者大駭。著述甚富。有……雜記等書。

謹按。以尚文書之賢而當存覽。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劇論衆聚春境謂假考察以指斥權按之臣乘不對。以罷去忠謹之士胡鳩敏奏議請近年考察多辨斜直有爲不肯。達逆發熱之人罷定致今人才錄之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謂近哉黃州知用盧濟守乃愛人而得罪上司慈輒去職晉廉推之特其所報貪無自蒞而經考衆皆得完璧將有虞若不來天識服啓書重珠慰無反之冠惡茶衣朝持考察之權以爲彰善之術察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己酉弘治二年

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諡肅敏。子俊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愼勿委交而思爲遠怨自全之地。亦名言云。○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既出爲咸寧丞。王恕重其才。屬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嫉李文祥前妄議朝政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邊衛經歷。未幾。道表南還。沍寒。至南河城曲河水陷溺死。時年三十。○謫御史湯鼐知州劉槩戍甘肅。庶吉士鄒智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鼐等既下獄。爲文升等都察院。以私受槩饋遺誹謗朝政鬧兗軍。槩比擬妖言者。律罪死。將言官與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槩等申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兗軍。時吉憾智嘗劾己。諷錦衣衛因移獄辭連及智。併下之獄。逼供與死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郞彭韶難之。不爲判案。獲免。乃謫石城後二年卒。年二十六。

謹按。名臣錄。鄒智獄中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眞。壺中不識牙籌樂。又逐東風入紫宸。又詩曰。劍萬死盡從肝胆知何日。對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恨。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余于某。吉謂人臣以王道爲心。生死禍福自宋諸儒。後如鄒汝愚者。世不多見。使天假之以年。其所成就。固未可量。而不幸短命死矣。惜哉。建謂鄒汝愚之才大類方孝孺。

大理寺評事吳鉞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辭。則不足以彰其舉。有諍從之言。則愈足以見其罪。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害。亦後將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輒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疏奏留中。

謹按。鵬鄰若夫與人書曰。前伏以直言得罪者。催只分滿安多逸。爲黃官而天下之士。亦以此多而修之。近世之士大夫亦每致之以矯義名于一時。及其既竄。則皆攬之曰。此何爲哉。是故仕宦之弟一義也。其人亦自謂曰。吾猶幸之能去。幸其不死。則若遂臣將不幸而死。亦收忠義之名。學勇退者。則將日月而行。以取捷徑。士君子立身事君。惟顧如是哉。建謂吳大理之言。爲人君不可不知。鄒少谷之言。爲人臣尤宜省。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謫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貴紘昺撿之官。何以使人哉。吉猶不從。科道交章以爲老臣言宜聽。

害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為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皆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何等，吉票旨貶謫殆盡。恕又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少卿白思明為僉都御史，恕擬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娼嫉，畏其威權，不敢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為侵擾。禮部給事中韓鼎上言：陛下初政，放驪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示方來。獻者況狎獰之獸，非宜狎玩。凡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上不置妃嬪，繼體不立，鼎復上言：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令是弗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上嘉納之。

謹按：李夢陽曰：孝廟不立貴妃，時言官有以匹夫之行言者，或謂之不諳禮者也。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諸侯一娶九女，皆嗣之道也。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軍民房屋傾倒，人畜淹溺，死者甚眾。詔審錄獄囚，百官各陳政事闕失。○時皇莊擾民，戶部郎中周瑆言：

天子藏富於民，皇亦有莊，顯示以小非，稱宜與民，否亦宜革。竹莊如例，畝限三分，皆民入租，有司解部以進。疏入，留中。

八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居多。至於計贓，又須估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伍錢，即坐絞斬罪名，錄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今自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

謹按：國初定律，六贓計鈔定罪，不知何時始變例為估鈔。國初坐贓貫盈，國初真正死罪，不知何時改為雜犯許贖矣。自估鈔例行，從監錄二兩估鈔八十貫坐死罪，輕重不倫。不得不從為雜犯許贖矣。二條作變法之失，而宥錄估作其論執。權文教養請大明律有二條，遂許人受枉法贓八十貫絞，後定事例改從雜犯，而許之贖，是以法輕易犯也。文臣以其屬已有矣，以法輕易犯，吏益肆非。太祖制法，悉夷冤訓。聖祖制法，欲傳之萬世而未及百年，以變改不可勝言，如變律記所謂律著不變，改始於後法壞而濟。法亡如聽斷，各遵所守，決斷武臣，益貪饕，不敢…。祖宗法度變亂成法，而紛亂已如此，況於後此者，又愈遠將若之何。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卻之。私謂其人曰：吾猶處婦也，守制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招募民壯，鞍馬

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
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
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四
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遇
警調集，官給行糧。其餘照天順元年例。

謹按 我朝承平百餘年來，衛兵之弊極矣。此舉似得寓兵而適之寓兵。於農之意，與今日奏令州縣僉丁根籍頂役者頗不同，要於治安要端，有關國是。治民兵之策者與此合，經世者考之可也。

庚戌，弘治三年。
春，封順天張巒為壽寧伯，尋進封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
溥、少詹事汪諧為考試官，取錢福等三百人。廷試，賜錢福、劉存業、靳
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
所在任滿官員納米完者，儀荒縣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牌冊
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等會題，言各官廉隸有限，而納取之俸尤
微，苟非取于公，必至剝于下，貪饕之風由茲而起，功課之法廢格不
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者俱合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河決原
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先是河決原
武，支流為三：其一以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
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遷。漸漫
四出，不由故道，未盡役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
避其害。左布政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復舉南京
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
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
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河入
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
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
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
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定廣積倉糧草。有司每十里以上務
要積糧一萬五百石，每石三年一次查盤。有司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
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者九年考滿降用。

謹按 國初令各州縣設預備倉，弘治初年州縣積民之官責其備荒積穀多寡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國得邦本。正德以後，此官不重，要選擇陛下，奇者惟圖取免科錢以防遷謫，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民窮財盡，一遇凶荒，多致飢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

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時內臣勢盛，刑部
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今軍
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名實受，遂掩外
觀，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
之，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騎御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
風震慴，於斯極矣，可不亟為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奉尋
常起故，于事無補。願 陛下執其要，碍付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
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
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
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
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下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

事。上嘉納之。

辛亥弘治四年

春，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執法不阿，群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奏喬新受親故餽遺，囑託內閣劉吉素啣喬新，遂下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乃乞致仕，而鄒魯尋亦謫外，尋又以罪論死，人皆爲喬新快之。

謹按雙溪雜記：先是，何喬新排重王恕，每不平劉吉所行，吉恨之。及科道魯劾辱王，其事竟令致仕。魯後謫戍，爲仇家毆辱，瞽其雙目，劉吉尋亦罷歸。大盜白晝入其家，驚怖而死。天道好還如此。

權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有罪，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爲內援，訴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故援得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次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刑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蠲，行罰有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八月，脩　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大學士徐溥、劉吉、劉健，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汪諧也。

謹按王氏鏊曰：前代修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宮中有起居注，猶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能知典故，觀見朝廷君臣言動，而言之後世，讀之如觀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鮮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衙門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

喬新執法不阿

何喬新不平劉吉所行

柳景有罪下獄

彭韶守法不阿順

誠非國家之利

讀之如觀見當時之事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欲稽遲以倖賄。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初，劉棉花之誚，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吉竟行，京師人欄街指曰：喫棉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是月二十四日，

皇子生，即　武宗皇帝也。

十月，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與機務。先是，召入閣有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權吏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松江華亭人）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人，其過人遠甚，凡所歉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善讀書本行而謬者哉。素清約，自庶僚至重任四十餘年，終始一節。

十二月，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用焉。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毅廉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米蔬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朱驥卒。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邊。成化初，謙冤白，驥得還任。二年，以兵部薦陞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

京人嘲吉而指劉吉

丘濬入閣自濬始

張悅居官不欺爲本

此正不善讀書

秦紘性節一節

子孫乏不能存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宜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恭用禮部給事中吳仕偉建言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曾河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聰東甌王玄孫湯紹宗赴京兵部奏准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墳墓以便奉祀○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為處州衛指揮使先是嘉靖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之後並為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為博士乃改是職

謹按國初封功臣公侯伯者七十餘人後惟魏國徐公黔國沐公與武定侯三人子孫得世襲至今餘皆[illegible]至此乃錄開平等五人之後皆元功也迨嘉靖中今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同休乃詔封常之後為[illegible]臨淮侯鄧寧河之後繼坤為定遠侯湯東甌之後佑賢為靈璧侯而誠意伯孫瑜亦封伯蓋報功之典於是隆盛矣

八月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糴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鹽商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illegible]愈難矣

謹按[illegible]

十一月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吏部尚書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草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紀日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又況此等今日既以財進身他日豈能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納該巡撫山東都御史王霽巡撫南直隸都御史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生員吏典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加壅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戒約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糾劾治罪 上從之

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懷恕遂訐奏恕變亂選
法及不當今人作大司馬三公傳內多訐謗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
進之上疑恕賣直沽名惡上疏自揚乃下文泰錦衣衛獄恕不自
安懇求致仕時人皆疑文泰之奏謂瀚陰嗾之然瀚實不知也於是
言官交章劾瀚媢嫉妨賢乞賜罷黜 上不聽待瀚愈厚○改禮部
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
書○命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
聖公孔友端嫡派諸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爲闕里子
孫乃世襲衍聖爵號入元始襲遂祭田五頃至是用守臣言授以是
職以便奉祀

甲寅弘治七年。

薨 興王之國安陸州。上皇弟九人。興王岐王益王衢王雍王
壽王汝王涇王榮王岐雍二王後國絕○巡撫山西都御史張敷華
奏乞增解地蠲課以補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
歉祿米多缺故也○夏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
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
還河南山東三省守臣議之大夏曰河性猛急張秋乃下流襟喉未
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決奉運
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入于海決口闊至九十餘丈糧運艱
期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
復命興寧協治之○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長沙府同知時

茂仁上章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陳銳事權分
而財力匱乞罷興銳取回尋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宦寺爲
妻妾宜戒飭后戚防微杜漸疏上興等切御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
繫錦衣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楊守陳子也○塞張
秋堤更名平安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
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
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一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
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達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堤分上命
工五旬而事竣。

謹按永樂中[illegible]丁夫十萬于中灤下二十里[illegible]黃河水[illegible]河流[illegible]由[illegible]入于海[illegible]河南之民[illegible]

[illegible]之制弘治[illegible]白公昂[illegible]自東北至[illegible]小河十餘里引水[illegible]

又按[illegible]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往哈密經理京下歎哈密在肅州西
北一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盧唐之伊州[illegible]回回雜處之國也其
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
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
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弩
溫答失里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奪金印以去其衆

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可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乗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長孫兒種也二十年遣使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illegible]王後乃誘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illegible]衆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部尚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當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議者曰夷虜書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與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服心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遍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疏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已遂得命修加峪關補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其家戍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任條問任焉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閩廣間

上命加峪關絕不與通

謹按張海侯謙來則撫之叛則絕之不可加兵此說乃馭夷之要道也

朝廷臣之議哈密者有兩且徵功之失焉自成化弘治以及正德嘉靖數十年間哈密竟有定也將有其末故先詳其本。

乙卯弘治八年

二月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左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詔家眷注朝至入閣尤加倚任有言必聽必行然老期多病自庚戌以來無歲不乞休疏凡十餘上並不允惟免朝參章令內閣辨事而已至是竟不起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行於世。

謹按 名臣錄曰丘文莊博極群書不讀其書尤邃於朱子正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綱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

又按 雙槐歲抄曰丘公秉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及爲中官作其介與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師[illegible]第宅終不易其直諒三也爲學以自得爲本以循理爲學[illegible]王素與[illegible]其門生謝遷王鏊三學士讀書[illegible]相厚其事至面折毛[illegible]撰澄庭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致論林俊謹參歐之陳白沙王三原皆稱時名文莊皆與之不合二公之歸人皆疑文莊沮之按公兼養子諡法例得文正文莊而僅得諡文莊者此以此夫。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東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戍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早負奇氣四歲作大書景皇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脩累遷至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也時內閣缺人命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奉

聖旨李東陽謝遷着內閣同徐溥等辦事。○召治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安南侵古城古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海島迢遙徒摘寸舌小必掩遏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

若閒暇與師睢患尤大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
樂章溥等復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詞帝飲臣等謬習
儒書君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
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稱正得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
悅也　上嘉納之

謹按內閣學士之職雖末敢議其畫之居史職者宜知所以自盡矣弘治閣內閣多賢而　孝皇聽言納諫之美尤三代而下不易得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命巡撫甘肅副都御史許進總兵右都督劉寧帥師襲哈密入其
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馬兵一萬
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脅甘州復領頭目牙蘭率番馬數百據哈密時
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
以襲殺牙蘭之策翥請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
千為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糧餉兼程襲之取之必矣
文升喜乃奏請勑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翥至處州驛師嘉峪關外
俟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
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百人登高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
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
約蕭然無異寒素衆儀稱紳世濟其美

四月張敷華改陝西巡撫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爲攻
計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命工部侍郎徐貫役經理蘇松等處水道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錦衣衞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群臣同加修省直言闕失戶部主事胡爟上疏
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燥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不保
災之大者也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有知者而李廣楊鵬引
用劉良輔等左道惑亂　聖心齋醮煉禱遣在外如虎狼橫行
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宮官貴戚交相賄
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輒前顧後苟且塞責陽微陰盛災異曷
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乎疏入人皆爲爟危既而廣
等果以贓敗由爟啓之

丙辰弘治九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
官取陳瀾等三百人廷試賜朱希周王瓚陳瀾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推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課
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
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法累壞以
猾邊且各有分地若令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
鹽勿給又有旨取大倉銀爲糧儲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
之玩乃命以明年內庫藏額補還之○推禮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
尚書○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六科都給事中
龐泮等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劉紳等坐言事俱下獄既而釋之先是

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洋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滓者公差回耻不得與
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遜情輕謗重言官爲國盡忠
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害大闕失誰肯言者　上乃釋之○時中官
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上疏曰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
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
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
宗崇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
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
竟亦何補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燒燬無遺神如
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
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
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截早朝之節從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
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丁巳弘治十年

春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
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以本朝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
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
于職以備一代之制

二月二十二日經筵罷命司禮大監蕭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
陽謝遷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illegible]官文書[illegible]監太監取揭帖奏本
付溥等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溥等看揭與擬定批詞以次陳奏擬
完乃錄於紙以進　上親筆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
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官本及禮部諸本議從容顧問溥議俱
當然後批答叩頭稱[illegible]而退李東陽嘗對錄詔自天順末至今三十
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稱以爲天幸
之明[illegible][illegible]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召前左都御史王
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奉
詔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越至鎮以虜別部居賀蘭山後者數出抄掠率兵擣之斬首百餘級
奪還所掠人畜甚衆○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
倉場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
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獲以取禍大夏曰處
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
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
每石給官價若干封納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
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告積
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米告糴官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
子弟各相爭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倍收厚利至自大夏此法立
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糴中貴人家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
民云自劉侍郎收買法行倉場有餘積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儲置
此耳大夏尋以病乞歸○大同宣府諜報虜在邊偷掠官武臣遣

己未弘治十二年。

春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爽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還貢如舊。王越至甘州，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罕慎近而被殺，遷徙所棲地宜封其族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因越奏，乃請給陝巴王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興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謹按是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文升之作興復哈密記，自敘其功詳矣，然終入哈密，竟不能守，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不欲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張本乎。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為考試官，取倫文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倫文敘、豐熙、劉龍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逮程敏政及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獄。詔罷敏政官，調昶、廷玉於外，敏政尋卒。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仍將榜同考試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屋間事可疑六事上之，逮與敏政並下獄，會各官廷鞫，問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敏政未出京，憤卒。敏政，休寧人，早舉神童，大學士李賢妻之以女。至是亦卒。所編著有皇明文衡、宋儒名錄、道統諸書。

謹按汪循曰：程篁墩若敏，得有二字，當為我朝第一等人，惜其不能，可惜。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泰豫，狃于因循，崇飾標地，馳鶩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恬退為矯激，以推委避事為老成，以含垢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稍及國事、當憂民瘼、憤惋者，則眾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圖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討得矣。如國家何？如生民何？識微君子，無不為之隱憂。

六月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時外戚張氏有河間、順天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順天多沮洳地，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慈）後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權得退灘地獻為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為貴戚近幸有所假請，經一切救以法，皆斂手不得肆。

十月令採珠于廉州，珠池貢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二萬八千兩有奇。

謹按廣東通志：珠池率十年一採，守珠池中官并隨從人員，辦收供應等項費銀一萬餘兩；十年則共銀十萬餘兩矣，而所採珠價不能償所失矣。今若聖天子并罷各處鎮守中官，并帶採池守[illegible]

勘會事與內閣面議然後批行然治未保總攬乾綱閣答任變孝廟御書事後重大至歷官閣議後因治之舊正統時批答大學士與正統相類事之建議者從知批者依內閣所除而不如有面議傳旨故事或議以條爲調和之義可容爾則是後無可否以臨上其惟公見斬矣豈所望於以近事者哉前利社稷生民以之可也。

河决曹單府河南不决李家楊家等口淤塞馬水河河水橫流山東曹單等州縣被害尤甚○以梧州府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吉江西餘干人推誠御下申教令嚴武備擇將領其教士習射則懸金爲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新鋭偏架弩倣神世衛教射胄淵及韓世忠克敵弓之爲者以府江山川盤結草木蒙翳或阨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箭中者必死厚募解毒藥多置挨牌重胄以禦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驃悍尤甚遂併力于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後考績入京有更張其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詔促吉還任吉在府江七年始以陞遷去任後來者莫能及之○兵部奏准凡大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甘涼遼東薊州紫荊密雲等邊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擅自砍伐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所充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邊遠叙用○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寧王覲鈞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至是覲鈞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狥色凌宗室凟亂無禮養死士爲盜江湖間及劫鄱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詗中朝事阿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則怒不應以罪削護衛○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謝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監。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辛酉弘治十四年。

正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日震尚未已不時動搖牆東安昌八里徧地裂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是月十五日虜酋火篩擁衆入寇榆林。

二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于君夷狄不承于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鎮皆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月地震未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冠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節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驁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脩德弭災之日也伏望　陛下祗畏天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犒餉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皆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造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奉

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卒諡文毅岳父謙爲林學官禮部尚
書諡文僖謙祀北岳禱于神夢岳母姚氏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
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岳及長體貌豐碩目光炯然望之如神爲翰
林學士進講 上前數陳剴切音響洪暢人方之范祖禹在禮部十
餘年儀文制度多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云○改兵部尚書馬文
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壬戌弘治十五年

春禮部尚書傅瀚卒遷左侍郎張昇爲禮部尚書○會試天下舉人
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吳寬侍讀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
百人廷試賜湯溥孫清李廷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平涼府
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總陝西三邊軍務成化以前套虜未
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嬌虜一面耳自大同入
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
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數言于 上乃召兵部尚書劉
大夏議之大夏以爲不可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乃獲倖免 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
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奈今將帥領兵遠有不逮耳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
甲兵俱爲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爲
便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戶部尚書侶鍾罷召
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文山西洪洞人○發保定京操軍
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地方劃撥人馬以爲京師左右輔以
問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伊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奏將保定兩班一萬餘人回衛
團練奏入 上可之遂勑都指揮蔣欽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
於宮門以誣大夏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怨不得私役此
軍者所爲耳○減給精微宮匠夫之數先是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
百餘人劉大夏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奏請減
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詣內閣曰劉大夏不以
朝廷大工爲重乃意減去人工耶謝旨來切責大學士劉健口受曰
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辭以老辭位 朝廷辭下溫旨勉留尚請
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
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納之所用軍夫即如大夏所裁之數
十二月前刑部尚書致仕何喬新卒喬新性剛介寡與自致仕[illegible]
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官終身不渝自少好學手
不釋卷平生氣節友彭鳳儀文學友丘仲深以爲知己所著有周禮
疑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所編有文苑群玉續百將傳勸賢錄
集等書後有司請謚詔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
篤既無愧於群賢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大明會典成一百八十卷

謹按嘉靖中尚書霍韜等受命重修大明會典謂內臣監局官
員役載皇明祖訓其餘惟弘治年間備氏失考不及
纂述我
皇祖聖訓有所以嚴內外之限慎宮闈之防建歷代之規立萬世之
功者人不參 物下司禮監備查洪武年間各監局職
掌何如員數何如今日員數何如通

飭令錄萃編輯，謹與來憲制，以證制宗之意也。謹按會典不列歲內臣職掌，誠一大缺，典禁當時纂修諸臣，斗不知此，蓋避中貴之忌而不敢載也。若如當時所議，防久則一切悉而如執焉。誠宗成法當守，執爲後來鑑戒，當事者尤均悉矣。

是歲，天下十三布政司、兩直隸府州造報田土戶口稅糧黃冊：實在官民田土，總計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人戶總計九百一十一萬有奇；人口總計五千三百三十八萬有奇；實徵夏稅秋糧，總計二千六百六十九萬有奇。

謹按憲章錄等書所謂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計八百四十九萬有奇，洪武二十五年亦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被已除半，不知何故至此也。天下戶口，洪武中戶一千六百五十四萬有奇，時尚戰爭，戶口雖殘，其寡宜也。我治承平日久，戶口潛息且滋，乃戶僅九百一十萬而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豈非簿籍誤歟？數百年來，失又不知何如矣。今天下大亂，兵戰相因，為增救防，十百倍乞，新下各部條奏，洪武至弘治累朝因革戶口大數，宗高職官累朝會典大數，述館纂律，為國計者知賴日減，實用日增，懸所以處之也。

又按我朝有天下，垂今二百年，元貫不朝增而日增，國初戶口不減，歲前日盈，正課物出兩歲，歲入不多，歲出者幾五十萬，見於劉西之疏可考也。東山劉公嘗言天下可知，舉當前而後來可知，宜乎瑾文敏深有憂焉。新縣累疏言之不足也，藍氏之所以憂者，豈今日當國者之責與？余爲戒公乎，使日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而近且小，亦須爲百年之計云云哉。言予爲數論之，以爲人臣謀國者忠告。

癸亥弘治十六年。

春，命翰林儒臣修歷代通鑑纂要。○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志端以身歸樂觀舞生，以音吐洪暢、儀度閑雅，擢太常贊禮郎，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爲鴻臚序班。

五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不許。時四方奏災異甚衆，京師四五月無雨，大夏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上不允，令疏具弊端。大夏疏十事：一曰京營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浪食者衆，六曰竭生民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今變，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匠當被于營役，十曰禁衛包直公行。上覽奏嘉納，一一准行之。

上一日召劉大夏便殿，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分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來。」大夏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頗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効順。」上稱善久之。○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上因語及之。大夏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耳目，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無足異者。」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擬無改。上每召劉大夏入內廷奏事，大夏至，屣御榻前。上輒視左右，頗近侍內臣皆遠避數丈地，候奏事畢，復來侍衛。一日，大夏對久，事畢欲起不能。上曰：「司禮監來扶，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截李榮與其扶掖出左順門外，常且扶且謂大夏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上前幸優容調護。」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輕易擊動他人也，其今日求過。」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如其可與老太監蹤跡疏遠不知

何以如此崇曰當朝大臣功名第一若何敢廢之也
謹按本臣錄乞別言以公受知於上祭本兵能知焉不言之難不能爲國家圖大政大猷身君到閣顧而與素與所業事權左右貴近元勳戚舊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手尊嚇於元貴之勢而尚諸大臣之上公之得君如此
貴州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
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
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守內臣我殺文武諸暴官
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督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
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軾湖廣公安人
十月刑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性江西上
饒人〇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既而罷之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
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

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蠱財惑衆何關
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
命及封號鍾等撰言稱惟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
朝廷所以褒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
祖宗朝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有功德者諡號一二字兆等何
賢何能封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諸後世皆曰
朝廷所以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有旨俱報罷
謹按恭讀誠孝皇十八歲之前原言耕耕之表毋無願得所贓陽之後殺東聯攻通不洛孫孝皇何讓焉
甲子弘治十七年
春監察御史陳茂烈以母老乞歸陳情乞終養許之茂烈疏曰臣生十
三年父普新不幸遂棄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
成立臣歷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業
聖恩行取來京而母年愈老疾病連綿不赴陛職重遺故鄉臨別叮
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非才無補風紀又家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宴堪圖宜
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夕卯如雍母今年七十有七矣
桔思獨可以再酎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婦又無兄弟一
母一子各天一涯千里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誰與調
御臣既思母則報王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
心尤可矜也伏望 皇上憐臣子母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
使以慰倚門之望少申寸草之忱臣雖砥承龍顏仰瞻天日愈思愈

深益厲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
然而長往若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上憫其情特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後
厲志邁俗不與群兒伍嘗入公署夜歸請諸祖母慟其勞務丞止之
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
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
府推官明允公恕信孚於民考績歸至淮以貧寒且凍幾死所知饋
以敝裘姓救爲御史袍服素朴但騎一北馬身若無官而自勵風紀
之重彈劾不避權貴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若頂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與言體驗身心隨得隨
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國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
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偁同整理各邊糧草先
是北虜小王子求貢書辭悖慢既而不來有先四男子報說虜中有異謀
欲稍貢襲者謂呆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
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
赴大同宣府偁往各關各衛整理糧草以待出師
七月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
言虜賊勢逼近又拉殺墩軍延綏游擊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瑪情
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朕當與做主可選京軍三
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社稷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遠離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爲當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通潮河川古北口
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
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健
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
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力言京軍
未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將何將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
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
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寇宣
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謹按嘉靖中北虜果由古北口潮河川徑抵京師北門及近畿等州縣大掠而去果有諸臣所慮〕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珊累以疾求退不得一日私懇于劉大
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矣公同年好友也盍
于 上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 因問戴珊近來何如
大夏頓首曰珊實病 皇上憐而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大夏曰珊
在告臣往觀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今臣見 陛下日稱彼申達下
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
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大夏以 上語告珊珊泣曰吾不得死
家矣
〔謹按 孝皇待臣下推赤心置人腹其至誠感臣之意家人父子之情藹然溢於言表宜乎諸臣之感泣矢死以報而不敢負也〕
改督理陝西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一清
先爲雲南安寧人祖父謫居湖廣巴陵遂爲巴陵人幼穎異舉神童
爲翰林秀才成化戊子年十三中順天鄉試壬辰舉進士授中書舍
人累陞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召爲太常少卿至今職後僑
居鎮江○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循撫按官考語參
不得實備等詢訪亦欠精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
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備等備細參詳務白一心秉持公道

展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乙丑弘治十八年。
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時　上有大政事每召
二人面議至是召二人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
曰卿等持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
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
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廣西官軍討思恩府
作亂土官知府岑濬誅之改設流官知府先是濬謀叛亂襲破田州
府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刼掠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奏請討之詔
召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兵進征直抵舊城破濬
斬之蕃等上言宜照馬湖例改設流官以不變其俗從之
二月禮部欽奉　聖旨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
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但有可行
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會試天下舉人命詹
事府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學士楊廷和
為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顧鼎臣董玘謝丕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戶部主事
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
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
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于中義形於辭故
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
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不非規

者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
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覩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幾以加矣躬勤勵死問若不給矣然而治
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
若去其病欲其利莫若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
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
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
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具惟
陛下矜察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癥
無其形譬之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
士氣頹然之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
深揖口吶吶不吐輒則自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
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成風靡焉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範
隨矣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不謂之病乎臣竊謂此等不
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者何也
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
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將近又朋比難攻臣故以為腹心之病
夫倉藏出納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抑倘不可廢也夫倘誠不可廢每處止
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

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其其有司摘發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必且寘斥今數月矣猶剛而
不行夫人情莫不逃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姦尚有嚴心今其姦
旣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寘斥彼何所憚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
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莫如有
罪不赦有缺不可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
是可感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宂
名而鮮食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
餘分爲五軍叁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
已已經數十年耳後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
之名團營至今又數十年耳 日者遣將北伐核之不滿三萬焉然其
屢鞭亏力不全也騎士則羸露骨馬又旋置戰樂等夫兵數不滅於
前食之者增也一旦面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
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很籍不開除又壯丁各营其身老攜出而
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實者也夫應援固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旣不查稽其
數徵役又不遍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
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勝言哉
且夫錦衣衛牙衣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
內官爲之內兵又其尊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豈以爲斂重而

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今百姓苦懸無賴而有司者不之䘏
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職職焉矣是故富者剥
削貧者轉貨鬻貧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逃竄一旦棄
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
逋者不過居者稱貸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
重斂使之也夫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額也今油蠟皮張諸料等
數之私治務年賣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
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
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
蓋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肯言以聞有司乘機而
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卻步以求前耳
陛下猶國曾隨踐百存問矣然尊歛不減也科票不省秤頭如故斯
賂公行無憚此所以宦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
此也三曰莊場害民之害臣嘗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
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旣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而今皇親之
家聽無賴投獻乃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 勅是亦謂非其田也率卽賜皇親家星親旣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據占其田土毁其墳墓毁其房屋斬其樹木於
是百年土著之民驚竄失業攜妻挈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驀然不寧
矣求望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藉非不豈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
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
昔者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春貴人賤馬故也今蘇州牧馬草

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掌詹事府太常卿兼學士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禎會內閣，語勑將楠用之會，上不豫，不果。

四月二日，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掌上營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揭帖進來，以備觀覽。

謹按：貞郎王鏊奏各營及前後二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之壁，嘉靖中復用其將官言，揭入內，置坐隅，其後大臣擬進者有各項員缺，則繕寫職名一覽，因其人品優劣歷任遷除可否而覽之，不數蔫矣。嘉靖初兵科給事中夏言上言：弘治末年，孝宗命兵部將武職官姓名履歷揭進以便觀覽，正德十年，將帥兩存兵科以後不知聚於何人，遂致用事之弊，一應將官無不資其所路，遂有貲緣，為停閣者，得以夤緣為之，補換隆于邊境，是以剝削軍士，而苦不得聊生，優益鏡然，至今襲弊未止，可惡甚矣。

註：仰，其授任之詳，惟以舊事，其實，亦所以覺也，曲見孝宗勤恤之政，不可及也。 弘治十三年 五〇

上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本，令健等看詳，因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非有旨查洪武等錢鈔何不通使？須為處置務令通行。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庫無儲，邊備空乏，行賞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錢鈔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矣，各邊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陳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上曰：奏討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因奏曰：開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欧陽駙馬夾販私鹽，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爾。今鹽法廢壞，健等奏曰：請下戶部奏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人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還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整理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施行之。

謹按：孝東陽、劉健謂孝宗晚年，所召問事，歷歷見於臣言，良得古明君臣之風，識近古所罕見也。

五月，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守衛甚嚴。上仙榻，見御榻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於是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豈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上進藥，不答。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榻

曉榭外。上曰授遺旨大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調旨傳禮部行。○初七日 上崩。○十八日、皇太子卽位、

六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達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北虜寇大同宣府、總兵將失利。上命保國公朱暉佩將軍印、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謹按 正德給事中劉蒨疏謂去歲達賊犯邊遣京軍出征前日之內殺數不勾三萬有甲無甲有馬無馬大半不識軍人軍人不强也以此欺可謂掌群羊而格餓虎也鑄獲正指此役又嘉靖年條例輒枝議曰邊境近來賊盜肆害爲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數萬之衆正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者如○漸漸殺今爲殺傷不過息薇但演練暇其敝勢御東則我則西鬱候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掠老弱孱弱行不能速較乃殿爲奔卻委以曠我而我則困之以爲利遺之以爲功以巧於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悉皆我之穢脈與其老羸婦弱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虜之笑哉。

又按 近日官軍斃虜賴首級十或百餘級者與皆類此也弘治以來邊臣欺蔽當甚也夫既驅群羊格猛虎有何斬獲之數望哉

七月加少卿大學士劉健左柱國支正一品俸。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謹按 各臣錄曰劉公健等三人在內閣、健最屬任事、東陽長於文學謝公明斷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成弘治十餘年之治也。又曰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俱秉舊甘河南人健同鄉而不相阿比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當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留翰林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遂提學副使不寄卒自來居內閣不私故鄉惟健一人

乞致仕戶部右侍郎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兵馬尋進兵部尚書提督仍舊、

八月 上

皇祖母太后王氏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氏爲皇太后○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府戶部司爲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以氣節相尚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惟鹽課織造於是文等執奏再上止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 上召內閣問曰戶部爲何不肯全與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私鹽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官鹽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止批旨與六千引。

十月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土城莊皇莊

謹按 皇莊之設始於憲宗時熟之成化以來始有然流甚少甚不過數處而已至正德朝內臣局事皇莊始盛先後建立近州畿邑至三百餘處皇莊之民至是愈困矣、

再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卽位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高鳳等日夕近侍與上同卧起寔游讌戲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狡猾尤深惡文臣輒權嗜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

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補標題評斷實紀正德十四卷

東莞 陳建 纂輯

粵濱臣 瓊山 丘濬 鑒定

武宗毅皇帝 御諱厚照孝宗皇帝長子在位一十六年壽三十崩葬康陵

丙寅正德元年

春 上耕籍田○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失職辭避重任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叱無寧日百司庶府倣效成風非徒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乖剌者以爲生事至重執奏則謂之煩擾查覈則謂之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權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宗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議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御或旨從中出而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徒擁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溫旨慰留之

三月雨星如雨○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已而請老不允至是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贍詞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因災異會陳十二事○ 上幸太學祀先師

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乞儒士鉄人吏部已奉 旨考選復有 旨令並送入役通送本監考校備役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憾憤奏文升抗拒大臣科道皆力爲之辨事乃寢先是文升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文升薦進擢督兩廣宇總制宣大畢務大夏見 孝宗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升進劉宇會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能得繡憾之與宇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一上乃允○擢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陽人時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內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六月雷震郊壇門太廟脊吻天壇樹

七月彗星見參井歷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冊 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夏儒授都督同知妃父沈傳吳讓俱授錦衣衛千戶進指揮僉事並給閒田爲莊田○南京祭酒章懋三載任滿上疏乞休不待報而歸懋浙江蘭谿人先由翰林編修改南京大理評事歷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即乞致仕 孫治末起南監祭酒至是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疏請致仕公素爲吏部不待報竟東歸懋三疏乞致仕時劉瑾用事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被斥辱惟懋知幾而去後起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就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再進尚書致仕正德末卒懋有小清心寡欲悃然有道之文正公之忠劝書無所

不露其體力行涵養深至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又有勸其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删其繁蕪可也登仕籍五十餘年居官不滿十載立朝僅四十日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學者稱為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問答集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大夏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大夏歸後大臣有子未嘗蔭而自恩澤者言官糾駁不允因言劉大夏官居一品而子孫當得恩典大夏辭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大夏亦不以屑意適劉瑾專國事竟不行 ○召總制宣大軍務右都御史劉宇為兵部尚書

十月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并提督團營兵馬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上狗馬鷹犬歌舞角觝為樂漸至荒廢罷視朝政內臣散教青宮以端嚴斥不信用戶部尚書韓文深憂之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說之曰公大臣也義與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以易為辭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太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書言人主以辨姦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視朝漸既御寵。聖容日漸清癯。皆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造作巧偽淫蕩 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休咎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知赫赫天命皇皇帝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何益何補於事乎乞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乞誅急除群奸以保 聖躬司禮監至內閣傳旨云 聖諭已悟痛加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劉健與李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

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大於是韓文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物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奏相對涕泣 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諸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健等卒持不肯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剛直嫉惡其儕所為獨是閣議明日有旨召韓文等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寬之 上自處耳衆皆愕惕莫對惟韓文累述瑾小輩弄之罪榮曰疏備矣上非不知 今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議益堅蓋有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共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曉將明日上旨擒劉瑾等下獄瑾等

廷和因朱寧求進取入內閣

僅以瑾和代之既而廷和復罷矣求瑾取入內閣許賜白金二千兩瑾許之

又按弘治乙丑歲廷和嘗以春坊學士主考會試不正四年即以尚書入閣進少保和亦大學士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與昔人謂學士驟者必非正類一旦驟者必其蒼黠無恥劉瑾之黨進大藏守江彬之售而無一忤者必非端士而論人物於正德之世者此其大畧云

劉太監干預刑名諸政

覆敕各處鎮守太監。干預刑名諸政。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照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敕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爲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徧鄉野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敕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

廖堂剝取民財畢真騷吏

謹按雙溪雜記云陝事六部奏准差官請敕該部備由送內閣寫敕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敕者也畢真之敕洋正德間內官鵰生祠鄉護敕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等創爲之使東陽等執奏我輩不避譏議視草之官不由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敕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諡文正何所擬哉

諡文正何所擬

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褫職。發海南爲民。先是有勲戚家與無錫民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復訟。使者復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私曰。實民田也。瑾怒。捶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海南瓊州爲民。○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寘𪉥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持正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既而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頒示天下。

因得罪權閹捏之令

劉瑾矯詔黜劉謝爲黨

黃河清

八月初十日。今 上皇帝生於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當湖廣安陸。○罷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一清。以寧夏花馬池要害套虜數由之以入。乃率官屬從邊巡視。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工。墻垣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僅築四十餘里。

罷一清總三邊修墻塹

內外墻深野長修壘無險

謹按嘉靖戊午楊一清上疏曰粤自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墻防一帶地方綿亘四百餘里內外黃沙野草瀰望無際無山無塹之阻至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後將未有邊墻恐虜深入步所謂書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有鎮守參將都御史徐廷章若於奏築之又延綏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築因此虜不復入寇者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弛墻塹日頹累日淺弘治十四年大入寇花馬池拆墻深入連年搶掠我平涼利上履背昕之要臣於正德二年二月興工自寧夏橫城寇築過墻塹劉四十里不意奸權劉瑾竊柄矯詔中止識者每以爲恨跌後套陝撫年入寇皆于未修邊墻折入正德十年大舉深入固原年京殺掠甚多正德十四年又復擁衆侵犯直至鞏昌秦州地方至嘉靖元年又復大舉直抵西安之郊剛鳳翔之麟州殺發之際此前倍之倒并糧餘戶口濶耗陝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終前功所費不過二三十萬之銀而人民有剩牧之利官軍者征戍之苦矣

劉瑾專柄邊墻中止

火星入太微垣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陝西肅州衛。死于道。時源復奏自正德二年來。一何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奏留中不出。召源面斥之曰。尖哨鼈子。你是何等官也。要學做忠臣。遂矯旨拿送錦衣衛。著實打三十。杖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送至河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屍。葬于驛後。

杖楊源詳

謹按楊源江西豐城人瑄之子也瑄爲御史以劾曹石事謫戍鐵嶺於爲子生遺源繫瑾之忠一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千載之下令人有餘悲焉

忠臣不愧其父千載下有餘悲

十月。賜皇親沈傅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讓庚厲民奏辦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淤退灘田土。乞批照。皇親

景德事例給與管業奏稱民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得河
間府莊田冊內並無靜海縣河淤退灘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
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擬覆奏 上不從率賜
二家為莊田永業

謹按 嘉靖勅差科道官查勘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十餘年來逃移死亡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兩已皆困本縣地土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以耕種因歸至此

擢南京左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戶部尚書既而罷之泰陝西咸寧
人性氣高厲風度稜峻由進士為知縣御史僉憲巡撫所至輒有遺
愛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薦憲山西時以事捶太原知府伊珍為
珍所訐泰繫詔獄左遷湖廣參政尋擢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
下訴于泰將劾奏之傑廉知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傑大棍撻之
三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泰遂以擅打將官劾罷既而尚書馬文升
劉大夏交薦之言官潘鐸等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
善泰薦于劉瑾瑾原籍陝西興平人以同鄉故起為南京操江副都
時瑾專國卿佐皆厚賂行謝瑾人以喻泰泰曰進退在天若奈
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瑾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
輸宣府文升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敕回各
省巡撫官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乃累旨將各省巡撫都御史
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
用○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
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因奏內有糧
粗糙草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而鐵租差

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賠償允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
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備漸乏○劉瑾性貪鄙而假仁義沮抑同列爭
大用薦鎮守臨清太監言倒吉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惡補其獻討者
罪之乃止馬永成欲陞錦衣百戶邵琪瑾力拒以為不可爭于
上前東廠太監丘聚忤瑾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謫南京孝陵太監王
瑞於御馬監建新宅諺 上召之問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
庫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瑞自為首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白于瑾瑾
大怒入言 上以為不知瑾遂枷攬納戶于戶部門外皆斃之死
十一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禎南昌人自幼聰悟博
涉群書潛心性理之學探索經傳精奧多所獨得一時相與往復談
理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元禎岸然中立所著書多未脫稿學者稱
東白先生元禎入仕踰四十餘年而退居于家者三十年天下之士
莫不想望其風采晚年以薦召出遂為時輩所忌言路詆其貪求
入閣齎恨沒于京邸故論者以為不若章懋晚節堅志不出之為
高云
十二月起雍泰為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
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再辭弗允
是月以副都御史雍泰為南京刑部尚書
是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和復謀于劉
瑾託朱寧求劉瑾取入閣許 重議瑾許之下手劾取廷和入閣辦
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和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託朱

源俟子玄真獻瑾大悅納之

戊辰正德三年

正月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爲償之。罷吏部尚書許進尋落職除名爲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爲吏部尚書進不欲附劉瑾然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有中立之意焉宋濂者每爲宇謀欲傾進乘間言於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矜直如雍泰平昔劉泰朝廷屢敕諭不用今數公舉用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罪首舉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呂柟景暘戴大賓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改翰林院編修顧清爲禮部員外郎先是焦芳子黃中既會試中式芳意欲鼎以大魁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詆諸親事抑之遂入言于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修。下御史徐頊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頊江西新淦人初知江陰縣政績著遍朝覲吏部奏頊天下治行第一擢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割送鹽年例於銀兩頊弗從瑾深啣之後頊復命使於朝門遇瑾又怪不行跪禮即捏寫百忌等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打三十杖發肅州衛永遠充軍頊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查取伊男徐朴起解補伍及瑾敗始得放歸家。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至京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尋加太子太保廷和四川新都人年十二舉鄉試其弟進士也先於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卒近世所未嘗有也。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釋不治劉瑾惡其怨邊太費也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力救之乃得釋放還

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示于東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延遲枷示于吏部門外時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暴著甫晝夜不斃莫敢少移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執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一日早朝有遺匿名文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詰問無肯承者瑾矯群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

出于門跪奉天門至午後不放將暮始於烈日中多不能當嘗有仆地與出死者十餘人至晚悉繫詔錦衣衛獄追究竟無蹤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暮得釋。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諡端毅恕平生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潛河通志介菴奏議石渠意見經籍務言易學管窺。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千石放歸瑾憾文不已乃以戶部廣東司失金幣冊提吏部校檢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降前吏罰至二千石家業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八月逮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謫戍肅州衛先是大夏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億歲省官府數百萬近幸者甚不

悅夫夏慨致仕歸有激怒于上者將禍及大監寗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劄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儒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揑旨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亦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宇謀著大夏輕議夷人擅提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買驢從車以行出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盛進飲食亦有焚香密禱願公生還者○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竟恃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鏊性好學多所論著嘗擬作守溪寱寤長語行於世間多確論云嘉靖初卒贈太傅謚文恪○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廣東順德人爲人清介謙抑成化中爲御史嘗言宮闈覆政被掠幾死累遷長南臺所至有聲至是泰表入賀萬壽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銜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揑旨令歷職致仕○冬調翰林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芮爲人朴實任情直遂時見劉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府同知○以修撰何塘爲開封府同知亦以抗直不屈劉瑾也○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陝西清澗人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也志義病故序援例乞外葬劉瑾以爲洪武禮制無此例逮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尊抑文臣右武臣尤崇重內臣馬永成八黨皆封父爲都督造墳塋祭　命祭文皆內閣李東陽等撰該部不敢執奏諫不敢言○罷陝各邊年例銀兩劉瑾以爲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因是益缺蓋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粮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貳錢五分故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粮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印分送各邊自此各邊始有年例銀兩多至數萬其實不過以補商人赴邊上納之數耳然送銀各邊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不如商人報中上納本色之猶爲得實益也今稍革罷之邊儲安得不缺甚

謹按雙溪雜記謂使顧佐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若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解京故不得不送各邊如見瑾必不怒邊方延撫而又正鹽法邊儲得實利矣愚意謂此論甚是甚是

四川盜起召致仕右副都御史林俊延撫四川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爲國子監祭酒未至是月清卒清福建晉江人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平生好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殿金恆借貸於人以足用嘗仰其所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佚閭閻巷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豫蠹將操名喪後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

學向者也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四方學者宗師之稱虛齋先生

己巳正德四年

春陞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邵寶督常州無錫人初知許州以古文古行知名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尤急民事務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洗田法為備荒計提學江西教尚道義以身為教建濂溪祠累遷都憲總督漕運劉瑾擅權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為動乃坐旨勒令致仕寶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遽色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若戲絕口不言惟潛田著書闢拓古今粹然自出機軸名重海內後瑾誅起為禮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嘉靖初復起為禮部辭不就卒諡文莊

謹按邵二泉篤行君子可謂明時全人矣其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尤為名言足以箴警當世士夫真偽之分無他言行相顧不相顧之間而已耳近世談道學者往往言偽而辯行偽而堅二泉之言殆有所感而發歟

四月降典誥敕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侍郎以從前職儲廣東順德人弘治中纂修大明會典成自李東陽而下翰林春坊官皆陞職劉瑾以為壞

祖宗制書妄雜以新例毀其事悉追奪之儲因降為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焉惟李東陽不動儲尋以纂修實錄完仍復尚書

五月　孝宗皇帝實錄成

謹按王守溪擬辭言曰史固在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書事之人主所在繫則以繫其言其動皆親見而紀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惟其貴而無定職入主動靜不得及政事秘罷不及與聞惟以世之後例纂之奏疏而分會書之且以宰臣諸賢奏疏之言集若實乎分實之六果管丞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書而不敢存其實而亦莫能堅其偽偽或參乎私而不得書者欲速追於筆而不敢書或偏於才而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無紫汨沒不傳而奸倖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教而監備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為南京部屬官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為禮屬及修　孝廟實錄成例進秩瑾怒不肯或疾之謂文士不習世故摘所問忌者十餘人陞調南部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揀充政務。

謹按劉瑾此舉意雖美而所謂文士不習時務從陞調南部有司俾揀充政務則實切中時病無不可行近時言路清選素物務之官上焉者惟類事於詩文下焉者惟恣情于酒色宜徵圖物出入均勞正與此同意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清理屯田劉瑾既止各邊送銀例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之因詢國初如何克足議者以為國初備屯田故軍食自足後為勢豪所占以此軍不可給瑾遂慨然修舉屯田分遣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數多及追完補逋者為能否則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畝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以誅瑾等為名瑾禍始於此矣○遣御史寗杲殺戮群鳴捕盜賊於真定等處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方京師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驃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弃散不可尋號為響馬賊至今聚黨益熾劉瑾不勝憤欲痛除之用人言遣御史寗杲於真定殿殺於天津旋收鳴於徐滄等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至是許杲等今攜家

者賞以疾盜爲期。鳳鳴在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取鋒爲
柴璋遣邏卒緝知之，傳旨降鳳鳴爲徐州千戶，璽在天津稍收斂，惟
杲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初霸盜賊入真定城，用
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由是奸人無所容。盜賊多內官張忠
奴張茂爲大盜窩主，杲親往捕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
名因是聚衆爲亂，瑾以捕盜有功，陞杲爲僉都御史，仍專督
捕盜。

謹按 [illegible]

改與誥勅，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爲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
己也。

八月，榮王之國。常德。榮王祐樞，弘治四年封常德，正德初晉京邸，劉
瑾惡之，與吏部尚書張綵謀，遂逐王就國。是時劉瑾方有逆謀，故不
欲天潢血屬之在肘腋也。

冬，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自號順天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又
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流賊，僭稱順天王、刮地王、掃地王，
聚至十萬，侵入湖廣、鄖陽等處。○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部
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擢吏部左侍郎張綵爲
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郎中，養病歸，劉瑾專政，查京官
養病久者悉罷爲民，未久者令赴京，綵不得已赴京。綵前在文
選時，焦芳爲侍郎，相得，芳薦于瑾，言綵乃公之鄉里，極有才可用，後
擢右侍郎，而楊一清薦綵，謂能辦事，堪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
侍郎。劉宇入閣，遂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令天下諸司，饋送者

非敢于官庫，則斂于小民，取怨賂患，不可。瑾納其言，遂禁饋送，有
違者，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斂銀欲饋送，瑾緝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
宣、侍郎張鸞、錦衣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
其銀于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
時少息。綵又嘗言於瑾，公左右用事者多驕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
救正頗多，衣冠之禍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徇瑾，譴官者以爲稱之，
瑾同類皆綵殺之。

庚午正德五年

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
征剿四川流賊。

二月，命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瑾之黨也。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附
瑾得好。○出太監張永南京，不行。劉瑾專政，欲盡除異己者，一日伺
隙言于上，謫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逐永出，榜諸禁門，不許放
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己無罪，爲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
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恨瑾。

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與都指揮何錦、指揮周昂、千戶丁廣等
集衆反，殺鎮守總兵，僞鑄印章，封拜其黨，傳檄以誅劉瑾爲名，刻期
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
楊一清提督軍中外兵，討寘鐇。○寧夏游擊將軍仇鉞擒執寘鐇
父子。鉞嘗得寘鐇平日神兵猶未至，陝西諸路兵已先約進剿，鉞爲內應，

遂手新用是執安化王父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

於是令神英節節遣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月旱霾

七月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震有聲如雷既而灌川州纍至縣亦地震房屋俱動○四川賊藍廷瑞鄢本恕破通江縣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調發官兵及僱倩否砠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與惠被擒藍廷瑞齊紅口會合鄢本恕趨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

八月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夏也嘗賓張綵為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清還京師遂留總制○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瑾擅政五年毒流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懷瑾征寧夏平與楊一清共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眾所厚官侍張雄張忠等求間其訴于上言瑾流毒海內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著宜早擒之因疏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輩皆虀粉矣 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 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者有牌子頭截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剮三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束

謹按瑾陝之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警悍有口辯慕王振之為人及 上登極由鍾鼓司入司禮監特 上希觀 上意巧為迎合乃變置大政剝削軍民使人皆自救不暇 上悉以機務委之大小章奏不復親決

下吏部尚書張綵獄死獄中○罷大學士劉宇曹元前大學士焦芳及子侍讀黃中並除名為民天下快之○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召楊一清為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平底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兄張富為泰安伯弟張容為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為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為平涼伯谷大用弟大玘為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為永壽伯並食祿一千石給誥劵世襲復錄李東陽楊廷和子各一人為尚寶司丞楊一清子一人為中書舍人

謹按正德辛巳六月給事中夏言御史蕭本公查覈武職事謂寘鐇之變時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魏彬建議為已功後遂誅求具有功可以蠲意恩之罪豈為誰為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封彬陞等皆為所黨尋擬出政乃以遲留稀怪並受崇兄弟封爵冒陞蔭至夤緣攻行銖黍金者先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不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槩大拜者爵塗蕢鄰鑒此士大夫之所以竊心而羣臣之所以解體也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與大政而馬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瑾誅雖有旨云凡瑾所行亂政事件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而又曰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于人稱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等尚在而彬永成等濁亂朝綱賞罰乖宜山東河南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群起

畢亨請拆毀劉瑾祖塋

而天下不勝煩擾矣○罷工部尚書畢亨爲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曰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䂓彬等大怒曰洪武禮制豈有文臣脩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毀勒亨致仕

九月詔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改武英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張芹上疏劾李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

十月南京御史張芹上疏劾大學士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援以爲功冒曆恩蔭乞賜罷黜不聽時張永用事欲矯劉瑾脅脩之弊以狷苦照菜四字爲題東陽及楊廷和等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爲狷字詩拆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命工刋印傳之未幾流賊發動中原人以爲狷苦之應○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進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早卒誥仕至南京戶部尚書讚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郎中詞知府論今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我

流賊發中原

朝亞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者○李東陽撰劉瑾父封都督誥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乎天下威名雷動於八方爲京師傳笑云

宦業之盛無如許氏

辛未正德六年

正月改戶部尚書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孫交爲戶部尚書○四川江津賊曹甫作亂僭稱順泰王攻劉縣治殺按察僉事吳景巡撫都御史林俊調兵討誅之

江津賊作亂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兼學士靳貴爲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楊愼余本鄒守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愼大學士楊廷和子也

楊愼廷和子

謹按餘冬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爲相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第爲名在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故罷之仁宗朝廷僧爲參知政事子難以進士奏名特恩不肯試大廷受恩入官宋制歌子寧執子弟如此惟秦檜孫塤皆子省試殿試廷多士進爲士論不齒哉觀公卿子弟爲第不以嫌景泰間大學士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至自訟爲弘治乙丑科正德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辭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又按前代戍服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及第降調諸脩林啟是升不得不備參此見我朝法制視宋爲有寬而鄉典利不遂宋人遠矣公

宋制歌子寧執

四月大學士劉忠省墓歸家上疏乞致仕許之忠河南人性峻少通行方敬爲是春累疏辭疾未允幾起至會試事出院後乞即歸省墓上一日摘會試錄所刻文字錯誤處以示李東陽等並中官有譖之者也忠聞之乞休後卒謚文肅○江西盜起召總制右都御史陳金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發越王精瑪瑙寨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鄉等處狼兵共征之

劉忠上疏乞致仕

江西諸郡盜賊作亂

五月前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逆瑾誅大夏自甘肅放還在道蒙詔復前職致仕還家藩疾卒年八十一謚忠宣

謹按言行錄云劉忠宣公之爲人也明識沖襟如百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貞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孝肅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凡周先民之遺軌皆自涉險公獻章謂東山先生黃百姓御乙于而世藏之知父母編觀世未有如此者是方

賢誼不何如汲長孺

甚集謂古人有言憂民如看
病見害似無官公是以當之
六月總制尚書洪鍾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御史藍章會兵
討賊藍廷瑞鄢本恕等于四川東鄉縣擒之加鍾太子少保陞俊右
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賞而江津仁壽諸賊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
等復起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不聊生焉
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
八月羅衆北向京師戒嚴命兵部侍郎提督軍務陸完等帥師討之
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賊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人
劉六等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遊幸之所及
爲都御史甯杲所迫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亦罷廢兵部尚書王敞
行有司檢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劉七等帥衆劫獄奪去旬日間
聚至數百所在射民響應增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馳至山東河南江淮皆騷然矣○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乞致仕
許之時宦者用事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
次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多不合因乞
致仕疏上內批即允時蜀賊餘黨猶未平科道保留不得俊將歸蜀人
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謹按 名臣錄云俊平生不愛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彊禦抗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終爲上策威名大著蜀人敬畏之如神明比于宋張詠嘉靖初起爲刑部尚書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陞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
賊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等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代之○以
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

流賊○流賊劉六趙風子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燧霸
州文安縣生員也有勇力好任俠先是劉六劉七與彥名邢老虎楊
虎率衆萬餘攻掠文安燧借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汚之燧
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賊久之劉六等欲分夥
爲寇於是燧與楊虎邢老虎合爲一夥寇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
爲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南京吏部尚書張綵等會疏言儲位
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擢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
尚書壽致仕壽貧遼東衛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亷
名爲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共貲助之諸子
旅寓南都艱苦瀟然
謹按 昔人謂居官廉雖大臣猶厚禄又稱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而特公卿大夫體此如陳公者能有幾人
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下詔獄先是二人
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
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紈袴之子亦不知兵旣出兵中錫遍檄諸
路務是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
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
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
堂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
所掠金銀輦載至京賂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
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居屋財物由是謗騰誦
中錫恐賊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
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奪爵閑住

謹按是時閹寺弄權四方盜賊侵擾而朝乃有此瑞應登黃河清 聖王出實驗焉 天子受命之兆也昔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河魚歷歷大小可數順帝聞之惕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者之瑞將為不樂耶順帝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我者故不樂耳嗚呼黃河一清於前元而我太祖興于江淮再清于今日而我聖天子龍飛于江漢至是益驗矣

伏羌伯毛銳帥師與流賊劉七交戰大敗。徵回京師。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監督權貴自衞高坐堅城。銳帥師至眞定所過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適宣府遊擊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謹按毛氏諸曰伐世襲之無惟取其官與世不獲罰其人果可以樂不悉輕事秋因償負敗鄉皆不自知不足責矣前有國家將不能受寵宋百戰所得之地至一旦為之棄也哉一旦所得彼豈能久哉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然多脅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驍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遁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脅從首級能報捷。官所獲脅從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物與千餘。公前後報功爲討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遊擊江彬過霸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皆不問。大用并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日費官糧。氣日出師餉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而府庫爲之虛耗。○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年八十七。贈太師諡端肅

○遣太監陸誾監鎗官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陸誾以陸完等討兵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請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怍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多老民殘直以肖功者多致失人心。賊勢方熾。民讎怨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誾監鎗。傅旨令珪致仕。○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府同知府李承勳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名鐩。河南州縣爲延綏軍丁官軍所敗。輒寇至六安。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逃散亡於江浙。二楊虎邢老虎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過一僧脫其衣髮。乳髮詐爲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衛軍人趙成等執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逃走至黃州府掠集民船入平於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邀。至鎮江。官軍禦之敗。劉六等欲過泰登岸焚掠淮安。復還山東。登揚州。官軍所遏

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

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焉

八月劉六等船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溺焉。

謹按南京我太祖之舊都也自江西奉江以舟師平江南遂定其金陵一中國有天下故江防視前代尤嚴有操江之日御史所以備奸宄冀南藉此以自固成祖徙都北京而南京操江之備乃既習其常視爲故常一切具恒虛數無可用一旦有警事手無措任職猶上下如一盼辦人之境使世有實生將不勝其察采流弊長太息矣夫以劉六輩奔敗殘卒素不識舟楫不習水戰長驅突之秋使我軍稍有戰備固而擒之不費如拉朽然乃縱逸至此豈下臨吳竊世哉并

粵滇臣　東莞　陳建　纂輯
瓊山　丘濬　鑒定

癸酉正德八年。

春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剿盜賊。○江西姚源洞賊執參政吳廷舉。廷舉廣西蒼梧人，爲人剛介，敢爲先。爲廣東參議，劾奏總鎮太監潘中數十事，瀚怒，劉瑾逮繫詔獄，枷號垂死，乃謫戍雁門。尋遇赦放歸。瑾誅，起爲雲南副使。江西寇作，遂擢右參政往撫之。爲賊所留，劫以威，不爲動，每自賊內賦詩章以自道。賊不敢加害。久之，因得以識賊左右之有謀勇者，誘而賄之，使執其酋，因敗以爲功焉。○江西官軍進討姚源賊，賊衆散走徽州、衢州等處。時華林、瑪瑙賊皆平，務師姚源，賊聞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欵者，議者以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滅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棄巢寨，奔走四出，蹂饒、越、信、衢，掠徽、婺諸縣，皆被其害。

謹按正德間平中原盜用邊兵，平蜀盜用蕃兵，平江南盜用狼兵。於兩京十三省之兵，寧無一可恃哉，馭者可不爲慮。要之，予何是幾兵日益驕横，得不可控制，馴至嘉靖，遂生多變，往往逐殺主帥而不忌。御史觀漠請征湖州，岑猛既誅而岑猛餘兵征斷江西，雖少有功，然剽財擄貨，賊故路其害亦不爲小，猛仁是也。況朝廷益恤中國兵馬夫，豈瓊日長驕民，屢階嗚呼。觀此二事，則遇患須防禦蠹勞，治今日君子烏可不與慮哉。

五月，逆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蔚州等處。

六月，擢戶部右侍郎王瓊爲戶部尚書。瓊山西太原人。○江西姚源賊去徽衢者，復爲官軍所擒，賊絕。制使陳金等奏立東鄉、萬年二縣，分治地方，撫安人民。○哈密忠順王速壇拜牙郎降于土魯番。先是

弘治乙未

朝廷遣使護送陝巴回哈密。弘治末，哈密都督阿孛剌等怨陝巴掊克，陰誘土魯番王阿黑麻子眞帖木兒來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亦退避剌木城，曰：我來恐達賊占奪哈密，若有受來守哈密，我歸本土，無他意也。甘肅鎮巡官遣都指揮朱瑄領兵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即立，淫酗不道，衆爽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辭不允。茂烈尋卒。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不拜。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擬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給月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既而母卒，茂烈先抱疾，強起號哭，寢地，疾轉甚，亦卒，無子。天下士大夫聞而傷之。守臣上其狀，詔表其坊曰孝廉。林俊誌其墓，略曰：茂烈孝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在黃憲、管寧之右，術在孔門可幾閔曾。慮者謂廉約邪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立皇莊五處，曰昌平州樓子村；皇莊曰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曰青縣孫兒莊；皇莊曰安州驛馬廠；皇莊曰高苑孫圃莊。皇莊

謹按嘉靖初給事中夏言奏，正德年來奸猾無籍之徒投獻皇莊，蠹害萬狀，乞行查勘。皇莊始代田土被其混亂侵占，乞行查勘。朝廷遂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在衙天順等府地方皇莊及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其天順、成化、弘治年間建立皇莊五處，餘皆正德年間所立者。查得各項莊民土地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項零，侵占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項，爲厲之皆

恭朱寧勢鈔害人尋乞致仕將朱寧籍貨無厭以鈔一萬糸浙江十
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言今四方盜賊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警
江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蠶麥不利衍帑之民嗷嗷千里此
何時也臣衔應惡不為
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
動搖
陛下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罷籍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等四方之餽遺不貲債簡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
喪心何乃為此貪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愛之私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
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
恐且非心如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釀
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厭懼要遮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
爾以償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
寶藏之不道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交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
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策

謹按方良永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性至孝嘗仕所至以廉介聞稱焉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瑾求致仕瑾誅起累今官以勤儉守儉性仕嘉靖更化廷臣交薦起之良永以母年八十方乞終養表亦侍養為行有司月給米三石不以為孝養母累疏為八刷其學卓為兵部侍郎自京有歸養餘罷食誠其學以心學為言論道世學其術為之論哉以聖賢教人式鄉為鉞都小于其說以自附於參上是於孔子以至其所者且自謂學事由面中貫未經經學附於孔子之學

丙子正德十一年

冬論前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世寧浙江仁和人時
寧王宸濠蓄志不軌誘聚天下亡命日夜謀為變威懾方面守宰賄
結在朝權貴覬以遂其私在位者皆畏忌之觀望懼禍莫敢誰何世
寧憂之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剝害遍及於
閭閻三司多被其鈐束禮樂刑政不自天子出四方之事盡有可異
乞簡命才略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消隙
窺邪於未形勑王自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而
朝廷紓南顧之憂矣疏上是宸濠假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
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誣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并
按捕其家世寧乃潛行赴京投繫詔獄繫再踰冬榜掠備至幾瘐死
中外莫不憐之御史徐文華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丙子正德十一年

四月安南國王黎賙為其臣陳暠所弒無子國人推立其兄子黎譓
晉國事改年號光紹陳暠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王僭年號天
應

謹按黎賙乃黎利曾孫黎利當宣德初始得國至是僅四傳未及百年而為陳暠所殺至嘉靖初登庸為其臣莫登庸所逐譓居清華海洋而死登庸竊有其國僭號改元明德既而傳其子方瀛改元大正登庸自稱上皇朝廷遣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征之登庸懼面縛乞降詔以安南國為都統使司封莫方瀛為都統使二品事在嘉靖二十年既而方瀛亦不能守其國後為其下所逐亂至今未定云

七月少師太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 國朝百五十年
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自東陽先是東陽與楊一清皆湖廣人楊相

下之治故進天下之賢而後能成天下之務有中材有卓李
蓋思曾編凡今天下之才王能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祝否寒
消長生才有高下用舍有之而未用事用之而未盡耶抑是堅月
論才智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國矣即見今為消人才收
又不如正德焉點世
發者寧不實有說

命與諸勑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參預機務。冕廣西全州人

丁丑正德十二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學士靳貴少詹事顧清為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舒芬倫以訓崔桐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善結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踰年復進少師。

四月太學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訟其家人受賂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病在告，既而稱念復出，典會試，益致群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太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紀山東掖縣人

五月，催戶部侍郎毛澄為禮部尚書。蘇州崑山人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為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使納賂土魯番，後復許增添失信救番，遂棄哈密故也。澤劾簽遏，事敢為，累征流賊有功，及是各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若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毛澄等議以為人臣出使於外，苟有利於國家，專之可也。奏上，朱寧皆有憾於澤，內批罷職為民，給事中王爵都御史李昆坐附奏改兵備副使陳九疇亦為民

謹按 名臣錄云瓊素嫉都御史彭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叅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來彩緣之於是陳寧并發澤過嬰頗激怒之澤復大罵寧乃盡之至是乃落職為民

召太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己上

謹按 梁儲公一清在內閣亦遜楊太學士諸公遜儲至義明清必遜儲公居前儲公而不能人以此少之而多梁公之能讓也

寧請許益藩奢封壤，既而不行。時秦王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幸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此土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藩，與之勿拒。太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若遽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憂，執不草制，則忤帝意，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制曰：告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梁儲從容回天，時咸嘉其善諫。

謹按 斯舉也楊和交輔力諫而不從梁文康不敢直言而托於制詞以悟主國失之力乃為於爭諫其真有納約自牖其妙轉移之機乎不言而喻者乎求之於古昔有其人如鮑左師觸龍之悟趙太后張良商山四皓之類也

八月，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時江彬實導之也。先是彬與錢寧爭寵，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言無不從先是屢導
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導出關外太學士楊廷和等交疏請回鑾
以安衆心且言居庸關外臨迫境北虜不時出沒稱寇正統末年
英宗皇帝誤爲姦臣欺敵妄言既征遂致 駕陷虜庭往事未遠可
爲明鑒不聽
九月 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徹天雨冰霜軍士有死者
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
駕発大同又明日韃賊以衆數萬圍和陽騎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寇引去
謹按皆天所以警當時者何此二異示儆上意未必因以加天心之仁愛矣
冬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
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險邪之志自
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馳或聲色貨利凡可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
陛下出居庸關假稱宣府又遍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
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在虜之衆者來幾何不蹈土木之
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 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客一江彬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改右副都御史王績撫治鄖陽績
廣東東莞人爲人清介端嚴先是巡撫南京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
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

上欲玄武當諸郡有備供給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麾
之有分守太監呂憲以進珍異行騷禁抑之抽分太監李文緘下虐
商飾說以法後陞南京戶部尚書卒
謹按方氏詩曰正德間輦轂伏莽而宮官之禁樹取深菁罷武襲如亂暴害人民呵列武夫吹打攤頭楚人王西樓作一詞曲以譏之曰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見能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百姓之家吾感夫殺以致國勢皆此輩往來之故也幸遇天佑新民嘉靖聖天子丕與特除寺以敕使面止許鎮使令之役取大臣以禮數面聽其收司證鹽之權凡鎮守與兵抽分採辦之類盡革不行詩聖朝之炎政實世之良規也庸世斯民何其幸歟
十二月末旬 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賞
應州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
正月初祀畢 上復出關遊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梓宮將祔葬親詣天壽山祭告大陵遂往
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朔日有食之○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不聽乃自稱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
從以行命內閣草敕廷和等上言詔書出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
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
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議乖謬自

天子無戲言　疏上不省　梁儲誓不草勅　臣死不敢奉命　邪謀豈可聽

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假飾之詞猶以爲戲焉耳和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飾爲哉
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
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　祖訓指此爲名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　陛下之左
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衆微殺身亡家固不
足恤但恐　陛下之左右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
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謹按此疏大學士毛公紀筆也可謂痛切矣踰年果有宸濠之變備徵正指此爲言

時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上曰何逆命耶
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　上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
乃自卑而倒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　上大怒手劍立曰
不草勅受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
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亦悟察其誠擲劍而起不復
促草勅既而禮部建議建儲君之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子
司香
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梁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鑕矣邪謀豈可聽
耶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儒亦助其言議遂寢
七月韃靼擁衆深入陝西固原清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
去

自榆林至京師　大臣科道交疏不聽　七十餘人俱下獄

謹按許氏論曰北虜自永樂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illegible]……所終矣

上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西至榆林
己卯正德十四年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至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時　上意欲巡觀泰山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
漢登武當且徧觀中土繁麗人情恂恂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伺覬
而發內外咸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諫不聽於是翰林及諸部司屬
咸起而諍之脩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
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州各疏連入太
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
部郎中孫鳳刑部郎中陸俸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
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副蔡時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
於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衛獄
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五日林大輅
周叙蔡時余廷瓚等七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
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自橋高四

尺橋下鐵柱七根齊折如斬。是月二十五日也。有金吾衛指揮張英者，以是為變，夜明驗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　旨命錦衣衛將舒芳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為首者調外任，適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六個月。

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夏良勝、潮、九川俱為民，林大輅、周敘、蔡時、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是役也，舉朝以死諫，　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謹按：嘉靖初霍公韜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攙刑獄，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節名節之士，肅東都以扶漢；宋祖敦崇廉恥，兩朝不加衣冠之刑，忠義之士爭死沒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視今之表表節義若衆也，顧不原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衆執之，褫衣冠以韃之，[illegible]

福建福州軍亂，誅其首惡進貴等。

謹按：近年以來，兵驕卒悍，[illegible]

南京監察御史林若周乞歸終養，許之。若周，福建莆田人，初為惠州府博羅知縣，德政撫治，民感動，時草寇猖獗，官兵莫如之何，周親督衆擒獲有功，遂擢取御史。是歲旱饑，盜賊蜂起，周條陳時政急務，恤民艱，甚有體。上勅諭有曰：抗章陳剴切之言，披瀝展激揚之志。屢任不一月而三上疏，以忤當事，力求去位，時尚三十一歲也。時服其高。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不法事，命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之，革其護衛。先是　上怠遊無已，儲貳未建，且納都督馬昂已嫁妹於宮中，外議籍籍，宸濠遂懷異圖，陰養盜賊亡命以為爪牙，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肆行劫掠，而歸其贓於寧府。宸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焚其家，恃寧府金寶賄為巢穴，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奏南昌兵備副使許逵捕賊首吳十三等，以獲繫南康府獄，宸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劫奪獄去，且謀去孫燧以息罪，乃復令南昌生徒頌己孝行，申奏及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之。朝廷褒獎，以固寵。擇差人賷金寶於權要，且囑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若與蕭敬言，事成即與吏部陸完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湯沐、梁宸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方隆，太監張忠附彬，與朱寧有隙，皆欲借彬以傾寧，及宸濠等奏至，忠因譖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罪不赦。陛下不知乎？奏內稱王孝識，陛下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識陛下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宸濠，助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方絕之，與楊廷和俱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乃密授意於蕭淮，使論之。大略言宸濠淫刑立威，聚兵構謀，諸所反形已具

逮太監蕭敬秦用盧明及陸完錢寧臧賢俱下獄籍其家以交通宸濠也惟蕭敬罰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嘉靖初秦用陸完皆發充軍餘俱死于獄

謹按守溪長語記籍沒朱寧家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三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二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五十箱物不可勝計嗚呼彬籍八百萬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劉瑾朱寧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國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膏腴安得不竭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守仁督兵與戰賊衆大敗宸濠就擒江西平先是朝廷以福建軍亂命守仁往撫處道吉安聞南昌將至豐城宸濠已反密遣內官喻才率兵邀之豐城知縣顧泌奔報守仁乃棄所乘座舟以小舟潛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璉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承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闢或閉濠克之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掠殺掠爭取金帛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圍攻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破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遣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鋒邢珣哨從之賴兵奮斬賊首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爲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諸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衆殺溺死者萬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旣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卽痛哭且曰昔紂用婦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婦言而亡國家悔恨何及

八月下詔南征太學士梁儲蔣冕扈從時王守仁擒宸濠捷音嚮未至京諸嬖倖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而 上欲親征南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 上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 上令追回待至南京另奏中途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西已寧屢請迴鑾不聽

九月 上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統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前往江西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功時江西已寧忠等搜求黨羽羅織平民妄濫誅戮以爲功而沒入其財貨軍馬駐省城五閱月糜費浩繁江西之民不勝其擾

謹按秉奉附許泰許暉嘗凌辱守仁以爲功杪張忠及泰等俱以罪廢斥嘗文徵秦蕭日南征諸臣罪人已就擒繫出師地方已寧乃縱民秦建射虐擾過朝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謀先朝於激擊者圖是於許建他人成功推爲己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擢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府知府邢珣爲右參政以擒宸濠功也先是宸濠反江西諸司無官者三閱月至是始銓補

○改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

謹按王守仁浙江餘姚人字伯安號陽明守仁自幼聰明才辯超名登進士授兵部主事論劾劉瑾謫龍場驛丞以言事謫貴州龍卓氣節一時推重瑾誅後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撫南贛等處軍務甚平劇盜至是復倡義討賊寧藩之變動業益盛

多有 旨禁約人民不許畜豕及易畜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以俗呼豕爲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邇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將所養豬以盡行殺賣減價賤售小豬埋棄一時

梁儲奏正大祀

守備所以謹非常

駭異。

庚辰正德十五年。

正月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親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徵根無人臣禮下視公卿皆懾不軌將山西喬宇為南京兵部尚書獨任晉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毋事稍裁抑之彬亦徵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督府遣人來諏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輟彬毎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遍宇毎得旨乃請面奏彬計遂不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左侍郎兼學士石寶侍講學士李廷相爲考試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故未廷試

楊廷和請迴鑾

三月楊廷和毛紀題請迴鑾舉大禮以安人心切惟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葬在二月二日禮見卽時將朔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　上詔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變不報

毋致事務久稽

五月江西大水

秋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泝淮湘登武當之意徵

梁儲請迴鑾泣跪行宮門外

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將晁自執章奏懇請迴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

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迴鑾儲等乃起

十月　上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是月

宸濠伏誅

上自南京班師凱旋

十二月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樤等皆伏誅先賜自盡乃燔其屍而揚其灰○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未抵任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先是世寧以論宸濠謫戍遼東及宸濠反乃釋還鄉自便

世寧以論宸濠謫戍

旣而又薦起之遂有是擢

謹按嘉靖中胡公世寧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切極廉貧甫天性直約仕垂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食儉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儲廉無餘粟兄弟諸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憂國憂民之心老而益篤觀奏議十卷可見矣

崔銑論閹人

崔侍郎銑嘗記日自閹人欲大用八人思卷君以極其欲而焦芳爲八人又黨劉瑾傾劉健謝遷而士禍作自論若歌司馬之為宰而黨與分自瑾伏誅而彬自柄兵言官畜言之塞仕選秋先寧以恥而劉門刺火江彬入而宸寧與宮輕而斬氏濠而犯寇大利朱宰逆面遲李世宰書沈之持法而媛許嫁之死義噫夫悲哉若人敢奚有底于患哉

辛巳正德十六年

上還京

正月　上還京

謹按嘗觀於正德之際可知　天意有在我成廟之元良正德以至於滿危者有亂事爲者漸王隆十常侍唐元和其錄之堂也流賊之設運天入當而亂而河南開平江西之變無異於漢之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宸濠之變無異於漢七國晉八王之亂也召兵入京師燕其兵何逆召董卓之禍無異於漢寺王之亂此來或樂禍萬幾無具泰際漢元之季也武皇之崔一朝戢在下逆已不亡正尚朝綱是救者而國家之安如磐石豈非天意有一於嘉靖之初以整綱

皇明於不被乎蔚然矣

屬當素輕之實

輕之實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傍，幾危宗祀。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以為團營。成化初復設團營，簡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為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孜焉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兵名徒存；貧難者飢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襤縷，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為國以捍禦百戰之虞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為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以一歲計之，該

團營選取老家

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豈不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遷延月日。旋置軍裝，清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曰是不堪用，徒費錢數也。中外皆知京軍為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嗣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擊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彼邊人輕犯中原之心，不可開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矣。夫今不為，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痛海侵漁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脈者，庶其在此也。

官事不寒之戰心

一清老營積弊之法

謹按，此疏言一代京營始末利病，燦然如指掌，百萬粮餉而歸息之一無所用，言京營而天下可知也。愚謂有兵若此，不若無之。兵而養用易若此之，而從者皆焉軍伍之不充，都司府衛各置將軍官而虛差，御史■■之亦焉，愚甚矣。觀近時事，益可觀近浙西■作朝廷設七省兵計之三萬，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當■■調浙廣之當兵萬兩之餉，兵與夫召募山東之鎗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西也。嗚呼，衛軍無用，易若去之，奈何猶役民膏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焉耶。或愚以為不若嚴軍伍，清濟軍官，勿置勿養，任其消耗，而發事於隨圍里，歸民社之制，以徹冗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可久可期。夫治國猶治家也，治家者必畜貓以捕鼠，畜犬以吠盜，當見今人家有畜貓不捕鼠，犬不吠盜，則汲汲然思易之矣。嗚呼，謀國者察此息遇乎矣。

王鏊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粮、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粮稅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庫俸銀及折粮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盤、水礶、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

謹按，此載朝廷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賞賚、宗藩祿封所費軍費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九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三，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員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粮俱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並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稅粮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粮，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十五卷終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十六

溫陵　臣　陳龍可　纂輯

瓊山　臣　丘濬　鑒定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皇考興獻帝憲宗皇帝子分封湖廣安陸州弘治丁卯上生于安陸今改為承天府武宗崩世及叛宸濠寧王嗣位在王武宗正德十四年反誅遵皇祖兄終弟及之訓迎世宗于興邸入登皇帝位建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壽六十葬永陵）

正德十六年

四月二十二日

上即皇帝位至明年正月改元時武宗是年三月崩于豹房無嗣廷議以興獻王長子為憲宗純皇帝孫倫序當立乃謹為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遣官迎取

上來嗣皇帝位越丁卯遣司禮太監韋霦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金符往迎戊寅至興邸

上迎于國門外既受詔乃登座受符謝羣臣四月壬午辭園寢癸未發安陸　上母太后蔣氏戒曰吾兒行荷重任毋輕言

上嗚咽曰謹受教道所經屏絕諸王有司餽獻命從官約束隨衛毋擾民丁亥內閣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擬儀狀由東安門入寓日百官朝見勸進擇日即位癸卯至京師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時久不雨俄而大雨滂沱頃開霽景象一新識者知為中興之兆云

讚按（大倫曰正德丁卯歲河清者三日慶雲見翼軫分而上于八月十五日生　神武英斷倚寧否再振　太祖之烈）豈偶然哉

五月　上諭群臣曰朕入繼大統母妃遠在藩服皆切瞻依即遣司禮監書春往興邸奉迎○南京給事中孫懋上端本正始疏一卷益德二正聖學三勤聖政上嘉納之

六月江彬伏誅○議大禮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

上宜以孝宗為考而稱興獻王為叔父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獻稱考而願謹益王為叔

上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議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為得禮興國祀事當屬崇仁王俟次皇子生復承王後情因允愜不報○張璁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若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為皇嗣育之宮中猶有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為孝宗後也稱興獻以皇叔恩既不安矣稱聖母為叔母得不為皇上臣乎請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可請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號聖母亦以子貴尊與帝匹庶全父子之倫而不失尊親之孝矣

上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因諭廷和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

上乃召廷和等入諭且手勅曰卿等所言亦是但罔極之恩不容不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為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為子之情廷和曰禮為人後為人子所生者為伯叔不當降其服且與其名也臣不敢阿順封還手勅

九月癸亥聖母至通州以徽號未定駐留不入

任私恩而忘大義

上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皇太后願避位奉
上母歸藩，群臣惶懼不知所裁。至壬午日至京，由大明門入。
上迎於闕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太學士內閣
楊廷和上疏言曰：興獻帝后尊稱已極，若復加皇字，與孝廟、慈壽所
稱是，惇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不塞責。
上下詔諭之曰：罔極之恩，無由以報，其勉承朕命，聖考稱興獻太皇
帝，聖母稱興獻太皇后。又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加
皇字，毋爲托詞。吏部尚書喬宇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云：皇帝婚禮將興，其加興獻帝后皇字，朕不
敢辭，爾群臣其承后旨。廷和等乃乞罷歸，不報。

率百官爭皇字不可加

壬午嘉靖元年

火災清寧後殿

正月，追錄平濠功。○禮部尚書毛澄等上言
皇上加恩本生，御批帝后之上又各加一皇字，紊于正統之親，無別
何以告郊廟而布天下也，不聽。○乾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
迅，且迫清寧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
中鄧繼曾、王事高、尚書喬宇等亦各上疏。

上心動，從廷議

上心動，乃從廷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
爲本生父母，不稱王而給事中朱鳴陽因言清寧火災，猶厥咎徵，興
禮失中，實爲厲階。蓋禮既徇私，直言者始不見用，希進者恃藩邸之
私，而易濫始多亂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壞，戚畹恃宮掖之私
始得豪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敢干預。惟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以端本而消禍亂。不報。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謹按：世廟神武英斷，所行皆懲前事之戀，從諫如轉圜，聞者若不及。而修此激變一事，群臣紛紛爭之，如聚訟焉，至有因災爲諫不聽，有以亂爲諫不聽，有牢先朝故事諫不聽，又有率群臣哭廟諫不聽，何牢不可破如此也。蓋有說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我世廟以親爲己身所從出，不忍以己爲皇帝而親不得爲皇帝之父母，故欲加一皇字以伸己孝思之情，百官爭之不得，觀過知仁，世廟之過也，於厚者也。

李隆殺許銘

陝西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實總兵
李隆以私憾嗾部卒殺之，及揭報兵部，則稱銘酷刻激變軍士云。
二月，詔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敬相皇考孝宗，訓育朕兄武宗，
爵有令聞，皇嫂表正宮闈，母儀有年，聖祖母貴妃事我憲宗，滋隆
啓佑，本生父興獻王聰明仁孝，本生母興獻王妃莊敬勤儉，誕育朕
躬，丕承前烈，謹奉冊寶上聖母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曰
莊肅皇后，又奉聖母懿旨，上聖祖尊號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

三月水災

曰興獻帝，母曰興國太后。大禮既舉，洪恩誕敷，布告天下。
三月，以水災免河南開封府及汝州秋稅。○給事中史道疏：更武
宗弊政，救災乞休臣工，黜奸邪，開言路，慎賞罰，行仁儉，以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上嘉納之。○上念翊戴功，封廷和兒紀爲伯，給誥券世襲；及壽安
太后弟邵喜、興國太后弟蔣倫各封伯；壽寧侯張鶴齡加太師，太
監張銳等九名，承奉官等二十七人，皆授太監，加祿，廕官其部寺堂

各賜金綺有差

諫各賜金綺有差。
四月，陝西巡按劉茂隆劾總兵李隆以私憾嗾殺巡撫許銘，命逮勘以
聞。○正德中，北虜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畏其子報仇，走涼州與阿
爾禿厮殺，萬乞我贍土住牧，守將難之，亦不剌怒，大掠，保匿往西寧
外境，攻破安定王族，繼據西海，其子麻八台復合保喜落兼有西土，列

當天下月食

漢人斷匈奴右臂意

嘔暇班板册打力諸部漸梹西境給事中張翀蜀人也上言西土諸番南距松潘迤跨耳蘭關匝千里北廣人稠國初撫以爵賞啖以茶利非徒藉其互利亦漢人斷匈奴右臂意也今虜乃併有諸番蹂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向劍外其不爲膏肓之疾乎昔吐谷渾以遼東鮮卑西併諸羌遂爲隋唐歷世患況虜既有定穴而復熟以富強之種落乎及今不治爲患不細疏下本兵御史盧瓊言○景皇帝當也先犯順之時爲正位守國之計而纂修實錄止稱郕戾王附　孝宗以始終典學之聖爲太平守文令主而實錄成于焦芳之手未免是非倒置乞令儒臣改撰不允

孝宗始終典學之聖

禁閹人弟姪乞錦衣官

上從彭澤議禁閹人弟姪勿得乞錦衣官以撓國是著爲令

汪珊疏上十漸

七月汪珊疏十漸曰皇上即位之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得濟移陰假一漸也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心實疏遠二漸也初罷諸不經濟祠今乃稍稍議復三漸也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得以新声巧技進四漸也初日覽章奏今或忽而不親亂憑左右可否五漸也冗食冗費初詔痛革今騰驤勇士不啜官是謂冗食御馬費數不稽是謂冗費六漸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封爵錦衣世襲七漸也初中官有罪一切懲以正法今犯法者擧貸免而罰金後將何懲八漸也中官有過者初旨不得任用今鎮守守偹稍稍營擬倖門復啓九漸也初納諫如流今言官論政事不便直批曰不准有司上好罪未正直答曰有旨所謂訑訑拒人千里十漸也疏下所司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謹按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故紂作象箸箕子有論武王受獒召公有諫今汪珊十漸之疏誠防微大訓豈與魏徵後先媲美哉世廟疏下有司亦可謂虛懷納諫

八月南京風雨暴至江水泛溢宮闕城垣大壞民多溺死勅諭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弭災傷併遣官趨視賑卹被災之家

道學宜宗朱熹大明

十月給事中章僑御史梁世驃言三代而下道學至朱熹大明近有倡爲異學者以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熹爲支離宜嚴禁以正士習

欲成正大光明之業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崇正學欲成正大光明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文辭艱險有傷治化行督學禁諭焉

張原疏劾蕭敬

上即位屏去舊閹谷大用丘聚而司禮蕭敬猶任事給事中張原疏言敬向通寘濠巡按程啓充籍出私書而奸黨情狀稽據尤明臺諫疏章屢上而陛下猶委以機務不知何取于敬也太監劉恭厥養王諒指爲敬腹心招權納賄並乞斥黨不報○給事中張翀請查革各省鎮守內臣以復祖制不報

上講學新政二篇

十一月丙申壽安　皇后邵氏崩○大學士王鏊以上遣使存問疏謝因上講學新政二篇上嘉奬之

十二月群臣俱奏壽安　皇太后服制已滿乞漸從吉典御奉天門視事久之乃允仍命不鳴鐘鼓不鳴鞭

癸未嘉靖二年

黃臣以地震劾蕭敬

正月應天鳳陽山東河南陝西地震給事中黃臣言太監蕭敬久竊重柄復開傳乞之門地震之變職由斯人乞速斥逐不報○太監趙山死以從龍功陞其子雲爲錦衣指揮太監楊忠丘清死復援山例陞養子楊倫丘麒南京守備戴義死復陞其從子戴錫戴俊太監張欽請陞養子李贊

撫以報復而窘辱主事羅洪載內監揣私鹽而扰解巡檢鄭景賢
失政之大者不報
十月科臣夏言言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為倭夷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況沿海備倭并衛門廢弛可知宜為區處乃遣給事中劉穆往核其事○永福長公主[illegible]宗妹也卜以十月于歸察寢將孝愿
太后服未小祥而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科臣安磐言昔唐衡山公主適長孫氏于志寧以太宗服未除為言高宗從之閭閻小民有斯喪者不得婚嫁今 太后几筵未徹而輒行婚禮何以作極且駙馬雖賤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乖謬況婚儀節尚未定議亦宜酌裁以復古道不聽
十二月光祿少卿管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微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謹按授時曆法算起于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曆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有奇是天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有已在人元後未惟以每年增一而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甲子為曆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曆元者殊以世遠難稽故截去始元而以辛巳耳
劉暇等繫久所司具奏上得旨劉暇編戍顏如環削籍黃國用遠論科臣劉濟言罪至戍邊亦重矣劉等罪不至此而故為苛法且繫執于羅織之門鍛鍊于武夫之手而裁決于內降之旨何以示天下不報 上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飢饉不必遣官及科臣張原等各諫上不聽命廷和擬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後亢陽為虐入秋米又霖雨不止飢窘非常正供不給淮陽徐邳田廬淪沒幼稚計斤而鬻毋子墜水而死更重以織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乞慰留不報
甲申嘉靖三年
正月南京地震有聲○五星聚于營室○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 皇上非為人后而為入繼之主當考興獻帝母興獻后併錄都御史席書吏部方獻夫二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會文武羣臣集議先是上遣司禮監諭廷和加稱興獻帝后皇號廷和言不可已而上御平臺召廷和蔣冕毛紀入見復以手詔諭加皇號廷和言奉迎之初正統本生議已定豈得不顧義理徇情而行皆不聽至是萼等疏入
上心益堅○禮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萼等議禮非是
上諭曰正統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以聞○楚王榮誠以儀賓沈寶瀛上代府長史李[illegible]南京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與璁議合
上益必動命取席書桂萼并從里中起張璁詣京集議○興國太后千秋節命編各上箋賀賞賚倍常○南畿諸郡大飢人相食巡按朱衣言民迫饑饉殺食孫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堂以子鬻母錢

曹洪以弟殺兄王明以子殺父。地震霧塞臭彌千里時盜賊蜂起閩
廣高密豫楚間所在成群。泗洲洪澤江洋盜艘動以數千疏納
上即命戶部侍郎席書籍獲藏截漕粟賑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
淮鳳二府江盜動掠江伍文定擒捕之
三月修撰舒芬御史朱淛等各疏言
皇上孝事兩宮宜如一日興獻 太后聖誕既已朝賀今 昭聖誕辰
還傳命婦免朝禮數頓殊關係不小況當議禮紛更之日此報一出人
心驚疑乞別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怒其出位妄言各逮訊
都御史吳廷舉上言大禮宜類編成書以正前代之誤時大禮已定
上報閣給事中張僑劾吳廷舉首鼠兩端陰附邪說劉稹又疏廷舉
欺罔九罪不報
五月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所由起引爲已
不能献納之罪甚切宜下鎮撫司考訊
上安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獻 皇帝神主○霍韜赴召力辯
二父兩統之非而席書亦上大禮考議璁萼至復上條陳七事
上俱留不報鴻臚寺少卿胡待言祖訓兄終弟及蓋嚴嫡庶防覬覦
耳廢嬰齊不受命歸父漢癘已不受命昭帝何必受命乃爲後哉帝
怒謫爲潞州判官
六月員外薛蕙上爲人後解二篇爲人後辨一篇上命鎮撫司逮訊
○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儀禮以干進不宜驟加清秩
上怒其排媢忠良逮獄謫補遂州南京尚書楊旦顏頤壽沈冬魁李

嗣充翟文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伍文定等各上言俱切
責之
七月張璁上言今日典禮禮與禮官辨晰列十三事以上一曰三代
以前無立後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于矍圃斥爲人後
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祖稱天子爲祖伯
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
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
假昭聖懿旨十一曰皇上於大行寿安 太后不得率百官終三年
喪十二曰新詔七宜改正十三曰甚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
罔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辨帝切責之
上厭朝臣居文華殿金文華徐獻民倡言諸疏留中必以 孝宗爲
皇伯考矣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 太后葬禮部尚書姚夔率百
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此我朝故事也楊慎曰國家養士
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邀留群臣于金水橋
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不力爭者共擊之于是何孟春等二百二十餘
人俱跪伏左順門大呼高 皇帝 孝宗皇帝声徹于内
上使司禮論退不從 上命錄爲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
八人詔獄楊慎乃撼奉天門大哭群臣皆哭声震闕
上大怒命逮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俱下詔獄併何孟春金献民等
二百二十人爲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杖謫豐熙等一
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瘡卒者十有七人
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井泉湧出病

古栢生奇花

森建熙醉禱有雙鶴飛鳴遶壇後毋卒王哀毀骨立宮屏古栢生奇
花二興香襲人人以爲孝感所致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
九月汪偉鄭岳徐文華與璁等辨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
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于是書璁獻夫會公
鶴齡侯勛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 皇上爲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宜
稱 皇伯 孝昭聖伯母也宜稱 皇伯母允合天理協人情
獻皇帝王別禰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于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 皇太后曰 皇伯母恭穆
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 皇太后曰 聖母 詔諭天下

謹按 陳建曰定此大禮似不須多言只以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一節決之足矣今 武宗無嗣 聖天子以 獻皇帝之子繼 皇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其倫叙名稱固已素定所謂天叙不可以人爲也得假爲人后者爲之子之說及司馬康國之議以亂之者哉

○安陸松陵

太宗不遷以爲法

上既改名顯陵等諸陵矣百戸隨全者請改工部尚書趙璜言顯陵
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 太祖不遷孝陵
太宗不遷皇陵可以爲法帝命多官集議席書等上言顯陵勢如伏
鳳氣結盤議之書與璁萼復言不可遷
十一月吏部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上疏曰群臣有罪宜下司寇問
理輕重誅黜皆依律斷今輒杖行于殿廷刑辱加于大夫非所以昭
聖德也下禮部議聞○許事帛商臣言臣以廷平庶獄爲職今群臣

群臣以大禮忤旨

以大禮忤旨謫戍者侍郎何孟春謫戍者豐熙等八人杖死者王思
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匪小願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肆繫
者釋之而正訐者之罪

遼賊聚衆謀叛

上以商臣沽名賣恩降二級調外○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
不軌入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令各鎮撫官逐捕並優
恤王冕○翰林編修鄒守益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授之統不可
一日不續特以武宗爲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孝廟毋昭聖以繼正
於本生之所特加帝之號則于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又加以 皇
考之稱去其始封之號則于正統嫌無分別伏望興獻帝尊號避

正統不僭擬

皇考之嫌存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不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益出位妄言而責唐皐張翀鄭本公阿意朋言各奪俸
三月

謹按 大禮非可一時妄議天下后世實于此瞻仰焉世廟以本生父母情欲兼尊故百官再三諫之不從至乃撼奉天門大哭嗚呼亦可謂切于斜諫矣而世廟堅不從且逮下獄杖則智以情惑明以愛掩故雖廷臣爭之如聚訟亦何益也后之君世廟者當各其大略可也毋以一時而梅大節焉斯爲銓品之定衡矣

請改以合天度乎

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攝欽天監事上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
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
自至正辛巳改曆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四分
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曆法雖名大統實沿授時之舊
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正一百四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
百四十三年可無修改以合天度乎不報
乙酉嘉靖四年

楊最請免貢 三諫不入子必從

正月寧波知府楊最言本郡僻處海隅地不產桑額貢綺繒市諸賈
湖乞改貢價料從之○巡按江西陳洪謨言禮人子事親三諫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前者議禮諸臣伏闕號泣誠爲有罪而揆之于禮亦有所本况何孟春豐熙楊愼湯留望置左右以資啓沃邑稱楊愼論思有體宜出禁闥以昔從戍張元毛玉死無以慰夷寥流落宜曲賜優恤不報

二月先蘇松常三府大饑詔緩征歲賦三十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寔昌言凶災之餘復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復議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徵之上從其議○土魯番牙木蘭據沙窩率衆侵犯肅州○日本宗設譏掠後入海島無可蹤跡獨宋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王李懌奏致其獲所得仲林望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者八人獻闕下命科道刑部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故緩斬瑞佐釋還國

三月修獻皇帝實錄○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下禮部僉議科臣楊言等復上疏請罷言下所司

五月四川兵備余珊致疏數陳十漸一紀綱漸頹二風俗漸壞三國勢漸輕四夷狄漸強五邦本漸搖六人才漸凋七言路漸塞八邪正漸淆九君臣漸疏十災異漸繁報聞

六月席書作廟議曰親盡之期與孝廟同

上曰何故對曰德祖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懿祖而下與世遞遷獻皇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 上曰既立別廟不與祖廟列奉祧將藏何所書曰藏王寢殿歲暮給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今特立廟百世不遷俾朕孝思

七月吏部奏御史孫元席春劉[illegible]皆官蔭子弟例宜改授爲按察僉事席春書弟也書乃激璁桂挑疏齊而上疏乞恩改授館職遂命春爲修撰璁爲編修科臣鄭一鵬劾書自召議禮偶合聖意而恣行胸臆爲弟乞恩與璁萼共爲鷹犬無復忌憚乞將春劉籍以明公論上切責之○勅建席書與與鄉祠于本郡令有司致祭從巡撫陳洪謨請也

八月致仕刑部尚書林俊卒病時疏言身後乞免祭葬以安存歿矜錄議禮諸臣以慰幽明延杖之法成化初皆厚綿重氈止以示辱近理亂政始辭不舊徒非仁厚之道也頃德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illegible]鍾速宜引用以裨聖德報聞

謹按 俊福建莆田人字見素爲人性鯁直正德時上疏劾逆瑾[illegible]論遷謫後又劾季綸芳僧羅輕自是立朝不妄議論直聲素天下尼尚引抑後進庶幾君子儒乎

十一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況廣東雲貴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不堪命不允

命再詳尚書伊訓併聖祖所製洪範註與近日御製無逸分爲三書共成一帙復命將皐陶伊訓無逸註釋名曰書經三要○太監李能言榷取山海關稅以備邊費戶部言關以詰奸非以嫁利元年奏詔罷革而更歸私門予不聽

十二月左都御史王時中條陳邊務三事推選軍以禦外侮蓄馬力以壯軍威明賞罰以勵士氣 上從之

上觀唐書見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忌謂侍臣曰當時不能使此賈豎兵政故忍肆桀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魚朝恩數輩皆極種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

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宋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
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極勢
之遂劫脅天子察與任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
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
而已彼既無威福之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
不敢驕縱也○禮科給事中楊言等從上疏乞罷世室之議其畧曰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 獻皇帝循爲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
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於天下大統無二可者章下所司

丙戌嘉靖五年

正月御史張衮乞宥伏闕諸臣吏部覆議俄報罷科臣[illegible]光[illegible]亦不報
二月虜犯卜剌任收守臺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水合渡河入套鎮巡官以
聞上大命提督王憲兼程赴任○科臣林士元劾太監芮景賢尚書
趙鑑論陳洗罪至獄爲相加夫洗爲不赦之罪而嵩乃欲撓法以枉
君父奸橫于胸臆及嫌加于端倚夫大臣體章下所司○太眞人張
彥頫以府第災請再造
上命有司造爲且遣中官往董其事科臣黃臣諫乞罷巻官御史雷
應龍請罷光祿寺歲供鳥獸飼肉一萬六千餘斤林豆五千二百石
命所司覈減以聞
三月廷試進士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御史鄭洛言侍郎張璁劾費宏受王綱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以罰
政本矣而人無非之者以戚垢納汙之量也以瑕蝕之言乞其可以
棄國柄矣而人無疑之者以其歸昵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論宏
以正足之義戒恐奸佞之徒各令據職別選賢良以副任使不報
五月御史謝汝儀言近日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旨尋復
其官天下莫不頌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兩上疏推轂賜能斥天
下莫不頌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袞請宥林惠等罪陛下既命
部臣議上矣俄而得已之臣恐歲月彌深死日鏈至 陛下他日
欲將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祺論內臣各大用不當召還而陛下
不聽臣恐絕用此輩根據日固威福日移陛下他日欲殺然去之
其可得乎伏願推擬衛道慮崔文之心者與恕余寬張漢卿郭勛
耕等而叙用之退王寶谷大用而別擇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
七月親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張嵩言廟享重典不宜遣代
又況臨時差遣號位誠敬何存上以嵩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 上欲毀觀德殿于奉先殿左問于宏一清等對言奉慈在西
恐獻皇神明未安
上曰建觀德殿奉慈無預勿多言賜前失宏等不敢復諍乞勅禮工
二部卜日營建席春等言災異非常大工宜罷不報
上御書十二言曰法祖安民奉天行道福善禍淫頒示群臣上更謁
世廟樂章迎神曰永和初獻曰清和亞獻曰康和終獻曰冲和徹饌
曰太和還宮曰寧和○命迭言節一犀牛一上命收畜內府因留與
大秦之御史張祿力諫不聽
十月 上製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
士費宏等各疏謝上奉章聖皇 太后謁見世廟
上諭輔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儀禮何如宏一淸曰國初禮制 皇后

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也聖母謁廟不可 上以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侍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 皇太后中宮宜先謁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曰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為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不可尚書劉龍曰 高皇帝率古廟見禮為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廟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章聖皇太后宜奉主後謁觀德殿以守祖法璁萼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禮未為不可因具議上尚書等不能難乃請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

十月編修孫承恩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法戒者櫽栝成詩六十首以獻上嘉納之賜名鑑古韻語

謹按我世廟從諫如流見善若驚可謂仁聖之主矣孫承恩乃以善惡編成韻語以爲世廟之法戒使之有善可備無惡可爲箴盡心當帝加納且賜名焉嗣君臣一德一心明良喜起之風復觀于我大明守廟闕矣

四川巡撫御史徐子選奏旌獎孝婦張氏

謹按張氏夫早喪撫有一子聘姑病篤二年餘躬事之如一日晝天而禱願以身代姑天見其誠半空有人語曰姑食筍好也乃天冬月無生筍谷山中而泣忽有老人持二筍與之歸拜謝老人倏不見歸以承姑姑病即痊愈上詔旌之

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以雲南地震災異上脩省疏嘉納之頒示賜皇恩紀含春堂併帝所製詩序于群臣

丁亥嘉靖六年

正月上御奉天門朝賀群臣命光祿寺賜宴大歡而罷大學士楊一清等各疏謝

二月降錦衣百戶王邦奇為鎮撫府王邦奇已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楊廷和子深怨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彭澤所抑乃上疏陳邊事誣澤與廷和請誅此兩人疏下兵部復上言費宏石珤俱楊廷和奸黨得奏欲搆彌縫而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薦臣蔣續令前後奏辭皆不得驗彭澤弟彭沖又為交通請托

上命下惇等獄令廷臣會鞫科臣楊言奏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帝怒其為大臣遊說鉤刺中譴繫下鎮撫司鎮遠侯顧仕隆覆邦奇所奏皆虛妄 上謫仕隆徇情曲護切責之以楊惇應匿卷宗褫職編氓楊言輕率妄言謫外任邦奇陳言希用降之

四月貴州奏地震有聲如雷三日乃止

五月京師雨雹群臣賀表上不允

六月初費宏議世廟止用文舞隨令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興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為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 皇上尊獻皇為天子父樂舞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為八八六十四諸侯六佾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六十八人王國朝宗廟文武舞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王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為掌舞羅祭統以翟為樂之賤者貴八声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者可乎

上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甚嘉之不用武舞為缺典即增之
七月壬辰南京兩直隸求直言以備修省
上諭講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擇其有關君德政事者直録其義
以備其所未曉大學士楊一清言經書淵微通鑑浩繁請日講大學
衍義從之○總理河道章拯言今濬渠有二處一曰孫家渡在滎澤
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
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淮衛壽春王等園寢為患叵測惟寧
陽縣東南一道通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
遷小河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庶
水勢殺而園寢無患乃為圖說以聞上然之命即舉工
九月徐溝縣民薛良誣張寅係妖賊李福達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
按馬録撫拾其事坐以謀反時武定侯郭勛遺書馬録為訟其冤録
并劾勛下刑科給事張逵等復劾勛黨逆命下繫法司會問時薛良
及証者面指寅為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具獄如江潮馬録
言上令午門外更訊頤壽仍執前詞
上曰俟朕親鞫于廷楊一清以輪對不親獄訟乃已仍會訊之頤壽
等乃改擬寅造妖言律
上曰妖言不見妖書令取原勘官面質言薛良昔與張寅有隙將李
午妄作福達並無反謀等情　上怒令下頤壽江潮馬録等法司用
刑推究時法司處無人乃命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
大理寺訊于闕廷具得張寅被誣狀
上怒欲坐馬録以死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録受死天下不服宜以故

入人罪未決者論永戍邊所釋張寅等頤壽江潮併原問官布政使
按察使李璋李珏章綸等官既而上諭楊一清等曰馬録首事害人
罪有所歸與其傷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
一清曰録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不宜法外用刑上不得已從
之
謹按薛良之挾仇誣張寅之受枉馬録故入人罪顏頤壽扶同抵罔世宗再令詳讞寅得辨雪録乃遣戍值無辜正法律其英明果斷蓋千載所無録論其情欲置之于死而被其罪姑重之以律一清又折獄之妙恩君不廢法民不稱冤仰見聖斷何以加焉
張璁疏請各省鄉舉俱照兩京例命京官往試京闈分考亦用甲科
以羅真才從之○李福達獄平賜璁二品服金束帶及入閣賜玉帶
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繆楊一清曰耆德中正曰繩愆糾
違翟鑾曰清謹學士繩愆輔德桂萼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各銀圖
書璁等疏謝上又慰諭之
十月初哈密為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城並倚堡以居管
田以耕種臣因撫留之時其酋長以屋地不足奏請量給提督尚書
王瓊言土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要
有所求且戎性無厭將來何極上從之○詹事霍韜陳數事一言洪
武中令天下多栽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漕一滯河遷徙南土
淤荒將安仰給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栽種桑棗此今日急務
也一言永樂中命有司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覈兵
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
衣食之原請勅巡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于陂塘湖偃可蓄可洩
者皆因地修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

二月王守仁因病篤離任遣兎南安守仁方畱離任不暇奏請吏部以情有可原乞從寛宥

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臣周延疏救不允謫補外○以桂蕚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會議王守仁功罪桂蕚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晩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其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瀆天聽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誠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　上曰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用詐任情壞人心術邇來士子邪說皆其倡導至伏義討賊功固可錄所封伯爵俾令終身後有暁襲邪說果於非聖者罪之

三月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瘞遺弃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盗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遅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之○五色雲現于東南群臣賀表上從之

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愼○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修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　上曰今後不必選行自吏員只經術可以充政治者間有弗称者令外補○上命大學士楊一淸等修會典

五月更定冕及諸侯朝祭服制○大學士楊一淸上言京營將領多係勲臣世胄實荒紈袴之輩宜倣弘治間劉大夏所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偶坐事閒者悉取來京付以兎選之任從之

六月浙温州有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中金殺王海之亂科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海控制九江安廬淮揚蘇松諸郡從之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盛補以傷差徭緊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小民根本之地宜爲可慮海戶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謹按上方惑於□□□□□□□□□□□□□所倚信而楊一淸爲上信用類科幹旋其間故言官論劾詆部執奏無或阻撓其中人寵以私法非一後如何日平沒矣

八月科臣陸粲言兇犍傀愎自用執拗多私而其術猶陰爲害猶甚若其外若寛迂中實陰刻快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蛇蝎猛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上以負其宿義朕不敢私于是令還本職還家省改以背後用爲致仕

九月禁宮諸鳳閣獲刧楊一淸致仕兇得入內閣鼎復散官致仕

十月朔日有食之○廣西吉慶侗苗鬼為翰林學士桑寨王瓊督兵衛之廣得利失瓊請自歸兇苗翰林三千餘甲兵繒緊而民賴以安○雲南總兵沐紹勳以韜軍多冒延名伍以寵倫者令覈之諸冒者怨聚衆拒捕毀門軍之系御史巡按劉臯劾總兵及黔國公沐紹勳太監杜唐命令致仕劉臯糾劾太過謫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御命

萬里之外操縱舒慘人莫之違者所以尊朝廷重名分也軍卒一譁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上切責之○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踰汝寧目擊光息蔡潁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刈蓬蒿而問之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止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螫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貢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及陝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疏留下所司

十二月虜寇大同編頭諸関本兵推都御史王憲提兵討之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失色闕廷

上怒命逮訊下獄林仕元疏乞宥削籍

謹按劾烏思藏宋琮等先受官入貢世爲藩籬成化後猶上爲邊忠志請討諸部督師討之不克由是義入殺掠番族劾王瓊議欲請被入境即以大兵搗其巢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乘虛入寇殺掠上命瓊討之瓊計欲兩千騎必覆先寡乃連遊擊彭英都督劉文等兵自固原至兆冰分據要害且戰且剿凡擒斬首六十五級斬首十六級俘獲首百有七十四釼以寧

庚寅嘉靖九年

正月上元上御文華殿觀灯臣民同樂不禁○上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又頒太學衍義于廷臣

二月太學士楊一清卒清爲人器宏識遠有文武全才功烈在陝右著嘗擬修花馬池邊墻而復河套及勸逐海西殘虜皆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存入多秘者若所誅已而璁萼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助時璁萼柄國清稍示裁抑其党極力攻之誣以賍罪清既去復興許獄証成其罪削籍董居忽忽不樂疽發背卒卒之前數日猶自疏辯言身被誣污死不瞑目

上聞而憫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爲親蠶殿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蚕上以其疏示璁璁請擇建壇制詔如議行

皇后行親蚕禮于北郊祭先蚕氏

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乃建北郊順天地之至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

上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蚕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

上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鄭文憲言郊祀親蚕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蚕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　上責其黨附和降邊方雜職

六月禮官李時與璁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大興隆寺從之科臣高金因請邵元節李得晟真人號上令錦衣衛逮訊所使禮官告撤廣孝以正祀典容元節以隆祈禱昭國典之大者上悅釋金獄○大明集禮書成上親製文序之

七月戶部主事趙時春言邇者因災求直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屡至盖緣靈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鋐遂進甘露矣徐瓚及范仲斌進瑞麥矣指揮張楫又進嘉禾矣汪鋐楊東又進瑞花矣禮部又再請賀矣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鋐徐瓚楊東等

叨列寵臣體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脉利徵䄵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擅權而流謗者也乞嚴加禁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納勵廉恥急者三曰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疏上下錦衣衛捕訊

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叢爲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乗時修復埓堡邊墻從之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謹按 吳節登曰宸濠之平張許屬其節子伍大其烈而中其忱宜其忠勇則文定也昔雷孟春面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致保全城陽與睢陽稍著猶世一例焉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爲所陳略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下根本之慮爲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諸勝之教姚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此教以敦女習但蠶勝人只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讀淫褻邪僻違祖訓飛禁指腹結親之弊○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簠豆用十籩用六佾立敬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公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璁議也

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陰雲如夕自辰至午詔求直言時夏言上疏言日食如夕土群陰壽蝕之象也海內不時必有寇狄跳梁侵犯中國之邊國稍加慶賞以張皇國之威靈也從之

謹按 夏言日食上疏仰擊好大喜功之譏然時年操武世治玩延言之先見其微而因事納忠後不數年果然敗絳起所言豈虛哉

辛卯嘉靖十年

正月上奉天門出朝群臣畢召張璁論之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 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三時祭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洽以孟冬中旬擇日大洽以 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創歲暮序行于奉先殿庶祭義哉明邪論不惑即會禮官李時議上或咨夏言助之惠如詔議聞乃行乃命禮官設樂如九廟狀舉太廟南向而群廟遞遷就室各南向遷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諡文襄

謹按 文襄公遇際聖主當日月之大明一言遇合驟致通顯豈肆業識有足自解者陛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進不能其叔然哉

張璁以名有嫌御諱請易名 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旌表貴州包琦孝子年十一知割股供親 上親書稚子知孝四字獎之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祫禮于大廟神牌稱皇初祖神也

上親行耕籍禮于郊○删九嶺○尚書胡世寧卒寧爲人風采峻整自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典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關留都新河及閉關以棄洽寄一議

充爲謀國石瑤卒贈少保諡端敏
五月旱 上親禱雨于郊壇三日用大雩張孚敬率群臣奏賀
上不許○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諡康惠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修省○行
人司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室留親王一人司香名曰守城王乞選
藩邸擇賢而親者迎取入京
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大常卿彭澤疑事夏言同年時言數以事
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歡孚敬謀所以傾言者至是侃倫携掠草所
自爲疏乃徵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之言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校同者致仕去澤遣戍侃
爲民○彗星見于東井有尾如斗柄
八月行夕月禮○無逸殿豳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御史周相言國初鹽制每引約銀八分 永樂中輸粟二斗五升價
平遂足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霈次製之存積什三不時遞放
成化中每引三錢五分正德中四錢今六錢矣而無藉之徒援托權
要有占中買窩之弊鹽商上納有輕犯包攬之奸各場官攢斗頭火
耗勒借需求守候鹽驗関須勘刮名曰六錢實將倍蓰商不得不爲
夾帶計矣此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不若以利通商使之赴
邊遠以輸粟之爲愈也商人方若正鹽赴邊正引之難納銀運司之
需敢望乎報中引目不肯置支徐爲夾帶計而各場餘塩悉爲夾帶
官司不爲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閑中不時之需也而
今皆爲運司餘課倘邊境有急何以濟之乞勅戶部計圖久遠上詞

其功中時務詔如議行○晉王知烊奏嫡母郭妃及生母彭氏甚努
謹毋妃喪號痛幾絕有綉芝產于寢宮白鶴旋盤祭所人以爲孝感
所致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
逮何雄下獄
謹按廉耻者人身之大防也節義者人之貞操也毋論貴賤人皆有之此人之所異於禽獸也今觀何雄二女欲歸樂戶不從俱溺死是民心存亡不至澌滅謹謂二女一女流也 世廟詔立雙貞祠祀之正以重禮法俾夫婦之防也
壬辰嘉靖十一年
正月星隕于地光芒亘耀南北○南京御史馬馭等十人劾尚書王
瓊上怒詔下獄○賜宴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大液池賜酒饌珍饈
大宴而罷孚敬李時表謝
上諭之曰朕夙夜而思不知如何上同堯舜之治卿等當勉力輔朕
以休朕願治之意乎孚敬和首而答曰陛下此言何憂治之不古若
也○始行祈穀禮○御製西苑祝谷祗先蠶壇且賦手授孚敬因命
孚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三月殿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林寨大掠官
兵追走下海而去
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同孚敬入閣辦事○夏言
請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番授入幾二百人
以宗芽木蘭爲詞要賞不貲乞勅都御史趙載查勘定數勿令濫欸
之靡名失禮與之上從之
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瓊卒贈少保諡恭襄○尚書汪鋐相依

陳江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進沙船興販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巡紅一督捕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聽調遣疏上得旨兵備不必多設餘俱如議行

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望宿若漸至亢氐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九百十五日而滅○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太廟封其後與徐達並部議以劉基帷幄恢復中原其功實多太祖召諭再三許以世爵丹書之誓但存鐵券藏在國史願與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湯和鄧愈胥許傳襲

謹按我朝自孔明而下智勇兼資若劉基者征北伐左攻右討身為倡而不世之功也而我太祖止封其爵伯而不世者豈我太祖鼎薄其功哉曰非也蓋盟藏對匪益諸天之靈也剖符以天道為心故以基蒲璽為方載此后世傳撫之所以深也故我太祖正欲其心其孝今我世廟亦允李瑜之言亦一德先后揆洪矣

九月歷代帝王廟成○以汪鋐為吏部尚書科臣樂洪劾鋐奸㜊上怒命杖洪俸○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屢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汪鋐權攬搆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辯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媢嫉愈甚乞亟罷以回天意 上曰秦鰲言出忠誠令孚敬自陳準致仕○侍讀學士廖道南進講請罷無益之費罷不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甚張之職務敦寬大之體

上諭李時閣之今條例以聞

十月編修楊名上條省疏言汪鋐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 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給于乘譽是偏于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 上怒收繫獄訊鋐其疏詞名與延和同里思為報復 上益怒命究主使名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鞫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清華殿翠芳亭錫芬亭翠月亭工成上親製文字書之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兎汪鋐等各獻詩章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上元 上御文華殿觀燈召張孚敬諭之曰君臣一德自古為難朕欲令春更始一代維新之治親正人遠憸小而君臣上下皆一德一心不知如何而可也張孚敬曰君擇臣臣亦擇君願 陛下持明哲之體而不為欲奪斯所親皆正人無憸壬矣

上嘉納之○直隸巡撫馮恩上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鋐方獻夫之奸不測 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請孚敬根本之蠹也鋐腹心之蠹也獻夫門庭之蠹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 上怒逮繫即訊○汪鋐訐馮恩詣不法事摘疏言孚敬專言當上言大臣德政律斬時鋐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繼之久當自敗耳遂得長繫待讞及朝審汪鋐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闕跪鋐令番卒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為厲鬼擊汝鋐曰吾且殺汝俟為厲來未晚也且而自為氣節乎獄中受諸饋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爾且獄中死囚皆有官罪累八而婪其貨乎汝受其金權起鋐斃王璠起滁非可擢髮數耶鋐起欲以手批之為同僚所格遂奮情直應決王廷相曰不可我朝一百六十一年不殺一言

慕事乃出一家

管香倚安得作偽　上微聞其言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
鼓言寃子焉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剌血書
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
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其貰之遂得減死戍雷州○河南巡撫
吳山獻白鹿而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祀儀上褒美焉賜
白金綵段疋○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
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
行以資治化
四月應天巡撫侯緘獻白兎上曰白鹿鵲兎疊至重出以明示天下
勿來獻尚書汪鋐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褒答之

治平之道備在六經

五月召還○閣臣復任
六月□□出畢录
七月本兵奏革蘭在河外歲費縣官錢宜復屯政從之
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存西苑新稻于內殿
十月朔日有食之○星隕如雨○皇子卒○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
城左淺濠四十里以遏虜騎而檄趣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
十人共殺瑾巡撫潘倣疏偵官祥刻激兵怒變請量勿問總督劉源
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宥脅從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机勦
倣乃討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大寄
今復戕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請脅懼怖乞源清曰甲申之役

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
乃皆脅從者因故縱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諸卒拒不納源清
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諭令罷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更據
城叛允中改擒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黨與俱
亂少頃郤永兵至亂兵迎敵殺參將一人倣馳往諭應曰城外是誰
還兵尚貸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王繼祖巡撫
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之蓋應其北連虜誅也源清乃言宗室
諸官恭以從賊本兵議還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至專發書穴城
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郤永禦之不利諸卒
鼓譟應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爲醉虜留精騎犄角我師而分掠應朔
諸州諸路戒嚴

上納夏言議諭曰叛卒誅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郤永源清
貪功冒賞妄稱虜援以欺朝因激賊大同北門要地　祖宗所遣必
欲城破人戮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罷黜二人別遣大臣偕巡撫
渠魁源清乃休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毋攻城城卒登陴慰
曰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發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遂
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餘級獻轅門繼祖乃入駐諭撫
眾濟瓚驟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顧明御史蘇佑亦至會飲
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論固亂之罪源清郤永下獄源清削籍永降
級立功潘倣孫允中原戰致仕張瓚樊繼祖並書有賞賜有差○蘇
縣　皇太后翁張鶴齡延齡先朝時寵驕縱
正德中有告官祖有子鶴齡爲延齡奴父子不相能祖表延齡等與子

郎官極至靡尋諸單疑是詐爲脫經者復誤亂併官校悉置獄鞫
等官通下本兵議侍郎林廷昂諸親諸訪摘報可
八月科臣楊僎言建文諸臣鐵鉉張紞陳迪齊泰卓敬胡子昭景清
練子寧黃子澄方孝孺等忠義凜然宜加官贈諡錄其子孫是言獲
諸臣悖君惧國僎不識諱忌上責僎姑宥之○貴州諸生附試雲南
道理艱阻禮科田秋 請鑿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
五人○上與輔臣從容評論諸臣曰王廷相賢矣深材甚正聶賢尚
徒恨奏鑿聶汪鋐無定見考察後多枉抑費宏曰近部中與霍韜爭
上曰若爭鋮猶是特留使韜爲尚書部事益敝他日又曰張孚敬忠
誠才略但不恃人材耳咸服上藻鑑云是月中虜以數萬騎犯大同
時總兵張鳳以六步不敢進敵有生員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斤
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當韃
之戰虜衆我寡虜等圍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
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曾群易見其獨步無後繼
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遠人哀之
九月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諭之曰朕今日觀與卿等出
遊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甚佳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露其後
述王業以農功爲重而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所采豳風西長
句東西小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艱難之故而自儆尤切宏因釋
姚鎮爲三邊總制上命賜酒飯遂起鎮用焉
罷吏部尚書汪鋐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曾翀獄詔杖訊降給事中
孫應奎御史曹逵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鎧應奎及曾翀論鋐奸

邪誤國鋐上章自定
上慰留之召費宏李時諭曰鋐尤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
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諭鋐鋐始引疾賜還乃出翀等
疏責諸臣廷杖降級有差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費宏卒于
官賜太保謚文憲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辰自言有文瑞慶雲見於下陳愚言請擇日進視
上曰如孚之務以文飾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進大內
丙申嘉靖十五年
正月三邊總制唐龍請敕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死敢
之人分番游邏探進兵之路與往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誘搆
之釁聞燒荒之舉審摟伺賊動靜爲在廷正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
從之○詔復故學官秩優加郵典
錄平涼陽應奎功陞巡按御史爲大理寺丞餘陞賞有差○虞道南
言九廟鑿成請撰樂章頒上獻命付史館
二月兵部以 聖駕謁陵上請防守事宜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
少田地荒蕪 皇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如何處置對曰昔在濟曾議
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輔昌平爲北輔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
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
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詔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俱允之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黔國沐朝輔董募苗兵萬方鮮爲前驅獲其
諜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累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方鮮等授以官爵○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奏言刻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官不書名
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考官江汝璧歐陽衢廣東巡
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諡文僖
謹按 清先朝爲編修守正不阿權璫之黨獄權敗復官
十二月侍讀郭維藩卒上念講讀勞瘁特賜祭葬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殿○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如
議行
謹按 天下之道大中至正而已世儒相習襲取竣華人耳目靡然觀聽作文爭以奇詭爲高而文体大不純正其爲學術人心壞不小也我世廟詔滿正之禁用莊子列子不經語眞淑功于世道哉
三月
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四月李時夏言郭勛扈駕謁天壽山閱沙河行宮言廚中失火延
燒二十人行帳上以言不容救失至是命省改以聽前任○郭勛欲復
鎮守內官兵部許讚科臣朱隆禧等言皇上登極詔革內臣中外稱
快今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擾貪殘民天下洶洶上從之○

五月大旱 上躬禱雨御製祝文發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
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 皇帝廟號稱宗以
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
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 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
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廣西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和兵
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祖號獻皇
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廟宗稱于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
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奉睿宗神主祔太廟
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謚布告天
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帝湯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
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擾議禮謫戍諸臣令廷
杖編戍邊堡○御史桑喬條陳五事一禁封奏以節工役二重選防
以銷隱變三去匪人以重大臣指嚴嵩林廷昂張瓚張雲報聞
冬至祀天于圜丘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發喪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
視天顏慘悼號慟諸臣莫不感慨○李時卒于官謚文康○進夏言
華蓋殿大學士○上議南巡科臣曾鳳韶諫止報聞

己亥嘉靖十八年

正月加翟鑾言少師顧鼎臣少保皆武英殿 ○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稍隘欲躬詣與大臣周覽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

二月辛丑冊立 皇太子是日午時有五彩雲見夏言疏賀

上以慈寧几筵未除免賀 ○張孚敬卒贈太師謚文忠蔭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免身奉上謚曰忠盡特眷云

謹按張文忠誠相國之純臣振古之人豪哉當議禮時舉朝文武百官三百餘人羣然一辭而以一新進郎位其中不爲不休辟嚴義正一言即合世廟之心破從延之議詆張與大義及剖法吏之疑案洛一家數十載羣之命以權藏王權覺之奸豈世俗促促如促者所敢望哉居內閣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內謁不濫薦一子姪帝所云孚敬忠誠才略但不皆人材耳至羞文徽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狀置于文忠則其人可知也

尚書許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至上第以前言答之 ○命皇 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太學士顧鼎臣張讚等協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上還遑莫知所避錦衣陸炳排闥入負上出焰中閹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行以亢村行殿復火

上大怒乃逮與撫按三司官下詔獄有司繫以示儆 ○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羊祜及武當山神 ○庚寅駕抵承天府合葬即御宴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卯躬祭純德山隆慶稽首駐蹕山陵立廟于顯陵之北命改營顯陵詩篇甲申享

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覽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蠲恩賜所經供億甚者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矢于紀載今乘便親臨乞遣廟祀載祀典從之 ○壬子上還京師羣臣以上遊幸歸乃作觀風賦

上閱之命藏于史館賜滿德大宴群臣而罷

五月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延緩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 上怒曰夏言撫慢不恭日遊宮殿不憫人望寄疏遣式不飾賜印其速以印章并歷年論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 ○甲申獻 皇后崩冊發京師

六月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 ○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水火金木四星聚東井 ○南京考功郎鄭守益禮部尚書霍韜獻 東宮聖學圖冊凡十三事

上曰此冊語多訕訕無人臣禮姑不罪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謹按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特內閣議二謚御批俱用耳

建 聖論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遷孝之城

七月遼東廣寧衛逐軍終伏作亂掠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戮之陞永左都督 ○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勅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

九月 上諭輔臣曰朕命東宮冀國諸揣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論至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邇聲色保復元神仙將不求自至上怒逮詔死獄中 ○廣西賊言吉鄒林合吉屯收亂劫掠官府諸路參將賈英應兵面前伏殊殺掠士馬無算總兵汪極以不援奪兵柄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逆瑾繫拷死。瑾誅。贈秩廕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謹按 [illegible]

十二月太常卿楊孔聘卒。諡文簡。聘宣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己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有議讀勞恤典有加。○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恩請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問。給米夫歲如例。○

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于闕廷。世戍邊

謹按 [illegible]

庚子嘉靖十九年

正月行邊使兵部尚書翟鑾事竣還京。詔以原職入閣辦事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漫漫為紅赤色。暴風忽起。壞文德坊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王兵發火。命兵部會議邊事以聞。○御史桃[illegible]言。帥表河南民。就食應天。受役而匠額不能遍及。飢死載道。陰風慘雨。號泣悲呻。在天之靈。必有惻然者。謹效[illegible]為帝十二以聞。乞命[illegible]從之。○命修興都宮殿

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三月詔令南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學士閒住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譽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謹按 [illegible]

襄城縣天鼓鳴。夜星隕如雨。群臣奏言。以為王兵之召。宜募壯士。訓練軍卒。詔

命總兵湯慶節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illegible]。時良等聚衆馬駝沙為寇。是月犯陽道。涉滑舟出孟瀆。渡江。良劫舟梁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甚。執捕官黎楊等財殺之。遠近震動。兩科劾該府官不浚渠以致胃險為寇。乞置于理。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劉訒卒。諡榮襄。訒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以進。復獻爵金助工雷壇

上悅。擢是銜。後術卒不驗。○敘琢房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為酋目。飲食偽作[illegible]為虜偵伺。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勿啖人畜。我亦不沒所啗。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寧武

領縣交城汾州至平虜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過其卒則以所掠遺
之撫總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爲應援山西巡撫陳講告急言
大虜深入十日不去晌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退矣復事張
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征而守陴者湎酒
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群帥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
趣虜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弓解馬驚潰陣
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強弩大礮虜奔北不暇殺吉
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旋闇○上告廟策勳廕子
九月火星犯南斗
十月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畦町
自入講筵即受知于 上及卒甚表勸
上親賢愛民保護聖躬○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禮部尚書霍韜
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敏韜南海人以議大禮稱旨驟陞詹事府主會試
充大明會典副總裁官韜盾直好古行誼高潔當 嘉靖長桂始倡
繼統之議舉朝皆非之至指爲奸邪備韜以其言爲是疏獻議助之
至定大禮頗賴其力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不次擢用一歲中超拜
入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韜輙
建論數千言多見採用然性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能逢時宜
物張孚敬議禮契後更相首互言以論事不合並相攻訐如仇讎
久之 上亦頗厭之其才有餘而器不足者矣○金星晝見
十一月慈慶宮本恩殿工成○虜入大同寨保掠而去
十二月吏部尚書許讚進聖學百問 上令禮部校刻之

辛丑嘉靖二十年
正月科臣李文進請禁大觀諸臣以書幣問遺權貴者上可其奏
二月御史楊爵條列五事言失人心而致危亂上怒甚械詔獄
三月命公侯伯子孫非甲方許請襲○策士奉天殿賜沈坤等二百
九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獻欵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
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子孫世襲給銀印服毛伯溫回京
謹按莫氏篡臣測不可以僭存者也[illegible]
宗廟災成仁二王殿○恭奉二主于景成殿○詔止一切工役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遣官降黜有差大同鎮東南流其光如
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嗣輔國將軍表柟謀襲時嚴嵩
受賂爲請得旨還卒獲其籍以聞御史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府
子惟熾與嫡孫懷燼爭立嵩復受金亦爲殺免王妃懷燼閉嚴奏之
因劾嵩會獄上曰表和惟熾雙獎行所司劾之嵩益意任事毋以人
言介意
八月虜酋俺荅阿不孩以求貢不許入犯山西
上從馬亮等議命左都御史胡守中禦之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
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下獄論死
謹按嚴嵩賢勛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直隸○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illegible]

與衆勞酌從朝廷遲延不動○上怒送鎮撫司拷訊謫兩廣煙瘴
上允之命給以勸勵敢不領命中有臣何辜臣者何人有必究
勞勝勳等語○上怒曰勳諭語甚不遜倖倖亂東陳王廷相共
同抗違一辭勘奏于是工科給事中盡勞勳奸佞事勳坐黨人
伴死浪贊
覽于獄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朝辦事

十一月遣部臣往山西賑被虜郡縣

十二月南科王𡸫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互爲奸貪
近因勛敗抗疏陳訐如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脫禍此小人之尤也
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督且劾瓚
上特以守中爲兵部侍郎及至偏頭乾没犒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
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脩將金錢巡按洪𪽈劾
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訟逮至命訊論斬兩淛李華妻胡氏

○詔禁並餘鹽
上曰鹽法壞于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之舊

壬寅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中胡簾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歲從之

三月尚書嚴嵩稱興都志進呈　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删訂○時議
築大同邊垣樊繼祖恐夜降諠不能築冀大有爲外邊不可築内邊
難爲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既設外邊後設火路以限難夷尺寸皆金
湯也今不修築恐醜虜驀據永無収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殘
西河棄而耳州危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垂河套而遼東棘乃修築雖
艱亦一時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　上命整兵防守修垣始
也之○北虜掠蘭州湖官兵即遣入海○夏言九載滿考賜銀鈔勑

賜襲誥

五月加巡撫察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保録平安南功也

閏五月發虜使石天爵

六月虜犯雁門寧武天屹峽攻陷我兵敗績虜乘夜趨雁門沙溝
墩越關南代州○虜薄太原城門外無所掠大肆焚燒指揮王倫等
率壯夫以矢石火器擊殺十二人虜復焚演武場移營南走

七月朔日有食之革大學士夏言職閑住因言官諫不糾言者七十
二人奪級外補有差

謹按朝廷立臺諫之官盡欲盡忠言之職有異位於閣澤猷殆
廢言責無戲也今日食之變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臺諫不以
聞言失豈得以辭其責哉
陛下倚爲耳目所係視聽之明者

詔革周府將軍安淝爲庶人時河南諸宗人鉄瀞等　白萬石諸將
軍安淝等五百人譁從行臺門凌辱撫臣魏有本甚淄辟
灌嚇曰洪武初年封周王子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
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
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
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禄糧所由不給
也

八月火星犯南斗○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諡文簡柟高陵人性縝
緻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關中以進士第一人除脩撰
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已啗以入閣柟絕不往來瑾憾之且欲中傷
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預机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𤩽陳詔等各劾嵩貪婪

殺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嫡功虜焰疏入不報○楊英等伏誅
上幸曹妃宮既寢宮婢楊英等以組經　上頸謀紘有張金蓮者走
告　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常憫妃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瓚屢被論劾　上不爲動而卹典益隆海內異之
毛伯溫爲兵部尚書旨禁捎克命刊布中外
癸卯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上避殿修省
二月勅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
南○宣大總督翟鵬言前歲解銀夏秋防禦今虜警在春初乞增銀
棧涿戶部請權發太倉庫銀四十萬應用又宣大米貴宜于京通二
倉撥米十萬石赴宣府十五萬石赴大同併議車脚裝貯事宜從之
三月遣內臣往蘇杭福建監織袍服科臣龍膺疏諫上不聽○安南
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上令賫使如故第罷賜宴稍減供饋以示非陪臣禮
六月選科道官楊上林沈越清查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
七月熒惑入南斗明年春江南斗米二錢
八月虜入榆林塞敗之
九月上閱山東試錄手批曰策語含訕訕禮部尚書張璧奏曰今歲
虜不入犯乃　皇上廟謨所懾而策謂聚飽而去乞逮治考官
上曰省閣寧出巡按教官徒署銜耳第經狂悖不道速逮治之比至
杖闕死御史以下皆官俱遠謫○禮科給事中陳棐奏順天鄉試以冒
籍中者十餘人得旨錢仲寔法司逮治中式者所司嚴實以聞

南京左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塘操履端慎博學篤行古人自期嘗
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勅禮部工部復太廟合享祭

卷終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十七

温陵　臣　陳龍可　彙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徵諸兵鎮戍天闕○木土火三星聚于房科臣
上言臣夜觀天象殺氣盈空不時必有盜賊之起況三星又聚于一
房則天變示警宜速諭各鎮撫募兵以防不測疏下本兵議行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七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科臣戴
夢桂奏曰一量微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間諜凡降胡可用及
所獲賊閒勿拘文法任使豢養因縱入虜中或刺其名箇或間其黨
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
擒王斬將者封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
家丁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襲仍以
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若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合勢左右夾擊
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
狹論將太嚴儒將混與虛文廢武彼秦趙燕之多勇敢精于騎射若
王直李大漢其人急召用之

帝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建州虜犯遼東

六月熒惑犯南斗

八月內死嘉禾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雹壞禾黍五出者一
科臣王文等劾少詹江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閣翟鑾二子
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若持券取物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清試既同
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瓊以汝儉舊師故閱書經陽引嫌而陰
屬鑾墨及沈坤之取陸煒高節之取彭謙迂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案
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鑾疏請覆試上以奬勵顯明下法司逮勘
鑾與二子汝璧奇勳清鳳瓊俱削籍卸兒軍坤一中煒得無恙○以
許瓚為文淵閣張璧為東閣參機務

十月科臣戴夢桂劾朱方輕議撤兵翟鵬寡謀輕信致虜入犯命逮
桂詔獄戍邊○大同順聖川卒劉伏卫擒獲叛酋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兵部尚書戴金條備邊十二事一別武材以責成效
二補分領以別勤惰三實缺伍以備攻守四選民兵以裨行陣五修
戰車以防勍敵六撥富厚以養馬匹七復關隘以固藩屏八重墩臺
以明烽火九謹盤詰以杜奸細十處降人以收亡叛十一養死士以
探虜情十二選士兵以備調度疏聞

上命本兵議下詔命斟酌舉行之

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吏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
獨以真人蹈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謚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
為討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為平奪則辨勞
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雅途不得以予恩父母不得以

逆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上
聞○湖貴苗久叛萬鏜遣人誘苗酋龍求以一千戶爲質龍至遂殺
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
龍許保湖苗聲息數苗倔強如故鏜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敘有加

乙巳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
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修醮
仇鸞奏去冬虜大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朶顏及之一日五戰五捷斬
獲百餘并斬吉囊子狼台吉有擒王功本兵劾其辭多虛構仲冬日
短方及五時質明開營追躡于沙河直至朶顏軍行既遠而加以五
戰豈雄捷若是且往年黑山已獲吉囊子大不孩而今又謂斬狼台
吉濫引擒王之誅妄冀封侯之賞宜覈之帝曰斬獲既多厥功可嘉
加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陞一階

閏正月金星晝見

三月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主又請改兩人廟祀碑文俱從
之○陞尚寶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少卿仍掌尚寶司事
大計京官先是兩科王爌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貽書
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揭奏爲尚書張潤所阻而傑爲南兵
部主事有令舉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
帝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恚黜本郡守謫補外

五月楚王顯榕有子英燿淫縱不道爲宮人方三發王綱三而杖殺
其從劉元俊以端午設宴樂[illegible]見[illegible]燿復勅之王怒欲杖殺
御邪劉金金大恐乃與其黨陳燿先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執
木梃銅瓜伏堂後以舉砲爲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舉獻平西室
從者各就食燿舉手發砲衆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撻王腦碎各
亂梃捶之立死猶輦屍以洩忿舁入內寢翼日殯用長史孫立及承
奉張等謀以中風報訃而錮武岡王于別室王從者挾門出告變鎮
撫官以聞詔司禮太監駙馬等官會鎮巡撫鞫之武岡王乘間揭燿
燿逆狀獄具祭告高祖斬于市焚屍揚灰同謀者剮于籍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諡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 帝入繼大統[illegible]休家居二十餘年始卒[illegible]

七月太廟成群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illegible]以劾[illegible]不宜還
官代祭 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謫戍
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論死
謹按 [illegible]

八月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鎮羌閻等處總兵張達率衆
力戰卻之又犯鵝鴒峪參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
流矢死餘盡殲蕃坐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
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擊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
直都指揮僉事各廕一子世襲千戶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邸次○夏言
起用至京

謂東有種罌又何輒移內地乞罷之部格不行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訊有跡令自經燬
屍發礫斬以示
十月央四建昌侯張延齡侍郎胡守中俱伏誅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衆
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破常格發帑銀以築邊墻不過數十年計
而復河套則萬年久遠計部議不決上曰逐虜復套之議甚壯本部
竟無定見何也令銑與邊臣悉議以聞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
營田內省京運外麂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爲提督通判張應麒爲經
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鹽沿邊鈔糧禁例以
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
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
二月召夏言赴京命復原職先是言致仕數年多與同鄉劉時進在
園中遊玩一日有大鹿啣一根靈芝伏於廊前頃之又有白鶴啣奇
花一朶伏於前言怪之時進曰此必
聖上復有取公之意故鹿鶴先獻瑞以報不數日果詔至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北虜俺荅
去廣寧大同塞求貢朝議疑之嚴旨蒞邊臣毋墮虜計蓋是時有復
河套之議將督兵出故當事者力阻之也
四月吏部尚書[illegible]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斂士卒阻撓[illegible]巡撫楊博附和上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
破斬虜首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
上以銑有搗巢之奇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文朴受諸司賄命郎中余繼收納
銀色不足　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張祿與其吏銀匠
傳弊詔行巡按追捕杲竟死戍所士論惜之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劾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劾其避忌
長奸請加罰治　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雲南在萬里外貪官
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
体其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大詔逮赦楊爵等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
爵曰吾死矣自爲墓誌果卒○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贏曰
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車舟曰多置火器曰招
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戰守曰息訛言
曰寬文法曰處孳畜
上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上嘉獎之令本兵議行
曾銑劾仇鸞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海寇犯寧波台州上
命嚴爲備
戊申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殺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

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寀都御史屠僑等覆言師傅以餘官致
任遂銑請京師訊○兵部奏虜酋俺答等與奪虜謀寇延寧
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閱佐當亢敵銑劾因訐銑冒取軍
糧侍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照非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
池例斬 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具獄報可
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
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爲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
上如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
上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諡文簡讚寶入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
典故醇厚不伐嘗以兩世學銓大惧盈滿云○大同女年十七化爲
男○鄭王厚烷疏請 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
及演連珠十首以諷禮意政飾非惡諫神仙土木爲規
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效尤彼勤尉細物一無
賴子耳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請欲爲爲之
八月京師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如雷○科臣姜良翰請申禮制凡民間喪會費
馬服飾悉爲上等第 上從之部都察院榜示天下
十月殺大學士夏言于市西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嵩盡黜其党
一日 上思言謂嵩曰言何如人嵩曰誠実君子也然胸中狹隘未
免雜以當大柢及言復用位嵩上亦黜其党然嵩好復側媚內御之
而親敬之言益以氣凌嵩欲害之無隙可乘會三邊都御史曾銑上
疏復河套不允言與銑有親舊保奏銑乃命下議行銑既奉命總兵
仇鸞乃劾銑銑不聽及出戰之餘鸞劾銑乃會陣噪忿收軍虜乘勢
殺來損折二十八萬軍銑大憂上本請罪夏言匿之時嵩知情即令
其党給事趙文華奏曰臣聞曾銑敗北有本請罪夏言欺
陛下乃匿藏不聞用給朝廷罪當何如
上命逮夏言訊之嵩又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又以災異密疏引灑揚
翟方故事激上致成大獄

謹按夏大倫曰夏言秉鈞撫慷果于有爲曾銑懷慨任事不避嫌
疑時相調和力主發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之全策偉
哉振古之畧也然不念救援內圍臧大外列側目仲琛而惡逆者
若方日夜耳心焉乃與被張廟自以無前謂 上知已了無疑忌
息嫌在其奏疏恒之語何鳴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振
㦲之主英雄先倡者之繩久矣溪壑于二公之不終也

十二月金星晝見十日沒
己酉嘉靖二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以張治爲吏部尚書文淵閣太學士李本爲少詹事並入閣預
機務○陞蔡經爲三邊都御史代曾銑戰尋復罷之經福建福州人
父姓張經爲蔡家養子至是經上言復姓張嵩忌已無子所有嚴世
蕃亦養子耳乃惡之言於上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經上本復
姓是孝於張不忠於蔡則忠
陛下之心安在上聽嵩言乃罷經

謹按蔡經張父質任蔡長者貴愛經 時謝門有二猪撫
首冠人以爲奇蓋指猪猶官也至是大早蔡氏抑之
爲己子後果爲三邊都御史
有二猪相門蓋其徵云

三月朔日食

虜酋唆七兎刺達子引萬餘人蹈海州巡按易弘器奏聞
上命成寧侯仇鸞同戚繼光討之虜趨濟水○比虜犯宣府把總江瀚董暘戰之全軍皆沒虜犯永寧總督翁萬達親督總兵周尚文追殿後虜遁去捷聞萬達陞尚書尚文加太保
三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子冠尋卒謚莊敬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
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巨奸王直正典刑

七月浙福巡海都御史朱紈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倭夷作亂而巨奸閩通王直年利因爲向道宜正典刑部覆紈何論未審眞僞宜俟覆覈科臣因劾紈擅殺疏奏
上令紈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虜入宣府大同攻毀堡塞科臣胡叔廉言往者邊臣已報大同築墻甚固今虜猶衝入請治其罪令巡撫勘聞

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謹按黃澤長語云　祖宗時歲用以黃臘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千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靴料合用綠斜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即此二者其餘可類推矣

九月諜報虜酋移將深入尚書翁萬達乞飭諸臣在關北者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必守以保塞上令相機戰守
十月以夏邦謨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被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殺子變走京師以長至日詣朝房隨班奏纘宗以私卻故入人罪并其從前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咀呪上怒逮纘宗卽訊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先定廟謨

三月諜報虜移帳駐威寧海子又報欲寇朔州及報欲寇海西開原傳報不一部臣請先定廟謨惟當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發河間兵一枝駐密雲保定兵一枝駐通州聽蘇州撫臣節制其涿鹿興州四衛亦聽徵調隘口戍守詔如議○浙江巡按董威請寬海禁以便漁樵裕國課從之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黃霧四塞
四月刑部尚書劉訒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劾王聯以死囚誣妄纘宗詩誦頌美無誹訕語爲請詔以同里故党纘宗
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纘宗廷杖與訒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蹶見殺副帥林椿以軍馬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蔭子賜謚立祠祀之后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俊世傑血戰功詔二子同蔭併逮總督郭宗皋巡撫陳燿各廷杖燿死宗皋謫戍○召起復兵部尚書總督宣大閒住御史趙錦巡撫大同
八月虜酋俺答辛愛等糾合套虜同入犯宣府不得入遂犯薊鎮大同總兵仇鸞東行且犯宣府薊恐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

及諸鎮報日急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壹州走薊州寨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却之虜乃佯留羸卒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遍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州收漕舟艤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

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二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遊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蟒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啓奏以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團營壁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變省獄中遊將戴倫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閭京兵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驍騎不齎糗糧 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經以文移往復三日後人纔得數餅既發巢而釜甑盡棄一無所籍士卒飢疲甚陸炳疏乞筆與

上怒責討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褫服視事辛巳虜自比河東渡潞水而北行大掠民貲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廄內臣八人去見俺答踞坐帷幄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及啓書多揚言求入貢

上知虜求貢以恐嚇示以恐嚇擬敕令各營所見群臣相顧莫敢發

司業趙貞吉獨奮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患夫開於事虜大舉入寇逼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掩討毛起謂將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某已聞上矣議奏入時已暮 上懽驟黜召貞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己詔詔逮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乃即詔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辛午

上出御奉天殿敕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鸞譖諸獄鸞兵大譁為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罰綰趙遲巡按王忬為僉都御史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遇寇本兵束手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毋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報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為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號曰遼東軍益爭賴諸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仇鸞方寵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稱其軍不繩以法汝孝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誘變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孝嘗計於鸞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譁曰汝孝有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垧虜薄城鸞守薄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貴自擊虜薄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殺中貴庄墅中貴惡訴汝孝

守謙𧦬於虜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獄書上帝坐黯等觀望且擬不至瘞黯等比周故緩獄以覬倖免亦擬獄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稍嚴丁亥棄二臣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沮撓謂其狂誕申理屈尚文沈束而謫金不能得首功杖五十謫務滿典史己丑虜將金帛婦人畜北去欲西套百羊口出塞而留餘衆城外以疑兵命咸寧諸鎮兵尾之阸險不得出乃稍棄餘物復東南行至昌平猝與咸寧遇縱騎蹂躪咸寧軍潰幾獲咸寧得裨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咸寧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 進太保賞賚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瘐軍中賜虜獲首功比訊奪後功未藏戊還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賑撫被虜郡縣掩骸埋胔李士翱先以乏餉論職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謹按夷狄之患自古有之然未有如我世廟時之尤甚何也國家相安于無事之日久而邊陲玩息虜出入如坦途至是侵入州郡蹂至京師上下震驚皇上無措劌乎日所養士卒自狂應費而已吁積屍成山積血成淵民何罪而罹此不亦殺氣之再鍾者乎 葉臺山云甚矣寇虜之難禦也夫夷狄之與中華非盡殊之邪也而被邊鎮求之貢意在安堅損毛起之邊就若是而時事可知矣自非良吉一言回天之力而許之必乎吁中國相司馬而遣人論如紀邊則中國人材之靈實誠開夷虜之何者也

虜寇京畿總兵官士安迎戰敗績死之知府龔五以下相率納款數百里無復人煙○虜陷薊州知府雍熈都司林茂材執戈與虜捕之屬賊不屈而死○虜逼京師劉顯鎖率官兵大敗之追捕其將失剌叭都魯斬七百餘級虜乃遁出塞顯福建邵武人有叔在陜西顯家隣漂流叔家住之對門有關雲長廟顯常在燒香灑地心甚虔越月餘忽有一僧自號爲海雲謂顯曰汝乃壯士何不學武以精用顯曰吾有志久矣願聞焉海雲乃出書一帙示之倏莫知所往又夜夢見雲長曰海雲語汝亦備矣乃賊勢甚猖獗不可輕敵吾誨汝守龍偃月之法臨陣時即呼我七即來助汝賊可大破顯恍然心私喜之于是乃投百戶劉寶部下遇至賊營戰百數合不分勝負顯乃大呼關雲長賊見一彪兵如虎如熊之猛首一將面紅如朱殺敵無前賊遂大敗後陞都督作贊于劉寶家

謹按張氏曰余觀顯之事則有誠異可人者財關雲長之得力多也乃知人一念之善感動人方便顯存感發之心其神中精香只月餘則神感應之速如此後則輸誠謂其誰懸報惠者披香曰書夜吉祥道西賊論負乃世之法言不也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好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闒有奏劾必陰中之科道王暐陳邦謝瑜董漢臣今安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門戶禦寇不于門戶而格鬭于堂奧可乎

上命宣大二鎮勿欲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鎮訓練其士卒以備北伐鸞請驅師宣大俟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侍郎史道總督主馬戶部尚書孫應奎總督軍餉工部尚書胡松總利器械

上悅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興

十一月鸞率兵擊宣虜乃稍至近塞夜襲斬老弱數級還自劾無功未聞

十二月虜大衆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總兵高秉元等禦之不能止
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俺荅縱所虜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以其書示大學士嚴嵩李本禮部尚書徐階因召對於西苑

搶食賊不足患嵩之謀甚矣

上曰今事勢如此奈何嵩曰此搶食賊耳不足患階曰今虜在城下
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禦之之策
上顧階曰卿言是因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
上曰此事何以應之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雖在臣須皇上主張
上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
宜權許以疑虜第恐彼來要求無厭耳

協謀退虜計

上曰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階曰止於皮幣珠玉則可矣萬一
有不能從者則奈何
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
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另遣使齎番因
大同守臣爲奏事乃可從如此往反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

貞吉言亦退虜計出於所在所稱

備矣　上首肯曰卿言是還出與百官議議未定國子司業趙貞吉
抗声曰今朝廷所急者出沒東于獄中陞周尚文之功退虜易耳
上聞貞吉言心壯之宣貞吉手疏以上貞吉請急詣諸將營中宣[illegible]
激勵士氣仍許開積軍之令令將士人自爲戰

貞吉敢邊異時

上嘉賞之令貞吉兼監察御史令隨宜區處賞諭將士○禮部尚
書徐階言原任都御史何棟副使[illegible]豹才識膽略迥異時流而豹守
平陽禦虜已有成效乞將二臣起用納之
辛亥嘉靖三十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獄訊編氓
三月湖廣有石開蓮花山鳴三日三夜平地高起五丈餘○擢李默
爲吏部尚書○虜酋俺荅表乞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

脫脫使貢馬互市

俺荅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償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以聞
趣[illegible]會佐等議竟爲許允
上以問嵩云一年四次期[illegible]宜以一年二市爲準
上乃起史道往大西鎮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

楊繼盛諫開馬市

市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讐二曰墜
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
大威四曰豪傑咸憤發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心五曰將士偷安
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曰以後叛逃者勾引奉達關邊方交通之徑七
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曰長胡虜輕中國之心

忘天下根本之計

九曰長胡虜狡猾之計十曰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謂
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
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
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
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虜類日衆安能盡
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禍
成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

楊繼盛貶

上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謹按繼盛之諫馬市疏言切直詞意懇到誠治國之良規也而上
謹按阻撓邊務令錦衣杖貶之何也語云信而後諫未信則以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答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史道時言開通馬市蓋將漸遂雀鼠之欲以緩我内治飭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稱爲之經理耳夫虜情詭秘無端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

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爲仇鸞分調任刱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董罪律擬斬繫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爲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爲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檟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謹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黄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通河灌里壮近工費不多歲避淮河患險以易此

八月俺酋執蕭芹等來獻詔磔于市時虜旋市旋搶詰之則指芹源等以自解其實芹與明鎮在虜皆不足爲有無而首惡蕭源丘富爲虜腹心爪牙者則宴然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詔勅禮部請告謝壇墠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祧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弄羸馬掠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遂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董[illegible]力

止虜交請關市遼東巡撫侍郎薛應旂奏本兵力止得禦虜至是虜以市利邀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絶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 上命總督官偵採防禦嚴通虜禁

壬子嘉靖三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虜侵大同益數仇鸞内不自安乃上書請出邊正罪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率兵赴大同勦虜○命徐階入内閣辦事

四月虜犯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與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往代鸞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代之鸞削命恚極死徐階因密疏鸞逆虜誤國狀上大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没其貲

八月歸德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

九月虜分哨攻山西三戰三日不克而遁○虜入杭州參政陳應魁都司戴翀海及指揮糧進賢充兵出戰賊詐敗應魁率少陵僧追之至武林山與賊大戰敗績先是官軍敗少陵寺僧屢數克捷賊大患

遣羅龍文招降賊首
百姓愛如父母
賦詩退虜
宗茂不畏有威
上思繼盛前疏驗
正月朔日食陰雨大雪

之衆夜將三百七十名勇士令去頭髮伏于武林山佯來戰未久詐敗走過武林山坡令剃頭者雜于我兵寺僧不相認别遂致大敗五百寺僧剩無二三賴進賢陣亡陳應魁戴翔海知中賊計衝圍走入加興。上遣中書羅龍文及孫徵朔二人往招降賊首汪直徐行從叅政陳應魁請也。

謹按應魁福建莆田人别號梅山性極敏捷爲公車時家貧性嚴山寺肄業無油常燃佛前燈讀書徹夜不輟年十七進士御罵歸三家爲官多有令政百姓愛之如父母將歸時無遺言惟書勤儉二字臨終子孫若梅山公亦足之爲儒林世範矣

科臣陸汝志劾蔣應奎于繼韶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應繳爲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杖訊○汪直徐行引賊攻嘉興御史錢有威請和叅政陳應魁止之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在彼列國大夫猶且惡之况中國之與夷狄搢紳之與匹夫盟乎有威怒曰汝既尚經史當賊之來也何不賦詩以退而乃效匹夫之嬰匕耶應魁竟不屈有威于是㘅之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誤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寀附權納賄上怒貶謫遠州丞○以本兵趙錦附佞嵩謫戍起萬達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　上恩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郎

癸丑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群臣上表詔免○山東妖民吳天佐倡亂官軍討之屢爲所敗佐善遁甲山戰則走水水戰則走山後被戚繼光敗之佐莫得踪跡

謹按我大明聖天子之世而天佑不自揣敢倡亂謀不軌殊不知天命大明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必問佑之何如耶佑能水陸戰勇猛絶人亦奈何哉卒被繼光討平身首異處嗚呼是亦天佑之萬幸也

楊繼盛劾嚴嵩五奸十罪
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有司貪酷百姓流離
五奸以濟十罪
王宗茂劾嵩二疏遷官
嵩父子奸而治其罪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劾嚴嵩顓政誤國十罪略曰太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儼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旨竊弄威福是奸大權也見皇上行政之善即令子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美也嵩之擬旨皆子世蕃代票致機密罔泄是縱奸子也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虜論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爲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吏兵二選除以入賄爲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汚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五奸以濟之厚賂
皇上之左右凡　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
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
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廠衛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
皇上之爪牙皆嵩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
皇上之耳目皆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纖介者斥逐之是
皇上之臣工皆嵩之心腹奸五願　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

賊四分給賞者
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淶與其子松死之後贈淶
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諡立祠焉
十二月空中有声忽黑如夜自辰至午纔復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至　穆宗登極追封孝恪　皇后
三月京城外城完各官陞賞有差
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〇倭陷嘉善〇
倭掠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〇倭夜襲崇明知縣唐
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禎言招降賊有非計不兵若直本徽州人以通番
入海後嘗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賊嘗招降非示弱也
上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苦
用無若身無籍遂甘心從賊爲之鄉導若不逆爲區處必爲腹心
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
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
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
有將材出于其間令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
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倘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
數年後或有如盧鏜湯克寬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爲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

修補累著浙人特之忬去而禍熾矣
八月命駙馬鄔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吳鵬王用賓都督陸
炳入直西內其侍直稱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從太學撰文不
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玄修諸臣獨及景和景和
自疏無功乞避使臣洗心滌慮效馬革裹屍之報
上怒曰和故出不群詣嘗擬愆訕律姑止革職
十月虜攻薊鎮邊墻警報旨至　上避殿披秘察其狀見博模甲登
陣宿止右北口垣上將士守衛甚力
上大喜賚薊金衛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追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朱衡宋儀望尚寶孫源並五經博士〇海賊犯乍浦陷崇德攻
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將各自爲進止
探浙巡按之戰許國劉愿皆以奇功銳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
靖兵俱未至特通不發江南人皆倭患久恨不早夕殲滅遂結亡以
玩寇爲經罪矣
三月總督張經參將盧鏜俞大猷等禦之敗死〇工部侍郎趙文華
奏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文華爲嵩私人貪縱爲
上所嘗用倪出遣視自恣所聯跳卯立撲村百司震懼財賂競進比
倭寇彝族所傾烈云
三月以楊博爲兵部尚書
四月虜寇宣府青邊口墮參將李光啟等禦之兵潰被執至墩下堡

術以金花買陣賊論賞獎勵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伊得成功史
是買殺商賈漁樵之民共二百五十餘級冒功論賞百姓苦不能當
科臣劉福劾阮鶚十大罪一曰買和倭賊二曰縱軍侵掠人民三曰
加派丁糧四曰契文華稱子父五曰賂嵩匿戰六曰交通近侍七曰
寵信監生林念八曰縱兵妄殺貧民邀功九曰倭寇作亂不報十曰
冒功受賞奏上擬斬市鶚密遣林念齎金賂嵩乞命嵩納之鶚得斬
乃累閏言於上遂削鶚籍科臣吳時來劾嵩令子世蕃預政納賄致
邊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
聖斷不貸而詭爲贈郎王汝舜以三千而得遣戍蔡克廉以三千
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冒而三廢三遷邊事
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
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學術而討黃官以板金而得與選
而忠節之氣喪家奴永年富將百萬名爲識位俱廡顯王與董傳
策言吏欽二部選官特缺官塡發敗俗呼文選郎萬宋爲文管家
宜罷斥以快人心　上怒各逮繫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
謫戍嶺南
四月海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淸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
肆殺掠攻閩安殺知縣林咸
五月詔召還楊博科臣蔡學顏請假以事權令專意綜理不必還部
乃命博留視事○大旱上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群臣表賀
乾淸宮有鳥集其上夜鳴如雷
上命占之兆云[illegible]夜鳴鄰邑有憂宜遣巡撫往各省告方[illegible]詔如議

行○潮州地震○東陽縣湖城圻沙湧血堤爲圻
六月陝西大水溺死人畜不計其數事聞遣官賑恤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往薊鎭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無上堡墩臺接連左衛滹沱一道各長十
八里賜銀幣獎諭○大朔等門成○淳安諸縣雨雹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
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愼選用言邊將
多營賄以得寵榮詬記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掊剋三曰勤
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俘殺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
今不以失亡爲罪而反以斬獲爲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
許自贖五曰攻火器六曰淸耗蠹七曰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首
級創以爲首功甚有騙奪崖谷之中誘人而獲之者宜下法司以妄
殺平人律論八曰恤凋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
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爲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法
司參勘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曰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剿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
敗之斬首八百餘級
己未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朔日有食○楊博上言三年一歲中招降至千六百餘人乞屬
諸將功許之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是科得士最盛蔡一槐蔡國熙曾同亨孫丕揚皆理學名臣宦績著者王世懋張鹵諸文奐有聲名石星宋纁介自持至老不衰其貞吉許孚遠丁士美張佳胤等皆科目之秀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徙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鄞安漁浦者尤縱南畿崇明海倭合衆來攻淮安巡撫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衆擒斬千世賞有差

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時山西參將高鵬有家養卒八百人馭之無術諸卒遂譟叛殺鵬及遊擊焚府縣廬廨劫囚掠帑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擊之寇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皋東三戰于海安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六月雷擊奉天殿詔求直言以脩修省

七月令倉場侍郎每二月具出納數進從科臣龔濤議也

十月工部侍郎程文德卒德篤學修行稱爲儒者命撰玄文不稱旨疏劾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削籍卒時貧無以殮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十一月詔以朱高燧子孫朱勤㶿世襲五經博士○蘇州自海寇興亡賴子乘昏聚黨白晝橫行十百成群市塵不敢正視巡撫翁大立撤捕之諸囚少歃血夜持刀斧攻長州吳縣獄鼓譟攻入都院大立挾妻子踰墻遁乃縱火焚其廨劫諸衙獄係幾天明斬關門賊入太湖事聞命大立勒期發藏○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衆擢參政矢志殄倭以母喪歸卒至是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蔭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嘉靖三十九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威勢薰天海內騷動

二月禱雷遣官祈穀于玄極殿○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爲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illegible]等奏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議減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嘆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斂二十七餘與用是死食者爲識于是故稱載抑各衛送文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祿月已既望而照格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墻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裸其屍于市脅兵部尚書張鏊求賞鏊懼不能應試伯劉世延諭之稍散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墻死各軍特不當裸辱之耳不得稱叛乃議發賑人一金始散事聞命擒試爲首者斬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死獄中○寧夏地震與湖州地震屋瓦皆爆爆如布帆

科臣王文炳請于兵部議安民當兵絕寇策部覆以安民宜去不急

訌求寧龍門閒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
夷婦有色者多為所漁史夷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
徵信史夷兄弟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六部官上賀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鄢懋卿五大罪索屬官銀累萬罪一受狀取財
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商鹽幾至激變
罪五懋卿疏辨供職如初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
第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十一月以禮部尚書袁煒為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歐
陽必進為吏部尚書未幾令致仕以郭朴代之

壬戌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楊博言薊鎮宣大遍除廣境十室九空亡種不
給請發馬價銀叁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上許之
科臣鄢棟奏照查理薊鎮軍營盡悉其弊還劾許論調度失宜郎中
陶光漸劉勃出納不明狀而弊端所由有十虛填籍伍濫守家丁偵
報不實調遣不時主兵代客兵出戰客兵代主兵入守門皂官丞盡
食軍餉商民將領彩射成風其他冗役浪費俱當痛革從之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三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四月鄢縣散官王金進靈芝五色龜
五月廣東遊外屬夷王杲等導虜入寇一自東州堡一自核桃山入

副總兵黑春迎擊徐總忠禦之虜衆大敗棄鎧甲宿州禦劉晉亦敗
虜核桃山共斬首百餘級提閣有功諸臣俱論賞○詔免考選庶吉
士以斷幸營求者多也○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恣
橫罰黨而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文龍等黷貨
不法上令嵩致仕繫世蕃即訊坐煙瘴充軍鵠文龍等戍邊年錮于
獄應龍超遷通政參議
六月廣東賊首張璉等械京伏誅○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
勢張甚其妻從行裝五綵以十二女舁之令長匍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廁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貪
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斂威去慈溪知縣霍與
瑕亦清鯁不屈懋卿嗾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
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為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
及三殿災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人抄本焉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煃條五事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贓吏三曰
汰科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章下所司○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
下無可加之賜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飭示諸王以勢窮
不能不通之義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為準蠲免存留實用幾何
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
之○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即訊削籍
十二月顯陵守備太監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於顯陵之松栢先
是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奉而甘露即以是日降

上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以昭聖孝之徵許之〇續二月策士奉天
殿得士如李材陶宗許孚遠徐用檢為廷言皆以理學為時所推馬
文煒巡補江右廉仁衛愈陳有年位太宰清正有守林梓守建寧不
阿循吏去後見思張文熙慷慨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
爵余有丁皆致台輔〇宣大督撫薊遼總督楊選奉旨勘上
宣大薊州主兵六年例不過六七萬而今則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十
數萬今例三十萬矣密雲主兵六年例不過一二萬今則七八萬矣客
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一十二三萬矣此年例所以愈增而愈不足也
今皇上令本鎮專練主兵漸減客兵此誠務本善後之良計要在督
撫官以篤實行耳至若主兵日糧全資民運在河南山東巡按事煩
則以民運責成巡撫順天保定巡撫事煩則以民運責成巡按其屯
田子粒則以責成屯田御史各降敕諭之重其事權部復從催民運
屯田則巡撫巡按及御史已更新敕但屯田御史原有專敕惟河南
山東巡撫中未載當增入之　上從部議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二月昌平有羅寶成崩變停派寄養馬定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
朝佐請復之巡按徐紳以地衡民困宜永停派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李春芳為禮部尚書

四月副總兵戚繼光督浙江至福建破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
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八月御死[illegible]生罪者五

九月嚴嵩上疏言臣年八褒願皇上哀其無告放歸于世蕃及孫鵠
以終餘年　上曰嵩有遇特養已恩待矣尚過望耶

虜寇遼東遼東總督久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身無寧在鎮虜不
敢犯後禍邊備即所領命以巡撫吉澄廉命純總兵楊照皇畫忠報國
于肯當以死報至是逐虜出寨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贈有加

虜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趙諸鎮兵入援時守城者以
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曾
握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上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
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
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禪將孫據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
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同官大備虜以諸勤王功

十月泉州守備歐陽深率兵剿興化倭賊戰于東谿死之

十二月無雪　上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
燾給指官軍徐階曰春防既當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
賞則適以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而賞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

閏二月廢伊王典楧除蓄異志制軍器畜戰馬巡按顏鯨上之法司
請制重典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〇
京師兩雹

三月審獄法司省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戍邊將沈束以繫錦衣衛
獄不與審例東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

不保夕昔臣因夫無子爲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孳煢萬端欲屬嫠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舅終年仍還獄待罪法司亦爲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祈得雨表賀

五月上夜坐廷中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又獲一焉是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手詔荅之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上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日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俸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心而譽不時國計當裕耀上八事科臣李邦義言理財之要惟汰冗員節冗費而已皆納之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削籍禁錮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衆數千乞正刑章以絶禍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路棄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朔上不御殿　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濶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倣此意於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稱盛治

萬壽宮扁額完

三月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嚴世蕃羅文龍至京刑部尚書劾其交通倭虜謀叛顛誣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撫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勅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衛王厚熠奏辭祿米之半補宗藩不敷數詔準辭二千石勅賜褒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金書一帙併鉛汞命于王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以通內監趙楹獻之上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乃詐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楹斃于獄

六月妖人張朝用以白蓮教惑衆天津副使黃忠捕誅之以聞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樵采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敵卒二百人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張騎直前我兵奮擊之墜馬幾獲之部衆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薊遼外屬夷夜渡諭箭插至黑石岔劫掠○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難市舶一開島夷實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多忤中貴人意會有議之者上以詢閣臣皆毀其不敬君命詔落職士論惜之○山西巡撫張閭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翀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竄瘴癘乞賜還錄用　上怒命錦衣繫來京訊鞫○奉安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議上詔如儀行

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畿內饑荒　上命御帑粟二萬令戶部賑之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海內翕然二十年來法紀斷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于兄弟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自頻盜賊滋熾諸臣猶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藥天桃相繼表賀修建宮室工部極方營建買香市寶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為陛下言者夫玄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暨漢唐未有至今存者 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疏聞

上怒甚擲于地已復取再閱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謹按海瑞之疏昆言不諱詞意懇切余心竊其批鱗之勇而我世廟乃竟能擲于地終留中蓋有味乎其言如此罔是人臣不患人主不聽而患人臣不言當言或言之未切直耳有志匡君者余以為當法海瑞也

三月詔開新河時衡督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決仰盛應魁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役自南陽以南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魁所鑿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總思諸泉得沙諸河注其中鑿鳯之河口流泊河築馬家橋隄導河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又五十三里凡為開八減水閘二十為鑿十有二為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奇石堤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浦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以備旱潦蓄洩八月開河功成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河水適漲堤岸坦平無關阻于是群議乃息

五月帝又御西內黑眚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虜犯大同塞馬芳擊却之

七月南京提督吳百朋言江南賊首謝允樟賴清規等結黨稱亂攻掠城邑衆且數萬請任臣討捕不效則治臣罪從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遍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容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蓋是時白蓮教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捉邪鼓衆釀成大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 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王大任姜儆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儆于江西福建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儆俱授翰林侍講儆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翰林不爲翰林所齒 上雖修玄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慢中官欲畏無或干百司事者

上嘗黎明就寢及巳即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當其可後儀輪渙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辨知皆非神農本草所載大概以辛燥陽力為主性極燥熱

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危懼不知所爲

命出光東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兩懋卿以溢額爲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按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況機秘算出人意表故臨試輒效人 服其戡亂之略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掠塞寨殆盡甲辰虜犯大同

威漢等處參將崔世榮戰死

謹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並亂戰不入也然分布邊兵日防戰已則家間非探回將豈至盡無將不入也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是日崩徐階等啓請裕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者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秪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嗣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即皇帝位勉修令德無過毀傷諸凡祔葬悉循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即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

壬子裕王即皇帝位

詔釋海瑞獄 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快

世廟有不世之奇識六無證之備烈四而又有曠世之獨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復四朝之大禮黜胡毛廟祀華崇國侑章崇奉先師除秦設之陋釐正諸儒躋廻德之選六奇識也華藩鎮之諸關隴繼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可供之乘用四備烈也正續御之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蔽外無貪兇不以親貴而廢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循生而廢爲幾五獨行也

謹按一支大倫曰帝矣明祖我國朝於祖而心學淵源直接老嶺精之傳其得於諸經以啟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而御著勞詳古好必果知者貴外虞患無敢上只是德之聽雖推尚玄修而經輟畢無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睿思其宰使大臣或決竊自論宜覧測秉間從史云獨匪敢任其事張儀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鮮覩其儔盛哉

皇明實紀卷十七終

溫陵 臣 陳龍可 纂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穆宗莊皇帝（御諱載垕世宗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諡曰莊皇帝廟號穆宗）

丁卯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冊陳氏爲皇后。李氏爲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任瀚、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壇、吳時用、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柏、趙錦、張巹、高貴、正色方新、張槚、凌儒、申仲、王時舉、馮恩、徐學詩、楊晃、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周冕、徐紳等。宜遵遺詔錄用。又言諸臣以建言死者共等有三。戮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楊最、王思、蔣守鎧、何光裕、張紹、劉濟、周天佐、伍餘福、應…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官。若唐胄、李璣、楊…、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劉濟、馬錄、豐熙、…、余…、王宗茂、余翔、方一枝、劉魁、余寬、…、顧陶滋、相世芳、王與齡、王鈞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箕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雖罪止罷黜。然其忠義風節實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

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鄭…戍邊。○詔削奉敕真人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罷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

請止者滿朝。從之。○吏科給事中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朝臣皆聽納。列聖相仍弗替。英宗以沖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權創單朝奏事例。先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孝宗接見延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牘。上下意衛睽遠。左右投隙。百弊滋興。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

上大怒。編氓尋謫補外。上孝慈皇后尊謚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奏留中。○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爲少師。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珤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命

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冊名而後冊立。○刑科給事中王治、御史王好問查劾內府錢谷。太監請勿查。從之。科臣何起鳴、張應臣力諫。命遵詔行。上乃詔所不載者勿查。治等復請。亦不允

二月。內官太監李芳劾工部尚書徐杲、監生王儁等六人前修盧溝橋。侵銀巨萬。宜下法司罪之。杲以匠役冒躋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以芳言下吏部議。罪仍禁。自後齎祿乞匪。一時冗員沙汰。○司禮太監黃錦、王本、馮保等蔭弟姪錦衣千戶

皇后困閉貝靜不見禮于上移居別宮中外以為疑御史王得春條
陳八事一曰早正母后之位而先帝宮人未經進御者放出以消陰
邪一曰祀典甚大而師宗祀者濫職太常宜黜之以正昭格三曰名
爵甚重徐杲以匠役而叨部卿服緋魚蔭世祿不可為訓四曰輪納
白糧物料當令部科驗收勿委內使以困粮解及禁諂諛慎題責
選恤災傷皆切時弊疏下所司
三月大監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祗候皂隸從
之著為命○上淵嘿湯穆朝講漸疎百官奏章皆閣臣條旨語波會
近者中貴人輒以中旨竄懲故官豎日恣每緣內降以竊不次之寵
科臣魏時亮為成能周世選孫枝各疏勤政御朝不報
御史龐尚鵬請延見宰輔李叔和請敬大臣周弘道請勤政事疏俱
留中○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禮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藩
君調　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
尤當議者蓋獻帝雖貴為天子父實未嘗南面君天下雖為武宗叔
然嘗北面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
未安今日臣以為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祀專世廟則萬
世不祧矣未詔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歡
燕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陰所宜乞
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遷按治以同鄉士宋舊總他處直于京邸謂臣君似列諸垣今上以亮陰遠陳廟祀聳身圖條疏矣未可以言與治黜然良之久即令代章疏上意不懌
葬肅皇帝于永陵

上乘輿幸勳戚家甚寵內戚之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級有差○上御文華殿日講
大學士李春芳面奏言事　聖容和粹儼若簡稱人心喜忭
脩世宗　皇帝實錄○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声
勢相倚有旨切責齊康謫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吳儒等交章劾康為
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
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
上納之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疏言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
同游造膝陳悃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著尊嚴情禮不洽
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面議　上嘉納○御史王好問疏
皇上孝思純篤中外傾戴今山陵既畢羨塲漸遠乞乘時遊幸而動
或違禮對景娛樂而言或誠遙皆足以伐天和戕聖德非亮陰所宜
今輔臣既無由入侍而督御不皆正人惟皇上深自抑損以全至孝
報聞
六月賜楊廷和諡文忠王廷相諡肅敏梁材諡端肅曾銑諡忠愍楊
守謙諡恪愍商大節諡端愍孫繼魯諡清愍林俊諡貞肅吳廷舉諡
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諡忠愍子應尾為國子生○原任山東副使王世貞
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傳諭　聖誕十二日幸藩邸高儀以
爲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
從○金星晝見○虜酋黃台吉寇莊浪鎮虜諳虜○俺荅入邊踏收
攻破石州城知州王亮采死之殺人五萬餘縱火焚廬舍數日不絕

復攻汾州破庄堡十七所租截徐鎬官屯兵往太原不動俟虜去遠
乃拾虜首及殺士民避兵者報捷以聞○大暑如盛夏雷震以日大
寒如嚴冬夜將半雷震殿宮
八月　上幸太學賜輔臣嚴嵩等銀幣有差○耿定向請南畿鄉試太學
生去皿字號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避輿試王希烈孫鋌遂毆之
祭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臺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嘗褫難辨詔刑
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僉同者坐戍後復編
籍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
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石北古关
何輕試于危
上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帑貯金銀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
帑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邊運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
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
十月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請誅嚴嵩謫保安州爲民嵩父子深啣
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殺鍊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
報首功鍊爲詩刺之有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見頭顱之句順
恨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妖通妖賊竟坐鍊死後嚴氏敗鍊子襄以遺
詔獲卹至是吏科給事中陳瓚追論侵匿賑銀及邊餉銀七千兩路
楷共殺鍊匕子襄亦爲父訟冤乃命逮順及楷鞫治坐交結近侍律

耗
十一月甲申金星入南斗○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昂○黃台吉寇偏
關　上怒命逮總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
文武臣條畫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南北地
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命朱衡熟計以聞○本兵楊
博上邊議略曰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偏
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
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
墻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
臣脩補邊墻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邊至道入達
嶺皆賊徑所由宜統重兵護南山以衛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
門戶宛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
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攤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龍泉
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墻拒守大同外與虜
鄰先年總兵梁震海伺虜入寇輒令勁兵襲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
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穫
惟墾荒貴積足以稱雄矣
十二月言官魏時亮張鹵各陳用人理財疏○命王守仁子正億仍
襲新建伯○鄭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宗削爵高墻至是復
國加四百石○甘肅衛奏天鼓鳴自西南而東北○山西奏地震有
聲如雷○甲午辰刻有流星如盞大青白色自中天東行尾跡有光
芒長二丈餘至乃滅

聖上躬親對越

張居正高儀請立東宮

戊辰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請
上親祭不允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春祭四時
首禮 皇上必躬率祼將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至廟
其路不遠顧瞻有數其禮不繁夫以臨祭 宗廟之重雖勞且不當
避况非甚勞者乎請 聖上親詣 太廟行禮從之
張居正高儀等復請立東宮命擇日具儀以聞

謹按東宮者國之本也惟早立之則前星之戴臣民皆知太子之
儲鍵一杜宗室覬覦之心一消群下瞻睇之伺此其關係非
淺鮮也居正高儀等見及此請立命擇日具儀真盡心爲國也故
猶留六年而崩而今終善始四海若不知我萬曆君之嗣寶也其
居正高儀等
功多矣

圖政理以慰人心

科臣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一曰養聖躬 一曰勤聖學
一曰勤視朝 一曰速俞允 一曰廣視聽 一曰察讒譖 疏入
上怒命廷杖四十削籍 上御五鳳樓涖察杖者而中朝閹吏戒毋
納給事從人部郎穆文熙石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
身自掖蔽星闕入共置之文熙且習且掖以出得不死王嘉賓疏救
不報支大綸曰自市道交興而下穽石溺死灰者遍天下矣穆文熙
其古之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王穉登之于袁
文榮沈明臣于胡宗憲宋懋卿于張文華雖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爲
質不欺死友者○以趙貞吉爲禮官時吉起廢年六十餘歲甚壯議
論侃侃輔臣薦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遷南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
侍郎林爗代之

市道交興

冊立皇太子

稱爲太平天子

皆以正直忤奸

二月上耕籍田禮于南郊○大祀天地于南郊上好乘馬群控擬馳
驟有一男子馬軼犯駕上命貰之○張居正張鹵各疏請敕司禮監
選各監局人負椽持正通詩書識大体者居皇 太子左右口授書
史陳說民情以爲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永陵行祫禮
三月冊立 皇太子無何太子過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良苦
翊贊閣臣頓首謝曰頼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
休矣唇音清粹步履閑峯朝稱慶以爲後日之太平天子也○太
三月 上 廷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士如趙
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
屏爲內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蕖皆忤居正爲時名
臣徐大任劉應麒陳介徹底顧綵才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恤方
沅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惟元羅萬貫醇行
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陛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艷之
京師地震詔求直言高儀等勸上親賢遠奸講學勤政上然之
四月承運庫火累朝寶器盡燬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其弟良雲
以事上所司奏聞○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樂虜策
上言今之策虜者皆曰聚障曰設險然計薊遼千里之地東西二千
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
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一面衆寡強弱還不相謀欲虜勢不
張不可得也故議者亟請練兵廟亦慮此然臣以爲遊兵破虜誠爲
創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

上策中策無策

得兵三萬人列爲三營營分爲三軍各加訓練專備禦戰每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臣與總兵往來督勵務各召募以戰遇之邊外此爲上策萬一乘墻潰入亦願少寬罪誅臣等决一死戰取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能戰掩取徼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　上從之

正中宮以端治本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中宮以端治本

上曰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乃復言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雎之德樛木之賢

既被待巷之規

既被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欝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待疾愈卻還宮不必多言○海寧人董淵妻虞氏少慧知書頗

董吟咏　吟菊竹以見志

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淵卒痛絶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刻夫像祀事之五十餘卒人多其節○科臣張齊劾徐階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爲斂福齡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

朝廷有朋黨之疑

楊博等復疏劾齊階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乃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覺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論戍監候追贓發遣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一時世道休明之會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蠹弊過絶中外奔競積習杜階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深原其枉直委曲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言拜醮雖與王旦受金珠隱天書之僞適不相侔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引咎不辭者也安見論卒相者徒當

以無據賄賍驟擬論戍處之也階本不賴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阻言路部院諸公乃曲疏甚瞀而法司復甚其罪反涉阿諂報復之跡則夫朝廷朋黨之疑理勢所必然也

馬明謨條陳四事

七月御史馬明謨條陳四事一嚴徵賦之期二嚴扣存之數三重侵冒之罰四復屯鹽之舊戶部覆如議行○南科張應治條陳修省及與七事一曰勤政二曰親賢三曰立信四曰足兵食五曰平盜賊六曰復畫儲七曰察幽枉語多切直

上頗不悅○內使許義挾刃嚇財御史李道學執而笞之其黨忿恨不平是日朝罷內使百餘伺道學共擊之科臣以聞　上命緹騎執首事十餘人杖百戍南宮餘皆杖遣戍孝陵

張居正條六事

八月張居正條六事疏上嘉納獎之下部院勘議以聞

一曰省議論　二曰振紀綱　三曰重詔令　四曰覈名實

五曰固邦本　六曰飭武備

羅尚鵬上屯田四事

九月御史羅尚鵬上屯田四事詔如議行

一曰開墾拋荒　二曰清理侵占　三曰查覆原額

四曰追徵子粒

上疏極論財用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先是內降戶部取買寶珠黃玉綠玉黃金等項尚書高曜即時召商收買凡貴近有力之家以件當爲商人買送戶部倍索高價買完復出循環取利近貴大喜曜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科道論罷之及體乾爲尚書凡有取買寶珠金玉之類每執拆不行嘗上疏極論財用匱乏之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進令辦本吏領回體乾仍令亟上忌者毒激其吏偷伏而出復將原本送

芳罪狀未明

與內閣李春芳令諸體乾面諭不必上本體乾遂欲致仕諸所取留
叨執不行忽內降旨着閒住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
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罪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廢王誣殺朝選

十二月廢遼王府張居正故隸遼王尺藉至憲㸅頗驕酗多所凌轢
居正銜之而又美其府第壯麗乃以反誣下刑部訊治侍郎洪朝選
中洩反誣僅坐以淫酗黜憲㸅錮高墻廢其府居正據以爲第卒又恚
朝選不附已以反律憲㸅死刑居正誅殺朝選云○一冬無雨京師

京師大旱

大旱
謹按朝選福建晉江人性聰敏才智過人不避權貴以正大自持按憲㸅獄居正欲選附反得實不從居正乃謀殺之下泉府推官支大綸執不從竟罷官去朝選卒死于獄士論惜之袁了凡曰居正位列公輔身居台鼎非無有與可以爲第宅而必于謀反坐罪憲㸅乃擬其府而據之則不仁如此且無善及于朝廷衡不思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且不爲况據以爲第乎於居正之所予此竊其惜焉

楊博以題覆罷

己巳隆慶三年
正月朔大雨滂沱三月乃止○吏部尚書楊博以題覆外誤罷科臣
嚴用和言博自登仕迄今四十年揚歷中外民害邊情無不諳練及
正色衛東公守正今以小誤輒命休政非所以存大體孚公論也乞
留之以展所長不聽○內官監以製烟火延燒御史劾奏不報
太監滕祥孟冲陳洪廕弟侄世襲錦衣千百戶二十人○太學士徐

高儀疏請東宮出閣

階致仕○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待十齡來說

吳時來上保太九箴

上既免喪猶不親政吳時來上保太九箴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
去就無常親賢審恩宜慎畏二曰端游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歌詩爲字以通下情而考當
三曰戒嗜好聲色等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以之喪邦四曰
發綸音親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嚮屬五曰習奏事請遵祖
設寶座制會極門以批答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舛盭皆云不經
睿思不由閣臣中外駭異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
曰慎傳奏斥泰和山事旬日間六更旨意必有舞文之徒僅內批以

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

行私者令一切傳奏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禁私饋九曰禁誣
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　嘉靖末趙文華殺李默
胡宗憲殺楊允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
聞

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
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末謂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
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衢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
形也山谷狹隘林薄翳蘙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
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
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
有以也願陛下吏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
駐十區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兵部覆
議宜盡以練兵事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
駙馬鄔景和卒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辭以章疏據忠旣

嘉靖三十三年召入直衛以表符　聖節所旨奪職爲民隆慶改元
詔復原職直衛經筵至是卒于官當其爲民居崑山十餘年被服儒
者既召用時時爲　上稱引祖宗故事多見採納
三月土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諭禮部　祖宗之制宮中設六尚以備内治其選民間淑女十
一歲至十六歲者三百人○禮部郎中戚元佐見宗藩日盛祿糧不
給條議區處五事
一限封爵　二議繼嗣　三別疏屬　四議爵賞　五議擅婚
詔下禮部覆元佐所奏歷歷可行但事體重大仍行各王府虛心詳
議以聞上從之○大學士殷士儋言懇望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
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補
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闢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
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興衰源委動有
成算而因革制府非奏牘所能闡必宜召吏部命其面對凡沿襲積
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織造並許消查釐正更召輔臣而賜商議比
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上泰和香稅卽獲遣詞是大臣
所言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報聞○南京吏部尚書吳嶽陳六事
一曰勤召對　二曰慎輪對　三曰容直言　四曰崇節儉
五曰正趨嚮　六曰復執奏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
園龍鳳鞦韆裼傳遣監楹玉盆之費徒群小因而乾沒爲聖德累不
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

救不報○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疏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
及今審爲區處將來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以爲　國家屏翰此固一時也
迨靖難以后防範滋密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内補之
階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敷乃有共蓬而居分餅
而膳四十而未婚數載而不葬强者刼奪于通衢弱者浸入于輿皂
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今二百
餘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視國初不啻千倍卽歲供
之輸猶不能給其半况乎十年之後所增又幾何又將何以給之
議者謂祖制不敢輕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他段匹茶
鹽等用亦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米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萬石不
能給而于代藩遼慶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出自己而已減于前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可不變而通
乎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
立上五患十二圖疏曰陛下念濱河之民重罹水災時下蠲租之令
更繇　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
見聞者臣謹繪圖十二以獻一則曰水次兌軍二曰運河築堤三曰
黃河驟漲四曰昏夜守堤五曰糧船過河六曰黃河捲埽七曰茶城
撈淺八曰洪水衝城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嘯溢十一曰災民避
水十二曰糧船漂沒險阻艱難備識之矣　陛下惠然省覽知大官
之膳飯皆軍民之膏血必有惻然傷之者且今時事可慮者五東南

財賦之藪而江海泛溢粒米不登糧儲加徙須人命此京儲可慮一也遼鎮關隘洪水衝激環堡傾頹何恃以守此邊患可慮二也頃蘇河南山東晉地殷郡霖雨既久城郭不完積貯空虛賑貸無策卒有盜賊何以備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徼之間颶風鼓浪兵船戰士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浙產鹽之場鹹泥盡衝團竈俱廢此國課可慮五也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群疑奏上留中二月

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細故也田世威劉寶之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可論死今以特旨貸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有勢而求爲之……然有此詔耳然而此罪一緩則邊將皆可逃重罪而朝廷寧無今矣張鹵之疏正外奸錯內蔽見亦遠矣哉

陞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矣幼子邦寧綠母鄭欲干爵討請封其母鄭以爲妣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爲僉謀徐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言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胄宜斥以儆官邪邦寧越法干紀如律坐鵬舉狥情寵嬖鄭氏既娶於嫡夫人存日請命冒追奪讞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憾植者科臣王楨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旋罷免植生平峻潔處閫閑未嘗有情容其劾徐氏獄各司但坐曹中寢食乃以非罪去士論無不駭歎植父孫璽舉進士正德己巳爲興化令有奇政嘗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爲請白即自爲奏詔蠲田租之半又賑民之飢者以萬數　武廟南巡淮揚璽以同知攝守揚淮民賴安堵泰州飢璽發粟賑之凡活三萬餘人揚民至今思之嘉靖丙戌爲屯田僉事時戚畹貴近侵奪民田日甚

上以兩御史往勘之竟歸其從疆於民而核貴戚中使之產歲輸公帑銀七萬餘兩又以兵備巡歷雲貴大同雲中所至以廉直稱持身耿行並方古人

上大閱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盛時以爲曠典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直言無隱略云時方多故百姓怨咨近代中原之谷也鼙鼓一聞則三關震動徐梁吳晉衛洪波滔析而四顧無烟刑戮落刑勝之區也強梗憑陵而嘯聚浙直閩廣財賦之藪也奸宄剽竊而師勞宗藩之坐窮撫籌中澤之哀鳴尤慘物怪人妖天鳴地震彗星兩見于女尾日月繼食于元春正微臣竊哭流涕之秋　皇上臥薪嘗膽之日也訪臉已三春矣曾召一大臣賈一講官納一諫言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誨之功姫姜連說珥之規日覲絕瞻咨之益回話屢幾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可破近而手握王爵口啣天憲風行勢協機穽盛成會使台輔具員九卿拱手元良愊側于孤立百職駢首而奔命茲霖雖未冰月已兆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明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隆慶四年

正月朔日食詔免朝賀○陳以勤疏言臣因頭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鳳以滌邸舊臣不忍捐去謹條六事以補衰闕一曰愼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庇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本

上嘉納之因累疏乞休上不得已允之加太子太師○高拱疏言武宗商政止于三事今　陛下以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皆　先帝聖斷之政而群議及異尤非繼體所宜其郎餘權用亦多偏私如唐樞以進言削籍之類不錄者悉查例以行○尚衣監傳旨令南京加織段疋十萬部科執奏宜令所司亟進原造之數節官用不乏民困亦蘇　上命加派者惟御用三分之一餘悉准減造不必加

二月原任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諡恭肅賜祭葬如例鈞進賢縣人端嚴廉正曾劾奏武定侯郭勛太學士嚴嵩右声大震居官四十年始終一節○高拱請儲才以待邊鎮之用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閱務節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文不煩于假借或遇邊員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追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如此而儲將之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涉艱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遇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

上褒嘉亟如議行

四月利科鈔化以審熱請釋係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等詔釋履淳為民芳等充南京淨軍○御史邵陛請行各公侯伯應襲之子與已襲而年三十以上者俱赴京營提督教以騎射韜略併選中式武舉及武學官生之穎出者淬礪以需將才之選從之

五月戶部李已陳君德節用疏因劾太監崔敏傳買金珠并操紛紜上怒杖已百繫獄君德削籍○都御史霍冀守禦疏言國初制虜內恃雄關外聯重鎮若稱天府之國也自大寧內徙京師遂露左肩所恃者朵顏三衛為我藩離耳而夷虜向導交通于是虜日窺邊而薊昌戍守無寧日矣始以倉卒至調陝西客兵謂旋練土兵即當罷遣今二十年矣土兵之練何在秦兵未起而越兵復來山東義勇又以防秋至矣昔土民皆不可用乎自做唐土兵之制隨地訓習以備戰守毋徒調劍為也章下所司○初以內供不足數下戶部取之太倉又命買金寶兩尚書劉體乾多執奏不即奉詔至是索兩年例今過期不至有中旨詰責體乾手詔勸問勒命開住科道交章留之不聽○虜酋俺答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怒于俺酋挾其妻叛入邊　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雛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爲帀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牴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資谷蠡獲駕塞外其與黃台吉攜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攜則以師助之外以傳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為不可邊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啼俺酋亦悔且急乃以款來而擁十萬騎壓境崇古因諭以存郵恩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斷背盟世世願屬無二衆有子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市于是俺答執送叛人獻闕下誅之封虜酋為順義王諸虜酋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有

五子十萬騎強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酋則務以餌中之飽其欲
于見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
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敘蔭署書廚府。輔臣選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節以才
力者爲之猶懼不堪節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
流即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
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生民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壯力強才氣超邁
者除補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
貢三途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
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譽毀
殿最俱異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厚結納世蕃播惡流毒宜追
戮炳屍逮治其子繹姪懋穀籍其家得旨炳削其官追奪誥命子姪俱
爲民資產如數籍入
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州三百里皆淤而坡礙爲河時漕政
大弛漕船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故河水橫決漕舟逆流擱
損至八百餘艘死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河道
御史萬恭疏言黃河自西而東淮自南而北會于清河口東南入海
夏秋海潮既盛河復騰湧河不得入海迫流入淮淮不能敵故河水
倒流而泥沙一擁遂至壅淤既淤則必衝缺土而決之矣今惟疏其
下流擇其決口水將自順毋煩多謀以滋勞費時科臣李貴和言比
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副使王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

運 上以事體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價往視之
十月命誠意伯府輔國將軍顯燁襲封爲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而奏北虜封貢事兵
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 上曰卿等謀畫其即行之于是內閣知
事由宸斷異議稍息矣
辛未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行講見禮
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閑習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二月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四事以責言官一戒覬望二戒紛更三
戒苛刻四戒議短求復言秉政者勿用希旨之人致黨同伐異以傷
善類更飭中外臣工必懲既往爲戒將來奏入補外
三月殿試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左都御
史葛守禮疏陳官箴士節六事請曉諭今歲進士一曰端趨向二曰
崇節儉三曰正心術四曰勤職業五曰敦亂臟六曰恥贓廢 上然之
四月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卒皆入帥府以給廝役間以遣京近邊
卒餘疲無復有生理而夜什生齒日繁強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
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
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
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聞教官得授本省隨方准
以爲便乞視此爲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陞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

許瓊從祀孔子廟庭

有差○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許瓊從
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六月陝西巡按龐尚鵬上言留翰林顧人俞兼報聞
十月張居正以少傅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十一月天鼓鳴

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精

十二月上謁陵○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遵駕親瞻
聖容微減于前矣　皇上一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
生正宜遏欲養精頤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
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
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隆慶六年
正月以呂調陽為禮部尚書○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
賀畢仍賀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

皇太子出閣講書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總督漕運王宗沐言黃河泛溢數患漂流

王宗沐議復海運

故科臣議復海運而縉紳之處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
之然其利害則有辨矣古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漲茫
無山則趨避靡及東南水渙則蛟龍穴居故元人海運多驚若起自
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竊謂北海中多島嶼
可以避風蛟龍有往來而無穴窟又其地高多山石舟至登萊因有

王宗沐條上海運七事

購遂以取其速而又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當今佐河運之缺計無
便于此者因條上海運七事部覆如宗沐言詔允行之

四月浙江巡撫日見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月光蠙電水
嘯應之○侍郎劉自強條五事一曰保養聖躬乞凝神定慮忍性抑
情毋遑旦夕之樂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償衆欲之攻則

人才用舍國是

聖德純而聖壽永矣二曰總攬政權先帝英明果斷臣下莫敢弄權
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奉行人才用舍國是更張果出宸斷乎
協公論乎即輔導東宮乃閣臣之職而敢偷身便朝廷名器本勵世
之具而敢以市恩乞大奮乾剛獨觀萬化則上下莫測其機而政權

百官奏事皆以效忠

不至偏重矣三曰慎儉德近者內府取銀已數十萬求璣琫作鰲山
鏤金雕玉國計日蹙所宜痛戒四曰晉心章奏言官奏事皆以效忠
非有要挾乞于當理者虛己之狂直者恕之五曰用忠直即位以來或
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非望風承旨而攻擊以
泄憤非迎合權要而希援以樹恩皆本忠直乃遭斥逐乞速用以盡
其才疏上譴興國州知州
　支大綸曰劉奮庸此疏言皆中窾而逕屏承旨迎合權要尤切中西臺詐官之弊

切中近世言官之病

科臣曹大埜論高拱大不忠十事請如嚴嵩故事特賜罷黜
上責大埜妄言調外任○巡撫張佳胤疏言應天轄寧池太廣徽地
里遼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慶九江道近如礦
賊流刧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問閫不至軍民呼

張佳胤請設池州兵備道

譟入府而僅以和解局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寨可以鈐束之乎乞
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兵科劉伯燮言故總督
曾銑恢復河套胡宗憲討擒倭寇海波遂寧皆立功之臣竟以罪死
宜加卹錄以為邊臣勸從之

五月角亘隸龍目井化爲酒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倚坐御榻　后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遂不能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而出翼日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吳瑞登曰史臣曰光時法令嚴明百官兢兢

上乃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作斷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節謹度好生戒殺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問以問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寺供

上曰若爾則光祿必日殺一驢以備內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以請候

上旨爲豈約嘗裁取至約若歲省光祿萬緡其節儉如此雖震怒言官然責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于色寬虜沙漠之表慕義來王唃嘶憑林之聲俛頸就緤即史稱嗚鏑消滑燧冇井關未足喻其烈也至君守祖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煩先儲宸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享國未久而規模弘遠矣

支大綸曰帝寬洪恭儉從諫弗咈使李芳不黜高拱早用內外夾

持而不感于脒祥諸宦之導凱演之孝必何以加焉

上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上御平臺　召首輔張居正至　座前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勞又以　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　慰勞備至焉　賜銀幣　戒諭文武群臣　山陵禮成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　上賜輔臣張居正　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爲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節法道古爲世名寶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

十八卷終

溫陵　陳龍可
秀水　沈國元　纂定

神宗顯皇帝

萬曆元年　癸酉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車皇左右執之。問其名
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輔臣張江陵擬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
既下廠。適有一辛儒者與朝夕同處。饋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欵厚。
因教之曰但稱自閣老高拱所來。欲陰行刺
上。而廠校輒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關係重大
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不懌。太僕卿李幼滋
者。荊人也。方病。注門將強起詣江陵曰　朝廷今得外人而公即令
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
以自解。江陵俛然以對。刑科衆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
司審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繼英
上疏。猶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欲甚罪之。乃票
旨罰俸半年。尋以他事降謫。威衛衆口。時令錦衣朱希孝等會審。是
日方將鞫。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
駭懼辟易。理刑官門一清因屬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誣之。我輩將有身家妻子。他日能
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將王大臣先行夾責。大臣揚言當初原
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
事洩。遂罷審。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
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遂處斬。究自是臺官權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

二月。惠州平。惠東有巢曰陣鳥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最山深箐。
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黃世爵等得嘯聚其中。
奪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紀罔頻至。　皇考時監一清賴元爵
盜房巢餘而曾廷鳳江濮王晃葉貴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
寇。縣府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賊。往歲當事難舉兵。首尋然從寬
羈縻。取所獲一二以冒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爲巢
南憂。宜此爲督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化誨。既稱據險而猶稱堅巢
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皇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與于是大
誓文武將吏進搗其巢。俘斬監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
走匿巖谷餓溺死者不可悉數。　捷聞。賞賜有差。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大意以綜覈
名實爲先。乃當事者竟歲彌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數奏從文具耳。
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各置
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敢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劾其事。請　詔下所司
詰問。責令對狀。　報可

謹按府傳與諸列聖世紀諸自禮侍致吏侍元年孝廟二年辛其術值對官替同亦一奇也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昔

世宗皇帝嘗諭太學士張璁曰自每有左史右史之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殊名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修之職本自備官謄騰之由實在臣下即如週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該專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檃栝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前朝之大紀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一聖之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竊我

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 踐祚以來普政鴻猷班班可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冥以垂闕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恭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冒責成　一議史臣侍直　一議纂輯章奏

一議紀錄體例　一議開設館局　一議謄錄掌管

一議補修記註　疏上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朝賓援 世宗朝董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輪乞恩造墳事例題議折銀二萬兩

上竟其薄下部覆議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價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闢號舍增蓮池榮與視舊制不啻三倍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六卿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與講讀臣 賜一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 郊禮圖考

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厚市夷賞諜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三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吶脫走將校王蠻會蓮順關督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關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賜西房二子並進都督僉事

丙子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劾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從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謹按吳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用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涂陽餘姚之手

輔臣張居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制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詔書數下蠲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
竊發 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民有飢餓或歲大祲
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 大猶無羨金而民間役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蠲析十分之三賓公猶
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讀學士申時行
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是科蘇濬楊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
二十八人以掌詹汪鏜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照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
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
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
進學習事為將來用之之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照復初制江陵議
以所考上中卷兩項內略示甄別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
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省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乃准會
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者
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級回籍以埋沒雕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
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擧贏令群臣嘖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茅舍以木京師試
院改舊禮部為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新揮紀綱波
宮舊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 奏請改之以前皆
于武學借用搭蓋茅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至是始易以木
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為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循西雞旁平羅旁稞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
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開闢以來未有聞其渚者
國初鄧中國用剏業兵前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
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璉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冦掠蔓延
三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多模稜含之見會石汀入為大司馬首輔張江陵推轂大司馬凌
雲翼詰 賜璽書屬凌雲翼畫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鉡金十一萬
為犒賞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令五楫北三八寨諸
猺雖萊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
萬八道並進克木黃山椎破諸岩嶠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三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控制
上賜賚有差○首輔張居正奏聞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 上批欽天監擇來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 命閣臣撰勅 加恩監修總裁等官

張居正請照常行刑以順天道　張居正乞恩守制　彗星見斗牛間　吳中行四人疏言　江陵屈膝求解　索刃作刎頸狀

上奉　聖母慈旨豁　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奏
以爲凡官吏軍民人等犯皆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審
問既明惡依律處決不宜淹禁累年不行處斷奉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上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
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
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上同各上表謝　恩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上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張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完日即迎
母來京侍養○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　允歸葬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謹按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文毛大臣將後天子憂危天下受殃
大內火○授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從
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
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端慰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至明日
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陵
聖治事
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
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
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
測學士曰卽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
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出十月二十二

許文穆鐫玉杯以贈中行　鄒一峰大有關係文字　鄒南皐大意與一峰同　馮夢禎留館

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
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
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
不惜刳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復加
鋃鐺且禁獄逾三日始舁解發戍爲更辛楚時鄒元標觀政刑部
憤甚視四人杖畢而疏上越二日受杖謫戍貴州都勻衛時中文
定爲堂尊侍郎護持甚至
謹按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奪情起復悟不知從俗謙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皐疏則入江陵德事而大意亦與一峰同
戶科給事中李淶疏言　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
事請乞改　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旣滿入京時流中庶常凡四人
沈自邠陵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
別省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言張方怒雖其子居三甲馮
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罣館故爾因盡留三
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詭卻外
候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狀江陵怪問故且曰有心事
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
修蒲州悅欣謝歎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
述逕平泉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順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
愎決不令會元旣入館後爲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廟
宗欲議之說亦未必眞渠眼孔僅大一紀詭謝具眼

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浸而獨
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闢
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有請開黃河者有謂新渠故道當棄者有
謂宋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毀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圓
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
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
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析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又
令諸臣將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
當事者人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
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
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
堤相望屹如巨防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黃河以歸仁堤勢
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并黃浦皆
蓋趨清口會黃所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桑地
稍稍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撓于轉輸入大司農矣
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闡化王巷頓剌麻也故號稱
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廻轉法功德世界佛大
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答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
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從以奉臣錯教無聽逆者其教化可知矣
詔更定時享祝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造閣于本間稱
大廟時享原辭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 皇祖考妣

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曾
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
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
祖妣孝靜毅皇后 皇祖考世宗肅皇帝 皇祖妣孝烈肅皇后
皇考穆宗莊皇帝 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 原廟而下既備
列 大帝后乃又加以 五廟則不止于九矣今查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
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祫東壁下配享該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
牌按 帝系圖壽春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寶慶以
下七王爲侄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爲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
高伯祖寶慶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遠不宜仍
稱高曾伯祖叔親盡 帝后止稱發號今壽王似因改稱本爵庶于
名義爲協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
朝祝文弘治中自 憲宗而上稱 八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
宗而上稱 大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蓋其時 世宗新升之
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增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與
實乃 時享祝文首 皇高祖憲宗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
數名義委爲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乎假 廟當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稱不宜差

計無便于此者八奉
聖諭欣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着戶部查節年所欠數目
郎今應否盡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
部一併議妥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贈卹有加清平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
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
應之寶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
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磨算上下皆不
得欺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渴所司令人寄從其孫幸放起死
矣尋復起被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
五十八秦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夜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
月溪親役我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勸苦運石甲首自朝
酒勞之無絲毫侵與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爲盜事發逮補
獨我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哭三日初不知何
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
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
琉球使至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冊使也以
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年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
謝杰之冊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道作
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被一造費可
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有問安月有進

宴頭從四五百人濫圖五六月糧食備賞不可勝計故悟學編有
彼國遣陪臣至省換使封之議
庚辰萬曆八年
三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
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有差
諸校長拜品位最着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白翁一鼎劉元震許弘綱楊鎬崔尚書面顧憲成馮允中柯挺韓姜士昌黃體有
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　從之
行耕耤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尋官參傚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署
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
協管府事但充副總裁各暫停常轉等在史館遵照　勅諭事理將
新校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刪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將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
久僞濫編戶不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
故田畝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
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
養與可知何嘗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
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益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

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請大明
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减二十七萬餘
自所减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淸丈以
洗其弊時勞中丞奉 詔蒐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
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學顏請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撓法
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
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既不
減額亦不溢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陳又民間新所墾治皆
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爲
世業矣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數陳 謨烈以裨 聖學臣等謹屬儒臣
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
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
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
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
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
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
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屛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
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册浩繁遽難卒業容
臣等次第纂輯陸續 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講既畢臣等
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祖述大指如
聖上偶有疑難卽望 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
其餘司章疏有緊要者卽于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
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
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卽 燕息深宮之日猶 出
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
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靉陽寬奠巴復入犯永奠堡我師郤敵追奔
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首級七百五十四提督會
上春祀祈穀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李成梁各
陞賞加秩成梁予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從林剛谷入副總兵
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爾後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
弱矣
辛巳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兼令待
上清讌覽問經義條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屛去不御仰惟
聖學益治 睿志淸明不勝欣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
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而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
誘之奸不入故雖藝乃小枝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猶

以謫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之旨比之珍奇玩
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數
華藻獻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祕閣
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
諷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
中校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啓沃任樞機然
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等俱選以
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俱儲
以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直日講官在館
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其所採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
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
不時　召至　御前　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
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務
自磨礪甚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
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
武義孝子王世名年十七時父良爲族侄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
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銜封識俊有所
饋亦佯受之雖盞蔬亦捐有不計值封識着移繪父像竹傑帶劍侍
寢室朝夕泣拜一杯銘之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游邑庠不
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生子甫數月撫之謂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於其鄰
醉歸孝子乃迎而揮其所帶刀立碎其首以報讐故號於衆歸以白
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饋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邑令欲白
其情因宥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
而死死之日雲霧晦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遂近
所覩者載道

謹按世名爲父報仇一節始願含忍六年主顧不暴見刑剮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俟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其智足多也難而手刃父仇視死如歸雖孟軻致死韓起舉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易乎務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以身死全父尸難易國奉公之恭遵亦不過此不惟盡孝而且盡忠誠古今來一奇男子張鳳翼爲之立傳有勸于天孝民妻之不客載減也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録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
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飢或
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如
訓録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議賑濟以安之
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
米儘有餘饒可以協濟民惟邦本須將加　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雜色衣服紫雜色帶
鄰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
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上頒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曰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
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
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
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賈詠皆八十俱蒙特恩遣官存問是先
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
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為清懲貪
墨以安民生定經制以核產賦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
官常振肅海宇稱為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潛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于
先帝命檢　成祖之于　仁宗故事階為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
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為纂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預　册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
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
問一節似應從優厚以彰特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為　先朝元輔當代耆人　特敕該部查照嘉靖年間
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敕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舊敘思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
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兔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徵圖其傍似碧空瀰月上有
丹桂花子蕃蕃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圖毳毛纖澤意態姿
閑真是神物爹　宣皇帝文武全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
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召入值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
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常藏趙固圖其副勒之石

壬午萬曆十年
四月張佳胤定浙亂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時張本
勅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梧蒼諸郡民家子
願選而故少保胡續宗倚之起戰功餉賚至厚縣官廩不貲故尚書
趙文華來代稍稍為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
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縮以柔孔為急而士大
夫因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
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嘩
于兩臺使者撫臣吳善言嘗守姑蘇用循吏治效聞遷不習兵弗聽
令于錢自如乃洶洶為惡謠冀以恫喝止吳吳持之益堅額徐兩臺
使言之諸司遣傍睨亡恥者於是兵有二魁魁曰馬文英楊廷用者
其黨謀于治餉僉事王詩之門詩之毗逃闖入幕府吳匿他室呦得
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
晉吳自譽服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釋之歸其明日二魁
與他魁者自相鬨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依隊甲而申
違乃隊得斬以徇冀吳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祗無與也

商量殘 鄉人多 可居

海忠介疏論江陵奪情事相傳示者宗武以爲奇貨可居也多方偵之而宜械諸生吳士期誣其好奇節嘗草書欲上江陵未果宗武即指爲疏稿士期實客台操院胡檟亦江陵黨也聞之江陵獲書云可即寘之死勿赦於是宗武答士期數百不死閉之空室絕食衣藏乃死宗武由是驟歿杂旦陪推恐無矣江陵敗嘗者論宗武永戍廉州時正大理評泉齋用無黨律斬之不報予居恒壯王公之議論而恨宗武之漏網也及起海北詞宗武則若伍僅兩月逃矣乃移檄江右湖西道捕之宗武素驕氣盛見予檄有昔華既兩觀之誅今復逝三苗之竄兇擁義士尚尊 君命而投荒逐寇耶臣反覩 國恩而離伍等語且恐且憤遂發狂疾號呼奔走自投廁中食穢物醫治罔效一日大呼海北道來拿我饒屋而走其次子靚之忽倒地上鐵鍊擊碎其首死而宗武亦仆地久之乃甦旋屍大哭曰就殺吾子家人詰之故竟弗知也而狂疾亦不復作矣宗武四子惟此在學有名噫豈非天哉食穢物者食衣藏之報也殺己子者殺人子之報也而其生好秀才寵子亦好秀才又正相當云

宗武什 久乃甦

 十九

邪臣反 觀國恩

學相具屢者最不易得獨惟郭元振一人 語明則常慕嚴嵩與化李春芳江陵張居正江陵嘗論武弁云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諸書屢拜齋則虎而翼善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韜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不知此三者文武兒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兇之也

三者文武兒共之

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京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棄流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惱甚自縊死有一大家少婦見夫餓死將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扯在萬人坑中少婦大叫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氣 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救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食晝夜哭三日而死

是年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 朝議方懸購會是加奴仰加奴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阿台亦怨王台父子縛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二奴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出塞別將棻得倚嚮而北李平胡嚮而南大破賊曹子谷得叛

 三十

千三十九併獲寬奠溫河衞指揮使銅印一顆

謹按女眞古肅愼地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靺鞨 [illegible]

有力 爲

禮部尚書余有丁入文淵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卒謚文莊

癸未萬曆十一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余有丁吏部侍郎兼侍讀學
士許國充主考官取李廷機等三百六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朱國祚李廷機劉應秋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庶
吉士二十八人以吏侍陳經邦詹侍周子義教習之李廷機葉鏡劉
應秋史孟麟馬應圖錢道衡姜應麟葉向高郭正域徐大化王士崧
楊國楨王士琦楊守峻徐應聘梅國樓梅鷗祚文蔚最著而葉李方
朱徐張位至台柱
時申玄瀞張首揆童麾南宮魏見泉係陳時事因言
廷試閣臣為請恭官其子須俟去任後方可預試蒲州不悅見泉缺
外李修吾救之亦賦有請于文定者曰近來直言之士不乏相國亦
率能優容但科場事鮮有觸及者以此為執政所諱不敢犯手也今
獨見泉李言之比得 嚴旨各各袖手旁觀獨李修吾抗疏回護
以為此兩人方是真能直言相國能于此兩人優容方是真能優容
纔稱思之文定曰君言固是第有張老先生主裁國不得而強也無
何蒲州歸文定日以親李二君為念比探月俸在選司文定與尚
之即日具疏見泉轉南吏部修吾考滿至左文定復為言諸吏部擢
山東僉憲副至大用
加上 兩宮聖母皇太后徽號 仁聖上加康靖 慈聖上加明肅
六月輔臣申時行等奏曰翰林之臣雖以文學侍從為職然必其涵
養德器砥礪名節不為流俗所移庶幾他日可以大用顧其人品不
同有器識深沉待時而致用者有慷慨激烈因事而効節者蘊藉之
士纔能以養實其學而慷慨之士則務發承嚴廝厲奇備其得出為

苑而後成物者適幸而已故 國家于此等之人尤宜避實而保持
之乃可以作士氣正人心為忠直之勸竊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
討趙用賢往以綱常大義感憤直言摧辱禁錮幾不自保
皇上憫其無罪遂之薦官海內喁喁翕然誦
皇上之明聖然此二臣者遭挫已久痂痛已深不宜但叙年資循從
常調先該言官交章論薦及近言御史曾一鵬又請優擢以示之公論
與臣等所見皆同相應酌處查得春坊員缺數多近又該右春坊右
諭德羅萬化陞遷所有印信缺官掌管合無尺勅下吏部將吳中行
量陞右春坊右中允仍兼編修趙用賢右春坊右贊善仍兼檢討其
右春坊印信即令吳中行署掌各不妨纂修事務恭候 聖明裁斷
浙江巡撫張佳胤題稱巡撫衣吳文熙及都給事中蕭彥王敬民恭疏稱薦
以節民力
八月上躬祀山陵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巡撫劉世曾等報稱隴川岳鳳勾引緬甸
恭應裏兵象一攻騰衝一攻永昌因是月擁衆渡江難遏罷將兵象
收回候秋後來
上命後嚴鎮巡官嚴謹哨備一應募兵操練分布防守事宜著實舉
行 皇長女誕生 時京倉積米足支八九年計部恐久多則紅腐
爛而太倉銀庫歲入甚少明年各邊 表討銀例支給不敷議請以
糧之有餘補銀之不足乃一時權宜之計
上慮漕糧改折一時要米不得接濟不允閣臣申時行等因言議折
三分之一原非全折又止議暫行亦非常折于理財經 國之務似

極可行但欲行三年則爲期太遠不若太僕臣等仰體　聖意請暫
准一年以濟目前之急
十二月上方修省諸輔臣鄒元標御史范儁是言
上怒罰俸降調有差
是年阿台益糾虜大舉一從靜遠堡一從上榆林堡各深入前至瀋
陽城南渾河李將軍馳往虎皮驛撓虜稍却阿台方擁千餘騎縱掠
撫順邊渾河口徐引去李將軍因與兵備使者四方會議此逆雖在
逃禍未忘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塞百餘里直搗古勒寨寨陡峻
三面壁立塹甚設李將軍用火攻衝寨經兩晝夜射阿台死而別
將秦得倚等已前破阿海寨誅海上毛憐衛男兒彼弟子寨與阿台
寨惡亦梟逆也是役得級二千二百二十二御史洪聲遠勘前後功
次踰三千級擇日宣捷告　郊廟祭督臣周詠撫臣李松及成梁功
各陞廕加成梁祿米歲百石杲子擇自是雖逃撫賞更畏懼邊夫一
舊賊云初杲自恃黠點剽悍稍日者徼度出亡未即死然旋至台案
就縛矣杲以屬異種殺邊吏至磔尸剖腹皆不畏漢法飾取誅宜
也○時逞加奴仰加奴與台虎赤盃借西虜慢兒忽太等騎可萬
餘嚇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歹商日尋干關將逐鎮邑勸王杲遺孽
阿台總督侍郎周詠因念歹商祖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　勅
便宜歷報可是歲十二月逞加奴仰加奴衆永堅役糾虜攻猛骨孛
羅大掠歹商諸寨巡撫都御史李松再宣諭二奴嚮益挾請賞勅於
寨與總兵李成梁計李將軍伏兵於中固城去開原四十里都御史坐
南樓上先期令參將宿振武李寧等夾西關伏因寬備鞫雀兒阜往

諭約曰中曰如兩人因聽撫則賞職否戮茶中勿起不若若聞砲即
嚴行前如今亡何二奴擁精騎三千餘劉鎮北關請賞賜三百勝前
諸關門順積志目白虎赤劍砍雀兒阜中砲兒阜友擊一虜墮馬餘
虜稍殺戮兵十餘於是軍中砲發如雷伏盡起叢前斬逞加奴仰加
奴及白虎赤逞加奴子兀孫孛羅仰加奴子哈兒哈麻嵗馬兒共得級
三百十一李將軍兵聞砲亦繼至攻獲級千二百五十二捷聞告
廟　賜賚差有是海西晝廠台子孫但有可數年而逞加奴遺
孽卜寨仰加奴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讐連西虜以兒部侵掠部
夷及歹商數入職者猛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詩秣索貢勅如二奴
時

甲申萬曆十二年

五月　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封國地方未有　欽定於是府第
未見　建請於是閣臣申時行等請及時舉行以昭　盛典
故臣張居正籍　旨抄沒　國法已正衆憎已平矣乃其八旬老母
暮自無親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刑部尚書潘季馴等
上疏懇乞　聖慈保全餘孽
上惻之下　明詔曰罪犯財產既盡抄沒其家屬監押的撫按官亦
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疏失罪人不孝之冠職部便行文與撫
按官知道欽此
八月吏部侍郎陸光祖致仕
九月遼東總兵李成梁上疏辭任
上命撫按督臣申時行等摋其所得李成梁身經百戰屢立奇

功要厚畀其威名封殖賴其保障衛邊大將難以輕易
皇上推心委任獨斷不疑深得用人之體仰惟　聖見允當不廢欽
服但計功名忌于太盛寵祿戒于滿盈成梁身為主帥世襲伯爵一
門父子兩鎮總兵功名已盛寵祿已盈矣在成梁之心亦必欲少加
抑損而求免于猜忌在　國家之體亦宜稍為限制而後可以保全
若伊男李如松見任山東總兵似應准令辭免其李成材李如柏止
任裨將非有重權仍令照舊庶足以安成梁之心而息讒謗之口矣
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照平樂知府周詩給餉稍遲誠為有罪然各
官軍止應訴于府縣司道聽候設處豈可遽殺人行劫叛入猺峒亟
方蓋因此輩皆召募烏合之衆驕悍難馴豢養之則易惰約束之則
易怨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散而歸以稽餉為名寔非有累月欠糧
逃避無聊之情也既已背叛自干法紀豈得不行誅殄然　各軍乃
自取死亡非盡周詩之罪也若因此一事既拏知府又拏　備兵備
等官遠方軍士聞之皆謂司府之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輒呼衆
將來司府官員畏軍士如狼虎不敢約束天下自此多事矣且非獨
不樂一府廣西一省即令九邊軍士數十餘萬其間餉支放不等有
後月支前月者有後季支前季者若此聲一傳各邊軍士效尤而起
督府皆束手蹙額恐生意外之變必務為姑息苟幸無事將有紀綱
欽變之患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周詩
一人不足惜而長軍士之驕氣則深可憂竊一府西之軍士不足憂
而生九邊軍士之叛心則大可懼臣等受
皇上重託不敢不為遠慮圖為紀綱計若有毫髮庇護周詩之心則

臣等甘伏斧鑕萬不敢也合無將周詩付法司從重擬罪武應鑑寔
難免其拏問候法司擬罪令兵部議處乃為妥當也
十月禮臣申時行等疏曰先該御史詹事講疏白先臣王守仁陳獻
章從祀學宮有　旨下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議該諸臣論奏
不能深惟　德意而辯執多端或又詆訾守仁奉　旨王守仁學術
原與宋儒朱熹互相發明何嘗因此廢彼大哉　王言亦既明示之
矣而議者紛紛迄無定論續奉　旨便會官廷議庶一衆說不必紛
紛具奏欽此仰惟
皇上重道崇儒　德言屢下深切著明如此今該覆議乃請獨祀布
衣胡居仁臣等竊以為未盡也彼詆訾守仁獻章者除所謂僞學霸
術原未知守仁不足深辨其謂各立門戶者必離經叛聖如老佛莊
列之徒而後可若守仁言致知出于大學言良知本于孟子獻章言
主靜沿于宋儒周敦頤程顥皆闡述經訓羽翼聖真豈其自創一門
戶耶事理浩繁茫無下手必于其中提示切要以啓關鑰在宋儒已
然故其為教曰仁曰敬亦各有主獨守仁獻章為有門戶哉其謂禪
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今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
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
其謂無功聖門者豈必著述而後為功耶蓋孔子嘗刪述六經矣然
又曰予欲無言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門人顏淵最稱好學矣然
于道有以身發明者比于以言發明其功尤大也其謂崇王則廢朱
者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並行而不悖蓋在宋時朱與陸辨為氣相攻
兩家弟子有如讎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昔既不以陸廢今獨以

以明真儒之有用

王艮守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帶以為容而究其實用往往病于拘曲而無所建樹博學洽聞以為學而究其實行往往狃于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之沈錮久矣今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而不安于拘曲一以明實學之自得而不專于見聞斯于聖化豈不大有裨乎若君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宜併祀我國家二百餘年理學名臣先後輩出不減宋朝至于從祀乃止薛瑄一人殊為闕典昔人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伏惟聖明裁斷主持益此三賢列于薛瑄之次以昭熙代文運之隆

是年禮部尚書王錫爵入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

後祀止薛瑄一人

聖明實紀卷之十九終

二御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三十

溫陵　臣　陳龍可　纂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神宗皇帝

乙酉萬曆十三年

詔停止燒造磁器

四月御史鄧鍊條陳請停止燒造磁器先是江西撫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用者茲因鍊言。特賜停減○時民間若旱

詔免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上焦勞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

七月　聖諭云朕軫念民生留神吏治比者重懲貪墨嚴禁饋遺明旨宣布甚悉各官遍不遵守昨者南院御史龔懋賢已着重處近聞贓吏濫受詞狀多斷罪名贓罰之入者多半充私橐若嚴旨切責今後部院大小臣工及在外撫按司道等官務要潔己奉公不得仍前沿襲舊套再有違犯的重治不宥欽此。

在外官務要潔己奉公

八月慈寧宮完美。　宸衷悅懌。　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遷御新宮。

定鄉試主考官

定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張一桂洗馬陳于陛應天諭德于慎行李長春浙江修撰孫繼皐刑科右給事中常居敬江西編修余孟麟吏科右給事集時新福建編修黃洪憲兵部主事蔡文範湖廣檢討張應元禮部員外李同芳河南禮科右給事中陳大科吏部主事鄒觀光山東兵部右給事中王三餘禮部主事孫承名山西吏部員外王教刑部員外魏允孚陝西禮科右給事由嘗戶部主事蕭良幹四川兵科右給事唐堯欽刑部主事王德新廣東吏科左給事楊廷相兵部員外江鐸廣西工科給事中張棟刑部主事林兆珂雲南吏科給事中楊文舉戶部主事彭遵祖貴州工部員外周慶賜刑部主事熊敦朴是科以後各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官用甲科有司教員充之而教職同考十存二三。

九月湖廣巡按御史論同考推官李樂侵各試官權多取中諸生而李同芳故庇之不行裁阻。得　旨樂降級同芳罰俸三月。

謹按是科鄉試各省解元順天張紹魁應天劉羅員浙江馮夢□江西熊商文福建李光縉河南騶思聰陝西朱勛廣東何家□俱中進士共十一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十月四川撫按官題稱松潘番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　攻擄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勦兵部題覆行令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當是時

上勵精勑政于故相張居正所建大有更置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　先朝言事者而

上雅熟直臣海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時相申時行王錫爵於以南京右僉都御史起瑞五月初抵南京乃冠服上任而與當道書曰主上勵精天下想望願與公等同輔太平之業盡天下稱賢差煩吾輩吏實貪比實弊宋易爲攻未知能如願否耳至日觀者塞道路更相傳田君知海都堂來否已來乎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且亟辭擬陳治安疏謂令日命令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擇縣欲擇守令先司道欲擇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部閣大臣及縣令

于君身疏甫上而有南京右都御史之命海瑞三遷皆奉詔也南京
爲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稱偃坐蒸于諸御史無所短長
取相引爲尊重他吏治民事無相關者稍稍積望歲月且遷北矣瑞以
爲御史職刺舉表百官南臺亦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爲約
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臺即論一人至逮訊褫職又
有一御史爲戲宴者瑞集諸御史堂上謂之曰爾等亦聞
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又以都察
院無不當聞其五城兵馬若有司于民事尤關切爲釐革其苛細不
卒之政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塗傳巷誦自大僚至丞
即無不稟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爲大宴樂甫花午首燕
磯諸處官舫游屐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而瑞初不苛
求公退肅然杜門蕭然而已
房寰爲南直隸提學御史婺士納賄恣睢狼藉吳人號爲倭房公而
擬阿房宮賦以志恨寰故知瑞嫉貪不少借爲將發摘者逆爲疏劾
瑞瑞亦疏辨吏部覆請照舊供職寰再疏言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
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極其詆詆疏寢不下於是吏部進士顧允成諸
壽寶彭遵古上疏言臣等自十餘歲時聞海瑞名以爲當代偉人萬
代瞻仰莫有望之如天上人不可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
第一事疏其有功于社稷可千萬世此
皇上之所知也房寰貪污狼藉私橐巨萬鎮者欲吐視同臭穢聞海
瑞之風宜媿死無地矣乃强面目而反噬之且天下爲寰甚易爲瑞
甚難寰自貪鬻之利而反笑瑞爲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惟

陛下察寰從寰天敗瑞罷職又以便官地至削籍○海瑞介被論至
曾賜大武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疏論救以非言官不果後讓居
潮之偕同年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示擊節稱
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南都民故若火甲夫差盡城垣尉卒
乾沒其中而豪家爲影射紛不可詰瑞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倣
清丈田法以區畫而節疏之無敢恃占無或偏累爲簡易照煩冊以
便遵守科條甫備病作屢疏乞歸
上屢詔留竟以丁亥卒于官而僉都御史闕人王用汲入視葛幃敝
籯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醵其俸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
其士民哭之至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操楮素而送者夾兩
岸無際地雨泣動天筆食醱奠之祭數百里不絕
詔贈太子少保加祭二壇　諭文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躬身視斯
民由巳飢寒恥厥辟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閽抗言增日月之光出
百死以登朝撫勵澄清之志迨起家于再蹶乃浹歲而三遷巖石
具瞻卓爾寰宇之望素絲無染夙懷先進之風綜務而議至憫貪
領法憲而政先若金在冶雖百鍊之愈堅俟河之清奈九泉之
莫及特頒祭葬賓給絲　賜諡忠介遣行人許子偉葬瑞于瓊之
濱涯山
曹某石曰海公撫吳之績震世以方周文襄公誠然周公在吳二
十有二年吳人德之如家事而長養之若子孫矣及海公僅九閱

月其久近如此之懸也無論其淸絕不及也又以公廉威方顧公廉信然大康得君如此之專也總執北扉擅天下輔其論遣御史二十人降九人黜三人皆奉行特旨嘆之稱爲公豈有其勢哉公有嶽立不磨之明有萬夫莫當之勇有萬物並育之仁其氣骨得之天其識力充之學眞所謂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而獨立乎宇宙者也設也以公都大柄歷年所如文襄大康時其所成就吾不知其當何如也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是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溺之日已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正月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奉聖旨着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疏曰竊惟考成之法所以稽查勸合催督未完自皇上登極元輔臣居正之請行之十餘年矣初年類參常一二百件摘參常四五十件俱不過罰治節年奉過明旨歷七可查近年以來伏覩皇上治尚嚴明政先綜覈在外撫按官屢七奉法不敢怠荒今次六科本相類參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則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比于先年不啻倍蓰矣其間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則誠爲皇上畢陳之如催徵錢糧一節若使地方安靜年時收成及事簡民淳賦輕差少州縣錢糧易完官府易催如此而有拖欠不完者此有司之罪撫按之寬縱也至于水旱災傷去處及差繁稅重疲敝刁頑地方該部以起運錢糧不肯蠲減有司以庫藏空虛無從措處多加撻楚則賠累就斃有如近日方復乾以賠補被論者過于嚴急則民多逃竄有如近日劉宗周以遇民被論者撫按既欲爲國則務安民欲安民則當斟酌緩急以寬有司之罰故錢糧非不徵當以漸而徵非不肯完勢不能速完也今以錢糧不完重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嚴科百姓百姓不安益滋盜起此臣等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每強盜一起多或二十餘人少或十數人及事發捕獲豈無逃脫者亡命之徒四散奔逸潛蹤隱跡無人識認即使朝廷之力不能得之于四方而況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擒之于別省若以此重責撫按亦不過嚴督司道比數州縣甚者即加參劾司道州縣官亦別無計策惟濫應捕人役將平民拷逼承認抵數報完無辜被冤致傷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若官在地方人證一拘而集可以依期完報其間有歷任遷轉黜回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及倒塵駁問者文移往返又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有鍛鍊文致潦草疎略之弊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以上三事所以不能盡完之故如此且撫按官旣蒙皇上委任付以地方之責使罰當其罪彼亦輸服無辭若推抑太過則何面目立于司道有司之上凡事只務速完苟免參罰將來政事廢弛法紀隳壞非細故也臣等之愚以爲皇上所以警飭臣工肅淸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若臣等姑息苟且壞朝廷之法萬萬不敢也竊謂今次罰治仍照節年明旨爲當伏乞

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 正名定分宜在茲 升儲明震器之重貽哲端蒙養之功

聖明裁察不勝幸甚

二月輔臣申時行等請 冊立 東宮疏曰竊惟國本係于元良主器莫若長子故漢臣有云早建太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仰惟
皇上受天眷命纘 祖洪圖德澤洽于寰區嘉祥鍾于胤嗣自
萬曆十年 元子誕生 詔告天下五年于茲矣即今 麟趾螽斯方興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茲查得 祖宗朝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尚未周歲也蓋 冢嗣升儲所以明震器之重沖年貽哲所以端蒙養之功 成憲具存昭然可考今 元子聰明克類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屬心已久及茲 睿齡漸長陽德方亨
冊立禮儀允宜修舉伏望
皇上祗率 祖宗之舊章深惟 國家之大計以今春月吉旦
勅下禮部早建 儲位以慰億兆人之望以固千萬世之基至于出閣 講學及朝賀等儀稍俟一二年後 睿體克壯次第上請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天下幸甚

謹按中外諸臣請早建太子以尊宗廟以重社稷言已切中國體事已確當時宜又如千萬世之統緒係兆人之心斯誠寶國治安萬葉謂太子天下根本古今如出一人

三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右侍郎周子義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宗道第宏道中道俱進士有才名屢選致道俱與子舉人亦儁才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弘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內

上神明且得人 慶霾四塞

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舊屬大學士許國論育楚 上不懌置二甲第一而拔進呈最末卷弘志爲第三弘志怨撫處龍子年少兼奇麗而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横者大臣抑而不敢顯置之前
上意拔之中外驚異稱
上神明且得人也 選庶吉士李啓美等共二人先是言官請毋科考選庶吉士其選數與留數俱不必多得 旨如請故止二十二人蓋少四之一矣爵三才王圖焦竑袁宗道全天叙俱以文名而爵官至尚書○輔臣申時行以連日塵霾四塞多風少雨陰陽失調遂因災異陳言四害一曰催科急迫之害二曰徵派加增之害三曰刑獄繁多之害四曰用度侈靡之害

水旱災傷 閣臣請安撫流移禁盜

七月時水旱異常災傷疊見在北直則有真順廣大等府在河南則有衛輝彰德懷慶河南等府在山西則有太原平陽等府在山東則有東昌青州等府在陝西則有延安臨洮慶陽平凉鞏昌西安等府俱以異常旱災報者在江西則有吉安贛州等處在福建則有汀州等處在江南則有應天寧國蘇松等處江北則有淮安等處俱以異常水災報者此皆 國家與重地財賦所自出供役所必資而横罹災傷不幸有流離死亡之患其勢誠急其情可哀閣臣請悉安撫流移禁賊盜

十月閣臣王家屏守制回籍○祀駱賓王于金華之鄉賢祠者蔡潔潛以督學批行而胡元瑞請之也元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賓王故力以請

東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一角六足如鷄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群呼往觀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螘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歲其兆已先見之矣

丁亥萬曆十五年

閣臣申時行等奏曰臣等見山東巡撫李戴報稱東昌府有賊一夥及東阿陽谷等各州縣約有二三千人招集亡命往來密謀期以舊歲郊春日據城舉事幸有賊夥一人出首當即擒拏首惡六七名其餘尚在緝捕解散因勘數未的先行揭報看得東昌與臨清相連乃南北咽喉糧運必經之地若果有變即道路阻絕糧運不行關係非小幸賴 皇上威靈撫按道府俱各齋心任事隨發隨捕未至猖獗此誠 國家之福地方之幸也但今年歲荒數人民流離飢餓切身起爲盜賊乃理勢之必然者不獨東昌一處爲然前

勅旨申嚴保甲緝捕盜賊非不嚴切然捕盜者治之標也治本之道在使民得食頃者

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而飢民無窮即如山西飢民在冊者六十餘萬人以六萬賑銀分散人得一錢止三四日之食耳過此則空手捱腹如故 朝廷豈得人人而濟之惟是一近協助市糴通行米穀灌輸不至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河南等處往往閉糴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

朝廷視之莫非赤子大民飢餓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方是激之爲變也臣等以爲宜禁止遏糴之令誠來不糴之法各該地方雖商民從宜轉糴河南則糴于江西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官互相關白務將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所在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則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皆有仰給或不至嗷嗷待斃而消患亂也

閣臣申時行等疏請 宸斷並舉 建儲 封王古典疏曰昨年言事諸臣屢請 建儲道路流傳妄有窺測臣等心竊非之以爲

皇上親灑宸翰諭示臣等 明旨昭然布告四方 聖志何常不定而乃設不然之慮爲此紛紛以啟逢迎待 命踰年於茲矣及自新歲以來則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蓋聞自古帝王或遇天象有變民生可虞則必深思遠圖多舉吉祥善事以慰悅群情導迎和氣臣等仰稽星象俯察輿情竊謂今日吉祥善事無如建 儲開封王爵以正綱常明典禮敷恩澤庶幾人心咸悅天意自孚而言者尚未之及也臣等請畢陳其說夫國家有大綱常若父子兄弟倫序一定而不可易者是已有大典禮若建儲封王彝章具在而不可廢者是已欽我 太祖高皇帝三年四月之詔有曰朕聞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大哉 聖謨其爲萬常典禮訂至精至備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不違者伏惟

皇長子聰明岐嶷睿質非凡前此誕生之年即已 詔告寰區奏聞如期今届六齡矣天序既已默定人心又皆翕然從此

聖祖所謂宜正儲位者也又惟 皇第三子弱齡夙成宗室蕃盛未及舞衣趣拜之年亦已有礪山帶河之望此 聖祖所謂宜封王爵者也查得 本朝故事成祖以永樂二年立 仁宗爲皇太子即

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隆

封德崇吉王英宗以天順元年立 憲宗爲皇太子即封德崇吉王
世宗嘉靖十八年 東宮 二王俱在幼冲亦同日受冊載在實錄
歷歷可考臣等竊思 列聖傳家世守之法仰體皇上愛子均一之
情據禮 皇長子宜正位東宮 皇第三子宜即分封大國一時並
舉尤爲盛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言成周之盛也今七鬯有歸磐石有輔長幼之倫既正本支之傳益
隆在天祖宗列聖在天之靈豈不燕喜且使內而六宮外而百官遠
而四海九州共覩萬姓無不歡欣踴躍其以慰安人心斡旋天意豈
曰小補而已臣等職在輔弼 國家休戚同之故敢不避煩瀆屢效
其愚伏望 皇上俯察邇言蚤定大計將 冊立冊封吉典及時舉
行不勝幸甚

重修大明會典　蠲賑以安民生　冤獄以安民生　運道全賴黃河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命擬勑加恩總裁纂修等官
八月上視朝畢 召輔臣于 皇極門暖閣 面諭曰朕見各處災
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于吏弊有切于民生的卿等深思詳議來
行令天下有司多貪殘害民朝廷雖有蠲賑但虛應故事只充自己
囊橐又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爲伸理以致上干 天和如今
要緊督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到閣議擬該行的來看欽此
十月輔臣申時行等疏曰 國家運道全賴黃河河從東注下遂
合淮入海則運道通河從北決徐淮之流淺阻則運道塞此明驗
觀新開最爲緊要者也先年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皆 命大
臣經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者
淮泗流以南自朱衢順陽新河濟寧聊城榮澤高堰以後河道

河道安流運道無阻　責任分事權不得歸一　初春起功夏間畢事

安流運道無阻今年河流散漫直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
長垣地方多有衝決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非徙正流不下
徐淮則運道甚可憂慮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查得先年設有河道
都御史凡河南山東南北直隸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來裁革
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得歸一今黃河衝決多在
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衛安平曹濮又在山東各該巡
撫雖已委官相視畫地修築然或彼此不相照應萬一推諉必致誤
事臣等愚見謂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設都御史但差風力老成給
事中一員前去河南等處踏看決衝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就便
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酌宜調發期以初春起功夏間畢
事卽伏秋水發河流不至非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可保無

九邊中遼東爲要害　科臣爲王緘不平

患矣
十一月遼東三面皆虜四時皆防于九邊之中最爲要害爲遼東撫
臣者最難其人顧養謙以邊才推用撫遼二年整飭邊務皆有綱理
能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共保衛邊啟虜騎入犯闖入城堡屢然
無恙才績著人耳目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
二奴侵凌海西其勢日強養謙成梁恐他日爲開原之患故力主勦
其題請 旨已令相機行事矣而兵備王緘以屬官異同其間議論
先後不一故養謙參論宜降調以示警戒冊 天威嚴重下 旨革
閑科臣彭國光爲王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寘于理閣臣持不可因言二奴未嘗入犯開原未嘗被兵原無
失事其請勦二奴在先參論王緘在後原無推諉科臣所言殊被中

情事全不相合若儻將參議議處則邊臣聞之皆將避怨畏謗不敢主張一事參論一人營已自保而邊事益壞矣已而王紘下鎖撫司勘問招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

上怒一命遼兵備任天祚與宿振武等質對閣臣復疏曰竊惟朝廷行法功罪不可以不明邊方御夷勦撫不可以不慎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杲爲梗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杲獻俘 闕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杲之子進結仰退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塞擒殺王杲之子後仰退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虐害于是李成梁又擒殺仰退二奴其事情始末兵部具有功次卷案臣等之所知也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其理甚明據王紘招內亦云屢撫不聽欲殺其有罪逆子則紘亦已知二奴之不當撫矣而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此所以致怨撫之參也若王紘自明其無他原未失事以祈

皇上寬恕則可耳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罪除兇雖有貪功以斬馘夷衆爲妄殺則

朝廷當罪邊境安危所係臣等竊以爲不可也且王紘自以兵備官員不與謀遣則任天祚亦兵備耳即使拿到面質一以爲有一以爲無豈肯輸服必須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前項功次查勘明白然後區處始明功罪始定顧臣等竊有說焉今九邊事情獨遼東爲難九邊將官忠勇獨李成梁爲最數年以來無歲不戰無日不防可謂竭盡心力矣至矛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一一審問而後誅殺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大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焉無殺及良民之理今以其血戰之功爲妄以其報 國之忠爲欺則邊將嬾心解體任夷虜之縱掠而不敢言勦邊臣亦鉗口結舌任邊事之廢壞而不敢參論其爲害豈淺淺哉今任天祚已考察降官宿振武已革任二人亦何足惜但勦夷出塞原係李成梁之事而以一人之偏詞多生枝節盡沒李成梁之功此則臣等之所深惜也邊務至重將材至難伏望 皇上特賜體察止責王紘不究往事尤爲妥當伏候

聖明裁奪

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請

上勤御講筵以懋聖學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 御日講于是述 太祖高皇帝

皇祖世宗皇帝勤學講故事懇祈

上仰法 二祖則德成業崇矣

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杭州保俶塔山後積柩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爲書院十月初五日起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舖方有怨言米激軍士梅林王所能伯嵩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黼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闔邇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兩克賞次日米入城鼓吹鐃炮迎軍門履任釋戎服署見仍勒上疏歸罪逵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外鎖鑰李隱忍從之後閱操行賞米即諷軍士吉加

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遂鬨使丁惟寧入城見米即云各官與
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操衆嘩亂呼衛王鳴鶴從衙大呼曰殺副
使是叉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鵝左營變兵汲泉應章代之奸言
慰米仍杖殺楊林王所等乃得定
孛羅歹商與立至是以譽虎兒罕故耳心歹商爲非關內應因約孛
商叛夷向台卜花歹攻歹商携貲畜而猛骨孛羅以毋溫姐故亦勒
康右陸奸收歹商妻協謀誘殺關應兵備使王緘乃檄參將李寧召
會游擊奇應魁勒兵執溫姐康右陸巳念戮溫姐則猛酋携釋之正
因康右陸等 命而猛骨孛羅竟爲非關誘脅從邪酋夾攻歹商因
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總撫都御史顧養謙御史許守恩
奏革猛骨孛羅勦賞劾緘玩寇驟亂

上遣緹騎逮問李職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上御經筵畢 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懃德唐臣魏徵
大節有虧 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
三月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上寢陵○
梅賊首梅堂詹三劉汝國余孟新四人剿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蘄
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處左右皆盜黨致君民驚懼
日潘宗若托以搶盜案設計與吏目蔣芬于宿松縣石車山□□□史
于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賊復回蘄往來黃梅
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家殺人劫倉放穀復到宿松虜往
賢家近二百人拱撫約兵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讓進兵至衍麻

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擒陳策戶
身中三鎗臨刑餘血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
汝國餘黨悉平
四月直隸江浙大饑南通州數百人遨搶米麥入船餘千縣數百人
搶民間糧食昌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官圍擁倉官綑射總
新淦縣生童二三百人擁入士夫之家迫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馳平糶之令禁遏糴之風以
甦民困○嚴懸雲南冒功官員緬寇猖獗巳久近擒岳鳳平邊境始安
此項功次原係營兵守進拒敵之功乃劉天倖冒其功李材又妄褒
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朱僞陳克庚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黜治
有差

閏六月參熹已解秋氣京爽閣臣請
上時御講筵經熹 聖學○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亨起運無大
木國亨反參撫院委官搶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閣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
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亨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內列銜是宣慰
使心竊疑之國亨在 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
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遂稱宣慰使意欲援票詰問
因彼時獻木喻誠巳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辦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
同則前之獻木爲倉卒捏寫先具奏而後辦木昭然可知也及貴州
三運木起解時驗無本酋大木故巡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驗

幇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木無木而今始
有木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
國亨之人豈商人遽能搶木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
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貴恃强
淩抗逞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爲大恩
况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且國亨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實錄臣等所
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并怪巡
撫是重失　朝廷之體萬不可也今奉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京省主考官順天庚子黃洪憲盛訥
應天庚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工修撰蕭良有兵科右給事胡汝
寧江西侍講陸可教刑科左給事陳煒福建修撰楊起元吏部主事
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部右給事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
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
科給事中楊其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
事向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事中
陸從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刑部主事朱應
璧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諫工部主事陳所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
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稿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
潘之惺等一挂任家相李鳴張毓塘嘖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
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　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
看得七卷文理平通王衡文理亦通奉　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
都准會試
諸按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爲生儒馮鎬等阻挠捏捻杖斥爲民胡廣
潮等分別降級中式舉人賈三鳳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
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稱治河要務可以一言而蔽欲得人以成功
云云○御史馬象乾因論張鯨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
問次輔王錫爵救　疏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勘問已又廷杖
六十革職爲民○閣臣王家屏册開有　旨召用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
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
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
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此人搵手曰此非君所食飯
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
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
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
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
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
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而家遂

稍饒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聞者亦足以勸矣
耳薊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灘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群吠
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為兵兆未知是否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咸遠堡出塞申軍令無殺降卜寨
弃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
發大砲擊中堅城盡裂中軸洞胸二酋始奪氣俯首乞哀計斬級五
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
陸存歹商謂欲藉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首當誅欲和諸酋存歹商
則康酋溫姐首當釋孩而縛之窮而釋之為均　勅分寨給牛種與
非關叢州共藩東北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多疑即藉諸
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
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歹商以諸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
死再生德貞厚為刑莫敢焉且歹商許叢州奴兒哈赤婚內倚　中
國而外以姻重寧非關謀此寔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諭之曰
中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非關假歹商也汝亦台子終不忍殺
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古陸唯唯因令歹
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且進上寨那林孛羅使者諭
曰往若効順開原　關廷僉有賞江上遠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藉爾
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你給漢耕田園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為
利大矣今貢市絕而江夷道塞藉兵忧忽太以守虜以千騎壁氣拱
若奮而案無藝部夷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向酋頭來立為長可無煩
兵誅也漢今萬若不誅若何以報遂為均兩關勅盖自求樂來

西屬夷勅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關酋
領之諸酋並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感不殺恩將聽屬溫姐猛骨孛
羅無負　國又亡何溫姐以乳瘡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非關上寨
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己丑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
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其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
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賢
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
之矣果才耶而臣為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
臣為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俱行
覆試為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
而其知臣男亦不為不深矣覆試公典上可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
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
臣輔臣無一向上之子弟臣則已矣臣男亦已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
皇上先年本以行誼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趁此覆試未
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
公覆試之論始定矣　皇上慎毋再為臣體面計而不為臣生平計
也臣不勝愧若銜揆之至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魁才君解首
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

洮軍士報虜有侵掠奎與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鞭自白
奎輒拔刀斫之虜人誘射奎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
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
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畧俾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
章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
皇極門內暖閣　面諭陝西邊事惓惓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爲
言且切責督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踈虞及牽制將領纔
弛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邊臣則
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舉將材念九邊忘
備欲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上御經筵日講○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王宴謂今武
官在簾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
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又謂古當機制
變之臣或胡越之相救今則不然隔垣内外便分爾我犯邊一事在
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已而
嫁禍于人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
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已知禽知縱毋示人
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
置有條來毋示人以怯而已臣以爲今之虜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
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
妨多行間諜以散之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
吏反藉備儆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又謂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
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
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與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
機關在彼中功効在事後自當一　切覺候以觀其運籌謀之何如是
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畧陳要務如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
國論以一政體者也如首腦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
口逃責之資耳
九月　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奏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敦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時月
朕自有旨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瀆
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郎元標調
文選司○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覆奏
御史荊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直素有時
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
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照舊供職○河道右都御史潘
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諳河事前以衆　恩再起感

激圖報奔走河道以紓聖懷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旨准致仕

謹按于鱗改葬忠懿臣僞王嘉春鶚端大宗伯于慎行雖弱其識則發于王世貞至黃鵰射入臺幾哀忠功于是于之後以莊州右前拾耶改錦衣其孫即升稱會先是傳公錄未入參見一佛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乃晨報傳歲乃知于公生矣于公生矣豪七猶在

辛卯萬曆十九年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侍郎田一儁上疏告病

三月御史周盤以詹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次輔王錫爵歸省歸獻忠言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署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

是時歹商死先是上塞亦以歹許歹商那林孛羅歹則歹商婿也而歹商酗酒好殺衆稍貳歹商徃上塞因過珠婿中途那上二酋陀令部夷攜思吟射商殪乃歸罪攜白二夷執攜夷以獻總督侍郎鄭洛疏謂歹商旣死上有風怨今射死中道情甚感勞雖源來請裹攜夷示法歹商子騷台任等皆幼係外家應加厚卹所遺部夷亟勅百二十七道暫屬猛酋俟成立議給猛酋請補歹襲貢其那上二酋有偵勝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勝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搆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會朝節馮琦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給事中梅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福建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部給事中劉爲楫吏部主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梅守峻陝西吏部主事[illegible]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科給事中陳尚賓工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堯雲南刑部員外吳[illegible]戶部主事李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事黎芳

禮部尚書趙志皋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爲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衞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衆入帥府白事維忠懼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擁夾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益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報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亟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變遣標下張雲歸諭降二十三日哱雲王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衞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亟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 城討擊二十五日索勅印維忠與之縊東暘遂于是日

任總兵任。聽拜去。誅據城刑馬牛盟。偽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
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遣王虎何
安等據城堡。會張雲等至東勝。曰必欲我降。請授我總兵。許朝等副
參尋備。寧夏不者與虜馳潼關。抵承恩。狥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
千戶陳繼武執戮。邑狥中衛。狥廣武。參將熊國臣等弃城。匿河西
望風靡。惟土文秀狥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王虎等隨掠
鳴沙州。將趨河東。全陝震動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陛。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訥。充主
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晌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攝總兵進勦。統游擊吳顯趨
靈州。別遣游擊趙武趨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扼賊南渡。總督駐下馬
關。徵調。時靈州有都司吳世顯黨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
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晌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籍
令靈州失守。西事去十七矣。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
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著力兔等酋以拒我
師。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晌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東園堡靖
虜參將吳繼祖。亦中衛擒勦。捕王虎來獻。石空寺三十日。千戶邵剛堡遇
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天蹌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尼。先後收
復諸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二十五日著力兔打正等引控
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
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發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曲讎
疑胡展科。虜攻玉泉營。二十九日哱雲引著力兔攻平虜堡。參將蕭

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哱雲死。併傷騎賊。□叛嚮。虜遁走塞
因掠糧道。駐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虜困。都督于
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責姚吉。諭虜無助逆。總督李晌赴援
圍始解。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
兵部尚書石星請獎死事梁琦。馬承光。誅熊國臣以激忠義。併參問
金二十萬兩。獨土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貴
爲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貴非衝邊才。
乃起麻貴自遏戍代貴。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晌等既抵鎮城。賊
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
四月五日。我師衝鋒。令火車百餘輛迎奔。入湖溺死賊無算。賊亦射
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頭。蒼頭軍王兩孟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
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傷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以總兵李如松
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時已
推朱正色撫寧夏。兵弁其亂
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嘉夢熊忠。令同督撫併力。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
盜近無成功。而日本西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
大司成馬疏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套部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
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
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稱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轉大司馬察勘
疏請暫市。宣催虜決黃河大壩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中令所需者立斬以徇。軍中僉香刺期滅賊

天津滾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處越江事倭且渡奔命褰裳入倭關說者于是游擊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奔倭營刺情形歸報星大感之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石星以沈惟敬可佐襄急題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恩貴賂遣小艇挖堤渡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與死相屬翌日賊驟出舟師渴補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撫賊以飢民報為治贅殺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賑賚不應虜亦散關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魏學曾惑于招撫　詔龍秩以學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嚴賊謀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侯虜衛哭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峽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轉擊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劍斬牌將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奮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刃二虜虜遂辟退奔至賀蘭山下虜遂走出塞我師擒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兩關居民內變我師賜堝冊筏擊北關承恩許翔果奔北關擊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繁線而上賊驚潰總督遂入勞苦石甃承恩見南關以下則甚恐承乃急縛張傑下城郭貸死總督陽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齎以蠟書行間已關民李登執原給劄潛論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圍愈迫東賜額足歡曰察至是耶佯為鼠疾殺士文秀曰好頭顱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鐘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首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殺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縊閣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養子哱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總督葉[?]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議入城問狀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魏學曾得免為民已復職致承恩等獻俘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斬斬長安市頒示天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今年租王妃方氏不受汚幾逝王齎虫。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進學熊右都御史廕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太僕少卿各廕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本都督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倭特加宮保示酬蕭如薰署都督同知廕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妻楊平虜時襄楊氏力贊

制勅旌賚尤異數云。給事中曹大咸等。劾撫夾輔臆府依違。緩縱遼
間。竟邀遼贈死事。韓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世正千戶。令朔方奉祀
勿絕。久之。虜著力兎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敖霸等詣市。宰僧
即打正也。始厚塞上以夷丁敢戰。稍收養。宰僧爲甚。而哱氏父子與
土文秀等並以降胡握重兵。尾大不掉。寧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
久必多變。自今宜用羈縻術。分處以哱氏爲鑒。先是拜任游擊將。猶
故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紲之。此可謂有從新之慮矣

謹按 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役也。初發難。謀劉許以爲名。事成而君之。事不成則二千兎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佐餽之功。此實其本謀。方賊恭將久稱哱帝劉王。起劉許已就誅。哱氏乃踢七胡。上賞我將士。誘曾饋飲其家。抑已號矣。督臣日宰搜殺降名以結禍本。番大事夏大霸水高西塔可歡。丈其地勢。西南啓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北西最下。水攻一決。哱氏遂擒。嗟穎而得其乃在鉅勾虜以余閭張亮璧之。嚴須守靈州平虜功。豈不並偉哉

十二月。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以徵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亦未
至。因謬借惟敬麾倭西向。至是李將軍始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
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
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逮楊應龍詣重慶對簿。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
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想辨。願自將五千兵報
効。
詔可。稱匈撫晉行。尋報罷。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
出。而張時照等復詰奏。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
旨。戒以貪功妄殺。

謹按 是歲顒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群雀從而噪之。其年五月霪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顒鳥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衛三
郎餽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膳來安定。將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
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鬭。止獲吉兵衛三郎。李將軍怒。檄申
令。一軍股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枕山陡立。而迤北
牡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爲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佯退。是夜
倭襲李如栢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割級。攻圍止鈌東
面。屬游擊吳惟忠攻牡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僞
效麗裝潛伏。八日黎明。鼓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卻。李將軍手戮
一人。我師氣齊奮。聲震天。倭方輕南面爲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
盔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栢等
隨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
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塹。鼻端出火塵。
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督首。後勁已躡梯舞于堞。倭遂氣奪
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職倭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于火。及
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里。眞奇捷也。參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
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得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躡。十九
日李如栢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
江源四道並復。王[illegible]平壤。惟咸鏡道爲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
則並奔王京。王京爲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
忠清爲之犄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

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鳥銃三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圍數
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
揮李有昇以死捍之又數倭竟中鉤墮馬倭支解李如栢李寧等乃奮
過擁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墮馬會楊元援兵砍重圍入倭遂奔
而我精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濘騎不得騁
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箭銃自穴中出應時撤
我師乃退駐開城
閣臣王錫爵謹瀝悃誠請立 東宮疏奏
聖諭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 祖訓內一條立
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倘後有出冊東宮乎封王乎欲
封王是背違 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
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冊立
庶上不背違 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 冊立上怒甚奪
職謫戍閣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 旨免戍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王之翰一
軍重川南蘇酋平湄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重川北遵永寧羅麻
入參將郭成一軍軍川東綦安穩松坎入三道並進前鋒婁山等關
屯白石口應龍佯令黨穆照等約降因統苗兵據關衝殺官軍潰
之翰軍覆餘兵傷大半會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 詔進師
協助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旅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巡而劉御史
吳禮嘉劾郭成等攻奔

上請本會勘臣原無威必誅大與之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今御史報
與本會奏辨順逆殊行嚴查妻母姑息郭成等革任立功移爲新
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貴州撫鎮相機征勦頃之承嗣
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夫 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節
擬國鑒王事劉一相賫督應龍屬攜黄白金入燕行賄爲原奏何
恩執請寢其議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報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肆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
發開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問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麾下寧祖承訓等以萬衆
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栢等軍寶山諸處
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
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之殺倭乏
食○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而鄒希賢等兩科數子孔兼顧允成張
納陛降三級調外任者以攻訐輔臣故也
東師議款初我師檄平壤鋒銳甚嚮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
報捷殺不復聞欵及碧蹄敗衂氣大索父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
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敬欵議始用而倭怨糧盡釁生亟欲
聞我師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
敗有歸志惟敬舌端靡匕可聽因得乘機張令而封貢之議自此起
經略覘得請于 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敬業乃益令游擊周弘
謨企惟敬往諭倭歸王京送王子如約縱歸倭果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畧以既入所餘米尚四萬餘
包蒭豆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尋渠間棄橋遁而倭逐步為
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師兵六五千趙尚州烏嶺為扼倭
七十餘里糧盡餉絕中道一道如綫深水叢林騎不得成列倭尚拒
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繇一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剽掠
釜山浦茅居屯種為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守屯
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已去王京漢江
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科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
倭何讐為屬國勤數道之師以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李兩都收之
存亡興滅義聲赫海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久疲海外以次撤歸

經畧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覬我罷兵突入再犯朝
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輿圖朝鮮幅幀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
北長白山發脈南跨全羅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與
釜山對倭船止抵釜山鎮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
南迤西與　中朝對峙而東保薊遼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若以有
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卹鄰也朝鮮固
則東保薊遼畿輔無虞京師鞏于泰山矣今日撥兵協守為第一策卽
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量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
簡精兵守善後餘盡撤如前議
閣臣王錫爵疏畧曰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詔說可入
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冒瀆之

聲言臣之憂也朝中議論已分兩岐卽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兩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
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今習尚已成極重難返卽不當激之過
甚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怡
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劾宜審者是也
閣臣請　進講詩經孝經〇雲南道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畧及請
釋纂輯臣李林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隨犯咸安晉
州遍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李將軍討全羅慶沃南
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受阨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
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我師出不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請倭
聚釜山原辭犯款　中朝撤兵圖漸遲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
州情形狡露宜飭制征剿薊遼總督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
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我師久暴露一
閼撤勢難久羈經畧乃請留戍全羅慶尚云是時石司馬一意主款
議撤兵省餉而經畧以師老無成功亦願借倭退弛担因諉休違其
閒然集倭多詐每陳兵難款狀隂事款而證言款局奏揭前後異
同終無堅決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朝講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
若干象為君子地為藏神布政之所故閣部力請
上于視　朝臨政之外慎□起居于　宮闈綏穆責于左右寮寀皆欲
拔揚疾散積累以慮患為消弭審之實而可默慰上天垂戒之心矣

閣臣王錫爵等請允豫教分別長幼疏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illegible]
知道了其勅諭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
在壯年不妨待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
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勅奉
行不許奏擾又來瀆擾其一應禮儀著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皇長子先行冠禮疏奉
聖諭朕意亦應皇長子出閣未行冠禮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袞
冕皮弁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着
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欽此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

正月聖諭吏部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及徐淮近河之地為尤甚
民間至有剝樹皮削草子而食又至有割死屍殺生人而啗之朕雖
居深宮之中念切痌瘝不遑寢處曾經屢旨蠲賑不知有司曾否奉
行小民有無沾惠況值此公私交詘之時不知各該地方除內帑濟
糶或蠲或發之外別有急救便宜措處方略否其各處礦徒劫盜嘯
聚成群又不知果已安插隄防盡行備否目今四方吏治全不務
講求荒政牧養小民止以搏擊風力為名聲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
侈于公庭追呼徧于閭里獄訟者不能禁止流亡者不能招徠遇有
盜賊生發則或互相隱匿或故意縱舍以避地方失事之咎其各該
撫按官亦只知請賑請蠲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
痛懲充實務省虛文乃求遠便民之本如此上下相蒙釀成大亂朕
甚憂之又如沿海地方備禦久疎倭寇情形未定一應城池器械練
兵戰守之備尤在所急而近者將領之權既輕不免責成于文吏乃
文吏又習為儒虛取與百凡避難以兵馬錢穀之任為劣處以強力
幹事之臣為麤材好議論而不好成功信耳聞而不信目見此尤當
今第一弊風及能謀事者弭盜安民得人為本以後巡撫官缺你吏
部務要選用老成敏練曾經歷外任著有成效之人毋得專狥虛
望其要害地方非但司道當擇即府州縣及江防海防同知等官皆
宜慎選償叙毋得盡拘資格如有前項不修實政不飭兵防縱有浮
名小才于地方百姓何補若撫按官不亟行參劾以失職連坐你部
裏咨訪的確亦不必待人奏聞即便議處議調以安地方近來人
心玩愒朝廷詔令通不着實舉行題覆紛然竟歸兩可科道官亦不
用心參駁成何法紀自今日諭出之後各務奉宣德意嚴出標準凡
遇陞遷行取考察等項一以安民弭盜實政為撫按有司之黜陟言
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玩視欺隱定行重治不宥故諭

二月初四日　皇長子出閣講學

謹按故事講必巳時[illegible]
入直[illegible]
立一閣臣[illegible]出其上
先前[illegible]
一日[illegible]
直[illegible]
飼是非[illegible]
不可[illegible]
及也

刑科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

三月初一日河南御史陳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雁糞

獻忠疏十二款　老成乃國家之元氣　今中外所急者無財　遼東之患不必在倭 在北而在南　不畏敵畏議之論

閣臣勸請賑濟并從憲臣議云非若朕覺圖說實爲闡說有顧
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其必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御批來
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
五月　閣臣王錫爵入疏乞休
上御筆特旨慶賜允餙　閣臣王錫爵獻忠疏十二款一曰戒遊燕
以調養身心一曰親祀禮以昔勞勤政一請御朝曰御朝之事則天
下臣民與人主通者惟此一脈政令待此而行人心待此而定一刻
臨　御勝千百刻批覽而決一事勝于手勅百言中第一義也一重
詔令曰詔令不重則天子爲無權乃今非但朝令夕改並有上憚于
改而聽下之自改者矣一曰錄廢棄以重爵輕名一曰核浮實以是
非議論一曰戒留中以司否章奏一重老成人乃國家之元氣當務
定其人品人品定則雖百人舉之必不以朋黨致疑石人毀之必不
以曖昧搜摘此乃所謂真惜老成也一曰愼護罰以一人累衆一節
財用曰今中外所急最苦無財多方以求出利之孔害必衆卒畢竟
節之一字較爲穩着
皇上省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一備倭虜曰今天下爭談兵矣
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倭而在虜倭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敗
之之策不在欵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一曰察
虜情以不受其紿一措邊臣今內外諸臣惟邊臣任最難心最苦亦
惟邊才最難得而論事者輕聲舌侮之深可隱痛故臣以爲邊臣非
大敗大罔則小敗必當容小勝必當錄豈可使之不畏敵而反畏議
論也一曰罰貪官以安民弭盜

韓取善請並絕　石司馬僞遣如王公　世蘡書大字

鄉試順天增監生中式二十名不爲例。○貴州增中額五名著爲令
議日本封貢而總督疏請封貢並許
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倭營創有和親之說謂云和好
親密儀制郎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朋欺
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款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倭情未定
請封貢並絕石司馬亦張皇恐關白不能就羈縻會
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
上始切責群臣阻撓封貢本兵不能主持追褫御史郭實等　詔小
西飛入朝決計石司馬僞遣如王公小西飛等殊揚揚過　闕不下
既集多官而譯要以三事一勒倭盡歸巢一既封不與貢一誓毋犯
朝鮮並無異意以聞
上復諭于左闕詳定語加周稷大略主請封如石司馬旨時甲午
十二月二十日也。上乃定封議命臨淮勳裔李宗城充正使副以
都指揮楊方亨同沈惟敬往
謹按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蘡二歲不言壽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賞賜馬御史文動按廣東召見抱膝上令寫字甚小提甚則作字如碗口大揮毫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焉之未可知也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陰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烟嶼相望火年沙漫海水論吻塘址以長竿測之不得其底聚洶懼將拔城遭之無何大風雨衆恐潰壞令長竿亦扶印充飲息城懸令率衆徙隅未幾沙漲尺許久之復舊外
是年禮部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東閣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正月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未詳存亡關白或另擬二
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以下量授指揮衛常參有差。

上竟准日本王號給金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棲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証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弒互異乃與薊鎮都御史李化龍疏六可疑五可慮謂倭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紿請從禮部量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沈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爲遣諭離間計時封使已發竟不從偵倭守營陳雲鴻報熊川島倭船三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司馬遂信封事必成矣

二月會試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位掌詹事府吏部侍郎劉元震充主試官取湯賓尹等三百人

謹按會試前一日有舉子夜夢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謂曰錄有晉元帝恭默思道七字顏服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爾欲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角謂晉元帝名進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爲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說言其年會元湯賓尹瀏易水生也大物因是天定信哉

三月廷試賜朱之蕃湯賓尹孫慎行等及第出身有差

謹按宇科榜一與宋劉向朴朱弋諒刺叢蓊林欲棟劉尚質偁年少未發兩角科舉中乜必奇何宗彥劉一燝與入關琴如游尚書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高承祚何宗彥白瑜董志清孫如游陳之龍劉餘澤郭淐倪祺劉綱甯師仲趙用光朱延禧劉士龍劉一燝梁有年林棠漢衛秉謙以侍讀劉元震劉楚先教習

總督邢玠乘傳至蜀中察永寧酋楊應龍千餘皆與龍通姻媾而曾守白泥諸司久爲仇讐討先助其枝黨以撤瓏讐應龍大畧稍引罪劉王祭事宜　國威猱龍來當猱而不死不若　國家懸賞金購而頭君早爲計吾不而欺也當是時七姓惟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鬪壓其間又幸龍受酉以爲郡縣道文移輒從中阻總督復使諸龍所問狀撒撫綦江烏江兵諭綦民勿擾龍漸有悔心矣會永酉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臬時御史吳禮嘉以水西與龍世好心疑之疆臣益自厲奉札至播招應龍低回久之而驛報重慶王太守且至王太守士琦多大畧總督得檄前綦江趣應龍安穩聽勘太守屬綦江令及經歷李應春游擊吳文傑前往宣諭應龍乃令其弟兆龍等至安穩治郵傳儲待郊迎叩頭致餉資儀牢如禮曰應龍父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敢至安穩以安穩故多綦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脫松坎敬布腹心綦江令具言太守太守曰松坎亦屬綦勘地也即以

五月初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道周泣請死罪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閤守獄爰亦被訊擬罪不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廣大請治公館執罪人及罰金獻廷中太守爲請總督委兩巡道及道府重以

七月廿四日詣安穩應龍因服郊迎蒲伏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人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受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總督以聞是時倭氛未靖大司馬欲緩應龍文罔專事東方

上亦念應龍向積勞可其奏蜀兩臺因議以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皆改屬黃平併故事黃平併治獄訟賦稅而五司龍發盲爲表裏須宣慰印符宣慰多以此難五司故也矜川東兵備巡播州殿最土吏給事中陳尚象疏如舊便總督請于桐梓婁家丁山赤水閣

楊鎬喪師黨欺　因緣朋奸所從來　募江南水兵議海運　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　三路外置水兵一路

再擧而務㬥王事于應泰旣劾經理楊鎬喪師黨欺
上罷鎬命兵科左給事中徐觀瀾往勘併劾大學士張位閣住以位
嘗揭薦鎬奪情破倭今乃朋欺償事故也
時楊應龍跽合江索其讐袁子升繼城下磔剮之○石砫宣撫司土
舍馬千駟入播先是千駟毋覃與應龍私覃僱千駟謀奪長子千乘
得于是聘應龍次女爲娶援因緣朋奸所從來矣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
正月東征經略以前役缺水兵無功乃議募江南水兵議海運爲持
久計
二月別將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鄧子龍以浙直兵先後至而天
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代楊鎬或語經略朝鮮地里隔越山水險阻
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分任人自爲戰守經畧然其謀分三
協爲水陸四路路置大將中路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
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時倭盤據朝鮮七年沒海千餘里亦分三窟
東路則清正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橋張在在屯兵而恃
釜山爲根本西路則行長據粟林曳橋建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
海爲聲相望負山襟水據扼要塞中路則石曼子據泗川非恃晉江南
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薩摩州兵剽悍稱勁敵而行長水師皆休濟倘
往來如飛光倭聲勢重經畧分爲山之兵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約
日並進而中路李如梅尋罷師以董一元代
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掌院事禮部侍郎曾朝楨充主試官
取顧起元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趙秉忠鄧景羌顧起元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二十一人黃國興張文光楊文瀧丘禾寔洪瞻祖趙師
聖周道登馮繼仁李思誠楊彬聖胡賓臣何如寵張邦紀周如磐張
鳳翔黃踐王毓宗張光裕盛以弘孟時芳曾舜漁以禮部侍郎曾朝
楨教習

謹按先是御史喬璧星請改試期故事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國朝御史喬璧星言試以春于星發以進便于懷挾請改三月用單衣則宿弊可清李廷機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日殿試日暖如何擧弊又其甚者不暴掾余子聊然罷然一喉遂寢時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請會試期于後在三月其便有五一在觀吏從舟可者種費二便于雲貢士子三減示激防閑甚易四勝錄無阿咏之苦五歸家無閑阿避舟之阻爲尚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未悉也

九月二十日分道進兵劉綎進行長營挑戰姦倭橋斬級九十二麻貴
入大城陳璘舟師協擊燬倭船百餘麻貴抵蔚山與清正對壘擄
險剿其叛稍然溺甚多董一元進取晉州援望晉乘勝渡江南連燬
永春昆陽二寨倭退保泗川老營鏖戰下之游擊盧得功殁于陣得
級九十二前逼新寨三面臨江一面通陸引海爲濠海艘泊寨下以
千計築金海固城爲左右翼中通東陽倉
十月十一日董將軍一元分派馬步協攻永兵游擊茅國器彭信古
葉邦榮前攻城騎兵游擊郝三聘馬呈文師道立柴登科四營後繼
邦榮步兵游擊藍芳威攻東非水門副將祖承訓毀攻圍自辰至未
彭信古用大棓擊寨門碎城破數處茅兵齊至焚砍柵城柵渴久忽
營中檳破火藥發烟漲天倭乘勢衝殺固城援倭亦至我師騎在先
潰遂奔還晉州經畧登奏　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狥彭信古等充
爲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而朝議以師久無

功洶洶撤兵大學士趙志皋請令總督歸鎮制虜以東方事專委新
經理萬世德量留兵將分布
上令府部九卿科道集議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御史于永清等疏
爭乃一意進勦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報平秀吉七月九日死各倭
酋業有歸意我師因水陸乘勢夾擊捷音日至
十一月十七日五鼓清正發舟先遁麻將軍貴遂入島山西浦劉將
軍綎因倭詐降夜半攻其不意遂奪曳橋獲級百六十石曼子引舟
師救行長遇陳將軍璘半洋邀截行長乘小艇倭泊露梁尚數百艘
氣甚惡陳將軍璘統蒼唬船追擊并林死石曼子得級二百二十四
水為赤副將鄧子龍朝鮮統制使李舜臣衝鋒陣亡南海蕩平倭遁
鎦山殲焉

謹按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頻兵征倭屢總江有功舵舟敗覩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曰死似人頭覆護之每入夢則香木雕首或對而爲一後死于倭戰尸爲失其元取香木爲爲作首子能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級將爲言善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沉香其始將而先知與作作而甘伴異哉

董將軍一元報據浙兵游擊茅国器稱參謀史世用持經理諭文往
石曼子用事郭国安內應石曼子遵諭先撤各奔潰東西始結局
云捷聞　上發帑金十萬兩犒賞　丁應泰再疏詆倭賣　國
上命將士冲冒矢石特諭優叙應泰回籍聽勘東征勘功改給事中
楊應文○時兵備使王士琦調征倭楊應龍益統苗兵大掠貴川洪
頭高平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調原奏警民宋
世臣父鸞及羅承恩等挈家匿偏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
城中得鸞承恩及子女悉戮以殉令諸苗對父奸女而夫淫妻或裸

體坐木樁射矢樂或燒蛇從陰入腹人始俱斃又掘墳墓焚屍取骸
殺天巡撫四川都御史江東之疏請防禦　詔令擒獻惡目正法巡
撫四川都御史譚希思御史趙標請于合江綦江各置遊擊一員合
江募兵千二百名扼网門綦江募兵二千名扼安穩部覆如議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因縛面縛是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
登庸有間僞立面縛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鑄俯伏爲銘其背曰安
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躬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
十五字

謹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餽唐太宗者黃福宣德中用之黎利仍躬首辨諸大臣其末之殁耶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
二月議大征播將楊應龍令都司楊国柱指揮李廷棟部兵三千往勦
楊應龍遣子朝棟帥兆龍何漢良等迎敵于飛練堡我師奮擊三百
落賊佯走天邦囤誘我師殲之楊国柱歿賊不屈賞孫時泰斬與經
歷潘汝資等俱歿于是黔撫臣坐浪戰罷以郭子章代而蜀巡撫改
總督特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
意征勦○時東征業已完局而播州議復用兵劉綎督川兵先發麻
陳董三帥並撤回以李承勛充禦倭總兵暫留戍萬五千人前後生
擒倭六十一
四月十八日獻俘平秀政平正成並梟磔傳九邊
五月總督郭子章馳至貴陽節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先撤
總兵萬鏊督松潘副總兵重慶并調集各濃土兵設防
六月應龍率我師未集大勦兵犯綦江分屯趕水猫兒岡婁國等以

不自安食賊殺其頭目澄大眼三十六日賊託田氏修好諸賊澄澄斬
其使治兵相攻安疆臣亦執賊二十餘人明不肯渡自是二氏交絶
劉將軍經略九盤以六十九日入婁山關是爲賊前門筍峯插天中
通一線我師從間道攀藤魚貫銜枚入
四月朔至白石隴龍身率各苗決死戰喰令楊珠等抄後山奪關回
面合圍都司王來中流矢死劉將軍親勒騎衝堅以獨擊周敦吉守
備周以德分兩翼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永寧路協攻連破龍爪海
雲險囤且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
也時偏沅巡撫都御史江鐸已抵任視師陳將軍璘悉攻以十三日
破青蛇囤安疆臣亦以十六日奪落濛關至大水田焚桃溪庄賊覺舞
惡父子相哭七囤死守勞路遣降文誘我師緩其攻賊詭降卽斬使
焚書無寫所給吳廣與應龍積嫌無適賊經械其人自明而吳廣以
朔三日入崖門關率兵持械力戰三日遂斬劉若寧鉅攻賊屍婦人于囤
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爲應龍仰藥死報廣廣輕信按兵不
動已覘知田氏詐降復攻而所云應龍死乃川兵攻囤以火砲擊死
所謂楊珠也珠勇善戰既死賊懾如失一手廣憤詐益厲兵協攻燒
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從十八日始築長圍更番
迭攻自是賊坐困窮蹙知兵在頸矣會總督開計既而草檄偷治鑿
令賊魔刑撰絕鑿雞飛越令馬孔英以勁兵一枝擘其前營僉併力攻
後圍營吼或言水西通賊因移令退劉水西權日吾不為亡播續北
賈鑿掘引機先以
五月會八日攫擒去時炎雨出若曉海巾

六月四日天忽開朗五日劉將軍綎身先士卒遂破土月二城應龍
窘是夜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其
壘見四圍營火燭天徬徨長嘆泣謂妻子曰若等自爲計吾不能復
顧若矣翌日凌晨我師遂登囤破大城各將爭奮功應龍倉皇同
愛妾二閨室縊且自焚吳將軍廣獲其子朝棟及妻田氏惡覓屍出
烬中廣中火毒失聲幾絕倒而甦總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八
路共斬級二萬餘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檻車傳致以六月二十
一日解往重慶計賊去歲破綦江亦以是日天道好還良不誣云總
督露布以聞疏首述劉將軍綎功冠軍而司李高折枝以書生請自
將土漢兵爲南川將士先入關最早尤雄偉不羣
京省主試官順天府丞楊道賓修撰顧天竣應天諭德黃汝良中允
莊天合浙江檢討劉生申兵部左給事中桂有根江西編修楊繼禮
戶科右給事中姚文蔚福建檢討朱國楨兵部主事吳用先湖廣檢
討沈漼兵部主事張其廉河南吏部主事倪斯蕙刑部主事陸應川
山東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戶部主事鮑應鰲山西刑部主事李叔
春工部主事應汝化陝西戶部主事汀中楠行人胡國鑑四川戶部
主事楊一葵兵部主事趙世祿廣東兵部主事沈聯芳工部主事張
嗣誠廣西刑部主事施爾志中書舍人柴大碩雲南戶部主事詹應
評事禹之秀貴州工部員外黃士吉行人王孟震〇增監生中額順
天十五名應天十名不爲例
八月撤回留守朝鮮兵先是朝鮮王請留水兵三千止給本色口糧
至是歲滿得

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勅曰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有疏
請勸朕冊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貢直沽名之輩屢求激聒故
從延緩知卿等忠言至計尚繫于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
冊立　皇太子冠婚並舉暨諸子封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率文武
百官奉冊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慶溢宮庭
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切茲遣官齎勅存問仍令該布政司官辦備羊
酒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一同特賜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
諭知之。

壬寅萬曆三十年。

三月在籍閣臣王錫爵謝存問疏曰。茲者伏遇
皇上以冊立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徽號恩降　勅諭遣刑部員外
王玠齎至臣舍存問恩賜寵渥臣謹望　闕恭謝外伏念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反覆瀝懇不過仰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
敷陳臣等原無更端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既蒙屢旨渙頒吉期可
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忠補而未伸者今日之舉如天之清如
日之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謗渙然冰釋以臣之愚越在草野
但有傾耳下風伏讀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
勤　九重萬里湛露之恩然垂雨露之賜乎伏惟天地之恩非
跂草可酬腹心之感非吸瀝能盡之所顯
學上勵觀者頗大能暴雜推本溯源臣之心因并推溯臣感恩圖報
之心凡事爲權臣激聒有所欲行以疑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白日
之明四時之信則臣區區私祝之忱也。湖廣巡撫狂惡　詔奪秩
政使楊正誼官

謹按湖廣進鮮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內使初止二千五百斤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暨布政使進獻以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遣解初七年數年以二隻是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可言矣嘗聞劉衙鍛延城禁之類一日御膳中有上問劉何處上日今後勿復進可見聖明一予一奪皆政體所關非徒以審味爲喜怒也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

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　勅封琉球至丙午年方歸。踰歲壬寅
嘗封請于　朝時主領封之說不從至是始遣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
入甚便坐其中若八牕玲瓏開爽明豁眞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舟
也此則船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級
于出入面雖微窄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
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設以遮波板堅厚高大前後上下種七
出異靡風波如平地焉

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蕭雲舉中允翁正春應天諭德陶望齡中允
周如砥浙江檢討高克正戶科右給事中梁有年江西編修郭淐吏
科右給事中陳治則福建編修陳之龍工部員外李之奇湖廣檢討
孫如游吏部主事董復亨河南尚寶司少卿趙標兵部主事王一性
山東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兵部主事徐鑾山西吏部員外王士騏
戶部員外李作舟陝西刑部主事費兆元工部主事馬從龍四川戶
部員外江盈科主事崔師訓廣東兵部主事龐時雍中書舍人呂圖

廣西兵部主事沈光祚行人謝廷諒雲南刑部主事程實大理寺
左評事姜志禮貴州兵部主事朱化孚行人張國儒
謹按是科各省解元順天沈朝燁應天王納諫浙江顧萬言江西龔爾安福建林欽湖廣鄭士望河南張應璧陝西侯俱成進士並有才名

妖書發

十二月妖書事發。上怒甚中外危疑
上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　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
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晏些開門早些關門仍遣司禮監田義傳
諭內閣我今日親朝

親諭慈孝友好善

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啓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
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平日
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
有旨緝捕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
貞安撫諭你又有秘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我還
有許多言語因兇忿懲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

毋聽小人引誘

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毋聽小人引誘傳時
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處膳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
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

叙平播功

正月錄播功進總督李化龍少保兵部尚書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
使貴州巡撫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偏沅巡撫江鐸贈兵
部侍郎各廕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湖廣巡撫支可大復原官廕
一子入監總兵劉綎陳璘並陞左都督廕一子世本衛指揮使馬孔
英授都督同知加署職二級吳廣李應祥子並世錦衣衛正千戶李
應祥贈左都督餘陞賞有差已故監軍司道張栐楊寅秋各贈太僕
寺卿廕一子入監安疆臣湄潭母氏各賜金紵絲表裏前兵部尚
書田樂廕一子世錦衣戶部尚書陳渠趙世卿等各賜金幣新雜

播事上奏乾象升飛魚服

書王象乾賜金并飛魚服審本兵刑部尚書蕭大亨改兵部尚書子
原廕加級世襲賜金幣職方郎中申用懋侯巡撫欽推用前逆治總
兵童元鎮已論戍得間任
謹按議者以國家用兵西南夷未有大得志也國初傅友德用兵十萬…（小注漫漶）[illegible]

雲南二大有叛

雖過一播完局乃蜂臂當車營至天知國家而困蠅足知海嘯極
夷據虎附衆死不擇音儼事猶蜀天下之全力以攻之以山壓卵
何然不啟萬衆亦已竊其事其不轉於殺而成于激方之以狀以
一太守草鞠幸臨皇遣論事及其縊淡以八路五將單之師拾持
數月殺人如麻竟乃能之論生此屬背得不償失蓋考據尚察其
終始信然壽于人爲其私商紿因禁重濛滿年弭耳乞憐豈有甚
哉灭者

坐以大夫不稱于微而成於

二月會試以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朱賡翰林院禮部侍郎唐文
獻充主試官取楊守勤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楊守勤孫承宗吳宗達等及第出身有差

選庶吉士

考選庶吉士二十二人駱從宇丘士毅周炳謨王紹徽鄧淵耀曹希劉
士驥黃立極王家楨徐光啓韓文燉黃輝汪元極唐之夔江灝來宗
道姚士慎黃儒炳梅之煥張邦綱晉昌彭淡曹以吏部侍郎周應賓
禮部侍郎唐文獻教習

謹按自設科以來未有前科擧士以武科登甲者自宗睍始庚戌科十餘人業勝朱廣東李尤少而亭僅十七未雙兩公英才挺一時與其選後皆以治行顯更不易云

安陸州故有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建宮殿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關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猿臂而過如此經日衆讙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踏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還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迎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此明碑上題一詩云卄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蓋酹長侍大明宮儼覆賞入雨洗去一秀才錄之朱平涵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之追維其故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酹此顯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結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言英國面白而肩與魏國公徐鵬擧相埒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謹按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

皇太子第一子生是爲今 上天啓時十一月十四日也

上喜得元孫 諭禮部尊 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爲皇貴妃

皇太子正宮封妃餘者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無此書當令搜覈得 旨各降一級爲定式

議從寬貸新羅君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羅爲甌脫時奴酋勢甚張漸遏寬奠李成梁再出鎭乃有此議已而奴速二酋先後請金贈卽于寬陽清河諸沿邊田土撫按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及總兵李成梁等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奴酋金幣虜得賞恩益驕逞矣○歸烈婦陳氏卒歸烈婦者太倉陳明齋之女崑山歸善世之妻也年十九來歸而善世年十八二年而善世死方善世疾革語婦曰爾毋寡居無子我卽死汝畢爾自歸寡母居養爾母婦泣曰妾無歸理君卽死妾將隨君善世竟死婦哭之顙拆頭刎拔劍欲自殺毋抱持奪劍謂毋曰兒必死業已許夫死矣自數宜死者四無子宜死年少宜死舅姑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須我宜死日趣市棺我婦人死卽瘞不可露尸毋守之三日夜謂毋曰兒活一刻卽一刻如刀割斷不忍兒死待葬以處遂不食則以豎善世前曰君食則我亦食撫尸哭曰吾所以悲者非悲君也吾且暮死將懺然見君獨吾母老窮無所歸是故悲也含尸以玉珥留一自含曰九泉之下以此爲信毋見其志堅不可奪愴然曰女死不過一時痛耳吾旦暮之人適使吾無後累遂毋子相對樷衾治殮且市棺善世死五日婦沐浴更衣出拜舅姑舅姑止之悲哀不勝其從大毋毛節婦聞氏十九歲喪夫無子執志不移事姑以孝聞

朝廷旌其閭時年八十舅謂之曰如汝從大毋者新婦所親見也顧不足效乎奈何欲死婦曰人各有幸不幸兩大人皆老新婦年少歲月遙遙事變難料新婦何敢望從大毋死决矣還而復自譯曰吾今日惟知不給夫以生何必爲名姑謂毋曰吾兩人何忍立視其死必止之毋由棺釘盈握錚然擲于前曰視之汝已如是而謂尚可止乎

輸之司數奔走傳備之力耽臣竊憂之戶部尚書趙世卿以邊餉匱乏無可設處困皆悉遼餉無生延日來挽借于臣工部又以賞典無措兵部光祿寺又以供應難支求借戶工二部彼此束手相視相尤臣每累操此等章疏則茫然莫知爲計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無可奈何又復避情者旨展轉支吾終無了日竊恐如此尚可以爲國乎京民困若商累破產傾生逃亡流竄舟關號訴盡爲酸心叩其變害之故半爲鋪墊半爲奸胥于 國未曾無分毫之利而徒竭民脂膏填此谿壑其亦倒置之甚矣倘有風塵之警及于 國門九列無官倉庫無錢京師無民即有民亦不肯爲用臣不知何所恃也人情洶洶無可委託盡歸其責于輔臣而輔臣身居此地亦無以自解故寢疾于慎行之殁臣賡以病歸今賡已垂危而臣廷機亦真病矣臣一身難當天下之責一旦有事此屬其心之肉其足食乎日夜憂懼不能安處伏望
聖明垂察而軫念焉

謹按朱賡因此揭條陳時政言之激切中當世弊端懇瑣至於萬曆勞瘁不能自定謹謝相個慣默之取容者

時福州軍餘九凱妻鄧氏一產兩男兩女

輔臣朱賡卒遺疏請補閣臣忠悃可掬後謚文懿

十二月閣臣葉向高請補宮僚揭云溯得 東宮輟講已將四年中外人情莫不懸望乃併侍班講官日久盡缺臣等屢次題請未蒙允補此猶從來所無之事也揆之典制參之時宜元良輔導之選蓋不宜虛臣等謹推得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道南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翁正春俱堪侍班右春坊右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傅新德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顧天埈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李騰芳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史繼偕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朱之蕃堪充講讀官俯諮房辦事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汪民敬大理寺左評事范可愼俱堪侍書內各官資俸已深吳道南曾經原任事翁正春曾歷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天埈曾歷左庶子李騰芳史繼偕右庶子俱兼翰林院侍讀朱之蕃曾歷春坊兼翰林院侍讀其范可愼向經侍書日久量陞禮部儀制司主事與汪民敬俱兼司經局正字各供前項職事伏乞
勑下吏部遵照施行

二十一卷終

之際豈可以緣衆去己有旨了卿偶疾暫假數日愼加調攝稍可卽出
佐理其補官等事議該朕知道了候旨該衙門行檢發該部知道
上命發帑募兵以援遼左
鄉試主考官順天諭德何宗彥洗馬南師
仲浙江編修黃國鼎刑科給事中周曰庠江西檢討盛以弘刑科給
事中張國儒福建檢討雷思霈戶科給事中王紹徽湖廣編修韓爌三
益戶科給事中顏士璋河南吏部主事王宗賢兵部主事胡思伸山
東刑科給事中彭惟成工部主事邵輔忠山西尚寶司少卿魏可簡
兵部主事曾孫陝西吏部署員外郎袁宏道兵部員外朱一馮四川
戶部員外張之厚刑部主事王元雅廣東刑部主事鄔元會工部主
事趙賢意廣西戶部主事劉仲斗行人孫懋爔雲南戶部主事朱之
臣中書舍人李成名貴州評事丘雲肇行人陳伯友
詔順天增中式舉人五名遼東原屬山東王子廷試難爲遠者請甲
午改附順天是年應試者四百人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
後漸減至一二人至萬曆己酉從言官請定額五名以夾字編號著
爲令
八月初七日福建諸執事旣入闈是日雨如傾至初九日不絕水深
二尺有頃颶風颺之垣墻壓斃者初十日雨漸從行泥淖中乃以十
二日爲初試
十一月閣臣葉向高請發修玉牒又請處置遼餉實兵餉是年江
藏地陷遼東地震江西福建同日大水淹死人民各千餘廣山西大
旱又民間產女頭面相連身體各判異形怪狀從古未聞其畫地震
如雷擊倒潼墻一千一百餘丈壓死軍民八百餘人城垣衙舍毀壞
無算山東旱蝗畿南直保諸處皆大旱赤地千里
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已又闖入靖安堡開那林
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關脅賞段牛酒已又
句西虜宰賽煖兎等窺開原瀋陽遼東日夜告急尉撫部御史請發
募兵及改三協兒許時應鎧甲急撫非闕戰守援以析其謀
倭并琉球虜其王聲取雞籠淡水侵閩廣
記雞籠人新王娶楊氏夫婦守節玉好鮮魚每日必設鱠以爲野河指雙魚撫悲慟不已恕漁父特獻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於魚腹中人大異之呼爲哀魚孺人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奏言青陽肇布　聖政維新懇補閣臣以隆政本
此第十六疏也其略云乘開泰之佳辰以行建立之盛事于天道至
順也因四海之會同使璇新輔之手釆于人心至愜也拔孤臣于愁
山苦海之中使得與窮簷寒谷之草木同被春陽于
皇上之功德至大也可謂言簡而志苦矣
閣臣葉向高請　東宮講學疏大意謂方今國家最關係人情最仰
望者無如　東宮講學一事云云
二月會試以吏部侍郎蕭雲舉掌翰林院事王圖充主試官取韓敬
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韓敬馮之驥錢謙益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也已
酉秋閣臣上言庶吉士之選往每隔一科自丙戌以來科科皆選以
致翰林官遂溢日甚難以疏通請照往例隔科一選明歲暫停

上從之故是科無館選
吏部尚書孫丕揚請留　朝覲俸深各官疏略曰臣惟中外臣僚惟
州縣官最爲勞苦事上使下一不當則禍敗立見亦最爲險途故向
來州縣官歷任三四年即與陞轉非但以均勞逸亦將愛惜人才爲
國家用也頃年仕途壅滯州縣官至有八九年不得轉或幸得一轉
而又以原任掛議去者故人情甚爲厭苦即強之莅事亦衰頽不振
于民生吏治兩無所益其關係甚不細也今此
朝覲各官其資俸視前尤更久屬地方災祲拊循拯救百凡竭力其
勞苦視前尤更倍目下進士放榜六月間應選便有百餘人何處得
缺勢必轉陞舊者以處新者即各官復任亦不能月日而道路公私
之費吏民迎送之煩已不勝其擾矣揆度事勢萬不容已乃敢具題
蓋一以爲　朝廷存[illegible]一以爲地方省勞費一以爲銓部通選法
非有私于各官也伏候　聖裁
四月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酋四五萬衆侵犯遼陽該地方道臣
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就近才
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邊防
初二日戊辰正陽門樓災　聖諭內閣朕恭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民飢饉欽降銀十
萬兩著給該部差官賑濟務使得沾實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浙直稅銀共五萬
兩朕又論令中宮等各出帑賞剩之資不等今一併給與該部督各差
官賑濟且朕欲發米數萬石以救畿輔災民卿可詳擬來行今一併
諭卿知欽此
五月十一日　聖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
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飢民銀若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
銀兩分發賑濟諭卿知欽此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
正月閣臣葉向高請考察日期兵部軍政揭云臣惟目前有至急二
事必不容緩其一爲吏部考察日期其一爲兵部考選軍政考察日
期臣曾擬于本月二十八日後象　聖諭擬于
二月初二日今已數日未蒙發下部院待此
旨而後可以自陳行事南京待此　旨而後可以一體考察若再有
遲延則必至既誤而紛紛人情變幻日甚其爲察典之害更不小矣
至于兵部考選軍政疏上已經兩月未蒙　允發不敢揭擲奸弁乘
之爲非人心因而解散　國家所以整肅紀綱修明戎秩者惟此六
年一舉之舊章其可視爲泛常而不加之意乎此二事者皆目前急
切要務該部已經屢催尚未得　旨故臣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即賜檢發非但部臣便于奉行而于我
皇上馭吏馭將之大權亦大有補矣
三月在籍輔臣王錫爵卒　賜祭葬如例謚文肅
四月十九日怡神殿災閣臣葉向高且揭奏云竊念連年天旱陽氣
熾烈故烝而爲火且火神名曰鬱攸故鬱結之極亦能致火禍緩正
陽門甫燬災其象已見　怡神殿雖係空閒然去　奉先殿甚近

祖宗神靈不無震驚未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近來朕政陽塞人情鬱結愴悶無聊咨嗟悵歎者足以召旱乾而致回祿若不亟行寬解恐其災不徒在于宮闕而且及于 宗社矣臣福懼爲

閣臣葉向高請留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一半予地方官多方賑恤

五月吏部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閣中不敢擅擬留放揭請裁斷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切至朕疾雖愈尚爾虛弱不耐勞煩照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陸續檢發孫丕揚公忠直介着出遵旨勉留供職且大臣分義體國奉公何爲自便相率怨然求去藉雲衆許弘綱也都着即出供職以後各官不得值辯獨私紛紜攻訐貽禍國家違的重究吏部知道 京城大水霖雨連朝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車馬不能行人言與三十五年之水相同入歲春夏久旱二麥無收正喜得雨可望秋成而雨復過當苗稼淹損秋收無望何斯民之不幸哉

十月工部請 皇極門豎柱疏曰兩得左右二門已成惟 皇極門以方向不利緩至于今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惜今沍寒已近工作將停若不趁此時擇吉豎柱年復一年復多陰陽拘忌則建復爲難期而工料付之無用當此匱乏之時豈能堪此況左右已成而中門獨闕非所以觀瞻望也伏乞 勅下擇日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

奴儈請遵 諭旨減軍徵入貢及選張其吟喇伯子即前李成梁奏

地也按臣上馭奴機略而科議則請釋遼州爲外懾姑置德地先許貢救宗東方部釋如科臣言 上報可

是年陝西臨洮地方降夷家乳牛產犢人頭人面俱紅色無毛無眼人口羊耳牛蹄牛身又本夷殺毋羊腹內剖出羔羊一隻人頭人面羊身

謹按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許氏哀慟不食次日縊夫殉血出而死子祖傍先是乙未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集近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卓哉兩烈婦皆以身殉夫可以風矣

壬子萬曆四十年

正月掌翰林院王圖給假回籍五個月仍令前來供職以右庶子郭淐署掌院印

二月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

閣臣葉向高乞休二十六疏

[illegible]主考官顧天埈李騰芳郭淐湯賓尹[illegible]東先浙江檢討劉以督兵科給事中李逢江西檢討周如磐戶部給事中韓光祐[illegible]以試戶科給事中徐紹吉湖廣編修李胤昌戶科給事中姚宗文河南太常寺少卿王紀戶部主事徐行可山東吏科給事中梅之煥戶部署員外郎楊述中山西吏部主事鄭士望工部主事王世德陝西吏部主事[illegible]兵部主事龔一泰四川兵部主事[illegible]陳向廷陝西戶部主事洪啓聰工部主事[illegible]劉維翰廣西刑部主事來斯行中書舍人沈士茂福建兵部主事余大成行人王命德貴州刑部主事王宗翰行人彭際遇○應天浙江江西湖廣陝西主考官[illegible]

七月終始下應天陝西試
八月十九日江西二十六日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試初場亦二百餘
年所創聞也○詔增陝西中額五名著爲令

九月十九日閣臣李廷機出都
聖諭內閣朕非覽東廠所奏事件馹馬冉興讓于九月初八日擅冠
帶放在長安左門不知何往去訖且馹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
私自進行好生狂躁恣肆放尤可惡着使差錦衣衛官前往原籍
處訪拏伴回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失教子之方着革了職爲民當
差教習部官罰之風諭示之禮安在姑着且罰俸一年聊可傳示遵
行欽此
十月初一日考選官命下
十一月吏部尚書趙煥疏稱四川建昌夷猓作亂十分危急乞速點
巡差以靖地方又以考察在近吏科都給事中曹于汴已管兩次考
察不便再管乞另行點選以重計典是年日本以琉球貢海上警備
總督丁繼嗣奏言倭將明據琉球挾其代請互市又圖越王命鄧安
國亦寄書其家勝樹入犯之期其據與書語多狂悖乞一頒明旨以
懲熟照時琉球已爲倭奴所幷其首使貢物俱是真倭寔爲窺伺心
甚叵測　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幷其兵復侵兀喇諸部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

正月輔臣李廷機予告送家上疏謝恩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葉向高吏部左侍郎方從哲充主考官葉以固
閣止一人入闈奏揀不便再疏懇不允取中周延儒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周延儒莊奇顯趙師尹等及第出身有差考選庶
吉士二十三人會是孫葉燦陳玄暉蕭命官羅喻義李國楨祿自新
李孫宸孟紹虞胡尚英孔貞時王應熊劉鍾英高弘圖令憲元楊景
辰劉鴻訓馮銓韓繼思王祚遠申廷張瑞圖貞史永安以吏部侍郎
劉楚先掌事何宗彥教習
禮部言掌印缺官郊祀　册封諸藩署理吏部推孫愼行充禮部侍郎
賜點用以襄大禮○都察院請點用巡按御史以重地方
兵部請福王之國　內傳義勝地土不完俟稞(?)未到今已春暮明發(?)
行閣臣葉向高封還奏本
十二月新輔臣吳道南上疏辭不允
福王上疏請減庄田發內閣票擬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
回奏云伏蒙　發擬　福王請減庄田本
內傳前奉明旨已減過一萬如何又肘(?)旨再擬照前旨出旨來此係
舊例不是新耕恩欽此臣等仰見　福王謙冲節損爲國爲民之美
意深足邁古昔之賢王不勝欽服而
皇上前此已減過一萬今又惓惓以舊例爲言亦足見
聖心之無私也　上乃先以札諭　福王明春之國又諭內閣臣令
傳示欽天監擇日來看甚是
聖明處無成心從諫如圜千古　帝王未有如

皇上禮服具成百官恭詣
慈寧宮門外哭臨　羣臣上恭慰疏○內閣擬進
聖母遺命赦稿疏云臣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擬
部所開楚宗一款須稟
聖裁臣等竊念諸宗當日訐奏楚王戕殺總撫自犯不赦之罪即重
加懲創原不為過惟是坐誅反則入以為冤且重辟六人已足正法
其餘諸宗禁錮十年併其家屬皆被幽繫男女雜居天日不見號呼
痛苦之聲日夜不絕見于撫院各官及守備中官之疏讀者皆為傷
心酸鼻所以中外諸臣連章者請會經禮部都察院看議奏俱留中
未發今九卿諸臣又同心合辭請其當赦臣等不得不為開列如蒙
聖慈憫念准與釋放將

聖母在天之靈見
祖宗列聖亦自欣然但事干宗室當斷自
宸衷非臣等所敢專擅者也又戶部所開河東兩淮進鹽長蘆過蘇
落地生熟黑等稅擬與豁免工部所開陝西織造羊絨蘇松織造段
紗自萬曆三十四年以前拖欠擬與豁免當此民窮財盡邊餉匱乏
之日欲錢糧則無以給軍不錮則民困愈甚事屬兩難惟宜無象
諸臣昆盡　皇上將稅使停罷或大加減省臣等未敢遽言惟此數
款恤　賜允行亦可少濟一二但事干錢糧亦斷自　宸衷非臣等
所敢專擅者也輔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　上聖母諡議　大
行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
三月吏部具題　陵工在邇乞點工部侍郎林如楚到部署印督理

聖諭諭內閣云覽卿等所擬赦詔內寬釋楚宗幽禁姑准所擬其鹽
稅陝西織造羊絨袍服朕豈不憫念民情困苦但係緊急上供且數
不多難以停免著照額進稅課准以每年所徵三分量減一分以彰
慈恩也民從這其二分照舊徵收分解進用接濟急需待三殿工有
次第即行停止起廢撤建言諸戍等官已有旨分別叙用故諭欽此
四月閣臣葉向高方從哲吳道南等言
詔書內稅額已減停止有期不當再爭但各省稅額多不過六七萬
而廣東獨至十八萬民間賠累多年委為困苦前蒙
聖恩減去三分之一然稅額尚有十萬餘不無偏重兒聚與作亂興
師動衆騷擾難堪伏望　聖慈再減二三萬救此一方民命
五月命閣輔舉中書官諭　內閣臣葉向高等　聖母孝定貞純欽仁端

肅弼天祚聖皇太后神主神位輔臣等屢稽　祖制凡
太后神主俱不用太字蓋因　太后之號乃臣子尊奉之稱若神主
神位則列于　帝后之側于禮未宜乃遵舊例題稱隨具揭奏明奉
旨云具見詳慎　十五日潞王薨　署吏部事兵部尚書王象乾言
山陵大事舉行在邇一切監禮護送執事等官需人甚衆見今部寺
卿貳寥寥數員恐分遣無人步送無人于典制有虧瞻觀不雅非
皇上整事慎禮之深意伏乞
勅部會推諸臣以補久缺以襄　大典真目前急務也
閣臣葉向高請申飭防守揭云恭遇
聖母皇太后梓宮發引內外大小官員及旗校軍匠人等幾于舉國
而行內地空虛不無可慮伏乞

上卽倚左門桯設低坐身倚白石欄楯百官伏。御前叩頭畢、
上連呼曰上前來各官稍膝而前去。御前不數武耳
皇太子冠翼善玄冠素袍侍。御座右
皇孫鴈行立左階下群臣跪候
聖上卽宣諭曰朕自昨夜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
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
刑部中越會稹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卽時
凌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
聖母神位且自正月至今半年不雨豈可又妄殺召變時刑部臣張
問達以法司臣王士昌見署大理寺義亦跽在後復至前誦本內五
犯名字　上云止照本內名數不許亂扯又問近侍曰彼爲何官傍

以法司名字對又顧問
皇太子你有何話一同說來
太子云似此風癲之人決了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
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不忠之臣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
皇上又述　東宮語又連聲重申之群臣跽聽未起
上屢顧閣着曰但有擅到官員一箇放一箇進不許攔阻以故零星
突至跽踏錯亂　聖上不之較也時後來跽班者稍居後與
上坐不相對　聖上又持
皇太子而稍從後問曰你們都見了未衆俯伏謝
聖上旋諭內侍曰好送他們出去
非關係曰年骨竟以老女許婚煖兎子蟒洽兒大且執建州與六人

關原遣論不聽七月遂反婚奴兒哈赤發兵三千屯南關外甚恐劫
吏王推量疏稱向救非關恐落誰一撤奴會與煖兎合而遼不支今
奴屢爭婚勢不驟合而非關依强援于煖兎適爲
中國利請設防遼陽以東披甲不動以觀奴會進止奴或不聽宣諭
我督非關陵約煖兎從南關入大兵從清撫順分道而東兼以東山
之民張牙露爪思耳心奴利其貂參順呼響應金白角之朝鮮我兵
犄之奴亡可翹足待已而奴兒哈赤能攜非關獲全
戚繼光鎭薊所駐三屯置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林官遺院南
山有碧雲寺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鍰籌取佐軍資公
不入一錢皆以鳩材具有東湖因巖爲險導以溪澀蓮以柳堤
有魚蝦菱芡之利亭釆錯可供游賞已著語上曰賽西湖尋

下撫按會勘上言請所征權士不告勞稱大平雅觀節省亦排
御嘴實可以示嘉事乃得霸嘆乎爲太帥者係逸成功瑕逃不得
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太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當張江陵
無有錄其功者後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得邮典天啓元年遼事
大敗某少師題請賜諡以勵邊將得諡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正月大雪無雹有紅黃黑三色城中飛屋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
三月淸明後六日杭州等處下雹殊洞穴遂容甚巨鵝首頂刻可掬
會試主考官禮部尚書東閣學士吳道南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劉楚
先取中三百五十名
吳鴻貞日放榜後第一名第六名以幹參除名先是乙卯年兩場
中有爲見于國直水族亦至潑面有獻至此又見于場中成文則

貴州苗仲舞虜紛中生靈塗炭按察使臣張鶴鳴集兵分道勦之副
總兵陳寅自貴陽由羅羅進都司李上林由修文道進推官劉思知
縣安兵由擺羅進指揮黃道清等由定番進千戶李瑾督蒙兵由翁
貴進黃安知縣黃大化督伍司等兵由泉堰關進分攻雞窩屯蒙兵花
兇孔擺茸羅等寨斬獲一百二十六級陳寅兵由天台進李上林黃
道清及伍司兵由焦山進或剿大番或剿坝下或剿陽城國或剿者
貢分擊斬獲一百六十六級前後俘獲男婦千餘甚衆其餘險勁賊
寨如大箐囤但未克廬山木爪大苦麻响四司程番等十二司尚多
賊巢未及掃蕩爲力尤難巡按楊鶴上疏曰臣奉命入黔急勦進剿
叛賊情形大約賊衆我寡東征西寇未易收拾今賊種滑繁傍當民
鐵壤而居加以萬山深箐爲進半勝綿亘數百里賊守險甚易我仰
攻其難召募新兵皆四方亡命驅市人而使之戰一難也漢兵不足
勢不得不用土兵兵素無紀律不聽節制甚者委而去之二難也挾
兵消散無一大將彈壓三難也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投矜見賊不敢
多用一錢四難也我合則賊分我分則賊又合終不能張彌天之網
設四面之羅五難也今日之事勦不能盡勦勢必用撫撫之未可遽
撫必固守以俟其敝而后撫可堅也總之事勢贏縮則能待能逸待
勞其權在我勦可也撫可也無能則彼能我能彼逸我勞其權在彼
勦之不能勦也撫亦不成其爲撫也黔中平播之後用兵仲賊者凡
三萬曆三十三年有老王山波羅清水箐大小平伐之役三十六年
有定番翁岸者道之役四十一年有新添平伐之役數年之間叛逆
再四今豈復容如往日者草草結局已耶俗曾吳覆轍之日下成功固
經將來萬年無窮之計臣之愚計狀乞 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爲固守
之資以二萬爲善後之用增兵增餉不爲無米之炊此萬全制勝之
策也

二月禮部請 皇太子講學 皇長孫出閣就傅

三月初八日吏部奏 詔考察京官計典例于正月舉行遲至此亦
曠爲也○直隸巡按毛堪疏請近畿旱甚蠲恤 恩免稅以修實
政以召天和

六月皇親鄭養性乞襲父職得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比例乞
恩得都指揮使兵部尚書侍郎崔景榮奏恩賜非例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 成命昭大公全國體○應天等處大蝗巡撫王應麟奏
請蠲賑

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山西大旱山東旱蝗○大學士吳道南丁
憂回籍

八月應天府天壽地震○浙江嘉興秀水二縣里老沈科章疏爲田賦
原乎好民釀亂事
聖旨該部院知道戶科抄參云科得沈秀里老不遠數千里赴死陳
言嘉湖三縣田賦影射不明者三十餘年嘉秀之民鼓噪公庭故嘉
秀之民因而叩闕辨訴耳夫田賦即有推有收而隔縣無過割之法
在嘉善之糧冊有徵無冊在嘉秀之糧冊有無推收通同不可
不窮詰弊情各置之法大約田在嘉善者似宜糧歸嘉善田在嘉秀
者似宜糧歸嘉秀若云兩地有田相挨殆恐田在嘉秀之三千餘畝
視田在嘉善之三萬三千餘畝其數多寡不啻甚明也若云三縣始

金六萬兩市戰馬以候。命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按遼。○巡撫李維翰以城喪師得罪。○偵報奴酋八千餘趨山海關，其兵至如鳳凰城、建州馬晏月喜咬河旁柳葉森與寧塔合衆近十萬。北關偏偏不免，朝鮮已請救，督且督匠造船焉龍江。李永芳亦降奴納姻。命借大工馬價各五十萬兩濟遼餉。頃之，西虜乃蠻炒花等進犯長勿堡。

七月　賜故李總兵張承胤謚，祭三壇，予立祠，名旌忠。時奴兒哈赤從撫順入，二十二日晨圍清河，遊擊將鄒儲賢拒守。援遼遊擊張旆請戰，不從。賊冒板挖牆，自寅至未，陷東北角，因積屍上城。旆戰死。儲賢逃見殺。人李永芳招降，大罵赴敵，亦死之。而城中兵六千四百餘，唯束手待斃，爲賊殺掠萬計。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唯余游

賀世賢於靉陽邊外斬首級百五十四。

上特賜經略楊鎬劍一，并　諭飭諸邊經略關傳單騎赴河南睢陽省賓，乘望風遁，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徇，議從寬與子女子泣陽會

朝鮮遼議政府右參贊姜弘立等統萬兵請勅從征，并乞硝黃，許之。

加李光榮總兵銜，移廣寧。

八月京省主試官：順天庶子趙師聖、諭德薛三省；應天諭德鄭以偉、贊善來宗道；浙江編修林欲楫、吏科給事中張延登；江西編修成基命、工科給事中范濟世；福建檢討丁紹軾、吏科給事中張孔教；湖廣編修馬之騏、刑科給事中陳伯友；河南尚寶司卿熊尚文、禮部員外朱鍊；山東戶科給事中李奇珍、戶部主事吳伯與；山西吏部主事唐文煥、兵部員外陳應鳳；陝西吏部主事楊一鵬、行人司副劉璐；四川禮部主事陸完學、評事齊瑜名；廣東刑部主事熊秉鑑、工部主事陳應元；廣西兵部署郎中事譚昌言、中書朱正蒙；雲南戶部主事洪啓初、工部主事陳如京；貴州刑部員外方尚恂、行人陳玄藻。時應天、浙江、江西、湖廣、河南、陝西主考七月二十八日

命下，故皆逾期試初場。增設遼東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往。又設援遼餉司。

九月總兵麻承恩詔獄，以觀望失援清河也。奴兒哈赤復從撫順入，總兵李如柏以朔三日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卻之，斬級七十六，乃還。奴受撫，虜漸解散。二十五日，奴兒哈赤從撫順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象主兵。而星隕地震，報相踵。

十二月北關酋金台失以男得兒章台州勦奴酋一寨來告，賜白金二千兩、綵段二十表裏。時御史陳王廷按開原，知金台失所長賊與婦爲指揮王世忠姑，遂遣入北關說以虎墩兒裹糧，且旦夕勦虜受賞，以千金金繒利之，遂有是賚。

是月海州遝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亘城上。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師徵調畢集。

上以經略楊鎬久稽，恐師老財匱，　諭兵部馳諭方略，仍酌賞格頒示。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

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兵分四路。馬將軍林率遊擊麻岩、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越開鐵及都司竇永登督北關

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栢率參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寬甸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宗哲巳集撫順陣迎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

上特遣山東巡撫李長庚以戶部侍郎督遼餉○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兩長安坊樓傾折其占四夷來侵

上傳諭慰勵東征將士兼飭諸邊備然無奈主帥不一師期先泄使逆酋得預爲地矣○揭會試榜福建永春莊際昌第一主試則吏侍史繼偕禮侍韓爌

三月廷試賜進士莊際昌孔貞運陳子壯等及第出身有差三甲莊以會元又爲名魁子孔允第俱入木天陳爲解元熙昌子年十八稱最盛事是時以少年登第者共十六人衞州王鐸莆田黃鳴俊韓城劉衆祚晉江黃廷師當塗楊士儀侯官鄒維璉安福王振奇孝感熊金道龍溪顏繼祖饒平黃奇遇晉江曾化龍南海陳子壯惠安張瑞晉江劉彬長新興曾璘龍武昌彭祖壽彭手儀俊郎彊七千如玉樹臨風京師人稱癸丑謝孫州此則彭可稱雙絕

考選庶吉士三十三人倪啟祚丁進楊兆昇姚明恭侯恪張瑞吳士元楊嘉宋會時升楊世芳顏錫疇劉中晃金兼乾朱繼祚何吾騶姚希孟許可徵姜曰廣楊維新陳鵠官丁乾學曾曜龍胡尚英吏部侍郎史繼偕禮部侍郎韓爌教習之

杜松鼓行抵關前抵渾河襲賊營斬首十餘賊萬餘忽遶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馬將軍林改由三岔出賽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衆勝來攻亦敗績開原僉事潘宗顏及賽永潑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縱兵爲家丁深入三百餘里冠十餘寨朔四日賊詭遣卒裝劉綎僞令圍衆攻衆遂潰綎及軍俱斃劉招孫陣殁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前撤回獲全兆是綎出師白五星鬭於東方松旗發牙竿折爲二又大清道霾雷火災火毬盡燬白氣竟天三匝而師多烏合深入虎穴識者預知爲敗徵云報至舉朝氣奪

談遷曰 劉綎之子也出身將種歷立戰功前後寬奠王岡白虎勞患 鄧之吾後賊嚮洞嵩惹龍消門庭射賊之冠今五路並 征遼見險輒止前鋒擁兵深入遂杜十餘萬騎兵不至 身殁陣中嘉白虹貫天之變其中哀哉我國家失一天城矣

上令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牧兼獨扶賞申飭副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以寧遠巡撫祁光宗爲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充贊畫前御史熊廷弼以大理丞馳遼宣慰軍民兵部尚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　內帑特允給四十萬兩募戰士廷議頗謂李如栢實僨不堪登壇是役退遁獨全疑有謬乃巡撫都御史周永春請都督李如楨代將　詔廷臣會議給事中李奇珍獨謂李氏跋扈如楨以弟代兄出土人撫賊恐爲唐李希鎮之漸

上竟遣如楨往撫如栢候勘

御史倪應春疏曰竊惟我 皇上靜攝深居稱朕躬不聞聲
御輔 召對之請輔臣亦既舌敝穎禿矣而 俞旨杳然日者
聖躬違和輔臣方從哲忽蒙 召見之寵豈當是時不召勛臣不召
戚臣不召卿貳大小臣工而汲汲惓惓輔臣是覩者豈非以股肱
心膂平日所眷注者惟此一个臣呼吸緩急今日所托重者亦惟此
一个臣乎愈輔臣仰對 天顏俯鑒幽獨瞻懷時事凡可積誠以感
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涕泣以開導之者宜無所不至而咫尺
龍光寥寥數語微而入微而出如敘卜銓印大察考選發俗諸事十
不得一以致 聖心愈厭 宮府轉睽旬日之間不聞用一人行一
政下一章奏朱明炬赫之候乃為陰多凄慘之景有識者益不勝杞
憂焉總由遇巷納牖之術素未縮于揣摩倉卒應對之間又未中其
肯綮覿面失之千里 宮門隔若九閽豈不虛此良遇哉
六月十二日奴酋哈赤乘經略閻遼驟除以萬騎由撫順關襲略
由東州堡入 深至渾河總兵賀世賢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
上特發內金三十萬兩關陝永保鎮兵踵邊撥撤招撫
閣臣方從哲疏曰邇來
皇上允補薛國用胡加棟令刻期赴任其開原監軍二道亦令該部
速從仰見 皇上留心邊事如此其切也惟是吏部無人誰為推補
若明知有當補之官而不 允用補官之人與欲其入 而閉之門者
何異哉
七月十四日 聖諭禮部朕中宮皇后作配朕躬贊襄內治四十餘
年仁敬孝慈始終一德芳聲令範中外著聞忽以疾崩逝宜有徽稱
以昭來世朕遵舊典與博採羣議茲以天地宗廟社稷遣官持節發
冊諡為孝端皇后稽行備官朕不敢私爾部便抄行天下王府及內
外大小衙門知會欽諭
練軍少詹事徐光啓復奏略云臣練兵巡歷已周謹陳事勢兵情之
詳該部前議以重防禦職至通州昌平三處所轄三營兵七千五百
人核其年貌程其勇力能荷戈者不過二千并可充所養者不過四
千其真堪教練成為精銳者不過一二百人而已既驗閱三營火銑
雜械督營官分率訓習校藝更委兵練陣法諸將教營軍演操方圓
曲直衝五法此臣簡練之大畧也總之征調之人習于兵華召募之
人有志向往兩者練習猶易食冰之兵類多老弱悉應退回祗緣始
事之初人無固志恐效尤者紛來致遠遁以待稍稍安妥然後明言
不意至今乃有人陵未安金須處置者益凡征調來者向入尺籍加
以拊循便無携志召募來者既受安家更給廩餉節級習調並久暫
遠近惟上所命只關散之之難未聞留之之難也今循異是職初簡
選淘畢見有陝西河南兵告乞移文速發贍家銀兩者迫後日多一
日叩其因由皆言應役之初所奉批照諭示許以赴守京城議不操
遠又以三年限滿即另報更替一年之外仍再加贍家月糧銀六兩
職聞之不覺[illegible]然而嘆以為藏習此兵雖費盡心力其人不可持而
有也其力不可得而用也蓋一有更番之約即人人日日只待瓜期
之至亦應力藏功惟恐不在下下之科縱使督責訓練既有成績而
及期代去職等兩年勞績盡付東流矣即欲禁之使留乃諸人實有
交與母子日今月糧六斗銀六錢僅足糊口無暇及于內顧每年贍

家録六兩必不可少而此銀又將取給于加編新餉就而計之每人
每月共用銀一兩二錢米六斗用此月餉卽于近京地方召募丁壯
自足練習且亦可久何必使戍者慫思居者伍備教習之難如登山
留止之難如搏沙而上又召不信之名乎三營盡多老弱且皆不樂
其處而無長居之心若許之更番則來代者旣須例給安家銀兩又
須通新教習于費更多于事無益若不許更番則第三年以後贍家
銀兩必不可少而其人愁怨愈深轉聚愈難若云昔年所許止是誘
之使來自此以後可將更替贍家二議徑自發閣置之不理月餉銀
六錢米六斗給其衣食又分以贍家而能使之安心練習奮勇敵愾
此則情理之所必無非職所敢任也伏乞
皇上郎　勅本部將職奏陳事理酌量人情所宜財用所出從長計
議務令力可爲繼情可爲安勢可爲久或有未妥不嫌改絃易轍以
求至當職攝官承乏庶得藉手以報　上命矣
聖諭內閣朕嗣　祖宗大統歷今四十八年久因國事焦勞以致脾
疾遂不能起有負　先王付託惟皇太子青宮有年實賴卿與司禮
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宗保國皇圖卿功在社稷萬世不泯二十一日酉時
上崩司禮監傳　皇太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于各宗
室其合行喪禮着禮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具儀註來看又
旨免命婦哭臨并祭　又傳
皇太子令旨說與督理遼餉等處稅監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乘雲
知道先年關礦抽稅爲因三殿與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近

因遼東缺餉反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
張燁等都着撤回原衙門應用其見徵在官稅銀等銀各解進應用
該衙門知道　又諭內閣等衙門官員我
父皇未行皇帝賓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國家厚恩竭忠報國各要
盡心供職毋得怠情悞事特諭
皇太子令旨命兵部京營提督撫官軍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
禮部侍爲查耶無據之例亟寢非禮之封以昭　國典以成　大孝
白今早內閣方從哲傳　皇太子殿下令旨
父皇遺言封母皇貴妃鄭氏侍朕有年勤勞茂著着進封皇后卿可
傳示禮部查例來行欽此臣捧誦不勝駭愕隨卽詳考　累朝典故
並無此例按禮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
之義故　累朝來豈其無抱衾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者則以例所
不載也　皇貴妃事
先帝有年果其有前例可援亦何俟今日乃不聞倡議于生前而顧
遺囑于逝後豈彌留之際神情有不自主者遂不及致辭耶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當不在位號之間　殿下體
先帝之心亦不在尊崇之末且　王皇貴妃誕育　殿下豈非
先帝所留意者乃恩典尚爾有待而欲令不屬毛離裏者得子其母
其母恐九原亦不無悲恫也　鄭皇貴妃賢而習于禮處以非禮必
非其心之所樂何如曲體其心俾得相安所爲善承
先帝者孰大于此乎若　祖宗故典不載而一旦創行播之天下
書之史冊傳之後禩將爲　代典禮之累且昭

二祖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三

溫陵　臣　陳龍可　纂輯

秀水　臣　沈國元　鑒定

光宗貞皇帝一

庚申八月丙午朔（光宗萬曆四十八年後改爲泰昌元年十月起十二月止）

帝登極　詔告天下詔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大曆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猷端君而應厯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叢兼巳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畀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于八月初一日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丕維　皇考啓佑之深燕翼貽謀揚之匪易有懷疚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癸業是圖是行爲茲莊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西番來貢

（臣按 [illegible]）

二日丁未應天督學御史周師旦上言異途尚可權宜正途必難假借請罷例開納生員歲貢二欵以安士心以培士氣極論士風至今日方窮于廉不以教化堤防之不止今教化之地即先賢腐進切恐孔方操權到處撓撥人才不成人才國體不成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也士論偉之

輔臣請復王昺駙馬都尉萬曆四十三年以疏救御史劉光復辭頗切直

神廟以出位責奏革職爲民至是已六載矣復巳蒙辟網之仁乃於循未沐　賜環之召故宰臣方從哲特爲陳請幷及當日詿誤監生人等得　俞旨

三日戊申南直巡按田生金奏停織造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

起升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右侍郎

四日己酉起原官○陟○起升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太僕寺少卿朱[illegible]桂太僕寺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司卿李宗延光祿寺少卿

五日庚戌科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暢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然而小人不退君子不進故引蟊賊不去禾苗不生爲喻時論韙之

六日辛亥兵科楊漣言慎初三要信任仁賢推廣行仁斥遠憸佞○御史張潑論相臣宜內外兼用○吏部奏請冊立　東宮　上曰立東宮謹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禮部其擇日具儀注

七日壬子定朔儀（十二日朔遇節三六九日視朝）

遵曆（議以明歲改泰昌元年大統曆日）

八日癸丑御史申廷謨爲枚卜推舉疏

九日甲寅袁應泰巡撫遼東○起太常少卿[illegible]紹

十日乙卯　上不豫○御史鄭宗周奏救時切務一曰克仁義謂宜
復　祖制貯金花于太倉民庫備邊以寬民力一曰明賞罰謂宜嚴
治遼東敗將逃兵之罪疏入報降

謹按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留初折糧銀兩供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之用嘉靖二十二年題准解貯太倉民庫備九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有此則加減可也○楊鎬擁師李如柏如楨失機劉國縉[illegible]象乾經律不[illegible]治當建議正法者也

十一日丙辰御史舒宗都獻治安策三字言所願于廷臣者在虛公
二字所願于　皇上者尤在嚴之一字蓋欲根究楊鎬李如柏鄭之
范劉國縉保舉之人于以破私交絕賄賂則能得忠誠貞幹之才以
濟邊事而其最要處則更係于擇相可謂名論
戶科李若珪陳五事曰保　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愼枚卜
臺臣張潑奏言路漸見清明諸臣當和衷以佐隆平之治
十二日丁巳　上御門科臣韓繼思條議用人宜公議論以收貞才
十三日戊午臺臣黃彥士謹陳要務疏○其一隆孝思○其一備輔
導○其一勤政事○其一通言路其一謹閹寺其一嚴武備其一固
邊防
上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得有班行後跟從執步酒金大扇回至省
愆吾恐聽有散班官于會極門高聲吵道朕御門後深思治理朝儀
嚴肅豈容褻侵本當重治姑且不查究卿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各
官以後凡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愼如有仍前肆行紊亂朝儀的許糾
儀官指名參來定行拿問重治不宥特諭卿知
十四日己未御史皮永安敬陳安攘之道疏入

聖王偷納可見　明良會合之盛
十五日庚申太學方從哲奏曰自古帝王爲宗社大計莫不以建儲
爲首務考　祖宗朝册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
宗則總周歲未聞年十六而名位未正豫教未行如今日者復望
皇上念大典不可不舉　遺詔不可不遵明綸不可不信仍照前
旨將欽天擇吉之本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上以慰
先帝　先后在天之靈下以答薄海臣民之望乃國家幸甚士庶幸
甚
禮督王紀奏請釋宗藩允緋

謹按[illegible]

上尊號
十六日辛酉　上不視朝羣臣齊赴宮門恭候　萬安○禮部進呈
謚議文
十七日壬戌典用閹臣○吏部等衙門會推內外大僚二十人○欽
典何宗彥劉一燝韓爌　上又諭內閣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會推諸
臣已點用了其東宮講讀等官劬有勤勞應加恩典查例奏請朕思
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弘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
與尚書來同卿首輔佐理卿可擬來行特諭卿
知
十八日癸亥楊璉奏四事○一正朝廷嚴肅之禮○一通祖宗遺制
○一明人臣進退之禮○一申章疏奏請之體四者皆禮之大要不

可不皆爲講明者也
十九日甲子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孫如游
等欽奉　制諭會同公侯駙馬伯大小九卿科道等衙門大傅兼太
子少傅英國公張惟賢等會同合議
二十日乙丑部臣臺臣各上書元輔調護　聖躬請冊立　東宮
二十一日丙寅御史馮三元備陳目前要務疏
謹按三元疏中言貪官汚吏礦歲遼急而卒乎歸宿中原莫可隄止追惟禍首財利參貂通夷虜者可勝誅哉
二十二日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太學士方從哲具摺
候　萬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症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
加以　寢興爲機務所勞必須會事凝神一意調養方可致勿藥
之效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功爲
中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上策蓋欲寡心清元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
止百倍當用藥不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臣一念犬馬之忱
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二十三日戊辰偏沅楊鶴昌奏爲新餉事大云
定　瑞惠桂三王封國初議中府東昌平陽已而　惠桂二府改于
荆州衡州○禮部奉　聖旨元妃郭氏才人王氏俱加封皇后已有
旨傳諭着即議謚及合行禮儀具奏
二十四日己巳
御史王遵宣上言治平第一要務大約以欲安民生無如綜核吏治
而綜核之法不越徵收詞訟兩端蓋分郡每邑俱有正賦而一錢一
較皆民脂膏若皆罰使擾是小民片詞之受祗爲官胥婪索之資耳
凡犯此者重按其罪
戶部議准設海運兵備駐札淮安往來津關閘專理運事
給事中楊理奏爲謹醫藥保重　聖躬事
謹按楊給事疏大意以文昌啓口以養其根葉之劑且其掌出痛市以塞外寇攻擣欲食其肉可謂孚有斧鉞
二十五日庚午　大學士劉一燝韓爌充　經筵日講
二十六日辛未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于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椅憑几　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
進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諭封選侍且諭速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
等瞻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意惟以選侍保護國本爲
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
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封
孫靖端靖溫惠郭元妃昭靜恭和章懿王才人爲　皇后昔未經
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則
係其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
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爲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
日舉行
二十七日壬申以李騰芳爲以傳教習庶吉士
二十八日癸酉刑科魏應嘉請正李如柏李如楨逗遛誤國之罪○
加方從哲少保賜銀一百坐蟒衣一襲
二十九日甲戌御史左光斗奏曰　皇上御極用人行政諸事而皆
注意東征將士概發帑金一百萬兩人但知　皇上布德施仁如勉

元妃才人加封皇后
言治平第一要務

其周且渥也。不知業嫉害之膽而壯我師之氣全在于此因知
聖裁神謨非臣子所能仰贊萬一也。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册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册儲原卜期宜務近蚤拔吉典以
慰 聖懷 上因顧皇長子 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
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賜諸臣銀幣燒割○是日李可灼進藥
九月乙亥朔
帝崩 非萬所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沖齡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用人行政
邁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遂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
憾但念朕紹承洪緒實欲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屬後賢皇長
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懿憲親賢
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慎
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懷隆痛同心協贊永
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
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為重
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
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
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
林院計議從優厚具儀來看又傳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
舊規報訃各宗室又傳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說與
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揀選官軍于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着正陽等十六門并 皇城四門掌司
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李蔭衙門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
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禮部欽奉 聖諭擇初六日册封
皇貴妃李氏奉 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工部奉
皇長子令旨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并坤寧宮等處工程俱暫
行停止特諭○太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仰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
方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
門外至文華殿先叩謝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
接呼 萬歲乃趨諸臣以即日登極請朝服以待舉 令旨俯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廬謙奏正士習
按 監言御史之責不可不嚴提 聞之体下可不重可而格論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卜日 登極以無負
先帝付託以爲 社稷靈長之慶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

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
歷代相傳未之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
非生母儼然於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
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服侍雞鳴之德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
卿貳何慮之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
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
三日丁丑疏設雲南都司○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
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行 冊封
吉期另行選擇奉 令旨另議具奏御史王安舜奏爲
先帝病革之時李可灼進紅鉛二丸 先帝服之遂不豫是輕用藥
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也奉
令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
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御史鄭宗周奏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請正典刑
謹按文昇之罪鄭宗周疏攻駁甚明又有楊漣一疏激切直言尚猶不聞有將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繁摺不遑
承弟私恩何忍獨急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斷當公
議無容復贅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疏諫先朝選侍不宜妄以母道自尊直言不諱

○選侍移居于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即定年號之
日前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頒 先朝臣皆知今
去登極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爲元年也擬正否已崇
欽照否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部決當會議禮科
亦當與聞姑且勿論惟是 先帝即位雖僅匝月而善政遍滿已
足千秋大業豈使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無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
堂明朝豈又有此大闕大謬臣有一得之愚啓之
殿下商之同朝請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
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先帝俱稱泰昌每年
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廢
萬曆之實數又不得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
刻難緩懇祈令諭閣部即速令議上 諸如果臣言不謬仍
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等項俱稱
泰昌元年 月日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止 隨駕侍宿文武諸臣
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政以來國事日非

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彝齎之至張彝殘殆盡紀綱法度惟私情之
徇比類務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參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數本之地不宜一日無一人故隱忍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繼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剛
先帝惓惓為堯舜之君之意乃廟迴比周之元兇不誅無以成時雍
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痛一日總天下大政乎臣請歷其
罪為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　驕蹇無禮失誤哭臨
罪二　樞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　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　縱子殺
人蔑視憲典罪五　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
七　馬上催督斷送三師罪八　徇情罔上鼎鉉貽羞罪九　代營權稅辱
國殃民罪十　有此十罪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況其無者之罪又有
泰昌盧杞所不忍為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因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帝豈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備倡義執爭從哲所可其間
一揭僅兩塞責假非先帝神明　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
為禍何可忍言是從哲徇乎日之交進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
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為　鄭氏私人麗色藏鉤　先帝未正且以
固寵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
乎及受劉遜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為　貴妃封妃不
得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為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絕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
二　崔文昇輕用下洩剋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

之心痛而懸急自是臣子迫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伐擬出脫耶以
君父之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
于弒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　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哲
一面冀其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儼臥東閣不知應也
詳請授見之禮以拒衆議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
奉　貴妃不知有　宗社甚要知有選迎　選侍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若懼禍不
言聽從哲據得為之表裏奸臣自為計得矣知　宗廟社稷何書曰
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為之計夾發穠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
心詳審豈得以風聞懸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月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　一曰保身　一曰定志
一曰講學　一曰勤政　一曰納諫　一曰謹微以養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十日甲申御史蕭貂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宣召宜一以
先帝為法○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修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疏　一在經筵之發舉　一在大婚之
早定　一在近侍之得人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大意謂
君德成就全在輔臣而已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慥奏侍事之足履　寢興者無如近左之一事
乞敕下廷臣遞為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誤國事○鎮入撫
順大掠而去○袁應泰疏撫遼東

譏如以爲廷弼之才不可用請速名列僇功當罰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儲才望之臣星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不然只爲廷弼惜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僨敗之禍八百萬之脂膏豈堪再擲十八萬之性命何將取盈中外俱困大盜衆蠢無何遼東之栽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感或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疆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會議具奏

謹按此疏首條論取禾稻業如此又一遼民之曾驗者[illegible]必不可拔且使軍士習[illegible]即是[illegible]之法至稻熟[illegible]恐不得抑情

經略熊廷弼乞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馮[illegible]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二疏數職十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冊與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鬨鉄婺弃根苗田禾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李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否磯研起火星延挠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鉄嶺八月陷屯[illegible]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往瀋陽壓屢次接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陽宜軍一呼而散並遼分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時且與閻道商議三元言遼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台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爲誰況我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後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要着任總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賀李三帥人馬實未敢工卸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自求而守之事事則今猶之推爲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措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賞借謂然以數萬賊平平受受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窮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殺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謂職無謀職當承昔買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年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賞董疏稱揀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驚長者王平枝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像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蹛江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徹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徹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諱養奢事且開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

乘五月剛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寧遠撫臣又因帳請往義州推
狼狽職守人臥病遼人疊推合救遼之命不許閒　朝廷要遼東若
將出危道設畏抜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
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皆聚海蓋道以一人
而辦百萬餉運寧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
職自戰請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去遼撫
豈可哉伏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
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穀殘
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留須臾者也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尾遼左待日屯劫人民日虜城堡日空
遼遲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後已于人言失議經畧者終難揉移
其功者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
積衰難振愒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
二策焉恩　九重之寵眷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
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
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不可支困憊之病
軀必不可能則當徼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遞代請
旨上裁衹念封疆不顧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遲留日
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能
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遂之　國家至于　朝堂之上亦當焦思
進計博採群謀大家悉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舉一得當之着或稱

實或救拾擇一得當之人群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
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
否自陳規摸須其色甲兵糧其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畫
督所其時成備始終要領悉聽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其肘
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漢
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
以忠急　朝堂不避煩瀆不避刀俎統惟　聖明採納若夫兵馬倥
偬人心危疑暘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
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
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敕下施行

兵科楊漣報奏情事曰又勅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
以醜虜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
司馬以內蔘廟謨外資籌策無事爲徹桑之謀有事爲綢繆之策及
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觍顏如本兵黃嘉善者久
歷邊疆止用虛閑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攝卧家園不肯乞休人
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面而入長
安既已愛事則邊腹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容悠忽當樞
如慶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懲慶李如柏之不能任大將則宜
請擬不然而慶鎬陷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乃茫然
無主泗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
敗衄假非[illegible]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關城守備空無一敵試
問長安一片地加着當收拾何所此其審敵之不審固之衆徹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直出，是何等事。而李如禎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猶舉贅之殘級，遽然上荷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遼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如禎又叙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節鉞，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兼襄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盍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翁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憖死牖
驕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刼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逍遥，是何法紀制馭。此爲傾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邊之諷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鄉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動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拒練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與捍賛而去之矣。延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駭，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骨之用。是嘉善之大辜，偉蝕日壞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撫臣楊應聘至京，奉　旨督內嘉善輒留不得遽，又應聘將遼地有警，故鄭光宗推巳一年，不聞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嬌嫉妬賢，大罪七也。最可恥者，總權不出，託之將謙低頭闖阘，仰慕當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實從進之勿責之謀。既將又詭託温借以拚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尋看動矣。推行首稚人或比之千象，請其昂然大將，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能事事可憎。是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承練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今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東奏報日聞，而制將設防者柔甚於曩。之言在耳，而所竭力者安在？幾乎欺　皇祖之耄，揚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舉人匪面，每每殉禮擬旨慰留。此乎嘉善之挨取封疆，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能再得六起練餉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廣武錢糧，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國政，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
聖主維新之事，　勑令會議擇將士練略諸事節略，由調度者，總令戀廩位之人占住不休，即且更顧更撫，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發主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劾嘉善之疏，一併敕下九卿科道會

議。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入侍知畜逆事尚有所爲。而在兵言兵。亦做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曾珍奏曰。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勵。何得三十日崩。便已駐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譴以爭 册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輩久畜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發之中。敢以陰鴆之計。後爲醫藥所傷。而身膺一誕。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晏駕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爲宿疾。其爲泉毀所致乎。益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內庭處分不易。則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在。如餅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派。亦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乘口譁傳。流布已遍。肇誅口識。天下應有吞之者。而獨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附逆黨于近關。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客養逆成弑逆。豈必在參。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尖之謂。實誤。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從重賞用藥一節。既日殊失敬慎。何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膺一誕是否 帝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進錯。臣謂止應查明交於某某是否。藉置不暴。後問其有無進錯。此自交責不然。昔之罪必盡天下之弑。機匿於無形。有毒而非鴆。械而非刃者。先帝卒崩。必變當與先年梃擊者同一姦謀。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廷之姦謀一日不破。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升遐二十日爲何。雖此暴證。僅三十日爲何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是年十二日癸未。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惟人主之德。上通于天。至德休明。則天心降鑒。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見。黃河清。考之經載。河必千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世出。濁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恒言。錄不勝枚舉。然黃河以出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哉。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邊。止稅撤監。蒲大僚。下考選。起廢褒先。牧卜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追三並五。故天心啟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誠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謹按 八月十五日[illegible]之間巳時見河水上流自至申時微[illegible]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漸覆[illegible]河共清三日[illegible]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料經略熊廷弼疏。

經略熊廷弼上求勘疏。

謹題爲陳十事。祈實行以勵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待

赤氣亘天

楊鎬喪師失地罪難逭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占曰惟振國亂大將死又曰天下大旱又曰後臣在側有背分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萬崇德奏議遼餉○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爲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懇乞顧命輔臣思 先帝憑几之囑同蕭墻向隅之生以勿損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

叅看楊鎬喪師失地據法罪原難逭而嘵嘵置辨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不思如栢建旗專閫作遼東之大將乎當時出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本無求戰之意以故再出輙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褫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聞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舉鎬貪功自用徑行不聽松乃密選人進關投揭當事與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回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創見有松侄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舉動已含陷松之毒矣乃誓師時如栢佯與松洒洒拜送曰吾以頭功讓汝松稱爲丈夫慨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奸人爲松鄉導誘其暗入奸伏蓋奴酋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也先得鎬告示遂悉其精銳潛伏撫順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鄉導所誘如栢先逃望援不至遂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十晝夜兵盡援絕是松也死賣於鎬與如栢同謀詐計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曰三路兵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爲此喪心之言猶欲自脫而遂誣栢流布不念其死敵而沒其功松死不瞑目矣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止言李選侍陰謀與否似難深究蓋所以靜 先帝之愛全 皇上之仁兩害之術也中言李氏他日必爲武氏之禍甚言其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故言激論誠出忠直至情者也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藁待罪疏

太常少卿姚宗文揭明閣視

揭去職昨者臧役三韓既以不得私暴開罪經略嗣因東夷猖狂日蹙我兵日怯奴志日張誠如所云蠹食及木無皮之喻惴惴焉懼賊果長驅遼瀋定爲村屯之續也故竊效他山之石而經略之怒甚矣書疏紛紜若有分天之恨者夫東事成敗關 社稷安危主兵者舉事之得失此萬耳萬目之所屬萬心萬口之所許也職前愚之至其所辨職疏者初疏大約謂書生心膽怯眼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疏則云訓練有方部署有法戰守畢具而商民安堵鋪張渲染矣夫始國爾而少洋洋放入之狀生慮蟲生息之狀矣如將爲釜中之游何哉皆書生兵肯待綱楫揮之餘雖婦人亦可以戰李將軍稱得士五五月遂大破胡虜訓練部署猶有未能不能遽驅出塞亦當坐家敵賊何況鐵山城與吾大入地及瀋遼遼之役不能小大而小劉也何經略前日有疏尚言所報

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如賊何將無如兵何總兵無如將何職亦無如總兵何又云少為戰則不成其為戰也會特日之幾何餘而壁壘改觀旌旗生色豪前日之言以為誣自相矛盾經略之所云轉危為安者第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空九邊之精銳竭五方之物力將敵是求寧止自衛彼遼瀋之外林總生聚者孰非中國之赤子屯堡者孰非 祖宗之封疆如任其劉創天下有漸邇漸深斗絕孤城而能晏然無恙之理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改觀或尚可收拾故惶惶計之如必遼瀋既失而後議經畧之功罪亦太晚矣嗟嗟辱不對頭久之而閒向道臣之語一褎而去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冒捐之棄朱崖之議曾明示于往來之牘經略之不欲終任遼事此念素矣遼疏請告顧畏不果今者得去大慰本懷紛紛疏揭如耿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放倒英雄架子耳如果有吞胡之畧可期報 國之心未遂願鞠躬盡瘁以觀成功者何不具疏力請曰臣不敢負 國恩今布置經營大有成績雖人民殺擄不可更生而疆土淪沒者不難恢復伏願如漢班定遠被正之後請留畢師一年以成西域之功再不效治臣之罪則 聖明不難轉圜諸臣且為推轂此大英雄之所為也何計不出于此而徒狂呼怒號為事乎至經略所以詛職者謂職一日了遼陽之事則域中兵馬餘役防兌調川兵另操其已經厮守過堂者免點外三萬餘觀與四道三廳一日並點以防協濟應點之弊此與各道臣議定而行者也又謂職海上定令則益奮為登運道風雪塞嚴一往周覽此道臣請出而行者也又謂職中畢才管等指驅閭視夫往來邊塞屬塵不得不用此輩既用此輩知在今日必有此嵜羕黠第先時申飭臨時禁約且密囑各道并查盤官惴惴查訪容有法外之人既誠有之則當日明正其罪其遼陽之城狐社鼠獨爰生殺予奪之柄者同伏乞斧鑕以慰三韓將士之心豈非快事何至今日始怒于室而色于市乎又職行至廣寧時經略以二十金犒從者且致書云從者奔走辛苦此典決不可廢職受而給之閱視之說毋自上創之且前見賞而後議誅此亦愛憎之至變也殆職初至遼陽經略賦詩相送逾日職亦詩酬之中二聯云群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郭令公勳業相期實由衷念今以譏論相左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省垣非慷慨論列之日也故不具疏而謹揭

遼東經略熊廷弼奏 旨辭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貞鉄命該部即會推

十月甲辰泰昌元年

刑科魏應嘉會議疏經畧熊廷弼應代與否○罷兵部尚書黃嘉善以刑部尚書黃克纘暫署本兵并協理戎政仍命作速會推

初三日丙午葵 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奉命題主輔臣 方從哲面奏

先是擇于九月二十八日發引大學士方從哲題主禮部孫如游監禮鴻臚太重王進忠捧土至是禮成復命

五日戊申武選主事賀萬祚言遼事至慪遼人閭屯田用餉以佐行閭簡汰以清兵食一時稱為救時名策

遼東經略熊廷弼既數疏陳列而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科臣魏應嘉

謂其硬口餙辯復交章駁之有欲罪以辟耗失事者有欲罪以托病
脫卸者有欲罪以掛逆榜者于是廷弼又有行勘尚書虛文之疏
上曰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脩德與經略熊廷弼屢次互相參擾若
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
實具奏
以遼撫袁應泰經略遼東○刑部主事董應學上言海運募兵之效
請御駕遣左侍皆壯之
十一日甲寅敗酋于灰山
十三日丙辰科臣楊璉勸事勿遣言官疏
謹按楊璉此疏大意在排持大體凝卓而遼罪且極明切實可壯氣節之色允稱第一名臣名疏
十四日丁巳山東道御史鄭宗周要覈兵食疏以圖救時長策申明
祖制不見有加派之苦而財自裕不見有召募之煩而兵自強節京
營而邊鎮可知也節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
十五日戊午 上命行人科徵請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偕沈㴶
何宗彥入閣
十八日辛酉考選科道
十九日壬戌太學士方從哲題日講官六員錢象坤孫承宗周炳謨
魏廣微李光先李標正字二員中書馬鐘唐允恭報可
吏科周朝瑞上言他 皇上典學義正詞和
二十日癸亥御史賈繼春安伸田珍等奏爲揆席特從傳奉擧朝大
駭聽聞離合辭科駁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以杜倖祿以維廉恥庶
干政本之地清而登用之典重矣而禮臣如游寧忍掃盡廉恥抹殺

淸議徑入黃扉乎
二十一日甲子敗酋撫安
二十三日丙寅戶科張國祥上大開言路嘉猷日進疏
二十四日丁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
噦勤宮與噦鸞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毀選侍李氏暨
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編修錢謙益復官○南臺御史傅
宗皐奏爲栲問崔文昇用藥悞事宜明正典刑事
謹按宗皐此疏大意謂法宮遂審用藥之故悞服藥之有無皆不可懸斷姑宜擬翁適論不已不惟無救于 先帝而且有傷于國體可謂老成特重之名疏
二十八日辛未御史馬逢皐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崔文昇用藥之
故請正典刑
十一月甲戌朔原任經略今聽勘熊廷弼揭
禮科周希令陳十二要一曰已事二論相職三斷詔旨四別批答五
親典禮六公賞罰七聚奏疏八宜和衷九愼保擧十飭京營十一責
成閫邊十二增廣武擧
禮科李若珪言天氣尚未嚴寒講席不宜早撤 不聽
吏部都察院揀出 聖諭近來大臣紛紛求去屢旨慰留過不遵家
成何國體朕嘗新政方倚任老成丑卿等特 先帝遺几言猶在
耳豈可恝然大臣愛君體國道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如華都看
即出視事毋得瀆陳有諂不敢其言官論事亦當爲朝廷愛惜老成
無得任意雌黃至歷詆微詞猶非入告之體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
指事直陳毋得故爲含糊致人猜忖幾成鬨鬪爾部院傳諭大小各

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
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傴僂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始末
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
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交通之根因詳及見禮篤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此則有大
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黨之秘事
未聞入井之頌言嘖嘖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
綸綍之褒過微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至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離出震之時
諸臣共有防微杜漸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群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群璫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
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齊聲號呼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
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衆躬末豈可掩人于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
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然肅清　社稷有何搖杌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
乃敢言手捧虞淵之日徼友朋之虛譽循誦過情叨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

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決去一着而已求以安社稷爲悅臣兒童讀
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
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慨怍有何疑
阻而決于求去也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蹇劇世說
擯之人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諭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
之福分至于此極矣今日捧戴之　恩綸被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先犬馬幸
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矣殆且可以歎能遂此于
于當年遭遇之窮者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　主眷以搏
禁挾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
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陰懷竊敝逐羶之情而陽樹犬馬戀
主之恩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夫人臣
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
奉職一身之識力幾何一事之治辨幾何或臣一去或者知止可以
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
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
皇上未罪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徵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放
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老歌詠堯天舜日于無

箚而已除臣本科印信軍政拾遺訪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迴避請署
實外臣責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孳
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屬
輔臣如游爲朕首簡實爲清慎特用眷顧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諭不
遂不得任用一人朕思　祖宗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
修明直諫不乏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嘉謨克績一事小嫌
何難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平何
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慮又何因事發端
遂至互相倣效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國朝量賞之後便爲紛紛求去
之圖忘國厚恩藐朕沖幼責以無人民社亦復何辭歲除在邇百度
維新輔臣如游尚書嘉謨充稱命旨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
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忠
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成何綱
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
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　廷議治罪卿等可使示各官務各滌
慮以圖清白一心協共職業以佐平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
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諭

皇明寳訓二十三卷終

溫陵　臣陳龍可　纂輯
秀水　臣沈國元　鑒定

熹宗悊皇帝

天啓元年　辛酉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
賀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
故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爲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纘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　臣等謹
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練續進講其經筵典禮已
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　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十二日開日講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敕
初二日申府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妥列鄫陪臣
郊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欲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　御史潘雲翼
請召部科諸臣疏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許　蚤忠忱亟　賜召諭責家卿以開誠布公酬
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登明顧復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整新
猷勿介私嫌致失忠　君愛國之　忱
初八日享大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
這所奏俱依議行各安撫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公確
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逾俏即便指名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刪去　國之慝恐幼主乘乾權歸閹宦故
凡有章奏諸當及此其爲此輩所側目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留
一疏益爲渠所痛心故借俊參爲罪案而竟逾言官此事前未聞新
安可長長之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禮
議煩議簡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　御史馬逢皐乞　嚴敕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
楊漣移　宮始末一疏累忠直之衷　君恩太重一疏豪不得輕率
自逐之　台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掛其名
旁觀之議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
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也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非歲禮臣孫
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勅俟行札付訃告中外誠
典禮之罪人也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
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監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同知張朝宗等言日屬純陽
君象也宜淸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矣猶曰經見耳至日旁顯
奇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卑職未習 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遼左
天兵屯聚殲滅奴酋正在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之恐不能得志
亦在此時 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爲誅求耳
寧海道何廷魁申文看得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虚生日光爲巨
近據回鄉口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餧養馬匹其思[?]逞于草
靑馬壯之日業有其兆矣况聞奴將淸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
我進兵爲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攜顧爲傾巢之策也彼以乏食而㪅
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借火器于近邊未必應手調家丁于
九塞尚逈叩闕殺以三月欠糧之軍形稍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
如柴糧料之支持幾爲綠而攘殺牛車之搜索直竭澤而焚林萬一
偏道中絶日不再食是奴與軍俱敵國内與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
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徒竊杞憂除痛加修省申飭城守樣今邊
將文武將吏嚴加戒備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合依臨敵
失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爲敵所掩襲因而失
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决奏
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觀望因而喪師失地貽禍至今罪狀甚
明前擬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禮部上言二藩並建率
聖旨惠王分封荆州乃 皇祖成命依議於見在衛城營建以免
宗藩從王貴浩遍設部劃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將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負罰湛初劾 欽備參學湛初欲假而浚處[?]叮持論大罵不平
免親藩冒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愼行䘏○御史江
涵論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閏二月乙亥○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綸綍之出當平
牽制之文當決 宮府之法當一 政刑之明當速 保舉之法當
嚴 惩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收 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
期當一 文卷之刷宜嚴○御史江秉謙陳[?]慮已奉公兩規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
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起俄上來黃塵四塞占日有兵人主憂客兵傷盤害穀又曰并兵圍城城有旱風雨則解
諭内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兢惕卿等可
傳示兵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略督撫鎭巡等官嚴加
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命本兵速議徙開切邊
務童奏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儲邊疆之才固山海之防設薊
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遠哨探之役
荆王功[?]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御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戸部主事陳國儒奏爲祖孝格天乞
恩旌表竪坊旌表更乞特嘉異行附入先賢祠末敘章新治飭勵頹
風 止覽奏 命各司道府縣褒賞以勵御史鄭宗周宗師鍾惺等

僉憲孝感三奇郡有實蹟孝子陳榮字希仁世居建州臨寧少失怙
有聲孝養母督百衆莫應母夕猶頼北辰漸滿復明似開空中語徹
以香祇久獨忽開更十餘載永樂丙申建城大水漂沒廬舍無數榮
與母異處各附一水隨流十里郡守夜夢神告曰舟以待孝子沖衝
渺達岸母子相遇兩無恙也郡守驚訝詰所以孝行動天榮曰予何
郭孝惟一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又鄰人失火延及母舍榮從外奔
救哀號須臾反風滅火郡人以爲孝感所致疏上請如國鎬奏
聖旨命旌建坊旌表從祀鄉賢現今八世孫金琨復違國綸科甲蟬
聯顯揚後世人以爲錫類之報云

謹按孝感錄也何言奇節目迓臨固其神明之自邇也至水不能溺火不能焚又何異江陵避難而陽侯破浪耶惟飲食不敢忘一言不自孝乃所爲大孝顯之孝至實篤之爲至孝此而不旌表何以彰 聖化而厲風教

大風霾○祁六月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昔霾蔽天占曰此日風從陽徵方來大旱有邊色有兵養又曰工土興食物貴一日有大三門內有兩則荐飢

陝西撫按張翀鶴鳴工科都給事中甄淑以給事中黃奏不一
上曰劉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薦稱其勤敏事已經彼處撫按臣勘明到部
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京御史黃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命南京諸司稽查黃冊庫房愼重圖籍○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案
未奏上奉
旨劉鶴鳴著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著降有差劉尚忠既不知情姑免究
生等李鳴雷等任

勳戚侯○慎防衛門○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
伯各食祿千石○工部奏
奏定陵寶頂 永陵丈尺培築○起黃應舉大理寺左丞
遼東經略袁應泰奏餘上東急正熾應援太緩疏
刑部主事萬爆止苦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起孫瑋南吏部尚書
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慶陵關係匪輕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與小臣之
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
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邢雲路精於曆法宜乘其
精力未衰起用釐正

謹按時雲路年已七十有三精力猶健曾推算泰昌元年十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果然故人多異之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虜防禦東
夷并
敕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殺賊一事專責各分巡兵
備道以消釁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矣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効失事諸將疏○兵科朱童蒙勘遼東事竣據
實回奏
薦異才○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威
揭爲傳之異人識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
事身而退今將才技畧具于左

一營中勝算其袖中之卜或主將敗勝偏將出勝或利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于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泥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聚將臺主將綸巾羽扇端坐臺上運籌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齊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深入其地九死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絶無人影之地而忽生軍兵旂立

一陽兵變陰于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絶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盡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界限

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王三寸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察其盡也盖火器未盡則强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絶此破虜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恃重抵敵止畏其坑陷也此車有探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卽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道

一堅甲此戰陣皆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砲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强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卽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卒二十萬

一錦帳懸鈎此陣啣立營帳以釣誘敵一來者營而並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十錬火牛錬此牛一牛可當百人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爲阱甚深刻

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地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于中而虜騎不能犯者必恃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車輕而便利者此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抬上造火器晝夜不絶以攻敵陣上設水帳以防利矢鈎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母冲突敵陣子去則母顧母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

一火帳此于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絶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可擒也時

此揭已投兵部掌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在聽試外爲此具揭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會議覆餉

一崇官鼓鑄制錢　一崇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州　一東南半壁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糧

一南北戶工關廠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座營軍餉

一郡國應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議稅

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報備御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微尚方寶劍固當以身許按臣無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亦且不朽閉各門分攻兵遂乘大復分城終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進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駡賊不屈死之守道何親其二女二妾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之嗽臣皆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叛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歸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三岔南至海土而賊且四出擄掠月餘矣扳屋樓壁纔幾日望屋無烟撩萬死而出一生也二十三日奴下令括民衣當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於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赴非城屯民歸村堡夷人棄擄招者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等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赴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遂之爲商賈者又囚五萬人又赭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者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稽追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點而殺之有一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與衆砍殺頭目遂殺三四人其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亂逸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奴後命其子領眾擄搜探河堠深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人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輒擊殺之

兵部按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猾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釆張掛榜文遍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鈐膂力過人韜智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朕皆不次擢用卿再査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眡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徐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近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爲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日人心日懼一日諱飾及時之劑謀壓勢以銷賊膽使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稗于邊事者惟

聖朝採擇 勅兵部彙覆援兵俱着照原數發齊發應毋得互分彼此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國家安危關係山海關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宋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彥奏爲國家安危關係山海關乞查議另行馳報修山
海城○叛臣黃衣伏誅

上親自劾撫按之異

謹按衣廣寧人原任遊擊奉撫臣要收撫于遼陽不死乃判關投降奴心臣虜遣芳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之典驟一級同三傑送出招摇遼市觀者如堵益明以其身爲招又揚用面陰留之也但衣曾爲冠裳受國厚恩逞自畝所甘爲戎首既爲逋德以謀其往又爲彰癉以追其從契惡爲酋欲舉河西之地拱手而投之賊者臣撫得之典其横實奉李四分仲義并桑于遼衛人心大快地方雜戢議上疏自劾撫按之異奏中有言者少緩一日恐人心愈蔵内變叵測難欲殺之有不及殺已耳可爲深誠之論延議係之

遼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爲棄城啗虜之說公然投遁
印揭搖惑人心茂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疆何賴高▢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
分別具奏

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爲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命科道周皋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行納吉禮○起李茂榦儀制郎○兵部奏獲奸細奉
聖旨一體治罪○防西虜○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以主事職
如杷協理職方鹿善繼棄復本官起用課勇將領本兵題廟社允

王化貞代薛國用

辛酉同文錢謙益等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解額有科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臺臣劉宗周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

言路阻塞有可憂

八日遏壅蔽之機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權之階來挑鬪之
釁成雷同之風啟執持之迷鬪御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遼東奏謀布示張思任奏言目擊艱危願
奉 聖旨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熟審○防素酋
二十七日 大婚祭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
爌勅各邊督撫務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閱聲疾至

黃克纘署戎政協理東事

命司寇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冊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三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
賚有差○磔大逆劉保于市

君統天下以爲家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爲家后輔一人而正内故大婚彝倫之
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是宗祧重計夙夜祗
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尚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祗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閫而奉

帥六宮以式萬方

九廟帥六宮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祥丕衍邦家之慶布告中外咸

諭免經筵

使聞知○諭免經筵時以天炎故暫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免是爲定規
各省興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楊弘論大
理寺正張廷延廣東工部員外華顏中書吳之仁廣西兵部郎中孫

𦢊刑部主事顧大章　命御史劉廷宣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少詹事徐光啓上對事○御史畢佐周請大
發帑金以充邊用○陝西道李遂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擇八月廿七日　先帝梓宮發引　命諸臣卓旋陵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
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優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藩司張五典
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唐蜀周崇等府○巡撫王化貞爲賊謀僉道
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邊急共保殘疆事
勅科道二員督發催趲驛遞星至邊地幷發帑銀百萬遲付山海以
備買馬招兵撫虜之用
吏部遵　諭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
姚宗文　上曰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等原
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疏玩遼瀋相繼陷沒斷
送無筭生靈慘毒異常深爲可恨可惆朕心日夜不寧故着查議處
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者來
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嘗職情面更重大臣
任然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都着降
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
職爲民嘗差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正奇戍
諭總督官將嚴禁操兵諢擾地方官亦不得踈玩閒㢘○加贈沈㴶
正議大夫沈節甫資議大夫

賜祠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
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
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圖　國讎以復父仇
大學士何宗彥久閣辦事　皇上宮中處分素服　御門一
備齋自冬及春饑饉久旱
勅百官同加修省夜半得雨千里　恩廕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
尚寶司丞幷給新銜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
書誥命○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御史丘兆麟稱政料理宜新疏
浙江巡撫蘇茂相邊
詔舉遺直關忠貞以備起用鄒錄○禮部奏聞試士之秋正象緯觀
光之日爲莫孔子祀師道之尊預
勅辟雍作人之訓于斯爲盛宜可後時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道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擢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禮科參議
貞江西編修周延儒戶科王繼曾湖廣簡討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
西吏部主事唐暉戶科主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
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禮部以辛酉科　龍飛首科乞照
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順天皆加十五名應天五名
後不爲例　南科徐憲卿條上大　觀事宜免　朝之歡當寬
紆挨之罰當重　違限之法當嚴　至于塞

家之人速當議定擇取謝邑職佐之存留望者若印之考速當議行
上諭內閣茲今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
城宣春宮几筵前行祭奠禮况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圍子
手等項免行隨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畢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事曾櫻以時迫途遠請寬場期○停御史張提
俸以劾輔臣才庸手辣也○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
罪立功○禁抄傳私書揭○禮部侍郎周如磐纂修玉牒○戶部參
定稽查錢糧法○廷杖建言爲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
生員盧懋升上言先臣曾匡　國本　覃恩過及遺忠懇乞
聖明俯宏卹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兵科酌議練備援兵協濟驛
遞之法○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肇條陳逆奴之猖獗敬陳破虜十策
一曰定車戰　一曰設地雷　一曰立邁障　一曰掘陷坑
一曰毒河水　一曰用火攻　一曰用擄車　一曰設伏兵
一曰用陷板　一曰用夾攻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穩山盜內寶一案生死不同
又辨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剌謬特甚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貢生王立極上言先臣回天討
罪忤　旨罪危懇乞
聖明考事核疏俯加　恤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升

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畧軍前贊畫
申紹儀馳之驛凡借差到任逾期者計水程議處○順天監臨御史
李炎壽奏應琦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眞才
請策論並奏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詁當明邊塞要略當講水
戰攻擊當預○慶陵工報竣○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爲
奉御外家閑住○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南兵主
事何棟如陳水火二軍○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　賜酒飯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衛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
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踈
虞○廕名臣海瑞子海晏入監○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闡幽之
典疏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奏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煒　奉遷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陝西進麒麟鞏昌府會寧縣原州里闌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犯起野家有黑氣一縷渾身是麟鱗當斑文天成鱗甲遍叫虎聲嗥不知以爲怪亂擊之而死路孫之子上一老人以爲神物取函供奉加禮體凡四閱月條肥不腐具府守如爲麒麟擇地瘞塚告禮禮部之迷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寺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務鎮昌密餘鎮如舊○給奉
聖夫人客氏改地二十頃○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
關到任進恭謝疏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運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敢先于是日
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進呈祀册改於九月十五日。若爲今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春入監○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

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叅將爲裨或駐義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衆

山觀望進取

奴襲金州

二十二日秋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十六日因

襄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鄭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察職宣諭朝鮮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

驅條陳應行事務爲八欵

一用殤從以敦忠義之氣　一用輔宗功以収桑榆之功

一用輔宗功以招四衛　一用患皮達子以用間

一用朝鮮以用患皮達子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

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　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外

二十七日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

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都尉侯拱辰護送天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

鄒昌祚吳宗周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調讜田爾耕公鼎鄭

鑿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陳爾李猗白王

守謙○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贈仝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

廕劉日寧居文獻各一子入監

九月壬午初一日進祀册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拜宿泰安陵殿○京城守禦定議

謹按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兵部尚書張鶴鳴等爲廣寧事機可乘廣寧

兵機宜央疏○免湖廣兗傷田租○申明詮政○鎮江復陷○遼東

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備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户部侍郎王德完奏言將健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發帑金　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遼東巡撫方震孺請特旌血戰

忠義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優

謹按

極畧能延殘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

絲綸千古爲昭鑒寢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遼東獻俘

上以其爲國愛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燹官以爲常
王紀爲刑部尚書。袁崇煥爲職方主事。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
部尚書。川中兵變。以白兆慶爲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
知分管神樞營戰兵
舉經筵。搜訪將才。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
明經撫定案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奏
聖旨稱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旣復原官廕伊子太朴尚寶司丞
應得 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漼直陳安危之介一疏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親諱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會推解經邦矣遂再書辭且條陳于 上怒其規避革任爲民令另推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陝西鎮巽
初二日三更丹門崩遲響三声 開濬池陰卽殞親放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淸撫再壞于開
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爲敗局三壞爲殘局
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
無一步可退啟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
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爲棄官之地亦以此伏報讐之私臣以爲將

責之千里既斬策漫加恐視峻嶮之顛蹶又羈勒緊扣直令繳辭之
難而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蹤詭而機深甚則借事
以徵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
平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眞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
時情也卽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戾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人主爲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爲直孰爲邪孰爲
國孰爲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聖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同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
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恥疾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從談朝事一心以急
邊計矣臨發可勝惶息之至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卿匡濟卿還佐體朕
意卽出佐理不必再陳。吏科侯震暘疏論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侯震
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揆與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
事不必介意。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徼疏。經畧王在晉防內應外疏
一曰防內患 二曰詰內奸 三曰飭內備 四曰嚴內衛
五曰節內供 六曰杜內應

獨是已。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孝孺之死節同志夷齊乾坤所
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衍有此忠義。朕耳今自必，特加褒贈
錄其子孫庶以紓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勅部亟爲覆行不容延緩者也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上嘉其孺忠烈將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
葬原籍仍　命議諡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贈諸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謹按妖賊鑑據鼎次勅以數萬計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焰打死六七百人又擒獲賊黨及近傍小寨賊胆已寒鬱已窮蹙奔梁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援優恤錄孝等疏○命考選勿拘資格部科員亦一
體與選○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述進剿情形以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
川師克復渝城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考選庶吉士二十六人蔣德璟鄭鄤李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加善黃
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素黃錦齊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
盟鄭之玄王鐸家許士柔劉先春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陞王
錫袞李若琳孫之獬陳演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
元○桂王選繼妃

詔給冊命冠服○禁濫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咳口肆辨爲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爀等在前者部如何說君
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一本奏以釋群疑事奉
聖旨遵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存朕意不必多言致留擬議該部知道
復鄆城鉅野○工部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宣
皇言部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衡爲近禮臣孫慎
行恭讀輪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以勵諸臣
原任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上御總憲書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廕劉元霖一子入監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
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
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辨疏此事于
國家甚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以三臣論
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舊當時九卿科道等官諸說
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
奏疏本內不能盡著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叅疏及各衙門議單叅之衆論証之當時情實
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
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
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
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
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步出門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始末英國
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親聞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篤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
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
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丸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輔
臣從旁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
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
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
舜等疏叅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
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首自認其罪自乞削奪期以
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心釋
其疑似應聽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

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議也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
等于　皇考升遐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閣者擋擱
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卽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
等相目視遂擁我擭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卽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啟
李娘娘臣與諸臣卽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而使輙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卽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卽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
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卽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之奏不毅
然先爲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
以紅丸輕進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
誅乎乃僅卽勅行該省撫按官詳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
以正刑章若徒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疾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紅丸文昇
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
昇私在左右乃竟無一言議藥且奏身爲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更

上在可灼上矣法應　勅諭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
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公懲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應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之心發慷
慨之論臣等會各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
既往壽警戒于將來臣等竊
國是爲　國祚計慮莫不從公而從實哉況　史館已開實錄之成
在卽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
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上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
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
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開詐教猱把持朝政責誠
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效勞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
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
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
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七月辛亥錄敍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時山東妖賊[illegible]運河侍郎[illegible] [illegible]上命[illegible]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讒舊輔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信着督同
鄭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

大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
擇二十四日冊封范氏爲慧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
葉向高捧冊〇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擎佟養眞恪卜年遂授陶郎先處監軍推官毛文龍
擎到劉一㷓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
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㷓等身是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
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
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謹按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日舉行已因皇考在殯卽前尚書孫承宗于本處擇吉奉學至是亂禮
復奏
奉行
淫雨頻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傾圮
經略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邊地水災堪憐情狀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亟行招集經
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從驅逐出境終至失所其
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
行〇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擎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嚴審具奏該
部知道

賊攻曲阜鄒之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竭力捍禦賊甚衆賊不能陷旋以撫王枝營而去

沙灣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淮兵驅斬冥頑妖賊運道復通

遼陽城火〈遼陽城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火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殆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 太廟

升李若珪楊璉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謹按〈撫按報七月初九日據總兵楊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親督兵馬至兗州府鄒縣等處迎敵賊衆…〉

〈…令先鋒游擊萬邦孚王化鵬領戰兵一枝迎賊戰…底原陳分兵二枝進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死千餘…兵追至嶧河山水暴漲賊奔…兗兵角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恆亟備勦除以衛根本疏

禮部尚書孫慎行乞歸允之○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妻爲 國殉輕擲可痛師尾孤援宜懲

八月壬子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儆省疏

禮部侍郎朱廷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御史侯恂 陛辭敬陳十事疏 一廟算不可不定

一殿爭不可不和 一樞貳不可不簡 一巡撫不可不擇

一倖恩不可不裁 一嚴威不可不肅 一邊害不可不念

一兵料不可不儲 一召募不可不戒 一驛遞不可不酌

贈義烈鄉寶光祿少卿蔭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祠旌表○兗

磁磁等稅○妖賊于弘志糾衆倡亂于武邑諸處今已定撫臣張鳳翔

請增兵餉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桃坡等處賊級械

馬有差○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邊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疏

九月癸丑初一日皇考大辭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疏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上講學啟贊 聖功疏

太常卿朱光祚寇稽月令除殲之仁兼倣周官造禬之義近搜

國典復請明欽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和疏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盛以弘兵部尚書王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鼐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玉牒○紅面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冊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

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範疏

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真才以濟實用

疏揭屯田事宜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事務太

僕寺卿兼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戰苦饋

餉難繼之時爲此急著蓋屯即敵未有待利於他年者故以兵屯

趙充國伐先零
不得已用石公衍議
往日開河舊跡猶存
鑑老于農
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

當年糧餉節栽如趙充國伐先零省吏士牛馬食月費十九萬七
千三百六十斛是也募人屯當年兵餉卽足如韓重華營代北
募人爲十五屯歲省度支錢二千萬緡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親事
去耕種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拌地方不報地遼人不願屯
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勝馬臺安子庄青苗熟地七千畝又虞同
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
水災公衍所買地收得蒿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
口報無多值王瑞膽解銀至賴其往親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
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至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圈百塘口雙港辛庄羊馬頭大人庄鹹水沽泥沽葛沽見汪司農
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用甚多虞同知分與屯主開墾不及
十一職惜其將之需屯甚急而地利之遺留甚多也欲盡開之因
問經歷趙鑑鑑曰六處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官督開一畝
農工止用八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
舊河爲力不多其餘農器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其人忠
實可任屯因令光祿署丞陸基善田督鄭千總張光宇等照井田
法往丈之通計六處旁近約水旱田可二萬畝有奇卽雙港白塘
口辛庄一帶水田可八井旱田可二井只須挑濬舊河數丈明年
萬石之糧可必也卽令召人挑濬陸鄉諸人皆長事勤力其行也
不騎馬不乘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何家圈葛
沽數處則宋游擊承勳張懋忠等皆能任之職之管理始自天津
天津南非皆以趙鑑法開之千箱萬箱卽在明秋但恐地方有司

李倧直陳辨誣枉疏
此胡欲爲生計
兵家不容已之事
穩城滿浦小邦邊地

不肯以國家爲念職勢不得行直無可奈何耳謹揭
直隸巡按馬鳴起上爲政空耗已極疏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倧直陳辨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兵毛文龍
接伴院臣李聲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兵所送軍兵三百餘
名回自湯站擒斬假㺚五十餘名生擒眞㺚五名前來獻捷眞㺚五
名內有所供或稱滿浦逃還以護送金元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
說皆是搆陷我國之辭意者此胡欲爲生計以稱我國之人則副總
兵必不殺之如是飾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誤其邪說誠
本國之不幸者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日
我之疑釋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切照前項
眞㺚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罔凡言極是譸詐副總兵雖已知
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說不無遠近之惑合先具本備辭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惟偵探虛實乃是兵家不容已
之事也奴賊情狀無路諦知或使小邦時時往來去年鄭中信之往
探何瑞國之遇害胡書之投送無不奉知於副總兵豈有潛地使人
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冀
遂所從穩城在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邊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
去幾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說則
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卽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拘係賊營已經五載賊
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矣安有護送之事乎據此推之虛誑之狀
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

此類也謹使此言流之於天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於
慈母此臣之所大懼者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醜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亟下該部
痛加辨析大繫幸甚不勝幸甚
朝鮮國王奏賊虜之凶猾益甚奉
聖旨據奏敵情形該國捍禦具見爾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
角制用皆天誅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十月甲寅小湖總督張我續上戰守疏
備紅夷福建撫按商周祚事兵部覆請疏曰紅毛夷部落種類不可
考萬曆三十二年實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民潘秀等嘗勾
引之六閱月揚帆而去何以生心而至何以未飽而颺我不過愚
弄夷者之三寸鵝鬪況有容以美食餌之以甘言退之耳夷是役
未甚知有大利也然而機智頗開情形漸熟十數年大舟巨炮截
我商于交洲呂宋之間者殆無虛歲絲綿貨物悉為彼有而商亦
稍稍避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夷例往內地而與我為市
之每不得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湖今且以三舟直入嵢
嶼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船則前後左右俱裝巨炮一發千里
當之無不立碎我雖有利刃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
僥倖一勝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無益也又聞夷舟高大堅
厚利深水不利淺灘其入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人數不多

久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誕其厚利食其高值私載食貨而與
之通而沿海諸弁卒往往多不法受賄賣放以汛守之兵船成交
通之穴藪則閩之憂誠不在紅毛夷而在奸民又不在奸民而在
汛守兵將也該撫按所稱嚴禁接濟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
又令鎮道諸臣提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志于閩亦猶其不得志
于粵銜不須和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逸去者也既經
會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移文該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給事中薛大中請撥帑磺以光史典疏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與祭葬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兵部請
旌義烈土司○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應翔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灾變頻仍引罪請免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巡撫趙彥奏報蕩平完局疏
皇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賊首徐鴻
儒自鄆城登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按二院會
題督勵隨同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
縣解鄒城曲阜之圍遂攻師兗府七月初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
王從義徐從治督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平二夏店紀王城
嘷山等處巢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員名至相
與復滕城平嶧山教習沛縣餘氛討大小三十餘戰俱經塘報訖
鄒縣圍久未下賊自錫山旋師賊太帥賊首偽都督侯五偽總兵

親士等擁城乞降接去旗幟奈徐鴻儒狡詐百出高尚賓歐陽德
豐九敍許道淸等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卸
院傳令徐鴻儒不出即四面攻城一人不饒衆賊慌懼擒徐鴻
儒出城就擒馳獻軍門適值按院以親師臨兖下令解圍本鎮隨
三監軍道縣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于十六日安
插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過馬騾三
百餘頭即給驛縣以供驛遞之用神鎗七百四十五杆大砲二百
二位大將軍銅鉋五尊鉞斧九十九柄短刀一千三十口長鎗不
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鉄盔甲兵一百二十副藤盔藤牌共一
百一十五副銅鑼十四口俱經縣官驗明收貯訖將遵憲禁無有
一兵敢入城內動一草一木者但見城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
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官威儀良可慶也至于僭號改元之賊首
徐鴻儒等者檻車繫府獄無一漏網眞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亂萌塞而
皇仁廣矣

謹按巡撫趙彥疏稱勦兵擒拏率衆官降皆出萬全料敵明而攻收百勝實兖監軍副使王從義兖州監軍副使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群策群力收首陣則八戰八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津都司劉永昌沖鋒而力戰殺搗巢穴以底功內劉永昌孤……敵功尤著以事聯之滿非遊負圖之忠兼保家之念尤……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科道劉弘化劉芳等奏言自有遼警
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有奸細之疑淺求之有員役之弊
承督監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眞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群僚乃屢疏控陳
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太子少保以示眷優
該部知道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 國步恭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
十一月乙卯禮部擬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簡懷王皇妹
追封爲悼懿公主〇大學士葉向高懇宥詞臣疏
玉牒纂修已完 勅司禮監送觀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侍郎周道登所正
何承順典籍舒興元等六員中書舍人宗本王應遴等三十四員銀兩
紵絲表裡鈔錠
御史蔣允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
貴州賊酋魏叛向關大肆殺掠

謹按守關撫臣……

浙撫海盜

謹按浙江海中……

浙才公揭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大典等論揭爲辛酉科浙
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屢奉 明旨自有法司其間有無情弊

熹宗悊皇帝

天啓三年　癸亥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練兵毛文龍捕東征將士海運委官鎮致拔臣後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幸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之中而偏重於推官孟養志武舉越組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乘隙擣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託以害文龍或有離沿之人借文龍自爲以誤文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撫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非直巡按倪應春上言遼嶺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屬爲畿東第一困若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郡云外障與房內拱　神京萬灶云屯百務蝟集蒞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地者識瞻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若者自民終日在水火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眼乎遼之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澀文武悠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遂之土安得不失也遼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正以安天下也臣政摘其大關切者爲我皇上陳之一議驛遞往時車馬二役計六房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精役如獲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遍轉而偏舊之積價者恣其所覓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貲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二家充之又扳兩三家幇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幾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房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精役仍若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辭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雇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靠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以募積役毋令偏累富民眞有項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餉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觀而還不爲應也何爲軍餉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辦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轉滋滋漏巵耳臣以爲宜如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終聽本省撫按官該具　奏禁候

皇上斥陟駟逾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撥歲支給夫新餉既襄金錢數百金即以示萬加派之數添入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示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物之力有限飾浮淸蠹賓惟監司是賴如見任埧州道臣邦可立原任甯云道臣李春簽查核浮票料理幾損于驛不擾乎民不困口碑載道考覈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遺制之所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爲用此道臣爲哉一議根草夫根草軍爲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兇東事茫茫蕩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節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閒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閒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个家事視　國爲軍爲國示類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晋者亦難屈指也永平郡夾慨然以米豆爲巳任制前年米用之價檄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權斷夾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買何至強夾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曰白取民者然物粗路遠第束所值幾何而往來必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淸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豈誰不熙熙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擬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贄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倣而行之氣可對亟合採買利市別賂擾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雜而我不豫辨甚至廹累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此不者取

事本衙而養廉又厚今各官指拂十倍于昔柱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爲夫銀兩殘缺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歲裁省纸張銀十二兩至支務有行賞辦已屬不情而近減逅餉各官俸薪自費交草文若一艙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雜其心于遼復奪其粟于遼左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倍也至于胥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諭之盜乎臣督餉特棄巳奉旨通行搜括各役姑爲權宜之政所宜免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疆既縮則山海自當宴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儘足勾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屬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畧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我閒郞與武之役單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皆取之六房吏書件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咸苦之六屬明知諸役之苦雖欲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旣戒行便可取足軍餉斯體人情只此爲便亦安攘方之道也一議鄕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祗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討終是混局成謂募兵搶掠群然起鄕兵之說夫鄕兵莫可練也然不訓防小流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差亦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驚

三月乙丑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于故
將之相伏乞　嚴勑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
坤相爲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嘗罰合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
之極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實錄副總裁
四月丙寅貴州巡撫李摽敬陳新撫救援之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其便有五
朝允夕解刻期南行兩月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爲最上急着
一便也或用以補從前之缺之或蓄以待日后之關領無一事不
湊集無一人不深恩較之懸虛搜括者此最爲實着二便也古有
以投醪而鼓衆志者爲恩自上出雖微必感況以五十萬之金錢
傾自內府三軍有不感泣而效死力乎是爲鼓士氣之機擾莫妙
於發帑三便也古以量沙而傷折敵鋒者使知軍有見糧敵有無
敢犯況以　九重之
寵命賚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過強而忘
便飾安酋有不風聞而遁思乎見爲克勝之妙算莫捷於
發帑四便也職非爲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靠五十萬
帑金而盡咨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協濟者遲難
者乃能陸續接濟不致敗乃公事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豢處之萬餘乎是以一兩月見
在者而運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并數百萬
之要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勑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廟祀并贈䘏祀謚仗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艮鐵鉉練子寧
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令從祀本廟庶
聖朝無缺典萬世有信史矣
陳迪南直人　建文間爲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迪責問
迪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全日就僇劓鳳等鼻舌食迪迪仍
不服俱凌遲死妻管氏合門縊死遺孤呱呱五月鄰嫗荷氏從溝
中潛出之至八歲還應戍遂萊縣永樂末還
景清　文皇帝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時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犯帝座甚急清獨着緋疑收之
得所藏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追見又族其家入
殿延爲厲又籍其鄉瓜蔓抄沒村里爲墟
黃觀南直人　洪武間中三元　建文間爲禮部侍郎侍中靖難師
渡江觀奉　詔上游家人自　京奔至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
翁氏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家屬十人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
臣不能報陛下矣投羅溪死籍其家并逮姻黨
黃鉞常熟人　建文間爲給事中以外艱還蘇州知府姚善與鉞皆
當一面靖難兵勸善總蘇松嘉興五郡兵勤王不克善死鉞絕食
慟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善死吾獨忍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爲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縛至闕下

詔不違。文皇帝磔之。宗族棄市者一百五十人。又九族戍邊方者數百人。

王艮 建文間爲浙江按察使。文皇帝登極。召艮。艮集衆司諸印。私第躊躇未決。妻問其故。我分應死。未知處汝耳。妻曰。子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抱其子如厠。至涉投池死。艮舉火合室自焚。并諸印亦焚。上怒。徙其家屬於邊。

鐵鉉 先爲山東叅議。阻兵東昌。文皇帝還。錫北平。後爲兵部尚書。至 上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磔碎其體。至死于福安戌。

陳思賢 爲漳州府學教授。靖難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逐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班趙君默曾廷端呂賢即明倫堂。爲 君位哭臨如禮。郡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不屈死

御史彭鯤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恬退。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師戒事須省煩文。欲興吏治要覈官評。欲討戰守要擇良將

廣西道宋師襄謹陳審勢馭臣察要疏

五月丁卯。御史吳甡請躬視學 大典疏

社復遼職建安黎平子部衆來降

朝鮮國王李暉爲其侄李倧所篡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

大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永寧大捷。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侍等兵潛至永寧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衆將楊應岳等督陣畢官居敬等百餘精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賊出四門堵截。見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周邦泰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亂冲大西門出。除投降二萬。跳城赴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薰天。逆酋父子合營列在江崖上。本鎮札於江崖對面高山上。投降多人。本鎮親審有夫與父母者。還其父母。仍命外出。人民札一山頭。不許在營混亂。切恩永寧之賊兵已散大半。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 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奏永寧大捷疏

御史彭鯤化上朝鮮變出不意宜嚴山海之防疏

六月戊辰。御史王夢鈫奏爲山海一關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撫輔爲之主持。乃分猷共濟。則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表安攘之績。非其人立見頹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庸衆摔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也

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羅平改土爲州。在萬曆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因既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立猓差。譏以漢人領之。謂之伙戶。爾時建置上下守法。猶覺相安十餘年。不肖有司輒於正糧之外。增添派一項。以尅剝夷民。而伙戶又指一科十。奪其馬牛。掛折其田土。各夷始羣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日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粮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衙門應專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嚴獄禁
謹按時李獄禁甚嚴朝夕出入兵丧苦門招權納賄長林悉家人昇之 上怒其非法命該科參提牢等官究治
兗河南進賢國昇○逮登撫陶朗先
閏十月壬申逮東巡撫張鳳翼以朝外遼民漸廣謹陳賑恤消彌大
計疏○吏部議遼東官舍謹遵例三韓淪亡二十五衛之官舍死亡
竄伏者十之六七其渡海奔關者尚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
有罪犯一旦斬罷而不得襲心實傷之事出非常變宜從權勿執
拘政係例責其號紙勘劄冊籍諸項是時查得史正道張堯年王
弼三名已有的據補給號紙路問禮陳守祖陳所問湯啓武陳穉
武君名雖有可據所供錯亂羅英傑鍾汝達劉文炳應府衛應遷鄭
天重史洪訓于焜黃從武等雖有自供宗圖家口稱係俱暫准給
執照咨送督撫衙門會總旗遼舍名粮若能立功再加升賞俟遼
平之日準其據號照告襲替約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
者照此施行以後凡有遼舍告襲者俱從遼道遼撫衙門告詳查
覈無礙方爲起送本部詳查施行蓋恐奸生意外串買宗圖一張
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爲之防耳
吏部擬出 聖諭朕賴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係祖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
升蔭姪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興升指揮同知伊孫
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吏部知道
贈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吏部又擬出
勑諭朕以皇子誕生內殿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勵元輔向高
加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彥承宗各加少保
兼太子太師國楨秉謙廷禧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
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聽御
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
京馬佃提報
京馬佃奏江東敵衙都兵俱在佃中殺毛文 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大敗敵兵騎得牛馬器械有差
牛馬大捷將孫叔懷陳勳文龍調水陸官三萬零二十日頻捷程而
進分爲三敵奮力追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
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御史周宗建請剋保養天竭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
湖廣牛妖豕怪辰州阮陵縣民家牸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割
殺一心三臂又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嘴猪身人腿隻眼
陝西怪鼠臨縣民入山刈割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覓食穀豆打
獲一鼠狀若猫貍之狸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肉翅腹下無足
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如鼠四后爪趾五尾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
大人逐之其去甚速亦覺能飛特不高耳剖其腹約有升黍
甲十月癸酉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劄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竊文選司員外聞士習之不端賊民心之日壞隱剖

壽民心一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
譏切而屬科臣所參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曾察得罪去
蒙 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憂過
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循苟且以至今
日士風大壞吏治隳之而民愁苦民愁苦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
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事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
今臣復不能改則天下之亂當不止此矣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已

士風大壞吏治隳之

名以良心爲社稷蒼生

戍李可灼

上以川貴撫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敘于是朱燮元加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級仍俟推用王三善
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
論傅惆林宰楊松年俱候升京堂戴燝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
品赫奕陳謐光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
世賞各升二級周箸楊杰程丘志克推各起用楊杰程丘志克仍加
升一級餘俟平賊另敘

勤勞日久功當先敘

平遼總兵毛文龍帮牛毛再捷

毛文龍帮牛毛再捷

裁除叛伏斬 一藩保賜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遵永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飜案中巡撫浙江保定宣府趙彥
雲南巡撫閔洪學疏乃已竭疏
十二月甲戌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縉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陞張師繹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吳亮陞南[illegible]卿
烏雞太捷
平遼總兵毛文龍爲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illegible]疏
請足餉以完覆巢事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啓來州作客代奴酋來京
探路聞山海關有兵馬緊守難以奔入要賽寨口進約在正月內
起馬大舉李永芳爲總領奴之第四子俱來奴兒哈赤坐老營兵
馬十五萬來京犯搶令同逵首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居住探
聽消息巡視西城御史崔奇觀訪的獲之審輯宗功叛將也原與
逆犯劉保通謀數往來京爲李永芳之心腹爲逆奴之間諜又查
職同官梁之棟提獲劉保奸細案內開載劉保子劉于蘭供伊父
爲奉李永芳會內開韓宗功至巳知事體妥當之啓又有韓宗功
舉火內應之說罪惡通天昭昭可考今劉保等已誅宗功脫逃藩
網庸其藉奴酋爲逋主終無悔習之期矣不謂巨胆包天敢再來
作奴奸細也差兵牌于蓟鎮會得宗功并伊子韓叔桂眞逢于[illegible]

賊徒十五日假到職害宗功尚日前來此。甚職夫宗功過刑也。據
謀于法。據賊洪保逆黨也。及稱
天討名在鬼錄。賊于何處耶。即成妖妄。百喙難以自解矣。又據
其行蹤潛入登州。假而來京。居停張義陽家。假而走滄州。又托寄宜
達于董成俊于左把總部下。寄佈布置。處處安排。謀爲不軌。殊可
駭愕。蓋其包藏禍心。已非一日。要其醜類黨羽。招土而來。此神人之
共忿者也。

天啓四年甲子

正月乙亥。王師進搗大方奏捷。巡撫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
炯、監軍道尹伸、笞見卿、何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奢社輝
安位焚大方巢穴。入火灼燄。賊首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州師殺入龍場。陣斬逆酋崇明妻安氏、賊黨奚金書
李廷王、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啓充
實錄副總裁

盜殺長興縣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吳野樵爲葉朗生餘黨。逃匿
廣德長興交界地方。縣官日緝捕之。彼恍視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
族人十二房有所干謁而恨其不遂。慫恿入野樵黨。欲甘心于石
令。謀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同野樵等到縣放火。戕殺一令一簿。遁方
寢起逐之。當獲吳野樵、王召魁等。餘黨逃竄。查捕甚嚴。無恙。而獄中
雖強盜皆以出獄去。時滿城震動。男婦多有墮城浮水而逃。甚至有
折肋殘足而竄者。其地方之一奇變也。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謹按 姜素廉直。會織監李實劾其強項。語以違旨遂逮之。甚臣周啓元力諍得奪職歸里。

御史楊維烈議消 國儲疏

御史李應升補救時事疏曰。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
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今天下之勢有三患。一曰夷狄咆哮
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
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精神氣盡則病外。扁醫四出。參
黃之劑。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也。
御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
皇上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
睿知之不日開。務患
神明之不日鑿竅于 深宮燕閑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惟四方之艱
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 重于逸豫之戒。獨正于屋陰之上。常立于無過之途。志
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類焚詔之誼。群臣矢靖共爾位之義。
小人之患。見睍自消。夷狄盜賊之憂。乎刻可格所爲。 堯舜運天下
爲一身。何憲爲之足慮哉。

謹按 此疏三患三病雖剴于一時之事而實繫乎古今之故。治亂之機無不繫之人心中矣。真名言矣。

御史張鑰上言。 國家置立卿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糜俸祿而
已。將望其捐軀圖報。將乎則贊襄
密猷。時危則折衝禦侮者也。 朝廷分遣諸臣。非徒欲其持斧衣繡
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

人主無壅蔽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

謹按 崇禎末有激乎其言之也至于萬曆中巡按定爲急要

妖首王好賢山東邪教之熾也實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灤州以救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招人令人聞異香詭爲靈異稱爲聞香教主遠近响應彼而森死遺資巨萬好賢以此聯絡勇猛之士謀反益急而景州于弘志山東徐鴻儒好賢客約以天啓三年八月中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曾連好賢爲薊州差官所獲得以捱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南走爲揚州緝役所獲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横行天下孰敢櫻吾鋒者景州一敗鄆而好賢復逃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黨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謹按 人有邪心必有邪物以爲之媒妖狐之識已先爲之告矣斷尾者示之以漆門絕祀之意恭將不信耳

二月發臣請舉論 祀典、乞之

御史俞思恂上言治道猶多闕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黔念根本艱

謹按 倫言雖竣非遇心節業者不爲此於兩召之勢也

江西巡按田珍破寃吏積蠹疏

命優恤輔臣孫如游卹典

御史馮尚默請定重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謹按 馮以清丈田畝首爲撥數稅之無民間田賦稅契而綱 王分者無不 以三年役滿一切請

折僱役亦以當役爲害消則出役本等門官考擇其役能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有故率 功令又無寄者或不務出入亦易

謹按 共兵亦納稅如前或步卒撥僞顧明額外虧大之數

黔撫王三善被陷撫臣入天方酋把總許詐降赦其罪子以委誠令招安位母子此其以勤爲撫者數原自不差及提兵回省中途被羅鬼諸酋所截殺在撫臣爲誅者臣無備耳

兵部以黔禍未與陳戰守善後九事

風霾

上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兆川廣閩浙奏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儆貪疏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文龍其譯呈解厲奴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

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眞正壯夷當陣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眞正建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揖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將在寧遠酋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掣其尾擣其巢世人望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爲可揣也眞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氣膽頓令觸項歛足者愧死無地臣讀其疏輒爲東向再酎遥寄金綺以見慰勞之意又臣近者謀于東撫同其欲文龍有謀爲賊所發而厥望人無信其

兩粵紀法紀

報當戶恐致擾民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陳保泰一本

奏爲奸民借體鼓噪微臣無端受辱鎮將府官起釁之繇司道縱寬不救之狀據實題聞伏冀立賜將臣罷陞以肅憲體以維法紀事

臣奉

命按粵稽知粵事粵中惟廣州一府人稠食衆每遇歉年往往借體鼓噪臣深憂之去歲秋收稍歉本院巡歷高雷回省因民疾苦訴有白體接濟業於舊年閏十月十六日出示又于今年三月巡歷南韶回省又見米價騰湧復經出示申飭及將本院衙門亦設義倉貯積稻谷四千餘石備行廣州府減價賑糶因四月十五日廣州府知府程光陽偕應縣城隍廟行香有奸民數百聚廟歃血群向擁訴求減米價開倉報當戶三事知府答云報當戶恐致擾民且云一錢亦未甚貴爾等且安心去候再詳發示而一夥亂民遂執米甚貴一語以爲發難之端擁衆鼓噪至臣門首臣以巡歷事竣本院不關門因見外門喧嚷欲請三司赴議解散而程知府以爲亂百所中趨入縣避而亂民亦隨之進臣急喚一二能言者諭以解散各百姓發聲要得知府方退臣見事勢擁急轉入後堂而各亂民蓋擁將衙門折毀矣後鹽法道戴熺至諭以解奈亂民狂悖不理臣急喚書吏諭以照舊冊籍又喚吏送勅交付鹽法道臣攜印在身吏門四人扶臣步出布政司前戴熺又夫各司道不知何往閉門不開又之布政司饒景煇兵巡道趙日亨都司鄭維成總兵谷天賜各徐徐齊至而來臣見其來遲以兄偕往行遊率擒獲兇頑解散餘黨不意各官只談笑解勸而已何曾卒擒解

一語發難端

民談笑解紛

一人者乎後來各官不知何去臣因聞益急又要米價六分發倉谷數萬臣諭以看牌各亂民見其開教百間米鋪須臾搶盡滿城百姓畏兇亂驚戶生事者如狂如醉滿城景象一至於此後兵總兵提兵數十擁護臣至公署中安息自朝至夕一日之間所見所遭所聞景象如此而十五日之事畢矣嗟嗟臣之慘危如此而地方慘虐亦如此臣定省之餘猶恍惚在夢寐之中不知奸民何故作亂衙門何以折毀地方何以坐視不救畢竟思之莫得其解後至布政司饒景煇入見臣詰之曰若當日一顆亂民打劫司庫亦可大家坐視不救之否饒答曰此亦罷了罷了三司明以臣衙門爲可拆毀臣身爲可羞辱且臣至司前不肯開門又明欺蔑臣起地大臣

至上之使臣也有何罪過青天白日之下誰敢死臣哉臣思百姓狂噪皆謂程太守私放白體而欲得之甘心或謂太守趨入避罪衙門何以拆毀之臣付白體一事臣爲閩人示禁不得不嚴及各司道府縣時時叮嚀告示嚴禁而皆對云而海上並無載米之體船矣。

謹按 廣東兩筆志者道前何甲子年已被[illegible]一本按亂人以蓄隋數日今角甲子亦猶前二日人民苦害實惟以亂[illegible]

甲子兆矣

又按 廣東廣州府甲子年四月間米價騰貴飢民人等以萬計十五日在城隍廟歃血[illegible]知府行香[illegible]求價減米[illegible]賑濟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云米價一錢一斗[illegible]一斗米[illegible]起端到此之時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亂有亂[illegible]及到[illegible]衙門人多[illegible]之指[illegible]狀之矣。

亂生激此

大家坐視不救

示禁不得不嚴

一顆一斗的米貴

五月庚午刑部尚書喬允升上廣教化以省刑罰疏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備討顧錫疇兵科曾承業四川主事劉餘祐許
事馬之陛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管師復廣西戶部主事林麗
開工部主事王廷柏
福寧州軍變
謹按變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糧軍僉然奮于州同徐士鼎之受賂爲刑王州守又庇佑欣而不爲之調解于是刁軍流民張天錫王一經等揭竿而起爲首數閉城辱官毆吏圍署劫庫擒屋拆財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最生往親聰諭解散旋就撫識眞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薛承業請預備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掣賞不宜吝可
謂知要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丞註少卿匡大倫太常寺丞
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丞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曹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材春疏救言官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萬曆二十三年冬值
神祖銜澀張誠霍文炳崖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威不測大
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降雜職矣已而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
官削爲民矣宗延等徵服南歸共覩長安青瑣蘭臺之間幾于畫盡
侍從顧斧之班相爲吞聲獨工科林材春御史馬孫倫鹿文徵三臣
疏攢申救忝遭貶斥士論榮之

丙寅禮部戶兵工三部
奉旨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恢平遼雜兵毛文龍擒剛
奉務塔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夷器等件功雖微小實挫賊鋒
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
陞變許商賈欲以賄買西虜更換旂幟僭冒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
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
朕不無東顧之憂前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
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
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愼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
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
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將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具將并撥
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
歸焉特諭
禁私錢○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文章請勿濫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科斂餽送之禁
敘黔中解壓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奉良玉馬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
絲表裡秦翼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遇秦游缺推用其餘將士冉天祺
等陞賞有差○廕馬德澧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衞百戶 以備擄人命一起俊受此蔭識
命計部速發黔餉○京師旱
贈御李懷信病故議給卹典○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 廕姪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犯各犯及員官假僞盜大約是年四五月

已饒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意態
爲何如人想亦恨不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
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奇權極則驕驕極則變成恐開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揚揚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
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
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
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其見非出于風影
意度者忠賢之罪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
假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
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
牆或密揭傳奇或投克門客逞其所欲快其所怨無有不至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奸狀敗露
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
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卽有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事動以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
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票擬之旨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

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
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爭忍至此尚爲有天日耶
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遣告去年以癸亥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
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寵禍加之恩而忠賢愈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
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彊橫
已不能爲下意猶不肯容人卽昔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供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
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么麽小
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
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恭睿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忍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客氏又或
從勞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卽日斥遣面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
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備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雖事

謹按萬曆四十二年神廟出封目內使使辨…永樂間記書不得其深至於委請定王詔海內遵行至廟中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仍候起用。○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齎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葉向高謹辭
河決。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洶湧魏山堤潰圍徽奔流冲決殺傷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幷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上情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及各鎭相關
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餉銀緊急。着速屬官措處給發。器甲
火藥幷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繪圖留覽。本內保擧官員甚衆。以
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帥三捷毛文龍兵至宣川黃骨島皮島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級四百五十餘級獲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械無數
校禍首傳國興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祔葬懷寧公主于永寧公主壙側。
謹按即紫亦節省之一端也按自頃起及撫中天子喪亂俱自去年十月起至今材災一載一壹前供養每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衆卒及陽候所銀每月三千餘兩又支糧米二百餘石總計一年所費銀兩萬餘兩糧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費矣若總算 皇子與 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希昌有裁宜識之著據有此 命也 皇上當以禮制情有奏爲之一快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爲元擧等論權璫公疏曰。臣
等遠在南中。近日閱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有逆璫弄勢作威專
權亂政二十四罪。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窮見魏忠賢孫臣魏直招旨董辭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從楊漣疏奏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驟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辭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罷其陳請。不但不加
督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植摘事證。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
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容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瀆耳哉。然竊窺懍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假如贄御媟近
之臣。以一植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
悸。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擧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擧證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卽在廷大小諸臣一時嘗
抒忠。亦疏論忠賢罪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過眞。必不可棄。此
豈惑譬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事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
濟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瀝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肖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親勤政講。不斷並閱宮中。不避擊色。不
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如流。任賢勿
疑。似此擧動光明。宜媲幾于永平之理。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
又加以天災推變。物怪人妖。種種遞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

赤眢悖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權持不捷遲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撓撓物力凋耗世界委靡豈無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
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傳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賢下哉豈
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畀魁柄而受之
忠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官豐
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
賢違法如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僉用禀禀合詞上請伏
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羣臣疏
論情節逐欵參覈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姑宥顯戮亦
乞屛罷廠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惡以順人心堯不休哉而又愼選小心謹愨近
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威靈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道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八月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曰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謹按初九頭場因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而猛阻塞喧嚷府尹懸名多不能識聽前應遂至巳刻方出題監場提調皆引咎
御史袁化中參華錦衣陳居恭職
黔師剋岩頭寨𦗟里一司乃興清偏鎭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
先年香爐山苗賊披猖三載始殄故𦗟里建造城堡世爲屛障自安
酉賸結平茶羣苗各修宿怨始而困𦗟城既而據岩頭漸次窺伺香
爐山搖動四衛梗塞糧運賊計狡矣𦗟里土官楊世蔚猶力難支飛
書告急且欲還城交印棄官他徙于是總督議以藩籬撤去則運道
益危乃發總理魯欽率領官兵馳至清平相機進勦一面移會督按
二院就近催發新兵策應并檄道府督催糧餉後援今一戰克復岩
頭斬獲多級𦗟里有險可據賊不敢再窺香爐四衛安枕運道不梗
矣 置大備虜
謹按戰叢王卜古兒貪狡異常怨隙處遠窺其近邊而居者皆素囊部落也年來深謀秘計必欲據其穴并其衆則邊盆近勢會孤今并卷據泰族至不得志于彼必求逞于我名難修而備務巨測故相機亟圖備令各鎭將士悉心警備防衞備嚴以保無虞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
極一曰仕路躁競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
曰法紀蕩廢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極一曰風俗奢侈之極一曰汎

異議告之極○詔肅朝儀是日
上御門左班有數聲六科奏事聲低御史糾儀出班奏事太遠聲低
不明爲此　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嘗朝俱服青
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著鴻臚寺傳示各衙門一體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養母張氏貞懿
耕籍田命照萬曆八年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爲例
禮科霍守典請申明會典輿服之禁
黜師破平茶○陝西地震豕妖○恤商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博士門洞開
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徵姚士儒孫世裕董天胤學正
王永興蔣紹煃學錄吾甚雲翔杜士基典簿萬民懋典籍陳烈等請
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惟遵監規
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爲
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經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蓋言學
較爲積思廣益之地爲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
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
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以爲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寮宷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爲
皇上見疏必慄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懸于九卿科

道途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爲直忠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嘆
不已也臣請二十四罪魏璫之奸膽顯惡大端畢盡矣臣不敢縷
說當同以瀆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襲取他人之
說以爲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臣皆不敢惟則古昔
稱先王臣敢爲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之後漢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
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殺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奉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任不聽從
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武宗猶在
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眞可爲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內外輔相
一時中外實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爾專擅臺省抗疏劾
奏然亦未有合詞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斥保于南京以申國法以保全其首領至享四
十八年太平之福

馮從吾汪應蛟各撫[illegible]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淆亂已久矣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違背遵循用之私人竟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鈐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導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會全列兇近日楊漣既曾親接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甘循舊轍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顛倒楊漣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沖袁臣猾老奸負頑無恥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無與舊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計典期迫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着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疏認罪降一級調外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並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李宗延改吏部尚書署都察院事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廣寧抵北鎮稍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遂入舟師歷三岔河三家溝以覩司馬朝文撫蓋州其鎮道泊高坡登桅[illegible]望約有賊騎三千據[illegible]正從舟欲前而去是役也賊我膽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將臣任寧遠而撫臣御安雅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州抵右屯溝與諸臣安營兵于錦州松山以遏廣接編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盡去寧遠凡二百里而皆撫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廿月十三日旋寧遠語臣于中右所相與討頗復大略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滅此朝食蓋以爲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稱儀蓋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恒念今天下唯此一事爲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既一而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都御史畢自嚴來關門遂與商議俱若糧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察閱歷薊遼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頗慮舊潘石右北東為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且近議創門有當加之餉裁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裁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鄒漢詳計可否其不可宜之筆札者略可商確而且以約略兵馬可駐可移如持鉢貸兒遂得綠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永年仍詳該路可去可備之兵馬以面山海因念奉違

天顏三年今去　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以[illegible]恒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乞于另日

召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數言遂可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由關門旋寧遠以與諸臣稱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緩急輕重容臣另疏

分管上下五營

七月逐知縣，封府庫而僭六佐矣。以本年十一月國羅平與阿九分管上下五營而僭羅平之半者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 奏報中。自賊等天啟三年四月被平師羅之兵覆其巢穴，擒其妻女，此酋遂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追捕，深山密箐，莫可蹤跡。故因沙效良其文稱陸若賁其獻補贖獻處龍以誘之際之，如是者經年，始擒獻龍以來。雖事関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順逆，不以此論，顧在滇言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該科李賢，今年七月再擒張世臣所未得者，僅斷與龍耳。茲復生致龍，亦聊以了六佐叛後之一案矣。除撥安效良切責其不并獻補贖，并飭道將令兵嚴守相机處置外，理合塘報。

了六佐叛後之一案

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三名吳孔嘉。

專節制以轉敗局

黔將管欽勳超等潰入永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朕自勅復疏言協援無資，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徵前後方畧。

葺徐州新城于雲山。天啟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魁山堤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咸請建新城於陵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衆議之僉同。初卜基于黍山，再卜基于牛山。一謂地脈非宜，一謂輿情未協。今擇吉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新週九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其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取費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

人謀鬼謀協吉

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憑伏，尚賴寵將練兵食，惟爾鎮文武扶師，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清妖氛，用雪國恥，匪爾厚實以勵精忠，曾提孤軍駐師鐵山，偏師將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肅，朕實嘉尚。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念于胥師輔臣有賜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輔齎捧詔諭宣諭朝鮮國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撥括銀四萬兩，各樣絲衣服緞紵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運奇籌，俾稍殄屬國，協奏三軍，養我餘銳，俾效死命，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用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掌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起前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渼、盧孔豫、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黏建議者為立名躐等之資，擅頤銓政者為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撫臣之文言得力于父事王安，結納權璫，濁亂 朝政。請
勅下法司研鞫。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并以求移撫衙獄入焉。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奉
聖追贓，其餘本內受賄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撫按提問追贓具奏。

四月，福建巡撫南居益、俞咨皋控守彭湖，遂殺大小將領水陸官兵

滇省合屬餉屯漁事宜
科臣霍維華疏謂從擊紅丸移宮三案已揑形章奏黃致嘉同
欲寘入篡備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
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疏
兵科蕭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黔事有三一專管轄一融鼓舞
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爲擣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着一善御將
一密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爲恢復之根底真石畫也
五月御史顧宗孟謹陳清核飭復營官疏
六月初一日冊封 衡 魯 慶 潘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告遣正使郭盤言國可陛等十八人行 禮科
有聲司牧攸重疏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撫臣王洽奏捷
謹按三月廿二日外洋有大艘劫販孫王欲帥爲用寬知年爾日國元帥將軍等旂幟自稱紅夷弟逆駛入亢幸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擒獲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擒獲二十八人紅夷諸賊赴水沮死並奪旂幟偽印火器倭刀盔甲等項一百餘件餘賊遁還海氣頓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謹奏爲奕世 國恩宜報殺
奴逆命嘗誅不費纖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
撫復沾益城池○雲南撫臣閔洪學沾益之爲州也夷居其九漢居
其一吏之爲營火者四十有八錢糧貼馬悉土官主之而流官直拱
手而受職事爲至十一之漢人則烏撒后所官軍自天啟六年四三
月該科合安效良爲亂而四十八營火不知有

朝廷矣天啟二年十月烏撒后所官軍棄城逃散而州缶殘矣延至
受滇事以天啟三年九月討擒該科使叛夷失其頭緒至是乃議恢
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遂死其地遑既失身亦佐其酒經又覃書迎
種將下士職承襲未易輕復不若錢糧貼馬姑一切暫領之流官爲
之布列條款三令五申而四十八營火知有赴州輸稅者矣此臣所
以經理沾益亦有深心矣雖不駐城而善後規模固大定也特此地
關會三省決絕難分不容不俟大勢俱結今日耳耿耿血腔詳臣前
者屢疏盤急復沾非臣意也惟是沾城一日未復滇之餘局一日未
收茲賴將吏拮据之力沾無少虧欠在滇言滇亦庶幾仰藉
皇上之靈可謂金甌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僇力同心厥勞誰未可
泯而當撫沙源意公赴義出兵三日自備糧餉協守城池在土司中
尤未易得伏乞
勅下該部按候一體議敘仍于沙源稍加優異以示鼓舞庶漢土將
士益知奮勵矣
水西烏撒三逆合兵數萬窺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
水西肺腑之親也其順與逆惟水西之視滇年來以獻賊兩字誘之
靡之豈得已哉以滇在井底餉斷援絕數千樹屢之師真無如效良
何耳兩年之間效良亦往爲恭順自稱安應龍以來不意所遣獻功
之人領文回還被劫中途而效良又見黔師出六廣滇師入霑益
怒有肯吮樹捉之折而木烏益成騎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乘
黵黔之餘焰遂南面而向滇也此番之寇爾烏撒合成一片安南諸
夷三十九營其衆倍十倍于我其目中固無滇矣使沾則之守不固

則戎馬必與人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賴將士智足料賊勇足吞賊以
衆寡不知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澄清以下者五日疵夜犀氣
奇兵破賊五六萬衆亦足奇矣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官撫使涉碍守
備吳必奎龍在田郡大梅名色守備王顯祖洪僧張貫千把總王國
忠光世榮光文廷白良弼世裕孟勝光馬光先晋安羅等監軍布政
謝存仁右參政王鋪同知吳思温皆有退賊全滇之功竇禹齋臣洪
學疏稱吳必奎知兵善戰孤軍獨撐龍在田横與先登實其協守二
官所當量加坐營都司職級責成以兵討賊者也至于袁善所胆惟
知君父股掌可玩豬鑾用兵四年屢奏奇功不獨料敵設奇變化
無窮更有神氣之既堅而戰方萬賊窺城兩軍對壘之際從容堅逆
城樓神色不動稱有古名將風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案候一體叙仍將涉源吳
必奎龍在田等二士司先加職級以昭激勸袁善督以督銜充副總
兵管冶平遊擊事覆議上
請行道遵照施行
下周朝端袁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
謹按 [illegible]
七月倚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
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勸撫之要
謹按 [illegible]
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剿撫之略大約言全蜀之勢地之廣隘險夷
兵之强弱多寡與安不必動而須以撫而兼剿之為方爲得策

屢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
詔偷司凡餉有解到各邊刻刻登答給發以救饑軍
謹按 時極種種五月無餉户部又云六月七解一半互相牙盾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梁魁尚伏乞
聖吉李邦華東林高足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任李日宣狡計陰
謀傾害善良周順昌竊附東林替入充部貪横異常仇逐朱童蒙不
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撫寫同盟還過姑蘇猶
留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畧知國法林喬林改講署遷惟賄是闢惟
子林尭世私藏庵親奸計百端罪惡有據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内有贓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
着撫按盡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
陞吏部尚書崔景榮與醫臨候病痊起用
兵部尚書趙彥陞節定量
黄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進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謹按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李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敷凱
八月熊江縣國華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贈〇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
上御經筵面諭閣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其未完贓私
行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禄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〇工部給
價差官造坟一兵部行文該省護送喪柩至南京祖塋安葬仍與議

張詮臣敬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

十月初一日，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詔勅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時值逆黨魏忠賢竊窺神器，中禍宮闈，傾陷忠良，市虎毋綱。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摘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評旁註，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斜刻侵冒忤璫擬回，懷賢以同鄉厭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詞多激烈，凡對同官及縉紳親友并手札往來，輒寓感憤，義形于色。詎意同官傅應星即逆璫嫡甥也，聞之切齒，入告忠賢，而奋役具當懷賢左右，矢陸搆逆僕程遠德，陷以東廠宗貴，將平日圈註疏稿及書底盡送逆璫。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逆處他死徑。奎斿所尉百餘席捲寓所，將懷賢鄉拷，臣妾丘氏于傍監，以道昇并西席貢生程丁古皆繫之。夫懷賢曰：我獨當之，汝輩死無益。於是于古得免，到廠嚴刑銕掠，體無完膚。逆彪楊寰、孫雲鶴無計獻媚，誣砌投結東林，賄納左光斗等妄誅。朝政矯旨挐送鎮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炮烙，僅旬餘日而懷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驚懼而死，女及幼子亦悲痛慟而死，舉家亡散，行路傷嗟。幸逢

聖天子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贈工部主事。

御史潘汝禎疏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謹按 肖焰壬子閏冬，賡初又臺中具參劾朱世守、如崇義、朱光祚，學臣太吉為禍，吉水羅萬藻至是又以辱官起用，復帶門戶論列。朱世守為鄭吉水一派，楊一鵬結納忠賢，擒得大鋌，曹又藉陽遇熱，始現轉京堂而加策，許張至尊攻徐兆魁婿孫居相，斥許弘綱，則趙咪緣謚近轉督撫，秦化中等撰之力，陸完學東休捷足，秦論重加罪譴，有其已甚卸。

兵部主事徐日久疏列總兵馬世龍貪淫驕縱，請申國法，竟以此削奪為民。

十一月，旅順城成。停刑。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時用陳以聞削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居，并勅山東鄒滕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摧毀。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參原任禮卿孫慎行、林連去輔葉向高舊黨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

謹按 志選一疏不已，辯之以面，何其忍耶。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玉虛宮。

謹按 均州城內有元帝淨樂宮，歷代祖宗崇重禱祀，不敢于火者，後信尚門擬行冒濫被殺，朝重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日報名，選中者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削科臣陳應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誥命。因疏劾魏黨

謹按逆黨指摘試錄內有備云失叙莫手稿叔等語又誣其父于敬於門戶此刑要秉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調理　遼撫喻安性以病免
歸○改田吉兵部職方司員外督書遼東經略軍務
命各撫按劾宗藩限祿成書以便遵行　御史李時馨奏須之彥態
明過　戊趙南星不准收贖
刑部主事彭參疏論前任安慶知府陳標同知徐日升奏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糾禪前疏猶中如何
又來瀆奏并陳標徐日升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周鑣削奪　工部侍郎胡
世賞閑住
謹按內言可法以結交媚南星前職升巡撫鑣以鑽營而得鄉試

御史梁夢環疏參原任侍郎劉世曾閑住侍讀翰林劉鍾英削奪　疏中謂世曾黨
邪陷正張瀊爲袁化中死冤如翰林身門戶逆經羅人至此而極矣
逮揚州知府劉鐸
禮科張惟一陳閫門積弊奏　聖旨這六欵中閫門情弊經臣宜痛
加整飭撫賞濫惡白騙官民且桃房藏姦許八張早山諸提着巡按御
史嚴究追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留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御史田景新參兵部侍郎周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左通政毛
士龍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謹削奪
禮科李恒茂奏陳自盟時事奏　聖旨近來仕途壅濫皆因該部不
旨任怨裁抑以致人情日甚郎如改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
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右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
破格先升圖便己私紊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督學無狀都着削
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林克儉臃腫之態朕所親見着冠帶閑
任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選爲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
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
體殆不宪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祇臣危言事奏　聖旨樊王家遂迎救黨護
吾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入人罪慘毒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
萬餘兩好生貪縱可恨着削了籍爲民行膺東巡按御史并衙盡奪
劉吳光提問追贓具奏其無事羅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
若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奏
聖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天挺解部
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奏　旨將及一載如
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遠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奏
聖旨瑞心湯會職者周與薛淡華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盡其辜着
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訥一本直糾邪黨事奏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
驟躋通顯藉殺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奏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鍪盔甲器械等項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例分別項款立弓箭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一爲之請發而使冒破已耳　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者種種弊端令人厭節而希圖爲利猶其小耳嗣後宜聽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親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奇籠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卽拋一材一藝亦必遇缺會補若補□無可用所聽何事卽爲務名斷不使儲材一途爲倖與借階之路　一選壯之練宜亟京營軍選通計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此等技力過人爲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該管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卽當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單糧或有單糧之中技力不可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爲拔補也　一老弱之汰宜普國家養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終聽彼之靡占乎而職等有一法焉請以練之法爲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爲標遞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拔閫力壯卽以選鋒名缺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遺丁壯于食缺卽選各營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

弓箭手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後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疋者乃與法至善也但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使越之亦不得而專任之天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統轄者卽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印馬冏寺與兵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爲彼居奇貨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充無錢者取在三大營猶可而補營爲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爲令各營先將馬疋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揀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領庶軍無掯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　一捕官之任宜重夫捕營把總于軍馬領袖一方爲保障也捕總得其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遴其精強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遠勞以定遷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備而偵緝勤盜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也　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

一隘口之防宜密　一夜禁之令宜一

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疎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稽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稍爲分別耳違者容職等徑門參革　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爲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爲不衆矣然夜巡愈嚴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間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爲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衢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務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爲號如過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蓋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絶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爲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　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偵姦之間緊難別議今無勅下該部列欵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一應鋪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絶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拏解赴重懲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稀盜之一端也統候　聖裁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孫兒楊景松日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百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蔽用斧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細柴蘸油幷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將達賊戰車盡行燒燬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行燒燬訖近島海岸氷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應變打死賊夷數多幷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尙扎營設計侵奮狂逞狡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鎭將領等官萬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謹按 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推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宣之以義將士故有此捷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亟倘彼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炮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米不爲賊據之資遏鑿近岸堅氷僭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鞠躬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奬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昭篤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鎭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机援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二月經略高第塘報情奏　聖旨覽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敎升賞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擇兵聚集當相机調度及慮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尹沈演謹陳備禦十款　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淤塞擺播有無猝鮮者應作速區處　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歟壞者整頓未備者修造　一墩臺以備守望鋪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鋪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　一各縣子道路或虜可沖入之地則宜挖塹法當督民開塞深濠陡塹以將虜馬或虜騎必經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沖驟地相机務期費省而有實用　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爲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禦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爲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爲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爲虜騎必經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遂煩擾亦毋得因循怠忽臨事章皇使民無措　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鬥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開報　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謀慮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籌畧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者教者俱要不時延見諮以机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爲百姓保護身家即爲朝廷保護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　一民間丁壯命令習射除賞罪獎賞外只有弓馬熟嫻者舉薦一册如豪右刑中小過應否及早薦拔量與獎勵免倘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

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害人者査遣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腋肘之虞　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擧家入城自願立擺禦堡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于衙門掌印官親爲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固無疏漏苟且反以資寇　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爲第一義面生可疑踪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擧十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擧行無疏無擾以上十款已遍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僉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策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即屬其文伏乞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罪有所歸庶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御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法而強授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効即保擧等乞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擧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敎固難與談兵不妨量才更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強毅有力机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有賴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員每貢近百人大約在館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奸細混入何繇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今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況今之貢夷原非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貢者都督酋長正身遠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貢皆猾牟猾夷窺覘虛實盤據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物照原顧人數一無所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遼陽領賞有四便一免夷黨何虛實之窺

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戰豫

一毋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供應騷擾繼恣之害
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
謹按此疏明白簡易不論關內關外近虜遠虜之地皆可遂一施行所謂拯上之孫吳節禁中之頗牧謨迪良策莫過于此
奉　聖旨條陳十欵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貨物照原開人數全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看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之戰豫也京兆所籌十欵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飭而槩求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

爲課吏第一議　物物皆桑土處處有綢繆　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要

巡閱如凡堅築深濬設險伏机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按加意　神京不特畢効以此爲課吏第一議而後十欵可舉行也顧奴酋計必因糧則淸野乇爲長策　中國計必嬰守則火攻乇爲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磺難須令各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庶物物皆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璽順昌以孤城力挽大兵劉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乇之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給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籌處之也抄出斷之　疏籌
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略毋得經人道過者不得紛紜瀆陳從科臣殷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克念前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監督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條議輕率應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謹按劉鐸供爲詩爲歐陽暉所作謀特寫贈本欲致命建之厲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備將材一援猛士以備冲殺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撫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旨據報奴酋盡數回巢深慰朕懷還着加偵探亟修戰守實事以衛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南海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二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蔭弟侄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知道

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名鄒士前郝士膏等奉　聖旨曾汝名阿附邪黨羽翼憸官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士膏作令不仁磨親無父與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爲民賞差仍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士膏贓私狼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仍擬贓從重擬罪該部知道
謹按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日究根宜嚴請移祀忠祠于賊所誅地以泯書院則拆濬內藩院誰敢不從一孝講明宜奪鄒元標大殘爲邪臣王允成所疏請宜從削奪一勘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與其讒所及宜作速議處一侍奇宜率言者宜日藉端士并力爲腔持必有秦而伺吾隙者一交代此六事中勒紡宥二議流於盆大一肆哉
戍張樸言建周宗建綠昌期○削總兵楊麟籍爲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勅獎魏忠賢復蔭弟姪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綵緞二表裡羊
酒新鈔有差

謹按特蔭忠賢以逆璫有翻案事不出一疏頌忠美之詞命 年例獎厲逆璫獲有功則蔭及多類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問應秋徐大化啟光吳中偉劉廷宣問
成懸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
中持之竟如議

謹按惠公身受燃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啟忠義之人卒死之于難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箴言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
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
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
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
吳民恨深切齒 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奏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壻
何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柱周應元李
棟蔣全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着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廠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鎮
撫司究問情眞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
邊前此察着奇勲今又潛消大夥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
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越格着查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
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辦官旂并與優叙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奏吏部谷文將曹欽程參周宗建事欵
逐一研勘竟無實迹坐修造書院侵漸公費等項千金猶未稱嚴旨
致衆有提家屬追比之諭淸苦之宦愈不能堪矣

謹按先是曹欽程令吳江正值至精應之郡守沈萃頒表率其上而虎狼之性多所顧忌而不能發紓已發憎恤鮫矣乃陸藏日著沈守日是安可一日令吾民上哉入告貨此周狀元使之善去以全此子道雖騎吳江周宗建吳鎮侍史與郡中周順昌銓司羅卿吳黙及文守陳着若子寬提松伯氣冷之罰實與守公吾而於國計民情多造闡諮訪歎稅干是疑凡所醞釀皆邑中周吳兩公矜其私不知兩公素以雅望自持夫豈不明于居是不非之義而焉此嗟嗟夫亦乃砰眷誤延不能惓奈何其心投逆乘抗報淺使沈吳二公有謫毀之處周公有迷追之苦而竟以此獲其家頒其生寔不悲哉正所謂涎鄙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斯人之謫矣

三月朶顏等衛夷人妙朶兒進貢 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禮畢辭
歸○經略高第以病辭免 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負攸關
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
疊報于邊塞勝等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齊芳世爵駢封允當特封
忠賢任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
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
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以袁
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總裁

中后所災

謹按事人順 二月二十六日中后所失火焚燬倉糧火藥器械命太監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賜魏良卿莊田地土七百頃○命內
監劉應坤胡良輔紀用等駐札山海淸查糧餉器械兵馬之數凡軍中
戰守事務與聲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經撫鎮密封馳奏不得參

爾以挽事機○陞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疏內參論閣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藉見在追

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俱着冠帶閒住其汪

汝祥汪涵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險邪熒惑國是招權納賄滑亂

紀綱俱不得久踞密勿要地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關鎮督撫鎮道諸臣○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

庶吉士○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以楊國棟叅梁柱朝湜家禎毛繼

省何汝賓充總兵官鎮守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閣中

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縷述其不便者有四　不允

御史李燦芳劾罷亓詩教

南道何早以邪黨漏網參瑕大倫魏說削奪○升畢自肅爲叅政代

袁崇煥管寧前道事○以王之臣經略遼東等處臣上言經撫不宜

並設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略

四月都察院周應秋參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爲遼

限稅法心一徇情結勘同門也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

讀書○高攀龍卒　時有旨逮攀龍官旂擬於十八日開讀而攀龍

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

遼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奉　旨下

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變起倉卒勢甚危迫

臣等不勝駭異方爲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無庸復贅續據

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吉呈據蘇州府知府寇愼申據吳縣知縣陳

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門

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扎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

擇於十八日午時開讀時聞人民執香號呼喧鬨指下正開讀間

群呼攘擠轟當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從驚避有登高墜

下者或擁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迷至隨從李國柱醫

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時身故當備衣衾盛殮等因案查先據

蘇州府呈據吳縣申稱本月十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衆院道嚴諭

解散又聞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索復因而老幼復

兼偏嫁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襁褓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尋薦賢書後不幸復先故遺孫士貞等俱在齠亂值族兇梲棍結連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訟䨇哀求事雖蒙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卒按氏生而不辰嫁郎多難前叶徵蘭之夢遂成點竹之悲引刀而志靡他逢仇而精囚慮及遭孽嗣之禍飲氷茹孽辛教孱子以成名抱喪子之哀扶老挈幼復撫遺孫而禦侮一身而世經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彌終身之完節盍棺論定優表宜先又勘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敦復時十八歲二十一年敦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於時新喪孝廉家卻襲起豪横路籍幾欲取卵破巢正前所云潘氏號天禦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破涕上奉老姑下撫幼子執紈在疚不遑寧處後事得解節延師教子朝夕督課勝於敎父士貞遂舞象遊庠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按氏性禀堅貞身與荼苦志同皎日操若儉霜祐姑嬰雛植垂絕之宗枝勗子衆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啼鵑血泪鐵石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松筠比勁旌劄已過幽闡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𨵅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躬親手進及見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不怡若默然則退而展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自近宦以致遠宦自遠宦以至歸家歷二十年宛如一日迨瑀罹病秉介焉禱天以至求神買上等頂輒至垂斃暮夜叩禱北辰誓以身代願爲之殞父病篤時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嘗自閉戶引刀割股家人排闥蒞前抱持之然刀痕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秉介哀慟即絕家人以氷漿灌口踰宿而甦是時猶病床褥不及躬撫父柩忍以卧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人扶掖于床上微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哀之自父歿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死本縣知縣張山頂廉得其實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各有獎勵扁額充廬詠歎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太抵秉介之孝不爲好異立名惟是日用之間真情真性懇到體認爲人所不可及至於病廢後知孫哀毀外之軌近不多見矣

移昌期至于獄

謹按 [illegible]

應天巡撫毛一鷺勘奏奉　聖旨毛士值發邊遠充軍僉妻著伍夏嘉遇行賄得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爲民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唯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陝西巡撫喬應甲孫瑋削奪奉　恩應 [illegible]

王恭廠災

謹按 [illegible]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爲災禾麥皆枯百姓嗷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號屋宇動搖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渺躬御極值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悚悚危懼念上驚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滌慮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着痛加脩省脩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眞意　天變毋得視爲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銀餉一切軍需以爲防禦實着　黃尊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督師報會安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敺民北上欲還西寇故奮勇深入攻剋會安堡擒回順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眞夷三十六名

千酋挾賞延綏塘報言虜酋千兒罵同伊毋麻吉娘子三月二十八日率衆執舊帖文索賞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辭桀還勢甚猖獗在我素蓄援邊精銳挑盡重以京民兩運不繼軍餉欠至十六個月虜方裹甲內必脫巾情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謹按春夏以來風霾亢旱雨澤未敷命十九日祈禱爲始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脩省之實疏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病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殺賊有功倚任方切旣稱群情欠調暫准閑府候推别用其寧遠防禦事務著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職天戒　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葬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勅建殿宇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桀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眞確下令安插之

謹按先是逆奴稱戴紗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馬特虜衆蹈逃雄者求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議恐中間夾雜奸人呼紗花部落領賞目則一一首領酬俘議言俱是紗花部落籌行查前道會同旭鎮將撫夷漢人慶兆安神其夷教老弱善爲撫慰候事完仍歸虜營以示

貴州巡撫王瑊請　勅督臣撫鎮黔陽爭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機漏祕密可以面商而意喻不虞郵筒遲漏也一便也又利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慮道理隔絕也二便也或檄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蒲不患餉黔而又復餉蜀可免蹐踏而成兩悞五便也在督臣不慮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空糜而稱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沁入而感賊心八便也祿達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大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奴奢寅即可以死邦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死奢寅未可以死邦彥督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死

蜀苟已結，督臣不必仍居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大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

六月雨降祭謝○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壓死傷更慘。初六辰時，皇子慈炅薨，禮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寨側。

時御河廠濟新河成。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督鎮題請賞查孫元化同部。元化以所領賞銀五十兩敘選於庫助餉，以其急公，准令同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謹按 [illegible]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謹按 [illegible]

文書房發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　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謹按 是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即今聖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所着回籍閑住，以候公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得輕縱，該部知道。

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謹按 [illegible]

浙江巡撫潘汝禎題請建立魏忠賢生祠，允之。　時僞匠沈尚文、張選等倡議立生祠，此小人常態，固無足恠，不謂堂堂冠裳亦溺于諂媚之私，首倡疏請，遂貽千古之羞，良足嘆矣。祠額示恩，春秋祭享，已占逆璫之不享也。

黔督朱燮元回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中調度，控制五省。

李應昇卒于獄

謹按 [illegible]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二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卹至意着作速解閱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涿州衛角樓火

謹按閏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烏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如火冲天擧爲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角樓頃刻化爲灰燼預貯火藥轟然一空亦奇變也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嶺七道河擒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六月中旬

鎮撫司奏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鑽謀擬戍復圖鎮魘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呪咀典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歷都督同知把總答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塘報○東廠奏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賓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畜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鶚等培聽嚴發落工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奏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另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廠臣魏忠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俾剔黃山之大弊克襄案極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既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懋增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房照例優叙該部知道○刑部奏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擬豪湯本沛先朵徇情賣法及奉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鎮撫司奏 聖旨犯人徐自强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謹按忠賢借聖旨之名欲以徐自強等為由中傷國紀冀傾張后可謂狡矣

九月 工部毛羹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處請令奴酋有可抬來之部落從實數陳以圖恢復勝算疏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籍

謹按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要典相反故削籍發抄

平遠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

刑科黃承昊論允表崇煥議敘滿司奏 聖旨黃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避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奏 聖旨黃山木植久爲奸充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追解毋得彼此推諉實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等則酌定賦額另行

具奏

糧餉妻日廣工科王夢尹進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

海外孤軍可愈糧餉
天啟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題爲海外孤軍可愈糧餉等數
宜酌重科獻蒭蕘之言仰祈　聖明採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卽着須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酌議不必另自

先朝鮮開讀
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國開讀事竣
隨道　旨便道沿島詳閱閱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
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有明見萬里聖人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
之舟楫職等敢不凜凜慄慄焉語曰民爲貴謹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次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
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
渠等已絕糧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獐等
島各有安挿之遼民卽自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

力不任兵戈
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
能起甚有偃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褥

一家俱遭殺等
間戚等心怜之亦無以盍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
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
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此遼民之情形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飢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眞可憐也此遼
民之情形也

一日遼兵
一日遼兵據毛文龍冊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卽遼民其冊以外非婦

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啻二三萬其餘不御
被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梃而衣不蔽體者度其年貌僅堪圍攻取

南兵參以遼兵補額
陣戰之用惜食不充腹器械不精恐難以操全塾之勝也其南兵亦
參以遼兵補額思餉不及時其眞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
情形也

此遼官之情形
一日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
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者不計外尚有二百
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
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粮矣在海外者孰
非功臣之子孫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日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回至鐵山越一日卽
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餘人皆堪進取職等
亦嘗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
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泣也此

此遼生之情形
遼生之情形也
一日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冊借欠計九
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還過者卽過海算明約借欠亦不下五
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不得歸而竟縊死于登者有舍

爲人役使爲寄食守候者
已繳骨而挑水度日者及有爲人役使爲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應
餉舟之多弊欲移商人海外以就銀加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
株守以待領政尚未決此韋熙熙攘攘爲利而往其涉風濤拚餌命
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虧前此者已難爲償後

此者庚難爲繼此亦不可不急爲之計也此海外商人之情形也
一日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虜奴巢耕牧偵探遼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而文龍始同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羈縻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日屯田彌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通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爲計而無畝數
天啟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濱湯

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日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八道富饒不過三道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中國之貨以貨易該中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冊該國止 天啟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文有說焉總糧欵而提衛計畝者人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擒鐵山指降夷撫歸義之民至十餘萬衆即不謂吮奴酋之揖血亦可謂收遼左之子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越海而南麋爭一潰望風而遁者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堂堂正正與奴酋決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即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之兵設伏用間乘敵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爲精銳 職之官俸作何查支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奉 旨便道註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糧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斃其子爭立殺黜叵測還着嚴加防禦一切勤守机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知道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奉 聖旨是即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强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强絞犯劉應乾過三省俱着監候處決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署地議招集飢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丕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奏奔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侯爵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劵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羊二隻酒二十瓶新鈔三十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廠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籌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擬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謹按旅順將官爭據貪淫故俗被害人民捐出毛抱鎮差官歸民
諸口兵燹救火奪船逃去八月初三二更放砲吶喊伽像空官
又按旅順爲海上要地內數求弟外通東將據山北退截粗若一日不守收拾筋爲則東陸留漕運輸獲寒其患非小也
東錦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崔爾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左侍郎
削奪太學士錢龍錫 削奪倪思輝朱欽相并陸康稷張慎言祭獻
臣冠帶閒住
謹按一時削奪諸公皆好修之士而悉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實輩獲謚田吉等相繼而踐顯要以搭生殺予奪之柄何怪于芝蘭勢而亂薰蕕哉君子觀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乙炭挾賞不遂發兵
千餘在於滴水崖邊任牧謀搶路驢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憲
戰殁凡殁也雖死報傷相當而頭將者損兵折首員陰畏進之戒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據奏廠臣魏忠賢恤
小民之艱難不給之資功德被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爲造作築垣
以固邊隘裁革愈當南清督宜翰建祠允順與情賜額宜昭盛典其
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祀該
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以贈問削奪○平遼總兵毛文龍爲遼士民難循勸
學業疏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歷臣拒惡筆叅疏臣謂以據好忘也何其陰
叢奏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體
如何不見省改還著洗心滌慮日就令圖尉朕教誨成臣至意勿得
執迷不悛自取罪戾其殺禁渣語已諭御事衙門謹防令究仍着實

申飭行該部知道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計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寧時鄭江
鄭海流賊之雄也四方亡命多歸之雖托巢沂州而其出沒爲害則
東省受之延閣張加佑羽翼既剪之後亦且奔投江海二賊自固矣
二賊不剪則餘黨旋散旋合此地方之憂也今以分守東兗道曹文
衡之運奇設伏兗州營參將陳思明之賈勇爭先二賊一斃一縛而
射死孫東漢活擒馬見等四十餘名則巨魁不翦痛而零賊俱釜底
難有逋誅之張加佑早晚可得也從此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賴以
爲寧于○九月二十日東兗道曹文衡移會兗州營參將陳思明勦
捕于初八日等前後共捉獲強賊張三丙等九名續獲劉一上等馬
四匹鎗九杆又于十六日協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追抵新巢呈家
庄地方驟遇賊首孫東漢等率領強賊一夥官丁奮勇向前射賊賊
首孫東漢落馬斬取首級衆賊遂上樓拒捕矢石如雨因用火箭攻
擒活賊馬見郭東全等家屬小舂并高壬見高更等三十名馬一匹
驢二頭鎗刀十一件查在陣輕傷家丁李名東傷民壯魏才等又于
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復同本道家丁范大虎等奉曹參政密
令明示撤兵暗伏精銳于賊所出沒處至五更時分直抵開山白猾
集與賊對敵擒獲強賊孟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鄭河騎馬中出集外
官兵追捕兩騎飛馬舞刀如風雨驟至官兵將鄭江等圍繞二賊旋
回旋復殺出兵丁放箭射馬將鄭海馬射仆鄭海落馬就縛三面伏
兵俱至復射死鄭江隨斬首級強賊楊[illegible]等戰敗自刎見獲賊首鄭
海并強賊孟可成等獲馬二匹

御用監疏頌魏忠賢殿工奉　聖旨皇極殿工成　皇祖遲延未舉
着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茲鉅典是皆廠臣魏忠賢心無
二慮算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營惟王之十用人則裕提衡致將作
之勤開節有方財用饒于乆詘勞來不息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
可銘依宁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爲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
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寧國公世襲官銜照
舊給與應得誥命以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叙具覆
兵部遵　勅昔明職掌奉　聖旨據奏黔事勦以成撫之局持論甚
當展沅去黔千里有難遙度着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
確其圖萬全依議行○遣喇嘛僧鎖南木座等往奴中偵間

謹按遣在表崇煥數以木僧父居石堂有神行爻　神宗皇帝御賜勅詔法於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暢了徹受朝廷世恩止未一宮以報　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奴參宣諭覘其向背喇合之意以爲征討批定之計

兵部覆奏甫州助叛惡酋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勺哈之捷剪賊
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策勳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
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
一體紀錄俱依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隷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劾參謊臣奉　聖旨孫奏敝臣忠貞
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潛消亂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
依門戶叅官貪穢程註附權居閒肆私狼藉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
數目提問追贓孫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賈友沾名着惻了稽爲
民追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知道

謹按一時頌璫諸疏闔之緣繁目故不具載而其中借擠傾害者更爲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鳳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照近例酌
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一月建極殿監督○削奪周用宸彭汝使王蒙尹王業浩○削奪
沈應時周汝弼宜繼良

謹按是時被削者非日門戶則日邪黨錮及其後乎群小之頌璫附璫者如恰如奇不勝數息矣

兵部奉　聖旨敝臣魏忠賢奇勳茂著謙德益光勝陸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陞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誥命王體
乾等廕陞弟姪王之良梁往石化琳涂文弼李文學劉學孟李之桀
俱陞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陞錦衣衛百戶
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壬辰之舊恩和協東鎮愛戴中朝忠
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遼衆旅處乆客累王生聚食
多縱徵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乎雖然朕亦非愛王之國而不
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者其在王國則亦脣齒之依也海上芻餉
可分或內地可繼亦毛帥悉心節次討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協心
朕近責令該部多方區畫剋期措辦逃難遼民或稍壯可籍或別島
王亦重勉之奴酋已幾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十乎在中所開
尹義等事情一一明辨譸訛之言不足介意朕之注念備國當不減
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部

知道○劉其忠除天從冠帶閒住○削奪貞[寫]時俱生以門

宗人府請　勑纂玉牒

陞劉庭訓應天府丞孫愼行補稽勳主事

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祠毀名崇勳○御史劉徵疏參諸臣率

聖旨嚴旨能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劉

弘化黨惡受賄亦有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贓三士龍邪黨巢惡

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與尚煜侵課贓私郞

行巡鹽御史嚴提査追贓具奏與尚煜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

參詰命該部知道

遼王之淚戍孫愼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

一日修城堡廣屯附近恐爲尾襲自西徂東務先遂節扶植經營

安撫而民可屯兵可練也

次日定屯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甚衆宜將一帶選其

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移駐于遼海大小各城一以衛民一以禦虜

相沿不替而遼民之歸附者占籍一定永爲世業官不以地爲傳舍

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日調班兵河西五百里城堡丘墟者三十餘處大而要者則廣

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當繕治須借力班軍酌請工費以成恢

疆之實

四日分兵民遼在門庭使將士從事戰敵可乎朝廷以原餉餉兵

急在復遼今後而兵可撤餉可省與歸來遼民爲能家給而人給

之仍以遼土處遼民使各自食其力未可奪之子兵以絶其生路

也

五日淸屯馬馬匹倒死一任官軍開報卽便買補買補愈速倒死

愈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巵宜專設一風力文臣提綱領而

謹核之

六日合水陸三方布置犄角久成曾遣兵會哨于登海東江聲息

已通若幷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擾撓之此制勝之道也

七日用西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仇之計乃虜見我

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漁獵奴卽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吟

喇嘛等部酋約婚姻炒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憨不屑受謀當

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宇飮痛入骨感

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殄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憨虎憨甚

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費于千萬雖矣

八日合關寧欲督撫同心復遼也

九日集衆思

十日絶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屢犁于朝鮮一旦議和彼必

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逼收過都會處夷聲具言云你從人全

凌胸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歇戰許多金帛與哈喇替

他再去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爲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

我將何辭應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爾攻虜則南攻鮮先遣

晉人爲假道諸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十四宗皇明實紀卷之二十七

熹宗悊皇帝

天啓七年丁卯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

賀○鳳陽府署刀匪民李先春婚忠賢建懷德祠

尖孫文豸顧同寅 文豸太倉監生同寅崑山人以嫌忿互詩迸罹殺身之禍夫亦自取焉耳

削奪兪命官汪輝駱從宇閒住 亦論門戶

給內臣關防 參文輸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兼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提督漕運兼通河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叅歸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秣馬勵兵長驅直搗以截斯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出此兩部即速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倍道速進 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運籌揣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略將士用命之勞皆亦宜敘酬李嵩岳駿群俱着加一級楊國棟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

擬行

御史劉重慶閒住○削奪曾楚卿 皆以門戶

總督閻洪學敬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

二月初二日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

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求款亦未必也還遵前旨從容籌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塵反間具見成畫深慰 朕懷

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着田二頃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三王同謁辭陵○削奪陳以瑞孫元化閒住

四川巡撫尹周皋奏水西擅殺奉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羌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作何湊辦并議妥速覆

謹按 特參將楊明輝奉差宣諭安位及日託擒賊獻首四當從盡行叛宛而安邦彥遂殺明輝等其罪不可赦矣

削奪謝其擧張其會顧其仁周邦基吳甡梁元柱等 俱以門戶詆削小人求君子之人而未君子之罪不害有榮色矣

禮部奉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何圻冊封大典委宜速舉代世子圻涓着襲封爲王郭氏封爲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

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吏部奉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套虜叛盟奉

聖旨該鎮賞犒大詔首䖍而夷入犯誠宜撫巢以伸國威這條議諸欸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缺額尤為緊要着將五六二年兌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行給發以備戰守撫巢之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奉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戶着冠帶閑住欽另推看○吏部奉

聖旨白儲紳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住張捷曾附黨人為李應昇死友著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戶部奉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之額併欠部欠邊之數持籌苦心如親指掌若不早為區處後將安終除太倉增該司官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逋之一法欠邊之數惟有撥應新餉之一法至於支派之額出浮於入作何關節使出入稍足相準着九卿科道官會議奏確具奏併行各該巡撫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節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撫郭尚友疏論時勢可乘事奉

聖旨中州為腹心重地礦兵委難議裁況係該省抽扣等餉非同加派着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三月 瑞王奏謝時宜節奉

聖旨夷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瘡痍物力凋殘深軫朕念覽奏陳誼檀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迎送問候之繁禮一切內外隨從人役之苛求槩從裁節嚴加約戢使人節用着滋盲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問東平之賢不問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仰體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應天二府各上疏言將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撙節

上嘉之○武當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什祿禀報十二月盡奴夷發兵要犯搶寧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說講和許奴撫賞銀兩併酒器緞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說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們我只管就收又報鳳凰山有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知道講和事情俱從西去路遇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節制使八九日間衆大差人與奴酋說毛都督兵馬多在江去 請汗來拿毛都督甚是不怕我們根算多備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聽知職亦不肯輕信又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口善心惡

上命兒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真爲此理合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心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來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題覆塘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虜人窺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利還速諭傳毛帥相機應援撫恤屬國致悞大計仍罪帥衛其衆着登撫暫那首發兵三

府倉備乘風刻日開帆橫濟其動支兵餉以勵戎士逕赴旅順以壯
軍容奏係目前急着須上緊覆奏施行
三王念琛遘疾害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瑞盧寺序 瑞王面辭請升殿奏
聖旨藩封之國典禮重大固辭誠因之參帑但念朕與王爲叔侄亦
暇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葺事宜日
遼按
山東巡撫李精白奏報祥瑞 青州西王呶地方王九常家耕牛於
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斑徧身鱗甲形似麒麟產時祥
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斃
蘇松等府糧長沈徵等恩言東南民力已竭奏
聖旨覽你每說蘇松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廠臣軫念東南痌瘝切身
亦非樂以非常之原駭世你每但念國家急期 國儲要緊務資功
旁本年漕糧不必慮其後隱處脚價足以相直不必慎其累有船則
裝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說船至之日官即爲兌不必有留難之
苦念非你每應得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坐
漕船度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遲催發以濟應辦之期不得藉手株守
公議於其間未嘗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懷該部知
道

遼按試充之議畢竟以兵將使食況不得行
賜李如楨工部侍郎廕一子入錦衣衛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奏
聖旨寧鎭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戎馬空虛太甚內憂外患
尤屬可慮除修牆申飭董築城垣外著將天啓五六兩年缺額及接
運未補馬價俟報到期給發以濟邊急以承天戒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奏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
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
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擣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紓屬國
之急其糧餉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要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
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東臣胡士容於錦衣衛獄
朝鮮[illegible]師○封琛昇等請[illegible]○[illegible]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被本縣百姓登時
刺死奏
聖旨張斗耀無從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着嚴拘首
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登撫覆海事宜奏
聖旨登津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屢疏疾呼不應何以鼓任事
之氣朝鮮爲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大計乞救急着覆奏說譬島
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嚴飭將士刻期出海供聽毛帥
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與各該鎭撫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

戶部議催中本色○增定大餉

妻日廣胡尙賢丁進俱削奪林釬莊際昌朱繼祚俱閑住

削奪楊廷槐許鼎臣閑住

山西巡撫曾思誠請建魏忠賢祠於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大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額曰感恩

松江祠額曰德馨

謹按茂德李太監謙建祠思德有土木營祠號德馨呈老耆世臣等請建是皆奉天歸天無所不至矣

李日華晉尙寶司卿

謹按公高皆福建江應瀾清于書無所不讀而著述甚富志工于此知如斷除大奸之臣潛深養浡未相國之清厚可系中三絕

〔天啓七年三月〕

丁卯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

命禮部近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建麗烈婦坊

謹按

毛餉乞盟○宣遼騷虜屢犯邊疆被劄認罰願就戎索○防奴偷關傳

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故令鎮撫遣將整兵馬嚴偵探并整

臺○兵部奏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屯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還寫與勅書以

示優異奴報警急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

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

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期于脉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稍朕與

廠臣翰翰疆圉之意闖奴兵已越錦州且薄寧遠兵錦州兵馬無可

以退爲守○法着各自清野堅壘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嚮情形事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掩貢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

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札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擁挾車梯挨牌馬步

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豁披

甲冑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紀鮮等各官兵併力射打砲火矢石

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

拖擡死屍將班兵採辦壅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

兵圍城遊走尙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戶部段國璋參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

工部陳職守機宜○升毛堪爲南光祿卿

〔天啓七年〕

癸巳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

進級總兵楊鎭恭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總兵孫顯

祖素行成望題奏塡補

遼東巡撫袁崇煥致當道啓

勅廣西潯州藍山賊胡扶紀等

謹按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恭

聖旨東援將兵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黃從

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主考官浙江檢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檢討李明睿兵科李

魯生江西編修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部主姚昌錄兵部主胡

照錦州等處父秋禾斂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偵

一片石西界怨生鉛鐵可資火器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附採煅煉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伸山東試官中書張養正

陸一駿山西試官少卿薛一鵔戶部主事陳賓盈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回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謹按 ……散紛紛軍法之所不赦

命傳示梟首于各邊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

十有奇傷軍將何濟用○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仿立三捷之奇功雪恥除

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葺茂山河寧晉鑾輿昭然世爵叢封允

當宥從弟侄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襲鐵券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

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段羊酒新鈔賜勑獎勵以光賁大典照勵

忠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詞臣楊汝成劉伸儀馬之騏劉垂賓督

逢聖科臣劉先春處廷世鑑臣徐揚先都官任選俱削奪

巡按許其孝請建聰思祠于淮揚

大將左輔卒

謹按 左輔忠勇過人今茲早卒則遼東失一長城矣惜哉惜哉

建昌路洫 禮部申明表貢大典事宜

八月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三殿告成萬壽聖節頒詔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起工至七

年八月初二日工完共用過工價百九十五萬七十五百十九兩零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應襲指揮僉事見任錦衣衛指揮侯魏明望

晉秩少師

陞簡討楊世芳冠帶閒住

謹按

封魏忠賢姪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敘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謹按

魏良棟准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

謹按

旗府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是

聖諭聖夫人係朕襁褓消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托

倍加節宜近朕冲齡嗣位倚恃肩擁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

忠愼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加尚茲殿工告
竣內爻救濟勞勝報元功者加恩三年賞銀二百兩新段六表裏羊
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敕獎勵外蔭弟男一人與做錦衣衛
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

熹廟不豫處　上旨

今上盡被魏忠賢栽任諸文武齊至隆道閣前問安忽有數內臣招
呼兵部尚書崔呈秀來百官相顧錯愕崔呈秀云所言公當與衆公
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者耶于是呈秀不敢應命而忠
賢失意無所錯手足

今上因百官問安步至隆道閣前魏忠賢備把住宮門說
聖上有貴病中要靜養一應人勿得亂入司禮監太監王體乾見魏
忠賢如此專橫大聲吽道
聖躬不豫　密旨宣召　千歲爺不啻數十餘次今日不容進去耶
等欲何爲邪說罷迎
今上入宮見
熹廟執手痛哭備說魏忠賢王體乾事情
又放聲大哭而出　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素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于天啓七
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
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又接出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見卿等忠
國至意覩千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又接出　一箋
大行皇帝崩逝令嫡兄與臨併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慰禮請遽即位今細
評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
看特諭○又接出　二箋
兄卿等稿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又接出　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
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茲不敢固違勉從所請
謹按
大行皇帝原仁厚有餘惑愚太過舉奈逆閹魏忠賢內通逆婦客氏外結羣子崔呈秀百方壅蔽百計專擅忠臣義士抱冤地下不可勝數亦　天運一時之厄也古稱高十常侍耳齊之變不除于此我　今
聖天子龍飛五位皎日一出冰山立崩雖好惡之骨仲忠義之氣雨天啟今治天下亦　國運方興未艾實　宗社千萬年慶也
崇禎元年仍係
天啓七年
八月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恩洽重熙還丕萬禩哉
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姿啓古勵精宵旰敍慮安攘海宇快覩[illegible]
彌上勤思淑復萬幾總攬六藝覩麻方啓鴻圖忽賓
龍馭授膺
顧命及于眇躬相聞恐几之言禀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群臣軍民耆
老合詞勸進至于再三堅拒弗獲乃俯遵
遺詔于八月二十四日祗告　天地即
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統承鴻業
祖功宗德惟祗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求宜于通變毗爾中外文武
之賢脊子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益茂新猷所有合行事宜開
列于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光廟貞靖賢妃老孃孃當尊諡
皇后并祔葬事宜等速擬勅諭來看○又揭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加
恩文武軍民人等　當賚邊守三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一日除服○禮部奉
聖旨朕哀思方切豈遽忍離衰次其以九月初六日視　朝該部具
儀來看
臣錢元慤疏畧云魏良卿章非斬關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安得拈

茲茅土汚此養章亦宜速令解組歸耕長爲農夫以沒世仰其
家人父子據黃白之貴而享喬松之壽是
聖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
臣李恩恪疏畧云若夫甲第連雲綠田盈野冒叨世廕濫列府僚
自當還之公家加以三稅又不待臣詞之畢矣
臣許九皐疏畧云甥男冒濫錦衣世襲無數以非常之爵爲粧
點門戶之資斯不亦輕
朝廷爵命章也哉臣以爲五六年間魏客因三姓其親屬等濫叨
之錦衣俱宜清查追奪正罪所以惜名器也
謹按古今封典非軍功不侯今魏客田三姓柴封世襲屢冒軍功
氏田宅騰制歲遇萬柴立心不軌並爲以目茲三臣者當今三
新聖至登極之初即請削奪其封爵之非分抑其甲第之逾制又
紛紜臣罪以前典刑是言人之所不敢言
中興奏疏鳴咽皆宜封賦顧衆而自得世爵之柴封也
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奏爲世爵成命未收事奉
聖旨爾等
先帝爵賞優隆　令退歸私宅控辭三爵具見誠懇准改公爲錦衣
衛指揮使侯改爲指揮同知伯改爲指揮僉事該部知道
又日魏忠賢又一本奏爲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進繳誥券田宅著與査收○一日
聖上召魏忠賢面見百官紛紛講論著忠賢看守梓宮衆官見忠賢
奉承看守各來劾奏
臣楊維垣疏畧云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久著謹據實直糾以
[illegible]

相如二好歡媚　十惡擬四凶之誅　以新正始之法　聖明納諫重士　日開言路　一日教名義

聖明更始之政治。按崔呈秀立志卑污，居心機瀾。惟知一時献媚，不顧萬年遺臭。曾有凡為本部總兵於內，弟崔凝秀又握兵權於外。將欲何為？形天換日，使
朝廷之官爵，徒為崔呈秀兄弟植黨之具，嗜利無厭，敢于撓政欺
君。言實有據，原非風聞。倘一言不真，碎首無辭。

臣貢生錢嘉徵疏略云：請清宮府之奸，以肅中興之治，以快三百來士氣。謹陳逆璫十惡，堪擬四凶之誅。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無君。五曰剋剝。六曰無聖。七曰濫爵。八曰掩邊功。九曰浚民。十曰通同關節。試問彌留之旨何人傳？帑府之藏何故若掃？乞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以新正始之法。

謹按傳非嘉徵以青衿貢士直斥逆璫十惡前與楊給事二十四罪疏並　聖明納諫重士不淺乎次鵬敢言事大胃重懲其千載青邊乎

臣竇纘春疏略云：臣洒備耳目事我
皇上，報國惟命。頃請尚方以斬奸，遂然此亦不過問狐狸、破窟穴之一節，而于以語
社稷之大計未也。謹此陳列，惟祈
垂聽。一曰開言路。
朝廷設立言官，所以指奸斥佞。青蒲可伏，高牆可射，豈袖手所得旁觀乎？近日列在糾繩者，追於嗎虎之勢焰，難為梧鳳之嗜鳴，則塞敵亦可念也。一曰教名義。交結原有
明禁，況假子親父之稱，兒童走卒之述，何以施膺目于人間？詈

一日重爵賞　一日罷祠費　朝野並歸于殃　殺　非常之譴　士品不光　思忠賢有何元勳

接自有禮儀，若小帆青衣之呼，殷翁之[illegible]之呼，何以別番于喙息。一曰重爵賞。師傅休乃二百年來不敢正之席，黃口子豈可輕膺？公侯伯乃
二祖以後所不多見之封，赤心人定不忍屢受。一曰罷祠費。祝釐蒲宸宇，如往如沸，何故耗鉅億之資，丹堊選勝，門擬聖殿，神邊欲配宣尼之說？彼生而廟食，既堪留笑柄於千秋，則撤以還官，尚無損芳猷于
盛世。

臣史躬盛疏略云：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魏忠賢者，盜自忠賢以閹臣竊國靈，而
朝野並歸于殃。烈舉天下之廉恥，斷滅盡矣；舉天下之元氣，斲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矣；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力，消耗盡矣。通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擢立應矣；意所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既額其途以為招，伏嚴其繩以相嚇制。彼以羽毛齊蘇，供其馮籍筋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桀避禍之計，世寧復顧廉恥也？通忠賢意少不合，緊曰久依門戶，削籍為民，追奪
誥命矣。孝子傷心，勞臣吞氣，士品不光，
朝端無色，寧復有元氣也？又陳大同一書，辦立集鳳，一白丁張變，要一夫匠，大肆貪饕，公然闊視，與九列齊驅矣。忠賢有何元勳？有何奉
天大叔，分茅宗爵，廢族封侯。

列聖章程委之于無用官方寧不慎越也廣布羣嘗托名防衛貪功
罔利捉影捕風余送刑曹嚴務之下羅織既成股體殘傷實慘
通天生靈焉有寧宇也
大工建興以來財用萬分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以建
祠祝釐糜費不貲舉海內之金錢竭萬姓之筋力寧無消耗殆
盡也
○文書房遞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
懸三尺嚴絕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
天大罪狀朕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恩遇乃逞忌
植黨怙惡肆奸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緊將
皇兄慎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威逼已封
裕妃李氏立致隕生雖死九原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直忠之
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贓私立斃多命他
若寃斃於杖下善良梏于立枷臣民屏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
受三爵位崇王列極人臣未有之榮遞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尤復叨恩進秩無有紀極今觀
祖宗在天之靈二犯罪惡夬第畢露朕心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攘神
器蔑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係國奇珍異寶金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
神奸大膽遞積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節將二犯家產
并錦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住所將家資庄田及違禁等物盡
數着沒入官逐件開列具奏其原籍違式服制等項着落有司清
查具奏知有隱匿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許株連蔓
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賊臣國典
用彰自罹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謹按從古聖帝明王所以繼
天立極者莫不以黜奸除惡務先今
皇上繼極立政勵精諫用賢洞見魏忠賢橫惡首惡二犯滔天大罪
已不容天擅殺忠義良臣誣陷連坐立陷數命輕如草芥者客氏
崔呈秀來畢為奸逆同屬　上允宏明正典刑用彰國憲
諭一傳當震域中草莽人群華首加額慶幸可知
天臣
通政司楊紹震疏略云惟忠賢之擅假也崔呈秀從旁而敢之
蹈表裏為奸同惡相濟附己者提之九天異己者沉之九淵衍
揚善良之命削奪縉紳之骨依厥臣之舞隨疏可以梯榮
忤厥臣之心奉
旨即可斥逐封公而
朝廷之名器濫建祠而閭閻之脂膏竭且一人犯贓株連其戚屬
人等重籍其產一人獲罪羅引其朋友親戚俱罷其官此尤其
小者也至毀為大小而
先帝之號竟付鑪錘是可忍也假公濟私而
帝室之親懿幽閉圖將誰欺乎以
朝廷之賞罰供一己之愛憎凡寰海之供億實一己之囊橐充生
殺擬辟威福擬辟惟是忠賢自有骨肉果敢自有僕役何必乾
兒呈秀自有雙親西署自是美官何須義父忠賢是何心
哉所共卑也今發鳳陽大快人意從鳳陽演海臨大江其中計

聚者多梟雄敢戰之輩忠賢發金而結之安知無揭竿嚮應者
乎東南半壁恐非寧宇矣况崔呈秀已建旗鼓于浙水卡同心
合謀與
皇家作難再以心腹爪牙爲之內應未雨之防誠不可不早籌也與
其除發鳳陽符其叛也而後擒之勞師動衆不若早肆市朝之
爲便也呈秀同心逆謀罪與同符會勘而擬之戮即百官能辨
哉
臣 戶部郎中劉應遇疏略云籍沒既盡當自還之大內但鳳陽發
遣之日尙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尙見其車載百輛驢
載千頭此非內帑積藏亦民間脂血乎附忠賢欲歸河間彼造
有磚城萬雉第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爲負嵎之虎是以重貲
借寇者也次日按出
聖諭云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
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毒如虎狠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以從輕
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懲輒敢將素畜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
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
前去鈕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
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罪奸即時提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
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
特諭
臣 錦衣衛千戶胡國安奏爲欽奉
聖諭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徐應元從死綻貫該縣相視明白始與掩埋其
行李解河間同籍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
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唐全昇夫瀋無別情即與釋放該部知道
○太白文晝見擇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集韓大監張邦治等眼同廠
衛及皇城御史相點勿得隱匿該衙門知道
司禮監太監[illegible]奏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賢房屋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
着交進內庫照數查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臣 劉應遇又奏爲六大苦情神人共憤謹據實略陳仰祈
聖明矜察以快人心以光朝政事奉
聖旨權奸竊柄扇虐流毒凡奏諸臣若狀朕爲惻然逆惡魏忠賢原
籍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逃死各官未完銀兩都與豁免家
屬釋放該部知道
臣 山東道御史吳尙默爲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謹採一
時闕政以定賊臣罪案事
又一本爲逆奸在邸贓私事奉
聖旨覽奏奸黨崔呈秀在邸贓私既經籍沒有銀兩等項現貯爲司
庫中即着該坊官照數解進餘依擬變價該部知道
臣 巡按御史吳皇遇一本籍贓已解到京等事細看崔呈秀贓銀共
七十萬一千七十七兩奉
聖旨這解到崔呈秀贓銀着戶部照數查收派發邊餉其金銀器皿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外

盛世為制陽之鳴鳳遏權奸為斬邪之神羊當魏賊竊柄之日諸

臣有觸為爭執者有默為挽回者凡任糾察班行之列誰無鷹

鸇搏擊之思何乃有非類之徒所傳文臣五虎如崔呈秀吳淳

夫倪文煥田吉李夔龍其人者又武臣五彪如田爾耕許顯純

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其人者即其行事雖若同途據其稱號供

爲駿聽臣等就五虎按之如崔呈秀雖交遊璫豎害多人其不

忠不孝如梟獍其殘害忠良如豺狼其貪婪淫穢如狗彘虎尚

未足爲比若罪狀已經諸臣臚列奉有

明旨且定爰書以伸

國憲以快輿情矣又如吳淳夫倪文煥者一以部曹而頓列台座

濫膺宮傅其勢焰之薰灼不啻露爪張威一以御史而壞亂臺

規探儲察典其陰狡之機鋒又將磨牙擇食所當革職爲民仍

奪

誥命示戒者也若田吉與李夔龍胥鄙也取宮保如反掌得自何門李夔

龍則出郎屬居協院而不疑誰爲速化所當革去官職永削仕

籍者也就五彪按之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以羅鉗吉網之

黨爲附會煅煉之謀緹騎一出人間無雞犬之寧榜掠所加楮

楊有夜哭之冤欲寘沉冤當將

國法所當提問如律以正罪者也如楊寰孫雲鶴爲魏營之鷹狗

之徒不過借權奸之指揮作鞠訊之廝隸而已衣冠原屬汧候

官職應同戲語所當槩爲削奪者也總之諸犯之情罪各如生

平之行徑若鸞虎豹之名目則人人皆爲可殺但按其實而較

其次則如崔呈秀之窮凶極惡世不多見次則田爾耕許顯純

崔應元枯咸盛人最爲可恨蓋科臣有言曰此輩殺人如艸取

官如寄臣等以爲殺人如艸豈償所殺之人取官如寄空疏所

取之官故爲斟酌情罪今寧寄擣杌不得道刑于

清時而假息遊魂猶得偷生于

聖世庶幾雷霆奮擊之勇與乾坤覆載之仁並行而不悖總之生殺

予奪莫非

皇仁操縱張弛總在

宸斷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奉

聖旨奸璫魏忠賢恣威擅權慘毒異常神人共憤其禍害籍沒盜匿

珍寶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仰賴

祖宗有靈陰謀遂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傲

聖淺錫勢焰赫赫逼人五彪田爾耕等輒指使成殺人草菅幽囚

累累沉冤莫白其元兇魏忠賢與崔呈秀早定爰書亦屍俱斬

官前殺着法司併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謹按刑部會議如魏忠賢逆党首惡罪不容于誅者也呈秀聊之接爲崖以致貫盈滔天萬死猶有餘事故吏部會勘刑部會議皆直擧極盲批呈秀作偏敵一時欺罔子孫世家富貴之齒不如淪吳萬年死逃目前身家不保之禍俛如吳淳夫倪文煥田爾耕許顯純等罪惡非小且姑爲之戒正擬甚呈秀成忠賢之以避也情真罪當百世下尚令人切齒萬狀

刑部等衙門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道御史司案呈奉本部所送刑科所抄出本部等衙門

廷前事擬部送司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
玄新王汝愛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曾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
尚繼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左寺副喻思恒貴州清吏司署司事
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議得犯人三名曰魏忠賢年六
十歲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於萬曆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
定興縣人侯二妻選乳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州人中萬曆
癸丑進士歷任兵部尚書該魏忠賢先存日爵寧國公今開斬
已處決姪魏良卿客氏先存日溫都督今問斬已處決男侯國
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鐸各前後稱招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始
年伏侍
先帝青宮蛇小忠懇巧結寵愛得
登大寶廁身禁密就不合據掌東廠仍信恣意作惡又不合串合
阿乳客氏闖通線索百般煽惑任意出入
詭旨宮闈外庭事權隻手握定敢有觸忤遂應時殄滅又不合唆恐
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部郎中萬燝參奏伊罪惡先將萬燝
矯
旨廷杖二百梃疾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拖毆搥刺不竟日身死鉗
制九卿科道鉗口吞聲廣布戳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
事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處御死不下百十餘人復
遂捏綺遴璽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

寀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使田爾耕孫雲鶴許
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
唆蘇杭織造府心腹內監李實捏疏參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
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飛遣緹騎激變地方高攀龍
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無影詩句誣陷揚州府知府劉鐸百計誣害　密串惠升
殺體乾谷應選誣空裡坐咒斬殺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捏擎
劉僑實孫文豸指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妖書斬斬
又誘胡養春翁首許貴山稅課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
部尚書周嘉謨鄒元標等捏造拒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敢
如杞房壯麗等盡行陷殺坐贓懸罪又串客氏密取
皇親張國紀米店不遂捏占皇店將張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命多
方捏數
中宮竟唆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竟逐回籍致貽
國母憂情時魏忠賢兇狠威勢日熾捕升楊寰孫雲鶴將平民無辜
捉拿斬絞立枷致死千命惡焰遮天震動　宮闈爲因客氏捍
妬與俅等公主　成妃李貴人及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
誣恐　二妃澗濞好說事情不思　主母分尊輒敢大逆不道
欺瞞
先帝將時矯旨廢
旨將　成妃革奪封號　裕妃追令自盡　宛懷聖嗣天又不合借名內操
身與其黨黨羽死士千餘廣陳不軌復將山海建夷等處鎮設

立心腹內臣數十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糧漕運處
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使其呼應又不合與客氏狩、內府財
物業與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寶璽奇珍異寶令伊侄魏良卿或與客氏男侯國
興擅盜一空進獲私家致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內册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孫子部操」陸尚嫌其少必欲再添一蔭崔呈秀先任淮
「揚巡鹽御史貪汙被先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參論罷職勘問追
贓聞得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哀求庇飾節嬌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結交近侍律奴顏婢膝結拜魏忠賢為義
父身為義子尊稱忠賢倘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闥指授揣摩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謀洩私忿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命假借門戶各色排陷
善類重則辟遣輕則削奪以背後譏議怨吏部郎中蘇繼歐縮
令自縊以希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兩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刑
辯追贓迫實真拆實錄巡視工程聽賄工部尚書兼衙左都御
史許闇母喪不肯回籍奪夜機槩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由會推竟自擅
旨陞補又不合將令弟崔凝秀冒陞浙江總兵職又
將先存仝故娼戚菓戶觸帷跡推
欽點寄要重營都司呈秀兒弟奸黨中外掌握兵權要做忠賢爪
應把朝廷排岸令則案起斷孫知狗曹代何等稱頌夾功德

新建生祠僭與文廟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令其腹心蔡將新
廷佳為天津府同官遊擊錢體乾為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勞
吉為薊州守祠百戶沈尚文為浙江守祠官到處獻媚勞民侵
財動費百萬有忠賢姪魏良卿初受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
冒封肅寧侯伯尋冒太師寧國公敕建府第賜莊田頃給
誥券又將伊侄孫魏鵬翼四歲魏良棟冒封太子太保東安侯三歲乳
臭魏鵬翼冒封太子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
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卿魏希孟世襲指揮
同知伊親楊文昌太子太保左都督楊祚昌都督僉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僉事楊昌祚都指揮
使王祿都指揮使俱冒支俸祿穢政勒石立碑安監司穢監
公署心猶未厭又嗾使腹黨豐城侯李承祚疏請比徐達例封
兩公世爵崔呈秀在官長男崔鐸冒顧生員侍中順天鄉試又
將在官次男崔鏜冒陞受錦衣衛指揮使三男崔鑰冒陞錦衣衛
指揮僉事猶復藉口敘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同濫膺寵恩當不
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等南
道監察御史楊維垣前後交章參劾
旨。
謹按昔孔子惜繁纓以名器不可以假人也自古以來爵不及惡
德雖其賢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命之
士尚嚴要賦以人才進退所關于國家禍福不淺也今魏崔
三氏子僅嚴縛得封公侯伯等官
恚口詐請參乎傳天子不之知誰使其致岡亘古亘今未有
如此作孽作威太阿倒置若是也
臣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稱遵
旨會議事奉

緣係將度於掖庭威福立見斯爲乞靈請恩之先矣夫非將功
頌德之首魁毋死不問河亂殺年之
朝政兒戲作孽擾亂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之穢跡醜形見忠賢
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翼實云
盈實雖經指未敢擧相應比黨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于魏良
棟魏鵬翼魏志德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徹昌馮繼
先傅之孫蕭芳名楊祚昌王騄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厮養織
毫無效于　公家冠類沐猴
恩廕濫叨于下賤碑名爐刻逆惡彌彰又如崔鐸者身爲敗種名玷
賢書席權勢而幾讓不聞受發養而改昌夔在崔鐸崔鑰黄口
孺子同盜錦衣道鑊之禍未央厚毒之報甚遠已上各犯黄綠
有禁投畀何疑但既仰遵
聖諭配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僅四歲魏鵬翼年
僅三歲崔鐸年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蒙眊未視禍留無知加
之世蔭忽然富貴之逼人惟彼兀兀實爲無辜之赤子倘于此
四者憫其無知寬其一面是尤
聖朝浩蕩之仁施于法外非臣等所敢輕議之也諸得魏忠賢等所
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叛大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崔
呈秀依諸衙門官與內官交結嘱託作弊扶同奏啓者律斬監
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逆攻挑同所養各無服親不可合同各議等字崔

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招罪犯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待擬
前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卿寺事左少卿臣姚士慎等看得魏忠賢
等職授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詞情明白會勘得人臣
無將將則必誅况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援
先帝寵靈稱制中外交結客氏聯蛻
宮闈其大者如與怒張國紀則立掷而殺數命且連誣翼天夫至
搖動乎
中宮私侮成妃　裕妃則殉
詔而葷封御至推抑難堪竟并必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大分其于臣寮何有于是言官死杖大臣死獄守臣死于市
曹提騎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内出劊
表王之宮頤領蒲凡車如同新莽之世（王莽自謂新漢人人稱功頌德）
至尊在上而自命偽公開國何勛而敢分茅土尚腆無恥之稱條
欽賜九命蟲出心腹之內叢逼踞雄邊至于出入
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遍蒲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心者
誅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宵加寸磔爲快客氏妖臭食月獵虎
生風
聖上巍息必聞　禁中移手相戒使
國母常懷乎憂憤致二妃久抱乎冤冤且
先帝彌留之旦詐傳懷子倘以一膽爲虛私藏見聾之脈絡代發餘
皆出　倘方之積通天是罪叢

國難家也崔呈秀則人類鴟鴞示鴟狗鵲雖無母子而金鑾玉
恐不分巻自有親父而婢膝奴顔作闘乾子擅中樞而推步總
鎮兵柄盡出其家門位司馬而仍總藺臺立威欲徧乎言路雁
毹之仇必報威福之緒日熾總憲風仇迫觴池中之鬼盤郵乍
蟒蟠戀操上之綮凡逆豎之居殘士紳背本犯之預謀權振逆
娼伏妓歌舞達于朝昏窩窟賣官黄金高于北斗假山水洋遊
釜魂消雖已幽伏于鬼誅仍當明章于
國法其餘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及崔鐸崔鏜崔鏡
等或赤身襁褓或黄口嬰兒濟惡而玷賢無功而嬰世爵切
應投于荒裔以大快乎群情既經該司會同道寺等官議擬具
來相應題請
旨示
聖旨冦奸逆惡魏忠賢偏嫁厮役濱據寵靈肆覬　宮闈布毒良善
非闘國而妄分茅土遍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共陰謀不軌串
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衣閹無君無親明
擅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　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
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
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　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
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充軍　誥命槩行追
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鐸崔鏡既係孩稚無知准釋以彰
朝廷法外之仁
一該吏部等衙門抜出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伏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理知巨惡大奸魏忠賢等盜
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權奸播誣善類稍有觸忌便肆行
慘殺年來誣頗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囹截日沉冤彌天究
抑無措上干玄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洪蓋所致
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游
鋼纖究屈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
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乖擇官評有法非禁死情最可憫者
應褒贈即與褒贈應廕卹即與廕卹其削奪逮者應復官即與
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者應開
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淹副朕好生之意嗚呼
天綱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空平朕救寬解結薄與昭蘇
俾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爲重毋尋玄黃之角体朕平明
之治特諭
謹按
今上龍飛御極之初大開言路納諫如流六七年間當不平之氣一
日而事滿久卑而以　鋭詞宗二兄敬以　撤旨敢言官遂執于
宗綱術千衆之一日闢大發雷霆　思知由閥罪畢書萬里敢奏
女下悉掌　朕覽臣數兩心四海重泣太乎矣
臣原任御史周宗建男周廷祚一本臣父首折逆璫事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璫慘死最可憫着該部從優卹廕誣坐贓銀准
與豁免仍補還
勅命以旌忠直附惡諸奸大璫虐焰但吳中受毒尤甚高攀龍等已
有

旨優䘏其餘審諭臣見在次第起用俱已有　旨該部知道
臣御史黃尊素男黃宗羲一本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黃宗羲奏謝知道了曾欽程李實等已屢有旨處分該各衙門
知道
臣刑部一本仰體
皇仁事奉
聖旨黃尊素賍銀三百三十餘兩照萬燝例着原解等官齎回給還
家屬
臣河南道御史范伕粹一本爲
政本宜重遴才宜儲忠義宜錄窮黎宜卹修弭災之實以佐太
和之理事其畧云自古
明王皆以表揚忠直爲第一義自崔魏二賊而居毒忠良不啻草菅
三木無情非衲一腔碧血血淚相盡詩惆此夜幽魂惟楊漣周
宗建萬燝受禍不同慘死不一總不畏難而延禍不怯死以滅
名皆我
國家之氣運生此之奸即生此數臣以爭否泰之斷已蒙矜恤
或給原　誥或復原職海内歎呼私頌
聖明然生前既死身後榮名尤宜隆渥焉今宜錄用其子入監讀書
令天下知
皇上旌忠臣有後此萬世磨鈍之義一切務也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高攀龍等守正捐生貞魂久鬱既經分別贈䘏准如奏議
行用昭朕篤忠勵世之意
四月初三日吏部一本爲欽奉
明旨以暢
皇仁事據驗封各司案呈前事内稱臣以不二爲忠國以卹幽示仁
邇者權璫肆虐煬灶叢奸幾矢盡之丹衷俱殞身于折逆此千
古未有之變局也幸
皇上以堯舜之
神聖而開唐虞之泰運首殺元兇再闢乾坤遐邇幽明謳歌祝誦亨
嘉之會又千古難逢之　盛世也但死者死矣豈顧身後之名
而無忠不報無德不酬
國之典也復視
皇上垂憫死事諸臣一則曰從優議䘏再則曰早與贈廕煌煌
明旨澤及枯骨誠所以鼓節義之大幾作士人之正氣也職敢不欽
遵
聖意條列上請以慰忠魂哉案查死事諸臣本末已各疏臚列
左都御史高攀龍　應天巡撫周起元
左副都御史楊漣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
吏部員外周順昌　工部郎中萬燝
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諭德繆昌期

乜上諸臣或闢邪于早見或守正而不阿惟知〻君父之安危
不計身家之利害凭弱因弁卑没江魚志廻日月之光刑受冤
神之泣相應亟　贈官爵授求子孫特加贈廕者也職見
明綸一播恩徽並幽在與疏無心樹德而在
皇上只將一切百級湮鬱而不斷也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
題請合將
高攀龍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周起元贈兵部侍郎
楊漣贈右都御史　魏大中贈太常寺卿
萬燝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贈太常寺卿
周宗建贈太僕寺卿　黃尊素贈太僕寺卿
李應升贈太僕寺卿　繆昌期贈詹事府正詹事
各蔭一子入監讀書但
恩典取自
上裁非職等所敢擅便至于諸臣應得祭葬已具成例事關禮工二
部非職部所敢越俎其餘併被摧抑得罪繫牖下者俟訪冊收後
另行　題請紀之期于
皇恩浩蕩宛目得覩
聖澤覃敷群情允暢有神新政非淺鮮也奉
聖旨疏上各各依擬
十一月初一日工部主事湯齋　題爲三殿工完敬因事納忠
仰祈
聖明起用人才以裨新政事其疏署云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

人昔年使朝鮮者詞臣姜曰廣科臣王夢尹耶
命往彼泛萍海舟幾覆者數次至朝鮮二臣以清節見重以
天朝威福反覆申諭毋使篡竊故首所以今春奴酋侵其境朝鮮君
臣有固守無行成皆二臣鼓盟之力也及嗣復
命不避艱苦旋皆幽斥群臣不一申救者恐混入于門戶也今不
聞有優叙之典非所以服朝鮮之觀聽也然詞臣之當還者不
特姜曰廣也學貫天人才高今古如陳仁錫黃英翰苑峻望
玉堂如楊世芳皆當登之以備公輔之器者也科臣之當還者
不特王夢尹也是心任事定力當堅如黃承昊直節不阿宏
才肆應如虞廷陞皆當還之以備法棋之劾者也必如此而後
附于樹木亦明于樹人
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題爲實歷初頒陽和漸復懇乞大彰公道
以光泰運事
湖廣御史曹谷題爲鳳曆新頒鴻漸應運仰祈
聖明開言路肅仕路以成一代
中興盛治事
浙江道御史龔萃肅題爲賊臣罪狀未悉遺賢
召用當殷謹請
睿鑒以光
聖德事
工部左給事中陳維新題爲
賜環並奉

恭所知以襄泰運

明綸。遺賢不容久錮。謹復濬以擧所知以襄泰運事。

謹按嶽古清議爲萬古狀綱常不顧一身之名節撫忠直天生那人力所難數而今天心厭亂冰山壯日殘雪見晛

聖主在上狐鼠安所逃乎撒之棄掌削奪者乃謝節名賢就象潛淵月

判升沉轉易重以

剔除閹黨屬事世長久

聖明鑑在賢路稍清而罪蓋尚多詞推擧縉閒宿耆潮生灵祇嚴

慮宸衷彌風峯世長久當于今復見矣

諸科道各各上疏荐揚可惜鄒元標馮從吾顧憲成王紀孫瑋

張問達王紹徽此數臣身故現在林下

各官擧荐批出起用

聖上一一都在各官擧荐本上批出起用

先在御史宋禎漢本上批出李思誠　誥勅給還

又翰林檢討項煜本上批出起用文震孟

都御史呂圖南本上批出起用祭酒林釬與翰林姜曰廣[illegible]

呂胡尚賓朱繼祚

俱准會推給事

御史曹谷本上起用王永光霍維華又尚書黃克纘僉都馮三

元侍郎郭鞏并徐紹吉劉廷元沈演俱准會推給事玄默李恒

茂御史高弘圖劉重慶王業浩周大成原官起用給事陳熙昌

候京堂推用湯道衡遇知府缺推用

劉御史本上起用胡士容

吏部荐讓起用

又因御史龔萃肅給事陳維新上林苑典簿樊維城禮部郎中

劉夢潮以鄭賈繼春各疏荐吏部羅喻義起用吏部侍郎汪輝禮

部尚書錢象坤禮部左侍郎李康先右侍郎周大章詹事徐光

啓司業劉鍾英

又將累上荐劉相應起用周鼎讓崔景榮余茂衡陳于廷周希

聖申用懋區大倫魏說李思誠李騰芳孫慎行張經張鳳翔孫

九十餘員俱得起用

居相王國禎曾元睿鄒名臣謝廷邦劉鎮朱世守朱光祚南居

益董應擧曹于汴詹安性鄭三謨姜志禮倪思輝徐一楩程正己

劉可法劉宗周曹珍王祖處薛國觀潘吳之彙陳啟新易應昌韋

藩楊一鵬沈廷楓俞繁修蕭叔中韓黃會藝鄭彭鯤化姜習禮

彭惟成侯恂翁譽林棠喩陸錫晴陳子壯方逢年姚希孟程注

甄淑譚自省陳伯慶莊欽鄰曾汝召薛傳趙時用陸光先蒲朔

存劉惟忠張登益之益馬孟禎倪應春陸康穎王心一周詩雅

歐陽調律張侯余楊先念荐廷汪先律史𦍑王伉錢春史紀事

王國瑚鄧世彰遵古傳宗皐陳所聞范鳳翊須之彥吳殿邦共

九十餘員都得起用

聖上又恐網羅未盡

聖上又恐網羅未盡者着自天啓元年至七年分凡一應削奪閒住

官員其揭進呈登省直共有六百餘員從此君子進小人退百

官濟濟國祚綿亙歟中興之太運耶

十二月二十六日

工部揭出

織造暫停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恩與體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

重煩未遑蘇豁乃者織造錢粮雖係上供急需欽將念連年加派

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在

挽織造錢粮上緊織造着該撫方官辦進沢棟不必候代即着馳

驛回京其改織錢粮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

稍加軫念用示寬仁

恐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匠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

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特論

文官品職月俸

內閣

太師 太傅 太保俱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 少師 少傅 少保俱從一品月俸七十四石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俱從一品月俸七十四石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俱正二品月俸六十二石 太子賓客正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宗人府

宗人令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俱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 經歷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詹事府

詹事從三品月俸二十二石 少詹事從四品月俸二十石 寺丞正六品月俸十石 主簿從七品月俸七石 錄事從九品月俸九石

春坊府

左右春坊大學士 左右庶子俱正五品月俸十四石 左右諭德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左右中允正五品月俸十石 左右贊善 左右清紀俱從六品月俸八石 左右司諫從九品月俸二石

翰林院

中極殿大學士 建極殿大學士 文華殿大學士 武英殿大學士 文淵閣大學士 東閣大學士俱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俱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侍讀 侍講俱正六品月俸十石 修撰從六品月俸八石 編修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檢討從七品月俸七石 庶吉士未入流月俸三石 五經博士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典籍從八品月俸六石 侍書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侍詔從九品月俸五石 孔目未入流月俸三石

國子監

祭酒從四品月俸二十石 司業正六品月俸十石 監丞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博士 助教 典簿俱從八品月俸六石 學正 學錄 典籍俱從九品月俸五石 掌饌未入流月俸三石

吏部

尚書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左右侍郎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文選司 驗封司 稽勳司 考功司 四清吏司郎中俱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員外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主事正六品月俸十石 司務從九品月俸五石

戶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十三省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品職月俸俱同上 照磨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檢校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禮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儀制 祠祭 主客 精膳 四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品俸俱同吏部 [illegible]正九品月俸五石 司[illegible]從九品月俸五石

儒士[illegible]教

兵部

尚書 左右侍郎 武選 車駕 職方 武庫 四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品俸俱同吏部

刑部

尚書 左右侍郎 十三省清吏司郎中 員外 主事 司務俱月俸品同戶部 照磨 檢校同戶部

工部

尚書 左右侍郎 營繕 都水 虞衡 屯田 四清吏司郎

中　員外　主事　司務（俱同吏部品俸）

都察院

左右都御史（正二品月俸六十二石）　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經歷（正六品月俸十石）　都事（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從九品月俸五石）

照磨（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檢校（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十三道

浙江　江西　福建　河南　湖廣　陝西　山東　山西

廣東　廣西　四川　雲南　貴州監察御史（俱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提學道

提學副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提學僉事（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提學御史（正七品俸七石五斗）

兵備道

兵備副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兵備僉事（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欽差都察院

三邊都堂（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兩廣都堂（從二品月俸四十六石）　漕運都堂（從二品月俸四十六石）　巡撫都堂　操江都堂（俱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欽差察院

巡按　巡鹽　巡江　巡茶　巡視　巡關　巡倉　巡街

清軍　刷卷　印馬御史（俱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經局

洗馬（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校書（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正字（從九品月俸五石）　通事舍人（從九品月俸五石）

行人司

司正（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左右司副（從七品月俸七石）　行人（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中書科

中書舍人（從七品月俸七石）

六科

都給事中（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左右給事中　給事中（俱從七品月俸七石）

通政司

通政使（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通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通議（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經歷（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知事（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大理寺

正卿（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左右少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左右寺丞（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左右寺正（正六品月俸十石）　左右寺副（從六品月俸八石）　左右評事（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司務（從九品月俸五石）

太常寺

正卿　少卿（品俸同上）　寺丞（正六品月俸十石）　典簿　博士（俱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協律郎（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贊禮郎（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司樂（從九品月俸五石）

太僕寺

正卿（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少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寺丞（正六品月俸十石）　主簿（從七品月俸七石）

光祿寺

正卿（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少卿（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寺丞（從六品月俸八石）　署正（從六品月俸八石）

署丞　典簿（俱從七品月俸七石）　錄事　監事（俱從八品月俸六石）

鴻臚寺

正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少卿（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寺丞（從六品月俸八石）　主簿（從八品月俸六石）

署丞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鳴贊 序班俱從九品月俸五石

苑馬寺

正卿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少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寺丞正六品月俸十石 主簿從七品月俸七石

尚寶司

正卿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少卿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司丞正六品月俸十石

上林苑監

左右監正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illegible] 左右監丞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典署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illegible]丞[illegible]石二斗 錄事 典簿俱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欽天監

監正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監副正六品月俸十石 春官正 夏官正 秋官正 冬官正俱正六品月俸十石 五官靈臺郎從七品月俸七石 [illegible]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挈壺正從八品月俸六石 監候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主簿[illegible] 司曆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司晨 刻漏博士俱從九品月俸五石

太醫院

院使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院判正六品月俸十石 御醫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吏目從九品月俸五石

京府

府尹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府丞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治中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通判正六品月俸十石

推官從六品月俸八石 經歷從七品月俸七石 知事從八品月俸六石 照磨從九品月俸五石

檢校未入流月俸三石

京縣

知縣正六品月俸十石 縣丞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主簿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典史未入流俸三石

五城兵馬指揮司

指揮正六品月俸十石 副指揮從七品月俸七石 吏目未入流月俸三石

管河 工部郎中 恤刑 刑部郎中 磚廠 工部主事

鈔關 戶部主事 抽分 工部郎中

布政司

左右布政使從二品月俸四十八石 左右參政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左右參議從四品月俸二十石 經歷從六品月俸八石 都事從七品月俸七石 照磨從八品月俸六石 檢校正九品月俸五石

按察司

按察使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副使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僉事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經歷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知事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照磨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檢校從九品月俸五石

運司

[illegible]二品月俸[illegible]十二石 運同從四品月俸二十石 運副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運判從六品月俸八石

提舉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副提舉從六品月俸八石 吏目未入流月俸三石

斷事司

斷事正六品月俸十石 副斷事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吏目未入流月俸三石

理問所

理問從六品月俸八石 副理問從七品月俸七石 案牘未入流月俸三石

王府

長史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審理正正六品月俸十石 審理副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紀善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典寶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典寶副從八品月俸六石 典膳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典膳副從八品月俸六石 奉祀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奉祀副從八品月俸六石 工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工副從八品月俸六石 良醫正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良醫副從八品月俸六石

典儀正（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典儀副（從九品月俸五石） 典簿 典膳（俱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奉祠（從九品月俸五石） 引禮舍人（未入流月俸三石）

各府
知府（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同知（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通判（正六品月俸十石） 推官（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經歷（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知事（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照磨（從九品月俸五石） 檢校（未入流月俸三石）

各州
知州（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州同（從六品月俸八石） 州判（從七品月俸七石） 吏目（從九品月俸五石）

各縣
知縣（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縣丞（正八品月俸六石二斗） 主簿（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典史（未入流月俸三石）

儒學
學正 教諭 訓導（俱未入流）

巡檢司 巡檢（從九品月俸五石） 司獄司 司獄（從九品月俸五石）
水馬驛 驛丞（未入流月俸三石） 稅課司 大使（從九品月俸五石）
倉庫局 大使（從九品月俸三石） 河泊所 遞運所（俱未入流月俸三石）

武官品職月俸
國公 侯 伯（俱正一品月食祿八十七石） 一

五軍都督府
左右都督（正一品月俸八十七石） 都督同知（從一品月俸七十四石） 都督僉事（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經歷（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都事（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留守司
正留守（正二品月俸六十二石） 副留守（從二品月俸四十八石） 經歷（正六品月俸十石） 都事（正七品）
（俸七石五斗）

都司
都指揮使（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都指揮同知（從二品月俸四十八石） 都指揮僉事（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經歷（正六品月俸十石） 都事（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鎮守三邊
總兵（正二品月俸六十一石） 副總兵（從二品月俸四十八石） 參將 遊擊 備倭（俱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錦衣衛
指揮使（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指揮同知（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指揮僉事（正四品月俸二十六石）
鎮撫（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經歷（正七品月俸七石五斗） 知事（正八品月俸六石） 正千戶（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副千戶（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百戶（正六品月俸十石） 吏目（正九品月俸五石五斗）

各衛
指揮使（正三品月俸三十五石） 指揮同知（從三品月俸三十二石） 指揮僉事（正四品月俸二十四石）
鎮撫（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經歷（從七品月俸七石） 知事（正八品月俸六石三斗）

各所
正千戶（正五品月俸十六石） 副千戶（從五品月俸十四石） 百戶（正六品月俸十石） 鎮撫（從六品月俸八石）
吏目（從九品月俸五石） 總旗 小旗（俱未入流月俸三石）

文官服色
一二仙鶴與錦雞 三四孔雀雲雁飛 五品白鷴惟一樣
六七鷺鷥鸂鶒宜 八九品官幷雜職 鵪鶉練雀與黃鸝
風憲衙門專執法 特加獬豸邁倫夷

武官服色
公侯駙馬伯 麒麟白澤裘 一二獅子
三四虎豹優 五品熊羆俊 六七定為彪
八九是海馬 花樣有犀牛 大尾錄

諸史異彙二十四卷

〔明〕李清撰

舊鈔本

浙江圖書館藏

讀史異纂卷一

貽陽李清映碧甫輯

君臣類

安明主

孝文帝從霸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曰臣聞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廟太后何上乃止 前漢書

元帝酎祭宗廟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當如是乃

君臣

從橋 前漢書

安妖后

武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韋安石曰此道梭岩所成非自然固千金子且誡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 新唐書

武后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輿而上王方慶諫曰今陛下險路夫聽視寡心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畏途后乃止 舊唐書

門生天子

太宗爲秦王受經於張後胤及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笑 新唐書

天子門生

趙逵對策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高宗意檜不悅逵亦不附檜檜忌欲擠之又檜死即升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 宋史

代君明忠

武王有疾周公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乃卽三王而卜發書視之吉公喜入賀武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瘳 史記周

孝文帝有疾第六弟彭城王勰密爲壇於汝水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皇考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尋瘳 北史 魏

太宗不豫皇弟拖雷禱於天地請以身代又取巫覡祓除釁滌水飲之居數日太宗疾愈拖雷從之北還遇疾卒 元史

代君藏奸

平帝爲王莽所酖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匱前殿又漢兵討莽以鴆帝爲言乃會公卿于王路堂開金縢泣視群臣 前漢書

自酖

高祖卽位以晉恭帝爲零陵王已取毒酒一甖授琅琊郎中令張偉使酖王偉嘆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卒 南史宋

酖君

廢帝從珂以兵犯洛愍帝奔衛州刺史王弘贄令市中酒家献酒帝大驚遽隕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献酒以慰心無聊帝受之日献一觴及從珂自立遣弘贄子懋持酖與弘贄弘贄因使酒家献之帝飲而不疑遂崩 五代史後唐

不負兄

烈宗兼容寢疾以太子暐冲幼欲立其弟太原王恪恪固辭乃止及暐立恪輔政恭謹終其身 十六國春秋前燕

負兄

文帝寢疾以太子伯宗仁弱欲立其弟安成王頊頊涕泣固辭乃止及伯宗立頊專政乃廢為臨海王而自立 南史陳

高士稱草莽

明帝徵管寧於青州寧上書稱草莽臣 三國志魏

奸臣稱草莽

孫綝廢其主亮迎立瑯琊王休上書稱草莽臣 三國志吳

譯朝聖德

成王時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献白雉其人曰吾受命吾國黄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其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 史記周

譯朝虜庭

成帝時肅慎氏通貢於趙趙主石虎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云 晉書

忠使見獲

隋滅陳其先奉使許善心衰服哭及拜新官改服垂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又悲不能興文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北史隋

媚使見放

唐滅涼其先奉使鄧曉入賀高祖曰而妄賀李軌以使來今聞其亡不少戚乃蹈抃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唐書

道言登第

德宗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穆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鮑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 唐書

道言下第

元和末宦官益横威權出入主右人莫敢言及文宗時有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唐書

一心得重

孝景帝為太子召孝文帝左右飲獨衛綰稱病不行及景帝立問其故對曰死罪實病帝以其忠實甚重之 前漢書

元帝遷都豫章立後主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游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

去帷幄元帝嘉其一心事主更用嚴績後主亦由是賢之 南唐書 呂
公弼在羣牧時英宗方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
曩歲不與朕馬已知卿矣 宋史

二心得遷

英宗居藩邸王廣淵因見暱獻所爲文及卽位除直集賢院司馬光
言廣淵當仁宗世私自託于陛下非忠臣也當治其罪賞之非宜帝
不聽用爲羣牧三司戶部判官 宋史

二心得譴

孫權宗陽羨有所私用其兄策甚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
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策卒權嗣策統事以谷能欺更簿書卒不用
三國志吳 世宗鎭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必力應之
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 五代史 世祖每稱塞咥旃之能曰彼事憲宗
常陰資朕財用不忍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
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意懼之曰卿止朕失言 元史

留家

蘇峻反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劉超家
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 晉書 金兵犯廬州中外震駭朝臣有遣
家豫避者陳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人賴以安 金人犯淮壞官沿
江者多送其孥李衡獨自浙右移家入郡民心大安 元兵將逼西
和州知州陳寅獨留其三子並闔門二十八口曰人各顧其家將誰
共守 金兵趨江上江淮仕者皆挈遣其奴鬻馬於庭以待辟李宣
獨家留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 俱宋史

不留家

安祿山逼東都吏民亡散盧奕遣妻子間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極
口罵祿山遂死之 新唐書 李翰在成都聞元兵至先遣妻子而歸自
誓死守 宋蘇知劍縣盜起縣吏多遁旅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
城守 俱宋史

不辭兼官

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太宗欲李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
猶懼其益不願亦因東宮請一心事陛下乃止 新唐書

上欲兼官

太子勇頗與時政文帝欲重宮官多令大臣兼領遂拜兵部尚書蘇
孝慈太子右衞率尚書如故 北史 隋 楊伯雄爲左諫議大夫翰林學
士會太子詹事缺宰相復奏伯雄世宗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東宮
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 金史 說文太子在東宮吏部請選
人專任東宮官罷兼職 太祖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
官非無謂也欲使父子一心君臣一體庶無骨肉離間之患 明書

不言己功

丙吉于孝宣帝有阿保功帝卽位絕口不言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
上書自陳阿保功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 前漢

書中常侍宗愛而行弒逆欲更立他王文成帝以嫡皇孫擁立高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 北史魏

自著己功

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睿宗及太平公主連謀賴岑羲保護得免羲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嘆賜物三百段 新唐書

不移禍臣

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景公憂之或言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不可 史記宋 昭王自將攻陳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周太史曰是害於王然可移將相王曰將相吾股肱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 史記楚

移禍臣

熒惑守心郎賁麗善星言大臣宜當之成帝乃賜丞相翟方進勅切責之方進自殺秘其事贈賜加等 史記漢 洪武二十一年有星變占為大臣災太祖惡之御史因此上書論韓國公李善長前事善長自經死以禮葬之 明史

人臣勸死

宋師圍金陵後主知不能支自為降款光政使陳喬持款歸府授承靈由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死後主不能從 南唐書

人主自死

元兵同宋師圍蔡城哀宗知不能支謂諸臣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開之空谷或辱於階庭朕必不至于此志決矣及城破遂自縊 金史

戒避諱

韓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無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宋史

戒犯諱

南吏部尚書朱希周臨終戒其子孫曰我亡後萬一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為謚犯吾父諱亡魂何安乃賜謚恭靖從其志 明王皇表話

直臣碎額

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右拾遺劉栖楚力諫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披面 新唐書

媚臣損額

霍獻可頭觸玉階請誅狄仁傑裴行本遂至損額故以綿帛裹於巾下常令露出冀后見之 新唐書

留血表忠

惠帝率師北征敗績惟嵇紹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晉書

留血表奸

英宗陷虜百官因事由中官王振廷劾之錦衣指揮馬順從旁叱廷臣咸起捽順首立死又捕黨振二校立擊死血漬丹陛內臣為滌血長史儀智曰弗滌留為若曹永鑑 明書

賜將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歎其莊曰旌忠 宋史

靳將

傅友德嘗請懷遠縣官地為田園高帝曰汝位為上公食祿數千石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明實錄

白衣尚書

鄭均以行義聞於鄉里章帝幸其舍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 後漢書

黑衣宰相

沙門慧琳善談論文帝每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輳時目黑衣宰相 南史宋

拜故君不止

鮑永以司隸校尉行縣過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不拜雖獲罪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後漢書

拜故君止

曹操過弘農王冢欲謁之董遇曰王雖踐祚未成為君不宜謁操乃止 三國志魏

奢僭原功臣

溧陽侯潘璋屢立戰功然性奢泰服物僭擬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原不問 三國志吳

奢僭戮功臣

德慶侯廖永忠屢立大功坐奢僭犯分屢戒不悛為高帝所誅 明實錄

同功名

張昭為孫策所寵任每得北方書疏輒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三國志吳

忌功名

杜進為呂光所寵任光甥石聰自長安至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但聞杜進不聞有舅遂殺進 十六國春秋後涼

戀舊嬰戮

魏孝靜帝遜居別宮與羣臣別獨裴讓之流涕歔欷高德政素與不協言于文宣帝曰當陛下受禪時讓之猶眷戀魏朝遂坐事賜死 北齊書

戀舊見重

孝昭帝崩王松年護梓宮還鄴時舊臣避形迹莫敢盡哀惟松年哭甚流涕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 北齊書

假術見鬢

太宗甚寵馬周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新唐書

假術見髮

李夫人卒武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燈燭設帷帳陳酒肉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前漢書 殷淑儀薨孝武帝痛愛不已時有巫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喜令召之少頃果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言默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 南史宋

進國計簿

李吉甫為相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定數比天寶戶數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 唐書

不進錢穀數

陳恕為三司使眞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上屢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 宋史

御衣覆功臣

李世勣疾寢太宗解御衣覆之 唐新語

御衣賜賊臣

安祿山還鎮玄宗解御衣賜之 唐書

進士歸華

金行成登宋進士第累官至殿中丞高麗國王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仕朝廷不願歸本國遂老於宋 宋史

進士歸第

聖宗時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 遼史

殉良臣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康公弗止 史記秦

不殉舊將

太宗崩舊將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皆請自殺以殉高宗諭止之 唐

剖心不死

武后以睿宗為皇嗣或誣皇嗣有異謀后令來俊臣鞫治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誣服惟太常樂工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剖胸五臟並出流血被地因氣絶而仆后聞令轝入宮遣醫却納五臟以桑白皮為綫縫合之傅以藥經宿始甦后即令停推睿宗乃免 新唐書 曹熱民朱良吉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禱於天以刀剖胸割心肉一臠煮粥奉母母食之愈良吉瘡裂幾五寸痛欲絶道士馬碧潭納其心以桑白皮綫縫合之未

以下原缺

五公子爭國

齊桓公卒五公子昭無詭潘商人元皆爭立無棺桓公者尸蟲出於戶 史記齊

不拜賍

交阯太守張恢坐賍伏法沒入官詔班賜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獨不拜賜明帝問其故答曰此穢物也不敢拜 後漢書

拜賍

北地太守廖信坐貪下獄沒入財產明帝命班廉吏惟闕澤孫堪常沖特蒙賜於是在位者咸自勉勵 後漢書

不拜見僞

趙主劉曜徵高士楊軻為太常固辭曜敬而不逼趙太祖石虎性凶暴復徵之亦不應親駕往視高臥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于永昌第有司奏軻大不敬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 十六國春秋後趙

拜見僞

後秦高祖姚興備禮徵高士韋祖思見而拜興厚禮之夏世祖赫連勃勃性凶暴復徵為太子庶子既至恭慎過禮欲以逃禍勃勃大怒曰爾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朕當置朕何地遂殺之 十六國春秋後趙

妻眞儉

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見良妻布

以下原缺

太宗乃置廷美德昭等於非命而立子元佐為太子遂代立 宋史

武宗踐極後以母弟懷寧王虛位待己遂立為皇太子仍約以次傳位及懷寧王立是為仁宗遂封武宗長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而立己子碩德八剌為太子遂代立 元史

叩馬諫周武

武王率衆代商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忠乎王不從 史記周

扣馬勸周武

武帝大敗齊師於平陽以將士勞倦欲引兵還梁士彥扣馬諫曰今齊師遁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 北史周

諸史異彙卷二

昭陽李清映碧甫輯

父子類

孝子滅火

毛標母終家人倉卒時遭蜀致焚宅家出避火惟標抱柩涕泣火爲飛去鄰舍柩得免宋史 漢蔡順喪母停柩未殯東鄰失火燒順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越燒他舍後漢書 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捍火火爲滅後漢書 何琦丁母憂停柩未殯爲鄰火所逼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柩號哭俄風止火息晉書 徐普濟居喪未葬鄰人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已焚炙悶絕屢日方甦南史 何敬中以母憂去寓蘇州比鄰夜半火熱中拊柩號慟誓與俱焚有頃火卻柩得存宋史 余丙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火滅元史 章溢父母卒未葬適盜焚里閭溢額天籲願哭火至柩所滅。祝大昌母喪未葬會火起烈甚大昌伏柩慟誓與俱焚火忽自滅俱明書

孝子隕火

賈恩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氏俱燒死南史宋

因父仇君

王裒父儀以非罪爲司馬昭所殺及昭子武帝篡魏裒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晉書 諸葛靚以司馬昭專政起兵討之以其小子靚質吳請救已誕敗死靚遂留吳及晉滅吳武帝以爲侍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晉書 袁廓之父景儁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南史宋

忘父殉君

嵇紹父康以非罪爲司馬昭所殺惠帝昭孫也因北征敗績于蕩陰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于側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弗浣晉書

天子還母

明帝生母荀氏初以鮮卑女入元帝宮生明帝元帝以母賤命虞妃母養明帝而出嫁荀爲馬氏妻後馬氏無疾卒明帝迎荀還宮養之稱建安君晉中興書

天子失母

德宗母沈太后失于天寶之亂及帝即位追遣使物色不得會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禁中事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噉帝傷左指高亦嘗顧爪傷指於是迎還上陽宮既以聞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一得真然終不得新唐書

父辭相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監其軍承璀歸引鄘爲相鄘恥由宦

官進至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明年固辭相位
罷

子危相

李鄘子谿昭宗朝拜相崔昭緯使劉崇魯動罷之谿十乘自訟醜詆
崇魯明年復拜相 俱新唐書

忠臣不孝

元帝鎮江左劉琨欲遣温嶠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去後母
亡嶠阻亂不得歸遂盡忠王室立大功 晉書

孝子不忠

賈充居父逵喪以孝聞後成濟弒高貴鄉公充實主謀 晉書 褚淵遭
母喪毀瘠不復可識朞年不盥櫛後受明帝顧命輔幼主及蕭道成
專政淵竟執道成爲齊室佐命 南史宋 魏蘭根居母憂以孝稱父喪
廬於墓旁負土成墳憂毀幾滅性 及李苗謀誅權臣爾朱榮蘭根乃
泄之兄子周達以告榮姪于世隆幸榮恃强不信故孰伏誅 北史魏
陸彥師父喪結廬依墓負土成墳然歷事魏周二代及楊堅專周政
將圖篡逆尉遲迥起兵討之彥師即棄妻子逃歸長安周亡隋拜尚
書左丞 北史隋 虞世基母亡哀毀骨立煬帝令進肉輒悲哽不能下
然身居近侍唯諾取容又陰匿盜賊欺帝散兵後與弟俱爲宇文化
及所害 北史隋

偕配天

世祖苻堅立尊生父東海王雄爲文桓皇帝然猶祀伯高祖健於明
堂配上帝以大業本自健故雄不得配 十六國春秋前秦

本生配天

世宗即位尊所生興獻王爲獻皇帝已稱睿宗祀睿宗於明堂以配
上帝孝宗雖云繼統以伯不得配 明書

嫡亡薄所生

章宗本賈貴人所生爲馬后所養及即位尊馬后爲皇太后后崩止
加賈人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及雜帛金銀等物而已後不知所終 後
漢書

嫡亡厚所生

仁宗本李宸妃所生劉后據爲己子帝不知所出即位尊劉后爲皇
太后后崩宸妃已先卒及燕王爲帝言乃哭易梓宮親啓視尊爲皇
太后祔於太廟 宋史

棄子

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誰可爲之對曰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子
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子也 左傳 魏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擧所
知陽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擧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
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北史魏 武后詔宰相各擧尚書郎一人狄仁傑
薦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擧果得人 新唐
書 吳越遣兵來侵柴克宏母自表其子可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

宗用之果大敗吳越兵 南唐書 尹繼倫父勲嘗内奏繼倫可用太祖
以官後果以都巡檢使大敗遼將耶律休哥於徐河 李繼遷叛
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曹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後果立
大功 俱宋史

不業子

呂端執政急於進賢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
不用者猶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宋史

棄君從母

徐庶元從劉備又母爲曹操所獲乃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王
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
逆詣操 三國志蜀 曹操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諶
母弟妻子操謝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
流涕既出遂亡歸 三國志魏

棄母從君

魏玄爲西魏將邙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爲東魏守玄母在宜陽玄
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鎭撫 北史周 文帝初爲周大丞
相尉遲迥知其必舉兵討之賊文振老母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
振不顧歸于文帝 北史隋

一母二其子

商紂母帝乙妃也當生紂兄啓時猶未正立及正爲妃始生紂啓大
而庶紂小而嫡 呂氏春秋

二母一其子

宣宗納王氏爲后已又納其姊爲妃后無出妃生哀宗時麗妃已生
荊王守純于哀宗兄也乃以哀宗爲嫡立爲太子 金史

叱婢

李廻秀妻於生母前叱婢母不樂因出之 新唐書

不叱婢

宗室朱成鍥妻李氏在姑前不敢叱婢 明嘉靖聞見紀

報父仇宥死

司馬子與少遭家難王敦誅後斬其仇頭以祭父墓詣廷尉請罪
詔宥之 冊府元龜孝 王談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欲復仇乃密市
利鍤伺度過橋斬度歸罪有司詔宥之 晉書 張景仁父良爲同邑韋
法所殺後還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自縛詣府聞文原其
罪乃錫租以措 冊府元龜南梁 孫益德母爲人殺益德以童幼爲母
復仇還家哭於墓以懟縣官孝文特免之 冊府元龜北魏 王君操父
與鄉人李君則鬪被毆殺君則亡命後出自首君操密袖白刃刺殺
之咀其心肝立盡詣刺史自陳告太宗特詔原之 新唐書 梁悅爲父
報仇所殺仇人秦杲自投縣請罪詔免死決一百配流 冊府元龜唐
高弘超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殺感攜其首自陳詔減死罪一
等 冊府元龜五代唐 韓頭爲父報仇殺人平興詔減死罪斷遣

李璫父因亂爲陳友所殺後璫隸殿前散指揮史爲軍小校璫手刃殺友而不逃自言復父仇太祖壯而赦之　甄婆兒母劉與同里董知政忿競爲所殺後取條桑斧置袖中往見知政斫其腦死太宗義而貸之 俱宋史

報父仇就刑

余常安父爲方全所殺全亡走後伺其歸殺之詣州請罪制依法處死刺史元錫累表請詳議卒不免 兩唐書 周智壽父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帥歸罪智爽至先詣竟代誅神色自若智壽頓絕衢路流血過體　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所殺元慶手刃父仇束身歸罪諫官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　張琇父審素爲巂州都督御史楊汪劾其贓罪構審素謀反斬之琇與兄瑝殺萬頃於都城其移詩手刃皆琇所爲既殺萬頃繫表於斧自言報仇中書令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赦玄宗勅付河南府決殺 俱新唐書

帝主受杖

孝文帝即位後嫡祖母馮太后專政宮有宦者譖帝二太后大怒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明 北史魏

帝主受杖

齊帝東昏侯寵潘妃帝小有過失妃則與杖乃勅虎賁不得進大荊子 南史齊

認本生

紀邈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爲母所棄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方六歲本父母時覘邈語曰汝是我生邈涕泣告趙趙具言始末及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邈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 宋輯孝子傳漢

不認本生

胡廣本姓黃以五月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于江胡翁見甕流下聞中有兒啼取養之以爲子登三司廣後不治其本親服云我本親已爲死人也 世說漢

七十不婚

華寶年八歲其父戍長安已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 南史齊

四十四始婚

趙師民初喪父哀慼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 宋史

爲母報孝

明帝母甄夫人寵衰爲郭夫人所譖文帝命賜死被髮覆面以糠塞口竟立郭爲后及明帝立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故事 三國志魏

不爲母報孝

孝宗母紀氏初有孕萬貴妃恚痛楚之竟以傷薨及孝宗立或請逮萬氏家屬究皇妣仙逝之繇帝以貴妃已死恐彰先帝之過命罷官 明書

婦報父不遂
節賊梅芳殺西揚州刺史王廣廣女有色芳納之甚寵經一旬女伺芳醉引刀擊之不中芳驚起女厲聲數罪以不得梟芳為恨言終自殺 十六國春秋前趙

婦身報父遂
程氏女父為盜所殺持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其黨盡誅之剜心以祭父 宋史

父子皆賢
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子皆惡
宣王以厲王為父以幽王為子 林文叙聞

母死投水
沈季詮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水上 王博武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罟獲之 舊新唐書

投水母生
元季亂姚玭負母避亂遇河不得渡母誓不受辱遂自沈玭急挽不及與俱溺頃之負母出母子全生 明書

掘陵報仇
陳亡後王僧辯子頒以父為陳武帝所殺乃夜發其陵焚骨取灰投水飲之 隋書

掘陵行劫
建興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銀綵帛不可勝記 晉書 溫韜為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被發掘取其金寶 五代史 梁僧楊璉真珈發宋會稽諸陵所劫寶玉極多理宗所藏尤厚初啓棺宮有白氣竟天盖寶氣也 元癸辛雜識

全姑自刎
盜欲犯樂羊子妻先劫其姑妻操刀出盜曰如不從我當殺汝姑妻仰天嘆棄刀自刎盜亦不殺其姑 後漢書

全姑被掠
陳銑母為賊所劫欲殺之妻向賊請活姑命賊掠去後為弟贊贖還仍歸銑 晉書孔志

諸史異彙卷三

貽陽李　清映碧甫輯

夫婦類

莘后貽負

惠帝后羊氏以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稱趙帝立為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陛下開基聖主彼亡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之生二子而死 晉書

苻后流芳

西燕主慕容永破秦王丕兵虜其后楊氏將以為上夫人后引劍刺
夫婦
永為永所殺　太宗苻登后毛氏美而勇會姚萇襲陷大界營后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后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爾容乎遂被殺 俱十六國春秋前秦

屏女

湣王失國見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其狀貌憐而常衣食之與私通後法章立為齊王以敫女為后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汙吾　終身不見 史記齊

媚女

蜀卓王孫女文君新寡適司馬相如過其家飲弄琴文君竊而悅之夜亡奔相如王孫初大怒後相如以中郎將奉使往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王孫乃因門下獻牛酒交歡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史記漢

亡國女為后不終

太祖石虎伐趙主劉曜滅之納其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後篡位立為后虎卒后與子世俱為虎子遵所殺 十六國春秋後趙

西秦王乞伏熾磐伐南涼王禿髮傉檀滅之納傉檀女為后又納后從妹為左昭儀已后謀殺熾磐以雪父仇為昭儀所告見殺熾磐卒昭儀復與熾磐子私通為嗣主暮末所殺 十六國春秋西秦

少帝義符即位立司馬氏為皇后晉恭帝女也已廢為營陽王后亦貶為妃 南史宋

孝文帝前後立二馮后皆故燕主馮弘曾孫女也弘為魏所滅二后一為尼一賜死皆不終 北史魏

孝昭為常山王時納魏宗室元蠻女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周滅齊后入周氏宮中 北史齊

孝閔帝為世子時尚西魏文帝女及篡位立為皇后後宇文護弒帝黜后為尼 北史周

宣帝立五后故魏宗室元晟女與焉為天右大皇后後帝崩后出俗為尼 北史周

亡國女為后善終

道武帝伐後燕主慕容寶走之克中山納寶季女為后後崩　太武帝伐夏主赫連昌走之克統萬納昌父世祖勃勃三女為貴人已立其一為后文成時為太皇太后崩　太武帝滅燕主馮弘其孫文成

帝立弘孫女爲后孝文時爲太皇太后崩 俱北史魏

辛亡國女不利

獻公殺驪子納其女爲驪姬遂廢太子申生立姬子奚齊公卒奚齊見殺姬亦鞭死於市 史記晉 世祖符堅滅燕獲清河公主慕容氏年十四有殊色堅嬖之其弟沖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後沖爲亂破長安城堅走 十六國春秋前秦 侯景納簡文帝女溧陽公主後景以篡敗亨尸公主亦與食 南史梁 文帝殺陳納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後侍文帝疾太子廣欲逼蒸之夫人愬言於文帝遂據大寶殿之禍帝崩后卒爲太子所蒸 煬帝先以晉王居陳即位後納陳後主女婤有寵終亡國 俱北史隋

遣亡國女利

武帝以晉相滅秦納秦高祖姚興女有盛寵謝晦徵諫即時遣出後卒襄晉克定大業 南史宋

后爲公主

文宣受東魏禪改封孝靜帝高后爲太原公主 北史齊 文帝受禪改封周宣帝楊后爲樂平公主 北史隋 烈祖受吳禪改封太子楊璉妃李氏爲永興公主 南唐書

公主爲后

少帝爲宋公世子時尚晉恭帝女司馬氏封海鹽公主及即位立爲后 南史宋 孝閔帝爲安定公世子時尚魏文帝女元氏封晉安公主及即位立爲后 北史周 高祖先尚唐明宗女李氏封晉國公主及即位立爲后 五代史晉

妻姊妹利

堯以二女妻舜長名娥皇次名女英卒興虞 史記虞 少康爲寒浞子澆所逼奔有虞虞君思妻以二女後中興 史記夏 景帝納王后妹兒姁爲宮爲夫人后生武帝夫人生四子皆封王 前漢書

妻姊妹不利

成帝納飛燕合德姊妹飛燕爲后合德爲昭儀後俱坐罪死帝卒以此亡身絕嗣 前漢書 章帝納梁竦二女爲貴人妹生和帝竇后欲專名作飛語陷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死 後漢書 後主納張飛二女先後爲后後與次后俱爲魏虜 三國志蜀漢 烈宗劉聰納劉殷二女長名英次名娥娥爲后英爲左貴妃又納靳准二女爲左右貴嬪長名月光次名月華聽荒淫無度一傳而國亡 十六國春秋漢 燕主慕容熙納苻謨二女長名娀娥次名訓英訓英爲后娀娥爲昭儀二苻先亡熙卒以此亡 十六國春秋後燕 高祖王建納徐耕二女長爲后次爲妃建稚子衍立二徐各有所私不能正衍之失俱爲後唐所俘 五代史前蜀 世宗納符彥卿二女先後爲后帝崩一年而國亡 五代史後周 後主納周宗二女先後爲后後與次后俱爲宋俘 南唐書 宣宗納三遼二女妹爲后妹爲妃姊生哀宗同爲皇太后其一先卒其一爲蒙古所虜 金史

嬖妃殉主

東昏侯甚寵潘妃玉兒梁武帝起兵東昏被弒以玉兒賜軍主田安玉兒不從曰昔上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遂自縊潔美如生 南史

嬖妃背主

後主緯甚寵馮淑妃小憐周武帝滅齊殺緯以小憐賜弟代王達達甚嬖之小憐因彈琵琶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北史后

尋後求夫

光武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意屬宋弘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後漢書

屏後知夫

理宗女昇國公主年及笄詔議選尚宰相請用唐太宗下降士人故事以進士第一人尚主遂用周震炎廷對日主適從屏內窺見不懌上微知之乃選楊太后姪孫鎮尚主 宋史

女代

木蘭代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載歷十八戰雖同行之卒不知爲女郎也朝廷嘉其勇授爵不拜但乞還命將士衛至其家 [illegible]

代女

新羅薛氏父陽秋衰病不堪戍薛自以女子不得代居常憤鬱有嘉實願代父許之薛破鏡爲信代戍逾期時國亂代者不至嘉實六年不還父欲改婚薛不從將逝嘉實忽到以破鏡驗之遂爲夫婦 新羅史略

公主破節

普泰初爾朱世隆專政聞孝莊帝姊壽陽公主美將逼淫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爲逆胡所污世隆怒縊殺之 北史魏及洛陽伽藍記

公主失節

大寶初侯景專政聞簡文帝女溧陽公主美逼納之甚有寵景與帝禊飲樂遊園帝還宮景與主共據御床南面並坐羣臣列坐侍宴 南史

爲夫割鼻

夏侯令女夫曹文叔早亡誓不嫁依夫族人曹爽居及爽被誅母家迎歸諷使嫁令女竊入寢室以刀割鼻 三國志註

爲妻割鼻

隴西人辛理美姿貌涼州刺史張軌欲奪其妻以貨誘妻之理割鼻自誓 十六國春秋前涼

舍弟殉夫

趙無恤姊前爲代王夫人及無恤嗣爲大夫將謀取代地乃請王使廚人操銅抖食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抖擊王殺之遂興兵

平代使人迎其姊姊曰以夫怨弟非仁也以弟背夫非義也泣而吁天摩笄自殺 史記趙

舍夫殉兄

任延壽妻季兒兄季宗與延壽謀殺之會赦得免乃告季兒季兒報吳求去延壽大恐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遂自縊死 漢列女

不強婚

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欲以妻宋弘會問之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遂不强 後漢書

辭婚

吐蕃遣國相祿東贊請婚太宗嘉其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 新唐書

不棄未娶

黃龜年微時求福清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宋史

棄已娶

黃允有儁才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黜其妻夏侯氏氏謂姑曰今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言畢登車去 後漢書

人主多后

烈宗劉聰在位立靳氏為上皇后左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妃劉氏為右皇后凡三后已靳氏廢死又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中常侍王沈養女為左皇后中常侍宣懷女為中皇后 十六國春秋前趙

宣帝自稱天元皇帝立楊氏為天元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后元氏為天右大皇后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一 北史周

人主專寵

宇文后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及立為后志操明秀廢帝甚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 北史西魏

人主無后

世宗先以燕王為濟南尹廢主亮召王妃烏林荅氏至燕將逼淫之妃至良鄉自殺及即位感念不已終身不復立后 金史

不善全夫人

高帝晚得戚夫人愛幸之生子趙王如意夫人日夜啼泣欲立如意帝感之幾代太子者數賴張良邀四皓至乃得中止及帝崩呂后遂害夫人名曰人彘惠帝大哭而已 前漢書

善全夫人

烈祖得种夫人愛重之生子景遏夫人衆間言景遏才過嫡子齊王帝叱下殿去暨拜出於別宮數月度爲尼景遏終帝世不加封爵又帝崩宋后欲害夫人元宗 郎齊王 力解之乃已 南唐書

嫁盲遺願

曹操聞丁儀才美欲以愛女妻之問世子丕丕曰女人觀貌而儀目眇恐愛女未必悅尋辟儀爲掾又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儀好士卽使兩目盲尚當與女何况但眇是兒誤我 三國志魏

娶盲如志

李叔徹妻崔氏有兄女明惠有才眇一目內外親戚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被之崔氏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 北史魏

生齒爲后

成帝杜后少有色然長猶無齒及帝納采日一夜齒盡生遂立爲皇后 晉書

無齒封主

魏高陽王元斌庶妹玉儀初不見齒爲孫騰妓放大將軍高澄遇諸途悅之遂被殊寵奏封琅琊宮主 北史齊

違父命守節

陰瑜卒其婦父荀爽欲嫁其妻采詐歸抱載郭奕家采僞歡悅建四燈盛裝飾請奕相見言辭不輟奕敬憚不敢逼至曙勅左右辦浴送掩扉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成而自縊 後漢書 世宗慕容德女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段豐豐以讒誅命改適壽光公餘熾主不敢違命剋日成禮主姿容婉麗眼飾光華熾見之甚喜經宿僞辭疾熾不敢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埋我段氏側遂自縊死 十六國春秋南燕

從父命改節

諸葛恢有女適庾亮子彬又彬遇害女誓不重出恢既許江虨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江從于是家人一時去留 女覺已不得復出及虨暮至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時虨恒宿對床上觀女意漸帖乃詐厭良久不醒聲氣轉急女呼婢云喚江郎覺虨于是躍來就之曰我厭何與卿事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世說

不哭已妻

荀粲聘曹氏爲妻有美色專房歡宴後病卒粲不哭而神傷歲餘亦卒 三國志魏

哭人女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卒阮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晉書

哭人妻

世宗慕容德以無罪殺其女夫段豐命改適餘熾慕容氏姿色甚美熾見之甚喜已寢閒自縊熾聞就聲亦慟絕良久 十六國春秋南燕

諸史異彙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昆弟類

樹枯復聚

田真兄弟三人議分財堂前有一紫荊樹亦欲破爲三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大驚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復合 小史

樹合復聚

吳晉溫榮兄弟異居將生(?)二溫景宗枯樹五枝爲一忽更榆樹兩本自合兩家感其異復義聚 宋史

昆弟

代兄報仇

安陽王叢晉兄喪爲叔湘東王繹所殺又殺晉嫡兄歡三子後晉借兵於魏執繹殺之 南史

不代兄報仇

杜如晦弟楚客與叔父淹皆沒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於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殺兄今兄又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 新唐書

厚弟薄子

孝明帝按地圖將封皇子幾半諸弟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 後漢書

厚子薄弟

太宗時高祖諸王表給薄於帝子 新唐書

損弟退敵

韋孝寬守玉壁高歡攻之不下時孝寬弟先在山東被執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士卒感勵人人懷致死之心 北史 西夏(?)古論長壽兄世顯在夏攻定西執世顯至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顧督戰夏兵退 金史

因弟降敵

朱全忠遣將師厚圍青州敗節度使王師範兵二臨朐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請降全忠歸其弟 新唐書

三傳亂

吳王壽夢以末弟季札賢欲兄弟傳國以漸至札諸樊卒立弟餘祭祭卒立弟餘昧卒札不受國而逃乃立餘昧餘昧子僚諸樊子光自言我嫡子當立遂刺殺僚 史記吳

三傳不亂

厲公以桓公弟殺兄子太子免自立免有三弟躍林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卒林立是爲莊公卒杵臼立是爲宣公卒子款立相傳不絕 史記陳

德公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

繆公德公卒宣公立又卒子九人莫立立弟成公又卒子七人莫立立弟繆公繆公卒子罃立相傳不絶史記秦

昭陽子　清映碧甫輯

朋友類

進圖異忠

鄭俠攻罷王安石復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類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英州 宋史

進圖掌社

鄧洵武爲起居郎請徽宗用蔡京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朋友

昔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宰行七重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曰元豐助紹述者惟蔡京一人右曰元祐黨朝百執事咸在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 宋史

推友妻

莊公逃於崔杼妻棠姜遂爲所弑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 左傳

負友妻

赤眉之亂趙熹與所友善韓仲伯避難出武關仲伯以妻美慮已受其害欲棄於路熹責怒不聽乃取泥塗仲伯妻面載以鹿車自推之遂免 後漢書

入園相賞

王子猷嘗行吳過見一士大夫家有好竹主人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相待子猷肩輿徑造竹下諷詠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遂通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子猷更以此賞之乃留坐盡歡去 晉書 郡南一家頗有竹石袁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歡然俄車騎羽儀至門方知是袁尹 南史 宋

入園見逐

王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旁若無人辟彊數以無禮曰是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 晉書

不受拜有見

司徒侯霸欲與王丹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後漢書

不受拜非是

柳公綽與張尚書正甫甚契公綽子仲郢嘗遇正甫於途去蓋下馬而拜止之不獲他日正甫言於公綽曰賢子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

色不應文之正甫去公緯謂客曰正甫與公緯往還欲使見於衛中
騎馬衛公緯此人亦不足與語正甫聞而謝遣 唐小史

截人刺

郭泰名高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後漢書註

藏之刺

禰衡恃傲慢物游于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適刺字漫滅 後漢書

故人生

大帝孫權破黃祖先作兩函欲盛祖及其心腹蘇飛頭飛甘寧故人
也權置酒寧下席叩頭涕血交流道飛舊恩請貸其死權曰飛走去
何寧曰若走寧頭當代入函乃赦之 三國志吳

故人死

李勣從太宗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
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矣當令
此肉同歸於土 新唐書

昭陽李清映碧甫輯

德行類

全侄與兒

鄧攸陷于石勒已偕妻子逃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攸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止應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乃棄之其子早棄暮及逮繫樹而去後終無子時人為語曰天道無知使伯道攸字無兒 晉書

救侄存子

山陰縣秦水漂居宅王允規惟一小船舍棄引其母妹並孫侄入船悉行允規自執纖桿而去語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椰及水退獲全 陳書

還物坦受

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見歸何為謝之 前漢書 卓茂辟丞相史嘗出有人認其馬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曹節鄰人亡豕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還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笑而受之 劉虞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 俱後漢書 顧勵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勵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勵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南史宋 沈周為人長者鄰有失物誤指周家物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既得物返周家物周曰非公物耶咲而納之 明名山藏

還物婉辭

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不受 王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即牽與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與之 俱晉書 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郎還終不取 梁書

陰德昌後

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公謂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為丞相 前漢書 虞詡祖父經為郡獄吏格存寬恕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後為尚書令 後漢書 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因使與反漢拒虜多避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後旦果為相 楊行密得江西衡將彭玕屬劉景洪以兵欲盡衆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嘗告人曰我不從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北山曰後隆山後孫沆仕宋累同平章事 王欽若祖郁為滁州判官將死告家人曰吾歷官

逾五十年推於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後欲若果
拜相（俱宋史） 李德輝父且卒指德輝謂家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奇
刻天或報之是子其大吾門乎後累官安西行省左丞（元史）

陰禍及後

曲逆侯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吾多
陰禍也後傳爵至曾孫絕卒不得續（前漢書） 廣謂臨終謂其子恭曰
吾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
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後漢書） 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
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為幸必無陰德及後汝曹勉為善事自庇
及平諸子果無達者（宋史）

私書

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令狐峘判吏部南曹事峘德晏
之舉每分闕必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及建中初峘
為吏侍炎為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
生炎嘗出杜氏門以封託峘峘乞炎手署炎不意峘賣己遂署與峘
即取所署上奏謂宰相逼臣以私德宗出疏示炎炎具道其事貶峘
衢州司馬（新唐書）

焚私書

錢徽知貢舉宰相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私書託其所善榜出
皆與名二人大怨文昌面奏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藝薄不
當選中穆宗因詔出題命重試朗等十人皆落貶徽江州刺史或勸
徽以私書進呈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並焚
之（新唐書）

禁胡服胡語

孝文帝詔禁士民胡服又詔不得為北俗之語于朝廷違者免所居
官凡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多重複皆改之（北史魏）

禁漢服漢語

世宗命衛士不閑女直語者並勒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詔女直
人不得更姓效漢人服飾違者加罪（金史）

殺八百禍身

李廣嘗擊匈奴不得侯以問望氣王朔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乎
廣曰吾為隴西守誘降羌八百餘人同時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
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侯也後自剄（史記漢）

全八百福子

許進復哈密城虜遺種八百人登臺請命將校欲以為首功覬封侯
進曰此屬以窮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得不死後進官
吏部尚書卒一子誥尚書戶部一子論尚書兵部一子讃大學士（明書）

止坑

烈祖慕容雋克幽州欲盡坑其降卒子審諫曰方今平中原宜綏撫

以德阬戮之刑不可為王師先鋒從之 十六國春秋前燕 柳元景薛安都等大敗魏兵生降二千餘人諸將欲盡阬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 南史宋 湖南盜嘯聚四望山劉國傑破之衆悉降將校請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耶乃爲三屯還其衆守之使雜耕北中後皆爲良民 俱元史

勸阬

道武帝大敗燕兵於參合陂降者四五萬人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徠中州中部大人王建曰燕傾國而來我幸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而縱之可乎乃阬之 北史魏

龜報人

毛寶在武昌軍人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 孔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放溪中龜中流左顧數四及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俱晉書

人負龜

鄱陽人黃轄入山迷不知道飢甚忽見一大龜便呪之曰汝是靈物今騎汝背吿汝首所向即路矣龜即右轉轄從之行去十餘里少得深溪見數估客行舟語之云我於溪邊見大龜可往取之言訖而即生瘡又往龜亦不見還家數日病瘡死 後搜神記晉

諸史異彙卷七

貽陽李　清映碧甫輯

言語類

諫讀申韓

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侍講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帝納之 晉書

勸讀申韓

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進太子 三國志蜀

諫臣焚草

孔光每有言輒削草藁謂彰主過以干忠直人臣大罪也 前漢書 袁言語

張侯奐宏所上便宜手自書寫焚其草本　皇甫嵩表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 俱後漢書　陳群數家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知 三國志魏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 晉書　李孝伯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表切諫至於再三削藁草家人不見 北史魏　高熲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皆削藁 北史隋　高儉戴胄每有奏議未嘗不焚藁　馬周疾甚取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　陸象先臨終取奏藁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有興者　高士廉每有奏議未嘗不焚藁　高郢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奏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俱新唐書　孫洙為御史凡有建明輒削其藁　豐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室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　周起凡奏事及答禁中語輒焚草　章穎以光宗不朝壽皇屢上書請過重華宮問安悉焚其藁　田錫以盡規為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耶悉焚之 俱宋史　蒲察鄭留臨終取奏藁盡焚之 金史　許衡見世祖多所奏陳退皆削其草 元史　宋濂深密有奏輒焚藁 明史藁

諫臣不焚草

韓琦嘗為諫官所存諫藁七十餘章聚為三卷自序云若欲斂而焚之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　司馬光出知遼州嘗三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鎮為諫官光以稿付之貽書曰古人有奏疏焚藁者謂言已施行不可掠君美為己功若所奏不通又自焚藁與不言何異 俱宋小史

御前刺奄

中官汪直仗王越陳鉞為腹心用兵不息　憲宗嘗曲宴伶人阿丑戲為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趨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又問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復一步　上笑而弗罪 明名臣志鈔

御前嬉奄

內官魏忠賢竊權屠戮忠良　熹宗嘗演戲有鐘鼓司僉書王瑞子塗抹而前稱東廠如何覆奸剔弊伺候朝殿外鎖逮鍾或稱好個魏公公或稱好個魏太監忠賢自以為美有德色上亦為開顏 明酌中

金人銘

孔子觀周后稷之廟廟當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 孔子家語

又金人銘

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左階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能長久胡爲塊然生緘其口 明堯山堂外紀

誤呼羯

樊坦入見高祖石勒衣冠弊壞勒問何貧坦率爾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耶坦大懼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 十六國春秋後趙

道呼虜

孝文帝一日戲謂薛聰曰世謂卿諸薛是蜀人定蜀人否聰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呼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呼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遂苦朕 北史魏

僞精神

溫嶠欲間王敦僞與其黨錢鳳交嘗曰錢世儀 鳳字 精神滿腹 晉書

眞精神

李獻甫博通書籍心計絕人時稱其精神滿腹 金史

辨揚雄不仕王莽

予考班固所作揚雄傳稱雄仕漢成哀平間未嘗言仕王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至莽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攷雄至京見漢成帝已四十餘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合四十餘計之已近百年謂年七十一歲者誤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卒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前謂延於莽世者誤其爲不仕莽無疑 明胡正甫集漢

辨揚雄仕王莽

予按班固揚雄傳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者詔雄待詔承明之庭三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明年又從上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今讀贊云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大司馬王音召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又按成帝紀永始四年春上幸甘泉元延元年冬行幸長楊宮然則雄所奏長楊甘泉二賦當在此二年內與傳贊所云明年歲餘之數相合成帝在位凡七改元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二年而王音之卒在永始二年則雄至京與音薦雄當在其年或永始元年必不在鴻嘉以前也自永始四年至成帝崩方七年歷哀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合之共六年又平帝元始五年孺子嬰居攝三年其冬爲初始元年尋爲王莽始建國元年至六年改元天鳳盖自雄獻賦至畢命方三十年並其先二年至

京四十之餘恰符七十有餘之數而胡正甫乃謂雄死時已近百年、蓋計始自成帝即位之年而非計始自雄獻賦之年也其爲仕莽無疑 明余懋學讀史隨筆漢

好名

薛季宣每言近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立　范純仁貶賓州怡然執或謂近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史彌遠甥陳塤上疏乞除君側之惡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塤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　魏揆之學人文苟有寸長必推挽成就之或譏其近名愛然曰使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 以上宋史

戒名

劉大夏嘗與吳廷舉書云居官不特戒近利且當戒近名近名則凡事皆有爲而爲事上治下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　王鴻儒嘗曰惟誠與直可以濟大事趨名亦趨利於社稷生民何益 以上明書

諸史異纂卷八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政事類

獨立使君

裴俠爲河北郡守有美政與諸牧守俱謁宇文泰泰命俠别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無敢言號獨立使君 北史西魏

諸脚刺史

薛大鼎爲滄州刺史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鐺脚刺史 新唐書

政事

不捕蝗害息

宜豐侯蕭脩爲梁秦刺史遇秋蝗脩躬至田所自責功曹史王廉勸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食盡莫知何鳥 南史梁

趙德輿判沂州飛蝗入境吏民請捕瘞火焚之德輿曰上天降災守臣之罪也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既而蝗自殪 宋史

捕蝗害息

姚崇爲相時山東大蝗崇奏請捕之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災當以德既而害愈甚崇言於玄宗曰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猶愈於養以遺患乎帝從之蝗害訖息 唐書

囚返

王志爲東陽太守冬至日悉遣重囚還家過節日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弗憂明旦果至云以母疾故衍期 南史晉

囚走

張棲賜無錫嘉興縣虎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文帝大笑 南史陳

不願作縣

汲黯遷滎陽令恥之以病歸田里 前漢書

願作縣

袁甫詣中領軍何勗求爲劇縣勗詰以不爲臺閣職惟欲宰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故廷尉之才不爲三公最美之除松滋令 晉書

裴行立遷衞尉少卿口稱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 新唐書

江夢孫爲秘書郎自陳平生讀書當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補天長令 馬令南唐書

官宜擢才

董仲舒對武帝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 前漢書

官宜積學

蘇軾上神宗書曰名器爵祿人所奔趨以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 宋史

官宜度時

丁度爲學士累年以西夏爭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度曰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帝善之 宋小史

不肖子毀祠

狄仁傑爲魏州刺史百姓德之爲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民苦之因毀祠 唐書

賢孫復祠

五代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至七世孫奎知河南府民見其崇觀嘆曰眞齊王孫也因復興全義祠 宋小史

少縣令

魏企年十二鄉人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宣武帝特詔依請百姓安之 北史魏

老刺史

公孫景茂年七十七爲息州刺史文帝幸洛陽謁見問其年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遇陛下帝大悅明年乞骸不許轉道州刺史後請致仕許之煬帝出使河北奏其神力不衰復拜淄州刺史前後歷職皆有德政以八十七卒於官 隋書

既杖不殺

眞宗朝有兵士作過命決脊杖二十兵士高聲乞劍不服杖遂奏取進止帝命決杖後別取進止處分尋決訖取旨帝曰此不過畏杖耳既決矣使送配所勿問 宋小史

已杖復殺

呂公弼治成都有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宋史

宰相問牛

丞相丙吉嘗出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以三公調和陰陽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用暑故喘乃駐車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 前漢書

牛罵宰相

武后時天大旱閉坊市南門禳之有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使我如此辛苦納言楊再思謂之曰汝牛亦弱不得獨嗔宰相 唐新語

兄弟賢吏

馮立爲西河太守居職公廉與兄野王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如二君 前漢書 夏侯夔刺史豫州有善政其兄亶先經此任並惠

以下原缺

宴讀

樊深性好學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致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不改
目書李密嘗乘黃牛讀漢書 北史隋

假讀

始興王陳叔陵好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
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 陳書

試予得書

韋殼于溫年十一以書判拔萃調補秘書省校書郎時輕戎仕田園
間溫登第榜無日判入高等在舉士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
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成殼嘉曰此無愧也 舊唐書

試子得怒

潘好禮為豫州刺史其子請歸鄉預明經舉好禮謂曰國法須平若
經業未精則不可妄求也乃自試其子尚未通好禮怒集州僚笞而
枷之立於州門以徇眾 舊唐書

借書天子

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晉書 柳世隆性好涉獵
啓高帝借秘閣書帝給二千卷 南史齊

借書人臣

任昉好墳籍家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
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 南史梁

受私薦

杜黃裳知貢舉微服訪名士尹樞問一時名昌樞悉告之其年樞
判狀頭餘皆第 唐小史

却私薦

盧革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為詩嗟異之秋貢士森戒主司勿
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就後二年遂首薦至登第
年才十六 宋史

私撰得官

班固以漢書未詳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或上書顯宗告固私改國史
詔下郡收固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詔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後漢書 王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
佐郎使續後事 宋書 王劭以母憂去官著北齊書時禁私撰史文帝
聞而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遂起為員外散騎侍郎 北史隋

私撰謫官

鄭虔天寶初為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稾者上
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惶焚之坐謫十年 新唐書

秘論衡

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
為談助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
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後漢書

以下原缺

謝太傅墓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著述之意。齊書攷實晉

四碑並建

安成王薨芳率立墓碑志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南史
梁

借書辦衣食

孫蔚有書七十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辦衣食 晉書陳逵
家有萬卷堂四方學士求觀者必為之館穀 明 多山藏

借書投束羊

悅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借書者先投束脩羊 唐小史

樂詩見擯

孟浩然能詩王維私邀入內署俄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耳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新唐書

樂詩見擢

楊徽之有詩名太宗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為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稱賞授置館閣 宋史

以下原缺

傳詩細

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于論衡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後漢書

不寫書

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越五嶺俗多環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馬援所為以薏苡興謗也恢乃止 後漢書
蕭倣為嶺南節度使以地多穀紙勅子孫繕寫缺落文史廉白曰此去京師水陸萬里當須僱筍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可為深戒倣曰吾不之思也 舊唐書

售書

沈立為益州判官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所藏立上其目 宋史

好獎後生

謝朓好獎人文章每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南史晉

不輕獎後生

楊維楨不輕獎人詩文嘗語人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少借若詩文則心欲借眼眼不從心未嘗敢欺當世之士 元列史

不好讀史

劉敞元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為貴功于浮辭之

文 部書

好讀史

程生專史學嘗與張昭語以爲専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煩而寡要若極談王霸治亂非史不可 宋史

不惜史

蔡邕素爲董卓所禮遇及卓誅不覺言之而嘆王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萬日磾亦言邕曠世逸才多識漢事請宥之允不從邕遂死於獄 後漢書

惜史

危素爲元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定燕都素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由是仕明元亡史存宋濂謂素力也 明賢識餘

萬言得官

天寶中濮州雖縣尉張涉自舉日試萬言詔中書省試涉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字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詔賜縑帛拜太常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唐語林

萬言失官

長沙王璘詞學富贍試之使辟璘請十書吏皆給筆札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河黃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援筆而就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爲回飈所卷泥滓沾漬璘曰勿取但將紙來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未亭午已七千餘言時路嵓當軸遣一介召之璘請俟見帝嵓怒奏廢萬言科璘伏罪歸故賒酒恒自稱日試萬言王某云 唐詩紀事

文臣慧福

歐陽玄有文名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著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策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 元史 胡濙自建文庚辰登第至天順初元方致政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以八十二致政三弟皆年七十餘蒼顏皓髮宴樂一堂至八十九乃卒 明玉堂叢語

武臣凝福

英國公張懋善爲儀無它藝能爲公者六十六年爲太師者二十五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修國史十主恩榮宴郊祀宗廟多代天子行禮修爲東第冠 明名臣志鈔

賦捷

枚皋爲賦疾受詔輒成 前漢書 禰衡作鸚鵡賦須刻立成 後漢書 禿髮歸年十二作高昌殿賦援筆立成辭義兼美 十六國春秋南涼

賦遲

司馬相如善為賦而遲故所作少 前漢書 張衡作二京賦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後漢書 左思賦三都十年乃成 晉書

二婦能文

王肅在齊聘謝氏為妻及奔魏尚陳留公主謝聞至北作五言詩贈肅主代肅答之俱有辭致 北史列女 大理土官段功先娶本國夫人高氏後元梁王因其有功復以女阿榼主妻之功久留雲南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已為梁王所殺主想憤作詩皆悽惋有致 元滇載記

二婦能武

高歡娶蠕蠕公主與別室爾朱氏俱善主引角弓射翔鴟應弦落尒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中歡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北史齊

囊螢讀書

車胤家貧無油夏月請書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晉書

徵螢遊山

煬帝徵螢數斛夜遊山而放之光遍岩谷 隋小史

人主重進士

宣宗好儒雅顧留心貢舉嘗于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道龍 唐小史

人主輕進士

衛紹王在位重吏員輕進士有言進士高廷玉可任大事者王曰廷玉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 金元好問集

忠逃有詩

徐敬業與駱賓王起兵討武后兵敗或言賓王亡命為僧往來靈隱寺宋之問至寺吟詩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之句餘不盡錄 唐駱賓王集

逆逃有詩

黃巢起兵叛唐既戰死或言其遁免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斜倚闌干看落暉 五代亂離記 唐

天子更文名

宣宗自稱鄉貢進士李道龍 唐小史

天子更武名

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 明書

文臣書雷

夏侯玄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時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 晉世説

武臣鬪雷

薛孤延嘗同高歡閱馬道逢雨大雷火燒浮圖歡令延視之延按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歡歎曰延乃能與霹靂鬪 北史東魏

與人註

鄭玄註春秋傳未成適與服虔遇宿舍玄初不識也偶虔為人說己註傳意多同玄因語虔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註與君遂為服註 世說[illegible]

不與人書

郗紹作晉中興書數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我寒士無聞望以為惠紹不與法盛伺紹他出竊其書厨中遂行何書 南史宋

不留書

謝僑素貧嘗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詎可以此充食 冊府元龜

質書

祖珽嘗以華林遍略數帙質錢樗蒲 北史晉

引不切己者

魏收修魏書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並非史才不堪編緝 北史晉

引勝己者

楊大年修冊府元龜卷成輒奏或有少誤真宗必以簽貼出大年訪問之乃知大年進本到輒降付摶洽陳彭年皆指其謬誤貼進大年乃薦彭年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 宋明道雜志

諸史異案卷九
貽陽李　清映碧甫輯

仁類

父子異心

契丹冦瀛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田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
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既殺降卒數百
人朝廷壯其決大用之然卒無子以兄子為後 宋史

君子施德

宋綬判三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後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請下
諸路選官考覈期半月以暨眞宗乞之赦是脫積繫三千二百人蠲
仁
積負數百萬 宋史

小人施德

王欽若判三司知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命吏勾校成數
上之眞宗乞其言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三千餘人 宋史

免人自免

竇孝諶妻龐氏有奴以妖祟怖之教為夜解因告以詛給事中薛
季昶鞫龐氏當死徐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逆當棄市后召詰
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
龐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 新唐書

免人不自免

梁州都督李行褒為部人告變詔韓大敏鞫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
后意欲去之興刑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而枉人死乎驗出之
武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大敏賜死於家 新唐書

不殺

太祖遣曹彬伐南唐戒以弗殺及金陵破彬與諸將相約誓不殺一
人 宋史 粘合重山取定城天長二邑不殺一人 南安李梓發作亂
費居貞營城下遣人諭之衆皆散梓發自焚不戮一人 俱元史

多殺

伯顏侵宋破常州屠其民惟七人伏于橋坎得免 宋鑑 元自太祖丙
寅即位至世祖己卯通計戮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有奇乃本兵並
屠戮郡邑城内之數其它誅戮者不與 語遺元

殺元氏後

魏自西遷後權移丞相宇文泰元氏戚屬並保全之内外仕使布於
列職己泰卒其子篡西魏為周周主毓詔元氏子女有坐事沒為官
口者悉免之又封其族人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 北史周

殲元氏後

魏自東遷後權移丞相高歡歡子洋篡東魏為齊前後屠諸元四十
一家死者七百二十一人惟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 北史齊

鐸中已著

代王什翼犍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臣執射者各持錐

刀欲屠割之王曰彼各為其主何罪釋之北史魏

契苾何力從太宗征高麗中賊稍創甚城拔得刺何力者高突勃騎帝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義士也捨之新唐書

斬中已首

杜伏威與隋將陳稜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箭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新唐書

因敵裁賦

高帝平陳友諒以武寧一縣係友諒生聚之地故不派浮糧南昌志明

因敵加賦

高帝平張士誠以蘇郡為士誠死守故加賦獨重蘇州志明

一字活千人

莊宗詔魏王繼岌殺蜀王衍一行人宮人張居翰請殺降不祥以詔傳殿柱揩之改行為家於是隨衍千餘人皆得免五代史唐

一字族一家

高祖以李崧第賜蘇逢吉併取其西京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請人告崧與家僮二十人謀反改二為五遂族其家五代史漢

諸史異纂卷十

聊陽李　清映碧甫輯

義類

令名不壽

范滂主簿欲捕將誅其母就與訣滂謝母劉不忍之恩弗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後漢書

因壽損名

司空褚淵仕宋不忠當於齊道成爲篡弑弟炤所非及道成篡宋淵拜司徒賓客滿座炤嘆曰吾冏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有今日拜使義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卒時年僅四十八 南史

攀檻

丞相安昌侯張禹阿畏王氏容身固祿槐里令朱雲上元帝書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張禹首以厲其餘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前漢書

攀人

應奉翰林文字趙秉文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章宗問之辭頗與易因詰平日交遊爲誰言嘗與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等私議于是庭筠皆下獄決罰而秉文反免人語之曰昔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 金史

寘不署表

齊人弑東昏侯以黃油裹其首送詣蕭衍于石頭王志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 南史齊 楊堅初爲相國百寮皆勸進寬職目以累世受周恩遂不肯署牋 北史隋 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獨給事中袁承家稱疾不肯署 新唐書

偽不署表

烈祖將篡吳周本李德誠等皆奉表勸進惟宋齊丘恨首謀不由己獨不署表 南唐書

同死

桓帝時白馬令李雲見中常侍單超等專權憂國將亡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等語帝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之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並下廷尉俱死獄中 後漢書

同生

宣帝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有若不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等語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獨元巖曰若運不免吾將與俱斃詣閤請見言運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

成其名不如勞而遣之還國獲免 北史周

斷指不得救

尹子奇圍張巡于睢陽時賀蘭進明屯臨淮巡遣其將南霽雲請救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食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坐為出涕卒不食去 唐書

截耳得救

張萬進向梁表言重鄰屢使去梁附晉梁遣劉鄩攻之萬進遣牙將劉處讓求救於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讓于軍門截耳而誓曰萬晉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晉若不顧其亡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為發兵 五代史雜傳

思反故陵

太祖開寶中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代德武宣懿熙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宋史

骨反故陵

世祖聽妖僧楊璉真珈之言盡發宋徽高孝光寧理度七陵之在會稽者取其寶物以理宗頭為飲器 元史

公論裂麻

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新唐書

錢惟演圖入相對詠以為不可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亟去 宋史

私怨裂麻

昭宗將相李谿崔昭緯素疾之諷劉崇魯掠其麻而哭言谿懷奸中人楊復恭昵歟其弟為時溥所殺不可相望日下遷太子少傅 新唐書

不約亦死

程嬰既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史記趙

負約不死

宋師圍金陵南唐學士張泊攜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泊及下見主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 宋史

燕王兵將入京師胡廣解縉等與周是脩約同死國已縉遣人伺廣聞家人飼豬否縉笑曰一豬尚不能捨肯捨身耶已兵入獨是

修曾縊死後繙爲是修作墓誌語其子曰吾與寧公同死誰爲此誌
者 明史

寘不立子

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爲太子次仲姬次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
屬之戎姬戎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諸侯矣
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爲太
子 史記齊

隱不立子

獻公先立太子申生已所愛驪姬生子奚齊公私謂姬曰吾欲廢太
子以奚齊代之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
奈何以賤妾故廢嫡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姬佯譽太子而陰令
人譖惡太子欲立其子 史記晉

太后恥降

蜀主孟昶降宋其母李太后隨至京師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
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今汝死我何用生遂不食死 五代史百

太后勸降

明將廖永忠兵抵夔重慶右丞劉仁勸其主明昇奉成都母太后彭
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僅延命旦夕耳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
鋒鏑昇遂面縛啣璧與太后同詣軍門降 明書夏

不通婢制復

戎良年十八欲美爲郡門下幹太守諸葛耀使寫書從者誣良與婢
通良割腹引出肝腸示以赤心 謝承後漢書

通妾劉陰

張純膂力過人張平愛之養爲子淫於平妾平知而責之純愁乃割
陰自誓 十六國春秋前秦

抗節隕身

膠西濟南菑川三王皆與吳王濞反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急于漢
景帝命還報諭王堅守適遇三國兵劫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令齊
速下我路中大夫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
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
漢書 馬超反于涼州圍冀城甚急州遣別駕趙溫密出告急爲超
所執超解其縛命語城中東方無救不肯戮溫僞許之乃載詣城下
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矣超怒殺之 三國志魏 秦王苻堅
將彭超攻彭城謝玄遣將何謙等救之至泗口小將田泓請往通信
乃潛行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
中曰南軍垂至勉之遂遇害 王敦之難譙王司馬承使湘州從事
周崎求救於外爲敦黨魏乂偵人所執逼語城中云大將軍已破劉
隗戴淵甘卓住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
敗于湖甘安南已魁武昌郎日分遣大衆來赴賊今散矣遂被殺 俱
晉書 梁將與文熾寇益州刺史傅和嬰城固守遣州人晉龍超夜出

請援爲文職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宜降龍趍乃告判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峯文職大怒火炙殺之至死不撓　安康人黃衆寶反連結黨與圍鄜與華陽二郡太守柳檜千郡城城陷爲賊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至城下欲令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粮食已罄行卽退散勉之衆寶大怒臨檜以兵檜守節不變遂害之 周北史魏 王忠植知代州爲叛將趙惟清所執見金師撒離喝不屈使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忠義人爲金軍使來招降願將士堅守此城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遂見殺　張吉爲淮安鎭守夏人寇東谷掠得之脅得之使呼城中曰淮安諸砦已破宜速降吉反其辭曰努力諸砦無虞賊粮盡且去矣賊怒害之　元兵入成都陳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耳無降也遂見殺　趙淮戍銀樹埧兵敗被執至瓜州元帥阿术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阿术怒殺之 俱宋史 夏兵數萬入鞏州彰德節度使夾谷守中兵少不能支城陷守中不屈夏人且誘且脅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守中佯許至城下卽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兵交刃殺之

契丹窩斡反攻臨潢臨潢尹移室懣出戰爲中流矢仆爲賊所執至城下脅使招城中移室懣厲聲曰人生會一死汝輩愼勿降賊無能爲賊怒殺之 俱金史 陳友諒圍南昌日久守將朱文正等遣千户張子明往建康告急及旋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許以富貴令誘城降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大呼曰我已見主上命諸公堅守大軍至矣友諒怒攢槊刺殺之　王保保襲蘭州指揮于光帥兵來戰援敗被執張至蘭城下呼守將張溫出降及至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將軍今至矣遂遇害 俱明書

抗節全身

楚莊王圍宋晉使解揚如宋許以赴救鄭人囚而獻諸楚王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告之遂致其君命王責以失言將殺之對曰臣受命以出有死無二其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受命臣之祿也乃捨之 左傳晉 邵陵王蕭綸爲侯景所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使云已擒邵陵王俊僞許之乃向城語曰王小失利因粮盡還京口非敗也賊以刀背毆其脣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　魏師圍梁元帝於荊州王琳來赴難命裴政從間道入報爲魏師所獲岳陽王蕭詧時附魏鏁送城下使言琳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言詧怒命趣行戮以蔡大業諫止 俱南史梁 劉世讓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擧戰不勝沒於賊擧令至城下說降世讓佯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于此矣善自固擧重其節不加害 新唐書

抗節全城

楊厚攻北海縣石門府椽正杜松贊說賊親執使諭城中云郡兵已
破宜早降松贊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官軍大衆賊旦暮禽翦賊
以刀築其口引去松贊罵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頸城
中望之流涕氣益倍卒完 北史隋

元兵攻淄州總領提控王庭玉救之褰淄州士伍張順往覘兵勢夜至城下爲元所得使宣言行省軍
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佯許諾既乃呼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
軍且至堅守無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教
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 金史

代兄子

許荊兄子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兵至荊家欲殺之會荊從府休歸
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兄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相能教兄既
早沒一子爲嗣安忍坐視其絕滅今願殺身代之褰家猶更生也怨
家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遂委去 謝承後漢書

論兄子

瀛州防禦使馬仁瑀兄子嘗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
有宿憾願以過失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恃勢非
過失也豈敢以私親亂國法遂論如律 宋史

兩不負相報

蘇峻反桓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攻之急左右勸縱退軍縱
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吾不負桓侯猶桓侯不負國也 晉書

兩負相酬

石演芬爲李懷光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兵爲逆演芬遣人間於德宗
請罷其都統事渾懷光責之曰天子以公爲股肱公以我爲腹心公
負天子我何不負公 新唐書

全忠

曹操械袁譚譚所部諸城皆服惟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王脩取
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義而赦之 後漢書

南唐獨池陽吳主簿不降殺使者爲故主守後爲游兵執送彬責之
答曰固當如是乃義而赦之 容齋隨筆南唐

戮忠

傳友德率兵臧夏至崇慶州知州尹義清猶拒戰友德熟敗其兵執
善清斬之 明實錄

直言見疑

孫寶爲大司農見孔光等稱誦王莽功德獨曰普周公名公猶不相
悅今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實者司直陳崇遣秦意劾罷之 前漢書

直言見謝

王述爲王導中兵屬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
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晉書

子違父

以下原缺

李陵爲匈奴所敗自言無面目歸遂降于匈奴後捕得生口諜言陵教匈奴爲兵武帝遂族陵家母弟妻子皆死陵以此終身不歸 前漢書

背降將家

黃權先督江北軍防魏後道隔不得還遂降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孝昭烈帝曰權不負孤待之如初後擢子崇率死難 三國志蜀

信道毀佛

太武崇信道流寇謙之佛像經典皆擊破燒毀沙門無少長皆阬之 北史魏 武帝毀滅佛法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爲第宅沙門三百萬皆爲編戶融像焚經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然猶崇道術自纂道書號無上秘要 周道論衡北周 武宗崇信道流趙歸真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已較上都東都各留二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留僧有差餘僧及寺皆罷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計還俗僧尼二十萬七千餘人拆寺並蘭若共四萬七千有奇 唐書 又見佛藏 徽宗崇信道流林靈素詔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其德士許入道依道士法 宋史 世宗崇信道流陶仲文出禁中所藏佛骨契千通衢 明史

信佛毀道

文宣帝命道士陸脩静與僧法上角術法上命最下生晷顧應之脩静不勝其徒願皈依佛教者敕令染剃付法上度之不從者斬首非一于是齊境一心奉佛法國無兩教云 北史齊又見佛道論衡

寧我負人

曹操過成皋故人李伯奢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操聞其食器聲疑爲謀己遂夜殺八人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三國志魏

寧人負我

呂光爲西秦所敗精忌信讒三河太守沮渠麴粥恐爲所害勸其兄尚書羅仇殺光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十六國春秋後涼

儉食

曹虎性儉晝家使皆食醬菜 南齊書

貪食

武成帝性奢汰後宮無數衰月盡食進牙 三國典略北齊

羨無兄弟

文帝未登極時同生二弟並殞皆恃婦家勢與帝相嗔 文帝每語人曰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 北史隋

傷無兄弟

世宗侍從兄弟宗文情若同生後以文節度武定軍謂之曰朕無兄弟見鄰姓外郡惻然傷懷 金史

諸史異纂卷十一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禮類

聽娶嫂

世宗大定九年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婚者聽 金史

不聽娶嫂

高祖石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娶嫂 十六國春秋前趙 世祖至元十二年前南京路總管田大成以弟婦趙氏爲妻爲御史臺所劾杖杖八十三年不齒時大成已死惟市杖趙氏八十 元史

辭登御坐

元帝即位命王導登御床共坐導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晉書

命登御坐

賀若弼有平陳功文帝命登御坐 北史隋 高祖遣李密同賈閏甫往山東收其餘衆命二人升御榻賜食傳飲 高祖寵信裴寂視朝必引與同坐 俱唐書

母織推賢

大夫公甫文伯退朝見其母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母猶織人其以我爲不能事母乎敬姜曰不然穆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命婦成祭服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今我寡汝又在下位君有怠惰其何以辟辟 古列女傳 晉劉玄佐節度四鎭其母猶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 新唐書

妻織見出

公儀休相魯見妻織帛乃焚機而出其妻曰吾已食祿又侵紅女利乎 史記

違詔投故吏

賈耽節度山南道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德宗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收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以澤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是何言朝廷有命即爲帥矣與獻甫俱行軍中遂安 新唐書

違詔救故吏

哥舒翰節度安西遣判兵馬使張擢奏事值楊國忠專權賂貲擢逗留賄結適翰入朝擢懼求國忠援用乃除擢御史大夫兼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捽下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玄宗更賜翰以擢尸令決一百 新唐書并小史

謁門生

宰相馬胤孫乃裴皞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爲榮 五代史晉

不認門生

延祐新設進士科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詣謁俱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效朝廷奚謝為 宋小史 崔翰舉南宮第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世之無恥者 明書

毀先代神主

大道帝天寶二年取魏神主先寄七帝寺者皆焚之 通鑑卒

祭先代神主

真宗景德三年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 宋史

寅亞六年誤

馮太后崩齊遣其來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命成淹詰之齊使不從淹引其衆玄冠不以弔為言齊使曰昔我高皇帝之喪魏使李彪來弔不聞素服淹曰齊不行三年喪踰月即吉故彪亦不以喪服行事我皇行行款禮何得以此方彼齊使無以答乃送衣帢給之然後入弔 北史報

華正冤誤

金人來弔高宗之喪命京鏜充報謝使至燕請免宴金人不許鏜不得已又固請撤樂亦不許迫使就席鏜不動曰吾頭可斷樂不可聞乃帥其屬出館門金世宗聞之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宴 宋史

妃父異禮

趙郡王高叡先娶鄭述祖女為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又娶鄭道蔭女為妃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嘗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學之 北史齊

諸史異彙卷十二

路陽李　清映碧甫輯

智類

趙母知覆

秦與趙相拒長平趙欲以趙奢子括爲將其母上書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母曰始妾事其父爲將身所奉飯飲進者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盡予軍吏士大夫受命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面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弗遣王不從括果大敗史記

智

柴母知材

柴克宏部典宿衛日與賓客飲博未嘗言兵及吳越兵攻常州其母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樞密李徵古抑之母又表克宏材若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帝乃拜克宏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大破吳越兵陸游南唐書

送妾保身

平鑒爲懷州刺史寵臣和士開求鑒愛妾阿劉鑒卽送之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爲身計不得不然北史齊

奪妾喪身

石崇有妓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其婢妾十數人示之使曰本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晉書

蕭惠開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與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翰子斬之納其妓南史宋

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婚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唐書

奪妾失官

廣州刺史何恢妓張耀華美而有寵將發與倖臣阮佃夫飲設樂佃夫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曰惜指失掌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南史宋

一節觀敗

樊伷叛吳吳主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伷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果斬平之三國志吳

一節觀成

謝安舉從子玄鎮禦北方郗超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溫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晉書

用沙門言勝

世宗恭家德謀取青齊沙門卽公進曰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

虛危虛危齊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齊魯巡撫瑯琊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 晉書

違沙門言敗

秦世祖苻堅將伐晉沙門道安諫曰東南卑下氣癘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果大敗 十 姚萇將與秦將鄧羌戰沙門智通請萇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萇曰二雄不俱立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萇怒長驅而進戰于三原為所殺 十六國 慕容寶伐魏次參合坡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請乃遣弟麟以騎三萬為後殿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遊獵是夜魏師大至三軍盡潰 十六國春秋後燕

用道士言敗

石閔將與石祗戰王泰以為不可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勝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 十六國春秋趙

退兵有備

孫權楊聲欲向合肥魏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權尋退詔罷兵寵謂賊大衆而還非其本意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之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再到合肥不克而還 三國志魏

退兵無備

吳遣劉信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城險不下乃還徐溫復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彥曰全播守卒皆農夫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今播所守者空城耳大兵再往必克之信引兵還擊虔州全播奔雩都遣款之 五代史吳

禦敵以靜

秦王苻堅自將兵八十餘萬入寇謝安遣從子玄帥兵八千禦之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防西藩卒大破堅 晉書

禦敵以整

儂智高反以孫沔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徼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大賊備不至而純為鎮靜危亡之道也 宋史

違婦言獲譴

高祖在隋煬帝時多畜善馬竇后諫曰上性樂此盍圖以獻留此速罪無益也高祖不聽果生譴 唐書

從婦言得善

世宗父睿宗代宋得白玉帶睿宗殁世宗嗣爲王寶蓄之妃烏林荅氏謂曰此非王邸所宜有當獻之天子王從之熙宗及后皆大喜 金史

子能知父

皇甫無逸父誕爲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起兵并州無逸時在長安聞之即悶若喪禮人問其故泣對曰大人生平徇節義既屬亂必無苟免矣凶問果至 舊唐書

父不知子

小勃縣爲逆忠達將致討孫蓋子在行間及師無功蓋謂子必死輒延閣之恤錄其孫甚厚其子遣信至蓋所報平安蓋疑其不死以狀自劾表上遣官所賜而斬其持書來者 宋史

不避雨

呂光伐西域還至中路置軍山下將士已休鳩摩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 十六國春秋前涼

避雨

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植表景陽怒曰汝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吏乃服 戰國策楚

裴行儉將大軍討突厥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皆安堵不可動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 唐書

郭侃攻乞石迷部其王除推將紂荅兒遣侃追之至暮諸軍欲頓舍侃不聽行十餘里乃止夜暴雨先所欲舍處水深數尺 元史

關敵得計

吳楚反以周亞夫爲太尉東擊之因自請孰景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焉及吳兵攻梁梁急請救亞夫不往俟吳餓而去追擊大破之 前漢書

關敵非計

秦將章邯圍趙楚王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佐之往救趙羽請引兵渡河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羽不以爲然殺義渡河大破秦軍 前漢書

聞樂知興

裴知古善樂律武后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沈行沖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中宗復位 新唐書

聞樂知亂

王莽篡位時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後莽果爲漢兵所殺 前漢書

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末其言卒驗 隋書

讓皇帝憲審音會涼州獻新曲玄宗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

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于音
聲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乃思憲審音 新唐書

智母免坐

秦與趙相持于長平命故將趙奢子括執之其母以為不可遣王不
許母曰有如不稱妾得無從坐乎王許之及括大敗亡四十五萬人
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史記趙

智父同刑

騶子張俶不良家吳主孫皓昏戚多所建白遣司直中郎將俶父會
稽山陰卒也上表曰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後俶奸
事發父子並車裂 三國志吳

得敵枕

齊伐楚楚將子發禦之兵三却有偷者請往先解齊將軍帳獻子發
使人歸之明日復往取枕獻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復往取簪獻子
發又使人歸之齊將大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即
旋師 蜀志註

得巴枕

契丹主述律使其壻于南唐周將剎罕儒欲遣客刺之乃下令能得
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
能得江南皆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絕 南唐書

知不能害

高帝有異相范增嘗語項王曰沛公志不小吾望其氣皆為龍虎成
五采此天子氣也然項王不能害 前漢書 司馬懿有狼顧相魏武嘗
語魏文曰司馬懿非人臣必與汝家事然不能害 晉書 武帝有異相
桓玄妻劉氏嘗語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然
玄不能害 南史宋 文帝有異相齊王憲嘗言於周武曰堅之相貌臣
每見之不覺自失王軌亦曰堅有反相然武帝不能害 北史隋

不知不能害

太祖有異相周武見諸將方面大耳者必殺之太祖終日侍側亦不
能害 宋史

造臺欲平

凌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無錙銖相負臺
雖高峻恒隨風搖動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用大材持之樓即頹壞
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世說

造塔欲傾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時造是
塔者都料匠預浩也或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而多西北風吹之
不百年當正矣後如。宋史

和尚避怒

石勒嘗因忿欲害佛圖澄澄乃潛避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還報勒
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也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

且遣勤勤曰昨夜何行潛曰公有惡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勤大笑 十六國春秋後趙

和尚迎怒

僧稠聚徒林慮山從者數千人文宣帝領驍勇數萬騎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稠是日領僧扶谷口迎候文宣問曰師何遽來此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血污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謝 續高僧傳北齊

知賢不死

丙吉于宣帝有舊恩又強封為博陽侯遇疾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報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死疾也後病果瘉 前漢書

知奸不死

春秋時有傳吳太宰嚭死於魯者子貢以告孔子曰不死也久之有自吳來者云嚭果不死子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 戰國策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獨晁冲之謂陸宰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君安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天道哉已果然 宋小史

妻識佳士

山濤與嵇康阮籍甚厚妻韓氏問濤濤曰我可與為友者惟此二生耳他日二人來勸濤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視達旦忘反語濤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濤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晉書

妻識不佳士

康紋貧而好士妻王氏治具芬潔又时從屏間聽客言得其人一日有某客去王問為誰謂其人與人易合將去人必速宜慎之已果非佳士 明書

用婦言城陷

呂布為曹操所圍陳宮請布出屯於外而自守城與布内外夾擊之布妻曰今將軍欲聽宮言委全城棄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從之遂為操所擒 三國志魏

用婦言城完

李克用為朱温兵所圍欲棄晉陽走北虜克用妻劉氏諫曰今萬一出城則禍變不測雖塞外可得至耶克用從之城卒完 五代史唐

宥罪成功

韓信先為連敖坐當斬仰視適見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嬰奇而釋之卒立大功 前漢書 李牽生朱瑾黨當斬厲聲曰四郊多壘乃斬壯士耶馬仁裕壯而釋之後累建功 馬令南唐書

宥罪成叛

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兵敗張守珪奏請斬之祿山呼曰大　不欲滅奚契丹耶何為殺祿山守珪惜其勇乃活之卒叛 唐書

先死

燕遣慕容恪伐魏魏王冉閔將與戰閔大將軍董閔等以彼衆我寡請避其鋒俟其驕惰而擊之閔怒不從司徒劉茂特進郎闓知閔必不還先自殺已閔果爲恪擒 晉書

枉死

劉裕滅南燕聞盧循自海道內犯亟歸禦之孟昶策裕必不能抗循欲移安帝過江裕不從昶以爲必敗抗表仰藥死裕後大敗循 晉書

不芟麥自利

諸葛亮攻天水命司馬懿拒之或欲芟上邽之麥以奪亮食明帝不從勅使護麥懿與亮相持賴此麥爲軍糧 三國志魏

不芟麥利人

劉裕伐南燕公孫五樓請芟除禾苗使敵至無資南燕主慕容超不從裕因資其糧儲悉停江淮漕運 十六國春秋南燕

芟麥自利

高祖苻健時桓溫來伐特麥熟爲軍資健悉芟麥清野待之溫士卒乏食遂敗歸 十六國春秋前秦

不推笑者

譙周體貌素朴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三國志蜀

早絶笑者

盧杞貌藍色郭子儀有疾百官造者不屛侍姬惟杞至則悉屛之家人怪問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異日得權吾族無類矣 新唐書

以强易弱

陸抗與晉將楊肇對壘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未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僞死者相属 三國志吳

用弱攫强

狄青爲定州指揮使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見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使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 宋史

奸閹解笑

魚朝恩弄權嘗執易升坐百官咸在朝恩言鼎有覆餗象以譏宰相王縉元載縉怒而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後朝恩果爲載所圖見殺 唐書

智士辨默

林塘巡按雲南閱沐黔國有掾史張聽者盜柄受賄及事覺巡撫怒見辭色獨塘唯唯不言人曰怒恐難求識者曰無亦唯唯者難欺耳既而巡撫怒解塘執如故聽竟伏辜 皇明書

圍碁却敵

魏遣兵向侵後主遣費禕救漢中將行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禕與對戲了無倦色 三國志蜀 苻堅以百萬入寇衆朝震恐謝安命駕出山墅與張玄圍棊賭別墅至夜乃還 晉書 金人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時宗澤爲留守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 宋史

圍棊自碩

龐師古將與淮帥楊行密戰恃衆輕敵居常奕棊已軍敗見殺 資治通鑑唐

入營成功

李抱眞將與王武俊合兵同攻朱滔兩軍相望尚懷猜貳抱眞乃以數騎馳入武俊營言天子播越狀持武俊哭淚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抱眞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乃與相合兵而進大破滔

回紇料吐蕃入寇欲請郭子儀一見子儀將出左右固諫子儀曰今力不敵虜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五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而讓之皆下馬羅拜飲酒結盟遂合兵而進大破吐蕃 俱新唐書

入營遇害

察罕帖木兒招降山東賊田豐王士誠推心待之數獨入其帳及豐等謀爲變請察罕行觀營壘左右諫不聽又請以力士往亦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行至豐營士誠遂刺殺之 元史

諸史異彙卷十三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信類

赦降

蘇定方破曼都曼都降注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曼都出降願匄其死高宗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 唐書

誅降

裴行儉初納降阿史那伏念許以不死裴炎疾其功奏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高宗遂誅之 唐書

信

食盜

趙咨遷燉煌太守病免還盜嘗夜劫之咨恐母驚懼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須養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 後漢書

江夢孫以天長令解任歸有盜探其家夢孫巾帶迎候設飲食恐盜疑不食乃對之先飲七甌并啗數臠然後與盜食食畢罄堂所有畀之既行遣一僕簽帶從追與盜盜驚歎曰吾輩小人實輕負君子是夜還置所劫物於門外而去 南唐書

食于盜

張齊賢為布衣時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

以下原缺

貪泉自勵

廣州之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刺史吳隱之至前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彌勵 晉書

清泉愧人

銀州城北有清泉刺史竇熾嘗與僚吏宴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汾州唯當飲水耳及去職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北史 提 共二則

宰相辭食

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常袞奏停之 新唐書

宰相貪食

宋渡江初呂頤浩為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 宋小史 共二則

不進羨餘

裴耀卿為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為市糴錢 唐書

朱英總督兩廣府庫充實或請以羨餘進英曰王者藏富于民在郡縣固朝廷有也今進以干寵設一旦有變餽餉安出竟不上

工部主事何遵榷木荊南歲榷羨千金或勸令進之遵曰今獻之

以下原缺

爲尼不終

孝莊帝遇弑后爾朱氏爲尼高歡逼納之　孝靜帝以禪遇弑后高氏爲尼已嫁儀同楊愔 北史推　大宗崩才人武后爲尼後爲高宗所納立爲后 唐書

爲尼克終

陳後主卒后沈氏爲尼卒于唐 南史陳　恭帝禪於周遇弑后若干氏爲尼竟于佛寺 北史魏　孝閔帝爲宇文護廢弑黜后元氏爲尼卒于隋　周禪隋宣帝生母李太后爲尼卒於隋　宣帝崩后元氏陳氏尉遲氏皆爲尼已靜帝以禪弑生母朱太后亦爲尼后又尉遲后卒于隋元后陳后至唐貞觀初猶存 北史周

背初婚

楊璧先娶特進梁世女世祖苻堅欲以女順陽公主妻之世抗辭不從遂見殺璧卒尚主 十六國春秋前秦

卻後婚

司馬彌陀先娶毘陵公竇瑾女後選尚臨涇公主力辭坐與瑾呪詛皆伏誅 北史魏

眞薄葬刻石

周太祖臨崩命服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代以甓且命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命用紙衾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遼國志

諸史異彙

路陽孚　清映碧甫輯

憐才類

羅才

有人假韓琦書謁蔡襄襄雖疑偽見其人頗豪爽貸之三千仍送琦處其人謝罪琦不責更爲發書薦之曰太尉時琦子弟以謂已容已足書可勿發琦曰此士能爲我書又能動蔡君其才器不凡矣夏竟官之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原書押回檜見之即假以官資或問故曰有膽敢假吾書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處之不北走胡則南走趙也　俱宋小史

惜才

棄才

西夏用兵時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琦范仲淹恥于自媒乃刻其詩碑上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乃走西夏主李元昊奉爲謀主遂大貽邊患　宋稗史

用罵己者

陳琳爲袁紹作檄罵曹操及紹敗歸操操曰卿罪狀孤足矣何乃上及父祖琳謝罪操愛其才以爲司空軍謀祭酒　三國志魏　楊行密將田頵反觀察牙推沈文昌爲頵草檄罵行密已頵敗死行密愛其文以文昌爲節度牙推　五代史吳

殺罵己者

世宗慕容德攻晉齊郡太守辟閭渾渾參軍張瑛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德擒而讓之瑛對曰渾有臣猶韓信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畏戮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十六國春秋南燕

諸史異彙卷十四

略陽李　清映碧甫輯

善諉類

酷吏引過

張湯為人深刻然奏事即譴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臣用愚抵於此若上善之必曰臣非知為此乃正監掾史某為之 史記 漢

賢臣引過

金忠為人寬安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則引為己過 明書

善諉

諸史異彙卷十五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異聞類

忠臣致鳥

楊震以道諫自殺及改葬有大鳥高丈餘兩翼長三丈三尺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眾共摩抱終不動葬畢乃飛去 後漢書並續漢書

楊爵以建言繫錦衣衛獄先後共八年後放歸二年冬卒有大鳥集其居爵慨然曰楊伯起之鳥至矣北來戒乎未幾卒 明書

忠臣致蛇

傅縡以道諫為後主所誅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床當前受祭酹異聞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南史陳

遣神興禍

孔季恭為吳興太守前任頻喪或言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廳事竟無害 南史宋

吳興郡項羽廟名憤王有靈驗遂于郡聽事為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于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避居他室太守蕭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主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於廟又禁殺牛祀以脯代肉竟無害 南史梁

抗神致殃

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已不見因發背旬日卒 南史宋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列郡必祀以軛下牛李安民為太守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于廳上八關齋俄牛死安民尋卒世以神為崇 南史齊

冰合示危

光武帝恐王郎見追欲渡滹沱河無船俄頃冰合遂渡帝命其處曰危渡口蓋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 漢劉史

冰泮謝靈

石勒將與劉曜戰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既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助命曰靈昌津蓋以自謂也 十六國春秋後趙

再生付前

王道平與同里女唐氏相愛誓為夫婦道平從征九年不歸女之父母逼女適劉祥然心念道平不已悒悒死死經三年道平歸家詢其鄰人知女已死又詢其墓所在遂往哭之女魂自墓出言已當再生道平發塚開棺女果活遂與偕歸祥聞之訟於官乃錄狀奏秦王王斷歸道平年百三十歲 搜神記

宋國女子許嫁已受聘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父母再行之去尋病亡後婿還問女所在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詣官爭之秋

書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 晉書

再生付後

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德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其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敕付建為子世宗曰若是則姦偉小人競生詐偽止付孝善 金史

開棺

顏含兄畿疾就醫自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輒遶樹不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無葬也其父許其還家旐乃解及還父與母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父不聽含時尚少慨然曰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需託以夢閱十年竟不起 晉書

不開棺

衡陽王蕭暢卒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乃止 南史梁

沒如水晶

張栻研心理學及卒就歛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 宋養疴漫筆

生如水晶

薛瑄生時五臟瑩如水晶知務鄭紳七歲通語孟 明名山藏

鐘聲拜相

朱博為丞相拜于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鼓音 前漢書

釜鳴罷相

李沆罷相中書廚釜鳴數四 宋史

逆臣馬腹

爾朱兆將渡黃河不由舟楫憑流而涉是日水淺不沒馬腹遂攻陷洛陽 後魏伽藍記

興主馬腹

太祖伐遼將渡混同江無舟以濟乘赭白馬前導諸軍經涉水及馬腹又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 金史

光祥

太祖將伐遼諸軍穠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戈矛上人以為兵祥後果敗遼兵 金史

光不祥

天祚主親駕代金一夜軍中戈戟有光咸以為不祥後為金所敗 契丹國志

冰城人為

丁零氏揭道逐水草而居至十月乃收葦為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十八里西南二十餘里名凌城遂居於其中 十六國春秋

冰穴天造

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流賊過文安鄉人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多 明湧幢小品

歌雀兆亡

高歡立孝靜帝於洛陽遷都鄴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東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時言帝本清河王世子後爲歡子洋所篡歡諡神武故也 北史夫誌

歌燕兆興

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自高飛高飛上帝畿時太
宗封燕王 朝廷圖燕不遂王卒有天下道士言驗矣 明小史

異氣爲帝

高祖常隱芒碭山呂后往求必得之問其故言所居上常有雲氣後卽皇帝位 前漢書

異氣爲賊

鄱陽郡民鮮于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遂謀反後被擒戮 冊府元龜函求

諸史異彙卷十六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前定類

娶后不死

孝景王后先嫁金王孫生一女後其母奉之納太子宮太子立為后 前漢書

聘后輒死

孝宣許后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陽侯氏子婚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又孝宣王后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 孝元王后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為姬未入王薨其父禁怪之送就卜者相後皆為后 前漢書 孝宗張后當適人所適病逕為太子妃所當適者病已 明名山藏

天保異占

文宣帝即位年號天保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果十乎果以十年晏駕 北史齊 孝明帝即位年號天保以二十四年晏駕 北史後梁

取蜀將帥不利

漢代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 後漢書 魏代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族誅 三國志魏 劉裕遣朱齡石取蜀後為夏王赫連勃勃所殺 晉書 西魏遣尉遲迥取蜀後討楊堅見殺 北史周 莊宗代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不令終 五代史唐 宋代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坐罪貶黜 宋史 高皇帝遣廖永忠傅友德代明昇時人謂平蜀功傅一廖二後永忠與友德皆不良死 明書

取蜀將帥利

吳漢率兵代公孫述平之後以舞陽侯善終 後漢書 桓溫率兵取蜀擒其偽主李勢以歸後以大司馬善終 晉書 高崇文率兵討蜀擒劉闢斬之後節度邠寧加同平章事善終 新唐書 湯和以征西將軍代蜀蜀主明昇降後以信國公善終追封東甌王 明書

水化血有兆

龐勛作亂徐帥崔彥曾為所執彥曾家有別業在永福湖忽湖水如凝血三日復未幾其家凶問至 唐小史

水化血得勝

河間王李孝恭征輔公祏江行命左右取金盌酌江水至忽化為血合坐失色孝恭徐曰盌中之血公祏授首之徵果破之 新唐書

立皇太孫不利

惠帝以太子遹為賈后所殺立其子臨淮王臧為皇太孫後為趙王倫所害 晉書 武帝以太子長懋卒立其子昭業為皇太孫後嗣位一年為蕭鸞所弒 南史齊 高宗愛皇孫重潤立為皇太孫時太子猶在東宮也後為武后所害 唐書 宣宗莊獻太子守忠卒立其子鑒為皇太孫始二歲薨賜謚沖懷太孫 金史 高皇帝以太子標卒立其子允

岐爲皇太孫後嗣位四年燕兵至自焚 明書

立皇太孫刊

世宗以太子允恭卒立其嫡長子璟爲皇太孫後在位二十年 金史

夢婦人出應

虞鑄先病瘧夢白衣婦人頗有色歌菩薩蠻勸酒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王眞也他日當貴相見於園于坡又鑄被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如夢其受刑之地卽園于坡也婦人姓耿名王眞大死適前婦子與鑄同斬 馬令南唐書

夢婦人吉應

哀宗皇爲興王府長史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宗皇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後以大學士知經筵 世宗賜奴婢八人李婢請爲李先業宸濠敗妻孥沒入官故以賜則昔夢中人也 明朝事

娶夫人不死

元帝爲瑯琊王時鄭氏先適渤海田生一女而寡依于舅家或言其美帝納爲夫人後生簡文帝 晉書

聘妃輒死

鄧妃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復墮而死 憲宗聘爲妃後生子興王卽 世宗父 明名山藏

夢日爲天子

武帝微時嘗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後稱帝 南史陳

夢日爲場官

毛貞輔累爲邑宰應遷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問侍御史楊廷式對曰此夢王大非君所能當止得赤烏場官耳果如言 小史集

夢丸土凶

簡文帝夢丸土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死 南史梁

夢丸土吉

桓玄之篡劉毅宣夢丸土吞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殲玄 晉書

諸史異彙卷十七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天地類

大賢無字碑

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辭入呼無字碑蓋曰安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也 晉小史

大奸無字碑

牧之爲秦氏丘壠也檜塚前隧碑穹窿在焉有額無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 宋稗史

風止

天地

盧循因劉裕伐南燕乘虛入寇京邑裕廻討之將濟江風急衆懼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風止 南史宋

王僧辯伐侯景發鵲頭中流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無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 南史梁

風起

厓山之敗張世傑謀入廣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爲也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大呼曰我爲趙氏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更立趙後耳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覆世傑溺死 宋史

生不忘墓

沈彬嘗營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嘗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寄槨與棺就之廣狹中度 南唐書

死不忘墓

蘇韶爲中牟令卒忽白晝自外入乘黃馬踞單衣白縑履語其兄弟曰吾欲改葬乃爲書勅兒曰吾性愛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樂哉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心已久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可速改葬買數畝地足矣 晉小史

權臣疑塚

曹操卒爲疑塚七十二使人莫知其處 魏小史

孝子疑塚

張琇父審素爲嶲州都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坐誅琇與兄瑝挺刃殺汪復坐死士庶歛錢葬於北邙又恐汪家人發之作疑塚數所 舊唐書

華泉賞寓賜名

湖州長興縣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宋末屢加浚治泉不出世祖下兩浙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泉溢溉田千畝賜名瑞應泉 元史

惠泉賞華賜名

成祖出塞代虜王望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二里許忽有清泉水湧出上命取嘗之味頗甘人馬賴以給是賜名神應泉 明書

愛碑

唐淄州開元寺乃李邕撰并書碑初建本寺後人移至郡廨敗屋下趙明誠為是州通于使生用木為欄楯以護之 大觀初獲漢任伯嗣碑寘于泗水筆運司廨舍壁趙明誠聞其陰有字因托人鑿壁官破壁出之 宋金石錄

毀碑

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從圍建亭榭多壘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址唐顏眞卿所書顏勤禮碑幾毀而僅存然已磨去其銘文可惜也 何進滔德政碑唐柳公權所書也書法為世楷模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令建言磨公權舊碑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嘆息 宋金石錄

壞山弱國

高昌國有福山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盛強以有此山盡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其君長的斤曰既今為婚姻福山之石于汝國無用願畀我的斤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釃醋石碎輦而去國中鳥獸皆悲號後七日的斤卒災異屢見傳位又數亡乃遷交州 元史

壞山興國

元初起朔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我之利謀欲厭勝之乃求通好既而曰願得某山鎮壓我土衆皆鄙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北積累成山因闢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搆宮殿以為遊幸之所未幾金反自亡元世祖徙都之 輟耕錄元

五色雲有驗

韓琦弱冠舉進士第二人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琦果為相以功名顯 宋史 予高祖春芳以丙午公車邑令出餞見五色雲爛然明年丁未廷試果第一後入閣 明昭陽紀事

五色雲無徵

世宗立皇太子載壡為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後太子竟中夭 明嘉隆聞見錄

弱水

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強水

滄州九視山登求泉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有以瓦鐵為船舫者 小史

諸史異彙卷十八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諡贈類

華主帝號

太宗時四夷酋長來朝共上表推帝爲天可汗 唐史

夷主華號

世祖時李槃等上表共奉帝爲儒教大宗師 元史

請減諡

顏眞卿爲禮儀使奏高祖以下七帝諡議繁多請從初諡爲定高祖曰神堯皇帝太宗曰文武皇帝餘帝依此不報 新唐書

諡贈

請加諡

程寀爲翰林待制疏言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奄有天下止諡武元二字願詔有司定議諡號于是詔命有司增諡 金史

廟號不應稱祖

憲宗崩淮南李業循言大行皇帝功高廟號宜稱祖王彥威奏唐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祖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大行宜稱宗制可 新唐書

高宗崩議定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袤率禮官奏曰藝祖規創大業爲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爲宋太宗自眞宗至欽宗廟制一定萬代不易太上親徽宗子以子繼父非漢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不安遂論遂屈 宋史

廟號應稱祖

烈祖崩議稱宗蕭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從之 南唐書

君駁臣諡

沈約以怨望見責及卒有司諡曰文武帝謂其懷情不盡改諡曰隱 南史

梁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及卒尚書奏諡曰宣孝文帝責其情遂至公乃以博聞多見合之不勤成名改諡曰文靈 北史魏

臣駁君諡

劉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仁宗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諡文莊 宋史

惡諡天錫

秦檜於寧宗朝已改諡謬醜嘉復故諡及理宗朝有司請釐正檜諡上曰諡謬狠可也 宋史

美諡天錫

大學士張孚敬卒世宗親授諡法見危身奉上曰忠特改部擬文貞爲文忠 明諡法考

弘光帝朝方孝孺練子寧齊泰黃子澄與處景昇已經賜諡及隆武帝卽位特詔諡孝孺忠烈鉉忠壯子寧忠

貞忠忠毅子澄忠敏象昇忠愍惟子寧諡同弘光 明隆武詔書

中諡天錫

衛王儀謀逆太尉穆崇與謀道武惜其功秘之及卒有司奏諡帝覽諡法至述義不克曰丁曰此當矣乃諡丁公 北史魏

下去帝號

少主鬱林王即位追尊父文惠太子為世宗文帝及明帝纂立廟號尚號皆仍舊明帝文惠從叔也 南史齊

去帝號

惠宗即位追尊父 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及 太宗踐極廟號帝號皆革去 太宗懿文親弟也 明吾學編

亡國補惡諡

王遷信郭開殺李牧為秦所滅其臣追諡為幽繆王 史記趙注

亡國補美諡

哀宗為宋元所攻自縊天下士大夫以哀不足闡烈追諡為義宗 金國志

諸史異彙卷十九

昭陽李清映碧甫輯

年號類

號正不祥

魏王芳建元正始被廢又主髦建元正元北燕王高雲建元正始後魏太武建元正平孝武建元正光金廢主亮建元正隆皆被弑　金哀宗建元正大順帝建元至正皆亡國　大明英宗建元正統陷虜武宗建元正德無後 俱見諸史

號正無福

後魏宣武建元正始歷四年　蜀高祖王建改元通正歷一年　吳年號

楚武肅王錢鏐改元寶正歷六年　夏崇宗建元正德歷八年俱善終 俱見諸史

急改元

靈帝以中平六年四月崩太子辯立以是年改元光熹又改元昭寧 後漢書 昭烈帝以章武三年四月崩太子禪立以是年改元建興 三國志 晉 武帝以太熙元年四月崩太子衷立以是年改元永熙　前秦高祖苻建以皇始五年六月卒子生立以是年改元壽光　後秦高祖姚興以弘始十八年正月卒子泓立以是年改元永和　西涼太祖李暠以建初十三年二月卒子歆立以是年改元嘉興 俱晉書 道武帝以天興六年十月遇弑子齊王嗣立以是年改元永興 北史

魏 孝昭帝以皇建二年十一月崩弟長廣王湛立以是年改元大寧 北史 齊 中宗以天定八年殂太子巋立以是年改元天保 後梁春秋 烈祖以昇元七年二月殂子齊王璟立以是年改元保大 南唐書 高祖劉巖以大有十五年四月卒子玢立以是年改元光天 五代史南漢 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崩弟光義立以是年改元太平興國 宋史 興宗以重熙二十三年八月卒子弘基立以是年改元清寧 契丹國志 道宗以壽隆七年八月卒太孫延禧立以是年改元乾統 遼史 太祖以天輔七年八月卒弟晟立以是年改元天會 金史 神宗以萬歷四十八年八月崩子光宗立詔改明年為泰昌未一月崩子熹宗立詔改明年為天啟以四十八年八月為泰昌元年 明史

不改元

昭宗以天祐元年為朱溫所弑立其少子柷歷三年不改以迄於亡 唐書 晉高祖敬塘以天福七年六月殂兄子重貴立仍稱天福歷二年乃改元開運　漢高祖暠以乾祐元年正月卒子承祐立仍稱乾祐歷三年不改已承祐遇弑其叔父崇自立於晉陽仍稱乾祐歷三年不改崇殂子承鈞立仍稱乾祐又歷三年乃改元天會　周太祖威以顯德元年正月殂養子晉王榮立仍稱顯德歷六年不改榮殂子宗訓立仍稱顯德歷二年不改以至於亡　後蜀高祖知祥以明德元年殂子昶立仍稱明德歷五年乃改元廣政 俱五代史 太宗晟以天會十三年卒兄太祖孫亶立仍稱天會十四年歷三年乃改元

天載　全之

冀主襲偽號　以同代戴錄證不出結

漢高王劉淵號元熙晉恭帝亦號元熙　後趙高祖石勒號太和晉
海西公亦號太和　俱晉書

衛王襲眞號

晉武帝號咸寧後涼王呂纂亦號咸寧　晉惠帝號永寧後趙主石
祇亦號永寧　晉惠帝號太安前秦主苻丕後涼太祖呂光亦號太安
晉惠帝號永康後燕烈宗慕容寶西秦太祖乞伏熾盤亦號永康
晉惠帝號永安北涼太祖沮渠蒙遜亦號永安　晉惠帝號建興
後燕世祖慕容垂亦號建興　晉元帝號建武後趙太祖石虎西燕
主慕容忠亦號建武　晉元帝號太興北燕主馮弘亦號太興　晉
康帝號建元前秦世祖苻堅亦號建元　晉穆帝號永和後秦主姚
泓亦號永和　俱晉書

廣運下利

後梁主琮年號廣運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吾君當奔走乎果以二
年爲隋所滅　隋書　北漢主繼元年號廣運果爲宋所滅　宋史北漢

廣運興害

夏景宗元昊年號廣運歷四年善終　歷代紀年西夏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子嗣類

五月五日生吉

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嬰告其母勿舉母竊舉生生之及長嬰見而怒文問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將受命於户乎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户則高其户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史記齊）大將軍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以俗忌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漢西子綱京雜記）胡廣以五月五日生舉孝廉位三公（小史聞漢）征虜將軍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南史）宋盧多遜以五月五日生關寶閒數知政事（宋小史）景宗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其雄略為虜酋之冠（小史西夏）世宗大定間進士田時秀以五月五日生竟老終（金小史）

五月五日生不吉

後主與兄南陽王綽俱五月五日生綽先生謀後主卒亡其國（北史）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後為金所虜殂於五國城（宋小史）道宗蕭后觀音以五月五日生父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定奈何後立為后被誣賜死（遼焚椒錄）

忠臣留胤

蘇武自匈奴還胡婦適產一子通國後宣帝命以金帛贖之拜為郎（前漢書）

賊臣存胤

桑樂侯上官安隨父桀謀反伏誅有遺腹子期傳王儀遂相高宗（唐書宰相世系）順帝有遺出美人友通期梁冀與私通生子伯玉其妻孫壽欲害之冀嘗匿之複壁後冀與壽俱伏誅伯玉乃出（後漢書文杼文）林一飛乃秦檜作教官時婢所生妻王氏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後檜門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還一飛作子不果遂為莆田林氏（宋老學菴筆記）

諸史異纂卷三十一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形體類

笑疾

陸機初詣張華華問機弟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見俄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大笑先是嘗著縗絰上船于水中顧見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晉書 扈蒙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 宋史

不笑疾

王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 南史宋 元長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孝文遷都長以代尹留鎮因別賜長酒

形體

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無不大笑 北史魏

手垂善終

昭烈帝手垂過膝後稱帝於蜀 三國志蜀 世祖慕容垂手過膝後稱帝於中山 十六國春秋後燕 武帝宣帝皆垂手過膝稱帝於建康 南史陳 宇文泰垂手過膝官至丞相太師 北史西魏 劉龑垂手過膝後稱帝於廣州 五代史南漢

手垂凶終

前趙劉曜垂手過膝後稱帝於長安為石勒所殺 前秦姚萇臂垂過膝後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為苻堅所殺 世祖苻堅臂垂過膝後稱帝于長安為姚萇所殺 俱十六國春秋 齊李祖昇垂手過膝仕至齊州刺史為賊兵所害 隋劉元進臂垂過膝後同楊玄感反稱帝為楊素所殺 俱北史 開雲峯寺僧卓巖明手垂過膝李仁達謀叛立為帝已殺巖自立 蜀後主王衍手垂過膝後降唐為莊宗所殺 俱五代史

入口有驗

周亞夫從理入口有相者指示之以為法當餓死後為丞相去位坐事下廷尉不食死 前漢書 宋齊丘微時或謂其有亞夫餓死之相果餓死 南唐近事

入口無驗

諸蘿有從理入口竟以水軍都督衣食而終 南史梁

孫短失爵

張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封北平侯其子復長八尺襲侯及孫類長六尺餘遂失侯 前漢書

子長獲爵

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後封關內侯官司徒 後漢書

忠臣髮白

王沔罷相見太宗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皆白 范鎮請仁宗早建儲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 俱宋史 蘇天爵家議中書

夙夜謀畫鬚髮盡白，失列吉叛牙忽都將兵追之被執拘繫後得脫走見世祖鬚髮盡白 紀元史

孝子髮白

柳敏遭母憂居喪旬日間鬚髮盡白 北史 韋廬心丁父憂哀毀過禮鬚髮盡白 舊唐書 李日知爲給事中母老病 急調侍數日鬚髮斑白 新唐書 張景宗思母卒一夕鬚髮盡白 宋史 郭廷煒父道卿嘗病憂葬扶護一夕髮盡白 元史 鄭韺父卒水漿不入口三日髮盡白 明書

囚人髮白

司馬子如以納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一宿髮皆白 北齊書 路巖美須髯及罷相貶新州至江陵兩夕皆白 新唐書

痴人髮白

劉據有受杖陳玉球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據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據入獄數宿鬚髮皆白 南史宋

好洗

何戢性好潔一日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稱水淫 南史宋

不洗

陰子春身服垢汗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南史梁

似先帝免官

孝武帝欲用吳隱之爲黃門郎以其貌類簡文帝乃止 晉書

似先贊普免死

王孝傑以副總管討吐蕃爲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 舊唐書

佩韋規急

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自緩 左傳晉

佩弦規緩

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自警 左傳晉

美潘

潘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皆連手縈繞投以果滿車而歸 晉書

醜潘

潘祐容陋妻嚴氏有絕態一日濃粧祐潛窺于鑑臺其面落鑑中妻怖遽．祐怒棄之 宋湘山野錄

有命

王朴以危載有文名薦於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但命薄耳朴曰公爲宰相當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載學士歲餘果卒 五代史周

無相

周必大長身瘦面孝宗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一老璫在側奏曰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先臣司馬光相亦清臞如是孝宗笑未幾

登庸遂爲太平宰相 宋 鶴林 玉露

諸史異纂卷二十二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姓名類

不用本姓

後魏起于代北諸功臣姓氏多重複如長孫之先為拔拔氏于之先為萬紐于氏竇之先為紇豆陵氏是也至孝文始改今姓魏收作魏書欲從簡便前姓一槩不用 魏書

不用華名

金入中國循知慕華如粘罕之改宗翰兀朮之改宗弼又其後陳和尚之改彝忽斜虎之改仲德是也元人作金史二名並列作通鑑者姓名止用夷名殊失簡便之義 金史

恥同義名

丞楊祖堅當國將圖纂周王謙起兵討之被殺伊婁彥恭本名謙自言恥與逆人同名因以字行 北史

恥同逆姓

安祿山作亂安抱玉守南陽斬賊使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并舉族皆氏李 新唐書

同名為累

南曾參殺人將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三告其母投杼而走 魯秋胡娶妻三月出遊楚三年方歸其婦採桑於郊胡不識而挑之妻赴沂水死後有杜陵秋胡為翟公所禮欲妻以兄女或曰秋胡失禮於妻妻溺死不可妻之不知此秋胡非昔秋胡也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為野人毛遂非其客之說楚王以成合從者也 俱漢西京雜記

周訪為參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千人皆散走 晉書

同姓名得利

中宗安置房州官吏多無禮獨刺史喬敬嗣禮待供給之又復辟敬嗣已卒有益州長史與同姓名者名擬旨御筆超拜後引與語方知其誤 南部新書 唐

諸史異纂卷二十三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物類

馬忘故主

玄宗有舞馬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 鶴林玉露 唐

象知逆賊

玄宗有舞象每宴則入場拜舞動中音律及安祿山叛宴胡酋出舞象詒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耳今之舞象皆努目不動悉收殺之 鶴林 唐

物

猿擊偽君

昭宗養一猿衣以緋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篡位引至座側猿忽號擲自裂其衣冠前奮擊溫叱令殺之 鶴林玉露 唐

旗折利

武帝擊盧循將戰所執麾竿折沉于水竟大破循軍 南史 宋 哥舒曜討李希烈德宗祖于通化門是日竿折曜尋收汝州擒周晃 新唐書

旗折不利

成都王司馬穎命陸機督諸將攻長沙王乂臨戎而牙旗折竟敗機坐誅　王濬以荊州刺史率衆軍赴國難忽飄風折其節柱竟迴回 俱晉書 哥舒翰以大將守潼關玄宗御勤政樓臨送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陛遂敗　鄭注以節度使赴鳳翔出都門旗竿折卒誅 俱唐書 童貫出師伐遼牙旗竿折竟敗　金子才入洛帥旗爲風所折竟敗於蒙古　賈似道出師禦蒙古至江上禡祭於北關門外忽風起折大帥旗竟敗 俱宋史 李景隆與燕師戰白溝河忽大風起折其大將旗遂大敗 明書

外國用象敗

宗慤代林邑其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潰亂遂尅林邑 南史 宋

外國用鼠勝

匈奴率數十萬掠于闐還城其王恐力不敵而素知磧中有鼠大如蝟其毛金銀異色爲群鼠首長遂設祭焚香求其默祐翌日黎明命將士疾整軍往匈奴聞亟駕乘械鎧而諸人服馬鞍及弓弦類皆爲鼠嚙斷帶系倉卒無以應遂大敗去 唐西域記

鴝鵒避孝

劉瓛居母憂住墓下此山常有鴝鵒瓛在山不敢來 南史 齊

鴝鵒助孝

虞諸喪母月朔哭極哀有白鴝鵒來巢寢室每聞哭聲鳴鳴若助之者 明孝子傳

象努逆主

玄宗有舞象每宴則入朝拜舞及安祿山入洛陽宴胡酋出舞象令舞象皆努目不動遂殺之 唐雜錄

象睨賊主

明兵破元燕京獲象朝于建康一象獨不伏作睥睨狀高帝命殺之 明小史

花開兆殃

黃文濟為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彩其兒見之餘人不見少時文濟被殺 冊府元龜南齊

花開兆祥

武帝母張太后懷孕忽見庭前菖蒲光采非常驚告侍者皆云不見后獨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取吞之是月生帝 南史梁

諸史異彙卷二十四

昭陽李　清映碧甫輯

疾類

無鬚誤死

袁紹以宦官濫害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無鬚誤死至自發形體方免 後漢書何苗傳 劉正表作亂分捕內官凡無鬚者盡殺之 北史

多鬚濫死

石虎末年冉閔屠害石氏胙篡位胡羯去者填門閔以石氏種類不底已用群率趙人誅之高鼻多鬚濫死者半 十六國春秋前趙

貪取

孝明靈太后幸左藏王公嬪主皆從各賜布絹一任其力騂陳留公李崇與章武王元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傷腰融損腳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北史魏

廉取

文成帝班賜群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 北史魏 孝明靈太后幸左藏賜百官負絹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 後魏洛陽伽藍記 庫狄士文以貝州刺史入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啣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故曰臣手口俱足餘無所求 北史隋 烈祖昇元初許文武百寮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惟蔣廷嶼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 南唐近事

黨夫殺父

崔杼弒莊公莊公臣盧蒲癸避難出奔後杼黨慶封專政召癸使歸封子舍又妻以女癸謀殺舍熱嘗其妻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癸告之妻曰夫子愎莫之止我請止之會嘗于太公廟舍泄事癸妻止之舍弗聽曰誰敢逆往為癸等所殺 左傳齊

黨父殺夫

祭仲專鄭政鄭伯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因殺糾尸諸周氏之汪 左傳鄭

忠臣累親

趙苞為廣寧令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人入寇苞母及妻子被劫載以擊郡苞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奈何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節爾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母妻皆遇害苞葬訖嘔血死 後漢書 烏震少事趙王鎔為張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震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十餘人招震震不顧文禮皆斷手鼻縱至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奮激厲

志先士卒攻破鎮州 五代史唐

耶律天祐鎮趙州會金武仙犯眞定父成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屬在眞定者皆被擒武仙叔質使誘天祐曰降則生汝父母不降且烹成末密令僕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毋以我故虧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我甘刃鋸矣天祐慟哭率衆死戰仙忿盡殺成末家十八人天祐奮以傷憤卒 元史

忠臣全親

李忠家留信都會王郎起兵攻城城中大姓馬寵等納之收忠母妻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以縱賊不誅便爲二心即時召見格殺之光武命忠募吏民歸救老母妻子得者官賜千萬忠曰蒙明公大恩不敢内顧親宗會更始遣將攻取信都忠家得全　邳彤家居信都獨身從光武後信都爲王郎所據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泣報曰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皆劉公力也公方争國事彤不得念私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得免 俱後漢書　晉武寧軍節度使符彥卿歸鎮行次甬橋領數十騎遊至城下賊魁李仁恕方攻徐州遣其徒執彥卿爲請隨入城儀彥卿于絡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大呼賊中曰相公當討賊何故自入虎口乃助賊攻城我雖父子今爲讐敵當死戰城不可入賊惶懼羅拜彥卿前乞免罪彥卿爲設誓乃解去 宋史

父表使婢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坐沉滯累年 晉書

恭喪違婢

李岳性純至居恭喪未嘗聽婢過前 北史魏

居守致禍

晁錯謀削七國七國反錯欲令景帝自將兵而身居守爰盎乘機譖之遂被誅 前漢書

請行成功

漢王朱高煦反楊榮勸宣宗親征且曰臣請先行　上從之榮晝夜疾馳圍其城　帝旋至高煦請降 明名臣記鈔

不負邪罹殃

董賢以哀帝嬖臣爲大司馬帝崩懼罪自殺故吏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葬賢屍王莽殺之 前漢書　董卓爲呂布所殺主簿田景前趨卓屍布殺之 三國志魏

不負邪興禍

鍾會反于蜀爲亂兵所殺功曹向雄收葬其屍司馬昭與談宴而遣之 三國志魏　太傅楊駿爲羅誅閻纘棄官歸喪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塚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去 晉書　新興王李晉坐預太平公主逆謀就刑惟李撝泣其尸盡哀 唐書

容量

李廣兵敗為匈奴生得脫因免為庶人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起拜右北平太守廣卽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 史記漢

宋代南唐袁州刺史劉茂忠除舟次淮口脩謁稱故官關津吏擲刺於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刺史也遂以牒帖督見將階其廳署吏復叱之令執仗庭參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吏抵罪竊詈適隸登州茂忠今日兩衙立於庭下吏憤死 南唐書

大度

韓安國嘗坐法抵徒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居無幾拜梁內史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前漢書 王敦則微時嘗與既陽縣吏鬭諍曰我若得既陽縣當鞭汝小吏背走唾其面曰汝得既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後補既陽令吏亡勤令出還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為司徒公耶 南史宋

好驢鳴

戴良母喜驢鳴良嘗學之以娛母 後漢書 王粲好驢鳴既葬司馬昭臨其喪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客皆作驢鳴 三國志

晉王濟卒孫楚哭之悲哭罷向靈床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皆笑 晉書

惡驢鳴

范廷召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宋史

感鹿免子

文帝信郭夫人讒殺甄夫人平原王叡甄氏子也一日帝與叡出獵見子母鹿帝射殺鹿母命叡殺鹿子叡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投弓惻然遂立為太子 三國志魏

憐麝殺子

道宗信耶律乙辛讒擯賜蕭后死已出獵遇麝失其母憫之不射後又信乙辛讒殺后所生皇太子濬 遼史

貶儒

李士謙善談佛理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北史

崇儒

武帝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 北史周

主黨父母國

太武帝以妹武威長公主妻涼王沮渠牧犍及平涼州主頗通密計相助故國亡寵遇猶隆後牧犍以罪賜死詔李蓋尚之主亡復與牧犍合葬 北史魏

主黨夫家

氐楊保宗怨不得立來歸太武帝太武封為武都王妻以公主已謀

救主勸之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君事立攝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哉已保宗事泄被殺主亦賜死 北史魏

償怨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主父偃法正王猛亦然 史記諸書

償德

陶侃都督江州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 晉書 楊愔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北史齊 夏原吉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恶心 明書

守闕死

京兆尹趙廣漢坐罪下丞相魏相案問廣漢欲以他事脅相無令窮已事會相家傅婢自絞死廣漢疑相夫人妬殺之以此脅相相案驗廣漢愈急乃自將吏卒突入相府召相夫人跪庭下受辭取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相上言其寔宣帝惡之下廣漢獄時京兆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廣漢死使得牧養小民竟坐腰斬 前漢書

守闕不死

太尉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良者數千萬人詔原刑 後漢書

治宮從奢

蕭何治未央宮高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加也上悅 前漢書

建宮從儉

武成帝傳位于太子居晉陽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馮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成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 北史齊

薄嫂

蘇秦往說秦王大困而歸嫂不爲炊及拜六國相乃蛇行蒲伏以面掩地而謝 戰國策秦

賢嫂

丘旭隨計金陵九舉而身白者六七無進取意秋試將還嫂劉氏敘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嫂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況貨用乎罄橐遺之遂爲第一人 馬令南唐書

得賄不徇

高宗將立武昭儀爲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宴飲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

對以佗語竟不順旨上又昭儀皆不悦而罷 新唐書

祥瑞不達

眞宗欲封禪召王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 宋史

哭后無淚

慕容熙后苻氏卒熙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驗無淚則罪之羣臣震懼含辛爲淚 晉書

哭妃有淚

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謂秦郡太守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悦又令醫術人羊志哭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南史宋

不吉成功

班超使于西域至鄯善會匈奴使亦來超欲因夜以火攻之衆曰當與從事議超曰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道不吉竟攻殺之 後漢書

誤吉隳功

王濬伐吳平上方何惲說周浚請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主將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己免咎必不我從果如所言遂無功 晉書

眞處士

陳留申徒蟠恥與處士遊閉門養志處蓬室依大桑樹以爲棟梁 謝承後漢書

僞處士

桓玄將謀纂逆以歷代有肥遯之士而已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侍郎并給其資用皆令讓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晉書

報怨

劉毅嘗從庾悦求子鵝炙不得毅得志未解悦都督將軍悦不得志疽發背卒 晉書

不報怨

宗慤鄉人庾業與客對膳方丈別爲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後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 南史宋

冒認

郭崇韜自謂唐汾陽王子儀後過子儀墓下下馬慟哭 五代史後唐

狄棐致仕侍從有唐狄仁傑後狄實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宋小史

不認

狄青任樞密或告以當祖狄公仁傑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 宋史

顧墓

祖逖鎭河南爲石勒所憚乃遣人修逖祖墓求互市逖遣使報謝瓦勒壁壘叛降皆不納晉書

不顧家

李晟志平朱泚泚遇其家甚厚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唐書

馬驚不成

更始帝劉玄將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後爲赤眉所弑後漢書 北海王元顥爲梁所立攻陷洛陽將進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後爲爾朱榮所敗被弑北史魏

馬倒竟成

文宣帝將纂東魏行至前亭所乘白馬忽倒意甚惡之不復肯進高德政徐之才苦請乃至鄴已纂位十年北史齊

仁君不用牲

武帝性仁恕奉佛詔宗廟用麪爲犧牲羣臣以爲不血食南史梁

暴主不用牲

文宣帝狂暴好殺末年用高元海言欲信佛法至宗廟不血食北史齊

醜圖遠嫁

元帝後宮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醜爲其狀後以嫁匈奴單于召見時貌爲後宮第一於是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漢西京雜記

好圖遠嫁

德宗以回紇可汗請昏詔咸安公主下嫁先使中謁者齎主畫圖往賜可汗唐書 共二則

將送僞頭

王濬杜預同伐吳濬先剋上將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晉書

將不借屍

狄青破儂志高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也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宋史

患蠅杖門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齊

能蚊吮童子

沈倫好釋事嘗盛夏坐室中患蚊蚋啗膚童子秉箑至輒叱之冀以徼福宋史

絶嫁母

鄧元義妻孝爲姑所憎閉置空室書飯露日困於無怨言無情之遣歸更嫁其子朗得母書不答與衣輒焚之後漢書

迎嫁母

范仲淹二歲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既長知之遂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就學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迎母歸養　龍圖閣直學士劉滬少賤母更嫁營卒初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嘆 宋史

七十不退

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吳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 宋史

七十求退

李受爲龍圖閣直學士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于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 宋史

不量敵輕進

後秦主姚萇卒子興立秦主苻登聞而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笞之出兵伐興爲興所敗 十六國春秋前秦

量敵早還

高歡子洋篡東魏魏丞相宇文泰率兵伐之聞其軍容嚴盛嘆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北史齊

題詩得擢

蔡挺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嘆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　王珪爲翰林學士與內外制十八年嘗因賓宮賦詩有所感嘆神宗聞而憐之以珪參

政事 俱宋史

題詩得貶

孫錫有相望儀同輩皆執政錫再授戶部尚書意不愜因於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云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迴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 金鑑消志

妻奏免官

楊素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 北史隋

妻奏不問

郭子儀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主乃奉車奏之代宗曰此非汝所知彼誠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有耶慰諭令歸 新唐書

掃相門

魏勃少時欲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而伺之得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 史記漢

掃學門

徐庶少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後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莫與共止庶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乃聽習學 三國志注晉

媢嫉得怒

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布從容譽赫長者布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布疑其與亂赫恐稱病布愈怒 史記漢

謟姬得喜

韓佗冑因小故出其愛姬程松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奉之謹甚無何佗冑意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佗冑大喜 宋史

城冢不守

段業築西安城以劉將禦莫孩爲太守沮渠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爲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果爲呂纂所破 十六國春秋北涼

城冢不攻

宇文泰以華州衝要命刺史王羆嚴加守備及高歡兵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不敢攻而退 北史西魏

權威止拜官

大將軍王鳳用事孝成帝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詔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于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前漢書

權閹自拜官

魚朝恩養子令徽尚幼爲內給事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朝恩見代宗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矣帝不得已笑曰小兒章服大稱 唐書

亡秦者胡

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秦二世胡亥名始皇不知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 史記秦

我得胡力

宇文泰相魏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及泰卒世子覺幼人情不安泰猶子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時人謂護與胡音近可以當之 北史周

縱渡致敗

襄公及楚戰于泓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左傳宋 秦世祖苻堅侵晉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秦將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何如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遂麾使却陣衆亂不能止于是玄以精銳八千涉肥水進戰大破之 晉書 尉遲迥以楊堅專政起兵討之堅命韋孝寬攻迥迥子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少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

大敗北史周李密馳向洛口王世充夜圍偃師密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而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悉濟密引騎而遁唐書馮延魯攻福州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欲縱兵請而盡之孟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於我使得至平地未可勝也延魯不從又吳越兵登岸未定堅又曰可擊矣又不從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延魯大敗陸游南唐書

縱渡獲勝

楚將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周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通鑑南唐

自斷路敗

楚王馬希廣兄希萼入犯命劉彥瑫將兵伐之入朗州戰艦過則運竹木斷後希萼率兵逆戰彥瑫敗走江路斷士卒戰溺者數千人通鑑楚

自塞路勝

高歡與爾朱兆等戰于韓陵衆寡不敵乃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大敗之北史紀大校李穫以數萬人叛韓世忠擊敗之追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令後隊劉殺於是皆死戰大破之宋史

太后投璽

王莽將篡位請傳國璽於王太后太后不肯授莽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良久乃仰謂太后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恐莽欲脅之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前漢書

夫人持璽

紇石烈執中胡沙虎華名弒帝允濟尚宮左夫人鄭氏時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待變執中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天子所用執中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不保況璽乎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更為逆黨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出金史

愚僧被焚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為衆所信抱真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可抱真曰但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作即潛入僧喜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抱真亦引身視穴使不疑自率監軍僚吏膜拜捧入壇施堆於傍由是士女駢闐捨財億萬計七日遂擊鐘舉火已塞地道兵須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尚書故實唐

論僧被焚

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內官衛紹欽往督修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惴怖僅蹇顧道俗

望有牧者鉤致即役之今蹟新上大既感僧歎援下詰遣欽左右以
叉柳接而契之 宋史

冤僧被契

銀珠哥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楊言
欲控官道者大懼重賂道事求庇道事諾僧呈牒時潛易他紙譯語
銀珠曰此僧以天久不雨欲自焚以代祈耳銀珠笑即書牒尾稱善
吼者再審吼者華言好也時庭下已有牽攏官數十輩驅僧出僧不
測即出郭則道者已先期積薪擁僧登其上四面舉火僧號呼吽冤
竟焚死 金國志

慟逆臣濫誅

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聲允責邕身為王臣世受漢
恩今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死於獄 後漢書

慟妖后不誅

張柬之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
今豈公啼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
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 唐書

諛言得解

太宗嘗憩一樹下賞其美宇文士及待側附和無已帝正色曰昔魏
徵嘗勸我遠佞人乃今是汝士及叩首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今臣
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為天子何聊帝意解 唐書

諫言被誅

朱全忠嘗與僚佐及客坐大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宜為車轂有
客數人皆曰宜為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
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捽下撲殺之 五代史補

進柑不歎

文帝時皇弟司徒義康類總朝權四方饋遺先以上品薦義康次品
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
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嚴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 南史宋

進魚歎

秦檜夫人常入禁中韋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
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太后
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宋鶴林玉露

侮大儒

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謂頤不近人情每加玩侮以至成
隙立黨交章互詆 宋史

憚正人

高座道人在丞相王導坐恒偃臥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
世說 晉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遇蔡充在坐終席慙
不自安 晉書

媢權臣得起

秦檜搆格天閣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賂工人得其尺寸作絨毯以進舖之恰合檜謂其詗己內事大怒因借事斥之 宋小史

媚奄人得害

周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己時振初作居第忱預令人度其窗闥使松江作剪絨毯遣之不失尺寸振喜凡忱上利便事悉從中贊之 明書

徇壻

張禹有疾元帝自臨問之禹頓首謝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徙咸弘農太守 前漢書 崔光自貴達罕所申薦獨啟女壻劉敬徽為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 魏書

不徇壻

劉弘都督荊州表牙門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謂襄陽名郡乃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之弘下敎曰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初有功宜酬詔允之 晉書

拙吝致禍

士孫奮富而吝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遣三千萬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後漢書

巧吝免殃

庾敳富而吝劉輿欲構之東海王司馬越說越令就之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敳而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穿取徐答云下官有二千萬隨公所取輿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晉書

人飛

王莽募兵討匈奴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命試之取大鳥翼首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即墮 前漢書 文宣帝常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則免其戮又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墮 北史齊

鳥步

僧玄奘取經西域行至雪山頂山高風急鳥將渡者皆不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方得展其六翮 唐西域記

悖王得美謚

東海王司馬越專政與上中外崩離遂成永嘉之亂元帝之鎮建業越妃裴氏意也德之追謚越孝獻 晉書

功王得惡謚

齊王宇文憲從武帝平齊有大功宣帝立忌其威名誣以反縊殺之謚曰煬 北史周

洩機誤事

李勣奉詔伐高麗命元萬頃草檄譏之識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
支報曰敬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 新唐書

洩機成功

宣徽使與敦阿虎使元元大臣以地圖示之指與元曰我從此路入
汝界矣後果從與元入遂圍汴 金史

自大

高祖劉巖稱帝于廣州好自矜大嘗目中國天子爲洛州刺史 五代
史南漢

自小

世祖劉崇稱帝於晉陽謂其臣下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
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 五代史北漢

不摑婦翁

武帝呂第五倫訪事因戲謂曰聞卿爲吏摑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
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漢小史

鞭婦母

文宣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正中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
太后老婢何事焉鞭亂撾百餘 北史齊

木美人

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常置坐側 三國
志吳

木才士

煬帝愛柳䛒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 北史隋

婢丸見廢

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
沉滯累年 晉書

婢騎見擢

阮咸素幸姑婢姑當歸夫家婢從去時咸居母喪方有客遽借客馬
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出補始平太守 晉書

先廉後貪

王戎父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悉辭不受後歷位司徒聚錢
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計算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
核 晉書

先貪後廉

王述先試宛陵頗受贈遺爲州司所撿有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規之
答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改
晉書

不哭慕君

文宣帝狂暴其崩也羣臣號哭無下淚者 北史齊

哭仁君

烈祖仁厚恭儉其崩也四方黔首皆涕泣輟食 南唐野史 仁宗恭儉

元兵攻其城守將范天順仰天嘆曰願爲宋鬼卽所守處自縊其父
文虎知安慶府乃以城降元爲之鄕導 宋史

子隨父降

陳奕守黃州以城降元時其子巖守安東州奕以書誘之降 宋史

不圖本國

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垂泣對曰臣昔日事昭王猶今
日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
後嗣乎 戰國策燕 南燕爲劉裕所攻韓範奉命往秦求救秦以內難
不能出師 遂降裕 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
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 十六國春秋南燕

圖本國

郭廷謂守濠州屢破周兵後度不能支乃降周命帥濠州兵東攻天
長下之 南唐書 張柔先爲金中都留守屢戰有功後馬蹶被執遂降
與金將武仙十七戰皆勝又攻下深澤平棘等縣闢地千里 元史

忘怨救入

賈逵素與曹休不善文帝嘗欲假逵節休止之及休爲吳兵所誘深
入而敗逵兼道進軍吳師退休賴逵以免 三國志魏

挾怨陷人

周處嘗劾梁王司馬肜肜怨之及處奉詔討齊萬年賊衆七萬肜逼
處以五千兵授之弦絶矢盡肜不救處遂戰死 晉書

不伐喪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環卒以禮不伐喪引師還 左傳晉 西秦王乞
伏乾歸爲部下所殺其子熾磐斬立羣臣咸勸高祖姚興取之興曰
乾歸先已遷善因喪伐其子非朕本心乃止 十六國春秋後秦 孝文
帝伐齊聞齊王鸞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師還 北史魏 文帝恕陳入
侵掠伐之聞陳主頊殂卽命班師 北史隋

伐喪

太宗薛登聞後秦王姚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將執杖笞之遂攻與
十六國春秋前秦 武帝聞秦主姚興卒國內擾亂遂乘喪伐之 魏
明元帝嘗武帝世交聘不絕及聞帝殂追執使臣沈範等發兵取河
南地 文帝謀收復河南爲魏太武所敗及劉太武殂復謀北伐
宋史

御史殺將軍

杜詩爲侍御時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縱兵士苦民詩勅曉不改遂
格殺廣 前漢書

將軍斬御史

御史崔衆奉命交兵于大將李光弼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
弼怒其無禮收繫衆翼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唐書

一趙騰死

和帝時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

罔上不道太尉楊震上疏救之不得竟伏尸都市

一趙騰生

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時政帝怒收騰繫考司空張皓上疏救之得減死罪一等 俱後漢書

正言誅報

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欲領江州陶侃表請討之與宰相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為方州害宰相即為宰相乎卒討誅之 晉書

反言誅抗

侍御史崔衆交兵李光弼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命收繫之會中使至拜衆中丞光弼謂中使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遂殺衆 唐書

刺背明忠

岳飛天心報國涅其背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宋史 楊照感激國恩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胸背間以死自誓後與虜戰死 明嘉隆紀聞

刺背飾詐

正德五年錦衣衛匠餘寸宣上疏自言背刺精忠報國字詔本衛執之杖三十發海南充軍 明國史 嘉靖中南京禮部右侍郎黄綰為言官所訟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明小

史

舅不立甥

趙主曜以太子熙仁慈故世子南陽王胤材武欲廢熙立胤胤舅小表固諫不可乃止曜嘉表公忠擢其官 十六國春秋前趙

舅立甥

太宗以太子治懦異王恪英果欲廢治立恪治舅長孫無忌固言不可乃止後治立卒信讒殺無忌 唐書

忿伯

高祖苻健卒生子立殘虐不道從循子堅殺生而自立時生弟尚有五王相繼叛堅不得已乃誅之循為立後每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 十六國春秋前秦

負伯

高帝循子鸞少孤撫養甚厚後來高帝孫弱爾行廢弑乃纂位已又盡殺高帝諸子無遺曰作事不可在人後 南史齊

傳兄後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語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乃命公子馮出居於鄭公卒與夷立是為殤公 左傳 宋趙簡子以次子毋卹賢捨其兄伯魯而立之及毋卹代立是為襄子不肯立子必欲傳位於伯魯

子周周又先死乃立周子浣爲太子後竟代立是爲獻侯 史記趙成
大祖子雄后無子羣臣請立雄庶子一人爲太子雄曰吾兄嫡統大
業豈成義於戎陣昔孫仲謀割有江東伯符肇基子止侯爵國志恥
之宋宣公捨子立弟吾子以爲知人吾欲洗國志之恥繼宣公之美
遂立兄蕩子班爲太子 十六國春秋成 突厥可汗俟斤卒捨其子大
邏便以位授弟佗鉢可汗佗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
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北史四夷 荊
南節度使高保融卒立其弟保勗又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
若不起兄弟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
乎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遂立繼冲 五代史 金太祖
疾遣命傳位於弟晟又立是爲太宗大臣宗翰等以亶太祖嫡孫當
立請之再三太宗以其義不可奪從之遂立亶後竟嗣位 金史

私已子

成帝疾子丕幼其母庾冰欲固寵請立母弟瑯琊王岳帝許之及立是
爲康帝乃立其子聃爲太子康帝崩聃立是爲穆帝帝崩無嗣丕以
成帝嫡子復立是爲哀帝 晉書 明帝遇酖以子賢幼命立弟魯公邕
及武帝立乃立子贇爲太子是爲宣帝 北史周 威武節度使王潮寢
疾以弟審知有功捨其子延興等四人命審知知軍府事後審知爲
節度使卒乃傳其子延翰 五代史閩 太祖初從杜太后命約傳位
於弟晉王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仍傳太祖子德昭及晉王立是爲

及期愈 輟耕錄 元 彭有源母病夢有人告以母壽將盡服人肝乃瘥
及覺舉手捫胸略得肝所在持刀自割砉然有聲而心出遂緣心得
肺緣肺得肝痛幾死逾時稍醒即呼婦烹肝進母母下筯即愈有源
肺棱棱出外久乃愈 明野乘 董悌母費氏病劇上山禱於神祠願以
肝救母遂持刀破腹左出肝割二寸許以一手持肝以手障創口馳
下山計二里許不少痛眩忽逢一閱承人問得其故急索桑皮縫其
創口血遂止用肝煮藥進母病即愈 明見只編 儀眞周祥妻張氏有
姑病困家貧無藥餌忽一方士至門曰須人肝方療張密置刀從左
脇下而割僅得膜加絮復以手探之始得肝二寸許出之忍痛作羹
以進姑食而甘病立起 山陽毛繼宗妻馮氏有姑病篤繼宗又遲
報赴京婦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掩創口
入撫其兒復虞微肝不足愈姑再刲肝一葉和羹進姑紿以鹿肝姑
食之病愈 似明休園通言 丘縣王祚昌農家子父之興久病醫藥罔
效祚昌乃於神前刲膚割肝食父父立起而祚昌亦旋愈 清邸抄

割心死

江都蕭日曠母朱氏病篤日曠舉捐生以救乃取刀三刺始得漏膜
而手引出肝急剉數臠自躍水舉火作羹進母疾獲瘳日曠創口如
盂食難下咽越數日卒 清休園通言